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一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一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中州道學編二卷

〔清〕耿介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嵩陽書院刻補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中州道學編二卷補編一卷》提要

中州道學編序

嵩陽耿逸菴先生輯中州道學編斷自二程迄于當代凡若干卷來章嘗與校讐既成因為之序曰自洪荒初闢以來稱開物成務之聖首推伏羲氏伏羲始因河圖畫卦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定吉凶而生大業蓋無不覆冒於此嗣是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傳皆所以發明其理推衍其緒是開五帝三王列聖之統者伏羲也秦漢而後讖緯九流釋老詞章百家之説爛然雜出雖號為儒者于古聖人微言

大訓皆莫之能識二程擢學庸於殘經之中拔七篇于子籍之內以即理言性以大公言仁以無妄言誠以主一言敬又以鳶飛魚躍逝者不舍指點本體以窮理格物存養省察發明工夫合內外貫天人使列聖心法昭揭如日月蓋千餘年所未有者其後龜山載道而南傳之豫章豫章傳之延平延平傳之朱子擴充闡布集厥大成雖人歷四傳地隔千里淵源相續無異同堂閩學之興原本于洛所謂私淑而與有聞者也又其後于元得許文正崛起于懷孟於明得

薛文清奮跡於鄒陵自晉綿修孟冀浦而下代有其人世守洛學綿綿不絶是開有宋元明諸儒之統者二程也夫伏羲降於宛丘二程生於洛曰固皆豫產今編道學而必以二程爲首猶之述列聖之統而必以伏羲爲首蓋天下之公論非豫人士之私言也嘗竊觀於宇宙之間而知中之時義大矣土爲五行之中離乎土則水火木金無以成其質信爲五常之中離乎信則仁義禮智無以成其德心爲五官四肢之中離乎心則耳目手足無以成其用所以河圖之數

奇偶各居二十中虛五以象太極豈非以中爲事理象化之本原哉豫處天地中理數氣運爲四方之樞紐其道亦由斯也風雨交會陰陽洽合寒暑均乎節候調適清淑中和之氣磅礴鬱積蓋必始乎此而後可旁達而遐布其開列聖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伏羲開諸儒之統而不能不始于二程夫豈出於偶然哉編中諸儒或仕王朝或伏草野迹不必同要皆以聖賢爲歸吾願讀是編者居同井里則傳其道守其業處分疆域則登所聞行所知大道爲公四海九州之

人皆與有責焉二程之學大豈僅望于中州人士哉

康熙二十九年冬至月襄城李來章頓首拜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何昉乎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天者道之所從出也學何昉乎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天之行生不窮即人之學不窮也豫土居天地之中爲陰陽交會之所蘊氣中和藏脉深厚往往天不愛道而付之聖人聖不異學而及於儒者是道學之盛於中州有由來矣耿嵩陽先生愛道之失傳旣嘗編理學要旨諸書公之於天下猶曰此爲百世定統宗非爲中州明諸系也去世未遠若

延爲甚識大識小各有道存不及今搜羅誰知脉絡分明清流畢萃因手輯中州道學一編始宋代迄
本朝自程子而下凡得五十餘人錄之從簡核之必精凡師承源流較若列眉予讀是書不禁歎先生之志之大而心之苦也或曰以備文獻或曰以表前徽是皆非知先生者文獻有國史邑乘可考此豈云備至若前徽之可表者文章經濟孰一可遺以此編之不幾掛一漏萬乎要之先生之編是書也存道脉也存道脉則專錄道學非道學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

編是書也爲中州存道脉也爲中州存道脉則專錄中州道學非中州道學亦自不得旁及例也夫古來之道學多矣道學之產於他邦不啻踵相接矣就中州而論河洛一區實爲道統托始之地何也龍馬神龜負圖載書而出天地之心畢洩於此則天不言而道已肇學已傳謂河洛之地非天地之靈秀所鍾不得也遠唐虞夏商周之聖數治中土播其道於朝野上下留其學於典謨誓誥無非發明此蘊後之儒貌周程張朱推爲大宗而程子生於伊洛不第能拔濂

溪太極之傳直使關學與戚於此地闡學於三傳後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不第表章孔曾思孟之旨而揭其旨直使伏羲以來相傳之道相傳之學如日月中天而不可抑謂學至兩程非道學之一大關鍵又不得也自此以往親炙私淑蔚然相望代不絕人瀍澗東西朱衛南北流風餘韻何地蔑有不有涤心考其里居誌其服習溯其支派明其造詣生茲土者倘不無遙遙典型之慨安望南海北海聞而興起者乎先生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諸儒類者詳之隱

者類之人從其代傳窺於人其有行事可見語錄可考者節取其大凡不則亦存數行表其姓字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於卷帙森羅之內竇先生之於道學其闡明而推尊之者可謂至矣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謂示以儒者之道而不知取法吾勿信也知取矣知法矣謂諸其蹤跡無可會其性靈吾又勿許也蓋學以學其道而已矣儒者之道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學而不至希聖希天學非其學即道非其道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既幸闕里祀孔子海內莫不嚮嚮向學復於濂洛關閩諸大儒

御賜扁額親灑宸翰而褒以學達性天之一言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學之宗要在復性性全則天全矣學至則道至矣古來道學傳授之微旨不在是乎儒者幸生同文之世薄海內外家絃戶誦罔不以程朱爲確遵學術之正莫有踰於今日者有見中州道學一編攜之海內舉向之讀關學閩學北學三編者庶得探源合轍由伊洛而上溯洙泗更由鄒魯而遠証關書皆不外是矣先生是編爲中州存道脈實爲斯世存道脈爲一世存道脈實爲千百世存道脈余服膺是編舊矣康與中州人士共讀之尤願與海內人士共讀之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柘城竇克勤頓首拜譔

中州道學編序

道者心所自具之理而學爲心所實致之功以致實之功體自具之理此學之所以必範於道而道之所以有資於學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乃從其最初言之自繼善成性以後則於人心爲至切矣仁義禮智爲性仁義禮智之見諸行爲道性蘊於心而道自無不具於心也倘曰道自爲道無與於心則倫常事物皆可有可無之端矣而豈其然哉二氏之說日熾千百年來竊倣吾道學者毋敢或而莫歸於正固可爲

之深慨矣而其不惑於二氏者又不盡出於一途有舉業之學制義是也有詞章之學詩歌古文是也有訓詁之學分章析句敷暢經義是也惟聖賢之學以道爲準而其從事之方不越乎心其靜而湛然中存者心之體也動而炯然不昧者心之用也其讀書窮理心爲之燭其持躬涉世心爲之衡也無論時之久暫遇之順逆一循乎天理之當然而不繫於私天下於是尊其名曰道學甚重之也然其名既尊有竊之者而道學僞矣有忌之者而道學又危矣恭逢

聖天子在上統承唐虞道衍洙泗表章六經四子之書以濂洛關閩直接孔孟而虛無高遠之流不得逞其狂悖之見一時正學丕振嵩陽耿逸菴先生有中州道學編一書其獨詳中州者猶子輿氏所云世未遠而居甚近欲使人知所興起也孔孟以前聖君賢佐道學之實而無其名有宋程氏兩夫子尋已墜之緒於遺經昭揭大道以紹先而啓後誠道學之權輿也程門高弟多卓卓可紀康節闡先天之祕旨胸有無樂品高而韻遠在元則許文正接道學之統在明則

曹靖修闢道學之先而薛文清托籍於鄢並稱中州大儒其他凡學宗二程言行足傳者例得附載間有宗尚不盡同而行不悖於道者亦不忍沒由宋逮今得數十人逸菴先生采輯删潤數易藁而後成予居嵩陽書院時有商確及予留滯京師而先生以是編授梓且遠致之屬予爲序予竊自惟向及見是編而不及見其梓似爲憾事然不及見其梓而得首先讀之實淡自幸也因念逸菴先生竭數十年精力經營書院藏經史聚生徒倡明絕學於其中是編出而遊

書院者各手一冊以奉先儒之典型旣啓其址復垂其訓相須而有成又淡爲後學幸也予向讀程子之書見其言道莫大於仁言學莫切於敬今証之是編而知仁統四端義禮智皆仁也敬貫始終存省知行皆敬也統學以敬盡道以仁而學無不正道無不明中州道學之傳可約而該也願讀是編者勿徒作前賢志傳觀而取法其所以爲學庶不負撰次鋟行之苦心已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秋九月年[illegible]冉覲祖頓首拜

序

中州道學編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統緒傳於人人之所以上承統緒而光大之者存乎學而已矣上古聖人不言學而道傳學傳於道道傳卽學傳也後世聖人詳言學而道傳於學學傳卽道傳也自孔孟而後道統寄於儒者漢唐以來江都河汾昌黎力抵中流然所造未純其於聖賢道學之旨猶未窺其堂奧至宋周程張朱擴大而推明之而道學之統乃稱極盛焉然關學實興感於洛而閩學則三傳以後益昌明其道以詔來茲者然則道學淵源其尤盛於中州矣乎兩程夫子受學濂溪復推而廣之其定性書識仁說氣質之性論顏子好學論視聽言動箴道學之蘊發揮無餘蔚是大河南北景慕芳徽者親炙私淑後先相望歷宋元明以迄

本朝蓋五十餘人焉或遠或近或同時或異代或相師相友或獨立門戶或顯而布之經濟或隱而蓄之靜修要之各有所學則皆於斯道有所發明也不有人焉爲之誌其里居詳其姓氏溯其支派表其服習題

其隠行雖與生同地而居同里有不知典型之在望
者又安望天下後世感發而興起乎嵩陽耿夫子憂
斯道之失傳慨然以爲已任既嘗著理學要旨孝經
易知諸書啓示來學復廣搜博採得其年譜得其遺
書得其語錄輒不禁三復玩味手錄一冊因編輯成
書使中州歷代名儒一展卷而如親其人如見其行
是卽先生之學所見端先生之道所見端先生之敎
所見端也蓋先生之學以誠敬爲體以仁恕爲用而
道學一編所載程子以下諸儒雖所言異詞所行異

事而揆之誠敬仁恕之旨寧有不同此心同此理者
乎先生知學在是道在是敎卽在是故不辭勤勞搜
羅靡遺訂正詳愼俾後之學者讀是書知其名賢生
於何時産於何地所著述何書所建白何事出則效
其名節凛然事功顯著處則法其窮理盡性修身制
行一時中州人文之盛可追踪伊洛於以上體
聖天子崇儒重道至意以開示來學以廣勵天下以接
統緒於往古以存道脈於千秋是先生之志也夫
康熙辛未孟夏新安門人王桂識

中州道學編序

逸菴耿先生中州道學編成或曰天下大矣而以道
學名者必推尊濂洛關閩猶孔門之有顏曾思孟者
也淵源相承要歸一致是編也何得獨以中州名也
不幾私乎然非私也何也蓋中州居天地之中陰陽
之所會風雨之所交宇宙清淑之氣於是乎在鍾靈
毓秀實誕偉人二程子乃生長於洛爲洛學開諸儒
之統示淼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至孟子
而遂失其傳二程出而表章經書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眞詳切實體用兼備其大者曰識仁曰存誠曰主
敬窮極乎天地萬物之至理闡發乎身心性命之義
蘊綜括乎修齊治平之要務昌黎謂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二程之功豈在孟子下耶橫渠虔子至京師見
二程與語道學之旨厭服之因涣然曰吾道自足何
事旁求關學興起實感發於二程自龜山載道而南
而豫章而延平以至朱子擴大而推闡之集諸儒之
大成克傳道於無窮者閩學卽洛學也地雖不同而
心心相印針芥不爽此心同此理同此有此理此

中州道學編序

道命於天而具於人無時不然無處不在推之東西南北海而準推之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而準何嘗岐風土殊方域截然天之所以傳斯道者有斯人則所以生斯人者有斯地鍾靈毓秀縱在闢來蓋亦有運數存乎其間未始不可於大同之中猶存一派別之觀也自龜龍圖書出於河洛聖人則之以畫卦演疇千萬世道學之傳實肪於此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我夫子而刪定贊修集

其大成以傳之曾子子思孟子洙泗杏壇之關鍵友淵源蓋終古一見也秦火以還歷漢唐以及五季或蠹於記誦詞章或流於異端曲學支離破裂聖道湮晦千五百餘年於茲矣有宋濂溪以太極圖授兩程子而洛學興焉表章大學中庸語孟建孔門教人之法識仁存誠主敬要歸於致知力行由是洛伊嫡宗直上接孔孟不傳之緒是斯道之一大關鍵也迨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以傳之朱子獨取程子之書伶萃折衷益之以集註章

此學原不容岐視之矣或曰二程不嘗受學於周茂叔乎然程子有言吾學雖有所授天理二字卻是自己體貼出來是開其緒者濂溪而昌明其道者實二程也逸菴耿先生興復嵩陽書院與鄉人士講學其中予雖老矣然亦時相過從聆其緒論大要以仁孝爲主而體之以敬醇粹切當夫復何議居恒悲大道之或漸於是集道學諸儒之生長中州者自二程以下歷有宋元明以迄

本朝凡若干人採輯成書授梓行世將以公之天下後

世有志聖學者咸得取而折衷焉俾此道之常存於天地而不息者先生闡揚之心蓋亦苦矣中州云者謂之洛可謂之濂溪關閩亦可即謂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亦無不可也關孫夏峯先生有中州人物考湯潛菴先生有洛學編取而參觀之益信此編之非私矣予固喜而序之以公之同志者康熙辛未五日同里焦欽寵錫三撰

句或問復編輯小學使人知入德之門造道之閫此閩學所以繼洛學也元許文正得朱子小學四書敬之如神明教人無大小咸從小學入明曹靖修薛文清皆謹守程朱體認精深踐履篤實純粹中正俾異端邪說不得逞其虛無高遠之習從此文獻之傳仍歸中原矣三百年來在朝在野親炙私淑代有傳人恭逢

聖天子在上重道崇儒於兩程生長教學之地皆

御賜扁額所以風勵之者甚厚嵩門一席肇開於先

而華陽繼之溯流洛伊尋源洙泗其亦有起而光大之者乎余故取程門以下諸儒之有裨正學者彙次成編以俟後之君子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孟夏之吉嵩陽耿介謹識於敬恕堂

中州道學編

凡例

一理學盛於宋而實肇於二程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考亭百世之傳伊洛一脉其聖道之大宗乎斯編之輯所由來也

一中天清淑之氣挺生賢哲其間文章華國勳業蓋世代不乏人茲編止取有關道學者錄之其他或載諸史冊或見之志乘各以類從弗敢遺爲區別也

一斯道開自杏壇師友淵源親炙私淑皆有承傳其生同時居同地聲應氣求固已至有曠世相感而以此心此理默契印證靡不同也則以之列於道學之目寓有顯微闡幽之意焉

一諸儒傳有可採摭者錄之從詳至著述不多見而師承確有可考亦用數語表之不敢沒所自也

一諸儒語錄不能悉載摘其精粹者存之一斑可窺全豹覽者幸勿嫌畧

一道本中庸故吾夫子謂道之不明不行由於賢智之過是編要歸於昌明正學其或言涉高遠志慕空虛即為聖人之所擯棄非程門存誠主敬之旨槩置弗錄嚴其防也

一中原文獻自程子而後於元推許文正於明推曹靖修薛文清盍三先生之學皆醇正精確尊信洛閩不失孔門家法學者體得此意則造道之基入德之關端在是矣

一余問學疎淺又地處山僻於諸儒文集購求未富一時采輯不無遺漏廣蒐博覽增寘成書不能不俟諸後之君子

中州道學編姓氏

李希顏
傳
李文達公賢
傳
閻子與禹錫
傳
李恭靖公敏
傳
白堯佐良輔

傳
喬廷儀縉
傳
何文定公瑭
傳
崔文敏公銑
傳
許莊敏公誥
傳

王肅敏公廷相
傳
王錦夫尚絅
傳
李君賜承恩
傳
尤季美時熙
傳
李育吾根

傳
李肖雲繼業
傳　語錄
李子仁士元
傳
魯鄭卿邦彥
傳
謝仲川江
傳

陳道敬麟
傳
周竹溪道
傳
呂新吾坤
傳　語錄
孟雲浦化鯉
傳　語錄
楊晉菴東明

傳
王惺所以悟
傳
呂忠節公維祺
傳　孝經本義序
張子若信民
傳
[illegible]莎峯如珠
傳　語錄

李淞冷會
傳
清儒
孫徵君奇逢
傳　語錄
湯潛菴斌
傳　語錄
彭德馨如芝
傳

張尚若滔
傳　語錄
陳元熙恪
傳
許酉山三禮
傳
鍾爾知國士
傳

中州道學編卷之一

嵩陽耿介逸菴甫輯　門人[illegible]校

宋儒

程子純公

程純公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明十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十五六歲時與弟伊川以太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令其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於是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

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調上元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謝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爲如是則苗槁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云甚常有愧此四字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人事父兄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樸陋不知學先生爲立鄉校教其子弟暇輒親詣較課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擇其秀者教之學從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俗以大變時有詔令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視爲具文先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遺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以不

遵教令爲深恥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才爲先一日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州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

大明道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
之欲帝俯身擡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歎人才難得
先生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何敢然
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
爲首稱先生發誠意動主而容色溫潤帝與語必深
動帝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補闕拾遺裨贊朝
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
所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會王安石信用先生

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
未聞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
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以邪
防正者予設令由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尙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
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
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會罷御史戢於
中書大悖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
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諫之任繫朝廷
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使不問言之
是非皆進職而去則紀綱廢矣改僉書鎭寧軍判官
陛辭召見帝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
天顏尙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予何有欲去帝留語久
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鎭寧守嚴意多忌
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
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
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求監局便養得
監河洛竹木務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

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
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
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未幾
先生罷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
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謗之日命則非矣神宗崩遺
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滂然下聞
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
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
遠慮如此先生嘗曰熙寧初安石行新法並用君子

小人君子正直不合安不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安不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四先生雖小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汙隆卒之日無識與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

各即其所見爲文推稱會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克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而有制清而能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務使其款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擠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歎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其自任之重學學聖人而未至不欲

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而不以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以至於窮理盡性包涵廣大經綸微密雖去聖人千百餘年而發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可從而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尚在禮記中先生特爲取出表章之四書之名實肪於此居洛十

餘年與弟正叔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嘗族衆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往來過洛造其門者虛往實歸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定性書

橫渠寓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答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識仁說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

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

能體之而衆亦不息不能守也

語錄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遠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但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

有人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徹上徹下語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不學便老而衰

舍已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

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徒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昔者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

天地間無適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之所以須臾不可離也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

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人於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

質美者明德盡查滓都渾化便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雄已不識性更說甚道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

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之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贊先生像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夏峯孫先生曰純公於裕陵不可謂不見知而道卒不得行者以無容賢利國之相臣也純公於安石至誠感動意欲化小人爲君子使彼之道得行而有利於社稷生民也則吾之願亦畢矣惜拗性已成勢難挽而吾之忠實心能令彼相信而不忍

加害至誠動物於此可見大凡處難處之事處難處之人須有一段眞摯淋漓之意事成天下受其福事不成天下諒其心吾不能不醉心於元公與純公也

實靜菴先生曰先生自再見濂溪後便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想其默會無極太極之妙胸次恬適活潑渾是一團光風霽月氣象元氣會於一身時措體乎二五因心則裕變化而神爲條例可官不以爲疣此其有深心大力潛移默感之妙

行乎其中雖安石終不爲我化然亦極相信服害
不我加矣所謂眷眷在天下國家者其運於無迹
神於不測人固不得而識之也先生嘗云吾學雖
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由今思之
惟是天理純熟故從容廣大不滞於一隅和平中
正包涵乎萬象天理二字真尋孔顔樂處大總腦
會乎此更可尋得周程樂處所樂何事矣又不徒
覩其氣象而已也

程子正公

程正公頤字正叔幼有高識有大志年十四五與兄純
公受學於春陵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
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
賢堯舜所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
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
而得者寡矣皆名數不報已遊太學時安定先生胡
瑗主教事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文大
驚延與論學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正獻公子也
遊太學與先生隣齋說之首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
從遊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
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
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
名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名有
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祗命於是得名對勸宣仁太
后自以爲崇政殿說書念上春秋富當輔養成德爲
宗社生靈計疏紀進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

王也切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前後左
右皆正人使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導之教訓傅傅其
德義保保其身體今上富於春秋宜選年四十五以
上厚重小心之人伺皇帝起居動息以嘗經筵官有
勇相之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
護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開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
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崇儒重

道之心且日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
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
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
今而已也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
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
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誨
如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齋宿豫
戒積誠動上心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
於啓沃聞帝在宮中激水避蟻因請曰有諸曰然先

生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
罷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
司請張樂置妓先生又言除喪即吉因事用樂而已
今特設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諸
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經筵得范淳
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曰
非謂然也顧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可

開陳是非悟主心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
衆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
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論以少休不去而先生
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
衣職勸講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顧
避大臣嵌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名世好抑
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之於是

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以太中公憂去官服除除
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監辭紹聖中黨禍作放歸田
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問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
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
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
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在涪
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以爲喜自涪
還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元符末復
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

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
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耳
崇寧中言者論其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
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
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
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
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
已微張目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
嚴學造純懿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其變表記中君子
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修身行法莊
重有體規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弟顯於
家庭辭受取與一介必嚴大都純公德性寬大規模
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
異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
材成就則予未敢多讓焉先生晚年恭而安樂天知
命幾於化矣淳祐初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
庭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
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
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
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
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
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

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
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
至所謂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
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
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
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
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
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間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
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

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
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
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孔子則
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
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
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
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也

四箴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
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語錄

仁自是性愛自是情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

人只有一個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豈詞章之文也

莫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每見人論前輩之短曰汝且取他長處

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意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問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
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
自棄者則不移也使肯學時則亦有可移之理
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
義理
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
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大凡儒者未敢遽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者正能

分別善惡識廉耻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多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
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
也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
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
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
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

司官不以爲兇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
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
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
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
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
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
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寡過矣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
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鮮孰識其貴
夏峯孫先生曰兩程夫子同出一父同事一師而所
學各詣其極各成就一個面目如聖一也而清任
和之不同仁一也而微箕比之不同總之各成其
是而已矣同而異者一本散爲萬殊也異而同者
萬殊原於一本也其着落在五常百行其着力在
戒欺求慊外此無學問無人品正公自布衣登講
席始終鄭重其事爲天下善國已不負師傳矣

實靜菴先生曰先生與其兄同受學於濂溪而所造各不同者有明道之廣大正不可無伊川之嚴毅惟其一遵孔門之訓故玩味心得實踐躬行者一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六經太極圖說通書爲主至其所以教學者則又獨標居敬窮理爲學要而遂爲百世道學淵源之宗嗚呼誰能出不由戶誰能不由斯道也厥功大矣

邵子康節

邵康節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賢而隱徙共城已徙洛爲洛陽人先生少以才自雄欲樹功當世於書無不讀廬於蘇門之百源山以居學堅苦北海李之才挺之攝共城令時扣其廬勞苦之曰子可謂篤志矣聞之學先生悅之從受學嚴事之即旅寓必爾坐必拜也之才乃舉其易圖授之獨刻厲自進蔬素不厭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席數年探賾索隱洞然於天人上下幽明始終之故慨然歎曰昔人尚友

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賢聖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實始有定居之志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浩然樂也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朗坦易不事表暴不修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汚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燕笑終日不敢甚異於人也故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病畏寒暑常大

寒大暑時輒不出常以仲春秋乘小車行遊洛城中
隨意所之士大夫家聽其車聲爭倒屣迎致雖童隸
亦歡叟禮率以爲我家先生來也至經月不返與人
言依於孝弟忠信以夙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
成人才者多矣文潞公彥博富鄭公弼皆以元老碩
望至尊重見先生尊禮之與倡和游居程純公每見
之退輒太息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遠近學者從問
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間與深知論天下事雖究

心世務者不及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兄事之而純
德篤行具爲鄉里所欽慕鄉人至相與語曰毋爲不
善毋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會新法行
監司承風旨爲嚴切吏州縣者苦操切不可爲爭欲
投劾去先生勉之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誠嚴第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家食貧至經
月無酒不能備客爲薄粥代之好事者時載酒以濟
其乏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不復能從事
矣熙寧十年夏感微疾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

堯夫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
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堯夫舉兩手示曰面
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安能使人行也
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
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以是夜五鼓捐館明道誌其墓曰自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耳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
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

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洛
請謚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久而
後知道德之歸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
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極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
於象數而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
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
深矣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謚曰康
節先生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爲詩平易而
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語錄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心者也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程子曰堯夫詩云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從古未有人道來

又曰世之博聞强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入於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與堯夫而已

朱子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搜身退是張子房之流

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温公横渠之間

又曰堯夫詩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

問先生須得邵堯夫先知之術朱子曰吾所知者惠廸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後日雨吾又安能知也

敬軒薛氏曰易先天諸圖自希夷以前皆為方士所傳授至邵子反之易則知作易之本原實出於此

朱子詩曰大易圖象隱正謂隱於異學也

又曰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又曰頤節言謹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
理已具但非聖人寫不出來

謝文肅艮佐

謝艮佐字顯道河南上蔡人少博洽見純公扶溝從
受學語必舉經史無遺失純公曰賢記憶何多也抑
可謂玩物喪志矣艮佐慙汗浹背面發赤純公曰即
此是惻隱之心已謂之曰賢輩相從於此獨學某言
語耳故學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於
是艮佐遂時時靜坐質少魯然誠篤每理會未深徹
其顙有泚也與劍州楊中立同受學純公每言楊君
會得容易謝君如水投石然未嘗不稱其賢久之純

公語鳶飛魚躍曰此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潑潑地已又曰鳶飛戾天
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淵在於是艮佐
恍然於何思何慮之體也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
意耳語浩然之氣曰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純公許
之曰是子展拓得開可望矣後卒業正公所正公問
所造曰天下何思何慮正公曰是則有此理但賢發
得太早於是艮佐孜孜於省克甚力作簿自記日用
言動禮若非禮以自稽其言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

處克將去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正公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艮佐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正公語人曰是子為切問近思之學者也晚登平賓不舍於素位日用或問敬曰於儼若思時見之問矜持何如曰矜持而過則病也監京西竹場太學博士未發請教艮佐曰待與賢說一部論語乃舉子見齊袁師范見二章曰聖人之道無顯微內外一以貫之由灑掃應對進退即上達天道一部論語盡於此

處大有省晚寧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因介紹以弟子禮見問學艮佐語之曰游子嘗問某一切外物能放置得下否某應之曰實嘗從此上措功來問何也艮佐曰物無根者易拔樹木有根故難拔雖枝條剪落盡已復生人諸欲皆有根能於欲根淨洗所從來痛克之令無所繫則無事矣蓋誠篤如此初艮佐事純公扶溝時請歸蔡應舉公曰何為其不就太學試也對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耳純公曰是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夫門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富貴有命於豈約間不能無留情是不信道也故訓之不受命志道者必去此心而後可艮佐留太學試是歲亦得舉自是篤信於命於得失泰然於勢利泊然生平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曰彼安能陶鑄我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搖惑多矣信得及便養得氣不挫折艮佐舉進士歷仕州縣建中間名對除書局卒謚文肅

尹和靖焞

尹焞字彥明河南洛陽人少孤事母並孝爲舉子業
年二十事伊川受學問敬曰主一之謂敬問主一曰
無適之謂一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
者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焞讀之慨然曰噫是尚可干
祿仕也乎哉不對而出歸以告程子子曰有母在宜
未容廢祿仕也焞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
知汝以祿養程子太息曰賢哉母也焞在伊川之門
最尊篤四方來學者正公輒令前焞開誘之且曰我

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
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而罷
門益盛其後正公沒焞修其學彌篤深居持養非弔
喪問疾不出戶洛人士以事伊川者事之靖康初宣
撫种師道以德行可備勸講薦不往趣召至度時不
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而歸金陷洛中家盡罹
遯長安山中劉豫陷京師聞其名遣使者以卑辭厚
禮召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焞夜爲走木自沉者得亡
去轉徙蜀止於涪曰先師之所嘗讀易處也闢三畏

齋以居紹興中以侍講范沖薦名爲崇政殿說書辭
勅有司敦遣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詆程學焞復辭
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沒守其學又二十
年矣使焞濫經筵所教釋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
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焞拒劉豫有
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名趣行既至召見曰朕渴
卿久矣俟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焞退喜曰聖主造道
幾可行乎乃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
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

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得入天下衆
其福不入反是安敢不盡誠敬會和議作具疏爭又
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乃力疏言臣愚不量分守言
及國事不蒙省可識見迂陋已驗於此又年齒已及
加之疾病乞檢會累疏賜歸得舉祠尋致仕焞莊敬
弘毅不欺闇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方赴
名時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日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
師門則有之高宗嘗稱曰觀尹焞所行盡一部論語
可謂知焞矣疾革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

妨甚純至如此卒年七十二

程子曰尹焞曾張繹俊俊恐過之然者終有守也

朱子曰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他只就一個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

又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呂涇野曰尹氏之於程門猶聖門之得曾氏也故學者雖魯不妨只要立志耳

又曰曾子易簀之時真是殀壽貳他不得尹和靖應

進士舉策問中有議誅元祐黨人語數日是尚可以于祿仕乎哉遂不對而出看和靖這出處去易簀事亦不過人之一身只有個出處進退或生壽殀而已學者做工夫過得此等關餘處皆易矣

朱公掞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萬年簿是時純公主鄠縣簿關中舉以並稱元祐初以司馬溫公薦爲左正言入對首辨大臣忠邪繼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輔聖德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諸進退大臣損益政事論奏無虛日宣仁甚咨納焉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黨論作補外數月復名劉丞相摯罷政封麻還落職知亳州有惠政人尸祝之改潞州隣境饑流民載路勞來安集日爲賑救至不暇食遂病卒

公掞少受學於胡安定已從孫復受春秋已又從二先生於洛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所聞造次不息見善如貪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惟恐及之後講明道於潁昌退謂人曰光庭於春風中坐三月矣愈益涵然歸坐臥一室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牖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而中以思無邪無不敬二語榜之意以敬一天人貫上下也父喪廬墓側三年事諸父盡道御諸弟友愛家人敦睦無間言爲人方正望之可畏

而卽之謙恭虛己常若不足也常謂釋氏爲世教大患高明之士旣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又纒縛於因果故力排異端以扶聖教家素貧自奉甚薄仕至朝列猶糲食不厭其沒也正公祭之文以爲篤學力行至於沒齒不渝蒞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可質神明貫金石雖尙論古人難其比也其信許如此

張思叔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爲人傭作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歆慕之問何以得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受學執勞苦之役教者憐其志頗勤勉之因至僧寺見道楷禪師從之欲祝髮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爲空祝髮也及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年已三十始從之學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謂守此則無

不可爲之事窮理造微伊川甚愛其賴以族子妻之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伊川嘗言晩得二士又言張繹俊尹焞魯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思叔長於爲文先生沒一年思叔亦沒和靖發名嘗曰思叔若到今日自當名用必能有爲嘗記伊川言行一編名曰師說行於世

李端伯籲

李籲字端伯河南緱氏人元祐中仕爲秘書郎闕肆開發能自振於流俗正公期其遠到後與質夫相繼卒正公哭之哀悲傳學之難焉呂與叔謂與人交洞照其情於處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周折畢如意云

劉質夫絢

劉絢字質夫河南人結髮事二程先生從受學純公語人曰他人敏則敏矣然而未易保也之子之志吾無疑焉以耻蔭爲壽安主簿遷潞安長子令邑俗故淳古而絢又誠心愛利丁切憂父老數千人遮道留久之乃得去終其去未嘗笞一人富鄭公歎以爲古縣令也元祐初以侍講韓維薦授京兆府教授侍御史王巖叟正言朱光庭言春秋學廢已久絢治春秋深通試爲太學博士卒於官絢明粹溫恭既聞道內

日加重無交戰之病故行果而粹氣和而莊跬步不忘學將終啓手足益醻安然逝絢在程門但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程學之興絢及李籲端伯有力焉正公嘗曰質夫久於所事自小來便在此又曰質夫沛然又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呂原明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河南洛陽人正獻公之長子也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然教之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入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德器成就大異衆人以恩補官已而遊太學與伊川先生隣齋見其論學悅之首事以師禮聞見益廣務躬行實踐屏去枝葉一意涵養元祐中爲崇政殿說書日

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爲先歷知曹相邢三州遠近師尊之晚年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摧得失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又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徽宗時召爲光祿卿卒

孟敦夫厚

孟厚字敦夫洛陽人從學伊川後伊川沒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焞張繹范棫邵溥與焉時稱爲高義云

邵子文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入閣父教出從司馬君實及二程遊故所聞日博以薦授大名府教授徽宗即位伯溫上書辯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嘗語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注皇極經世書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

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能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

語錄

天之於物也無不發生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

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於易否泰言之詳矣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

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

未至於聖人則不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過之地也

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呂居仁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洛陽人少從楊時游酢尹焞三子遊紹興初賜進士累官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卒謚文清所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各若干卷行於世子大猷大同大器孫祖仁祖謙祖儉南渡後寓居婺州世有中原文獻之傳

靳裁之

靳裁之許昌人嘗聞西洛程子之學山是學問益遜智識日明裁之嘗言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胡安國師事之

程可久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家於沙隨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年十五丁內外艱孤貧飄泊無以自振二十餘始知讀書時亂而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考德問業焉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揚州泰興尉調饒州德興丞改知進賢縣調上饒縣迥爲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强撫弱導以恩義積年嘗訟一語釋去猾吏姦民皆以感激久而悛悔欺詐以革暇則賓禮貢士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

陳說詩書質疑問難不問晝暮所著有古易考古易章句易傳外編春秋傳顯微例目論語傳孟子章句等書卒官朝奉郎朱子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曾不得一試而卒棄盛時此有志之士所爲悼歎咨嗟而不能自已者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已

傅景初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濟源人少從學朱子隆興初舉進士累官集英殿修撰知建寧鎮江府皆有善政理宗時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伯成純實無妄毋稱人善不啻如己出年八十四卒謚忠簡

元儒

姚文獻公樞

姚樞字公茂號雪齋其先柳城人遷居洛陽自幼力學志期甚高宋内翰允嘉有重名稱公茂有王佐之器與楊惟中北覲太宗甚重之賜錦衣金符以郎中行臺於燕時臺長惟事貨賂與樞不合遂棄官携家來蘇門墾荒雲門誅茅爲堂作私廟堂龕宣聖容傍及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負作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

若將終身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語孟諸書傳之四方時許衡聞公得伊洛性理之學詣室來蘇門相依以居世祖在潛邸以禮聘至敷陳治道數千言世祖奇其才使授太子經二年以爲太子太師不拜四年拜中書左丞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三年拜承旨後二年卒於官謚文獻子煒禮部郎中居官忠厚清慎克紹先烈至中書行省平章政事謚文忠從子燧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時許衡與樞講道蘇門燧年甫十三即從之遊至元七年衡以祭酒教

貴胄奏名舊弟子十二人驛致館下燧與焉元貞初詔修世祖實錄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仁宗時進正學旨泳知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辭不拜以病告歸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

許文正公

許文正公衡字平仲河南懷孟人也幼端慤爲兒時
塾師授之書輒了義問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
取第耳衡曰如斯而已乎少長父母以家貧令爲郡
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而督責吾
不忍爲也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學無
師授文難得書籍衡於日者家見尚書注疏皆散佚
斷簡衡手抄以歸避亂徂徠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
兵亂中晝夜誦思不厭也言動質諸經而後發嘗暑

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
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
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
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刑水利算數之類
靡不研究稱師矣居久之還懷從姚樞所得程朱書
讀之津津入謂從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序矣取
向來簡帙悉焚之俾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
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
之雖隆冬盛暑踐習不廢也諸生出入視繩尺惟謹

與人交肫懇延接莫不惻然感動漸濡善意而去嘗
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
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已移家蘇門依姚樞以居
便講習樞被召衡獨處蘇門山慨然以明道爲己任日
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
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從學
者漸衆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覈菜茹食之
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聞戶外如出金石有餘即以分
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饋遺毫無受也元世祖以姚

樞薦召赴京兆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
化大行世祖[illegible]乃還懷比即位召拜國子祭酒謝
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
至命議事中書省四年復謝歸五年召定朝議官制
時阿合馬擅權放橫大臣阿附之衡正色不[illegible]會
命其子爲樞密院事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
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也不可退論列其專
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以集
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俾

教之衡言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受命且請擇名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尙姚燧劉安中等以來致館下爲作諸欲夾輔匡翊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巳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深誦少暇即習禮習射習投壺習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

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達曉而後已嘗曰敬敷五教在寛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寛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其教諄熟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也衡自詣學一不問家事賓客皆謝絕曰學中若應接人事業必妨外人怨謗是已事諸生學業上命也故業專

而教成請還懷十三年詔王恂定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命以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曆成復還懷太子眞金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總管以其祿養之且手書諭衡曰公勿以道不行爲憂公身安道有時行矣惟勉自愛衡既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自治誠切不苟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焉家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餘持律清端誡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人道可也十八

年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歿愼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其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所至人樂從之遊所去人不忍舍被其教心感誠服終身不敢忘聽其言雖武人悍士無不

厥悔也或未嘗及門受業獨承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名於世者甚衆翰林承旨王磐俯視一世少與可見稱心降之曰先生神明也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語錄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功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已此持敬大畧也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

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術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只是要個知得真然後到篤行之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須於盛怒處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勃發火焚如徒自傷病來勿與競事過心清凉

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晝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爲迎遏大不可也

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眞積力久至誠交孚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氣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形著也

白崧谿居敬

白居敬字行簡號崧谿河南登封人至元庚戌生甫六歲喪母事父孝聞鄉里及冠羣經諸子無不精究壬申父卒殯歛一遵古禮年二十三州邑知其名咸傳聘幣請居講席多所開益以其居近崧潁間因自號崧谿著書傳道遠方受業之徒戸屨滿百如是者三十餘年延祐庚申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皆尊之曰崧谿先生廿守一貧儲無儋石晏如也識者謂其清風苦節不以得失累其心處順安常不以窮約易其

素得朱子學証述千五百年後乘堯夫車從游二十六峯前嵩其實錄云所著有春秋正義尚書新經詩集傳附說易經本義附說四書集註附說周子通書附說周子太極圖附說張子東西銘解義附說小學書解說道學發明理學詩說翰林直學士薛友恭與公遊最厚爲之贊曰落落崧谿今誰其儔聖賢義蘊知無不周慮玉之價世則罕覯耽玩羣經退臥一丘惟坎止流行之是聽故樂天知命而不憂謝人境之紛華探理窟之淵幽疏正派於伊洛蹈高蹤於巢由舒卷無心獨與道遊適蒙求我勉以踐修效必自於灑掃應對之始學卒致於升堂入室之優慕先生之操履幸遺音之可求

趙季明居信

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幼穎悟過人日記萬言官至翰林學士追封梁國公謚文僖生平著述有經說史評蜀漢本末理學正宗禮經埜制追遠錄等書行於世

薛嘉甫大猷

薛大猷字嘉甫湯陰人元至正間第進士與而不仕隱居教授學者多宗之所著有四書講意

薛友諒

薛友諒號直齋永寧人以明經擢用累官翰林院直學士歷官幾五十年所至興學崇教嘗請升周程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建書院祀先聖先賢人咸重之卒人鄉賢祠

中州道學編卷之二

嵩陽耿介逸菴甫輯

姪

男　抑　孫　貺　仝校

明儒

曹靖修端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科舉人學者稱爲月川先生端天資穎異造詣篤實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坐下足着兩磚處皆穿得之專靜事父母最孝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苫枕塊始終不易既

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衆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其言甚精爲霍州學正十餘年弟子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足其教不忍遠郡人亦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臣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生必請端主其去取後調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留之蒲庠弟子亦上章爭之霍州先

上得幻後竟終於霍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其德化感人如此貧不能歸其喪後二十年學士黄
諫爲返葬澠池所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
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譜家規輯畧存
疑錄等書宣德九年謚靖修薛文清贊曰氣純質清
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
美哉君子光輝日新陳建曰曹月川學行猶在吳康
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乃載康齋而遺月川豈薄其
爲教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月川爲本朝理學

之冠撫按爲之建正學坊於邑中又建祠邑令康騎
饗祀

語錄

事事都於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底大路

一誠足以消萬僞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
大者莫切於此

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
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
也

天理本無隱顯內外要當時時省察常瞭然於心目
之間不可使有須臾之離以流於人欲而陷於禽獸
之域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憂勤惕厲之心須臾毫忽
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
不放

學者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

四書者孔曾思孟所以發六經之精義明千聖之心
法也語其要論語曰仁大學曰敬中庸曰誠孟子曰

仁義合之則帝王精一執中之旨也

觀人必如孔子視觀察自不能隱不然做宰相不能
進賢退不肖爲學不能辨損友益友可乎

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孔
子安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
者天然自有之仁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
違仁者守之之仁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周程朱
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

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是道故無形體之道

皆自聖人身上形見出來

皇帝王相承所以參天地立人極者其大目則曰三綱曰五常其大要則曰中而已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儒而相孔子儒而師儒家者所以相天地繼帝王師聖賢心公天下萬世之心道公天下萬世之道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觀其平日三省一貫致力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一理或遺弘也啓予啓足戰兢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毅

也此所以卒任傳道

夫子荅顏淵問仁所謂己舜所謂人心也所謂禮舜所謂道心也所謂克復舜所謂精一也所謂爲仁舜所謂執中也千聖相傳蓋不出乎此矣

此身從天地來其形雖小理與天地渾合

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論語一書之要曰仁而已總其歸於帝王相傳之中者何蓋仁即中也以心之德言即未發之大本以愛

之理言即已發之時中帝王相傳之中已發之時中中之用也孔門傳授中庸首章方言未發之大本中之體也論語一書之仁兼乎體用終歸帝王相傳之中由體以達用即用以明體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孟子之仁義皆一中也易之時詩之無邪禮之無不敬春秋之正名分又何往非中乎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爲學必先尊師重友以求聖賢之道切不可有自足之心

爲學須將聖經賢傳字字句句於心上理會務要體之於身見之於行不可只做一場話說

君子莫大乎盡性盡性莫大乎爲仁爲仁莫大乎行孝孝之至則推之無不準感之無不通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聖帝明王所以參天地而立人極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曰孝而已

異端謂非聖人之道別爲一端者如老佛是也吾儒之虛虛而有如曰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

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蕃何往非理之有老氏之虛虛而無如曰道在太極之先謂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個虛空道理與人物不相干涉吾儒之寂寂而感如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此心方其寂然而民彝物則燦然具備其感而遂通則範圍之不出一心酬酢之通乎萬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何往非心之感佛氏之寂寂而滅如曰以空爲宗以天地萬物爲幻以人事爲粗迹欲盡爲屏除一歸眞空此等烏能察大義理措諸事業朱子嘗謂門

弟子曰佛老不待深辯只廢三綱五常已是大罪名餘不消說

薛文清公瑄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嘗河南鄉薦亦云河南人祖仲義通經史教授鄉里不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爲元氏教諭母齊氏生先生自幼於書史目輒成誦端重不爲兒戲年十二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己亥從父司教鄢陵時以升貢多寡爲黜陟父變之乃補鄢陵庠生應舉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値父疾日夜侍湯藥惟謹

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擢監察御史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思密玩雪盈尺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寐正統間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每誨育生徒先力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一時遠邇咸稱薛夫子云轉大理寺卿因忤王振放歸爲民家居七年造詣益邃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江陝弟子來學甚衆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受學告以居敬窮理爲要嘗謂太極者即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

性非學也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君子之儒不宜置閒遠乞召供館閣之職英廟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首以正學復性為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享俟終日哉遂引疾致仕瑄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凡辭受取與必度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衣冠危坐而逝時風雷大作白氣上升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從祀孔子廟庭

讀書錄

河圖乃萬數萬理萬象萬化之源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

畫前之易即太極也所謂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也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時所居之位不同故有無窮之事變如人只是一動一靜但因時位不同故有無窮之道理此所以為易也

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術之吉避之凶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於四德無不統仁於萬善無不該

大哉乾元元者性善之源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天德流行而不息者剛健而已人雖有是德而不能無間斷者由有私柔雜之也故貴乎自強不息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泰九三當盛之極而衰之端兆焉可不慎與

天理在造化繼之者善也至成之者性則天理在人物矣

無卜筮而知吉凶最宜詳玩人所為順理即所謂惠迪吉又何必卜筮而知吉乎人所為悖理即所謂從

道亦又何必卜筮而知亦乎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則邵子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本義簡切明白深得聖人作易之意

舜之兢兢業業禹之祇台德先成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謹之謂也

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允執厥中中者性命之理也千古道學之源本於此

故朱子曰堯之一言至矣盡矣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不忮不求可以爲守身之法

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春秋所由作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大小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大學三綱領八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修已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修已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靜而敬以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動而敬以省察喜怒哀樂中節之和此爲學之切要也

誠爲中庸之樞紐即此性之實也非性之外別有一物爲誠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絅如此方是爲已之學有

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爲已之學矣

論語雖不明言性善凡言仁義孝弟道德天命之類無非性善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所謂一即統體之太極也夫子之所謂貫即各具之太極也

長沮桀溺之徒其言聖人雖非其自處亦是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賢者只當守此義若聖人則無

不可爲之時不當以賢者例之也

灑掃應對雖小子事尊長之禮然禮即天理之節文精粗本末又豈二乎

孟子告君皆先正其心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爲之慽然不寧

不忍人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也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平旦虛明氣象最可觀使一日之閒常如平旦之時則心無不存矣

孔子去魯不欲顯其君相之失真天地之量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雜於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莫能識由不知言故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爲萬世道學之正傳非知言者其能然乎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前聖賢之心始無餘藴學者但當依朱子精思熟讀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竊怪後人之於朱子之書之意尚不能遍觀而盡識或輒逞已見妄有疵議徇新奇而掠著述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

統體一太極即萬殊之一本各具一太極即一本之萬殊統體者即大德之敦化各具者即小德之川流

無極而太極天地本然之性也陰陽太極氣質之性也天地本然之性就氣質中指出不雜者言之氣質之性即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中者初非二性也

周子之太極即中庸之誠

心所具之理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稟受天賦亦有仁義禮智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

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舍此而他學非學也

朱子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
小學之樞紐也與
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則
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之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
天理本善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四德仁爲人知爲重非知之明守之固則仁亦不能
有諸已矣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可以寡過矣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
廓大虛明氣象無欲則見之
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總有忿容者可不
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已
最難
仁義禮智天理也集天理衡天理而集也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於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眞實無妄之謂誠
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其樂可知矣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於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爲治
聖賢之爲學皆不外乎是
有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
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有欲則人得而中惟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校焉
君子之心欲人同其善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惡
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朱子無以明
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子之道昭
然明於萬世而異端邪說莫能雜者朱子之功也薛
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朱子之功不在孟
子下
嘉靖中科道馬三槃等會議曰故禮部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接洙泗之正傳學以復性爲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窮殊程朱自許循而下造詣未之或先者也考其生平剛方正直不畏强禦淸修苦節可質神明拳拳乎致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心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昭代理學名臣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別今士習漸流正道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妙而厭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明道而適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表章眞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彰顯行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大道昭明而正學本著其於世教非小補云

李希顏

李希顏郟縣人隱於夾谷學以伊洛爲宗從游者甚衆太祖爲諸王子擇師用廷臣薦手自爲書徵至京師命詣大本堂授經累授左春坊贊善大夫永樂初引年歸詔復其家所居湫隘州郡屢聘課士不赴徙貞寡介竟以凍餓終所著有大學中庸心法二卷

李文達公賢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器宇凝重自少爲學卽知聖賢所當慕尚宣德七年壬子舉鄉試第一方晏鹿鳴有群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李昌祺舉酒酹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登癸丑進士奉命察山西河南蝗災時學士薛文清公瑄以御史家居公往造焉講論彌月歸乃大肆力於學皆本於躬行實踐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郎英宗北狩公從之英宗復辟改元天順以人望名公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江西

撫州隱士吳與弼爲學得伊洛淵源屢薦不起公言於上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陛下誠徵聘與弼實本朝盛事上卽令草勅加束帛特遣行人聘之比至授以宮僚與弼屢辭不就公爲上言與弼老且病幸始終恩禮上是其言復遣行人送歸賜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至今與弼爲有明理學大儒皆公成就之力也憲宗成化初年進位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疏請復故大學士于謙等官賜祭葬以雪幽枉二年丙戌春奔父喪詔賚賻甚厚命有司爲營葬事遣中官輔行撫家襄事卽促就道公先後凡五上疏乞終制情辭哀切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公感疾浹旬上命御醫調治不愈卒於京師享年五十有八命禮部致祭凡九壇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達公立朝三十餘年進賢退不肖以格君心爲已任皆聖賢有本之學一時先達如楊文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薛文清公瑄皆敬禮之其詩文言論必一衷諸道有古穰集若干卷行於世

與薛文清先生書

嘗竊以爲天下之士無不可與爲善者特以聖賢不世出而無有成就之者昔孔子不出則七十子終疇於當時程子不出則游楊諸公不顯于後世夫天下之士如七十子游楊諸公者未嘗無也惟其不遇聖賢故無以自立于世士之不幸無大於此昔羅仲素聞楊中立得伊洛之學遂不憚千里往學焉僅三日驚汗浹背曰幾虛過一生使仲素當時不遇中立未必能傳其道顯名後世嗚呼天下之士如仲素而不遇中立者多矣固知虛過一生而莫由也已其志可

哀焉如某之不肖安敢自列於游楊諸公意者使得遊於程子之門雖不敢望游楊庶幾於聖賢之道得聞萬分之一必不爲程子所棄矣豈至如此而已雖然聖賢之生關乎氣運以今之世觀之氣運可謂盛矣而未有聖賢者出豈方出而未顯亦雖有之而人不知若曰有之未必不知意者其方出而未顯也今天下之士有志於道學方出而未顯者豈閤下其人歟某幼時務農十八始入學乏良師友無所發明在學七年爲有司催迫赴試不幸而中既而以公務至

山西得見閤下議論淵源心竊自喜以爲天假此遇使知造道之方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嗚呼孟子之不爲鄉人亦明矣而憂之如是若夫中人以下之質設使其心如孟子則其憂當何如哉此某之所以大懼也然雖愚昧所擇亦明默觀四方賢士大夫其於道學見之明求之切者無如閤下於是願遊其門與無虛過一生惟閤下察此心憐此志引而進之倘不見阻自當質疑不敢怠不敢忽

閻子與禹錫

閻禹錫字子與河南洛陽人童時穎敏嘗書日記萬言長博極羣書性純孝九歲時哭其父幾至滅性正統甲子年十九領河南鄉薦明年授昌黎訓導丙寅以母喪徒步歸廬於墓三年終制有司以聞詔旌其閭既而聞河汾薛文清公講明濂洛關閩之學遂謝舉業去洛從之遊得其大指而歸轉開州訓導即以其所得爲教四方從之者日衆學舍幾不能容州之民無少長皆化之稍涉不義即相戒曰勿令閻先生

知之人以比之司馬溫公之在洛云久之聲望愈隆超拜御史提督畿內學校慨然有造就人才之志勵名節敦士風抑詞章之習明本原之學取周子太極圖通書爲士子講明之一時人士皆粗知性理又疏瘍屋數十弊陳之皆賜施行世方仰其有爲成化丙申無疾正衣冠而逝公卿大臣多惜之士子如失怙恃宦遊三十年清苦如吳隱之每去任囊無一錢如劉寵歿之日家計蕭然如黔婁其門人及故屬吏州與牌而頌之所著有自信集行於世

李恭靖公敏

李敏字公勉河南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巡按畿內力革宿弊以蘇州餉道經海口舟多覆溺建議別開三河達蘇州以避其險軍民便之成化初用薦巡遷浙江按察使尋以憂去讀禮之餘於縣南紫雲山建小屋數楹積書數千卷與學者講讀其中設置學田以供膏火之資未幾而生徒雲集屋舍不能容遂侍御白公行中巡歷至斯見其隘陋遂命有司改作之懸以扁額書院之名始此服闋歷山西

四川左右布政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居極邊孔廟舊無雅樂以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習肄風氣丕變三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具疏請書院勅額詔賜紫雲書院以久病告歸日與諸生講習其中取程朱許薛四子之書立爲條約期在躬行實踐而襄許之間彬彬有理學之風矣值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召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旋改總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尋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目覩何由知請增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道遠多非費乃令計歲支外悉令輸銀兩省便之因災異上疏勅帝修德任賢優詔荅之以疾乞休帝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白堯佐良輔

白良輔字堯佐河南洛陽人自幼專讀性理諸書景泰二年成進士思父學於河東薛瑄瑄未許良輔乃以十脡爲贄跽於門曰良不返瑄以其誠延置弟子之列居歲餘盡得其所學拜監察御史廵按山西陜西俱有聲遷太僕卿天順中卒於家所著有太極解律呂新書釋義中庸會見若干卷

喬廷儀縉

喬縉字廷儀洛陽人少穎敏師事薛文清先生成化初舉進士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出補四川叅議

何文定公瑭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爲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瑭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七歲時入郡城見家人有彌勒佛像抗言詬去之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道者則欣然忘寢食官庶吉士時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則使於風寒暑濕者也人

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讌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盼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瑭獨長揖瑾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瑭知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誅復原職以經筵犯忌諱謫同知開州晉東昌府同知即乞歸肅皇嗣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掌南都察院事竟不就日事二親躬菽水卒子姑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毀幾滅若不能更生門人請作文錄曰聖賢之道在六籍昭如日星後學愧不能如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爲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有柏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南日闡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而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大也關中林對山嘗言今柏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凌駕惟柏齋不言

而躬行關中馬谿田亦謂公家居時東南學者入於逵磨之門更相傳習柏齋力距而闢之以此觀之公之正學可見矣

崔文敏公銑

崔銑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以進士歷參政淸直著聲銑資禀穎敏風骨岐嶷十歲從父授四書毛詩明年從諸儒講太極圖周易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馬理吕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屏蘇高虛務勞訓詁其志毅然以洙泗爲師弘治十八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帝實錄同考會試宰執孫託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

臣於外銑調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求經史瑾誅召還職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戒逸豫爲勸九年考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課耕授徒意泊如也世宗即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充經筵講官擢南國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辯荅不倦且周貧養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卯中議大禮有欲引銑爲助者恥於黨附拒絕之乃上疏勸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愼獨家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貳軒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太子立愼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陞南禮部右侍郎明年秋入賀聖節過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賜禮部尚書謚文敏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繩以擬之程伊川所著有松窓寤言讀易餘言及摘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菴文鈔鄴郡志諸書行於世

許莊敏公誥

許誥字廷綸號函谷河南靈寶人襄毅公仲子在童齡岐嶷不羣十歲能屬文弘治乙卯與弟讚同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戶科給事中奉命清理延綏倉場有苗中官者督三邊貪縱枉法誥劾其狀邊人懷之正德初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為大司馬誥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逆瑾欲納交誥絕之瑾大怒矯詔黜襄毅公籍沒誥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誥歷險冒瘴與魑魅伍艱楚無戚容會奔襄毅公喪服

除卽絕意仕宦抱道講學授徒講學若將終身焉久之當路交薦以誥見道眞徹可備顧問起尚寶丞疏病還里居十餘年羣薦交遠復起南京通政司參議輔臣薦誥宜充講讀致侍講學士為經筵講官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刪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衞道統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其於進講語多剴切陳古昔興衰治亂之際如指諸掌帝皆虛懷聽納尋加詹事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誥獎風節抑華競以經世為士鑑尊德為

學敦人士翕然化之太學生有遠方旅寓者幾三十人誥購地蓋之衣食不給者賙之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一時成均肅然尋擢吏部右侍郎上疏乞休不允擢南戶部尚書會將入朝疾作卒年六十四誥天性孝友仁厚敦重人倫惟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為學所著有道統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編等書贈太子太保謚莊敏學者稱為函谷先生

王肅敏公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生而穎異讀書日記千言十三歲補邑庠生卽以能古文詩賦名弘治壬戌登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李夢陽何景明崔銑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尤究心國朝典章聖學矩矱父疾疏歸旣殁哀毀踰禮詩知高淳晉御史按陝西尋歷提學四川山東皆正學術嚴考校士風翕然丕變在蜀會何景明督學關陝共紆爲條教行之其教人養士之道至今尙遵爲成軌

晉湖廣按察司數決疑獄以山東布政居母憂著喪禮備纂巡撫四川晉兵部侍郎南兵部尙書召掌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上將南幸廷相累疏懇留上賚温旨慰荅卽命廷相輔行沿途勞費裁省甚多有玉帶麒馬之賜廷相位九列而子弟猶布衣所親嘗爵以爲請曰以吾竊厚祿而叨高位亦足庇弟與子矣彼學業無成强冒朝廷名器其謂之何與人處凡可濟人事皆盡心爲之而不自以爲德至於一字許可必愼一介取與必謹好讀書老不釋卷惟以身心體驗爲自得凡有益國事有裨聖學雖負天下之謗不恤自世儒轉相傳襲爲致良知之說或幾以禪定亂德廷相力辨之嘉靖中分宜秉政賄賂公行廷相應天變自陳疏言大臣法小臣廉語甚痛切其持守堅定不避權倖類如此所著有夏小正解十二篇愼言雅述諸書共六十卷奏議公移歸田集共三十卷皆淵源乎道德性命而研精於禮樂規制卒年七十一隆慶初贈少保謚肅敏

王錦夫尚絅

王尚絅字錦夫河南郟縣人生而穎異五歲誦孝經至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乃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自童稚時已立志爲聖賢之學晝通五經諸子尤邃於三禮年十八以儒士舉於鄉壬戌成進士授兵曹有賢名調吏部歷稽勳驗封兩司時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燄薰灼每有私囑輒以正對且反覆理諭綵甚銜之不閱月深坐瑾黨伏誅遂擢楊公爲尚書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

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谷山中築讀書臺養粹凝虛隨意所適起四川參政不赴再起陝西以母命就道時值邊警遂卷自冢宰告歸復起爲三邊總制見絅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授之不閱月奏捷遂蒼特疏薦聞母喪奔歸起復歲值大饑奏救荒十三事遷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學者稱爲蒼谷先生蒼谷文追秦漢詩邁李杜一時藝林咸稱作者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當時推理學者必以公與何文定

爲首則學問之所得者深矣

李君賜承恩

李承恩字君賜河南祥符人父母早喪祖父母撫之幼不爲童戲八歲就塾師端愼如老成人弱冠入邑庠爲弟子員督學使者優之俾聚講大梁書院正德十四年領鄉薦明年試禮闈不第乃發囊買理學諸書以歸閉門潛玩時有心得見之著述辨晰精當多先儒所未發謂聖人之微言莫過於經而穿鑿好異者失之於是著易經大義詩經大義書經拾蔡學庸拾朱孟子說若干卷謂宋儒之言莫精於太極圖說

定性書顏子所好何學論西銘於是各爲之解以發其蘊謂理不離陰陽不雜陰陽其不離中以不雜爲體不離中以不離爲用鳶飛魚躍於淵至矣哉承恩平生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劄記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說存稿若干卷卒年四十九

尤季美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自幼即厭棄詞章一意聖賢之學嘉靖壬午中鄉試除章丘教諭課士皆以躬行爲主陞國子學正華亭存齋徐公爲祭酒特重之令六館士俱事以師禮壬寅年四十念古人道明德立語因自責曰我今道明否德立否不覺淚下陞戶部主事尋以母老乞終養三十餘年明道修德足不履公門常坐一小齋見後進來學甚喜啓迪不倦嘗曰讓古人是無志不讓衆前人是好勝又曰道只

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於是令學者只於見在職分用功惓惓於孝弟爲仁之本主忠信及有一言而終身可行其恕乎之語其立教簡易平實而造詣之純德器之粹有明道之風孟雲浦稱其真然爲一代真儒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所著有擬學小記聖諭衍行於世

李育吾根

李根字伯生號育吾孟津人生而穎慧不類常兒十二從父中丞公授周易洞解奧義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中丞公遺議謝世盡事其母孟孺人克盡孝道日下帷攻苦以冀光顯弱冠舉於鄉屢上春官不第絕意仕進日侍尤西川先生於洛究心聖賢之學涵養造詣卓然係吾道之望晚迫母命就信陽博士尋擢國子學錄雅意作人與新安孟叔龍交相砥礪秩滿陞授職方員外郎晉僉憲備兵延安未幾遂解綬歸徜徉林泉二十年課子若孫沉酣典籍潛心默繹有所得輒著之篇其論學得伊洛宗旨三川賢士大夫仰之若泰山北斗年七十五卒於家所著有修竹館集大儒家訓永思詩集共若干卷藏於家

李肖雲繼業

李繼業字伯耀號肖雲河南襄城人其曾叔祖大司農恭靖公嘗建學舍于邑西南山中置學田購書集遠近多士講學所謂紫雲書院者也公承先志益加修葺讀書其中以程朱許薛四子之書訓廸後進期于躬行實踐學者皆稱爲肖雲先生云公所立爲學程規甚密人初疑以爲苦難已而見公視聽言動必準乎禮而溫厚冲穆之氣見于矜守從容順適若有餘樂則未嘗不心醉歎服以爲不可及而從遊者日益衆矣嘉靖乙卯登賢書後屢上春官不第將隱于山中廸于親命益仕東鹿至則勸農興學務本德禮以治其民其事省郡監司諸長吏以義自處不爲彌縫嘗曰吾守聖賢之訓方寸自有神明豈敢剝民奉上以一官頓喪生平乎久之諸監司皆不悅公亦知直道難行遂投劾歸既歸移家西南山中興復紫雲書院課授生徒四方來學之士負笈如雲識者以爲有洛學之風焉公天性孝友親沒後十餘年不御酒肉待弟有恩義所著有省身錄四卷行于世

語錄

易者天地人物之橐籥也非私欲淨盡不能默契其理洗心藏密四字正是聖人吃緊為人處

易所以與為天地之性情參成輔相之道實寓於其中聖人作易與天地同功故有天地不可無聖人也

天地之道於人性中體驗出來倍見親切

天地與人本無二理能盡已性則天地在一身矣盡性功夫要在敬以直內時時涵養纔有萌芽卽加省

察此慎獨二字為聖學關鍵也

物欲是銷鑠吾性者須克治得盡又時時提撕警覺認識本體真見天理流行呈露於前方是學問得力處

利之一字壞了多少人品學者必先有骨力方可肩荷斯道集義之功正所以培養骨力

孝親是人生一點良心最為真切人能擴而克之便與天地相似

威儀言辭皆根於心不是外面工夫能於此處着力則為學便有把柄

學者第一要變化氣質矯輕警惰四字最為吃緊

學者須是信理流俗毀譽付之勿論若一有討好念頭則為所動矣

朱子小學一書是作聖根基最有功于天下萬世當與五經四字之書並重

李子仁士元

李士元字子仁河南人弱冠舉於鄉郎有志聖賢之學會尤西川講學於洛郎首爲依歸溯伊洛以窮洙泗兩人深相得也初授如皋教諭嘗進諸生語之曰性命之理只在人倫日用間故其爲敎與行倫析經旨一時士風翕然丕變晋國子監助教端執彰志一如在如皋時遷代州知州視民如子諸所與除爲民永賴者不可枚舉及罷官歸里日以西川爲規型篤信不移未幾以疾卒西川歎息曰斯道孤矣萬曆末年從祀鄉賢崟公論久而不泯云

曾鄭卿邦彥

曾邦彥字鄭卿雎州人嘉靖乙酉解元庚戌進士授行人時嚴嵩秉柄國遂疏終養學以程朱爲宗海內師法之隆慶改元起吏部主事不拜上疏陳十事首言聖學以敬爲主刑部侍郎耿楚侗日喻大倫而不可奪者信曾君矣

謝仲川江

謝江字仲川洛陽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以上不負君下不負學爲己事侃侃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觸權犯忌遭大譴責不悔也自謝政歸田怡然曰以直道買罪非名教所棄絕今而後講學之志庶大慰也於是從游尤西川之門與李春野陳仁泉諸公互相証發朝夕不倦著有滋心語錄皆其所領悟有得者也穆宗繼統召還罪譴諸臣江閉戶日久與長安當事者不相聞問以故同時得罪諸臣俱被登用止復江冠帶而已及卒遺令子孫不必營求入鄉賢其捐介類如此所著有岷陽諫艸滋心語錄行於世

陳道徵麟

陳麟字道徵洛陽人素厭博士家言謂與理道無當故其爲文屢不售後念家貧親老乃俯屈就之遂聯捷成進士初任河間府推官拜禮科給事中以直言削籍歸里從尤西川講學麟嘗謂作樂娛屍爲凶喪陋俗斷而去之時稱爲砥頹波一注云所著有歸田漫錄卒祀鄉賢

周竹溪道

周道字大經號竹溪河南懷慶人師事何文定以嘉靖丙戌進士擢御史巡按宣大士人肖像祀之

吕新吾坤

吕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以舊染之汚也自號新吾嘉靖丙申十月生質稍鈍讀書不能成誦苦訓詁家言亂之乃一切棄置嘿坐澄心體認木旨久之了悟入目即不忘年十五讀史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鈔作拓良心詩辛酉舉於鄉母病日夜侍側衣不解帶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號泣絶粒者七月居喪哀毀骨立萬曆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尚嚴男調大同大同貧偪撫字扶植柔良裁抑豪横兩地甚德之王家屏任吏部特疏薦戊寅陞吏部主事嵉嵉不少退避在部十年轉郎署丁亥陞山東濟南道參政己丑陞山西按察司辛卯陞陝西右布政壬辰陞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所至皆正己率屬餽遺賄羨盡杜絶之亢嘉意氣獨縣寡偶依者如天下將多事嚴飭邊防後遂爲成法癸巳陞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甲午陞刑部左侍郎引疾乞休蓋凡五上予告歸家居四十年邁巳疾苦輒身任之自奉儉約不置生産惟日與門弟子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來

者咸稱泌隨夫子云坤皆謂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
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
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
人以道鑄天下又曰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
之存亾民之生死於是乎係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
而潰之令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
發勤拾畀癸餘號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
之意爲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千三百爲桎梏世教
蕩然無復畛域宜自君儒釋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

妄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脉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
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
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
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自作
輓歌自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潤居
官持法而清涼居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
疏奉天理二字於脩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水陰
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去僞集閨範安民實務等書
行於世贈刑部尚書賜祭塟

語錄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髮膚還父母之初無一
毫毀傷親之孝子也天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心性
還天之初無一毫欠缺天之孝子也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
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
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每日點檢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

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之自
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如此

孔子謂益者三友曰直諒多聞蓋得三友難能爲人
三友更難天地間不諦天南地北縉紳艸莽得一好
友志同道合亦人生一大快事也

易道渾身都是滿眼都是盈六合都是三百八十四
爻聖人特偶舉三百八十四事來作題目使千聖作
易人人另有三百八十四說都離不了陰陽道理故
論簡要自乾坤二卦已多了說窮盡雖萬卷書說不

盡易的道理何止三百八十四爻

有善有惡者雜於氣質之性有善無惡者上帝降衷之性學問之道正要變化那氣質之性復完吾降衷之性

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隱乎爾蓋無言即無隱也在學者之自悟耳天地何嘗言何嘗隱以是知不可言傳者皆日用流行於事物者也

率真者無心過殊多躁言輕舉之失愼密者無心過不免厚貌深情之累心事如青天白日言動如履薄

臨深其惟君子乎

進道入德莫要於有恒有恒則不必欲速不必助長優優漸漸自到聖賢地位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是孔孟學術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堯舜事功總是一個念頭

凡有橫逆來便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之法不可動氣纔動氣便無涵養矣

聖人心上再無分毫不自在處內省不疚既無憂懼外至之患又不怨尤只有一段不釋然那是悲天命憫人窮也

七情總是個欲只得其正了都是天理五性總是個仁只不仁了都是人欲

孟雲浦化鯉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生而聰敏八歲授小學讀之輒悟大意二十歲一夕寢不成寐念人生世上決無隨俗浮沉可以爲人之理亦未有聞所師承此念可久而弗變者因至洛受學於尤西川之門自是專心聖學卓然獨立有欲罷不能欲而後已之意隆慶二年戊辰以選拔遊太學與江西鄧青螺山東孟我疆門川黃愼軒爲友相觀摩而與我疆尤厚[illegible]辛未自京師歸與里中同志擇城南川上建兩賢祠講習其中癸酉膺鄉薦庚辰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父憂中途聞訃哀慟擗踊絕而甦者再喪制一遵古禮三年廬居粥素不入內室遠邇同志聚講者日衆立爲會約自冠婚喪祭以及家庭日用服食好尚之類大要以厚風俗崇禮讓返樸還淳爲主甲申服闋補戶部主事差榷河西務至則剗剔宿弊盡革供億諸費率士民講聖諭明正學旌節義瘞露骸賑貧窮濬河士民依若父師去之日爲立生祠歲時致祭丁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丁母憂服闋補稽勳司員

外陞文選司郎中掌銓事守正持公凡權貴請託俱不行裁奔競拔淹滯故事遷除方面重臣先關白政府化鯉以用人取自上裁遇缺具名疏請不爲白雖政府有言亦不之計孤行一意而已尋以忤旨被黜歸里杜門謝客與門人講學嘗有言曰孔孟衍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集義宗旨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不免義襲冥行其學以無欲爲宗以孝弟愼獨爲要倡道兩闈月川之後一人而已天啓朝冢宰張問達題覆贈光祿寺卿學者稱爲雲浦先生祀鄉賢又建祠特祀

語錄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心即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性即心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並言詞有攸當理非二致由是觀之心性之一彰彰矣夫何疑

孔子言仁多矣言性與天道者亦有之記者則謂罕言命與仁而子貢亦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何也蓋聖人只言工夫未嘗輕談道體考諸論語不曰

孝弟則曰忠信不曰謹言愼行則曰忠君愛民何莫非仁何莫非性命天道亦何莫非心乎

五經論孟之訓莫非愼獨惟學庸則明言之獨不止人所不見處日用云爲何者非獨此是爲學緊要工夫若此處忽畧則無學矣

特立者多忤世隨俗者必失巳與其失巳也寧爲忤世

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已矣學者體認此兩章當有精進處

易言洗心不但曰藏密而曰退藏於密退字極有味即書之遜志詩之抑抑孔之默識中庸之篤恭於學至喫緊一切世味一切知見退得下惟精惟一密執如之夫專一翕聚天地猶然況人乎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即不然安得無悶學者宜知此

定者心之體動應亦定也蓋變化云爲非於心體有所加無加於心體何定如之故程子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爲性定

論道理一言可盡論工夫終身用之不能窮然以立志爲先志欲爲何須要辨別

孔云聞道何謂道如何方謂之聞後世砥節敦行之士儘有可觀先正鄒不以聞道許之何也

楊晉菴東明

楊諱東明字啓昧號晉菴河南虞城人生而穎秀沉潛敦固八歲就外傅茹苦力學口誦心唯有屹然必爲聖賢之志事兩尊人出告入面小心恭謹迥異凡兒年十八即補博士弟子員益肆力于學問萬曆丙子領鄉薦庚辰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甲申遣封公喪哀毀逾禮含斂塟祭一遵紫陽家禮服闋授禮科給事中上疏請立東宮不報又請崇重孝經保全善類等疏凡數十上會河決齊梁淮徐之間方數千里人

相食骨纍纍相枕藉公乃繪爲流民圖申之以說窮饑仳離之慘宛在目前疏入神宗惻然傳三宮省覽遂出帑金數十萬往賑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乙未分校禮闈稱得士因抗疏左遷歸來始建首善書院弟子執經問業者不遠千里真有朋來之樂所往復問辨者如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台諸君子皆當代名儒相與羽翼聖學諸如修學宮置社倉廣義塾敬老恤孤滿腔惻隱濟人利物日集暇晷舒撫按疏薦二十餘次動以皐夔稷契濂洛關閩

目之光廟御極以廷議起太常卿歷大司寇引年乞休謝政歸里卒贈禮部尚書公天資近道勤于學問洞見仁體有八荒我闥氣象所至興學起會援引惓惓直欲紹明聖教振起斯文其見地卓越往往發前聖所未發所著有性理辨疑興學問苔饑民圖說山居功課等書行於世

王惺所以悟

王以悟字惺所河南陜州人儒童時聞孟雲浦之賢即求為門弟子學術純正敦尚躬行於鄉之先儒曹月川備極篤信中萬曆甲辰進士丙午分考順天鄉試稱得人鹿忠節善繼出其門授邢臺令澹泊若寒素値歲大饑條上利病二十事設法賑粥民沾實惠或施綿衣或以俸錢代贖鬻妻子者舉卓異擢兵曹久之叅政山右藹然行李單車就道至即條上利病關切民隱甫三月即賦歸來與張抱初張泰宇呂豫

石諸公倡明師說於正學書院從學者甚衆以疾終祀鄉賢所著有月川年譜

呂忠節公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父心吾有隱德以孝弟里閈維祺為諸生時即毅然以聖賢自任登萬曆癸丑進士授山東司理以孝弟感民民為之化擢吏部郎清儉遠謝嘱託當熹宗未正位人心弗定先請見於慈慶宮門抗疏請護聖躬近侍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家居立芝泉書院與張抱初修明濂洛之學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諱逆璫魏之燄中危禍戊辰懷宗御極起尚寶卿轉奉常上防微八事投南戶

部侍郎清覈侵冒以百萬計餉可支三年庶不苦竭調南兵部尚書汰冗員登勇敢兵實不濫復拔取多士立豊芑大社講明正學未幾以父病乞歸集郡邑士立伊洛社以守先待後自任與王惺所張泰宇李虛齋王文苑孟守鍵許松麓劉澄遠諸人大會於正學書院講太極周易發明致中和之義嘗述陸象山之言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戊寅流寇詭求招撫當事者議安置河汝

人心洶洶如沸維祺力為撫止冬十二月賊勢猖獗
侵寬河洛率家人分守北城傾家貲以勞軍士辛巳
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維家人殺十餘賊次日西城
潰諸子以無守土責爲言維祺曰受國深恩與城存
亡義無可逃況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賊至被執賊首
日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餉何逼人太甚維祺厲
聲罵曰恨無兵馬殺汝狗賊事至此止有一死賊令
之跪罵愈厲北向拜闕西向拜父母與福藩同被殺
觀者皆相視流涕維祺嘗言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

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息每論孔曾相傳得力於
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
免於毁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嘗疏進孝經請頒
學宮復輯孝經本義大全書成之日有芝十八莖產
於庭又有或問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音韻日月燈
行世嘗作石隱先生傳以自況學者稱爲明德先生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
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
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
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
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
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
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于父
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
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
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乎親睦舜之

風動本于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
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
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
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于
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于
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于秦紛于漢唐僞于
炫邵然于安石于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師
牟寡易不然亦孤于家庭間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
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

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闕聞富
强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
子躬行此道于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
則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
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瀹決排不可不
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
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
百術總會六經纘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
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益可思已昔
元儒士釗瀹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
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
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諭士人習孝經以宋熙孝經
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
昧猥以沉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發
欲發明孔子付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
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間視之一節或於孔曾
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
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
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意明而學術正學
術正而德教與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
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
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
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
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刑名何發乎邪慝禍亂明

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
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
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

張孚若信民

張信民字孚若河南澠池人童時知慕周川承以爲程詩洗心藏密語悅之自號洗心居士十五遊於庠聞新安孟雲浦倡道函關往從之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以明經授隴西令因士鮮知學爲之建社學刻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等書啓廸多士不避權貴論藩司檢校與關中馮少墟商訂學問日夜匪懈歸田後秦晉之間以及汝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至不能容袁使者李日宣請王部陽會過其廬恨相見之

晚日與王惺所張泰宇呂豫石諸公講太極周易於正學書院天啓之季學遭厲禁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壽七十二卒所著有理學彙粹訓蒙要纂四禮道洗心錄等書

賈鈞祥如珠

賈如珠字帝珍河南柘城人世業儒學者稱爲鈞祥先生生而岐嶷穎悟過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即以聖賢之學自勵居身不敢一時忘孝與學者言亦必以孝爲諄諄早失恃事繼母李氏溫凊定省一循古禮諸語默動靜起居酬酢必得母意歡洽而始安會母背生瘡祈禱弗瘳徹以身代屏膏粱不入口日飲食惟粗糲充腹而已他人弗堪先生曰吾母病復猶吾食亦復猶也二年疾愈食復常母每對戚屬

稱其孝外人習見之皆無間言待異母弟敦友愛凡事曲體母心視手足情重一如痛癢之切體也夫妻相敬如賓敦崇古禮終身嚴而不弛於辭受大節尤絲尺惟謹非其道一毫不苟取與人偶其剛方不敢以私干之而樂易平恕未嘗矜世絕物處內外尊卑間怡怡如也懷利濟心不以貧困阻其志値明末寇亂年荒人相食乃收集族衆維持之悉活其生有奔竄來歸者分其室廬居之更謀生計俾無轉徙流亡之患下至蜂蟻微物且視危厄亦必置之生地其惻

隱慈愛蓋天性然也平居教授講學從游者甚衆衣
冠必整步趨必嚴初不以顛沛流離稍失禮容師弟
雍雍於澤畔懽訢問依然春風世界也是時國勢搶
攘正學湮晦人心厭故喜新日浸淫於邪說而不自
知先生獨力宗正學教人先之以德行而文藝次之
其講求服習一以程朱之訓為遵守不為異端所惑
惟優游厭飫於經書性理諸書身體力行一時學者
翕然宗之稱為西河夫子復出也所惜者早年歿世
未竟厥志然歿後五十餘年士猶追思其學而奉為

正宗因祀於鄉以志不忘噫私淑如此親炙者何如
哉則雖未竟厥志而其道固常留天壤矣

語錄

道體渾淪磅礴在在露分剖端倪要人自識之
道有統會處可以該散殊一本者萬殊之所從出也
道有散殊處可以認統會萬殊者一本之所發洩也
天地有不言之行生人亦有不言之行生常露之當
境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是布帛菽粟此中庸
所以不可能也
夫子雖不得與堯舜晤對一室講十六字之秘却以
結嘲長途擬億萬年之夜勞人肝胆豈許易識
道無間於纖細優優政洋洋之實際也
虛靈之內萬理之橐籥也惟隱微之藏蓄既深斯機
緘之躍露必靈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合內外一形神之道也
禮中有自然之和若忘禮而羨和則箕手踞足成甚
體

世路甚坦馳騁優游有何不可若是脫韁必不能四
達不悖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
矢稱矢厥之會不可期聖作明述之事有可任至夫
子自言則又曰述而不作其斯為聖人之謙而不居
者乎
東西南北今日經宿明日又不知作何地周旋亦思
聖人為甚如此忙迫
箕潁高山水之韻達士囊懷結實固自有定但不知
彼視皇皇道途者以為無繫要事耶抑亦度德量力

不得不拘此局偪耶

天下至美之事無論聖人賢人之外凡民皆有美之之情但不著不察者衆矣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若運世之防維既失攸往何恃以利用

荷蕢丈人沮溺輩聖人有所遇便與之言直視天下無地非促膝接語之侠緣而彼不之知也

學者入德之門惟以居敬為先求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昔人言之詳矣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學者最當恪守

學者方幼時知識未開即當以格言正論為提撕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其於非禮之事斷不肯為矣

道無分於大小統此愚不肖之全體天地聖人之合脉耳在天曰無聲無臭在人曰不覩不聞

李淞泠會

李會號淞泠河南尉氏人生而聰穎八歲就塾師端重如成人十五歲後手不停披口不絕吟一飯之頃必置書於前反覆尋思十八歲補博士弟子員二十四歲中鄉試副車歸則建書舍於居宅之東寢食其中窮理敦行務以聖賢為期凡墳典經史諸書無不潛心玩味焚膏繼晷至困倦猶不就寢性至孝恪遵家訓常恐一言一行之玷貽二人憂及遭父喪哀毀骨立廬墓盡心竭力務遵文公家禮由是文行益著

遠方負笈至者常百有餘人崇禎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中副車旋里進修益力絕不與外事嘗書於齋曰聖學法天天無一時止息人若稍自懈怠便非法天之學素有大志嘗語人曰讀書所以致用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我輩今日必須存先憂後樂萬物一體之心方不同獨善一流人物其自任之重如此訓課諸弟子必以敦孝弟厲名節諄諄相勗勉謂學者不必務為高遠但能於天理二字事事體認時時省察求其可以無愧便是作聖之基

以故出其門者或仕或處類皆光明俊偉之士時人比之胡安定王文中子云時值流寇猖獗將由尉攻汴公倡義守城寇知公爲人望責符至城下招公公奮怒督衆發矢石擊之及城陷罵賊不屈死年四十九

國朝定鼎闔邑公舉忠烈旌表其門公剛毅醇謹仁孝由於性生持己嚴正而不爲崖異之行接人温恭而絕無依附之意儉於自奉而濟人利物則好行其德淡於希世而正誼明道則務盡其功於聖賢微言大

義毋精思詳辨使正學昌明而虛無之說不得以惑人引人爲善必多方獎勸以堅其志其施教則因材造就亹亹不倦以期底於有成大約本之以誠正行之以敬恕故顯微無間而身世咸宜也生平之嘉言懿行士人恒奉爲典型至臨難不惑舍生取義浩然之正氣長存天壤聞風者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所著有四書雪光錄尚書管見史畧及詩稿文集若干卷

孫徵君先生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後爲河南輝縣人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先生資稟不凡能言甚遲甫能言卽手指門楔字能識之七歲入小學十四歲入邑庠十五歲食餼十七歲舉於鄉與鹿伯順定交先生志學自此始二十二歲丁父憂喪葬一遵古禮結廬墓側三年如一日二十五歲丁母憂復廬墓三年學者從廬中問業服闋闢曹貞予舉仁體以告恍

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流通四十五歲督學御史特舉孝行建坊時鹿伯順家居先生朝夕相與論學御史黃鶴嶺特疏請徵聘辭爲子侄輩暨從遊諸生申社約翁謙王正志保舉取用辭五十三歲因寇亂倡衆守容城得全已而結茅於雙峯爲避地講習計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

清朝定鼎順治元年甲申遷居北城建方鄉寅東薦舉擢用以病辭命諸友於靜修書院乙酉劉大司馬玉瑞以舉知薦辭祭酒行鳴以讓賢薦俱以病辭丙戌

六十三歲門人請錄問答語嘗言此理包涵天地貫
徹古今都一一全備於我之一身只隨時隨事體認
天理還有甚不了當處問朱陸同異曰從古聖賢都
從立身行已處着力者實修不講專較量於語言文
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晰其
異乃是真切爲已之學在新安集諸老爲尚齒會共
十人庚寅携家來蘇門讀易於鬧鷹樓著讀易大旨
衍河使者馬玉斧將遊廬請益且以夏峯田廬見贈
遂移居夏峯族黨戚舊同避地來者各分田數畝使

治以濟其乏巡按御史陳滓水薦舉山林隱逸以
病辭約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赴磁州張湛虛司馬
之約丙申題夏峯草堂曰兼山堂有聯云兩山相兼
止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聲
無臭一背自止趾之動腓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
時起依然何慮何思於此見先生之所得矣壬寅書
經近指成大意謂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
之道本於心心者何敬而已矣惟敬始能凝聚此理
於心而無所放逸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井敬

而何以精何以一商湯以武之建中建極合敬而中
於何建極於何建哉其直揭千聖心傳類如此丙午
睢州湯孔伯來問學先生爲遯菴說贈之云遯難以
潛爲義然與退相反非龍德不能潛郎于田于淵總
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夫子終身行終身藏
藏可以必之於已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違時乎
歲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魏蓮陸刻歲寒居答
問於保定庚戌湯孔伯再過夏峯留兼山堂浹旬偶
及中庸盡性章先生曰堯舜之參贊天地人可得而

見也孔子之參贊人便難見孔子之參贊在萬世及
門士早已知其賢於堯舜然却自尋常日用一言一
動中見之如師冕見瞽目之人此便是天地缺陷處
而及階及席相師之道須刻間使之極得其所便是
贊天地缺陷知孔子之參贊則知人人亦各有參贊
明道天理二字自已體貼出來此便是贊天地處是
歲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辛亥與官紳立興學社於
百泉書院乙卯先生年九十二歲偶感疾十一月巳
酉未時着衣冠令子孫扶坐而逝先生天挺英姿孝

友出於至性早得訂交宛佾順卽以擔荷聖學自任隨時隨處當認天理而功歸愼獨周規折矩不失尺寸故其生平出處常變辭受取予悉衷諸道八十年如一日常言吾之學與年俱進而有三變焉天啓乙丑丙寅則陝太丘郭林宗癸未甲申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老矣其衞武公乎蓋自爲寫照如此識者謂先生太和元氣合濂溪明道而爲一人其操存在隱微窮密之地而行事不過人倫日用之常其檢攝在威儀動作之間而精神遊無極太極之始以爲渾然春

也而未始不肅然秋也以爲行之方也而未始不儼之間也其從遊之盛近追洛伊遠過河汾三十年間中原文獻在夏峯天下模範亦在夏峯可謂知言矣所著有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彙輯人物考中州人物考行於世

語錄

學而時習之此學字是千古帝王聖賢滿不得分量做不得工夫試看下面章章句句都是時習如爲人便當孝弟不當巧令與人謀便當忠交朋友便當信受師傳便當習如治國便當敬信節愛件件是學件件是習不獨論語卽學庸孟子五經以暨諸儒語錄滿不得學而時習之一句吾夫子自志學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所謂學而時習之也此學不明專以誦讀著述爲事何啻千里

放心如何求總之是去人欲存天理人欲去得一分天理自復得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復全則心不放而得其正矣求放心三字是千古聖賢要訣

人一日之間儘知有善可爲然或於善之中一涉表暴或有要譽惡聲之意便是作僞皆所謂己私也顏子無伐無施正是克己孔子無意必固我無己私之可克也其餘日月至焉當至之時與不違同一境界而至之前至之後又未免有己私攙斷此段功力非戒懼愼獨終無自慊之時

千聖萬賢不過要識一仁字而喫緊工夫只在克己夫子不獨告顏子卽語仲弓是敎他克其不敬不恕之己也語司馬牛是敎他克其躁言之己也其於諸

賢因病下藥皆是教之克已
無瑕可攻無非可刺鄉愿所以亂德也有過即改有善即遷豪傑所以登聖也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陰陽理欲之介學者辨之不可不早

至誠參賛位育原是實理實事誠而曰至純乎天而人不與所謂言天道也戒愼恐懼擇善固執形著動變皆盡人以合天所謂言人道也故中庸爲傳道之書子思得之曾子傳之孟子齊治均平握樞在定靜安慮集義配道操功在勿忘勿助周子之太極程子

之定性其庶幾乎虞廷十六字數千年守而勿失賴此教人以撐持之真謂無時無位遂不與參賛之事也

問戒愼恐懼之時此心還得活潑潑地否曰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之戒懼中和致矣性命流行非活潑潑地乎活潑從戒懼來離戒懼覓活潑不得

一友自叙其貧之苦予曰此礪心之至實而涉世之坦途也僕五十餘年敬重此字雖受他苦累實受他成就不敢怨且不敢忘其人問故曰貧家少送迎此日間清福安眠不怕盜賊此夜間清福卒有緩急入山入水閭閻即行省得攜帶既無瞻顧又免人覬覦此患難時清福至寡過於已遠怨於人不得罪名教不得罪鬼神古來聖賢一流人皆從此一字磨鍊而出君如信得及只當下立清願外之想便是疏食簞瓢嫡派也

大學自誠意時便提出好惡二字到得平天下只是好民好惡民惡而已中間正心修身齊家治國皆以好惡發之徹首徹尾無斷無欲總此一事孟子論夜

氣曰好惡與人相近箕子陳疇以無作好無作惡爲王道錫民之極益可見矣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蓋不知言無以知人此是孔門家法至養浩然之氣則發前聖未發之蘊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是何等功用然其歸着則在集義使義襲而取惡能慊心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便與聖人同一無息天道同一不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夫豈有他道哉程子曰孟子學已到至處知孟子方可與讀孟子

湯潛菴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生而穎異自幼不好嬉戲八九歲時有耆儒王犧嘉開塾講小學人皆憚其嚴正公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見諸躬行人皆異之曰此子真大器也不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乏書常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值流寇淪州城公目擊赴父母急至則城已陷太夫人罵賊死公號泣不欲生絕食者數日贈公諭以有已在難之乃食避亂河北既而南至三衢讀

書山中每念太夫人貞烈恐不聞於世益自刻厲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山中人皆感動亂定後始北歸順治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即舍蕭然不避風雨每入館一僕一馬簞瓢疏水坐一室竟日讀書不妄交遊於文藝外即沉潛易理究心聖賢之學甲午授國史院檢討乙未奉

上傳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公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

才猷贍敏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關自明季亂後戶口逃亡不滿三百家兼以供應轉輸之繁官吏科歛以斯軍需民不堪命公至以身任之兵且至則迎之境上與申約束皆肅然無敢犯者屬吏亦皆兢兢奉法再閱歲潼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爲之撫保甲講鄉約設學校頓覺風移俗易偶行部過南山大樹下既去民以木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其爲人所愛慕如此陞嶺北道參政轄嶺南二府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寇盜出沒最稱嚴疆公設密計擒

巨寇李玉廷而地方大定先是公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値贈公偶病欲留養側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至是具呈乞歸三院皆難之公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前赴任時便道歸省某父抱病爲首前驅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慘嚴親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三院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歸侍贈公色養備至已而謁孫鍾元先生于夏峯從受學復訪張仲誠於內黃相與講貫其學

要以居敬窮理躬行實踐嘗曰吾人能體察天理之
本然而朝乾夕惕自強不息極之盡性至命而操持
不越日用飲食之間顯之事親從兄而精之遂至窮
神知化之際其見道精確如此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魏公象樞金公鋐交疏薦公罪亦就道
至則儼俗舍以居生平故舊之在顯要者絕不相聞
試畢
特命補翰林侍講充日講官起居注尋轉侍讀典浙江
試壬戌充明史總裁官學支直經筵歷左右庶子公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仐

每當進講必反覆闡發以盡書旨且於書外多所啓
沃嘗侍立
上顧問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公手書進呈
上召至乾清宮命每篇講說大意良久乃出甲子擢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月遇事所當言必正
言不少隱公事外未嘗與親故交一語未幾
特簡江寧巡撫陛辭
上索加褒諭
賜賚優厚北行又入見

賜御書三軸日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履任之初適
聖駕南巡迎
駕至淮安
上慰勞備至忌從至江寧俟再命之還時暑中案牘如
山公皆親自檢閱正己率屬絕苞苴杜請託嚴私派
清漕弊省獄訟汰冗役甦驛困毀淫祠禁侈靡興教
化凡諸便民者皆奏請行之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
以
君命不可負民命不可殘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又劾其

中州道學編　卷之二　仐一

陽奉而陰違者由是吏治澄清大江南北無一物不
得其所復立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聖諭風俗丕變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專
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經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
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大用風示有位
特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閣

召命即行蘇城及外郡之民送者十餘萬人兼程北上
止入見
上溫語慰勞之因問沿途所見以鳳陽徐州饑荒對
上即遣官往賑活者無算尋充經筵講官
上特命行坐講禮復總裁明史與會議選大事
上必使人問湯斌云何一日
上幸游旋命公輔導
皇太子公具疏辭奉
旨令回奔尋改工部尚書諸路河勘未回一夕卒

上聞遣學士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贈尚書品級
賜祭葬公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修默
證內體諸心外見諸行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於性
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究而必以日用倫
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合貫通
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明於審理而不顧利害術
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拘成見見義勇
爲而不計後功雖遇盤錯處患難而當機立斷神閒
氣定如在事外所謂得時措之宜者也與人處久而

愈親人有一長必延譽而扶植之至於以道義來從
受學者則竭兩端以示本體工夫開發無復餘蘊使
人知聖賢可學而至而向往之心自不容已所至與
學育才成就爲多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
新今日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作所著
有洛學編二卷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篇明史稿
若干卷行於世

語錄

遇事擾亂不能做得主定總是集義工夫有疎應事
接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
能快足而氣餒矣

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
而生矣

離了事親從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着落離了戒
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

定靜安慮總由知止知止工夫在格物致知能致知
則意可誠心可正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矣

學者於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

力處

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小人只是不認得獨字

問何思何慮曰何思何慮非全無思慮也觀同歸殊途一致百慮可見非無思慮惟得其所謂一致者雖千變萬化而寂然者自在也

心中有趣幾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懼慎獨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虧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真實工夫故格物是要緊事

事不論大小只論是非學者須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畧故曰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

知行並進敬義夾持千聖心傳不外此八字必須情刑落力能證取此非實歷過者不能知也

學者須明義利之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能於此處立定天下無事不可爲矣所以平天下到底只說到義上去

日之行也日復一日總一無息而已君子之爲學也顧可息乎一時息則一時非學矣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朱子以爲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警惕學人莫有痛切於此者

大凡學人其剛勇之志量者其造道恒深中庸說知說仁終必說勇勇是收拾上面處若無這個便不濟事

理流行於天地間不有此身則虛而無着此身關係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趨無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一書甚是整齊初從天命說起中間支派分明末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說歸天命頭首尾一貫甚好

看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慮天下來世無一不備後人
取而觀玩之固無在不得處世之道也

彭德馨如之

彭如之字德馨南陽府南召縣人幼承庭訓篤志於
學十四歲爲督學使首拔有聲黌序未久即食餼讀
書務求大旨不屑屑於章句該博經史上下古今有
擔荷一世之志遭逢世亂雖流離困苦未嘗廢書堅
定之操始終不移
清朝定鼎戊子舉於鄉終困場屋未遂青雲初選汝州
訓導歷奉十年遷眞陽教諭八年遷河南府教授所
至以興學造士爲己任居洛設絳帳於明倫堂門下

受業者百餘人捐俸爲饌講學課文寒暑風雨不輟
暇則閉戶讀書一切外物皆不入其胸中數年之間
門下成人小子遊泮宮登桂籍者接踵丙辰秋余典
復嵩陽書院公惠然過我邂逅雙柏兩溪之間談天
人性命之理莫逆於心嗣後亦數有手札往返論學
戊午陞任江右石城令盡洗從前積弊與百姓更始
復捐修書院聚邑中大雅之士講學其中自公之餘
高臥北窗輒吟咏陶淵明歸去來辭以自況未及二
載即告歸布衣牛車逍遙里閈不改韋素家風然勉

學誨人之意終老不衰易簀之夕無論知與不知咸
歎息典型淪亡爲之靜泣焉公前後爲學官三十年
其陶鎔砥礪成就爲多初刻意爲文章晚年聞道與
羲文周孔相晤對葢其自得深矣

張倘若湑

張湑字倘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即通大義
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急難河朔其父
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太夫人行遁巖壑
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
父大司馬公父子相聚於姑淵承歡養志天性眞樂
有出於常情之外者
清朝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捷
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

切琢爲聖賢之學癸巳聞太夫人抱疴盡力請終養
抵家太夫人喜慰病遂痊甲午病復作公躬親湯藥
默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太夫人遂逝公絕粒者
五日哀毀骨立踰年丁大司馬公憂哀毀亦如之服
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鍵
戶讀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
懿行訓誨子弟復輯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成雲隱
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於世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
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論學無

盧月常曰眞學問在行說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是可以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潛寧集十卷

語錄

易雖兼辭占象變總爲君子指示秉以立命蓋形氣者有盡之物終爲造化所制理道者無窮之義必以聖賢爲歸則云趨吉避凶實則理道原超乎吉凶之外常伸不詘如造化能使龍比遇困難而不能使之不忠能使曾閔遇家難而不能使之不孝能使顏冉

不壽而不能使之不德冠一時名高千祀能使孔孟不遇而不能使之不爲聖賢故易曰過涉滅頂凶無咎繫辭曰其要無咎君子弟立身於無咎可以先而弗違亦可後而奉若一部易經總示所以無咎之道孔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孟曰修身以俟所以立命其意義本合此易所以主張造化歸權人事獨爲五經之冠也

崔文敏士龔一書一生學問具此當日學者爭奉姚江良知之說頓悟空虛流爲禪悅文敏毅然以變俗躬行矯之其功不在禹下

昔有問數學於伊川先生先生曰吾所知者福善禍淫耳至若某日晴某日雨予安能預知即知之亦復何用然則數學固至人所知而未必爲至人之所尚也

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

夫子謂子張曰汝以爲必鋪几筵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言而履之禮也必行綴兆羽籥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行而樂之樂也今置和序於不講豈云知禮樂者乎

原缺第九十三、九十四葉

陳元熙悋

陳悋字元熙新安人天資聰穎五歲入小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讀太極圖西銘有悟即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檢身制行以雲浦明德爾先生爲法開館授徒著四書認証說蓋前此藝文家爭爲新奇可喜之論悖謬朱註悋乃取大全彙引存疑淺說諸書潛心體認其能得傳註之意者手自鈔記輯爲成書康熙癸卯登鄉薦甲辰成進士猶以訓廸諸生爲業商安邑呂大宗伯簡齋先生講學於弘運書院即潔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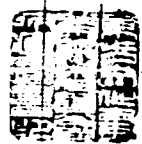
往謁簡齋先生深相得以爲真切爲己之學竟日談論娓娓不倦謁選授馬邑令邊陲殘破之地招集流亡賑貧恤孤興學課士分校晉闈備拔稱得人以邑多逋欠終不可爲痛切自之諸憲請告歸來益殫心聖賢之學癸亥主教嵩陽書院遠近之士執經問業者屨滿戶外復取平日所讀理學諸書如朱子近思錄語類往復尋繹以疾卒于家所著有四書認証說

鍾爾知國士

鍾國士字爾知河南河內人生而穎悟七歲就塾師即知攻苦力學家素貧雙親皆年老無以爲養弱冠即設立蒙館教生徒以供甘旨遭母喪哀毀過禮拮据以營葬事服闋乃奉父渡河而南居偃師之緱山下讀書講道從遊者日衆聞孫徵君倡道蘇門遂棄舉子業不憚數百里徒步從受學得聞伊洛淵源身心性命之旨欣然至忘寢食一時海內賢豪往來徵君之門者皆以鍾子爲篤學樂與之訂交而

[illegible]志氣求無虛日矣徵君既考終復還緱山置立錐地營[illegible]數椽題曰存心齋讀書其間簞瓢疏水尋孔顏樂處甚自得也暇則攜榼與二三同志登子晉吹笙嶺上趺坐古柏下談詩論文竟日忘返嘗欲結茅其間倣公和蘇臺堯夫安樂窩卒不可得已而設帳鈞臺手録楊誠齋易傳一部朝夕潛玩寒暑靡懈與從學諸子講論孝經發揮孔門言仁之旨孜孜不倦居禹十年雖家無甔石之儲而胸襟灑洒間遠視塵世無一物足以攖其懷者人之得與之遊莫不飲醇

酒坐春風殷殷嚮慕愈久而愈思爲嘗往來嵩少箕
潁間流連景物吟咏性情平易而造於理丙寅夏偶
感疾自作輓詩沐浴更衣視手足而逝公資性警敏
復刻苦問學負笈夏峯指授以聖賢爲學之方反而
求之身心融會浹洽遂絕意進取渾出處行藏爲一
致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凡生平所行無不可告人者
其與人爲善之誠牀淵懇摯委曲導開導務歸於成
就而後已賓靜菴太史嘗贈以詩云學探淵源徹奥
自志存體認養傚陽逢人勸善如飢渴到處安身樂

退藏則可謂深知公之心矣所著有存心齋詩文若
干卷藏於家學者稱爲爾知錄子

中州道學編二卷補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耿介編介字介石號逸菴登封人初名冲璧讀
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今名順治壬辰
進士官至直隸大名道後以湯斌薦授詹事府少
詹事是編專載中州道學自宋二程子至
國朝陳愹等五十七人人各有傳傳後或附語錄及
所著書末附補編一卷乃乾隆庚午登封知縣晉
江施奕簪所編兼收漢杜子春以下傳經諸儒介
亦與焉然介於漢儒宋儒門戶判如氷炭韓愈諸
人乃所特黜非其偶漏奕簪不自爲一書而附之
介書之後非其志也

此謂士大夫高尚其志或襟抱素曠得仁智之樂與唐
王右丞韋蘇州白太傅宋之東坡山谷輩亦間有取
焉書成錄一通付吾門人朱君陸延俾藏于其匾之
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洞庭之慧尾山房後有覽者
庶明吾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重陽後王士禛序

漁洋山人撮子史百家之言自唐虞下迄勝國凡高
人逸士之可尚友者隱顯不拘彙而錄之凡八卷
取古詩良人惟古懽句以名其書錄一通付吾門人
朱子陸延俾藏於其匾之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
洞庭之慧尾山房而陸延則欲廣其所傳雕版以
行來請予序蓋予與山人交最久稱心相知其志
慕曠逸雅嗜山水雖履華膴澹於榮利則吾兩人
性情同也撰是書時山人官御史大夫世稱雄峻乃
山人退食自公心如止水與古之大隱在朝市者非山
人其誰與吾嘗謂古大臣謨明弼諧奠安天下
非特其匡功懋也蓋亦集虞而揚謙讓祿不入於其
心故視富貴如浮雲況重位何足以動之不矜不
伐伊尹之罔以寵利居成功周公之羽翼是皆聖人也固
然也如留侯之辟穀裴之綠野韓之醉白歐之思潁
彼其人雖垂紳搢笏謀謨乎廟堂之上與山巖棲而
川觀者何以異哉明乎此則知山人尚友之意所
託也則隱其取類通而見義遠固在此不在彼也晉
皇甫士安傳高士而後宋敬微周道祖皆有作
今觀山人所撰蒐綜條貫似勝之而從事編著高
隱傳三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間有刪訂
而高士也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
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後果益以孝緒數訂三傳
予與山人志趣既同後有續是錄者將不遺吾
兩人也夫商丘宋犖序

昔東坡作醉白堂記介甫以爲論韓白優劣非不知東坡也且不知魏公也夫魏公相三君安天下可謂盛矣其心歡然每託於齋得趣忘寵辱高世肆志之傳以混其迹也惟東坡與周旋知魏公最深而介甫以字句泥而淺知吾新城夫子少擢高第晉登列朝其曠懷高致蕭然自遠讀漁洋諸集隱之育湖山丘壑之想則醉白之志有不謀而合宿夜之恨以陸延輯夫子歸援古懽錄八卷今藏於其區之漁洋山陸延反覆披讀大約於朝參之暇取古人以寄高尚於記高隱則崇氣節記放逸則尚廉潔至於鄉人漁父道士高僧一嘯一詠有會於心乃筆於簡而以時次其先後其終歸於勵世警俗明理達天非徒娛世傲物矯情飾節而自鳴孤高而已則斯集之作殆亦清介恬澹之操隱而流露今觀夫子退食而茶一甌香一爐書一卷靜焉樂其造化同遊所謂古懽亦復如是以視富形一時雅慕

樂天者其意殆又遠矣嘻漁洋山之最幽者也廣足觀理靜足棲心滄瀛注漱之觀可涵含太虛嗽滌萬類以斯集置其中則山川靈秀高士清標真堪共有千古而陸延亦得探奇攬勝扶幽潛放舟其區之間以自廣所學其身閱目亦喜香靄嵌崎而可與古懽相印証者陸延雖不敏尚欲訪白畫意爲夫子記之以附是集之後謹爲序

古懽録卷第一 古

濟南 王士禛 貽上 撰

新安 門人 朱澧延 翠庭 校

被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南華經

許由 巢父 子州支父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洗耳於河。其友巢父牽牛欲飲，問其故，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南華經

堯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同上

成連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志專一，尚未能也。成連曰：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

船而去旬時不返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汨沒山林窅
冥群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
鼓之為水仙操　樂府解題

藐姑射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
之外　南華經

建德之國

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名為建德之國其民
愚而朴少私而寡欲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
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
而反君自此遠矣　南華經

原憲

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
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往見
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
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今憲貧也非病也　南華經

楚狂接輿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楚王遣
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請治江南使者去妻從市
來曰門外車跡何深也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
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
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
子隱蜀峨眉山　高士傳

漢陰丈人

子貢遊楚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
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見功甚寡子貢曰有械
於此一日灌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為機
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槹丈人作色而笑曰吾聞
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
知羞而不為也　南華經

莊周

莊周者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遺世自放楚威王使大夫聘之周方釣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以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其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周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高士傳

於陵仲子 高士傳作陳仲子子終

楚王遣使三至於陵聘陳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 高士傳

古懽錄卷第一

古懽錄卷第二 漢

摯峻 裔孫恂

摯峻字伯陵京兆人治清節隱於所山司馬遷以書勸峻之報曰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茲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卑亦其守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遂高尚不仕卒于所山所人立祠號所居士 高士傳

恂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閒論溥其居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皆宗之大將軍竇武舉賢良不就 同上

邴曼容

邴曼容養志自修仕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漢書

鄭樸

鄭樸字子真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不屈揚雄稱之曰谷口鄭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 高士傳

梅福　吳芾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至
然知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後有
見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漢書 ○ 吳芾與梅
福避莽亂入吳從會稽餘不御以經南山水紆餘因居
之後人名之曰吳芾山 西吳里語

嚴遵

嚴君平卜筮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
下簾而授老子揚雄著書論當世人士曰蜀嚴湛冥
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
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漢書

彭城老父

龔勝不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我徒也
趨而出莫知其誰 漢書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性尚中和好通老易潛隱
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
關與北海禽慶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漢書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
帝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
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司徒侯霸與光素
舊遣人奉書光不答乃投札與之曰君房足下位至
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
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
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又眠不應
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
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升輿

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後漢書 ○自桐廬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 水經注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王莽竊位託疾杜門建武中徵為議郎病免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曰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 後漢書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少有清節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茅屋蓬戶連徵不至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為友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久臥不起妻問其故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曹蓬髮歷齒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後漢書

逢萌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王莽世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脩道山居執操不回隗囂稱上將軍使聘順欲以為師順因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君欲相師但入深山來 高士傳

李弘

李弘字仲元居成都里中化之被召為從事鄉人送之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奔逃不之官揚雄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漢書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信陽侯陰就劫致之既至故為設麥飯蔥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紂駕人車豈此邪自是隱閑不關人事以壽終 後漢書

蔣詡

蔣詡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後漢書

張仲蔚 魏景卿

張仲蔚扶風人也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三輔決錄

鄭敬

鄭敬字次都去吏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陰以茅蓆為席 汝南先賢傳

韓康

韓康字伯休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 後漢書

梁鴻 高恢

梁鴻與妻俱隱共入霸陵山中詠詩彈琴以自娛東士卿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

人賃舂伯通察而異之舍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及卒葬吳要離冢旁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後漢書

鴻友人京兆高恢好老子隱華陰山中亦高抗終身不仕 同上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人也耿介不同於俗隱居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驚遽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後漢書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大澤中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 後漢書

臺佟

臺佟字孝威鄴人也隱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後漢書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慕松喬導引之術汝南吳蒼甚重之遺書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慎不答 後漢書

法真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屈之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一

恃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懼然不敢復言順帝西巡
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
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
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矣乃共刊石頌之 後漢書

袁安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至袁安
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
雪人皆餓不宜干人 後漢書注

宋勝之

宋勝之南陽安眾人也居穀城聚西京亂衣食姊家
數步往受易長安諸兄良為東平內史招之不往去
之太原學郎越牧弟槃書自娛丞相孔光辟不到 高士傳

周勰

周勰字巨勝御史大夫舉子梁冀三辟皆不屈隱
處竄身杜絶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餘年 後漢書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土室庭中閉門不見客范
滂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 高士傳

郭泰

郭林宗常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為林宗巾 後漢書

徐穉 子胤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也讀書樹山自耕稼非其力
不食也常齋磨鏡具傭以自給陳蕃黃瓊文辭不
就子胤字季登亦隱不仕 高士傳 ○尚書令陳蕃疏
薦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帝問蕃曰徐
穉袁閎韋著孰為後先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
訓著長於三輔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
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後漢書

管寧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踞其樹上，望勝負事 三国志

申屠蟠

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大將軍何進欲致之，使同郡黃忠致書勸曰：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 後漢書

焦先

焦先自作一蝸牛廬 蝸或作瓜 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或數日一食，輒去。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冬雪大至，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 三國志注

龐德公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刺史劉表數延請，不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 後漢書

司馬德操

沔中有魚梁洲，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水經注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妻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欲來。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襄陽記 ○司馬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括囊不談，時人或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而君一皆言佳，豈人所咨君之意。徽曰：如卿所言

亦復佳也 司馬徽別傳

龍丘萇

龍丘萇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連辟不到。任延為會稽都尉，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伯夷原憲之節，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死備錄。尋卒。延不朝三日。後漢書

古懽錄卷第二

古懽錄卷第三 魏晉南北朝

孫登

孫登，居汲郡蘇門山中。懸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好讀易，彈一弦琴，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阮籍登嶺詣之，箕踞相對，商略終古，佗然不應。復敘棲神導引之術，猶凝矚不轉。籍乃對之長嘯。良久，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其上㗖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乃向人嘯也。世說嵇康集序

張臶

張臶字子明，鉅鹿人。袁紹前後辟命，并不應。魏太和中，求隱學之士，郡累上臶，辭遣不行。廣平太守王肅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禮。年一百五歲卒。三國志

竹林七賢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内山濤。年相比。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風譽扇於海内。至於今詠之。世説注

嵇康

嵇康采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采遇之。驚以爲神。晉書

阮籍

阮籍志氣宏放。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竟日忘歸。晉書

扈累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有青牛先生者。常食青葙芫華。年百餘。累隱之遊學。遭亂從鄭。後詣洛陽。獨居道側。以麤甎自障。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内書。魏略

寒貧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客三輔。從宿儒樂文博學。始精詩書。後好内事。常讀老子五千文。關中亂。南入漢中。後還長安。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獨居窮巷。車騎郭淮問其所欲。不肯言。淮因與脯糒衣服。取脯一胊。糒一升而已。魏略

皇甫謐

皇甫謐。幼名靜。安定朝那人。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嘗作玄守論曰。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晴藝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舉孝廉賢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晉書

董京

董京。字威輦。宿白社。逍遙遊詠。時乞於市。得殘繒敗絮。結以自覆。與全帛則棄之。孫楚常就語。或載歸。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但於寢處留一石竹子詩二

章 晉書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也采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後詣洛陽市藥會上巳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橋統時在船中曝藥諸貴人車乘如雲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乃操柁折旋中流作鯔鳥躍鯆䱐引於是風波振駭觀者皆悚問卿能作卿土間曲乎統以足扣船為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雷電晝冥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遂命旗旌羽騎鼓吹亂作繞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歸會稽不知所終 晉書

何準

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何充第五弟也高情避世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余第五之名何必減驃

騎 世說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歷華陰觀石室步擔入吳興餘杭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恒著鹿裘葛巾采竹葉木實自供王導聞其名迎置西園溫嶠問之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嶠曰柳下梁鯨之匹也後逃歸臨安山中葛洪庾闡並為傳贊 晉書

翟湯 子莊 孫矯 曾孫法賜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耕而後食釜庾一無所受司徒王導辟不就隱於南山子莊字祖休遵湯教不交人物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之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子矯有高操辭子法賜孝武以散騎郎徵亦不至卒於嚴藪不闕四世並有隱

操 晉書隱逸

郭翻 曾孫希林 希林子蒙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臨川，不交世事，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嘗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之，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乃去。曾孫希林，希林子蒙，皆隱居不仕。晉書隱逸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居青州七世，時人稱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教授，惟毓不蓄門生，清靜自守，凡所述造七萬餘言。晉書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造之，終日忘返，歎曰：先生素業知之。

所悅悅和人也，而棄官不為職而志忘九州，點塞之鴻，蓋莊生之不蔽蔑以加也。謚玄居先生。晉書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衣褐韞袍，悠然自得。踈宕異常，容音自若，未嘗交也。常臥土牀，下無茵褥。潁川荀鋪造而候之，經旬日不答，時以為真隱之流。晉書隱逸

王濛

王仲祖病，劉尹與長為稱葉節，令則為最也。語林

謝尚

袁虎字宏，少貧，常為人傭載運租。謝鎮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世說

○袁虎少有逸才，嘗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而貧，以運租為業。鎮西將軍謝尚鎮牛渚，秋佳風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虎在運租船中諷

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乃遣問訊。答曰是袁臨汝郎誦
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嘉其勝致。即迎談話申旦
自此名譽日茂。晉陽秋

謝安石

謝太傅。能為洛生詠。謝本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
愛其詠而弗能。惟以手掩鼻而效之。語林 ○ 謝安石往臨
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與伯夷何
遠。晉書

庾元規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
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
甚厲。定是庾公。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
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世說

王逸少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
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不遠千里。遍遊名山。
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世說 ○ 右軍初渡浙江。便有
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
許詢支遁諸人。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嘗與同志。修禊山陰之蘭亭。自序其事。即世所傳
蘭亭帖也。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詩一篇成。一十六
人詩不成。各飲酒三觥。本傳

王徽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酒。四望皎然。
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戴時在剡。便夜
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
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 ○ 王子猷出都。
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於岸
上。過王在船中。客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
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便回下車。踞
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說 ○ 王子
猷子敬兄弟。共讀高士傳。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

云。未及長卿慢世。世說

許詢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云度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世說

張廌

臬城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畝。為屋居其中。王右軍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永嘉郡記

阮孚

或詣阮遙集。見阮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世說

阮裕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人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世說

阮脩

阮宣子。性簡任。常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壚。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名士傳

宗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隱居酒泉南山。與張顯齊好友善。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之。纖距而不見。岌銘詩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諡玄虛先生。晉書

何琦

何琦。事母倫。養志衡門。不交人事。以琴書之娛。司空陸玩太尉桓溫辟命皆不就。溫嘗登琦縣界山。歎曰。此山南有人。晉書

孔愉

孔車騎少有嘉遁意。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世說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脩飾人世甚苦所得未毛鉢所喪如山嘉遂西至敦煌倚㝵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博通經傳遊學而教受門生百餘人逸民史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至居宣城文脊山中桓溫往造之見先生被鹿裘坐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乃命伏滔為之銘贊 晉書

謝敷

郗恢與謝敷書嘗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敷會稽人崇信釋氏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以母老還若邪山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起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時人憂之俄而敷卒會稽人士以嘲吳人曰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續晉陽秋

戴逵 子勃 顒

戴逵字安道譙人也少博學好談論能鼓琴工書畫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後徙會稽之剡縣孝武時累徵辭不就乃逃於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返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逵年垂耳順常抱羸疾陛下愛而器之亦宜使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詔許之逵復還剡珣為尚書僕射請徵為國子祭酒復不至 晉書

顒字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顒又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遊桐廬因留居止以同廬僻遠難以養疾

士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
時繁密有若自然衡陽王義季鎮京口迎止黃鵠
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義季亟
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皆
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
文帝每欲見之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
宴戴公山下 宋書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
不完欲為改宅固辭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厚
餉給之不受宣言談未嘗及老莊或問人生與憂俱
生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
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人莫測也譙國戴逵
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 晉書

陶淡

陶淡字處靜侃之孫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
娶結廬臨湘山中養一白鹿自偶親故往候輒移渡
澗彌莫得近州舉秀才遂逃羅縣埤山中終身
不返 晉書

陶潛 附桃花源記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也少
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會意輒欣然忘食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
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後為鎮
軍建威參軍謂人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
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穀妻子
固請種秔稻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潛不解音
聲而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

著記與子書以言其志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
懽然有喜嘗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
是羲皇上人妻翟氏志趣亦同夫耕於前妻鉏
於後云○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谿行忘
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
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
光便舍舟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
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
食村中人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
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
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
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 陶靖節集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虛退寡欲好遊山
澤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
宜先詣家君沖乃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
短褐與沖言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
父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 鄧粲晉記○
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荊州刺史桓沖遣
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升舟悉不受餉緣
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已盡見沖因謝無用翛然而
退 世說

韓康伯

或問袁侍中（恪之之祖）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世說

孟陋

孟陋字少孤，少清立，布衣蔬食，口不及世事，或釣弋孤興，獨往，雖家人不知其所之。或稱桓溫宜引之。桓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致，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耳。今庶人無官者計九，豈皆高士哉。晉書

郤詵

郤詵發月山，行書凋樵，語牧豎曰：洗耳五年，塵土為累。倚驂踟躇久之，乃去。南史

宗炳（弟或之　孫測　宗尚之）

宗炳字少文，涅陽人。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與江陵三湖立宅。武帝下書辟為主簿，與雁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唯少文傳焉。南史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文義不及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同上

測字敬微，少靜退，不樂人間。齊豫章王嶷徵為參軍，不起。答府召曰：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齊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侍中王秉之編所欽慕，命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輒以自方耳。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續皇甫謐高士傳　三

巻南史○魚復侯子響爲江州、餉遺甚微、辭曰、少有狂
疾、尋山采藥、遠至於此、量腹而進、度形而衣、
蘚蓋滲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宗人尚之亦好山澤
微辭一無所執同上

蕭思話

蕭思話隨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
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宋書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性好山水、晉末、求爲烏傷令、義熙中、
何無忌反宋武帝辭、而一無所就、宋會稽上虞、隨兄
敬弘、書解輅辭與之、即蓄以求藥、性好釣、或問
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始寧汪洲
有佳山水、弘之依巖築室、謝靈運顔延之並相
欽重南史

王敬弘子璿之　孫秀之

王敬弘性貞素、徐傅亮郭祖不與往來、璿之至五兵尚
書、未嘗一詣相素、秀之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
權要南齊書

沈道虔子慧鋒

沈道虔武康人、好老易、縣令庾肅之迎出宅廢頭
里、臨溪有山水之理、受琴於戴逵王敬弘、郡州府
凡十二命、皆不就、武寂其屋後大節止之、曰潘此留欲
今成林、更有佳者、相與寧送之南史
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彦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遊必窮幽
峻、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
三載、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
知老之將至、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會稽太守謝方
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郡、淳
之笑曰、潜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不辨其林、飛沈
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

牀上有數帙書。與戴顒王弘之子友王敬弘等為人外之遊。南史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居豫章建昌縣。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嘗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南史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少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與子姪書曰。山居谷飲。人理久絶。日月不處。忽復十年。汝等婚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自今家事一切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中徵詣京邑。為築室鍾山西巖。謂之招隱館。宋書

劉凝之

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劉凝之。答書頓僕。武議之。劍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南史

龔祈 從祖玄之 父黎民

龔祈。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風姿詳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荊楚仙人也。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南史

朱百年 姚吟

朱百年。少有高情。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伐樵采若為業。以樵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若而去。或遇寒雪。樵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頗讀玄言。時為詩詠。往往高勝。宋書

山陰寒人姚吟。亦有高趣。頻被為東陽郡丞。二百斛。辭不受。南史朱百年傳

王素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隱居東陽。與會稽朱百年並徵太子舍人。不就。既累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自況。宋書

關康之

關康之。河東揚人。寓居南平昌。顏延之與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康之散髮。席松葉。枕白石。臥。了不相眄。延之咨嗟而退。南史

關文衍

關文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云令吾收身。常在雲泉之內。初潭集

傅茂遠

傅茂遠。澹然靜素。不妄交游。袁司徒每過之。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士。語林

尋陽漁父

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宋書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王仲都。高帝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南齊書 ○王僧達禮致伯玉。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安道入閶門。於茲而三。却粒之士。餐霞之人。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遂其高步。還東之日。望紆清塵。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比談討松桂。借訪薜蘿。若已

窺煙液。臨滄洲矣。知欲見之。輒當申譬 同上

顧歡 顧黯

顧歡。字景怡。鹽官人。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與同郡顧黯長孺俱不就徵聘。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南齊書

孔祐 子道徽 孫揔

孔祐。山陰人。隱四明山。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與瓦石不異。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子道徽與杜京產友善。少厲高行。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辟不至。兄子揔有操行。遇饑寒不可得而衣食。吳興丘仲孚薦揔。除竟陵王侍郎不就。 南史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閉意榮宦。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劉瓛入東。與之遊。曰。杜生今之臺尚也。陸澄王儉等表薦之。徵不至。 南史

張融 陸慧曉

劉參軍璡至吳。語人曰。聞張思光與陸慧曉並宅。中間有水。此必有異味。遂命駕而往。酌而飲之。曰。飲此則鄙吝之萌盡。○張融陸慧曉二人宅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見而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張融弱冠。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南史

明僧紹

明僧紹。居江乘攝山。聞釋僧遠風志。往定林寺候之。齊高帝欲出寺相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壞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住棲霞寺。帝甚以為恨。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以筍籜冠竹根如意。○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

陸之蕭洲。住余揄山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南齊書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隱居京口教授。敦愛五經。嘗著拜五經序論。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南齊書

柳世隆

柳世隆。晚以談義自業。善彈琴。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南齊書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清退無嗜欲。住吳居波若寺。人罕覩其面。除永嘉太守。求時寄居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南齊書

何點

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不入城市。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恣意所適。時人謂之通隱。與謝瀹孔稚珪為莫逆交。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為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每飲必舉酒酹之。南史

何胤

梁武召何胤。為特進右光祿大夫。遣王杲之以手詔諭意。并徵謝朏。胤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及杲之從朏所還。問胤以期。答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

吳興郡不還。恐後之。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以會稽山靈異。往居若邪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謂點為大山。胤為小山。南史

趙僧巖

趙僧巖。北海人。寥闊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南齊書

劉虯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求齊豫章王嶷為荊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虯等各修箋而不應辟命。虯精信釋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南齊書

蔡薈

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交俗人。李撫謂江斆曰。始得安身處白日熙。隱而不繼日白。至為蔡休明者。而聽禮之。勸其白勃。南齊書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太末人。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書之。山水暴出。伯珍累床而坐誦書不輟。宅南九里有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居處。多龍鬚檉柏。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南齊書

沈麟士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隱居吳差山。居貧織簾自給。鄉里號為織簾先生。作玄散賦以絕世。征北將軍張永為吳興。請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徒履沖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請蹈東海。不忍受此黥劓。○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

毀而反鄙人。得展送還。麟士曰。非卿殷耶。笑而受之。南齊書

王徽

王徽少無宦情。居止一室。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席皆積塵埃。惟當所坐處獨淨。南史

虞愿

虞愿拜後軍將軍。褚彥回詣之不值。見其床上積塵。有書數卷。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南史

阮孝緒

阮孝緒童時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所居以一鹿床為精舍。以樹環遶。人呼居士。中丞任昉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南平元襄王致書要之。不赴。答曰。使麏麚可驂。何異騏騄。孝緒著高隱傳。分三品。言行超逸。姓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其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人。劉歊劉訏贊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歊訏卒。乃並二傳。乃孝緒亭訏足繫錄其行次篇末。南史

沈顗

沈顗字處默。幼清淨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從叔勃貴顯還吳。顗獨不往。勃就之。顗迎送不踰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齊末兵荒。采莼荇供食。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南齊書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曰。民樵采麋鹿之伍。終岁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南齊書

胡叟

胡叟者不知何許人也。嵩室草徑。唯酒自適。嘗謂人曰。
我此中御仙勝境也。 高士傳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居東林寺。性通率。常冠
穀皮巾。躡蒲履。執栟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
卧石上。 梁書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為梁安成王法曹參軍。嘗
還都。經尋陽。遊廬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
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園。名離垢。時人稱離垢先
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復有張劉。 南史

庾詵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澤居半。 世說

昭明太子

梁昭明太子統。性愛山水。游玄圃。泛舟。左右請奏樂。
久而不答。徐詠左太沖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梁書

劉訏 兄歊

劉訏。每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山
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訏善玄
言。尤精釋典。與族兄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
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梁書

王籍

會稽郡有雲門山。王籍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
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
外獨絕。 梁書

王承 弟稚

朱异因事車過其門。中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
以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 謂承稚 梁書

馬樞

邵陵王援其留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
喟然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
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

歆清虚。則祿祇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結也。然夫又有懷王之介。嚴子傲帝之想。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下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茅山。梁書

謝僑

僑。字國美。舉之兄子。素貴。嘗無朝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詎可以此充食。南史

王晞

王晞若辭侍中。謂人曰。性實疏緩。不堪時務。人主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〇王沙彌。簡澹寡欲。登山臨水。以詠謡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北史

眭夸

眭夸。少與崔浩莫逆交。浩奏徵為中郎。州郡逼遣入都。與浩相見。唯飲酒談敘平生。浩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後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書謂浩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出關去。北史

李謐

李謐。字永和。州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好音律。愛樂山水。一遇其賞。悠爾忘歸。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餘卷。求官於黃門侍郎甄琛。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無問於時。常欲致言。恨未有次耳。諸君何乃輕自媒衒耶。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孔璠等四十五人上書。詔謚貞靜處士。魏書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辭異。孝文幸中山。徵典內校書。喟然曰。吾不如莊周散木。固以疾辭。魏書

馮亮

馮亮。字靈通。雅好山水。兼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遊之適。隱居嵩高。篤好佛理。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幅巾入朝。遂不強逼。令與沙門僧暹河南尹甄琛周視嵩高之形勝。造閒居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北史

韋夐

韋敬遠夐。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枕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稱為居士。明帝以詩令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周書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沈靜寡嗜欲。情棲隱之操。常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入天台。絕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隋書

韋世康

韋世康。恬素好古。在絳州。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書

汾亭釣者

文中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文中子舍琴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枻而逝。遂志其事。作汾亭操。文中子

古懽錄卷第三

古懽録卷第四 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瘖而隱，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彈琴餌藥，非力不食，有請道者，翻書老易二字示之。王績愛其真，卒從與相近，未嘗交一語，而對酌甚懽。唐書 ○王無功初往見薛收白牛溪賦，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賞，謂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為一本。楊升菴集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其誕縱，不嬰以家事，有田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秫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書置牀頭，罕讀著書，自號東皋子，乘牛經酒肆，流連或數日。唐書

盧鴻乙

盧鴻乙字顥然，廬嵩山，博學善書，以籀聞之，秘其徵不至，五年詔至東都，謁見不拜，遣通事舍人問狀，對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賜隱居服，官營草堂。鴻終南十志曰：草堂、樾館、冪翠庭、洞元室、倒景臺、枕煙庭、期仙磴、滌煩磯、雲錦淙、金碧潭。魯民史

孟浩然

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善。閑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聯詩，次當浩然，句云：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王士源襄陽集序 ○毘陵邵潤夫家有王右丞畫孟浩然像，自題其上云：維嘗見孟公吟曰：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美其風調，至所舍圖於素軸。後有宋張洎題識云：王右丞襄陽吟酒圖，筆跡窮極神妙，寫襄陽之狀

頎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韡帽重戴乘款段馬一童總角提書笈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生塵(韻語陽秋)○浩然亭在白雪樓側王右丞過郢畫像於刺史廳後因以名亭榮陽鄭誠刺郢改曰孟亭皮日休為記(一統志)○世傳又賢畫浩然圖是開元冬雪從張說張九齡李白王維孟浩然鄭虔李華出藍田關游龍門寺鄭虔圖之盧集有題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而又有樓溪張鏊詩云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皆有所傳云(玉堂逸稿)

王摩詰

王維字摩詰與弟縉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藍田別業在輞口(輞)輞水周於舍下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舊唐書)○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敧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山中與裴迪書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日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右丞集)

劉眘虛

殷寓字全乙清陳郡人達於名理自悟言理少對

以未嘗識刺奪塵常患見於人 語林

常建

蜀房從真畫常建冒雪入京圖 圖畫見聞志

元德秀

元德秀罷官東歸隱陸渾山中不為牆藩扃鑰家無僕妾日或不爨唯飲酒彈琴以自娛房琯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猶幸識元紫芝 大唐新語

○德秀字紫芝南游佳遇見佳山水杳然有長往之志乃結廬山阿庖廚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 舊唐書

元結

結始在商餘之山稱元子入猗玗山或稱浪士漁者呼為聱叟酒徒呼為漫叟及為官呼為漫郎 國史補

王士源

王士源者藻思清遠深鑒文理獨棲名山年十八首事太行采藥遂經王屋小有洞凌越恒嶽洛衡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行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 襄陽集序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入太白山愛竟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帝幸嵩山親詣其門游巖野服出拜詔曰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唐書

竹溪六逸

李白好縱橫術擊劍為任俠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新唐書

李約　張諗　韋況

李約雅度玄機蕭蕭沖遠琴道高絕一時嘉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草露對客處融

便遂一日至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
猿名山公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輒嘯而
和之○諳○約浙公之子諳度清曠迥出塵表與張
詮同棄官及章泥牆東遯世 尚書故實

韋彦拂

韋彦拂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
其為詩馳驟建安以還各得其風韻 唐國史補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家於崑山汎舟江湖遍遊
煙水往往數歲不歸自製三舟一舟自載一舟載
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
卿布衣焦遂共載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之曲逢
奇勝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吳越之士號為
水仙 甘澤謠

陸羽

竟陵龍蓋寺僧積公於水边得嬰兒育為
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
用為儀乃姓陸字鴻漸名羽歷試賤務常牧牛一
百二十蹏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為字禮部郎
中崔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贈白驢犎牛一頭
文槐函故盧侍郎所與皆所惜也上元初結廬
苕溪之濱自稱桑苧翁與名僧高士談讌永日
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鞵短褐犢鼻與吳
興釋皎然為忘年之交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
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羽嗜茶善品泉始煎茶
法著茶經三卷鞏縣陶者為甆偶人號陸鴻漸買
十器輒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之 國史補○陸文學自傳

張志和

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人母夢楓生腹上
而生以明經擢第待詔翰林改名志和字子同貶南
海尉不赴遂扁舟垂綸浮遊江湖著書十二卷凡
三萬言號玄真子自謂煙波釣徒見浦[illegible]尉

鶴齡恐其浪跡不返，乃於會稽東郭結茅齋以居之，閉門十年不出。草堂椽柱皮節皆存，其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浙東觀察使陳少遊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棕皮為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垂釣去餌而不在得魚。肅宗賜奴婢各一，玄真子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大曆九年，謁顏真卿於湖州，顏公以舟船敝漏，請命更之。玄真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矣。自撰漁歌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顏魯公玄真子碑 〇吳興掌故 〇志和性高邁，自為漁歌，便畫之，甚有逸思。歷代名畫記

張季秀

張季秀，永州人。永泰中元結為道州，表其行云：季秀介直自全，退守廉讓，文書為業，不求人知。望令州縣給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頃，以遂其操。

從廣士人識廉恥之方。楚紀

秦系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居剡溪，後客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傳是東晉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為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唐書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披裘帶索，浮湛人間。竇軌為益州，聞而召之，遣入山中。恆織芒屩，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屩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晚取之，終不見人。大唐新語

白居易

白樂天為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冬日與群從子姪同登橋眺嵩洛，俄而霰雪微下，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篷艇，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桐甑，卯角童煮茗，泝流過於檻前，舟

中吟嘯方酬詠之乃是白傳與僧佛志自建素門

往香山精舍（錄劇談）○樂天退居東都履道里地

方十七畝屋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橋道

間之作池北書庫池西琴亭加石橋罷杭州時得天

竺石一華亭鶴二罷蘇州刺史得太湖石白蓮

折腰菱青版舫以歸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

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姜發授

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平可坐

臥酒酣琴罷則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

散序（長慶集）

香山九老

白居易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經月不食葷自號香山居士與胡杲

吉旼鄭據劉真盧貞張渾狄兼謨盧貞（書盧貞非車）

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為洛風（新唐書）○

自序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旼

八十六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真

八十二侍御史盧貞七十二永州刺史張渾七十四

刑部尚書白居易七十四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履道宅同宴賦詩秘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

貞年未七十雖與會不及列（長慶集）

郭休

太白山隱士郭休字退夫得絕粒之術山中有白

雲注島諸亭或於亭上擊一鐵片子其聲清

越山中鳥獸皆集亭下呼為召鐵（出桃軒又綴）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號天隨子又稱甫里先生江湖散

人自為傳云先生之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

田疇十萬步有牛不減四十蹄而田汙下暑雨一

晝夜則與江通石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嗜茶荈

置小園於顧渚山下自為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

後張又新為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

曰虎丘寺石井其二曰吳淞江是二水距先生遠不
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或體健則予
則乘小舟設篷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
而已人謂之江湖散人不傳姓名嘗從漁父江上
丈人之流者耶 笠澤叢書 ○散人乃慶相之方外世務
所居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或言好事
之家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輒閉閣不出享空腸
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散人笑曰我
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 唐書

王龜

王龜字大年性高簡廬中像山與山人道士遊州人
號爲郎君谷 唐書

終南隱者

唐建州刺史嚴士則少好道午日往終南山采藥迷
路徘徊巖嶂之間回望無居人彷徨遲迴風景明
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陰煙蘿四合才通
山徑窺籬隙見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扣戶
直造其前乃攝衣而起士則自陳行止因晝望盤
石上問京華舊事云自安史之亂居此士則具言
資糧已絕迫於枵腹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
惟一物差可療飢自起於梁間取一紙囊中有如扁
豆形者百餘顆取鐺汲水以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
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餘水飲之
士則方啗其半已覺豐飽復曰子得至此豈由
宿分自茲三十年毋復饑渴塵慮俗情悄然淡泊也
去此三二里與采薪者相遇可隨之去才經信宿已
及樊川既還輦轂不喜甘膏滋味有驂雲馭鶴
之意 劇談錄

雷威

世傳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雪著蓑笠往
峨眉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揚者伐之斵以爲琴
名松雪 道山清話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昭宗時舉進士不中，棄妻子入少室山。其妻數以書勸遨歸，輒投於火。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善，遨種田，隱之賣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世目為三高士。五代史

筆仙

石晉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為引水者。有置三拾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即取錢，攜壺買酒，吟嘯自若。凡三十餘載，忽去不知所之。又數十年後，有見之者，人謂之筆仙。事類集

南唐元宗

南唐保大五年元日大雪，李主命太弟以下展燕，賦詩，令中人就私第賜李建勳。建勳時方會中書舍人徐鉉、勤政殿學士張義方于溪亭，即時和進。乃召建勳、鉉、義方三人同宴，夜艾方散。侍臣皆有繼，鉉為前後序。仍集名手圖畫，御容高沖古主之，侍臣法部絲竹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雪竹寒林董源主之，池沼禽魚徐崇嗣主之。圖成，皆絕筆。清異錄

古懽錄卷第四

古懽錄卷第五 宋

李遵勗

李遵勗與楊大年、劉洎、衆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形為禪會圖。禪史彙編

錢文僖

錢文僖守西都，謝希深、尹師魯、歐陽永叔同在幕下。一日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俟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煙霭中有車馬渡伊水來者，既至，則文僖遣廚傳歌伎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毋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何氏語林

○思公兼將相之位，帥洛，止以賓友遇三子。創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園文會，丞相則書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攜筇而從之。湘山野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幕下謝希深、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皆天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公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聞見前錄

郭延卿

錢文僖公（惟演）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皆一時名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石，園圃之勝，無不到。有郭延卿者，居水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二公相繼作相，更薦之，未嘗出仕。葺林亭，藝花竹，足跡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訪之，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輿蓋不告名氏。洛下士族多，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延卿曰：陋居罕有過從，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願少留於是，以陶尊果蔬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告之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既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

飲酒數杯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處因老病不能造謝希白詩也文倩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吏曰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 東軒筆錄

趙閱道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唯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舍於逆旅逆旅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夢溪筆談 ○趙閱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種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好語照映叢林日須延一僧對飯 冷齋夜話

孫知微

蜀高士孫知微字太古以畫得名馬知節知成都欲見不可得知與壽寧院僧相善常於其院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一壁僧等以告公往往見之知微擲筆而起不復終畫公不以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俟其罷還追送至劍門贈之 欒城遺言 ○馬正惠知節守成都與太古相得歡甚解所服金帶贈之仍數李學絶上標韻蕭散人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之流 李方叔記

林逋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逋常泛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開籠放鶴良久逋必棹小艇而歸蓋逋高逸倨傲多所學唯不能棊謂人曰逋於世間事皆能之唯不能擔糞與著棊 夢溪筆談

魏野 子聞 李瀆

陝右魏野字仲先蒲阪李瀆字河神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屋方丈曰樂天洞蔭以修竹清泉環遶亭對雲山景趣幽絶彈琴其中嘯詠終日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見之去則跨一白驢常有詩云寒食[illegible]

遠濤蟄聲離岸櫓影兩剪州山子固亦有文風范文正集作魏疎處士○濤結茅齋中條之陰曰浮雲堂家世多書畫頗有奇物每與野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濤不起澠水燕談

楊朴

楊朴鄭州人善為詩不仕少與畢相同學荐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跳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放還山作偈詩賦以見志溫公詩話○楊通老移家圖一帽而跣者荷藥瓢書卷先行一髮而牧者負布囊驅三羊從之一女子蓬首攜琴一童子背一小兒一奴荷蓑席筠籃之屬又從之處士帽簪挑卷騎驢一奴負琴又從之細君抱一兒騎牛別一兒坐牛前持笠拽繩殿其後處士攢眉凝思若覓句然孺子奴婢因之具極天下之酸寒纔然猶蓄二琴手不釋卷每一展玩使人意消○余既書此跋明日偶翻故紙得楊朴集洛人臧道為序言其集酒自撰李翰林淑表墓言其祖方葉又補詩云隨著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官衣苗跋云四婆即處士之配蘇晤書有處士夫妻像野逸為也凡集所載與卷合物色皆合騎牛者四婆也詩送朴赴召者也後邨集

田誥

田誥歷城人性著述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出即一篇成矣漁隱叢話○雲麓漫鈔作楊朴

李度

李度侍郎君和豁性清介簡重一日微雪連命出郊乘謂當召賓客高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及去杭惟買白樂天集一部墨客揮犀

杜五郎

陽翟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宜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

然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々々勝與亭初行買官田之價
天津之居京官地勝三邸人不忍買請公曰使出之至
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豈恥矣司馬温公兩下集錢
買之宅與温公之戶名園與富鄭公之戶名花契王
郎中戶名 聞見前錄

章詧

章詧字隱之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
發隱三篇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范百祿嘗
問太玄詧曰人之所稟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
者惡也君子能損其所有餘而益其所不足太玄
之道幾矣 宋史

蔡襄帖

蔡君謨一帖云梅二寄五蔡九皇祐壬辰孟春蔡
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伴途和墨聖俞按紙
君謨揮翰

司馬温公

温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友
洛汭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
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越轘轅達西洛少
留廣度寺歷龍門至伊陽訪奉先寺登華嚴閣
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保應
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
山列白傅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
口歸敘之以為遊錄 諸 ○温公居洛同范蜀公登嵩
山由轘轅道至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
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
之公不喜肩輿山行亦乘馬路險則策杖以行敢
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
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宋名臣言行錄

田晝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亭有溪溪旁有大
石前後樹松栝鬱葱日與兩弟穿竹渡溪偃仰坐

石上葛巾草履吟諷而歸（研北雜志）

劉凝之　陳舜俞

劉渙凝之爲穎上令介不通俗四十而挂冠歸廬山賓客造門置酒終日其言依於莊周浄名之間常乘黃犢往來山中時陳舜俞令與以論新法謫南康亦騎牛往來廬山（廬山紀事）○黃魯直題凝之畫像云棄官清穎尾買田落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浄退往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陸務觀題騎牛圖云余歸田欲買一黃犢代步計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養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志猶著長歌而歌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陸游渭南文集）

東坡帖

東坡一帖云歲行盡矣風雪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緣持獻獨享之爲愧想當一笑也（侯鯖錄）

山谷語

黃山谷云天下清景初不擇賢愚而與之遇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王介甫在鍾山定林與客夜坐偶作詩曰我生偏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夜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東坡宿餘杭山寺贈僧曰暮鼓晨鐘自擊撞閉門欹枕對殘釭白灰旋撥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爲確論（冷齋夜話）

李頎

李頎字粹老少舉進士當得官棄去烏巾紫裘爲道人徧歷湖湘間晚隱臨安大滌洞天往來於苕溪東坡倅錢唐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書一詩其後不署姓名付樵者候坡出投之坡展視詩畫喜之及問樵者誰也曰我負薪出市一道人與百錢令我呈此不知何人也坡益驚異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乃會於湖上僧舍相得甚（春渚紀聞）

張俞

張俞字少愚。益州郫人。六召不起。文彥博治蜀為
置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性樂山水。
每(?)數千里輒盡室徒步。浮沅湘。觀浙江。陟羅浮。入九疑。
買石載鶴而歸。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誄
曰。有峰千仞。有溪一曲。虞我遺址。吳興高躅。疏石
通徑。依林架屋。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宋史

江休復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喜飲酒。數棊圍棊人
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嘗通判廬州。
有酒官善琴。以生局不得知江。且就之。郡中有河羽
士及能棊者數人。呼與俱往。郡人畫為圖。前列騶
導。其後褐衣數輩。當中巾帶。意思蕭散不減
褚陶 中山詩話

劉昺

劉昺忻州人。博學好古。詳精相宅術。上其所著書。
秋(?)論授太學助教。不就。富居廬氏。習辟穀術。叔(?)折(?)
啟之。晚辭退居秀(?)士。易作詩。精於書之。或不
可其意。輒撕裂。精於一再書之。宋史

米芾

米芾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嘗作了數鎮 稽(?)鄧(?)
又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自挂齋壁。畫繼 ○米元
章元祐中知雍丘縣。東坡自揚州召還。具飯邀
之。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東坡
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小史磨墨
幾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
俱自以為平日莫及也。避暑錄話 ○米元章守漣水。地當靈
璧。石甚富。入書室則終日不出。楊傑次公時為察使。
知米好石廢事。特往廉之。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
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不省郡事。米徑前於袖中出
一石。翻覆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
納之袖。復出一石。奇巧又過之。又不顧。最後出一石

極天劃神鋒之功厥精曰為此初無得不愛揚忽曰
非得之愛我亦愛也神明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稈海

西園雅集

烏道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
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
几而凝竚者為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孤
松盤鬱後有凌霄花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
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傍道帽紫
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
繭衣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
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
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
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
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
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而
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
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後有錦石橋
竹徑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
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
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
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
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
此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 西園雅集圖記

潘大臨

黃州潘大臨邠老工詩多佳句甚貧東坡山谷尤喜之臨
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邠老答書云昨日閑
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
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 冷齋夜話

劉几

劉几字伯壽居松山下每登嵩頂過則於峻極中院
謂步虛登頂凡五十四矣伯壽洛陽九老之一有二
姬名萱草芳卿皆通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

鐵笛一草以斬笛和之聲滿山谷牛行亦行牛止
亦止嵩人以為地仙 嵩山記

孔旼

孔旼字寧極高尚士也與[其]范忠宣韓持國維持國
守許孔君鄉人常迎致郡圃之養真菴同衾促
膝一夕大雨孔告歸持國獨寢菴中寄詩云雨滴
菴上茅風亂窗前竹餘聲互入耳殘寢不得
熟緬懷田舍留石徑滑鳥道連山暗秋燈一路
何處宿又云驅車下樓岑西走許陽途遠書淫人家
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濃林變夏陰早知近
應生廬民風故醞將 過庭錄

孫倅

孫倅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遊名傾一時自謂
終身不求仕劉敞沈遘往薦之不起安石為
相過真州與故舊倅待之如布衣交初王因王
令常秩與倅皆有盛名因今不妄秩為隱不竟

惟倅以不仕終 宋史

蘇庠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初與徐師川同召養直
不起師川遂起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徐矣
品高於蘇是日對飲養直指一子笑視師川
曰今日須讓老夫一籌師川有慚色 語錄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志贛人學博行高隱城西通天巖
自言隱城之齋蘇軾自海外歸嘗直造其室知
其不凡贈詩和樂謂之徐孺自稱陽道州 宋史

畢良史

畢良史字少董文簡公孫工鼎篆善畫山巢石
竹木凡所服用皆上古冢中之物如玉含蟬之類
研北雜志

姚平仲

姚平仲字希晏鳳中人小大戰平陸以戰功遷

軍諸原中都城被圍諸士死士所營功不成遂乘書
騾一晝二夜馳又百五十里至鄧州始得食入武關欲隱
華山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
山行二百又十餘里度采藥者不能至乃解所乘
騾得石穴居之乾首沖飴去至丈人觀時年八
十餘矣髮鬢然長數尺面爽爽有光行不擇崖
塹荊棘遠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
渭南集

王寔

王寔字仲弓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從孫以學超然
不以進取爲意范蜀公以耆老退居許下接之葉少
蘊守許昌下車亟往過之視其貌卷然不爲崖
異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與世交者口吃不
能劇談徐聽其言客有遠致所居盡圖書有修
竹多至萬本導渠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
城市 研北雜志

黃寔

黃寔師是自言平生有二事可書甲子爲淮提
舉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
俟歸舟中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
十五年爲發運使暑泊清淮樓見東坡之孽
衣攜鼻自滌硯於淮口素箋中書一所有將得
小龍團二餅亟遣遺之 說郛 坡詩謝遊似夢
徒能說遂客爲僧豈有家使君半夜分酥酒
驚起妻孥一笑譁乃其事也寔爲章惇之甥而
薰蕕如此何異邢居實邪 同上

崔唐臣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二公登第崔
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一日忽見
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即唐臣也亟就見之
問其別來事此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
此船往來江湖意所欲適則從之以其半取羸

自給粗足而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急舉冒官時也三公相顧太息翼日攜酒具再謁之不知所之 宋稗

順昌山人

靖康初有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士君子也怪問曰諸君何攜妻孥至是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爲言之主人嗟惘良久曰吾父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吾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而不知其今幾年矣 宋史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文書散亂視之皆經史也陳叩之曰翁課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藏書何爲曰偶有之耳頃之風雨作其二子歸各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翊日過翁倉遽而行詰之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乃大兒當果失稅爲縣吏所拘送郡因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耗羸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翁日之食缺矣願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某請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爭不決小兒遂前白之守疑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學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曰兒妄語守詢諸彰吏名兒是作一束宣敕中埋於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宋史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佛析於儒學易於郭曩氏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象數之學定後至洛受易伊川程頤頤眠涪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日游詠其間

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謂其地曰進巖
稱之曰進夫子繪像祀之數百年輒一至山前有
見之者 宋史劍南集

箍桶叟　賣醬薛翁

程頤守廣漢二子顥頤隨侍遊成都見治箍箍桶
叟挾冊就視之易也欲擬議致詰而叟先曰頤
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請益
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當明日再過之則去矣
後闕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
蜀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
大有所得何謂也郭曩氏及箍桶叟醬翁皆蜀之
隱君子也 宋史

瞿耆年

瞿耆年字伯壽文公與參政子也能詩言工篆及
八分巾服如唐人自名唐民一日過許顗彥周彥
周髽髻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伯壽大驚彥

周徐曰吾晉裝耳 老學庵筆記

薛野鶴

薛野鶴云人家須三分水二分竹一分書 癸辛雜識

慎東美　顏臨

慎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槎頭江沙上露坐設大
酒尊對月獨飲意氣傲逸吟嘯自若顏臨子敦
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
語酒盡各散去 老學庵筆記

喻明仲

喻明仲物於長崎持節發郡出無行至山水佳
處輒快作數篇 宋稗

江參

東溪璞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舟泛江聞道鼓
琴信手撫弦曲盡其妙於是操琴者聲出答皆自
失莫不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龍蜂畫為錄琴圖
硯北雜志 〇江參字貫道形貌清臞嗜香茶作畫而畫

晉公曰此漁者詩高吟一絕云八十滄浪一釣翁蘆
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
筒鼓枻徐去〈夷堅志〉

花園老卒

張循王俊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蹴之起聲
喏對曰無事可做故慵眠耳王曰汝能做何事對曰
諸事薄曉如回易亦粗能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
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
曰然則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
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乃造巨艦市美女能歌
舞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及黃白之器募紫衣
吏若干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
飄然浮海去踰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復得駿
馬獲利幾十倍王得名馬軍容稍壯咨嗟襃賞問
能再往乎對曰戲耳再往則敗矣仍為退卒老
園中〈鶴林玉露〉○吳淵詞集作韓蘄王

詹本

詹本字道南溫言正行丞相江萬里居為郎致書本
方坐石上釣使者問本居本曰前村千溪去不
知所終〈谷音〉

鮑覿

鮑覿括蒼人嗜酒授間鄉言教授得錢悉沽酒
晚益任誕袒衣髽髻縱遊書識山不返〈谷音〉

卲定

廬陵卲定字中立博雅閑易春秋所居植松竹
蘭桂蓮菊各十餘本深衣方帽婆娑其間自稱
六節老人〈谷音〉

瀟湘漁父

崔璆晚泊湘江漁燈微明有客歌而過之曰高枕
形骸外空江何限情落葉不成調此夜把秋聲
追問之置其釣竿長嘯而去〈谷音〉

陳氏老

會稽陳氏老年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耕桑
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略使識字不令讀書為
士恐惆惠農田非其務拒不與通官之處不妄增一
椽器用皆朴質堅物不加漆飾衣唯布縞帶取適
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子孫皆化之所居五雲
御地曰南溪 周密集

乾淳老人

或漁於濼得片石刻字十數行上廣闊僅識得二十
八字云乾淳老人氣岳江破冠穿履行常穿撐揭
柱肚書萬卷臨風欲言乎嵩落意與人情士之作
沈之江侯知者 癸辛

閑清野人

僧惠可行閑清山谷中刊一室會稽聽有一人荷
祖東候向鄰之耶傳說是路還也日再往已焚其舍
惟所樹書之偶與雲和露不與雲水同雲散水流
去者然天地空 癸辛

羅浮狂客

羅浮道士言咸淳中客有戴烏帽若薜往來山
中見人輒大笑迎走不言姓名他日醉湯忽叙懷書
壁上云雲意不在滄海春光淡上翠微人間欲隱
千勘猶採樹色未歸長揖渡海去 谷音 云黃野人
是葛稚川守丹竈鍊 集城 葛稚川之就黃野人
同身去羅浮山今時有見之者赤身無衣紺毛覆
體一日醉書一詩於石云云 六硯齋三筆

謝翱

謝翱字皋羽閩福城人也衣杖策參人軍事出言
雪夜登西臺祭酹慟哭以鐵如意擊石歌招魂之
詞曰魂來兮何極魂歸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
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與嚴呂方鳳吳思齊輩為汐社
義取晚而有信 ○翱所歷浙東西諸山水勝絕處
為蛟門候濤浹潮天姥面羽觀蓬閬天所至必有遊
錄游像已翹婺睦之江源月泉山叢霄巖小僊壇等三

丹霞子固五歲以中手禊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 語林

鄭思肖

天目本禪師與鄭所南思肖相遇各默不語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禪師頷首徘徊久之終不得思歎息而去 震澤集○思肖世稱宋詩從鄰之族姑名北丘尼名蕃西見蘇志

老人邨

蜀青城山老人邨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即得長壽 東坡志林 潛夫張不肯入青城采藥峽自不過至老人邨見一叟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知李雄猶不如遂挈吾曹居此 蜀中十志

仇池

王仲至謂蘇子瞻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避世如桃源 侯鯖錄

眉洲

林艾軒與林晉仲書云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六里許一水可到有千家無一人讀書有田數百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作小室讀書隔絕人世 艾軒集○艾軒又有與林元之美書云世間惟有榮辱毀譽所不能到處為建德之國

贊皇山中客

龍山劉仲尹為贊皇尉一日晨至山寺見壁上題詩墨尚未乾詩云長梢疊葉走悤隱枕底寒聲聲為客留歸夢不歸山月墮獨眠滋味五更秋詢僧言一客年可六十餘風神高邁昨夜寓宿題此遲之客方坐古樹下劉前揖問姓名不答但指酒索飲飲之稍洽以經傳疑事質之悉所未聞日將午劉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 元好問續夷堅志

古懽錄卷第五

古懽錄卷第六之

席珽

席珽吳興人幅巾野服隱居南山下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云山雲出山去一秋日日醉倒春風裏采蘋橋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 硯北雜志

袁員外

倪雲林云至正四年十二月袁員外來林下為留其節快雪初霽庭中來過取琴鼓之古音蕭然如茂松之勁風春壑之流泉知員外時年八十有二顏貌筋力如四五十許人自言遇九華山逢神人與棗食之後鼓是夢寐御若真通玄遇者 雲林集

張禕

張禕字偉少不求官居京口得寸景范廢圃啜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往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嘗至衡山數年而後返 硯北雜志

杜本

杜本字伯原清江人隱居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聞其名及即位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召為翰林待制至杭州稱疾固辭不行本湛靜寡欲書無不讀尤工篆隸著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集宋末遺民若干人謚名谷音人稱清碧先生 元史

張樞

張樞字子長金華人屢徵不起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 元史

褚雪巘

杭高士褚雪巘名師秀自宋以遺老節行聞居天慶觀平章尤公單騎從一童詣觀曰欲一拜褚高士觀主謂此孤僻士宜稍俟而請見之

尤喜彈琴乃相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三年
前有同州王高士嘗留此某非其人也長揖竟
去　遂昌雜錄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和金陵人從臨川虞修文靖與初
識齋名畏菴為楊侯斯稱其幽茂疏濟可
比唐執事御史牧守辟薦不起程鉅夫貴書曰
臨川人士隱相接也仰相望足下歌之以其人而不
可得見吾知之　元史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道人隱居富春山之
師董源而晚變其法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
中坐意態忽忽人往湖中通波處看激流轟浪
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咤不顧　堅瓠雜錄

吾丘衍

吾丘衍字子行杭人也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俛一

仰撫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當而鐵又喜自持
吾之或倚樓吹洞簫或對客援筆製字旁
若無人其以郭忠恕自况　魯民史

楊維禎

楊維禎字廉夫風神沖邁嘗一茶懷遇天郎
氣清縱舟登名山肆情遊眺或戴華陽巾披羽
衣泛舟三泖携鐵笛吹之望之者以為謫仙人　瀟漢文集
鐵笛得之洞庭湖中治人緱氏掘地得古莫邪鎔
為鐵葉笛之長二尺九寸竅其九進於道人吹之
竅皆應律奇聲絕人也　自傳

吳鎮

梅花道人吳鎮字仲圭少師事毗陵柳天驥尤邃
於易將殁命置短碣冢上曰梅花和尚之塔或怪
而問之曰此有意也當自驗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惟仲
圭以碣所署疑為僧流全其墓　修梅花道人墓疏

倪瓚

倪元鎮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蕭閒館閣前有梧石日令人揩拭苔蘚盈庭不容人迹綠縟可愛其階一葉飄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去之○饒介一帖云雲林堂額雲林自題天台白雲寺禪林字樵麓山東林寺額皆前軍恆心合度之作清閟閣製為方塔層左有二三古藤巨過牛腰蜿蜒盤屈恍如木機閣中列三代珍異漢唐圖籍鼎彝書畫有高辛盤瑤太康玉磬邢文王大小王將金銅琴比時製長短半尺皆三代所遺也二王真蹟六七卷有偃松無盡歷為鴻門夜宴四皓來歸目送歸鴻等圖者以古錦半是宣和秘物有宣和瓢印高宗御題者十之七○張士誠弟士信使人持縑素備以幣求雲林畫雲林怒曰吾不能為王門畫師裂其縑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有異香意必有異人檢得之乃雲林也士信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勸得免命左右加箠寧咢造時嘆不去聲後或問之曰吾聲便俗 雲林遺事 ○元鎮居梅里之祇陀有閣曰清閟幽迴絕塵有書數千卷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篁蔚然深秀自號雲林 周南老志 ○元鎮好潔盥頸易水數十閣中樹石日常洗拭善保俗客後必洗而至其坐會鬻田得錢千緡念伯雨老不再盡推與不留一緡 王賓志

顧德輝

顧德輝字仲瑛崑山人也嗜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彝鼎秘玩集錄鑒賞無虛日築園池於宅西偏曰玉山佳處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天雨于彥成琦元璞一時名士咸主其家有玉山倡和集晚闢釋氏書有悟逆祝髮稱金粟道人自題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到處青山骨可埋若

問少年豪俠，慶五陵鞍馬洛陽街。（金粟道人志）

曹知白

貞素先生曹知白，字雲西，湿州人，徙居華亭長谷之西，隱居讀易，尤喜黃老學。名其居曰長嘯以武。時放筆作圖畫，年八十有四，風日清美，猶杖行閭里，鄉人士爭迎謁之。歌詩若干卷，有松鶴書於範。（貢師泰志）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工漢八分隸楷，博極羣物。時三代鐘鼎銘、秦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贋。所居植竹數千竿，旁樹湖石峰巒象異，左右圖書，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金銅犧樽，皆可愛玩。客至，與漢隋山濤燕古說，泥汲飲池水，煮建溪鳳團清坐，竟日。著硯史、墨史、書譜，杏古玉印，又著印史。（徐顯傳）

陳樵

東陽陳樵，字君采，好戴華陽巾，衣鹿皮衣，種藥根谷洞，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說經。爲古賦有魏晉人之遺風，學者而慕之，然不與世接。（宋濂鹿皮子志）

陶宗儀

陶宗儀，字九成，居松江，築園一區，果蔬萬以奉庭給賓祭，餘悉種花栽植，讀瘞身，自爲之，務日引觴觴所歌所自爲書。說郛一百卷，南邨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逸民史）

王冕

王冕，諸暨人，嘗自越城奉母以白牛駕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攜家隱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千本，芋一區，引水爲池，種魚千頭。結茅三間，自題曰梅花屋。嘗大雪赤足上潛岳峰，四顧大呼曰：遍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逸民史）

潘勺

吳興潘勺字叔淵登第後絕意仕進遍遊浦山水作

鴈宕百詠自號癸田生者 西吳里語

古懽錄卷第六

古懽錄卷第七 明迄國初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少與劉誠意游劉被徵邀舫

舫荷蓑笠見之賦詩而歸築室江皋大雪獨往

舟釣江中日夕不肯去以此終其身 潛溪文集

陳亮

陳亮字景明閩長樂人明初累詔不起賦詩陳摶傳

詩以見志作茅屋滄洲中與名士王恭高棅為文

酒之社 列朝詩傳

張樞

張樞字夢辰陳留人從家華亭築讀書莊與諸

弟倡和武亂之作輒不愈人高其行稱曰林泉民

貝瓊作傳 列朝詩傳

唐元

唐元字本初吳人舟居橫一葉花園書古詩彙雜

列左右隱游江湖賦詩其中自稱草堂杭州詩選

顧何溪上輒繫舟終日 列朝詩傳

岳帝晗

岳帝晗樂清人之秀有詩名與四明吳重七篇臺諸彥號稱鳳山三老 列朝詩集

韓奕 公望

韓奕字公望洪武中與王賓俱隱於醫放浪山水褐衣芒屩一僮自隨往來山間有人求索目不迴吳郡守姚善因賓致奕終不得一日守與賓詣之奕走櫻伽守跡至奕以小舟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者也 姑蘇志

杜瓊

杜瓊字用嘉吳人性恬淡生平嗜讀古書善寫山水畫師法董源好叢菊自號鹿冠老人晚從家東原得書長子樂園居焉學者稱東原先生 吳中往哲記

王履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工繪事遊華山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安道畫學夏圭行筆秀勁布置咸備既遊華山遂屏去舊習以意匠自天則去之或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 列朝詩傳

龔詡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能詩持操廉以田間肆力於耕書著述不輟晚歲獨與一老僕居破廬中種豆植蔬詠歌自適年八十餘卒私謚安節先生 吳中往哲記

邢量 用理

邢量字用理長洲人隱居葑門賣卜自給不娶不富為歸與人世將無獎屋三間書皆滿壁折鐺敗席蕭然如野僧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卧榻之外皆古書 文三橋高節亦不苟作 姑蘇志

參軍麗文量之知戶無寸田未嘗干謁以著述自
娛客至無茗椀茶炊亂則令餘盈壺畢日無厭
兀坐多松梧人往視之方苦吟而東西屋三角樹怡
然執書坐一角不移累日餘有鄉貴遺之詩曰書
中錄子鳴且嘅三三五五得馬歸之來以野鶴
徘徊世相無梁暮不收于何求乎蘆之濤 新倩籍

沈誠

沈誠字希明有隱操頻士過之同謝不相接學
問無所知而短於著述故無傳焉 姑蘇志

沈澄 子貞吉 恒吉 孫周

沈澄字孟淵居相城里好客多長者之游常令
於溪上望客舟往恐不至二子貞吉貞吉恒吉
恒吉皆以孝行師事繼之並所居有石嘉樹庭
以畫中風日晴美兄弟被古冠服登高眺望或
時局舟入城留止僧舍兄弟皆善繪事好遊遊人
要皆一郡賦一詩必徑自開歲至冬下至僮僕
皆請文墨 吳中往哲記

周先生啟南晚號石田相城人喬木代禪吟詠繪事為
當代第一安居一鄉則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
委曲風物冷然山與之趣多至晨昏及北寺水榭
掩扉禪榻不僅一時名士唐寅文璧之流咸主其
門年八十有三乃卒 丹青志

史鑑

史鑑字明古吳江人隱於溪上與吳寬沈石
田為友雅書無所不讀所居水竹幽茂亭館相通
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唐宋以來書畫名品相
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人望之以為神
仙之儔稱西邨先生 列朝詩傳

劉英

劉英錢唐人築室甘泉地多松樹其居曰竹東郡
邑文辭皆同歸程敏政志其墓曰子友似黃山谷
高韜似魏清逸曠達似楊鐵崖 列朝詩傳

麈寞泉石幽勝之處杖屨必至自號苦吟隱居僧寮淋漓卷軸（小瀛洲十老社詩傳）

劉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以工部尚書致政歸悅吳興風土徙居之自號坦上翁建安李尚書訪之過山了無宿具以斗羊博市醪風雨蕭然達夜將梅居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列朝詩傳）

鄭善夫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好游名山武夷雁宕峻陡冥搜都忘內顧嘗與嚴子華玉期日以重陽上育紫氣東來是吾觀化之處已而果然兼玉精之曰靈運樂遊稽康慕仙始哉驗封（千載同然）（閩書新錄）入

陸文組

陸文組號延州嘗至邑山人好賞於衢息觀黃河奔流悅然有悟棄去歸隱同邑遂不譏有王孟風格

吳人謂陸治畫中有詩文組詩中有畫目為邑山二陸（具區志）

華鏊

華鏊字宏廬章丘人御史珩之孫少高隱與邊華泉楊子昔友亦與李滄溟王弇州諸名士訪善為畫茶筆輒自題曰空壓詩畫有以贄求者輒瞪目不應也其詩多愛此疏林雨霽記可聲書而霧閑嘯島風停鶴鶩有大曆之風（池北偶談）

顧源

寶幢居士顧源字清甫金陵人高自位置非勝流名僧不與相接書法懷素山水師小米年四十棄筆酒禪揭淨瓶蕭然壁觀究然老頭陀也一日示微疾延名僧素菴雲谷懸彌陀像鳴磬念佛諷晃頭陀法嗣偈畢愛世界身坐自黃道遊中怡然而逝（列朝詩傳）

胡宗仁

而削而形癯，見者以為古稗逸民也。列朝詩傳

趙崡

趙崡，字子函，一字屏國，盩厔人。萬曆己酉舉人。家有傲山樓，藏書萬卷。所居近周秦漢唐故都，古金石名書多在。時跨一驢，挂偏提，携工拓楮墨以從，遇古名闕文，必坐臥其下，手剔苔蘚，椎拓裝潢，援據考證，略倣歐陽公、趙明誠、洪丞相三家，名曰石墨鐫華。自謂窮三十年之力，多郡之散揭，用修所未見。列朝詩傳

郭宗昌

郭宗昌，字胤伯，華州人。闢沚園曰崖湖，上地介二華之間，造一舟居之，名曰齋舫，自謂一衣之圖以與世都絕，倫落崎嶔，任心獨往，不肯則業之，萬卷身即杜子美，而演興其友王承之，東廣之南，以古祝社，著園藏六齋疏二戒記諸書，稿悉毀，公夢白陳微君仲醇序之，以為似出秦古策、周官考工記，遠公宗雷八闕齋文也。又著金石史，華陰王弘撰

吳鼎芳

吳鼎芳，字凝父，吳洞庭人。為詩蕭閒簡遠，灑然出塵。嘗與范汭遊苕溪，泛碧浪湖，入夾山漾，往返二十日，風清月白，苦吟清嘯，僅得五言絕句一首，其自矜貴如此。後皈釋氏，名大香，字唵隱。列朝詩傳

高鐈

高鐈，字淵穎，清苑人。少從孫鍾元學，嗜飲酒，好游名山水，自負短擊，得詩輒題石壁，手自鐫勒。常游林慮山，竟日忘歸，聞峰下喧呼聲，迴視向所來處，乃知衡虎過也。著漁邨詩、蘆中集。池北偶談

嚴感過

嚴感過，烏程人，舉止與俗異。嘗畜一白鷳，行止與偶。鷳死，哭之累日，辟穀絕糧。友人遺白金一餅，攜之市，見小漢玉器，輒易以歸，徑寸之鏡，而價什倍，幾絕。池北偶談

耕者王清臣

天啟初潁川張遠度買田潁南之中郵地多桃李
新一日携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瞪視聽之皆
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
畏徭役盡棄諸其族治人傭耕少嘗讀書家有
遺一冊於余者卷首題讀而愛之於無事輒
亦不知杜甫何人也異日遠度訪其廬見舊
曆背字畫漫滅乃悟細校為筆書之皆所作詩
記其一篇云人生若汎梗飄飄無根飲啄得安
許嘗之最無營值非春日吟荷鋤出東郭望叢
草色凝靜孤鳥語繁諸物暮化本離皆以生其
志悽然似供我寫不倒清尊卻明貴邀窮
意歸如識 潁川人物志

崔子忠

崔子忠字青蚓一名丹字道母萊陽人僑居京師
形容清古言辭簡質望之不似今人畫設穩微注
閨秀若閨范以下不復措意所云堂上蓋[illegible]以樂其志
養魚香然遺世一妻三女皆能诵詩解衣盤礴
山齋佛壇從之問俗人用金帛相請雖窮餓掉
頭弗顧亂後以[illegible]相知之亭以[illegible] 靜門三子傳

楊士喆　董樵

楊士喆字伯濬東萊人都御史爌子也革後隱成山
之松樹村去家五百里終身不一至著[illegible]文帝室語
遼宮詞石室談詩若干卷

弟子董樵字樵萊陽人寓變棄諸生侍士喆於成
山少從宋玄繼澄學得其指授有詩數百篇 濤音集傳

林古度

林古度字茂之閩人文章家初元移家金陵萬曆
中嘗詣闕上書論事不報古度少從遊數行為唐
隆所激賞與曹學佺種埋尤善時詣末年是之
秦淮年八十矣自言收居近華林遠失火燬為烏

廒晚歲乃生壙於孔山死乃歸葬嘗刻一萬曆錄於衣帶間康熙初卒 居易錄

邵潛

邵潛字潛夫南通州人移家如皋性孤介寡合嘗小忤意即去之凡歷數妻皆不終亦無子康熙乙巳予至如皋訪之所居委巷屏車騎始入老屋三間凋殘黝黑如入古洞穴一間貯所刻書版尚完椽一間自居之繩床敝帷留予小飲蔬果四五器市沽以酒予欣然引滿數觴各賦一詩而別縣令聞之因免其門役所著書凡十餘種 居易錄

張蓋

張蓋字覆輿永年人與殷岳申涵光友善築坏以居不與人接或夜讀經傳達旦或痛哭長嘯人莫測也常有贈申詩云草草賢人家書上書奎章閣於今之事我甘逸又曰衰老猶有涵光之是隱居後嘗往拖涵光作傳刻其遺詩二卷 池北偶談

王玉璣

王玉璣其先許人居長葛縣石固鎮尚氣節已然諾鄉人推重之流寇灌汴使人往聘玉璣玉璣脫身走河北賊執其妻孥及其子二人以要之李及二子皆罵賊死事定玉璣乃歸絕跡城市治圃於所居之鄉名花怪石曲折映帶蓺牡丹至萬株名品至百餘種玉璣吟坐臥嘯詠未嘗須臾離自號玉隱壽百歲有名士人日令子姪昇籃輿行游其間欣然自得沈文恪公荃官大梁尤敬異之題其園曰樂志 長葛縣志

傅山 子眉

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它亂後隱居著書工分隸善醫時人罕覯其面年八十徵至都堅臥城西古寺中辭歸子眉字壽髦博稽如古藏書賣藥四方其子輓車行暮宿逆旅輒課讀九經三史莊騷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名所與校 池北偶談

山陰人耳目正氣閣李蘇白說之云（廬山紀事稿）

余增遠

余增遠字日新山陰人崇禎癸未進士亂後隱渡東橋南敞屋三楹不給脫粟長吏就謁之輒避匿或拜門外然備其使者說謂其同年也入門見增遠卧牀帳上漏下穿四角悉支敗瓦牆隅一破瓮貯米數粒架上一紫草繞標錄穿者歎息而去（南征紀略）

李孔昭

李孔昭薊人崇禎癸未進士隱居盤山奉母至孝躬自樵汲往來水郡山市間鄉鄰多爲傳孝某中丞聞其名遣吏致書邀與新者問之逕諾其處至則室空矣訪之鄰叟曰向所見負薪者即是也（盤山志）

汪渢

汪渢字魏美錢唐人故孝廉也羅公之年將負提藥裹往來山谷宿食無定處間至湖上省母家人往跡之輒不可得遊天台匡廬黃山過居河渚年四十八卒遺詩如冰洋水還濤雲閒月方潔一旦破樊籠消遙從此別（魏禧文集）

林確齋

林確齋亡其名南昌人隱金精山之翠微峰已徙冠石種茶率其子孫躬自擔糞鑿畚夜則課之讀通鑑毛詩有遺石者見三四少年躡著一幅布赤腳揮鋤朗朗然歌者金石皆竦慕爲古圖畫中人（魏禧集）

金俊明

金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初以諸生一日筮焦氏易得蠱之艮曰將欲我高尚其志乎遂謝去於時傭書自給以善書名吳中畫梅尤工臨池之暇人識其孰謂引隱之亮自祭文以自況年七十四卒（汪琬集）

古懽錄卷第七

古懽録巻第八 方外

摩訶迦葉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皆黙然惟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嘱摩訶迦葉 指月録

須菩提

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讃歎尊者曰空中雨花讃歎復是何人云何讃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説般若尊者曰我於般若未曾説一字云何讃歎天云如是尊者無説我乃無聞無説無聞是真説般若 傳燈録 ○諸天竊作是念尊者須菩提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意不能解尊者須菩提知彼心之所念告言我曾於此不説一字汝亦不得聞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如是文字言説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説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亦復如是 大般若經

維摩詰 天女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説不二法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説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文殊又問維摩維摩黙然文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淨名經

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聞所説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 維摩詰所説經

天親 無著

天親菩薩從彌勒内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説何法天親曰祇説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傳燈録

王方平

王遠字方平欲東入括蒼山過吳蔡經家教其尸

餘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到期日方平果來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聞有頃信還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年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名字麻姑自言接侍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時略半也豈將復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癢時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已知即使牽經鞭之謂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 神仙傳

葛洪 第三子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不知棊局幾道樗蒲齒名閉門却埽未嘗交遊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好神仙導養之法求為句漏令以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乃至羅浮山著書一百一十六篇號抱朴子晉洪第三子甚畫常於羅浮其家素壁圖三人一白鹿二樹一藥筴二人手些一似采藥之狀 六硯齋筆記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隱於太山端拱若尸其書之通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居之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 晉書

許邁

許邁一名映改名玄字遠遊丹陽句容人少不慕仕進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遂往候之探其至要謂縣霤山近延陵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陳

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和采藥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以此山近人四面藩之號道之流欲相見者登樓興之語以此自樂遺王羲之書曰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皆在焉羲之自為傳逸民史

支遁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一往佳門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不與交言後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流連不能已世說道賢論以七沙门比竹林七賢遁比向子期 支法師傳

慧遠十八高賢

廬山東林寺釋慧遠集緇素百二十有三人於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又命劉遺民撰同誓文其間與譽望尤重者稱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之備周續之張詮張野等預焉。集閣 ○此圖初入路與清流激湍縈帶曲折踰石橋渡田路轉巖又繚而上巖間有方石池種白蓮池岩之旁有石橋度山之麗而古不知所窮崖其窮處橫如長雲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池旁有高巖懸泉下瀉為潭支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者虎溪也巖之外游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巖才半身者宗炳一人踞林憑几揮麈而請者竺道生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瀑而意在深雖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於林下者道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持經卷絕雖甚意童子舒足據首有倦聽之意者道池之上環石臺坐而覽經義者五人石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坐者劉程之也一人手閱經軸倚石而廻視者張詮也一人白坐而閱經者惠永也一人回首拱手旁視而沉思者惠持也一人

指其意而指經者慧永也又一巖中有金像環坐其下為佛事者三人一人執爐繞而歌唄者曇常也一人坐而斂手拳者道昺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龐眉一人袒肩持短錫者跋陀羅也一人持如意據石而坐者耶舍也童子一人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後一人露頂袒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石橋之旁峭壁垂趣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者遠公陸修靜也一人貌雄怪袍捉巾舒而立者辟蛇聖者也童子負杖卻立而侍一人乘籃輿者陶淵明也一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來者謝靈運也旁一人持曲柄笠一童子負笈前騎而行李沖元蓮社圖記○廬山十八賢圖一卷其二人相向坐一人兩手持衣袂揭胸若言語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者法師慧遠也一人冠瓏酒巾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不敢揖者陶元亮也一人躡屩振衣笑指之亮者畢穎之也一人執羽扇晏坐芭蕉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一人與持對坐合爪豎二指者僧跋陀也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據坐陀下者宗少文也一人居侍右低肩作禮貌甚恭者僧曇順也一人持錫之意一人展卷書讀一人美鬚而反顧者劉程之雷次倫周道祖也宋釋滇書蓮社圖後

慧持法師

慧持法師遊峨眉山遂於嘉州道旁古樹內入定宋政和三年風雨樹折好見一僧鬚髮蓋體爪甲遶身異之奏於朝有旨令取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問何代僧耶我東晉遠法師弟也曰遠示寂晉不記時代問遠法師在否曰化去數百年矣曰在耶遂不更語問欲歸何方曰陳留縣復入定神僧傳○萬曆間陳留掘地得一缸中有定僧云即持師之定

崇岡山志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十歳得葛洪神仙傳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永明中脱朝服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禄止句曲山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難立止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輙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乎豈惟身有仙相亦縁勢之使然永元初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絶本便馬善射晩皆不為惟聴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毎聞其響欣然自樂武帝手書招之賜以鹿皮巾屢加禮聘并不出唯畫作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縄以杖驅之帝曰此人欲曳尾之龜豈復有可致之理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菩提記云名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誓受五大戒 梁書

天台智者

天台智者大師先於南岳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傳燈録

慧照

慧照但坐休心西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路餘並蓊茸青翠 雲棲禪學

道超

道超屏絶賓侶與張辛為友内外典常擁膝前塵埃滿屋蟏蛸鳴壁 雲棲禪學

雲臺觀老人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生産資業蕩盡親故皆以不事事見棄方冬徒行長安中日晩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仰天而吁有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子春告以親友疎薄感激之氣發於顔色老人曰幾緡即豐用子春曰三五萬

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又言之十万曰未也乃云百
萬亦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明日午時候子於
西市波斯邸其後趨及時子春往老人先至果予
錢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令酒徒激歌
舞不復以治生爲意一二年間稍稍而盡倏忽又相
歎於市門前發聲而老人至握其手曰子乃復
如此吾將復濟子幾緡方可子春慚不應老人逼
之慚謝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時可來前期處子春
忍愧而往得錢一千万戒既入手從前九和一二
年間貧過舊日復過老人於故處子春掩面而
走老人牽裾止之又曰嗟乎拙謀也又予錢三千万
曰此而不痊則子貧在膏肓矣子春心曰吾落
拓邪遊生涯罄盡親戚豪族無相顧者惟叟三給
我何以當之感叟深恩立事之後唯叟所使老人曰
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
子春遂轉資揚州買良田百頃郭中置甲第又

置邸百餘間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姪遷祔
旌親既畢事乃期而往老人方嘯於雙檜之陰
遂與登華山雲臺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宇
嚴潔非常人居之室有藥爐高九尺餘紫焰光
發照灼窗户玉女九人環爐而立時日暮老人不復
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令食
訖取一虎皮鋪於內西壁東向而坐戒之道士前曰
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愛而
已使其噫聲五藥銷子亦仙矣嗟乎仙才之難得
也遂指路使歸子春再往謁過仰玉雲臺峰
絶無人迹 太平廣記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通百家說善言老莊兼好
釋典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
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
博士徵不拜貞觀初召詣京師欲官之固辭不受

三旦甚精乃延入室外更給以事出萬與雲大也援筆搨文頌刻石邸 逸民史

青牛道人

青牛道人棲廬山有松上摩青雲下臨勁谷道人臥其下故胡林風雨驟至勢欲顛覆道人嘘呵欠伸自若或問道人二六時中何所用心荅曰天上天下 豈敢青牛同心處 幽秘軒雜綴

趙白雲

趙白雲不知何許人自言九十餘常居終南山中多散百歲人最壽者莫跂天道以自黄巢亂時入桐柏道人自宋京而今尚在 幽秘軒雜綴

古懽錄卷第八

古懽錄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士禎撰士禎字貽上號阮亭又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簡士禎原名下一字與

世宗憲皇帝廟諱相同故傳刻其書者皆改爲士正乾隆丁酉奉

諭旨追賜今名是編皆述上古至明林泉樂志之人蓋

皇甫謐高士傳之意其自序稱取古詩良人惟古懽句爲名案此句見文選古詩第十六首李善注曰良人念昔之歡愛則所謂良人者乃棄妻指其故夫所謂惟者思維也古者舊時也歡者夫婦之私昵也不識士禎何據乃以爲高隱之目無乃解爲與古爲徒之意耶果若是則誤之甚矣

大成通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楊慶輯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理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成通志十八卷》提要

大成通志序

余同郡楊子憲伯者其家學授受歷世綿遠皆以理學而純舉子業者也憲伯生方五六歲未從學時出入行習見字迹辨形

審聲別義其性情已如是矣自是其尊翁元清先生始命讀書甫成童未就外傳惟受家學頗鄴架博通經史兼習音韻以故余姑以其子妻之既長意不專

舉子業潛修邃養以著書立言爲期訪回方名儒及藏書之家每搜索就證之由是著述盈笥而其大成通志一書更其明體達用者所關於世道人心誠非

小也爲

撫臺劉公

藩臺羅公

副憲孫公所識賞付之剞劂氏一時諸名公莫不見而嘉美之

遂題序縷〻余無容復爲之贅第思天下大矣古今載籍多矣而其傳世名集不啻汗牛充棟然豈皆學有所願專心於

大聖人之學之教而爲書如是

之典而要也故自先聖賢言動出處以及帝王祭祀諸典備記詳載而外若闡發聖學彰明聖教淵乎浩乎探極理奧衍先正之宗風開後學之津梁非可一

二端指隙之此皆識力學問之著見也惟其性情如是故其識力亦如是其涵養如是故其學問亦如是識力者操修之著學問者事功之本卽識力而操修可見矣卽學問而事功亦可卜矣憲伯苦心多年自是有成書非家學承受以厚其畜識見高明以大其用者不能有此他日流布四方自有具眼者共睹其

美余欽慕之得不爲之叙其槩云

旹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暢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辛丑會魁禮部觀政通家眷社弟漳邑楊紘臣

頓首題於仁壽山房

大成通志序

通之為言同也志之為言矣
也事同為通心矣為志通志
之云義哉取諸此歟且大成
者孟氏所以尊孔子也易尊

諸尊道也孟氏以前孔子之
道可述而尊之孟氏以後孔
子之道又孰從而尊之諡曰
聖法天人法聖則亦仍以聖
人之行事尊聖人而已吾鄉

鄉揚子之為是書也殆庶
幾歟先王諡以易名爵以
彰德孔子之聖豈借乎此
尊聖人者非此莫由曰諡號
曰褒封志則有焉知情謂作

形下謂聖人位述之宗也糟
粕所存神明匯通曰禮曰樂
蹤志則有焉達而有位治統
以昭窮而在下道統以著不
有吾道治又何傳曰年表曰

世家志則自爲上下二百四十
季大義所原雖過不褒人
法不遺雖功不黜非賢而傳
祀有德而不享議之辯之此
之書正春秋之志也識又識

而通以人爲主德立言萬殊一
本諸儒雜録前哲藏書稱之
纂之照之志史守傳之志也綜
議廟家元以來世家年譜
闕里雜編諸說彙爲一書考

得失訂詳略較異同補缺漏
剪繁蕪節偏滑全固煩見要
外以通事內以矢心六律八音
始終條理以孟氏之所以尊
聖者尊道節以孟氏之所謂

歷樂考成書之以寔冊則十爲
八也冊以分目則四百有五十
並大約崇聖議則以
至聖先師爲王王公之號置
而節言推諸子則以先賢爲

是廣衍子男之稱在所弗論
聖帝明王進封崇祀不窮矣
凡書曲學小儒浮言妄議亦
終不廢者豈非以陰師重
道為則效以非聖蔑經為鑒
哉噫　楊子百世而下之人
也生百世而下效百世而上以
尊聖人不有孟氏吾誰與
法此大成所以取孟氏之言而
成尊之之志也夫

康熙己酉小陽上旬日金城
舉人高璇謹序

大成通志序

吾儒有希聖之心自不可無希聖之志夫心志之所在即識力之所在也三古之世聖人夥矣孰有如

孔子之大且深當生民未有之一人乎葢其祖述而憲章也則道與帝王協其上律而下襲也則德與天地參雖當年親炙其休者如飲大海而各足亦似乎無得而窺其所以大與所以深也然而聖人之大不可測而其道之昭於天者也如日月之經天聖人之深不可窮而其道之傳於後世者如江河之行地若是

者何也夫亦曰有聖人之言行在耳然余自讀魯論家語及世儒傳記雖其間記聖人者不一事述聖人者不一言希聖人者不一人但皆可謂之特志其言

動不可謂之統會其源流也自子輿氏稱曰集大成由今思之諸家之各記其言行似不足以盡聖人而集大成一言始得以盡聖人也雖然舍大成之一言

孟叙三　下九

無以知聖人之大且深離聖人之言行又無以知聖人之所以集大成也則何如彙其言考其行析衷於傳習訂証於記載而統會為一書之為愈也余固有志焉奈幼專帖括長遊於四方今耄矣弗能為也余鄉扈伯氏其人如渾金璞玉素行則孝友婣睦忠信篤敬當道表揚鄉里稱頌已有年矣余忝婣家而知

孟叙四　下廿

其碩學

孔子之有素當不徒強艾時為然也及著大成通志成余得詳覽而敬讀之見其志

先聖也博而能精約而能該而其

續諸賢諸儒於後是衍尼山之
統緒也而其繫禮疏樂疏於前
是篤尊崇之要道也而且歷紀
帝王敬禮之盛典吾儒承繼之
宗風允矣
先聖之功臣後學之心鏡也非迥
别時流之識力而能若是乎由
是擊節而嘆殆余之志也夫非
唯公之志有符於余志俾後世
讀公書者知公志之所在即各
識其志之所在也豈不洵如公
通志之言乎時值歲杪偕公煨
爐談心遂援筆而書之亦將並
附不朽云
旹
康熙戊申涂月
中憲大夫知直隸河間府事孟
家棟頓首題於近聖居

叙

徐福源三山爲蓬萊故博望
從星槎爲崑崙牧檀宣武
探牛渚爲幽魅牧宗道君集
異聞爲詩雅故錄後之言之

似皆不必留心者而千古有心
人乃必留之如此況乎道統所
在三經九法視爲證衰治亂
如
睹卿仲尼者何無留心尊仰而

傳源流之不明權度之未晰
歲余見楊竟伯於大成一書
殫精多年手抄心譯不憚
重繭而求其成集志甚偉
矣心實竊嘉憶人生精神何

處不用而用之於道德者幾何
人用之道德者又幾何年
竟伯獨耽之於是其爲人何如
哉其與千古有心人偏之於不
必留者耶又何如哉余嘉之

樂之居之叙
社弟王予望

王序三　　下廿七

大成通志序

國家以管觚庀材養一代之人品培百年之氣運亓斤匕使佩爲高崇尚淵雅以諧乎金聲玉振之業莫不准尼山一人以爲宗自二氏之學漸興一線之脉幾絶天下後世欲步趨數仞宫牆者必先經曲式範勺象成舞以諧乎鐘律與妙而後及於出處之節道德之風也攷史記世家闕里誌家語諸篇前人論列幾詳吾鄉憲伯先生

大成通志序　　下廿六　　理齋

家世理學博涉羣編讀書根極理要頗多著述獨編所謂大成通志一書汲汲欲行於世何居蓋先對越之有儀趨蹌之有度者也雖猷諸儒志

孔子之言動出處自子輿而下董仲舒折衷尼山可無容議詳考聖裔若子魚子國仲達諸儒碩外他如賈逵鄭衆馬融王弼河汾昌黎以及濂洛闗閩或小裨於聖學或昭明乎聖道彼猶星分而戸列而此則統括而滙源也

又上自軒轅帝嚳以至契湯以遡聖源下及歷代封爵公伯子男至於學錄山長以疏聖流其世系之遠近賢儒之列次一覽瞭然尤必於廟宇學校鐘磬管籥協其律釆齊肆夏式其

度無不條貫而詳明焉夫學問不遡源循猷捫燭扣日弇鄙貽幾如太史公走涿鹿過崆峒薄瀟湘漸滄海可謂至矣然不探崑崙而遡河源循絶端尋委之見也茲通志一編綜覈羣

書歷年而成秘制外蕪括聚散逸間以增附議論諸要一展玩間尼山統緒一以貫之其殆崑崙河源之論也夫昔楊雄補易以太元輔虞篇以州箴佐論語以法言翼史冊以纂訓欲推廣删定贊修之義以傳人自命識者猶有操觚之譏兹乃疏分禮樂考協音律紹明先聖裨益道脉大有功於孔牆當駕軼而上之寧僅僅君家子雲之流亞也耶附之剞劂以公

海內使百世而下有志金聲玉振之業者不在是哉不在是哉

古隴任經邦青柯甫頓首拜撰

予族孫農君伊高禮秥嘗選配
故明肅恭王妃王雅好書籍慶
曾祖祖亦有書癖進來藩府贈
金帛不受獨畱緗帙吕歸以故
家多鬻架慶自少授書嗜古文

序　楊一　　下三二

辭父誌之曰丹不攻舉子業覺
此奚參慮不輟凡書費至傾囊
仍置書自是鳥羅蒐條而置書
不饜惘難曰生不成名著書可
不朽今老莊諸子釋典金剛經

華嚴經列解因繫此皆非吾儒
正道獨吾　夫子集古道統之
宗家誦戶習魯論而外若鳥語
闕里志太史公世家及列傳雜
出者固無不備而未有全集統

序　楊二　　下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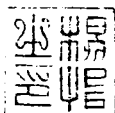
會令學者壹覽而瞭然出影仰
尊崇以思員缺典也此是啓蒙
出書倉廣搜氣纂詮著大成通
壹爲弍冊就求質于余余曰偉
矣子書恐有誤漏書成請正以

吾鄉文獻家處搆其集走京邸
遂謁閩經諸公參訂疑而與同
社核讐吾諸者謂今因稗官小
説繍刻充棟人爭喜覽之今是
出集拓大帝責平兵冠何且予

未成名开家子雲太玄真不免
覆瓿百慶笑而不應凡三脫稿
積貳拾餘季乎白吾　共子如
日月江河之照流乎天下奚藉
此炙輠子貢不云捧土而益

泰山乎雖然吾孫之著此可謂
勞心苦慮卓然嚮往迫還庸佁
矣青衿界壁胡叁棗梨賞姑藏
之名山吕侯他日可屯亡何獻
出當道諸名公咸加稱賞

大方佰羅公弋覽丙盈稱鑒厝
得之快事
撫軍劉公見而曰此可傳也會
方伯公囑僚屬捐俸剞劂之嗟
乎此諸公祖重道德而崇理學

聖
興起人心翊贊
主右文出化厥功豈淺鮮哉傳
曰士附青雲而顯爾小子慶從
茲不朽矣余既忝族長遂爰筆
而記其緒書以始末于家祠中

奉訓大夫刑部廣東清吏司郎
中柒拾有六耄人楊恒偉于
南叙

大成通志總目

康熙己酉大臺捐助刊刻
甘寧撫臺劉公諱斗助銀一百六十兩
藩臺羅公諱森助銀三十兩
臬臺陳公諱東直助銀三兩
平涼守程公諱還助銀十兩

臨洮守許公諱重華助銀十兩
渭源令蔡公諱芝春助銀三兩
寧遠令龐公諱守謙助銀四兩
漳縣令黃公諱榜助銀三兩
蘭州訓郭公諱毓秀助銀一兩
門人蔡文卿顧貞羅賢貴尚德助銀一十六兩李昱常榮
何見善歐典通何多智馬中星李久春王朝俊助銀一十
六兩包大綬包大榮卜得吉張選李昇陳宗孔李俊劉益
陳宗孟賀君恩蒲如松蒲如栢趙之奇童彰童光廷陳彩
牛七會李應時杜其非李傑李俊選郭儒楊君恩李光吉
蘇輝閣中傑閣中秀高舉祿君賜祿君恩何爾哲暢文昭
周晃屈仲謝賢助銀三十五兩
潛齋曰余生平著述頗多大抵非道德之書不講非聖賢
之言不錄必有關於世道人心者然後系敘成集大成通
志幸
大人君子鑒賞得刊刻焉餘尚貯之篋笥以俟知遇余後昆繼
志述事者付之梓人公之海內不至湮沒無傳善不朽余
亦不朽此余夙夜睠睠拭目以覘所不能忘者也

續刊遺稿
篆訓一卷
處語一卷
古韻叶音六卷
佐同錄類要集五卷
理齋著述諸序一卷
季男會貞孫昱曾孫慰望懋望悊望愬望刊
俟刊諸稿
佐同錄類音集　類形集　類義集
歷代全史會要　敘　論　詩歌　文辭
天文地輿山水建置
道源圖書集
大學諸家本辨
吾從編八股說
西文四編古文　特　内　外　附
四書講意
詩經解　禮記解　詩叶　易叶
參合集　道樞集　靜規集

輯著大成通志始末次言

天下事有僅存一理而不能統衆理者皆其微眇而無關於世道人心者也若興學立教與夫明經修行功極乎參兩而理則備乎體用是道統治統之所具也昔人謂自二帝三王而後至尼山一人而道統治統分夫其所以分者勢也非理也不則孔子尚不得兼夫治統學孔子者將遂守其空虛寂漠而不適於用哉

于稽上下古今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不尊崇

孔子者以其文章性道詣莫可加綏來動和化不可及蓋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以來未有者也緬懷當年用行舍藏之與則道統之所由全即治統之所由出固合體用而一致之後之學者皆未之有歧也所以古之人當始入學比周南召南學列籥干戈通則學書禮學律史殆遺乎修巳治人之道遠而授以治曆明時之官試適用焉則隨才而漸進之此古人敎學之法今之三場課士有遺意焉是性理之學精其體也應制之學驗其用也不明乎體而遽欲達乎用豈理也哉慶未及壯承庭闈訓專心帖

括嘗爲吾從編以應
制奈棘闈多困遇合維艱然慶不憲夫志之
未遂而深慮夫理之未窮故雖身處寒
巖家縣四壁而求道之心終不敢一日
稍自釋爾以故有願焉願學
孔子學
孔子而不得其所以爲

孔子求其言行之著聞者可矣伏讀論語而
外及乎孝經家語諸書更追維於刪定
贊修之際究圖於詩書禮樂與夫絶筆
之麟經則洙泗杏壇之遺誨庶乎其罔
昧矣獨是
孔子之言行記載甚詳傳習甚廣慶欲綜覽
而佩服之前乎慶之親炙之聞風二一堂

商訂奕世景從循依ヒ如昨焉故求
孔子兼求之受
孔子之教者宛乎
孔子之在望也遂著年表著世家兼以父子
承授著列傳以及諸賢諸儒皆有列傳
凡各類其所學以收集中而又集理齋
說要節要以統會其學之所歸學以

孔子爲宗七十子則繼宗者也後起諸儒則
繼禰者也方由所繼而益會其所宗慶
悠ヒ洋ヒ聞有所聞矣尤愧有未聞有
所見矣尤愧有未見於是涉歷名郡遍
叩
鴻儒間有啟箧示慶者聆而會之庶幾
益焉皆謂

聖道之昭垂猶是也向之所謂表傳世家說
要節要者王是或際宗風矣不特是也
古人之教禮樂爲先禮尚中樂貴和始
足以格神人和上下況乎
帝王崇
聖
詔爲典章禮有儀節樂有規度以示人心之

罔斁慶嘗走諸郡邑謁
孔子廟見殿庭
木主每多憾焉迨臨奠獻見禮樂諸器歌奏
諸人不無非儀非度抱憾愈深況聲容
歌舞之不作者比比然也由是志
文廟之禮樂爲禮疏律疏樂疏歌舞疏而
採歷來

帝王褒崇祀饗諸制與
孔子堂第器用之遺跡紀於首以學校集畧
爲禮樂之歸總數篇於前而輯
孔子年表世家諸賢諸儒列傳於後以理齋
說要節要收之附有議解辯論諸說於
各卷中得名曰大成通志夫大成孟氏
所以尊

孔子也慶謂尊
孔子而有志故以誌爲志臚列一十三篇分
一十八卷前集
帝王崇學之事後集
聖賢爲學之事故以志爲通目列四百五十
有六圖一百四十有六譜一十有一附
錄五百一十有四附論三百三十有二

於

聖學之餘復述

王道不容分體用為二焉立言之始耳以自

志成集之後願共有志不容分人已為

二焉凡皆通之七類也慶閱歷幾三十

春有聞必敬聽之有見必詳收之銖積

寸累酌而出之凡三易稿彙成篇章雖

其僭踰如是而其尊崇

孔子之心無非心天下後世之人心以為心

者也冀天下後世之尊崇吾

夫子者開卷瞭然證其誤而歸於同俾禮樂

修明和敬昭格以

聖道為歸趣以至人人為期許學在一室功在

天下豈非治統之由於道統也哉然而

不能遽遂者以慶卑而鄙貧而不能舉

也逮丙午歲杪捧是集獻之

學憲徐宗師以為得

聖學淵源有裨儒教發刊未果歷已酉春又

獻之

學憲呂宗師以為

聖門之典籍

歷代之欽崇舉凡禮樂文章不無成書然未

有如是之詳且確者以之正人心扶世

教誠

當今不可少之書會 郡伯白 邑侯陳

議刊因費奢未得災木幸逢

大中丞劉大宗師學貫天人功參造化迨

巡歷南安得就正焉一見而韙之即欲

付劄剛不樂獨爲其善語同事諸君子
各出俸以襄盛事
大方伯羅宗師
命司茲土涖任方期錢穀既平疆場益治小
廉大法物遂民安更雅意崇文筆削訂
証
二文宗總其事一時

臬司
分司衆宗師　郡伯　郡丞　邑侯　參軍　諸名公
皆共事焉諸郡邑傾心欽仰
兩憲臺者皆其道德事功之著見尚加意
斯文表章吾道於是小子慶偕同社及
門者莫不俯伏稽首受教肅恭竊見
聖天子臨廱釋奠講學崇文望風而
興起者烝々遂々也仍
詔諭諸臣務潛心
聖道以佐朕治我
文宗深體
綸音奉
命佐治種々善政善教浹洽於士民黃童白
叟郊野謳歌治化之遍西朔者日已久

矣
今茲不薄草茅微言俯從簡閱爲有關於
世道人心不欲久韜笥中而壽之梨棗
是又廣其教之々事也伏願
請
命於
天子

頒之天下學宮倘令天下士端其學術立己
立人昭乃典章盡物盡志非潛心
聖道之美事歟慶自今亦有以自進焉向之
切而求者至是而足矣佩服不能遂者
至是而遍告矣慶益切奉
教之心而欲天下士咸終身於
孔子之宮牆也夫

旹
康熈八年歲次己酉陽月之吉
古成紀後學楊慶謹識

大成通志釋畧

紀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古今推崇莫尚其道之顯而易見者若日
月經天江河行地人生日用範圍而不過
天子萬幾遵行所必先及其至也雖親炙如子貢有不可得而
聞者後世景仰追継焉能為之名言哉第自言動而外或
識其服與器用或望其宮室居處又或從瞻拜祭饗間慕
其手采褒謚襃封處想及德業親炙聞風類傚其肖習夫
至聖也何能以是見又何必不以是求哉慶故於歷代尊崇敬

先聖諸古跡通紀焉於是首志之為紀
禮諸事紀於首而以

禮疏

吾人之學何學也豈曰博物洽聞而已耶學以景乎前聖
者也夫昔者聖人自神明志氣間發見於動靜周還之細
以及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有秩秩然之矩度以行乎其間
者禮也古先聖人以禮自處而其教人莫非禮也則人之
所以對越
先聖何敢不如是也故瞻拜禮也祭饗禮也

歷代聖王以
身教之以
制頒之有自來矣卽其歷々而可考者志之爲禮疏
律疏
樂章及聲容器數之類
頒降雖有
定制然而製器作樂不入音律安得以和神人格上下哉玆故
於考証聲容器數之前贅以音律諸說以俟 製器作樂
者採焉爲律疏

樂疏
禮中而樂和禮固不以玉帛重而樂豈徒鐘鼓云乎哉中
心無存而欲盡乎聲容器數之間抑末矣若和敬在中而
又不容離乎聲容器數以表著者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則在學者無時不然無事不然而況乎駿奔對越之
間容得不合器數各適其宜聲容各盡其善以望
至聖之來格來饗哉處故於禮文而外復詳樂章諸
制志之爲樂疏
歌舞疏
樂有聲容聲自八音而外尤貴人聲容則非佾舞不能見
也處於樂疏之後復列樂章佾舞著爲歌舞疏
學校集畧
古今稱
孔子爲至尊以學校爲重地處於尊崇
夫子諸事後著以
歷代學制
聖賢規條蓋以崇
聖輿學皆

帝王之要道況乎學校所以祀
孔子也於是著之爲學校集畧
年表
至聖性天雖不可聞若其言動出處有可景仰者茲畧爲叙述
以志其爲天下萬世法君曰止爲表章
先聖吾
夫子道高德厚雖子賜有若之賢尚莫能贊揚萬一後學小子
焉能爲之名言哉於是著之爲
先聖年表

世家

覽從來世家見大聖人之生也不偶而其學也亦遂獨著

於天下是聖人之學天實開之人乃承之君吾

夫子之學不惟天開之遠邇其源亦自肇始之大聖開之不惟

人承之遍續其緒亦自本支之諸賢承之此其家學淵源

空群聖而獨當其盛者也况乎帝王開宗而公侯紹禰者

乎然慶不獨記

先聖之世爲然也蓋有慕乎

先聖爲教化之宗而家學源流誠足上下千古矣於是著之爲

先聖世家

啓聖列傳

聖哲挺生或昭明乎斯道或羽翼乎斯文雖四義理見其精微

學術本之天授然而鍾靈毓秀作述旁本於是志啓聖祠

聖賢儒爲列傳之首

先賢列傳

史述聖人之言以爲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

士也希仰

至聖宗風而不熟習於群賢言行之實循之末沐宗風也何者

群賢商訂一堂從遊列國得

夫子之教不爲不深矣而其所學亦不爲不切矣卽群賢之學

可以會

至聖之教亦卽

至聖之教可以景群賢之學於是志先賢列傳

先儒列傳

有

天地不容無斯文有斯文不容無繼述斯文者大抵古今爲然

也何也斯文之終始與

天地相爲終始者也故尼山開之天下後世從之當時親炙者

固皆傳道之賢後世聞風者孰匪比隆之哲故於先賢列

傳後卽叙先儒列傳

理齋說要

夫典學之事集於

上而爲學之事孰非在下之事乎然爲學之事雖各見於聖賢

諸儒之表傳者旣已爲詳慶尚以未曾總括條陳終有所

畧玆因合而集之以備觀感自不得不遍搜經書語錄中

聖賢致知力行之方存養省察之功主敬存誠之效以會

其要領

當世名公大儒有以教之則斯文幸甚慶亦幸甚於是著理

齋說要

理齋節要

吾儒之學的有淵源授受既已集其本末次第至於致力

之方尚有未盡義意者玆復摘其大節各存其說以備於

所不足而加勉焉若曰牽合附會前有千古後有百世慶

不敢期於是著理齋節要

後學楊慶再識

大成通志發凡

一各篇中大書所以提綱其義意未悉則分註之（因剞劂不工小書之）

分註未盡則引証之附論之附辯之然分註多即本文詳

之至於引証名論而外又有論辯皆慶之不避僭妄者也

一分註自十三經及子史百家衆論或有採者無不具其顛

末自

諸名公訂証以爲若論孟之言雖三尺童子無不識之付

刊遂删其原稿惟於提綱遏畧者微註其槩

一凡引証非首錄書名則首識其人不止爲觀者瞭然正所

以表崇

聖尚學之君子也

一引証名論多直書姓名非不知欽仰先輩而狎褻也以先

賢先儒皆所不諱故亦不諱也

一先輩論物論事彼此各成其是前後互相矛盾遂附論以

折衷之至若所疑則附辯

一從祀祔祀黜祀未祀與夫

先師廟泮池之類或有譏或有解以志中所重而不敢畧故必

特書也

一凡議解辯論諸說非關道統治統不敢妄附皆俟
當世秉禮君子
請
命於
天子釐而正之
頒布於天下學官欽崇罔斁以成一代之盛治
一古人左圖右書則古人書不廢圖今人有書而無圖豈古
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謂乎茲於凡可立圖者或創始
或因舊必先圖而後書俟先覽以識其槩況乎禮器樂器

尤俟觀象以製器哉
一各卷音釋字義見之前者後不復贅惟平仄字備註圈音
一紀者記也以前言往行記之而傳後也然不曰記而曰紀
者以其自
帝王行之足為後代之綱紀也
一紀中書事多表年以首
君表
君以首代者重
君事也謂開卷即洞然於

歷代尊崇之盛典也
一褒謚
聖裔紀中自襲公以至世職知縣世襲博士從事督郵學正學
錄山長遍得紀之至若因
聖裔特
賜官爵或
聖裔之學行可述者俱入世家中
一褒謚紀中先賢先儒名所當諱但恐相混則不便識認間
有獨當一姓不妨諱者亦不敢特諱與直書為嫌故多仍

史冊舊名
一凡
先聖遺址器用古跡敘入廟宇孔林紀中以
今廟制建在杏壇故得通紀焉然必特書以別所重也
一生逢
景運士人所幸慶忝生
聖朝不能効力於民社備沙之下借有著述上龥
聖天子仁慈浩蕩之恩崇
聖右文之化將前沿襲未革之陋規既於議解辯論諸說中龐

陳其畧、尤於各紀中、餘其空賀、以俟

恩典所錫、

一禮樂音律歌舞考訂、皆以疏名者、止是條陳記注之言、非

徒別於他集之以書名也、

一禮樂、每代必有因革、若歷古

今因而不革者、

郊壇、

社稷、

宗廟、

孔子釋奠釋菜彬彬乎、禮樂在是矣、然

郊社、

廟祀、

天子行之、非

太常與

典禮不得與焉、惟

孔子通祀於國學鄉校、自

天子、

皇子、公卿大夫郎吏、以及博士弟子員、咸得與祀事焉、故於

文廟禮樂制度、得加考訂、然一遵從來

盛典、以見

聖帝明王崇

師重道之至意也、

一禮樂諸器在

文廟、率多廢缺、闕里誌止存圖說、凡禮樂諸書、皆畧言所用、

而不及其製造之法、今慶考著製造之法、復詳所用、以俟

修明禮樂者考焉、

一祭品皆禮之所必具也、茲加考証、入禮疏中、

一律疏中、多本先正之說、而兼入慶之管見、或補前人之不

及、或悉前人之未詳、又或去前人之繁多、而以簡約出之、

若云作聰明、亂舊章、慶所不敢也、

一音律之學、雖有數家、近日多傳蔡子律呂新書、茲於新書

椓其切要、如八十四聲圖、今易爲十二宮曲逐宮直指圖、

六十調圖、今易爲五音十二變圖、非恥異也、蔡子務詳、而

備、慶求其簡而盡耳、

一慶覽諸家樂書、約三十餘種、皆本西山蔡氏、與太史公符

同者也、尚有宋宣春歐陽秀、明兩山李文利、金谿黃積慶、

三書然其學本劉恕通鑑外紀呂氏春秋長孫無忌隋志
雖皆異見處於其可通於音律之理者附之律疏中

一歌舞之制不見於諸郡
聖廟者日巳久矣但後世
頒制與古迥別慶著歌舞疏每先考夫古初之通制而後及於
大成歌舞

一凡學校之制始於五帝詳於三王漢唐而後雖各有創建
然而多因四代遺制慶著集累非獨詳於四代蓋以四代
之制原自詳也至於中列教條亦祇古昔

聖賢爲準

一年表列傳太史公叙其槩闕里誌記其畧以及他卷編註
傳記不無脫畧舛誤致後人覩其一節未見其大全信其
訛傳弗獲其真意斯亦千秋尚論之慨一朝對越之憾也
慶會其義意於凡疑者闕之誤者正之未詳者補之似是
者別之

一年表在他集或以年譜名或以世家名或以傳名或以記
名要皆類史記者也慶所著多有增補改正每詳於篇不
敢諱僭妄焉

一世家闕里誌稱世紀起自伯魚爲二代殊爲缺典雖曰先
世來源列之史記中不知彼國史也各自爲紀此專志也
焉得不遡源而合記之且吾
夫子之先宦家也軒嚳契湯表上史冊因歷叙其本始若小宗
別支雖極貴顯不敢槩錄間有錄者止分註之
夫子而後大宗爲本賢哲挺生不必福祿是荷而天爵之榮莫
大焉況乎
歷朝寵錫奕世無疆真可謂世有其家也至於支庶高山在仰
景行濟濟賢而達者何莫非

夫子之流風所勵也是以法祖憲宗潛修邃養者媲美四座之
群賢且也不獨善其身或股肱王朝而施濟萬邦或特守
一方或專理一務蓋立德立功立言代不乏人豈區區向
離蹤虔慕嗜色也哉故自九世分支而有學有行者得附
入焉不比家乘別記開達子孫

一世家闕里誌必叙其父子承繼茲於叙代亦及承繼乃以
通志做於家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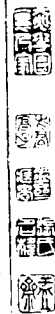
一世家分提世代人物以便覽者開卷瞭然

一啟聖祠配饗顏曾孔三賢皆

孔子弟子諸書叙於弟子傳中自嘉靖間配饗
聖父故得與啟聖傳同列焉
一先賢先儒列傳家乘叙次與
今廟制少別是集叙列大約遵
今日
典禮間有一二或異者附識於分壇圖後
一先賢列傳史記多直叙一堂晤對之言自論語而外或有
廣摭多出侮慢之口闕里誌叙其歷履行事畧遺其嘉
論語之言多弗及焉家語記事大約類史記而禮樂集諸

書大約類闕里誌茲凡傳述於史記家語論語錄言必擇
其要於闕里誌禮樂集諸書所收必擇其精至若見之稗
誌緣之則集摭之列史亦必酌而用之
一人品經久而益著公論與世而難湮若昔人謂子我與田
常作亂子石為堅白異同子貢譜首而亂五國事各有攸
人各異時以之証諸賢使蒙不白之衍百世而下人或有
之不忍諸賢在
聖門朝夕受教必非尋常之士若是非甚之事惟人所不為焉
而謂賢者為之乎茲故於三賢並子路子張諸及門列著
為傳盡華從來之誣
一先賢列傳既已妄肆體裁而先儒列傳不敢因仍肆之故
寧失之繁決不至大相牟於轅轍也或先叙而後議或先
議而後叙或隨叙而隨議或叙於中而初終議之
一黜祀與未祀賢儒雖僧有譏而其嘉言善行則不敢妄入
諸列傳中以遵從來
詔諭而不敢也
一理學宗派四海
賢哲衆矣得其門者亦不為寡矣後學小子未能窺見萬

中之一何敢以淺見薄識遽為天下後世告也第就慶夙
昔觀感恐其遺忘而存之於胸者遂集為篇間以諸語錄
附焉

楊慶再識

一金臺羅　森研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illegible]昌[illegible]甫參閱

褒諡先聖孔子紀

慶按上古於先聖先師釋奠釋菜膽拜祭饗而已不加追封之爵禮云子不為父諡父尊也師更尊也又曰諡周道也若吾夫子至德高明至道廣大郎或諡之大聖人之行豈容以一二字得盡乎諡雖周道不若古初之為愈也自魯哀公誄

之漢平帝追諡之追後莫不有稱諡踵事加飾由侯而公而王禮與非禮得失互見今慶所紀不比朱子綱目或有書有不書槩錄之亦以見歷來帝王尊崇先聖之意而有以累諡為重與不足重政也然王煥如張安茂史記事諸集析之為三曰褒諡曰廟制曰釋奠今增益其類詳載其事而考証以紀之傳雅君子幸勿誚其繁則庶幾開卷燦然矣

魯哀公十七年誄孔子為尼父誄詞見年表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諡孔子褒成宣尼公

李之藻曰此後世追崇孔子之始亦孔子諡宣之始也宣雖聖善周文之謂寧足盡我夫子乎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為褒尊侯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春諡文聖尼父

按歷代叙史多以南為主以北附之慶今次先聖以世故不以南北分先後餘倣此

南梁元帝親為贊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

隋文帝贈為先師尼父

慶按闕里誌禮樂考通考諸書皆載事不記年及考史多脫遺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罷周公祀

慶按高祖武德以來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春上言周公孔子皆聖人庠序釋奠晉宋梁陳隋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請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上從之

四年尊孔子為宣父

唐高宗顯慶二年以孔子為先聖

慶按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顏子左丘明從祀是年太尉

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顔子至作先師周公仲尼迭爲先聖貞觀之初親降綸音以禮記之明文酌成康之舊說正孔子爲先聖加諸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當同王者之禮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爲先聖於是遂爲定制

項安世曰先聖先師之祀至斯而論定矣猶今廟制猶稱先師尚爭經義。

乾封元年正月追贈孔子爲太師

尹起莘曰贈以三公之官是臣之也至亳州尊老子爲太上

■元皇帝其輕重不倫如此綱目於贈太師例去不書爲先聖諱也雖然先聖豈以是爲輕重哉

武后天授元年十月封孔子爲隆道公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易坐南面

是年追封孔子爲文宣王贈顔子爲兗公閔子九人爲侯曾子等六十七人爲伯詔曰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孔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制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定式其二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孔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衆用宮縣於是二京國子監及州縣始正南面位二京之祭牲用太牢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

吳沉辯曰孔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歿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歿而謚之可乎褒之以王之貴何若事之以師之尊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夫子不得君而爲師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被以王爵之貴爲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也。

丘濬曰此孔子封王弟子稱公侯之始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或稱宣父或稱宣尼夫宣之爲謚不過聖善周聞高洋李元素等皆有此謚聖人萬世道德之尊稱天以誄之猶恐未稱區區荒誕之稱何足爲輕重哉

慶按孔子稱王王者也乃後世尊崇先師似未爲過豈得言褻夫以夫子爲師固宜也即稱王稱帝亦無不可也

宋太祖建隆元年二月視國子學親製文宣王贊

項安世曰贊始於梁元帝遂沿爲帝王不可少之事聖德難名。何煩翰藻哉。藝祖賢人也斯亦可已而不已者矣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謚孔子為■聖文宣王

啓按先咸平三年幸曲阜詔討漢唐褒崇故事欲追謚為帝
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素王不當加帝乃按春秋演孔
圖孔子母感黑帝生又莊子恬淡■聖素王之道至是謁廟
遂加■聖文加冕服禮從上公九旒九章

五年十一月改謚■聖為至聖文宣王

慶按是時因犯諱改為至聖然至聖之稱庶幾知我夫子哉
千古尊崇之義可以定矣

宋神宗元豐七年五月請尊孔子為帝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謁先聖製贊刻石

宋理宗淳祐元年正月製孔子贊

合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顏曾思孟為十三贊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嗚呼父子之親
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
妙

明太祖洪武三年詔稱如舊

正諸神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配饗從祀諸賢諸儒如故
制曰嶽鎮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嶽鎮
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
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所可加哉今稽古定制止
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以
初封為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
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明憲宗成化十二年請尊孔子為帝

祭酒周洪謨請加孔子封號為聖神廣運帝禮部尚書鄒幹謂
聖神廣運但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
可擬議也且貫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崇之實乎
易謚加號豈足為孔子輕重哉遂弗許

二十三年請尊孔子為帝

言者請尊孔子為廣運帝詹事楊守陳上疏曰孔子賢堯舜
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事之
退而王之國體也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故王之者後
世推崇之典非周制也在後世則帝為君號王為臣號冠冕

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
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可臣也耶、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
之禮、而爲尊之盡矣、故先儒羅從彥、謂宜加以帝號而褒崇
之、誠萬世不易之至論也、該弗果、
李維楨曰、按宋陳與吳沉二公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
吳公之論、尤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其爲尊崇也、丘文莊曰、
千萬世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後世尊崇者、在
道不在爵位名稱也、確乎其言、與吳若合符節。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改稱至聖先師孔子、

大學士張璁、請正祀典、從之、因製祀典說曰、孔子之道。王者
之道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也、孔子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
筆削而心誅之、其生也如是、今不體其心而乃加之號、豈尊
於尊崇者哉、又若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
擬乎事天也、於是通行天下學校、改大成至聖文宣王爲至
聖先師孔子、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稱先
儒某氏、悉罷封爵、璁復詔改名孚敬、字懋恭、御書賜之、
張安茂曰、帝王者有天下之號也、加之於先師、以爲[illegible]謚矣、張

[illegible]之祀而發此言、然心之分、殊不可得而[illegible]
啓聖父聖母配通紀
舊藏微集皆未嘗紀、今通紀之、以見尊崇先聖、因及其所生、
從饗配也、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父爲齊國公、聖母顏氏

爲魯國太夫人、
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封齊國公、爲啓聖王、魯國太夫人爲啓
聖王夫人、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啓聖王、爲啓聖公孔氏、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追封聖配亓官氏、爲鄆國夫人
亓、渠宜切、
元、文宗、至順三年、正月、加封聖配亓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夫人、

褒封尼丘山附祀

慶按他集不入封山一事、夫封山所以崇聖也、豈類山川之封哉、

宋仁宗皇祐二年、特封尼丘山為毓聖侯、

詔曰尼丘山崇岡秀阜儲丕祐於殷後孕金氣於孔族挺毓睿哲為萬代師當崇五祀之封僃坊四瀆之秩列於祀典

褒封聖裔通紀

慶紀聖裔取詳於列史其不見於史者多本新舊二闕里誌然因聖賢苗裔而顯者得通紀焉

魏安釐王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

秦始皇召孔子後為魯國文通君

漢高帝元年賜孔子後爵蓼侯歷四世承襲自是封爵世享不絕十二年十一月過魯封孔子後為奉嗣君、以奉孔子祀奉祀始此

漢文帝初封孔子後為褒成侯、

漢元帝初元元年賜孔子後爵世襲關內侯號褒成君○永光間又以孔子後為魯從事督郵官於鄉始此、

漢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改關內侯為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前雖有襲封專為奉祀始此、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改褒成侯為褒亭侯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詔孔子後每代一人為從事督郵、

魏文帝黃初元年改褒亭侯為宗聖侯

晉武帝泰始元年改宗聖侯為奉聖亭侯、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改奉聖亭侯為崇聖侯、

後魏文帝延興三年改崇聖侯為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太和十九年仍封為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崇聖侯為恭聖侯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恭聖侯為鄒國公

南陳臨海王光大元年改鄒國公為奉聖侯

隋煬帝大業四年改奉聖侯為紹聖侯改從事督郵為曲阜縣令、

唐高祖武德九年改紹聖侯為褒聖侯、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朝會位同三品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改褒聖侯爲文宣公位文官二品下、

唐昭宣帝天祐元年、以曲阜令爲泗水令世襲爲陵廟主、

後唐明宗長興初、以世職縣令爲主簿或縣丞進授、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以孔子後爲曲阜令顏子後爲主簿、

宋太祖建隆初、以世職知縣由京朝官知縣事、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仍以四十六世孫聖佑爲奉禮郎、主祀事、

宋仁宗至和元年、改文宣公爲衍聖公、

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改衍聖公爲奉聖公、

宋徽宗崇寧三年、改奉聖公復爲衍聖公、歷代因之世襲、又詔選親族一人判司簿尉事、以家長承繼此家長之所由始、宣和三年、幸學特賜孔端木進士承爲舊規、

宋高宗建炎四年、南渡以衍聖公隨駕寓衢州府世襲、

金熙宗天眷三年、封孔子後璠爲衍聖公、

按世家自四十八代歷六世在宋金朝凡襲兩衍聖公、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改縣令爲縣尹、

元文宗至順二年、八月、詔衍聖公改鑄三品銀印尼山書院設山長一員、承襲、

元順宗至元三年、詔洙泗書院設山長一員、承襲○八年、賜衍聖公二品銀印、

明太祖洪武元年、以孔子後襲封衍聖公待以賓禮而不名、疾遣中使存問卒遣官諭祭自此爲例每代相仍○七年二月、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官一員○尼山洙泗二處山長各一員、仍舊額設聽衍聖公保舉族人之賢者改縣尹爲知縣於家長文加舉事一員以督理於廟繩愆子孫○十七年正月孔訥拜襲封之命受詔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引導至太學學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賞明日入謝復賜襲

衣宴於禮部次年入覲得給付乘傳班列文官之首厚其廩餼、以及僕從遂爲故事每代仍其制、

先未授誥之前吏部奏司資品階上曰旣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王號爲貴耳其廩餼上命賜膳光祿月繼庖廩、

明仁宗洪熙元年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套鈔二千貫下程牟酒未依此例仍賜居第於東安門北、

明宣宗宣德中於三氏學又設學錄一員、

明代宗景泰二年、賜衍聖公三台銀印玉帶一品金織衣、賜三氏子孫冠帶錦衣○三年詔孟子後嫡長世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以奉祀事、
明英宗天順元年、以衍聖公賜第迺隘、以大第易之、
明孝宗弘治六年、授衢州府聖裔孔彥繩爲翰林世襲五經博
士、以奉衢州廟祀、○十三年、命徽國公朱熹十一世孫墅爲翰
林院五經博士、
明武宗正德元年、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設於
子思子中庸書院、書院在鄒縣孟子授業於此、以奉祀事、○二
年、改尼山洙泗二山長、爲世職學錄、
明世宗嘉靖九年、詔顏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

祀事、○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還武城衣巾奉祀、○十
八年、授曾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其祀、○三十四年、
正月、命宋儒[illegible]熹裔孫朱源襲五經博士、○三十八年十一月、
詔朱熹原籍婺源縣子孫朱墅世襲五經博士、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初、
[illegible]孔氏後世襲衍聖公、曲阜知縣、各一員、弘文院侍士二員、太常
博士一員、國子監學正、學錄、各一員、仍授異姓管勾、典籍、司樂、
各一員、司至聖廟事、顏曾孟三氏後、俱授弘文院博士各一員、
朱文公後、授弘文院博士一員、
特賜仲子後弘文院博士一員、俱世襲、以奉祀事、○九年八月、
詔見衍聖公助祭、
上特命之前、見年少有威儀、問以年齒、所習何經、對畢、
天顏甚喜、又明日、
賜衍聖公貂袍一襲、
賜茶、
賜宴、又明日、於聖裔中、擇子弟之賢者四人、四配裔各擇一人、入
監讀書、

慶按前代孔氏博士一員、
今
上增一員、及異姓典籍、司樂等官、又
賜仲子博士一員、皆
特典也、
皇上崇文重道、培養治化之源、千萬世雍熙、可以徵矣、
大清康熙九年　詔賜程伯淳程正叔後裔[illegible]授弘文院博士
各一員、以奉祀事、

褒謚先賢先儒從祀　三

　慶按紀先聖崇道尊德也、歷代褒謚、雖有可否、然皆寓尊崇之意、親炙之與聞風、有授受焉、其學也、皆奉聖教者也、歷代

　亦有褒謚。正所以興聖學也。何敢不爲之通紀云、

唐高宗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

唐元宗開元八年、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贊、書刻於石、其十哲曾參、令當朝文士、分爲贊題於壁○二十七年追贈諸弟子爲公侯伯三等之爵、共八十二人、

顏回爲兗公

閔損爲費侯　冉耕爲鄆侯　冉雍爲薛侯

宰予爲齊侯　端木賜爲黎侯　冉求爲徐侯

仲由爲衛侯　言偃爲吳侯　卜商爲魏侯

顓孫師爲陳伯　曾參爲郕伯　澹臺滅明爲江伯

高柴爲共城伯　虙不齊爲單父伯　樊須爲樊伯

有若爲汴伯　公西赤爲鄁伯　原憲爲原伯

公冶長爲莒伯　南宮适爲郯伯　公晳哀爲郳伯

曾点爲宿伯　顏無繇爲杞伯　商瞿爲蒙伯

漆雕開爲滕伯　公良孺爲東牟伯　秦商爲上洛伯

顏高爲琅琊伯　司馬耕爲向伯　巫馬施爲鄫伯

梁鱣爲梁伯　琴牢爲南陵伯　冉孺爲紀伯

顏辛爲蕭伯　伯虔爲聊伯　公孫寵爲黃伯

曹卹爲曹伯　陳亢爲潁伯　叔仲會爲瑕丘伯

秦祖爲少梁伯　奚容蒧爲下邳伯　公祖句茲爲期思伯

廉潔爲莒父伯　公西輿如爲重丘伯　宰父黑爲乘丘伯

公西蒧爲祝阿伯　穰駟赤爲北徵伯　冉季爲東平伯

后處爲營丘伯　薛邦爲榮陽伯　鄔單爲銅鞮伯

左人郢爲臨淄伯　翟黑爲臨濟伯　商澤爲睢陽伯

任不齊爲任城伯　榮旂爲雩婁伯　顏噲爲朱虛伯

原亢爲萊蕪伯　公肩定爲新田伯　秦非爲汧陽伯

漆雕徒父爲須句伯　燕級爲漁陽伯　公夏首爲元父伯

句井疆爲淇陽伯　步叔乘爲淳于伯　石作蜀爲郈邑伯

邦選爲平陸伯　施之常爲乘氏伯　申黨爲邵陵伯

樂欬爲昌平伯　顏之僕爲東武伯　孔忠爲汶陽伯

漆雕哆爲武城伯　縣成爲鉅野伯　顏祖爲臨邑伯

公伯寮爲任伯　蘧瑗爲衛伯　林放爲清河伯

秦冉爲彭衙伯　顏何爲開陽伯　申棖爲魯伯
宋太祖建隆元年、親制兖公贊、十哲以下分命宰臣譔、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詔加封顏回爲國公、九賢爲郡公、
六十二賢爲侯、乃命文臣爲像贊、
顏回爲兖國公
閔損爲琅琊公　冉耕爲東平公　冉雍爲下邳公
宰予爲臨淄公　端木賜爲黎陽公　冉求爲彭城公
仲由爲河内公　言偃爲丹陽公　卜商爲河東公
顓孫師爲宛丘侯　曾參爲瑕丘侯　澹臺滅明爲金鄉侯

宓不齊爲單父侯　原憲爲任城侯　公冶長爲高密侯
南宮适爲汝陽侯　公晳哀爲北海侯　曾點爲萊蕪侯
顏無繇爲曲阜侯　商瞿爲須昌侯　高柴爲共城侯
漆雕開爲平輿侯　公伯寮爲壽張侯　司馬耕爲楚丘侯
樊須爲益都侯　有若爲平陰侯　公西赤爲鉅野侯
巫馬施爲東阿侯　梁鱣爲千乘侯　顏辛爲陽穀侯
冉孺爲臨沂侯　曹卹爲上蔡侯　伯虔爲沭陽侯
公孫寵爲枝江侯　冉季爲諸城侯　公祖句茲爲即墨侯
秦祖爲鄄城侯　漆雕哆爲濮陽侯　顏高爲雷澤侯

漆雕徒父爲高苑侯　壤駟赤爲上邽侯　商澤爲鄒平侯
石作蜀爲成紀侯　任不齊爲當陽侯　公良孺爲牟平侯
秦冉爲新息侯　奚容蒧爲濟陽侯　句井疆爲滏陽侯
申棖爲文登侯　顏之僕爲宛句侯　榮旂爲厭次侯
縣成爲武城侯　左人郢爲南華侯　燕伋爲汧源侯
薛邦爲朐山侯　秦非爲華亭侯　施之常爲臨濮侯
顏噲爲濟陰侯　步叔乘爲博昌侯　叔仲會爲博平侯
翟黑爲林慮侯　邦選爲高唐侯　孔忠爲鄆城侯
公西輿如爲臨朐侯　公西蒧爲徐城侯　琴牢爲頓丘侯

陳亢爲南頓侯　蘧瑗爲内黃侯　林放爲長山侯
申黨爲臨川侯　顏何爲棠邑侯
初、帝閲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及唐會要、凡七十
七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對曰、國學經太祖定議、今宜準國
學爲定、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又封十九儒爲伯、
左丘明爲瑕丘伯　公羊高爲臨淄伯　穀梁赤爲龔丘伯
伏勝爲乘氏伯　高堂生爲萊蕪伯　戴聖爲楚丘伯
毛萇爲樂壽伯　孔安國爲曲阜伯　劉向爲彭城伯

鄒忌爲中牟伯　杜子春爲緱氏伯　馬融爲扶風伯
盧植爲良鄉伯　鄭元爲高密伯　服虔爲滎陽伯
何休爲任城伯　王弼爲偃師伯　范甯爲新野伯
賈逵爲岐陽伯
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贈歐陽修爲太子太師、謚文忠、○元豐
七年五月、追封孟軻爲鄒國公、荀況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
韓愈爲昌黎伯、
宋哲宗元祐元年、贈司馬光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元祐中謚
邵雍曰康節

宋徽宗崇寧元年二月、封孔鯉泗水侯、孔伋沂水侯、○大觀二
年追封公夏首爲鉅平侯、后處爲膠東侯、公肩定爲梁父侯、顏
祖爲富陽侯、鄡單爲聊城侯、罕父黑爲祁鄉侯、秦商爲馮翊侯
原亢爲樂平侯、樂欬爲建成侯、廉潔爲胙城侯、
時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
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唐會要則宗史記、開元
禮則宗家語、本朝斷以七十二人、取琴牢、陳亢、公伯寮、顏何、
秦冉五人而去公夏首十八人、今益定公夏首十八人、皆有伯爵
載於祀典、請追贈侯爵使預祭饗、從之、

政和三年、以王安石、封舒王、子王雱、封臨川伯、○五年春詔樂
正子克封爲侯、　公孫丑、萬章、告子、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連、
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咸丘蒙、桃應、盆成括、季叔子叔俱封伯、
○六年詔先賢封爵及郡縣犯先聖諱者、悉改正、於是改曾參
瑕丘侯爲武城侯、顓孫師宛丘侯爲潁川侯、司馬耕楚丘侯爲
睢陽侯、琴牢頓丘侯爲平陽侯、左丘明瑕丘伯爲中都伯、穀梁
赤龔丘伯、爲睢陽伯、戴勝楚丘伯爲考成伯、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
宋高宗紹興八年、賜胡安國、謚文定○十四年、又製七十二弟

子贊刻石、
宋寧宗嘉定二年五月、謚朱熹曰文公、○三年贈處士蔡元定、
迪功郎、
詔見本傳、
八年十月、謚張栻曰宣、○九年正月、謚呂祖謙曰成、○十二年
謚周惇頤曰元、張載曰明、程顥曰純、程頤曰正、
宋理宗寶慶三年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嘉熙二年改呂
祖謙、謚忠亮、○淳祐元年正月、製顏曾思孟贊、又贈周惇頤汝
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景定二年正月封

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
宋度宗咸淳三年正月、進封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公、顓孫師陳國公、尋進陳公、閔損費公、冉耕鄆公、冉雍薛公、冉求徐公、仲由衛公、宰予齊公、端木賜黎公、言偃吳公、卜商魏公、邵雍新安伯、
元成宗大德二年、贈許衡司徒、諡文正、
元武宗至大二年、進封許衡魏國公、
元仁宗延祐三年、二月、追封孟父邾國公、孟母邾國宣獻夫人、
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加封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

公、子思子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周惇頤道國公○二年六月、贈吳澄臨川郡公、諡文正、
三年四月、追封顏子父無繇爲杞國公、諡文裕、顏子母齊姜氏爲杞國夫人、諡端獻、配宋戴氏爲兗國夫人、諡貞素、
元順宗至正二十一年、追諡朱松獻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追封董仲舒江都伯、
明英宗正統八年、追封吳澄臨川郡公、
明憲宗成化三年、改封董仲舒廣川伯、封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

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明世宗嘉靖元年正月、封王守仁新建伯、世襲○八年、罷先賢先儒封爵、稱先賢某子、先儒某氏○罷王守仁伯爵世襲
明穆宗隆慶元年正月、復追贈王守仁新建伯、諡文成○五年、改稱先儒某氏爲某子、

廟宇孔林通紀

廣按古者凡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蓋重聖師之教、以衍傳習之誠、是有學校必有祀堂也、自秦滅學、從至西漢武帝建元四年、始立博士、興學、平帝元始四年始起明堂辟雍靈臺、東漢光武初、起太學、北魏獻文帝時、始立郡縣學、而先聖孔子之祀於國學、則在漢明帝永平中、祀於鄉學、則在魏獻文帝天安載、京師立廟、則在南梁武帝天監初、郡邑立廟、則在北齊天保始、自是制作漸隆、尊崇無已、鄉國天下、巍然棟宇、而以學校之制列之旁焉、然學校另載其制、而先聖廟宇紀

之之外、若孔林、書院、稽宽等蹟、偕諸子書院等、得通紀二、

洙泗書院、相傳以為先聖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修春秋、訓曾子孝經、皆在於此、與杏壇之建於先時、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故宅、仍令於廟建學、以訓子孫、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令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皆祀周公孔子、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始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

三國魏文帝黃初元年、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祀孔子於辟雍、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建孔子廟成、栽松栢六百株、

南宋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制同諸侯禮、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於江左、此立廟京師之始、

南梁元帝初、在荆州起宣聖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天下郡學、各於坊內立孔顏廟、坊邑里名、

唐高祖、武德十一年、七月、立周公孔子廟於國子監、

唐太宗、貞觀四年、令郡縣作孔子廟、○十一年作孔子廟於兗州、

唐高宗、總章二年、勅天下皆置孔子廟、

後周世宗、顯德中、創立尼山書院、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孔子廟門、立戟十六枝、故世稱戟門、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國子監、修七十二賢堂、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殿名大成殿、御書於辟雍、賜之。

政和元年、詔先聖廟門、戟用二十四枝、

遼太祖、神冊三年、建孔子廟、

元成宗、大德六年、六月、新建文宣王廟於京師、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建憤渠書院於鄒縣、以祀張子、

元文宗天曆二年、建顏子廟於曲阜陋巷、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令天下獨建文廟、文廟門稱大成門、殿稱大成殿、罷武廟、

明英宗正統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宮、

明世宗嘉靖九年、改大成門爲先師廟門、大成殿爲先師殿、戟門爲文廟之門、

慶按古者有聖有師、前代稱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近世稱孔子爲至聖先師、凡殿門俱宜稱至聖、何者、聖字原該師字故也。

又詔國學幷天下學校立啓聖公廟、

先是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禮官議不合、遂已、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如前、亦不合、已至是輔臣張璁詳其事於上、從之、

正殿奉祀圖

正

至聖先師孔子　一龕

配左
復聖顏子　一龕
述聖子思子　一龕

配右
宗聖曾子　一龕
亞聖孟子　一龕

從祀左哲
先賢閔子騫
先賢冉子仲弓
先賢端木子貢
先賢仲子路
先賢卜子夏
五位一龕

從祀右哲
先賢冉子伯牛
先賢宰子我
先賢冉子有
先賢言子游
先賢顓孫子張
五位一龕

子張躋十哲解

聖門稱四科爲十哲、而子張不與焉、唐開元中顏子已配饗矣、以爲曾子孝道可嘉、詔坐十哲之次、宋咸淳中、表章大學一書、始識曾子爲傳道之宗、遂升配饗、是年議補十哲、與朝請升有若、一祭酒爲書力詆有若不當升於十哲、引陸九淵論、謂有子孝弟之說爲支離、遂躋子張、抑有若、然其帖服萬世之人心、與未帖服、先達亦自有辨、

兩廡第一壇奉祀之圖

左從祀
先賢澹臺子 子羽
先賢原子 子思
先賢南宮子 子容
先賢商子 子木
先賢漆雕子 子若
先賢樊子 子遲
先賢公西子 子華
先賢梁子 叔魚
先賢冉子 子魚
先賢伯子 子析
先賢冉子 子產
先賢漆雕子 子斂
先賢漆雕子 子文
先賢公西子 子秀
先賢任子 子選
先賢公良子 子正

右從祀
先賢秦子 子開
先賢公冶子 子長
先賢公晳子 季沉
先賢高子 子羔
先賢司馬子 子牛
先賢有子 子有
先賢巫馬子 子期
先賢顏子 子柳
先賢曹子 子循
先賢公孫子 子石
先賢秦子 子南
先賢顏子 子驕
先賢壤駟子 子徒
先賢石作子 子明
先賢公夏子 子乘
先賢后子 子里

兩廡第二壇奉祀之圖

左從祀
先儒左子
先賢步叔子 子車
先賢琴子 子開
先賢陳子 子禽
先賢公西子 子尚
先賢公西子 子上
先賢邦子 子斂
先賢樂子 子聲
先賢顏子 子叔
先賢燕子 子思
先賢縣子 子橫
先賢公祖子 子之
先賢秦子 丕茲
先賢句子 子疆
先賢顏子 子襄
先賢奚容子 子晳

右從祀
先賢公肩子 子仲
先賢鄡子 子家
先賢罕父子 子黑
先賢榮子 子旗
先賢左人子 子行
先賢鄭子 子徒
先賢原子 子籍
先賢廉子 子曹
先賢叔仲子 子期
先賢狄子 之晳
先賢孔子 子蔑
先賢施子 子常
先賢秦子 子之
先賢申子 子周
先賢顏子 子聲
先儒公羊子

兩廡第三壇奉祀之圖

左從祀
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升
先儒后子
先儒董子
先儒王子 仲淹
先儒歐陽子 永叔
先儒邵子 堯夫
先儒司馬子 君實
先儒程子 伯淳
先儒楊子 中立
先儒羅子 仲素
先儒陸子 子靜
先儒朱子 元晦
先儒真子 希元
先儒許子 仲平
先儒陳子 公甫
先儒王子 伯安

右從祀
先儒穀梁子 元始
先儒毛子
先儒孔子 子國
先儒杜子
先儒韓子 退之
先儒胡子 翼之
先儒周子 茂叔
先儒張子 子厚
先儒程子 正叔
先儒胡子 康侯
先儒張子 敬夫
先儒李子 愿中
先儒呂子 伯恭
先儒蔡子 仲默
先儒趙子 復
先儒胡子 叔心

兩廡分壇辯

禋祀之典、期於昭格、人不安於心而言對越、神不安於居而求昭格、無是理也、如廡制、從來未有左右混列者、混列則近於狎、狎則不敬莫大焉、慶稽會典、兩廡分十六壇、曲阜廟制、每位爲一壇、而闕里誌則有合六壇而祭者、又或有分十二壇者、今天下郡邑當倣前制而變通之、每廡九楹、或五楹、或三楹、俱宜爲三壇、每一壇爲一龕、每一龕奉一十六位、餘一位列於左之第三壇、以此祀神、於先賢先儒則弗狎、於後世人心亦或無憾、則棲神有道、而昭格之幸、可次第而求矣、

考証複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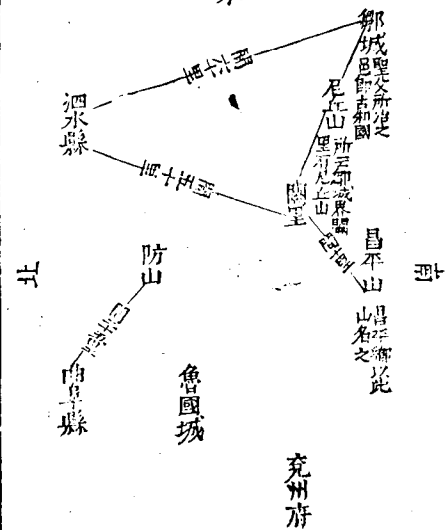
姓譜及海蘭諸書皆云、孔子弟子複姓者、有公晳哀、公良孺、公祖句茲、公肩定、壤駟赤、石作蜀、左人郢、公休哀、按家語史記等篇孔子弟子多公休哀、無公夏首、而魏書所藏列有公夏浩、則知不獨公爲姓、而公夏亦複姓、又云步叔、叔仲、字父亦複姓、而孔子弟子句井疆、句、姓也、而奚罕、穰各自爲姓、及攷史記事諸君不特以慶所見孔門弟子十一人爲複姓、并句井奚容亦複姓、孟史氏諸君博物洽聞人也、其學本於高陵呂柟、三原馬理、同州馬卝、朝邑韓邦奇、淵源所自、則史氏之稱非臆見明矣、慶

益識向來木主、稱先賢以一字爲姓者多誤也、因証之、

祀先賢先儒以世解

桼祔有所、而列坐或有未安於人心、爲安乎人心、不安、而欲神之昭格、無是理也、七十子之次、不可考矣、慶於其大不安者言之、會典舊制、東廡序列三十六位、西廡序列三十五位、明世宗嘉靖九年、兩廡中曾點、顔路、孔鯉改祀啟聖祠、公伯寮、顔何、秦冉、黜祀、蘧瑗、林放、祀於鄉、申黨議重、其東廡之奉祀者三十三位、西廡之奉祀者止二十九位、舊闕里誌遂序先儒左丘明於西廡之第三十、公羊高於西廡之第三十一、伏勝於西廡之第三十二、則左丘明反居秦非之上、公羊高反居申棖之上、伏勝反居顔噲之上、列坐之未妥者一也、至於王通在毛萇之前、周敦頤在后蒼之前、程頤在程顥之前、二程在張載之前、列坐之未妥者又一也、想從祀之典、上頒之、位置之事、下行之、黜祀所缺隨便遷補、斯次也、不特吾郡爲然、天下之因仍者盖亦多矣、自新誌成於萬曆己酉、而弘治乙丑之舉不從焉、東西廡遂各列先賢三十一位、則升秦非申棖顔噲之祀矣、而諸儒之次、除新誌改正外、尚次張載於二程之下、則表叔表姪之倫次猶倒、而羅從彥李侗之祀不與焉、則萬曆甲寅之詔未追入矣、慶

準新誌序列、仍序張載於二程之上、序羅李於胡安國之上、一以爲昭穆有序、則倫紀明、而倒行逆施、亦可免也、一以爲詔祀在列、則皇德彰、而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慶按顏路、曾皙、伯魚之改祀，禮也。一時正祀啟聖公而配饗之，甚盛典也。至從祀諸賢，制宜分廡。後世須放（做）照廟宇，潔其壇壝可也。

慶生也鄙陋，不能叩

謁

至聖先師廟林，得見諸古跡，循（猶）幸伏讀

闕里二誌、太史公史記、司馬子正索隱、馬融正義及孔安國、徐廣之傳，闡與《八（？）》地誌、括地誌、一統誌，得獲其槩云。

曲阜廟制圖

慶按曲阜廟立於魯哀公十七年、自漢興而後、代有增葺、然前代之制、多無考、僅以近代見之家乘、載爲圖、其國學鄉學廟制亦僅以近代、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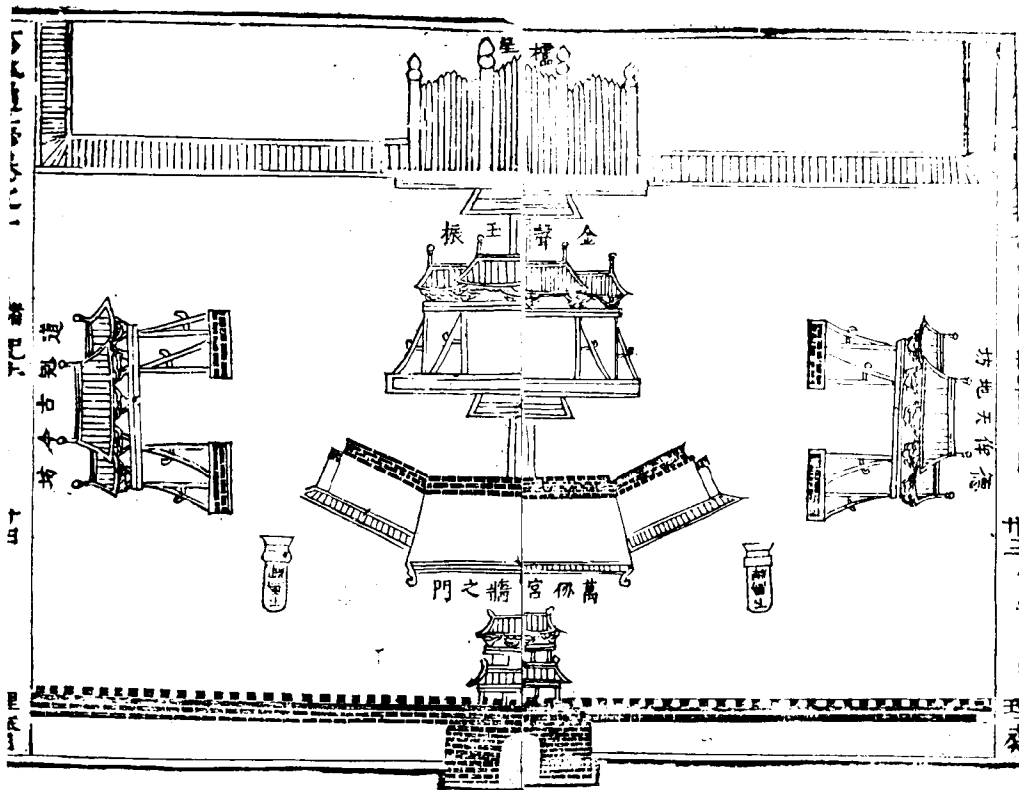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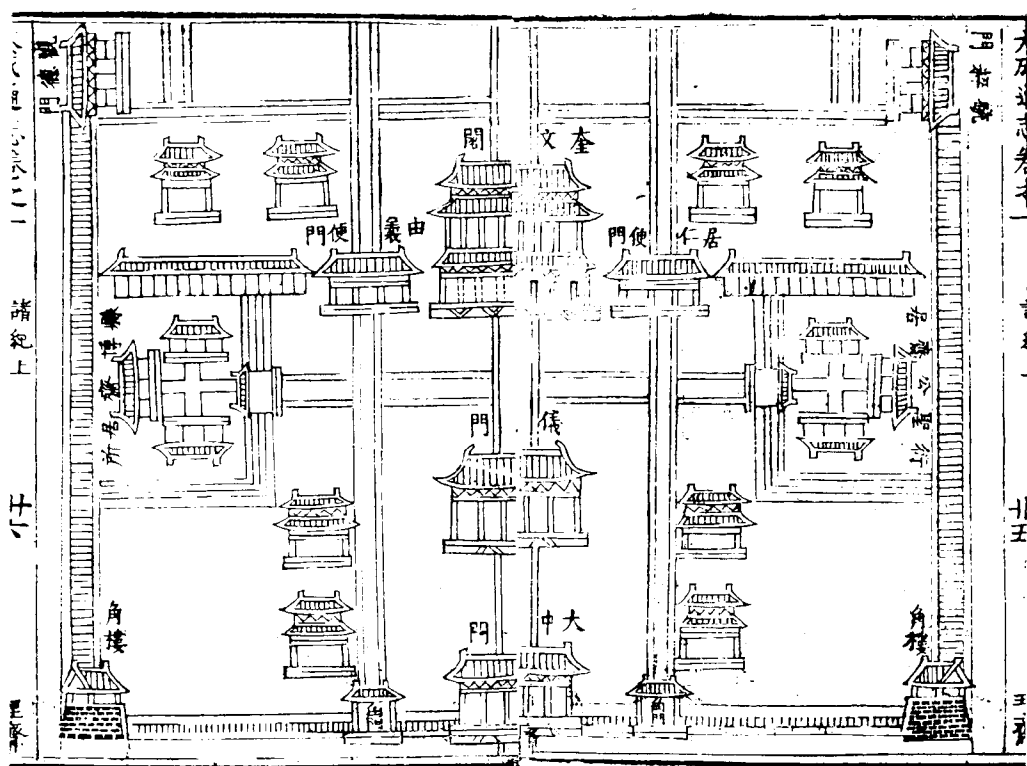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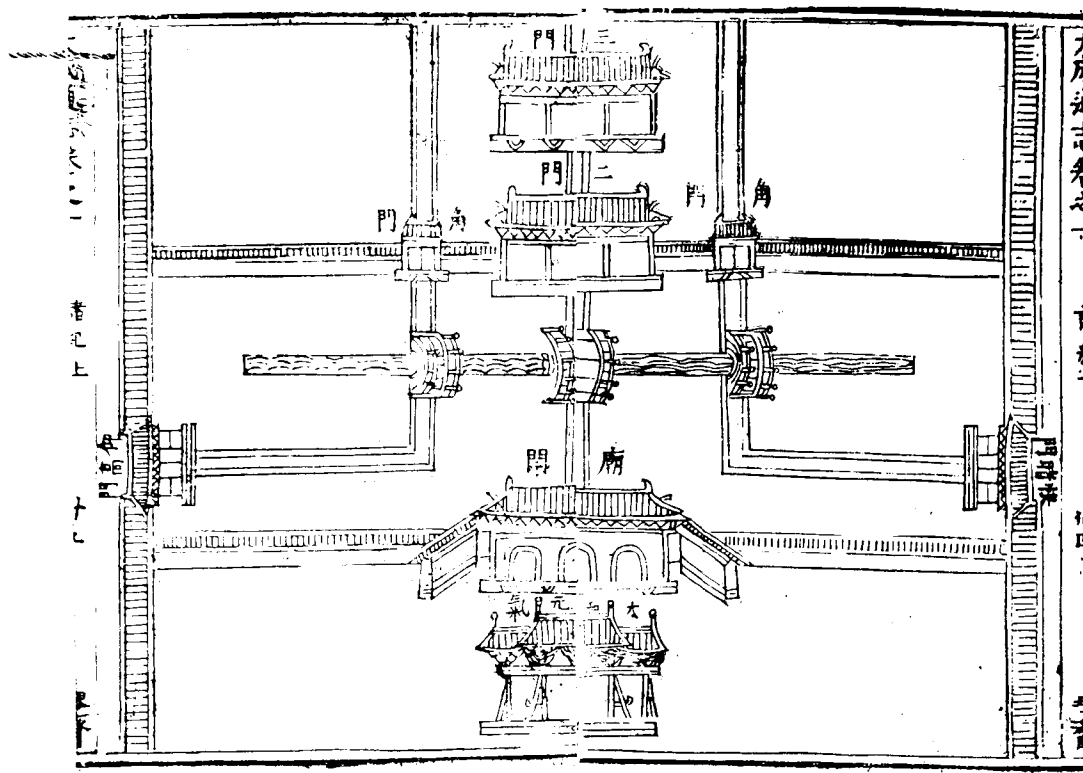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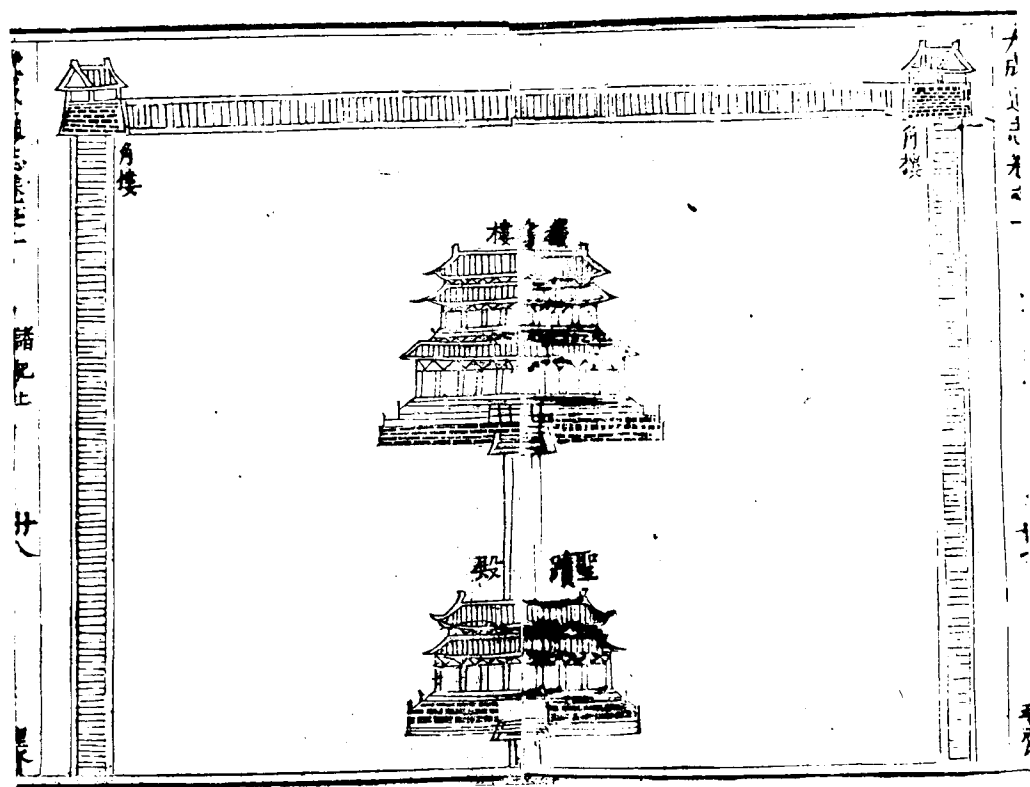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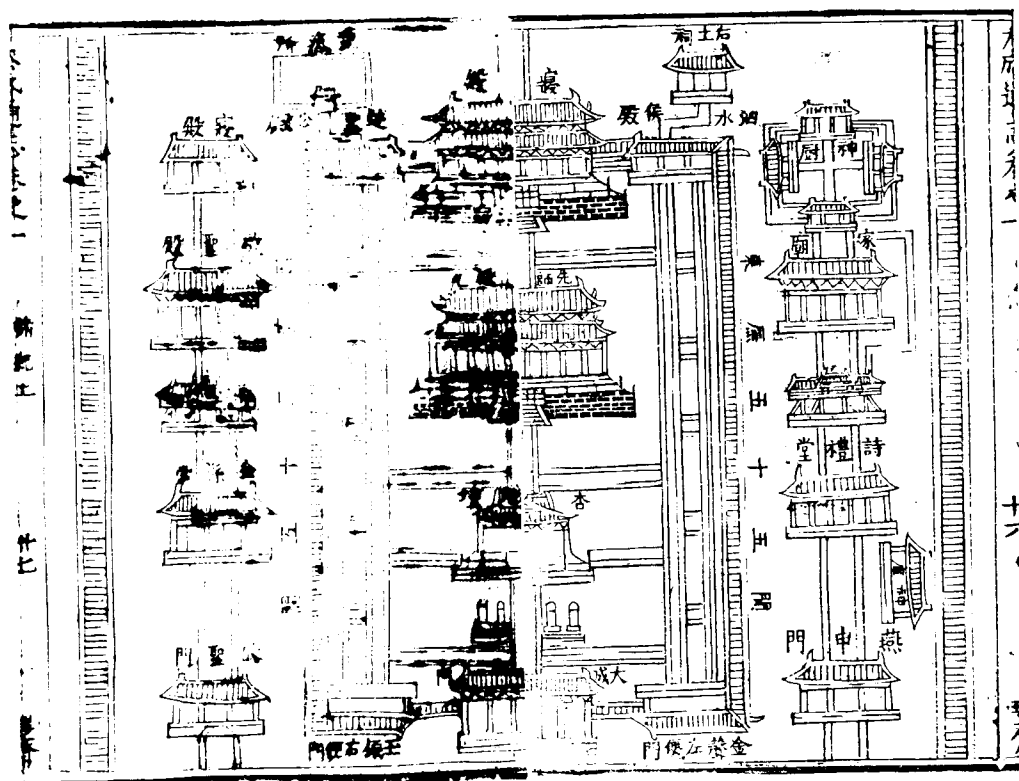
清制列爲二圖、並宰牲堂、神厨說、附入學校集畧中、若櫺星門、泮池解、俱載在斯圖後

泗水
神廚
家廟
詩禮堂
燕申門
金聲左便門
玉振右便門

角樓
角樓

慶按曲阜

聖廟舊制有儀門、藏書樓、廢之日久、

今增之可也

曲阜廟制紀

闕里誌見年表中、先聖所居、今建廟矣、其地在魯城西南隅二百步間、城有九門、一曰歸德門、世傳四方諸侯慕先聖之德而至者、多入此門、因名之、東至舊曲阜縣八里、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自魯哀公十七年、歷代時有增葺、至明正統八年、城闕里、從潘珍建議、廟制坐北向南、櫺星門對南城門、頭鐫萬仞宮牆四字、面牆一堵、兩邊八字牆各一堵、左右列下馬石牌各一座、左豎德侔天地牌坊三間、右豎道冠古今牌坊三間、前豎金聲玉振牌坊三間、與南城門相直、入有櫺星門、入豎太和元氣石坊三間、次廟門、為三巷門、次有泮池石橋三座、壁水長流、次有二門、左間三門三間、次有大中門五間、高二丈四尺、濶六丈四尺、深三丈四尺、兩邊有小門各一間、進有書樓、今廢、樓後御路東西、有漢唐宋古碑亭、不記數、又有儀門五間、今廢、門內有御葦殿、今廢、次有奎文閣七間、三簷、高七丈四尺、濶九丈、深五丈五尺、前面擎簷、亦云藏書樓、左有便門三間、曰居仁門、又左有便門三間、曰毓粹門、右有便門三間、曰由義門、又右有便門三間、曰覲德門、兩旁有唐宋金元碑亭、不記數、又兩旁空房三十間、後有大成門五間、今改為先師廟門、高二丈八尺、濶六丈

五尺、深三丈五尺、前後擎簷油漆彩畫中間盤龍、兩旁鐫花石
柱、戟二十四枝、左有便門三間、門內豎衍聖公齋廳一十一間、
右有便門三間、門內豎縣令齋廳一十一間、次杏壇一座、青綠
間金彩畫、硃紅琉璃粧蓋、相傳爲先聖講堂遺址、上建大成殿
九間、今改先師殿、高七丈八尺、濶一十二丈五尺、深八丈四尺、
兩簷上用碧瓦、前面石盤龍柱、兩山及後簷鐫花石柱、中皆楠
木攢柱、四圍一丈、梁標枋欹俱楠木、龍頂天花板四百八十六
片、俱渾金盤龍菱花龜背、泊風版木柱、俱銀硃絲色、琉璃鋪地、
欄干兩層、俱用花石磨光、神龕七座、俱用青絲間金粧繪左右

兩廡連廊共一百一十間、每廡高一丈三尺、濶五十五丈三尺、
有窗槅、其粧蓋與先師殿同、神龕共一百一十座、粧同聖殿、後
有鄆國夫人寢殿七間、兩簷高六丈六尺、濶九丈六尺、深五丈、
粧蓋同聖殿、神龕一座、粧同聖殿、乃先聖當日燕居之所、左之
上、有后土祠三間、右之上、有焚帛所一處、東旁有泗水侯殿三
間、西旁有述聖公殿三間、又有聖蹟殿七間、壁間盡石刻也、先
聖殿西有啟聖祠、亦南向、自啟聖門三間入金絲堂五間、即宋
五賢堂、宋以孟子荀況韓愈楊雄王安石、爲五賢、今改貯樂器、
高二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粧蓋同前、歷便門三間

上建啟聖王殿五間、今改爲啟聖公殿、高三丈、濶七丈二尺、深
三丈六尺、餘同前、神龕一座、粧同前、後有寢殿三間、祀聖母顏
氏、聖殿東有家廟、亦南向、自燕申門三間入詩禮堂五間、本族
宣訓之所、高三丈八尺、濶七丈五尺、深四丈二尺、餘同前、歷便
門三間、上建家廟五間、祀先聖及二世三世與賢裔、高三丈濶
七丈二尺、深三丈六尺、共餘同前、神龕四座、粧同前、後有另門、
神厨所二十四間、又另門庫房九間、自廟門以內、松栢千有餘株
已數百年矣、

櫺星門解

慶按櫺星有疏通之義也、凡壇壝之所、有壇而無宮室、則周垣
設櫺星門以爲門、以通神明之氣、見浩蕩宏濶、雖別內外而實
無內外也、禮曰、至敬不壇、是也、孔子以人鬼廟祀、亦用櫺星、是
神明孔子、與天地爲等者也、其尊孔子固若是其大哉、世之以
星言者非也、櫺或作欞、闃丑棄反、音趣、從門出入貌、

泮池解

慶按朱子曰、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按其圖說、謂東西
南三面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與天子之學異也、周禮
大宗伯、以元璜禮北方、鄭氏曰、半璧曰璜、劉氏曰、璜者黃也、象

物藏於黄宮也、史氏曰半璧之泮水若璜然、故古稱學宮爲墴
宮、後世稱黌宮者、以學舍名耳、然慶有議焉、古者祀孔子、猶祀
樂祖、於學舍祀之、故國學爲辟雍、鄉學爲泮宮、後世崇祀孔子
之至、特立廟宇、學則別爲制焉、學與廟分、而辟雍泮宮之制亡
當列之明倫堂前、以別內外、觀聽也、若列之聖前、有何義意、且
遠至櫺星門內、或櫺星門外、又何取以爲此哉、況乎鄉國之制
不倫、豈夫子在國學爲至尊、在鄉學又降尊耶、此因古之未可
者也。頖　司大禮者、請而正之、

洙泗書院紀

書院在聖廟東北八里、一云五里、以泗水帶其北、洙水經其南、
名之、制自石坊入、有重門、上建正殿三間、祀先聖四配十哲、左
右兩廡各三間、祀群弟子、後有書院、其間諸弟子房舍及井竈
猶存、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繫周易、西狩獲麟而春秋
絕筆、訓曾子、說孝經、皆在於此、

尼山書院紀

書院在聖廟東南六十里、其境周圍一十里、乃先聖誕生之地、
後周顯德中、創立先聖廟、南面建正殿五間、祀先聖、後有寢殿
三間、祀聖配亓官氏、東廡三間、祀泗水侯伯魚、西廡三間、祀沂
水侯子思子、聖廟西北、南向、建陬大夫廟三間、後又建聖母顏
氏廟三間、聖廟西南、南向、建毓聖侯廟三間、詳見尼丘山紀中、

矍相圃紀

矍相圃在廟西南一百二十步間、近孔子宅、昔先聖射於矍相
之圃、觀者如堵、今圃中存舊井、皆石爲之、矍廢縛反、矍相地名、
夫子嘗射於此、以爲圃云、
家語曰、孔子觀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
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牆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

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
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
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
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
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
知王道之易易也

手植檜紀

相傳以爲先聖手植檜樹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
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

圍一丈三尺、其枝盤曲如龍形、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太康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三檜焚燬、煨燼之餘、携至闕下、命刻先聖及從祀像、召衍聖公祀之、歷八十載、至元世宗至元三十年甲午春、東廡頹址、甕隙間茁其芽、乃徙於故處、明年春、翠色葱然、明弘治己未、聖廟災、復燬、至今幾百餘年、雖無枝葉、而直幹挺然、狀如銅鐵、皮生苔蘚、生意隱然、不見朽腐、隙豈逆反、裂也、

慶桉太康年號有誤、又按金貞祐甲戌、乃金宣宗貞祐三年、實宋寧宗嘉定七年、

孔林紀

孔林在廟東北三里許、周圍潤十里、樹木繁生、皆遠方弟子所植異種、無荆棘勾茨、無鳥巢夾路、先聖墓高一丈五尺、圍二百餘丈、前有壇、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九、又前有石柱、石麟、石虎、翁仲、左執笏、右帶劍、各自對列、又有饗堂、有神門、有輦路、左旁有駐蹕亭、思堂、右土祠、齋廳、神厨、林前一大石坊、鐫萬古長春字、

夫子甕紀

漢鍾離意、爲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時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而以六枚白魯相、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其堂下牀首有縣甕、意召孔訢問、訢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石壇紀

昔先聖沒、弟子於冢前以瓴甓爲壇、方六尺、後漢桓帝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易之以石、至唐以封禪石壇易之、四面皆後代

題名、歲久漫滅、字不可讀、今壇石厚三尺許、方六尺、縱橫各七、其數共四十有九、瓴、離呈反、甓、及亦反、俱甎名、

防山紀

防山、在廟東三十里、堵、周圍八里、中有陬大夫墓、聖母顏氏祔焉、故傳曰、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墓前有齊國公廟、廊廡、祭亭、凡二十餘間、

慶桉古者不祔葬、祔葬自周公始、詩曰、死則同穴、是也、

歷代葺廟通紀

慶桉先聖廟、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興以來、豈無有葺、史未

紀其詳、闕里誌、斷自唐始、今以見諸紀載者、各加補入、諸賢諸儒之廟、皆通紀之、

三國魏文帝、黃初二年、詔魯修孔子廟、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詔修孔子寢廟、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修葺孔子廟宇、

南梁敬帝、太平二年、修孔子廟堂

後陳後主、至德三年、詔改修孔子舊廟、咸使維新、

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新其廟制、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加飾祠宇、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詔大將作、概敞夫子儒宮、

宋眞宗、天禧五年、詔修葺孔子廟宇、益加洪麗、

宋神宗、元豐元年、詔兗州府、以省錢修葺宣聖廟○五年、復如前詔修、

宋哲宗、紹聖三年、勅轉運司、於省錢內支三千貫修孔廟、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重建國學大成殿成、

金熙宗、皇統元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貫、修建聖廟○四年、於行臺撥錢一萬四千五百貫、發南京八作司、重葺廟殿○至隆二年、以羨錢修両廡、及齊國公殿、○五年、勅轉運司佐貳一員專修損壞○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建伯魚殿、子思殿、奎文閣、尼山毓聖侯廟、及庭堂黌舍、門庫庖廚、凡四百餘楹、歷四年告成、

金章宗、昌明二年、勅曲阜修孔子廟、降錢八萬三千貫有奇、仍置下馬牌於廟門、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重建、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重建、

明太祖、洪武七年、二月、命有司治闕里先師孔子廟宇、○十年、詔重修孔子廟○二十年、詔修闕里孔子廟、

明太宗、永樂十五年、九月、重修孔子廟成、皆撤其舊而新之、仍親製碑文刻石、

明憲宗、成化二年、二月、修闕里孔廟成、上製文記之○十八年、廣正殿爲九楹、展兩廡、家廟、及門、牆、樓閣、皆重建一新、

明孝宗、洪治十二年、六月、廟災、出帑金一十五萬兩、亟命補修、○十七年、閏四月、重建落成、

明熹宗、天啟二年、詔修孟氏廟墓、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國子監廟、

一卷終

卷二目錄原缺

大成通志卷之二 諸紀下

金壇王雄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古成紀揚 慶有慶甫輯著

塑像木主章服坐位通紀

慶按昔人云三代以前祀神以木主三代而後遂無所考禮樂志云塑像自唐始然漢靈帝都門學文翁益州學皆設坐像則像已自漢有矣孔子以爲佛教入中國始有塑像似矣然紀先聖塑像木主章服坐位並及諸賢諸儒爲通紀云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畫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於鴻都門學○文翁立學成都有石室圖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在後曲膝在前七十二弟子繪侍兩旁蹠亡石反脚掌也

梁元帝承聖初在荆州親圖先聖像仍贊而書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位先聖孔子神坐於廟堂內西楹間東向先師顏子於先聖東北南向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以次東陳南向西上

唐高宗時杭州府學有先聖及七十二子像贊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爲坐像曾參坐十哲之次圖七十子以下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時國子監司業李元瓘言孔廟顏子配像立侍請准禮授坐不立按立不跪顏子配像合從坐侍又七十子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學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從之

二十七年頒定孔子南向坐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

慶按先是因周公南面孔子遂東向至是以孔子爲先聖乃南向

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四壁諸賢又頒定先聖南向四配十哲西向從祀東西相向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加文宣王像冕服桓圭

按唐制孔子與弟子同服袞冕圭以木爲之至是加先聖冕九旒服九章以玉爲圭

祥符中改十哲東西相向

宋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左丘明以下二十二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

宋神宗熙寧三年詔文宣王九旒九章弟子七旒七章○元豐七年五月詔孟子配饗位次顏子

宋徽宗崇寧四年詔文宣王像冕十二旒衣服九章仍畫圖鏤

版、印發天下州縣學、咸使依圖改正、又詔繪曾子像、

時國子監丞趙子櫟、言唐封孔子爲文宣王、其廟像出王者衮冕衣之、今循五代服上公服七十子皆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易七十子以周之冕服、時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再拜、行酌獻禮、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服冕服、無別、考周官司服、公之冕、與王同、今旣改正、配饗從祀之服、亦宜改正先聖之冕服、於是增孔子冕十二旒、服九章、州縣學咸如之、

政和元年、詔加孔子執鎮圭、竝用王者之制、

慶按王執鎮圭、公執桓圭、鄭氏雙植謂之桓、亦以桓爲瑑飾、鎮、安也、所以安四方、以四鎮之山爲瑑飾、長尺有二、前奉孔子以桓圭、此以鎮圭、禮隆矣、瑑柱、竹反、音篆、圭璧上起爲棱若篆文之形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鄆國公、鄒國公像、移於先聖之右、與兗國公、沂國公、相對。又詔孔子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冠九旒、服九章。

明太祖洪武初、詔孔子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制○十五年、國子監大成殿、成、供木主、不設像、擬定大小尺寸、先聖木主高三尺三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五尺二寸、濶七寸、連左右雲共一尺一寸五分、四配高一尺九寸五分、連上雲下座共三尺、濶五寸、連左右雲一尺一寸、十哲各高一尺九寸、連座共二尺五寸、濶四寸、兩廡諸賢、高一尺七寸、連座共二尺一寸、濶三寸、

明太宗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

明英宗正統元年、頒定諸賢從祀位次於天下○天順元年十一月、置銅範飾金先師像、竝四配像、安於文淵閣、

時命閣臣翔塑率翰林院官行四拜禮、

明世宗嘉靖九年十一月、詔通行天下學校、撤塑像、易木主、擬

定大小尺寸、先聖木主身高二尺三寸七分、濶四寸、厚七分、硃地金書、座高四寸、長七寸、厚三寸四分、四配木主身高一尺三寸、濶三寸二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高四寸、長六寸、厚二寸八分、十哲兩廡身高一尺四寸、濶二寸六分、厚五分、赤地墨書座高二寸六分、長四寸、厚二寸、先儒木主身高一尺三寸四分、濶二寸三分、厚四分五釐、赤地墨書、座同上、啓聖公如四配式、配饗如十哲式、從祀如兩廡式、名宦鄉賢未頒、

按潘氏繇曰、木主之制、用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朱子謂省尺即京尺、司馬君實謂即三司布帛尺、今皆不可考、惟

家禮旅叢積書尺式可擬然慶以爲今日木主未如須式郎式自上而下漸殺可也若任意爲之不特古制亡矣褻莫大焉

又按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取鎮密堅固孔廟木主亦當用栗

箋曰像非古也然見像則生敬見木主則生息者末世之人心也昔文翁益州講堂有石室圖宋高宗有先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尚在杭州府學倘引畫壁之義刻石布於天下或亦使人生敬之一端也與

箋曰按孔叢子云我先君無鬚髯而諸侯未嘗不敬又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髯立於側齊君指之笑而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髯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昔堯身十尺眉八彩實聖舜身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析臂望視或禿骭背縷亦聖人之聖賢在德豈在貌乎然則先聖與子思皆無鬚髯者也或曰鬚髯爲吳道子所益然亦無攷杭州尊經閣下石刻宋摹完好然其坐作盤趺則近釋氏矣朱子白鹿洞壁像說曰兩膝着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着地以尻著蹠而稍安

者爲坐也。開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危坐猶是文翁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然則以杭府宋刻改用危坐須爲圖刻可也　頷音含上聲頤也骭肯前缺盆骨尻音考平聲脊骨盡處曰尻骭音干

祀饗瞻拜通紀

張氏安茂曰上古之世祀先聖則舜禹湯文也祀先師則傳經之師也慶按自孔子通祀於天下學宮而舜禹湯文周公之祀不與焉以孔子道備百王德兼群聖生民以來未有之一人也故夫子巍然當坐天王降尊而敬禮歷漢唐以至於今代有尊崇祀饗弗替以至列爵侑食及乎親炙聞風無非崇大聖人之道德因並及於傳習之人也由是祀饗瞻拜自孔子以至先賢先儒得通紀焉

慶紀上下祀饗瞻拜而頒詔禮樂諸器樂章歌舞等事皆祀

饗之類也、故通祀之然諸條皆帝王所命也。故雖於禮疏中、詳載禮器畧具祀饗展拜、樂疏中、詳載樂器畧具金石縣奏、歌舞疏中復列樂章歌舞等制、而此紀必不敢闕焉、覽者鑒之、

西漢高帝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又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

慶按帝知尊崇吾夫子、而不知建學興教、修舉國家大典、以培治化之源、所以諸史皆謂其有不嗜詩書之失、於聖德未極其純、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幸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慶按帝知興學爲起化之源、惜不知親祀孔子、於隆師重道之禮少有遜也、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狩至魯、詣孔子宅廟、以太牢致祭、及七十二弟子、

按是時上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則其親祀不問而可知矣、

東漢章帝元和二年、三月、東巡狩過魯、詣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樂、帝親御講堂命太子諸王說經、帝時升堂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進爵、然後坐、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賜錢帛、拜孔僖郎中、從還京師、

東漢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東漢桓帝元嘉二年、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祭器、春秋饗禮出王者錢給大酒、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

東漢靈帝建寧二年、詔孔子祭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此乃春秋祀之始、

三國魏齊王芳正始二年、命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

以顏子配、此祀太學之始、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牲三以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四時祀之始、○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太學、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孔子於太學、

東晉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如泰始故事、

東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講詩經通、帝釋奠於辟雍、

東晉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設孔子坐於中堂釋奠

按此朝祀之始、

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二月、帝於中堂釋奠以顏子配、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太子釋奠、舞六佾、設軒縣之樂、
後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子配。○太
平眞君十一年十一月、南伐、進至鄒山、以太牢祀先聖、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禁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
媟狎、非所以尊明師敬聖道者也、覡、刑歷反、齋肅事神、男曰覡、
女曰巫、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立國學、行釋奠禮、
有司奏、釋奠先聖先師、當用何禮何樂、及禮器時、從喩希議、

用宋元嘉故事、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南宋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中書學、爲國子學、祀孔子、親行拜
禮、仍勅有司饗薦之禮、此有司薦饗之始。○十九年、如魯、祀孔
子、
南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大同七年、皇太子釋奠國
學、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制每月朔、國學祭酒以下、郡學博士以
下、展禮拜孔子、揖顏子、國學鄕學月朔展拜始此。○又制春秋
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二仲釋奠始此。○詔將講經於天子、先

定經於聖廟、講畢、行釋奠禮、
南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皇太子釋奠於太學、
南陳後主至德三年、親釋奠於先聖、設金石之樂、
北魏道武帝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於先聖先師、
北齊顯祖天保元年、制春秋二仲、釋奠先聖先師、樂用軒縣、舞
用六佾、
隋文帝詔國學、每歲四仲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春秋
仲月釋奠、此州縣學釋奠之始、創樂章、樂奏咸夏、
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帝詣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二年、制

國學鄕學祭先聖先師從祀禮器、
唐太宗貞觀二年二月、詔太子釋奠、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配、
備俎豆干戚之容。○十四年、釋奠於國學。○二十年、詔皇太子
釋奠於國學、禮皇太子行初獻、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州縣
學守令爲初獻、丞佐爲亞獻、學博爲終獻。○二十一年、詔春秋
二仲上丁行事、前饗一日、奉禮郎設三獻位、釋奠。○五月、詔以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
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
甯、賈逵、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並爲先師、此諸儒從祀之始、

按子夏雖在十哲、未得祀饗、此時以有功於詩、得列在經祀、
按蘊洵曰、貞觀顯慶稱二十一賢、太極開元、卽稱二十二賢、二十一人中、有賈逵不知何年附入、慶閱溫公通鑑、及諸子綱目所載皆云二十二人、疑當日老泉所見或以二爲一之誤、慶所見、又或以一爲二、及讀唐會要曰、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詔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並令配饗孔子廟庭、於是稍堪自信、著之於篇、因附言於此、

唐高宗顯慶三年、撰文宣王登歌用宣和之舞、○乾封元年過曲阜、以少牢祀孔子、

禮樂箋曰、尹起莘之論備矣、況物之不備也、是謂褻祀、祝辭之誕也、是謂矯誣、伸聖侮道、曾何傷於日月乎、

總章元年、以曾參並饗孔子廟庭、此曾子配饗之始、

按顏曾配饗在唐無定典、至宋咸淳與思孟並、迄今遂爲永制、

唐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開講釋奠、

唐元宗開元八年、詔十哲曾子悉從祀、此曾子十哲從祀之始、
時司業李元瓘言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祀饗、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饗、望春秋釋奠、列饗於二十二人之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並望從祀、從之、二人、之二、舊誤作一、
馬端臨曰、聖作之者師、述之者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莫如哲從諸賢、以傳授言之、莫如子思孟子、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先師、今皆是不錄而取釋經之諸儒始以二十二子言之、左公、穀猶曰受經於聖人、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自顏子外、反不得與焉、雖元瓘言之、僅升十哲曾子於諸儒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饗祀、蓋拘康成之註以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十三年、詣孔子宅、釋奠、又遣使以太牢祭墓、○二十七年、詔國子監祀先聖、牲用太牢、樂用宮縣、舞用八佾、州縣少牢無樂七十二弟子並從祀、
慶蒐諸史、載十哲從祀之年、獨無澹臺子以下從祀之年、然讀五季史、至長興中、有云、四壁諸賢、讀宋史、至祥符初、有云、近臣分奠七十子、及元豐來先儒漸次皆得從祀、再閱唐貞觀會要云、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詔七十子並宜追贈五等之爵、俾與先聖咸膺盛禮、而闕里誌傳顏路、曾晳、有曰、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卽此二說觀之、則知澹臺子以下從祀

之年當在開元二十七年無疑矣史與家乘脫畧未書耳

附言曰吾夫子道高德厚帝王列之大祀與天地並尊也禮樂佾舞必如元宗始爲宜矣不然終爲狎褻豈得謂盡禮哉

二十八年詔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祭先聖先師

唐代宗大曆元年修國學祠堂成釋奠樂奏宮縣

唐德宗貞元二年釋奠於國學

五代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勅文宣王廟以顏子配坐閔損等十哲從祀堂上四壁諸賢釋奠籩豆各二簠簋酒爵各一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至兗州詣廟再拜釋奠登墓再拜釋奠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文宣王廟用一品禮樂用永安之曲

宋貞宗祥符元年謁孔子再拜詣聖父堂分奠諸賢如孔林祭以太牢詔州縣祭器數目○五年謁先師再拜入孔林降輿

宋仁宗初幸國學謁奠先聖特再拜○天聖二年臨國學謁奠○景和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慶曆四年幸國學謁奠再拜

宋神宗熙寧七年會諸州釋奠通祀十哲○元豐元年五月詔以孟子配饗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此孟子配饗之始

時晉州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謂凡配饗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子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初以漢伏勝高堂生之徒與顏子並配饗至今從祀豈必同時孟子於孔子當在顏子之列至荀況楊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饗荀況等並加封爵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二賢之間從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行釋奠禮

處按是時釋奠行一獻再拜禮奏成一曲非所以崇師敬道也故陳暘曰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舍爲

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與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天子講畢以太牢釋奠孔子配以顏子設軒縣之樂大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始用宮縣今制仲春上丁釋奠於京序上戊釋奠於西序並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釐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敎於天下實急務也

崇寧三年六月以王安石配饗孔子廟庭東坐西向在十哲之上

夏按春秋一經聖心爲萬世王者而修也荊公當國違悖聖
經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其叛經悖
聖非淺鮮也祀之則已非禮配饗於大聖人之側非禮之甚
矣
宋徽宗大觀二年十二月詔躋子思從祀○三年更撰釋奠文
宣王樂章頒布天下○四年大晟府擬撰釋奠樂章十四章○
政和三年正月以王安石子王雱從祀雱普唐切
尹起莘曰安石邪佞小人王雱陰柔小人乃亂臣賊子之魁
桀耳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德於後進而使以王貴

之爵予以尊崇之禮哉
二月詔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五年詔樂
正子克配饗孟廟公孫丑等十七人從祀○六年賜堂上正聲
大樂一副禮器一副於闕里○宣和四年幸太學釋奠
宋欽宗靖康元年二月贈司馬光太師○五月罷王安石配饗
猶從祀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安石學術之謬請追王爵明詔中外毀
去配饗之像使邪說詖行不爲學者之惑詔落配饗循依鄭
康成例使從祀

南宋高宗建炎中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三年六月罷王
安石配饗神宗廟○紹興七年有司請釋奠加禮器禮物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謁孔子廟視學
宋孝宗淳熙四年二月幸太學謁孔子○七月去王雱畫像
尹起莘曰王雱從祀用前人之陋習孝宗毅然罷黜畧無覓
恕使積年之故弊一旦煥然氷釋不亦美哉
宋理宗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堂上列於十哲之間○淳祐元
年正月謁孔子臨太學詔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並從祀
黜王安石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子之後不得其傳至周惇頤張載程顥
程頤眞履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
道益以昭明於世朕每觀五人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
其令學官列諸從祀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
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其黜之越二日加封周張二程
景定二年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張栻呂祖謙並從祀
時皇太子謁奠孔子還言張呂與朱熹切思講磨有功聖門
帝從之並加封爵

宋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帝釋菜於孔子詔以曾子子思並同顏
孟升配饗後加樂章贈顓孫師於十哲祀泗水侯鯉位於鄆城
侯忠之次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御筆詔曰孔子稱顏淵爲好學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
不傳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相
繼演繹中更管商楊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顏孟侑食
曾思不與其令禮官學官升侑又詔子張躋十哲泗水侯以
先聖爲父子思爲子而聞詩聞禮周南召南之學著明鄆城
侯忠其昆也亦在祀列伯魚當列其次又詔邵雍述經世書

發先天與旨內聖外王之學實關吾道司馬光著通鑑昭後
世治法真履實踐爲時儒宗朕將臨辟廱而未曾祀非闕典
與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慶按顏子之學散見於論語者不爲寡矣非不傳也特無專
記不盡傳耳至若配饗曾思從祀邵子司馬誠萬古不易之
典章也

項安世曰司馬溫公孝友正直誠敬忠信儒之有體有用者
也博雅多聞學術醇備卓然爲有宋一代之冠澹庵張朝端
蓋嘗見譏獻訓詁而不知君子盛德大業耳

金熙宗皇統元年二月親祀孔子○三年又親祀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釋奠先聖制樂章歌九奏陳樂並依開元
故事○二十二年更定文宣王廟樂九奏
金章宗明昌四年釋奠先聖○承安二年仲春上丁親祀孔子
元世祖至元十年詔春秋二丁執事官各依品序穿公服執
手板陪臣諸儒衣襴衫戴唐巾行禮仍頒釋奠禮器
元成宗大德初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

附論曰天生孔子爲萬世王者師故自漢興以來有道之君
無不奉其教以治天下蓋莫傾心向往志已貴以瞻拜祭告

如元日月朔視學巡狩則瞻拜二丁四仲太牢合樂則有祭
以至登極則告進講則告儲君入學開經命講莫不有告天
子如是公卿大夫莫不如是從政入謁似亦無待於天子命
之矣然而三令五申繁亦不厭則其命之也豈不爲宜此漢
高祖元成宗齊文宣明太祖皆善尊聖崇道也歟

元成宗大德十年初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秋八月用於廟
祀又命翰林撰樂章○九月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
太牢樂用登歌○十一年七月遣官闕里以太牢祭告
元武宗至大元年十月更定大成樂十四奏○三年置曲阜宣

聖廟登歌樂、○四年、遣官李邦寧、釋奠於孔子

按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酒尊入地尺許、無有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慚悔累日、

附論曰、大聖人天地同德、而邦寧以小人、狎褻在天之靈、肯安饗哉、拔燭示戒、非禮之祀、可以鑒矣。

元仁宗皇慶二年、詔以許衡、從祀

元文宗至順元年十二月、詔以董仲舒從祀、○三年六月、諡吳澄文正、

明太祖登極之初、詔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祔祀孔子廟庭、

慶議、明太祖詔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祔祀、凡祀須加慎審、聽朕裁奪、成化中、詔分名宦鄉賢祠、至世宗、允言官奏、果有遺愛在人、鄉評有據、未經表章、即立祠祀之、萬曆二年、令撫按官、查各處鄉賢名宦祠、有不應入祀者、即行黜革、卓哉大典、行之有章、而嚴之有[illegible]、慶詳其義、所以崇德、亦所以報功也。如主祀乃孔子、以孔子之德、配天地、而其有功於天地者、大於刪述六經、後之學者、必於六經之道、躬而行之、闡而明之、然後得與於祔祀可也、即不然、如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配饗從祀、固不偶也、祔祀之典、豈偶然哉、即不能如行修經明而祀之、或有一二端之善、祀之宜矣、若稽之無實、強令入祀、不幾與祀典相左哉、況乎是非在人耳目、妄列祀所、是愈彰其失也、自慶議之、凡天下後世之入祀者、當記其言行出處之實、著之簡冊、存於學宮、一則不沒先達之善、一則足爲後學取法也。頗秉禮君子、體大典之義、讜言明辯、秉筆而著之、豈可苟焉以從事哉

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親祀孔子於國學、仍遣官詣曲阜致祭、諭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竝、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爲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於闕里、爾其敬之、

八月、遣官釋奠於孔子、

時禮官言、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行初獻、翰林行亞獻、國子祭酒行終獻、從之、

按太祖初定天下、能歡尊崇敬禮孔子、於是識開國有道之治

二年正月、遣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於闕里。○四年二月、
詔令新進士於國子監行釋菜禮。○七月、更定孔廟釋奠祭器
禮物、
宋濂上孔子廟堂議、畧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
西面、以後再拜稽首皆於西面、爲几筵之在西也、漢章帝元
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先聖亦東
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禮也、今襲開元二
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
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

雖無主、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菆、無設像之事、開元禮
亦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東北席
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
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菆祖官反、音攢、叢也。○古者灌用
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也、蕭
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
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鬯尺亮反、鬱迂勿反、俱香草
也、以和黍釀酒、以香草和之曰鬱合鬯、蕭荻也、生有香氣、焫
如悅反、與爇同、羶希經反、薌虛良反、同香。○古朝覲會同、郊

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天子百、公五十、餘三
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
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謂之先師、
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也、凡始立
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
先聖先師則所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
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
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
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顔曾思孟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

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賢、雖七十
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不悖禮意也、開元
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
子配、今也雜制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莽、王
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欲短喪、馬融之黨附勢
豪、亦厠其中、不知其爲何說也、厠初寺反、差去聲、次也、雜也、
古者立學專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
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顔回、
曾參、孔伋子也、配饗堂上、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

哉則二程之表忝也乃坐其下顚倒彛倫莫此爲甚又不知
其爲何說也、卨竹律反不當乃后稷之子○古者士之見師
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
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於春秋亦非禮矣釋奠有樂無尸而釋
菜無樂二者之輕重繫乎樂之有無也今用魏漢津所製大
晟之樂乃亂世之音其可乎哉○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
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酬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悍其
頒於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或曰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
道統之宗農軒堯舜禹湯文武與皐伊望旦稷契夔益傳說

箕子皆秩祀於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群聖而通祀天下則
道統益尊三皇不泊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不識可乎○
昔周立四代之學先聖者虞庠以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
膠以文武復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此固
天子立學之法也何不可也議上斥濂爲邪說謫安遠知縣
廢按潛溪所上諸條雖得失互見觀其不先父食之說先賢
數百年在天之靈雖未遽安而其祀亦後此而得正矣其次
言釋菜亦爲切要又其次者庭燎臭達之事皆須從之然其
罷祀七十子一條則有可議者夫天地之祀圜丘方澤有常

制矣若日星有祀又若五祀之設及於路又及於中霤甚至
貓虎亦不忘報焉以百神之功莫非天地之功而祀百神猶
所以祀天地也吾夫子道高德厚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及門
之徒親炙先聖之道以傳諸後是皆日星之類也漢唐而下
名儒代起羽翼聖道是皆五祀之類也且及多官鄉賢非類
路與中霤而何先儒祔祀既皆不敢廢而七十子之衆何敢
廢也蓋孔子者百世不遷之宗也配饗諸賢繼別之宗也從
祀七十子繼禰之宗也潛溪議罷去七十子後陳幾亭等達
其言言之然四序群賢生則貽對一堂歿當侑坐廟庭而反

欲棄之豈理也哉○
五年罷孟子祀雷震謹身殿逾年以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
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illegible][illegible]祀如故
時上覽孟子書至草芥寇讐之說議去配饗且命金吾衛射
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與櫬自隨坦胷受箭曰臣得爲
孟氏死亡有餘榮上見其誠懇由是孟子配饗不廢
六年八月命御史大夫陳寧釋奠
時胡惟庸劉基馮晃等不陪祭而受胙上聞之曰基等學聖
人之道而不陪祭從佛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不當饗胙命

各停俸一月

七年正月詔凡上丁遇朔日日食改仲丁日致祭。十五年四月新作文廟成以太牢祭。五月視學釋菜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

十六年正月令祭酒朔望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日行禮始此

十七年六月命禮官議大成樂命製樂器

先五月諭禮部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因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人與樂判然為二而用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宜詳求諸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肄習可以復古

禮樂疏云古今樂之不相及也教化盛衰實本於此。今學校祀與樂器不具子衿有白首而未諳雅樂者古者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時而天子親往觀焉奈何今之有司不以屑意哉蓋以禮明樂著必上行而下遵之以共勵化源誠盛典也

二十六年九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式製造始定樂用登歌舞用六佾。二十九年定議以後遇登極遣官祭告闕里幸太學行釋菜禮永為定制。九月黜揚雄進董仲舒從祀

先是待制王褘議曰漢儒從祀十四人猶缺者董仲舒也唐之從祀者一人猶缺者孔穎達也宋之從祀者九人猶缺者

范仲淹歐陽修真德秀魏了翁也漢諸儒完經翼傳局於專門惟仲舒號稱醇儒所以告於君者如天人性命勉強遵行正誼明道之論至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息滅功殆不在孟子下荀況言性惡揚雄事新莽猶得從祀而仲舒不及何也唐初孔穎達受詔撰定諸經之疏號曰正義凡不本於是者謂之異端誠學者之宗師也何休注公羊黜周王魯王弼注易專尚清虛皆在祀列何獨至穎達而遺之聖人之道或著事功或著文章用雖不同實則一致三代以下能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著之行事者仲淹而已首以

中庸按淡戴以為道學之倡蓋其為學本乎六經而議論無不主於仁義也修與仲淹同時明聖賢之學而著之文章世之淺者每目之以文人夫文以載道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自朱熹作五經四書傳註集聖賢之大成中更學禁德秀了翁力以尊崇朱學為己任而聖賢之學復明真氏著大學衍義詩書記魏氏著九經要義皆足以續朱氏所傳之緒二人者當繼起而列於從祀可也又按聖孫孔伋故列鯉下曾參亦在晳後咸淳三年升配侑食父祀廡下聖道在明人倫而先自廢何以詔後世至行人司副楊砥復請始黜雄祀董

附論曰子雲之學當時推尚後有韓子者出曰大醇陸長愈亦曰發明先聖之道似亦不失為學問中人也惜其有反騷頌莽之事而學亦無稱矣雖廢必不敢為之私諱嗟乎後世學者於一言一行之間安可不致謹哉。

明太宗永樂四年三月視太學謁孔子服皮弁行四拜禮。將視太學命禮臣詳議禮儀尚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太宗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十四年遣官祭闕里

明宣宗宣德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自先聖至配哲兩廡俱用太牢○十年四月以吳澄從祀

明英宗正統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二年春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九年春新建太學成臨視謁先聖釋奠

明代宗攝位景泰初遣侍讀詣闕里祭告

明英宗復位天順元年遣給事中詣闕里祭告

明憲宗成化元年登極遣吏部侍郎詣闕里祭告○三月視太學釋奠先聖○三年正月詔國學鄉學俱增六佾為八佾加籩豆各十二仍遣兵部尚書商輅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詔袝祀改稱名宦鄉賢分祠祀之

明孝宗弘治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仍幸太學釋奠用太牢加幣改分獻為分奠○八月詔考正孔廟從祀名位

禮科張九功上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薛瑄在所當入於是少詹程敏政議曰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騭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劉向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

金可成鑄作不驗、所著洪範五行傳、使算乎經世之微言、流爲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爲郎、不修小節、附會圖讖、王弼與何晏倡爲清談、所著易專主老莊、范甯爲豫章太守、彈劾免官、何休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註風角經、班之於孝經論語、戴聖仕九江太守、身爲賍吏、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昭簒魏之勢已成、肅爲世臣、坐觀成敗、及毋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畫策、以濟其惡、杜預所著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亦無可稱、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不小、而議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爲無功、臣竊以爲

不然、夫守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不過訓詁此九人之所傳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始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昭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饗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

訓詁之支、於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放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是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其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祀、漢唐以來、當預者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㮣罷祀、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得其傳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一體從祀、又曰、孔子弟子、

見於家語、自顏子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氏、當得其實、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不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今重祀、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瑗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册、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爲字畫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臣以爲申棖申黨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

放五人既不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
不可無祀乞祀瑗於衛祀放於魯或附於本處鄉賢祀仍其
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乖於禮也
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
舒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
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
賤儒故程子有荀況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況
之祀宜也然臣以爲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
有可議者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

以爲僭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以程子之說程子
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
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耶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
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
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
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
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
出於晉魏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爲盛而適因豪傑之士也今
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與疑爲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

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
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爲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
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著詳學例曰宜建尊賢堂以
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
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爲百世之法臣以爲自秦漢以來師
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與張邵並居於
尊賢之堂其殁也反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爲闕
典信矣況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爲首若爲瑗無
著述元之許衡亦無但其身教之懿誠有不可偏廢者又言

自唐以來以顏曾思孟配饗坐於堂上而顏曾思之父皆坐
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過
明此而已乃今使子坐堂上父坐堂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
乃論傳道之功自古至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乞下有司
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顏無繇曾
點孔鯉孟孫氏配饗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觀聖
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傳始得其續則程
朱之先亦不可缺況程珦首識周濂溪於數椽中薦以自代

而又使二子從遊朱松、以子託胡籍溪、而得程子之學、珦以
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
其歷官行已、俱有聲稱、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靖獻公朱松
從祀啓聖王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
為虛文、部議不從、祭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
俱詔廷臣議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者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
雄、昔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
貶、然秦漢以來、六經出煨燼、頼諸子拘遺經、專門講授、經以
復存、自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

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慶覽程篁墩疏、不能不議其言之過也、理學明、固有程朱
蔡胡諸儒、然不得以儒為之纂述、則亦何自而明哉、況戴鄭
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無過、容可黜乎、即王弼杜預、筆做亦
未可輕黜、況乎戴聖衆不白之愆、而誤黜、曾思並配、饗在宋
咸淳中、而誤稱唐且也、吳黜顏泰遂林、使遠聖人之宮牆、又
何罪哉、以此觀之、即啓聖祠及后蒼王通胡瑗之議、亦做崩
人論也、豈其真有卓見哉、
八年八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十二年、廟災、遣侍讀李傑詣闕
里祭告○十七年、重建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詣闕里祭告、
明武宗正德元年、登極、視太學、謁孔子、
明世宗嘉靖元年、登極、遣吏部尚書喬宇詣闕里祭告、仍視太
學、謁孔子廟、至櫺星門外、降輦、步入、釋奠禮畢、仍步出櫺星門
外、升車○九年十一月、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先聖廟、用特牲、釋
奠、國學十籩十豆、府州縣八籩八豆、迎神、送神、各再拜、樂三奏、
六佾文舞、配饗從祀、及啓聖祠、分奠用酒脯、仍遣官致祭於南
監、及闕里、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罷內臣朔望降香、詔國子
監及天下學校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孟子、十哲及諸賢、稱先賢某子、先儒、稱先儒某氏、又詔國子監、
並天下學校、各建啓聖公祠、祀聖父、遷祀顏無繇、曾點、伯魚、入
祀孟父、四人配饗、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復辛學、罷祀申黨公
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
吳澄十四人、改祀於鄉、林放、蘧瑗、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七
人、從祀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
慶按、是時張璁疏題荀況、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
肅、杜預之黜祀、公伯寮、秦冉、顏何、申黨之罷祀、蘧瑗、林放、鄭
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之祀於鄉、后蒼、王通、胡瑗之入祀、啓

聖祠之正配從祀俱祖程敏政疏爲文又題吳澄蔡元定歐陽修三人疏曰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多行檢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如此之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如彼其榮忘君恩而不恥事讐昔人謂尊務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進退果如是乎如是而從祀臣不能無惑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綱目通鑑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皆元定之稿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更考所著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

衍詳說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學者以韓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得歐陽子其學推韓孟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尊師二人皆宜從祀又云八佾十二籩豆乃天子禮樂孔子昔安然饗之乎疏上從之

項安世曰郊祀以祖而配天功在一代者也大社稷之祀功在養民者也其籩豆舞佾皆與祀天同夫子功在萬世饗配天之禮孰曰不宜如以位則六佾亦僭也若以德則八佾非泰也張璁去王爵易木主祀叔梁紇皆諸儒已陳之議惟毅

籩豆佾舞乃其已說耳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乃詆璁之爲此言也蓋師之不敢與君抗也斯誅心之論矣

慶按祀典考太倉王世貞曰先儒之黜漢儒凜乎斧鉞矣亦黜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若盧鄭等復其祀於學而劉向輩專其祀於鄉可也然不特鄭盧服虔當復其祀即劉賈何杜王弼諸人與夫張禹趙岐似亦不可盡沒者也尚有議者八佾不舞於廟庭終爲大典之玷後之君子豈可隨聲潛夫篁墩懋恭諸人而不爲之復也哉

俟復顏子何議

史記載孔子之言有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今家語少顏何止載七十六人若唐司馬貞索隱曰史記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祖止列七十六人及讀史記顏何字冉索隱注之曰家語字稱始知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特缺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顏真卿自叙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居八學士陶穀贊顏高曰顏氏一宗八人在焉宋侍郎艾穎撰何贊因名

顯八顏道亞十哲八人之中顏何與焉去何則是七八非八
人矣陶艾之言姑不爲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眞鄉俱顏氏
裔孫必各有據嘉靖九年引程敏政之議曰家語不載疑史
記誤書奏罷其祀嗟乎何日得復其祀以是七十七人之數
而全顏氏八人之賢哉

侯復秦子冉議

孔子弟子家語七十六人史記合顏何爲七十七人家語無
公伯寮秦冉鄡單三人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文翁石
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定公夏守
何井疆邦巽七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蕭子由古史
孔門弟子七十九人林放昔人謂家語史記不載於弟子列
蘧瑗昔人謂孔子稱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縣亶即鄡單申
棖即申黨而公伯寮以黨愬黜後日司風教者復題祀秦冉
及顏何則與太史公家語合即與文翁子由不大遠矣

侯復蘧瑗林放議

蘧瑗生平在孔子數言而左傳說苑又皆稱之故朱文公曰
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又曰出處合
乎聖人之道當時改祀以爲孔子稱爲夫子決非及門之士

林放於出處間雖未著聞觀其問禮之本片言居要蓋有見
於當日繁文之盛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得其中故夫子大
之其補救之功豈止一時爲然哉即言而功著即功而德亦
見矣當時改祀以爲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
於弟子列然二氏者祀於鄉較通祀孰得耶列於大聖人之
側較不祀又孰得耶宜準左丘明之祀列諸先儒比祀於鄉
爲安

祀與黜祀議

從祀祔祀於孔庭皆非偶也而備美乎德功言者廼得而祀
之然而不盡若斯也德爲尚矣立德在一身而立言又關天
下古今之重通祀之宜矣立德在一身而行事足爲天下後
世所法通祀之亦宜矣立德在一身而其功雖無補於天下
後世或於一方爲有濟或於一事爲無憾祀於鄉宜矣不必
立言亦不必立功而隱約終身於道無失祀於鄉可也德不
必邁於人而言則足以傳道通祀之亦可也德不必邁於人
而功則著於一時一事祀於鄉亦可也蓋祀之之義崇德報
功維風化淑人心也必其學與行良名與實副而後求其著
述六經翊贊聖道之功始從祀之乃爲傳道也下此亦不必相

翼聖道而功亦堪述、始得與於從祀、不然則揚雄之亂道也、
雄以性爲混於善惡、賦反騷以誄屈原、作美新以附王莽、非
亂而何、不然則荀況之叛道也、況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孟
子子思爲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爲賤儒、非叛而何、又不
然則王安石之廢經滅德也、安石廢春秋、經筵不以進講、科
目不以繩人、廢儀禮不課士於當時、不傳習於後世、世之叛
經悖經者有矣、未有如斯廢經者也、且也以天變爲不足畏、
祖宗爲不足法、人言爲不足恤、忍於綱常而滅德甚矣、非廢
經滅德而何、之三人者、爲奸黨附會、而以權勢竊祀、將欲侑

之而愈揚其非、將欲榮之而愈增其誚、不特是也、荀揚之祀、
主於王珪、安石之祀主於蔡京、珪也京也、在當時欲以一口
飜案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口口相繼、容得以非爲是哉、
是非昭然、當不獨爲三氏斥、而珪京之可斥者、較尤甚矣、何
則其題祀者、蓋助亂也、助叛也、助其廢經而滅德也、
慶按禮樂考、渭南史記事議云、三禮之功推高堂生、河間獻
王、然高堂生僅傳十七篇、獻王則六十一篇、凡周禮、禮記、儀
禮備在、卽周禮缺冬官一篇、輙以千金購此、其人豈易得哉、
高堂生祀矣、而獻王未祀、誠爲缺典、或以其爲王耶、吾夫子

萬世帝王師、獻王寧不願附於七十子之列乎、至大戴、小戴、
慶氏三家、並立於學宮、聖祀從來矣、嘉靖九年、以前漢何武
傳載有戴聖九江太守罪狀、議黜瞿待詔備考前史志乘、聖、
未嘗爲九江太守、且大戴禮中明載漢九江太守戴德撰、此
聖未爲九江太守之證也、其誤德爲聖明矣、至樂經久亡、而
所存樂記一篇、先儒皆以爲公孫尼所作、尼雖家語未載、實
爲孔子弟子、先儒亦雅言之矣、愚以爲獻王、公孫尼、宜祀、戴
聖應復其祀、或祀於其鄉、姑言之以俟與大禮者、詳訂於異
日、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詣太學、釋奠孔子、○三十二年二月、安奉
孔子顏子於文華殿東堂、
明穆宗隆慶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仍詣太學、○五年八
月、詔以禮部侍郎薛瑄從祀、諸儒乃許稱子、
明神宗萬曆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四年、幸太學釋奠、
○十二年、詔以檢討陳獻章、布衣胡居仁、新建伯王守仁從祀、
嘉靖中言官屢請祀獻章守仁、至是祭酒張位、請並祀居仁、
禮部尚書沈鯉、請獨祀居仁、太學士申時行等、主祀守仁大
畧謂詆訾守仁獻章者、謂各立門戶、近於禪學、夫孝友出處

如獻章則節文章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今議祀守仁獻章一以明真儒之有用一以明實學之自得甚居仁之純心篤行衆議所歸亦請並祀從之

二十二年以周惇熈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四十二年以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

福建提學僉事熊尚文疏請從祀侍讀學士何宗彥等議曰稱道統者必曰孔孟稱道術者必曰程朱然孔子有曾子子思相繼而後孟子接其傳程氏得羅豫章李延平相承而後朱子衍其續羅李之功與曾思等宜入廟崇祀列揚時之下

從之

明熹宗天啓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

明懷宗崇禎元年登極遣官詣闕里祭告○十四年釋奠孔子於太學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釋奠奏樂如儀

先三日國子監祭酒姑児馬吽李奭棠等集諸生及執事彝倫堂演習拜舞二十二日昧爽

聖駕臨雍下輦易禮服入廟行三拜九叩頭禮文武官三品以上及詞臣皆從釋奠奏樂禮成登輦至彝倫堂升

御幄祭酒李奭棠進講尚書帝堯篇司業單若魯進講大易天行健篇前一日先遣行人張九徵召衍聖公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臨雍行釋菜禮

李之藻曰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公十七年蓋寥寥數百載矣暨漢高帝起一造其堂嗣後代有崇褒尊親弗替以至列爵建于門籍崇祀遍夫膠庠至尊大昕而秩節元嗣執豆而臨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者未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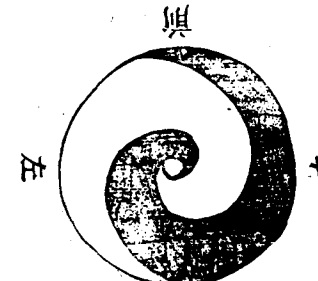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誅綦安民歷今
皇上興學立敎知人善任輕徭薄賦善政多端四海群黎永享治
平之福。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聖駕臨雍釋奠奏樂如儀
先三日國子監祭酒姑兒馬吽李奭棠等集諸生及執事於
彝倫堂演習拜舞二十二日祭奠
聖駕臨雍下輦易禮服入廟行三拜九叩頭禮文武官三品以上

及詞臣皆從釋奠奏樂禮成登輦至彝倫堂升
御幄祭酒李奭棠進講尚書帝堯篇司業單若魯進講大易天行
健篇前一日先遣行人張九徵召衍聖公助祭
今
皇上於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臨雍行釋菜禮
李之藻曰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公十七年盡家〻數百載矣
曁漢高竭起一造其堂嗣後代有崇褒尊親弗替以至列爵
逮乎門牆崇祀遍夫膠序至尊天眖而秩節元嗣執爵而臨
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者未有焉

張安茂曰特牲饋食禮疏云古者釋奠施於山川廟社或施
於學至天子視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蓋聞之四代之學先
聖者舜禹湯文也先師者傳經之師也李之藻氏以先師爲
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然無明文自天下通祀孔子而
舜禹湯文之祀於學者廢以夫子固備百王之德也馬端臨
作祀褒先聖考而附於後今析褒謚祀饗爲二所重固在祀
也

神遊孔子廟庭說

慶讀名臣言行錄諸書有云康齋吳與弼克菴陳選剩夫陳

眞晟一峯羅倫翠渠周瑛楓山張懋吉士鄒智虛齋蔡清月
峯曹端東白張元禎定山莊杲仲軒黃仲昭涇野呂柟少墟
馮從吾二泉邵寶楸丘何喬新整菴羅欽順皆理學名儒宜
祀孔子廟庭其言鑿〻可據晉張光蕭益州潘嶽及吾鄉馬
村韓邦奇史記李諸公亦雅言之矣慶以爲不特明時先達
爲然略舉如宋肥鄉李沆字太初登進士第居躬端凝立朝
正大引君以識民務之細爲古今不可多得之士是學問深
乎六經之奧者姑蘇范仲淹字希文仁宗朝仕至資政殿學
士卒謚文正其立心正大學主乎誠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其

才不僅可為一時之名臣也史稱所學以忠孝為本所志則先憂後樂所為必盡其力皆聖賢事業白璧無瑕為本朝人物第一。蜀人李𤋮字仁甫登紹興進士學術名節知名海內尤精易與春秋金華金履祥字仁山為宋進士學問博通進退適道隱居著書以淑後人著大學疏義中庸標註論孟考証尚書表註有功於吾道者多矣泰安胡纘宗字世甫明正德戊辰進士由翰林檢討歷官戶部侍郎其學明性道著書甚富文歸六經詩準四始務期希聖達天淑世誨人尤欲正五禮以昭明於世著述中所載龍馬自然二圖得朱子未

傳之秘實於道源窺及其奧至歷官清正深明治體凡講學勸農辰治水平賦理財振軍種種善政以非俗儒所能竟其萬一吾鄉之志學入道者蓋不乏人若可泉公非止為吾鄉表見也即求之天下未易多得凡茲數賢以之躋從祀各為無愧而尚未易得焉若夫士君子崇文守道豹隱龍潛於川巖之下者亦止神遊於孔子廟庭間可也

龍馬真圖即太極本圖

按胡氏此天地自然之易也其虛陽也天也乾也其實陰也地也坤也而上下之所以分其中虛太極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也羲皇之所以則圖而畫卦也而天缺地陷亦因以見馬

龍馬自然圖

按胡氏此有太極函易易函八卦自然之妙所由以畫者也實萬世文字之本源造化之樞紐也

胡氏曰二圖世傳蔡氏元定得於蜀之隱者秘而不傳雖朱子亦莫知之

賜田給役免役通紀

慶按賜田給役所以崇德報功也崇報之典倂奉祀者爲公
爲尹爲學博且榮及於後裔然朝廷設官有額而崇報之難
周必也優恤免役則支餘盡沐膏澤矣故通記之

魯哀公十七年立廟孔子故宅置守塋廟百戶
漢元帝初元元年詔以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東漢桓帝元嘉三年置百戶卒史一人掌禮器○永壽元年勅
聖母顏氏聖配亓官氏家皆聖族之親免其邑中繇發
東漢靈帝建寧中給守廟百戶

魏文帝黃初元年以魯縣百戶奉孔子祀又置百戶卒史以守
衛廟
南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詔蠲墓側五戶以掌洒掃植松柏
後魏孝文帝泰和十九年給邑一百戶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十一年給廟戶二
十以奉祀饗
唐高宗乾封元年復勅孔氏子孫並免賦役
唐睿宗太極元年詔取側近三十戶以供洒掃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復給近墓五戶○
二十七年詔賜百戶洒掃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戶五十
唐懿宗咸通四年給洒掃陵廟戶五十
後周太祖廣德三年以廟側十戶爲洒掃
宋眞宗景德四年詔兗州舊以七戶守孔子墳勅增十五戶 史
云二千戶○大中祥符元年賜田百頃給近便十戶以奉塋域
是年葺廟復給十戶○天禧三年勅兗州府差兵士四十人員
寮一人守護巡宿本廟仍委轉運司於轄下有衣甲軍器處約
度支於本廟

宋仁宗慶曆四年勅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洒掃
宋神宗熙寧中新法行止給洒掃陵廟戶三十人看戶三人
宋哲宗元祐元年勅將原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一百
頃充歲時祭祀殿庭簾幙及修葺廟宇又賜田一百頃使其家
招人耕種仍勅依舊法差洒掃戶五十看林戶五人
宋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官田內撥五頃以奉祀事
金熙宗天眷元年六月賜衍聖公田五頃以奉祀事○皇統二
年詔免孔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元年仍勅免孔氏子孫賦役○五年續給地六十

頃房屋四百間○太和元年再撥地六十四頃助釋奠

元太祖九年給洒掃戶一百又勅孔氏子孫大小差役一槩蠲免

元成宗大德二年復給洒掃戶二十八○五年賜田五十頃

元英宗至治二年正月勅有司䘏孔氏子孫

明太祖洪武初勅祭田洒掃戶依前代例○七年二月詔免孔氏子孫差役荒蕪田土悉蠲免

明宣宗宣德中命戶部踏勘五屯佃戶共存五百全戶許二千丁遂爲定例

明英宗正統元年六月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俱免差役

明代宗景泰間顏廟孟廟除舊洒掃二十五戶今各撥一十戶

明武宗正德二年勅孔氏稅糧盡行蠲免

明世宗嘉靖十八年詔給曾子廟田四十頃墓田十頃洒掃戶十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又增曾子廟洒掃戶十

二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目錄

鐙考 慶著
鉶圖
鉶考 慶著
簠圖
簠考 慶著
簋圖
簋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籩圖
籩考 慶著

豆圖
豆考 慶著
籩巾圖
籩巾考 慶著
俎圖
俎考 慶著 附慶說一
燭臺考
祝版考 慶著
鼎考 宗著

爐考
沙池圖
沙池考 慶著
堂下祭器
雲雷尊圖
雲雷尊考 慶著
象尊圖
象尊考 慶著
犧尊圖

犧尊考 慶著
壺尊圖
壺尊考 慶著
太尊圖
太尊考 慶著
罍尊圖
罍尊考 慶著 附慶說二
山尊圖
山尊考 慶著

著尊圖
著尊考 慶著 附慶說二
龍冪圖
龍冪考 慶著
青冪圖
青冪考 慶著 附慶說一
松圖
松考 慶著
禁圖

禁考 慶著 附錄二 附慶說一
酒尊案考
獻爵考
坫考
勺圖
勺考 慶著
篚圖
篚考 慶著
爵帛案考

宜用諸器考 附慶說一
獻官自用諸器 慶說一
匜圖
匜考 慶著
盥盤竝架圖
盥盤竝架考
罍圖 慶增
罍考 慶著
帨巾考

獻官進爵諸器
枓圖
枓考 慶著
洗圖
洗考 慶著
盅圖 慶增
盅考 慶著
帨巾考 慶增
臨祭然照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禮有情文考

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鄭氏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禮齊虛樂損盈並行然後陰陽平性情和此所以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

附論曰陳氏以爲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祭卽是而思之瞻拜祭饗對越神明期於聖賢來格來饗而進退周還登容器數之間恭敬至精盡志盡物所固然也然而不特是也必思乎人平日立心行事所以不如聖賢者爲何

而所以至於聖賢者、又爲何嘗不止於春秋二仲月朔弦望、
不敢稍放其心。卽動静語默。余影夢魂。無不自存其心。而後
不對聖賢而如是。對聖賢而無不如是也。我之心與聖賢之
心一。又何患聖賢之不來格哉。慶是以考禮樂之文而先志
乎禮樂之實、誠得乎禮樂之實、又何不可以詳乎禮樂之文
也、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此之謂與

歷代帝王謁見禮並服色考

慶按禮制詳載於拜紀中而此復以類存其一二云、

帝王謁見孔子之禮、慶覽史、至南宋孝文帝有曰親行拜禮、迨後

周高祖、詣曲阜廟再拜、登墓再拜、宋貞宗、謁曲阜廟再拜、仁宗
哲宗徽宗、謁國學再拜、迨明太祖、議定見先師禮不可廢、於是
行四拜禮、歷世因之、以爲定制、卽漢唐以來之禮、未見諸書、而
太牢親祀拜可知矣、至如宋貞宗入孔林降輿、高宗謁於國學、
止駕於大成門外、步入步出、明世宗、釋奠至櫺星門外、降輦步
入禮畢、仍步出櫺星門外、升車、我

本朝

皇上臨雍、下輦尊師、可爲至矣、況前代靴袍謁見孔子、明成祖、議
定見先師必服皮弁、

本朝

皇上、易禮服入廟、殆度越前代者哉、

慶按皮弁之制、冠以白鹿皮爲之、服用十五升之布、又必以
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總之服之潔而貴者、疊幅曰積

國學鄕學公卿大夫謁見禮考

漢高帝、詔諸侯王卿士至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歷代因之、元
成宗勅到任官先謁宣聖而後從政、北齊文宣帝制國學祭酒
以下郡學博士以下、月朔晨拜、明太祖勅每朔望、府州縣長吏
以下詣學行香、亦歷世因之、此卿大夫謁見之禮也。

歷代帝王曲阜林廟祀禮考

自西漢高祖、以太牢親祀孔子、以顏子配、東漢光武帝因之、後
魏太武帝、唐高祖、宋貞宗、明太祖、皆如之、以太牢祀及七十子
者、自東漢明帝、章帝、安帝、始祀及聖父、自宋貞宗始登極遣官
祭告、自明太祖始、歷世因之、定爲常制、此帝王降尊以禮先聖
於曲阜者也。

歷代帝王朝祀禮考

東晉穆帝、講孝經、通說孔子座於中堂、釋奠、孝武帝、又釋奠於
中堂、以顏子配、明世宗、奉孔子於文華殿、皆特典也。

歷代帝王國學祀禮考

自北魏明帝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子配晉武帝祀及七十子六朝隋唐金元明或以太牢或以備牲莫不祀之

本朝

皇上臨雍行釋菜禮至於天子登極與開講則有釋奠太子入學與講經則有釋奠甚至將講經於天子先定經於聖廟則亦釋奠帝王之崇聖者益見矣。

曲阜廟林禮制考

詔自晉武帝四時備牲三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明帝又重勅

之遂爲常制後漸增加祭品崇以樂舞愈昭其盛。

國學禮制考

帝王親祀而外又有每歲春秋二仲上丁日釋奠之制自北齊文宣帝始至隋文帝增爲四仲釋奠迨唐元宗復以二仲之日釋奠明太祖詔仍之又制定每月朔日祭酒以下行釋菜禮視北齊加隆其行禮之制唐太宗頒之則曰皇太子行初獻禮祭酒行亞獻司業行終獻明太祖頒之則曰丞相行初獻禮翰林行亞獻祭酒行終獻明世宗始暨啟聖祠二仲上丁日子夜釋奠祭酒以下行禮歷代因之此國學之禮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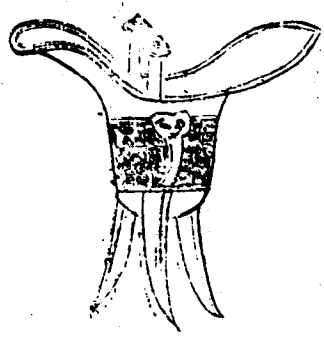
鄉學禮制考

鄉學之祀亦遠矣而春秋二仲之上丁日府州縣學皆得釋奠自隋文帝始歷代因之至明太祖又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其行禮唐制守令行初獻丞佐行亞獻學博行終獻明制守令行三獻禮於先聖復聖宗聖神位前丞佐學博分行三獻於述聖亞聖左哲右哲左廡右廡神位前凡倚郭之邑縣令是日隨祭不能親祭則於次日行釋菜禮又啟聖祠祀典於丁日三更行之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也行禮佐貳或縣丞爲三獻外縣惟學博行之名宦鄉賢祔祀迎神送神各再拜進帛

三獻爵讀祝皆立惟主祭官行禮此鄉學之禮制也。

虞覽學記云大學始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註云始敎學者入學之始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則凡入學告廟禮也近世止爲謁拜似太减矣俟同大禮者裁之

歷代欽定祭器考

唐高祖制國學祭先聖先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登鉶俎各三從祀諸賢諸儒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州縣學祭先聖先師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從祀先賢先儒同國學

五代唐、明宗勅諸賢釋奠各設籩豆各二簠簋酒爵各一

宋、眞宗、詔釋奠先聖先師各設籩豆各八簠簋俎爵坫酒尊各二、罍洗篚燭各一。從祀諸賢各豆二籩二簠簋俎爵燭各一、

宋徽宗頒堂上禮器一付於闕里

宋高宗詔釋奠先聖先賢各加鉶鼎三登一、後又加籩十二豆十二、從祀諸賢每位籩二簠簋俎爵各一。○十年增籩豆各十二、

元世祖詔釋奠先聖先師增俎八犧尊象尊壺尊各六、大尊山尊著尊各二從祀諸賢增籩一象尊一、

明太祖更定釋奠祭器禮物

明代宗景泰初兩廡每位增俎一、

明憲宗詔國學鄉學俱加籩豆十二、

明世宗釐正祀典令國子監每遇春秋祭祀照國初制用十籩十豆天下府州縣用八籩八豆

堂上祭器

慶按禮器在周禮春官所司煌煌乎盛矣也哉文廟鼎彝祝周官業已藏稜若蜀於鄉製作、又加藏稜豈能成禮。況從來文廟禮樂諸集多不分堂上堂下禮器因詳諸器而別爲序云

高案考

明太祖洪武四年、詔云孔子高座而祭物陳於座下、弗稱其義。於是定爲高案。○牲粢庶羞[illegible]幣諸案、當令足用備豋齊者預爲洗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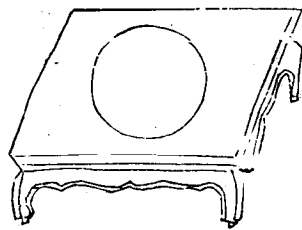
爵圖

此係坐爵

爵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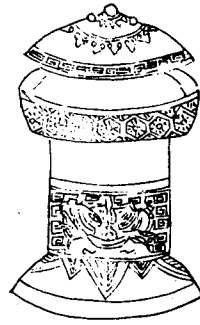
爵爲雀之小者名爵形小爲貴象其形以爲酌器謂其能飛而不溺於酒以寓儆焉說文取其鳴節々足々也爵曰坐以其奠於案而不灌也範金爲之其形圓腹兩柱三足雙耳後口通柱連鋬高八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濶二寸九分深三寸三分有流有鋬其數一百三十九用以盛酒此坐爵也 鋬莫候反

度按明堂位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鬯之尊皆飾以玉々爵也爾雅鍾小者爲琖々年而淺爵象雀而斝有耳今之爵制兩旁有耳使飲不盡戒其盡也又有瑤爵散爵廢爵足爵總爵之名玉爵太牢少牢之所貴也散爵加獻所用也廢爵無足々爵無篆總爵口足有篆古者宗廟之器小者爲貴々者獻爵賤者獻散一升曰爵五升曰散自唐以後釋奠具以爵○ 琖祖限反斝居亞反俗作斚總伊昔反

坫圖

坫考

古者爵有承豐施於射曰豐施於祭饗曰坫々置爵也或曰亦以承尊範金爲之或以木形若盂架方外圓內縱廣九寸二分漆赤中其數一百三十九

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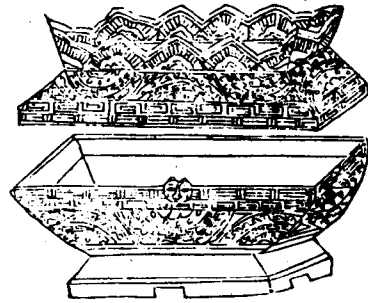
登考

登與登不同。登陛用登，登豆用登。夕節肉字，夂節手字。登者執而登之以實太羹，謂薦祭肉於豆之義也。其器古以陶，爾雅曰：瓦豆謂之登。唐書作甑，儀禮作鐙，則亦以金。今故範金爲之。其形類豆，中小而首尾大，有蓋。通高一尺四寸，一云一尺二寸。口徑七寸七分，腹徑六寸六分，足徑八寸一分。其數用六，以盛太羹。

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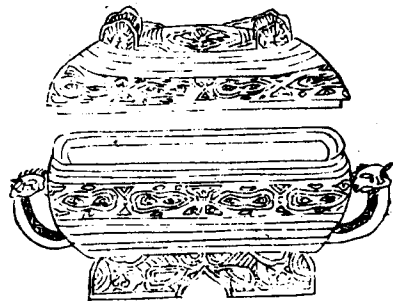
鉶考

古以陶器，後世範金爲之。形如仰磬，其形腹大而頭圓，尾平。上覆以蓋，〻齊於口，〻旁綴兩耳，並肖螭頭。蓋施三紐，下有三足跨立。通高一尺三寸，口徑八寸一分，腹大一尺一分，以下形漸歛。其數四十三，用盛和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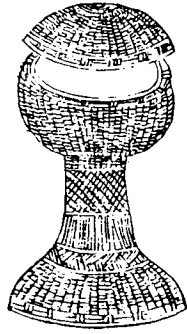
簠 圖

簠考

簠古陶器後以竹木今範金為之其制外方而內圓其形首尾大而中小上覆以蓋深七寸二分一作高七寸深二寸濶五寸一分一云濶八寸口徑六寸底徑五寸二分腹徑長一尺一寸厚八分有蓋有紐其數五十四用以盛黍稷簠標乎走三音義同

簋 圖

簋考

考工記旊人為簋以瓦為之故堯舜時瓦簋而先儒以為祭天地之簋用瓦宗廟之簋用木後世範金為之其制外圓而內方其容受如簠高一尺一云高六寸七分厚半寸脣厚一寸腹徑長七寸九分口徑五寸二分底同兩旁有紐四隅微稜如雲狀上覆蓋微大於口深二寸二分一云深二寸八分濶五寸其數五十四用以盛稻粱簋古委反旊妃兩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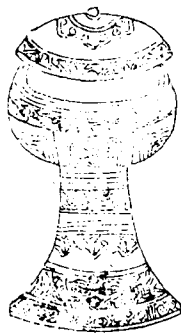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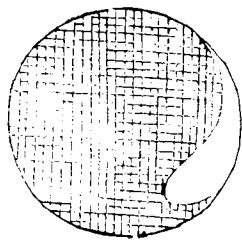
慶按禮疏云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簠刻木為之釋文曰周人飾以金玉受一斗二升正義曰方曰簠圓曰簋皆

據外而言、釋文曰、外方內圓曰簋、外圓內方曰簠、闕里誌同、正韻諸書形與上反、蓋形制雖異而容受同也、儀禮曰簋簠敦之蓋、皆象龜形、又曰啟簋會、會卽蓋也、李之藻曰中祭以朱、天子飾以玉、諸侯飾以象、蘇虞尤反、

籩圖

籩考

籩古竹器、亦名簝、爲祀周公以雕簝、鄭注云籩屬也、以竹爲之而雕刻飾其直口有縢緣、今範金爲之、仍肖竹形、横豎有直文、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篹是也、通足高五寸九分、口徑四寸九分、上爲腹徑一尺、中爲柄亦一尺、下爲足徑五寸一分、足深一寸九分、一云一寸四分、深以蓋與口齊合上層共成一圓、首容四升、其數二百一十八、用以盛水土之品、簝除纖雜產之衣、又與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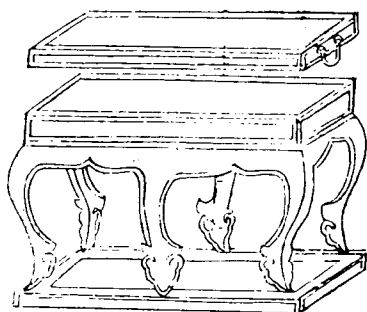
豆圖

豆考

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方氏曰楬豆以木爲柄玉豆於楬之上飾以玉獻豆則疏刻之然王后薦玉豆則周亦用玉豆矣毛氏曰豆當作斗豆即古斗字古多以木爲之故爾雅及鄭氏皆以木周人以瓦呂氏攷古圖說及政和之間以銅其足名鐙中央直者名校鄭註祭統云校中央直者鐙足下跗是也高一尺口足俱徑一尺校徑二寸容四升膚蓋俱如籩數盛同 豆與笾同楬丘賂反音傑入聲獻桑何反

籩巾圖

籩巾考

以綌爲之圓幅元表纁裏周圍量籩口以竹爲匡而綌冒焉古以覆籩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聘禮竹簋方元被纁裏有司徹簋有蓋冪則籩巾之用非一亦於籩豆簠簋用之

俎圖

俎考

俎從仌象半肉形在且上且音壯所切與俎同音後人加半肉以別之俗作爼非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曰大房陳氏曰斷木爲梡有虞氏未有文飾斷木爲四足而已嶡者俎間有横木爲爲雕俎黑染其外而朱畫其內以致孝鬼神漸趨乎文矣椇者橈屈其足則愈文矣周人足下加跗跗足背也上下兩間有似堂房魯頌籩豆大房是也周公廟用梡嶡魯公廟用大房兼四代之制也古俎形如几長一尺八寸廣八寸高八寸五分有足無蓋以載牲體列籩豆間

今文廟禮樂諸書長三尺濶二尺三寸高二尺七寸朱漆兩端中以黑漆有蓋蓋加二環祭則舉環去蓋其數一百三十有二用以盛牲　梡苦管反嶡居月反椇居許反橈乃敎反折也

虔覽禮樂諸書謂俎之高與大俱非古初之意然禮時爲大宜次之古者席地而坐埽地而祭俎高僅有數寸近世奉以高桌則古昔數寸之俎非時矣古者牲必分體近世有分體又有全牲則俎合大小而用之亦宜矣

燭臺考

以銅爲之或錫或木亦可高低隨燭大小重盤三足以樹燭

祝版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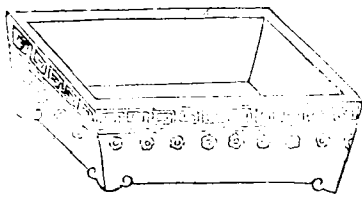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禮運曰修其祝嘏以降上神是也宋制長一尺二寸廣八寸有座梓楸木或柏木爲之

鼎考

古制不一範金爲之用以爲和五味之寶器今用以焚香或方形兩耳四足或圓形兩耳三足徧鑄雲雷文高廣隨宜數計壇爲之闕里誌云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横一尺二寸兩耳四足則專用方

爐考

範金爲之古制不一圓形中束兩耳三足素質無文高廣隨宜

沙池圖

沙池考

古人祭必設茅沙酌獻之酒灌以降神祭畢覆沙瘞所而揜之葢盛沙用器沙池是也範金爲之其形用方上舒下斂通高四寸五分長一尺七寸廣一尺深三寸五分數如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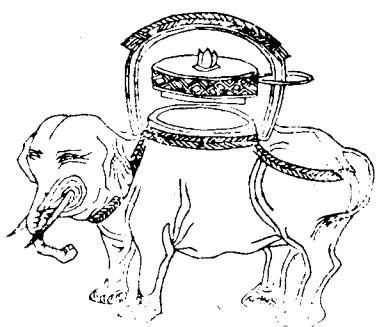
堂下祭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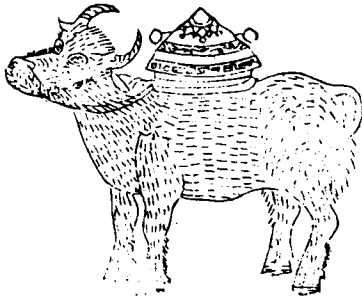
雲雷尊圖

雲雷尊考

古陶器或刻木爲之雖非四代之制傳自漢唐久矣今範以金其形腹大口足各侈其口飾以螭首兩旁有耳古者篆刻雲雷字於腹後世畫爲雲雷之取其奮豫雲取其潤澤下施通高九寸八分五釐深七寸五分腹高三寸腹下橫徑九寸口侈六寸七分足高二寸徑四寸其數六用以貯初獻酒尊宗通用飾尼鄰又螭抽和又似蛟無角似龍而黄又互芷云似蛟而黄似龍無角較上注似近之脰大透又頸也

象尊圖

象尊考

範金爲之周尊也古者畫象於腹或云以象骨飾之一曰飾之以象鳳凰金鏤作象形通足高九寸八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〻後有紐以便開閤蓋廣九分穴口徑二寸二分深四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璧形高二寸九分紐繫耳上通長一尺二寸七分廣三寸八分受三升三合其數八用以貯亞獻酒

犧尊圖

犧尊考

或作獻尊獻讀爲犧範金爲之古者畫牛於腹取犧牲饗用之義後世通作犧牛之形取純而不雜也。一曰飾以翡翠蓋周尊也通足高九寸四分一云六寸一分頭高二寸一分穴其背以受酒高二寸二分上覆以蓋〻前有紐以便開閤蓋廣二寸穴口徑二寸四分深三寸五分穴上附以耳如半璧形通長一尺三寸廣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其數六用以貯於獻酒獻尊之獻虛宜桑何二切犧芳未反

壺尊圖

壺尊考

古陶器今範金為之其形如壺腹飾饕餮腹著風雲所以示有節止而又明其福澤之及時也通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二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有耳無文其數六用盛配酒饕他刀反餮他結反貪財為饕貪食為餮縉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後人取義為貪獸之形俗傳龍生九種此其一也

太尊圖

太尊考

太記從泰太尊有虞氏之尊也用瓦所以貴本尚質也其形腹大脰小口侈角約脰以蝸首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脰徑三寸八分深六寸五分其數六用盛哲酒

罍尊圖

罍尊考

古陶器夏后氏之尊也腹刻獸首於雲中葢南越有獸齒感雷而文生以象禮之文所容十斗之多今範金爲之其形腹大而口足約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足上歛下侈足徑七寸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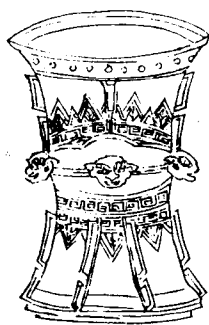
禮器罍以佐尊其數四用以容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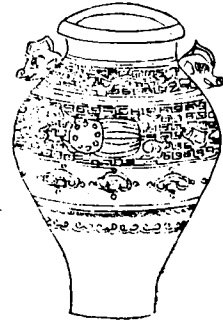
慶按今昔有大小之不同古或用以享賓客故容受多今專爲祭用雖小亦宜闕里誌無廡尊當用以貯廡酒

又按祭器有罍祀典諸書或曰所容最多用以佐尊則酒尊也或曰受水盥器則盥器也考之釋文以爲酒尊又爲盥器

畫爲雲雷之象酒則取其陽氣發達盥又取其雷震之威以起敬也以此二說似所用皆宜然周禮云用尊皆有罍酌酒以尊而受酒則以罍禮器云罍尊在阼陳氏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詩云酌彼金罍朱子曰罍酒器刻爲雲雷以黃金飾之以爲酒尊明矣周禮六尊雖無罍然別有其說當以詩禮爲証然則此爲佐尊之器而盛水之器容得少乎曰不然文廟酒雖三獻而神位衆是盛酒之器固不可少也況乎禮備四代乎至於獻官行禮洗盥有兩端當亦存二盛水器以分貯水俟洗祭器盥手更訓爲兩端用之可也說詳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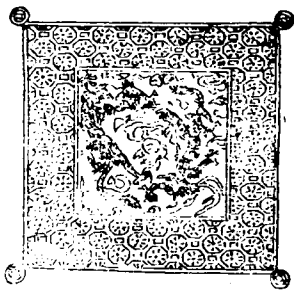
山尊圖

山尊考

或以爲卽雲雷尊諸禮樂書有雲雷尊復有山尊範金爲之夏后氏之尊也形似銀錠中束上下直而侈刻山雲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闕里誌云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則是腹大容五升其數二

著尊圖

著尊考

古陶器、或以木、今範金爲之、商尊也、形口足約、而中博、體質尚樸、著地而無足、頸作夔龍盤曲之象、腹刻雲雷回旋之勢、脰兩旁以獸首爲耳、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二分、重數八、

慶按右二尊未釋貯酒何處、當爲啟聖祠祀用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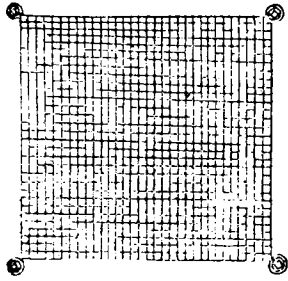
又按尊彝之名、釋文以爲彝統大小之總名、故曰尊彝、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有獻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爲六尊、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爲六彝、古者彝用以

祼、故受二斗、尊用以獻、故受五斗、罍則助祭、益衆、故受一斛、尊不專爲堂下祭器明矣、今專用於堂下、非古初之制矣、黃彝卽黃目尊、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也、宋禁中黃目尊畫龜於尊腹、以龜目爲黃、取以爲彝、蜼爵僞反、獸也、似獼猴、尾長數尺、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卽自懸於樹、以尾塞鼻、祼與灌同、

龍冪圖

龍冪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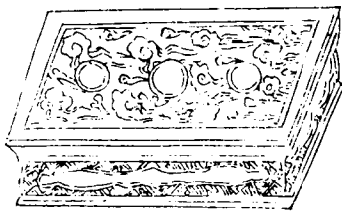
一名畫冪古以疏布今用絳繒爲之方幅縱橫二尺二寸中畫雲龍四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三十二以覆正殿啓聖尊冪莫的反繒慈陵反

青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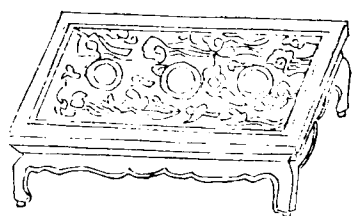
青冪考

一曰疏冪以白疏布爲之方幅縱橫一尺九寸染以青四角各綴一金錢其數一十二用以覆廡尊等

按周禮冪人祭禮以疏布巾冪六尊以畫布巾冪六彝李之藻曰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巾疏布不畫尚質也六彝以祼施於宗廟故巾畫布則稍文焉宗廟之外凡祭尊彝及君尊皆有冪而冠禮聘禮大夫方壺士圓壺則無冪皆兩尊卑有隆殺也

棜圖

棜考

棜一名斯禁陳饌薦尊器也、以木爲之、如案式、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髹以朱、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用承正位配哲尊、棜於據反、蔆離呈反、苕田聊反、

禁圖

禁考

禁與棜同、皆承酒尊之器、禁者因之以爲酒戒。以木爲之、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足高三尺、髹以朱、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裳之形、用承廡尊、

張安茂曰、今制有酒尊案、高二尺七寸、長五尺、廣一尺五寸、面穴三孔、橫板承於孔下、以載酒尊、所以代古之棜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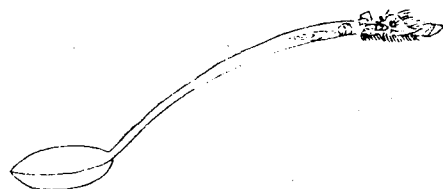
禮樂箋曰、古者尊用棜禁、形如方案、穴孔以置尊、若犧象皆有四足、則棜禁安施乎、

慶按周禮用彝皆有舟、尊下臺也、所以薦尊彝也、如今之承盤然、

酒尊案考

禮樂全書、以木爲之、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長五尺、又曰、面鑿三孔、橫版承於其下、以代棜禁、

灌爵考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貯灌酒、

坫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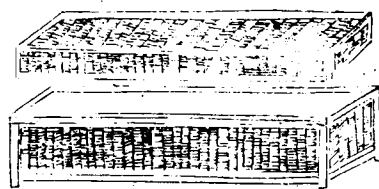
制如前、其數四十八、用以承灌爵、

勺圖

勺考

所以酌酒實爵明堂位曰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龍勺勺爲龍頭取其藏淵也疏勺刻鏤勺頭令疏通也蒲勺刻勺爲鳬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取其生水也三者皆梋勺柄禮器樿勺樿白木之有文理者用木爲之古多以鉇後世範金爲之口廣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刻鉇於柄首數一十八勺 實略反樿之善反

篚圖

篚考

篚通作匪應劭漢志方曰箱楕曰篚爾雅楕狹長也或作筐又方曰筐圓曰篚古以竹爲之今用楕竹木爲之長二尺八寸一云一尺廣五寸深四寸足高一寸五分上覆以蓋深二寸八分髹以朱用實制帛其數二十 楕吐火反

爵帛案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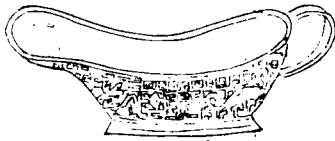
禮樂全書以木爲之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三寸長三尺

宜用諸器考

焚帛祝文[illegible]架子毛血[illegible]器隨宜制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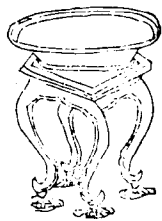
按祭器備及虞夏商周之制，其敬禮先聖亦云至矣。然其器以奉神明，不惟臨祭當潔淨精詳，卽祭畢亦不得草乜收貯，須洗滌適宜，安置得所，以全敬心可也。

獻官自用諸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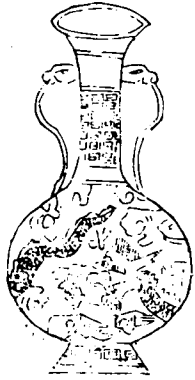
按文廟禮樂諸書，不特泯盥器於祭器內，卽盥亦不分滌爵盥手兩端。夫祭所以崇德報功也。慕先聖之功德而不慎其利用諸器，猶之敬心之未篤至也。爰故蒐輯古昔諸盥制作，別其爲滌爵盥手物事，而於器之未備者，僭加補入，以備諸制爲無憾云。

匜圖

匜考

古無匜字，以也字爲匜，後人加匚以別之。士虞禮，匜水錯於槃中。特牲，尸盥禮，匜水實於槃中。盖匜盛盥水也，而槃則盥手也。範金爲之，其形長而有嘴，後有環，高四寸五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二分，廣二寸八分，容一升，用以盛盥水 匜延知及

盥盤並架圖

盥盤竝架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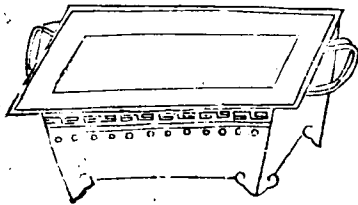
臨事而盥所以致恭肅也盤以範金爲之形圓而淺大小隨宜下置一架體方有四足高二尺繪彩髹以漆

罍考

慶按古者洗祭器有貯水挹水承水三器洗畢必盛棄水以祭祀禮肅不欲停汚於地也而盥手無盛棄水器似於禮未安當增一罍以爲盛棄水器罍缾之總名其形侈口長頸圓腹足以容棄水（罍於京反）

帨巾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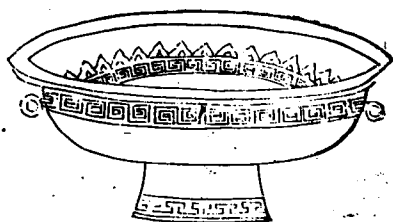
古者童子進巾即帨也盥畢以拭手白布爲之長短廣狹隨宜數從獻官分獻官各備全（帨輸芮反拭施職反）

獻官淨爵諸器

枓考

枓古以木爲之今宜範金爲之形如斗而橢有柄容水四升設於墀東以貯滌爵水枓腥與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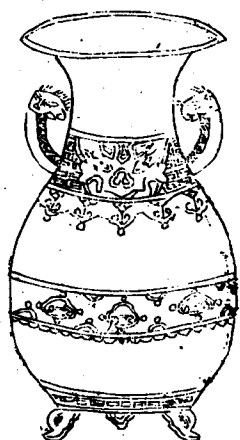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十　璉齋

洗圖

洗考

洗周書自洗牘致用酒洗以致其潔牘以致其厚範金爲之其形圓而底約高八寸深三寸一分口徑一尺四寸底徑六寸兩旁無耳而有環中飾以龜魚一云高五寸七分深三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腹徑一尺五寸設於墀東臨獻以洗爵洗蘇典反牘他典反

大成通志卷之三　禮疏上　四　璉齋

罍圖

盥考

周禮鬱人凡祼事沃盥而小祝御僕士師皆與盥事蓋祭祀之盥備官乃爾士冠禮洗設於東榮鄉飲酒禮設洗於阼階東南而罍水則設於洗東祭之時有罍以盛水有枓以奠水而洗則以盛棄水義取諸爾今更定罍爲酒尊枓以貯水洗以滌爵當用盥以代洗形如罍而大腹左右雙耳槃於平天屋之檐也奠卉一白酉也

帨巾考

拭爵亦當用帨巾但須帛以別之。

臨祭燃照

香考

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陳澔曰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若今之香自百越始然欲用之須製造精潔乃可用於鼎彝禮時爲大也若古制尚不可少庶幾於禮宜矣。膋連條反腸間脂也

燭考

正祀用大燭配饗從位以次而小然於架上

按宋濂以秉炬爲瀆然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周禮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謂明燭以照饌樹於門外曰大炬又壇弓童子隅坐而執燭少儀未有燭而後至似乎燭之由來遠矣夫何瀆之云

庭燎考

高樹炬火以照明祀事樹於廟之壇墠及甬道門屏間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大戴禮云其百者天子禮然其制無考慕容氏所作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似今之麻燭飴延知反說文朱薪米蔗也甬尹竦反巷道也

檠考

通以木爲之柱高七八尺三足平項上攢曲木爲橐形八角高二尺橫徑近尺外蔽以繒或紙籠罩燭光設於廟陛堂庭間

挂燈考

削木爲方籠或圓籠中置釘簽上繫以繩外蔽以繒或紙繫於屋之脊間及柱及榮

三卷終

薦獻品物

餕食考 附錄二 附慶說二

牲

分體圖

犢考

羊考

豕考 附錄五

膰瘞考

拜考 附慶說一

三獻考 附慶說一

飲福受胙考二條

釋奠釋菜考五條 三條慶著

祭祀官員考二十六條 七條慶增補 附慶說二

祝文考凡四

釋奠齋戒考 慶著 附錄一

釋奠省牲觀槳習儀考 省牲儀注附內 附錄一 附慶說

釋奠祭期考 慶著

啟聖祠釋奠祭期考 慶著

釋奠祭器祭品分壇考凡十一

釋奠分壇陳設圖凡八

先期遣祀事考 慶著

釋奠儀注考 慶補遺 附錄一 附慶說一

啟聖祠儀注考

名宦鄉賢儀注考

笏考 慶著

瘞考

釋菜祭器祭品分壇考凡九

釋菜分壇陳設圖凡四餘附說

釋菜儀注考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叅閱

奠獻品物

帛考

正祀用白綾配饗以下俱用白絹長皆一丈八尺盛於篚

禮樂疏曰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幣餘之賦以祀五帝盖侑食有侑幣用饗有酬幣而禮神亦有奠幣所以將其誠敬也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宗廟之元纁雜焉其長則丈有八尺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其埋則兩階之間聘禮埋於西階東是也今祭禮神之幣曰制帛長同古制祭畢燔而不瘞其奠在初獻之時

書祝文安置考

寫祝文黏於版上祭畢寘於瘞坎唐則焚於齋房明初用素白精潔紙送神時揭而焚於坎後以紅瘞於計反

酒考

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太古用明水近古乃有齊酒前代祀先聖無所考唐制堂上設醴齊盎齊宋元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盎齊緹齊沈齊設堂下盛於八尊酌於爵緹他禮反或作醍

慶按周禮酒正掌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一泛齊滓浮而上泛也二醴齊滓汁相將而一體也三盎齊滃滃葱白色也四緹齊酒成而有紅赤色也五沈齊沈即沉字謂成而滓沉也祭祀用五齊以非人所飲不致其味特致其義而已然自醴以上為濁盎以下漸清此五者皆酒之始猶未可言酒故云齊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事酒味薄工事者之酒耳昔酒味稍厚昔釀而已久者清酒味厚久熟而醇者今當用齊庶不失古初之義

禮樂疏曰唐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設堂上其制混而無別宋以泛齊醴齊設堂上以神道處孔子也以盎緹沈設堂下以人道處弟子群儒也今制不言何酒但太古未始有酒凡祭祀以致其義可也孔子惟酒無量則酒其生所享也又安取不可食之五齊以申其薦乎第當特設惟市酒則不可耳

禮樂疏曰儀禮一舉爵則三揖百拜不勝其繁酒不虞傾覆

乎然弁爵者皆酌醴也醴有滓酒無滓故醴以成禮酒以介
歡至祭禮多用清酒雅頌共明徵也周人加以鬱鬯欲以芬
芳之氣求神又覗三酒加進矣禮器郊特牲多雜引夏殷及
太古之禮然則五齊之設鄭氏謂至敬不尚味而貴多品是
矣苟祭以清酒亦無不可也

太羹考

用淡牛肉煮汁不用調和名太羹實於登無牛以羊代之

和羹考

以猪脊膂肉薄切片滾湯瀹過漉起然後用醬醋鹽等調勻置

碗底用腰子切荔枝形蒜面臨祭用淡牛肉滾汁澆之羹加五
味盛於鉶故又曰鉶羹瀹弋灼反漬也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禮樂箋曰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湆不和實於登湆者肉汁不
調以鹽菜太古之羹也鉶羹者和羹也牛用藿羊用苦豕用
薇調以五味盛於鉶故謂肉汁之有菜和菜者藿苦薇也今
制不用菜武止用蔓菁非古也　湆乞及反少饑凡羹有湆者
不以齊

粢盛

慶按粢與粢通六穀曰粢鄭康成曰粢稷也爾雅穀以粢爲
長鄭云稷則六穀皆在矣粢在器曰盛故又曰粢盛周禮甸
人共之舂人舂之饎人饎之舍人實之大小宗伯奉之逆之
又王后必自舂其粢夫人必自舂其盛古人祭祀何其重也
蓋維禮也盡誠敬也盛平聲饎昌志反同饎掌凡祭粢以共
盛曰饎逆迎也

黍考

俗名糜米揀淘净入滾湯中撈起蒸飯盛於簠揀郎殿反

稷考

俗名粟米似黍而小秋種夏熟穀之最貴者一名穄又名糜名
穄或名粢名齊造與盛同上穄子兒反

稻考

水中所植穀一名稌内則曰折稌是也以上三色不用黏者以
下造法同前但盛於簋稌同都反

梁考

俗謂梁穀有白黃青三種以白爲上

慶按釋文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禮樂箋曰簠稻粱者以簠明
堂位曰周之八簋註云皆盛黍稷之器今以簋盛黍稷簠盛

稻粱矣古少異若禮器云簠簋皆盛黍稷之器卻文無定制
矣善進也、

庶羞

按庶衆也多也羞膳也又進也薦也、

形鹽考

形一作鉶以潔白鹽羅細作虎形周禮謂刻虎形、

槀魚考

槀一作薨乾魚曰槀魚曲禮槀魚曰商祭謂商度其燥濕之宜也周禮謂之鱐凡祭取大魚用鹽醃過臨祭洗淨酒浸片時槀苦老反鱐速谷反

鹿脯考

乾肉爲脯宰鹿取肉一塊酒淹炙臙無以羊代、

棗考

或膠或乾或餅皆可用惟擇圓淨肥潔考工記膠謂煑以用皮角、

栗考

擇大者如無以龍眼代、

榛考

擇肥實者如無以荔枝代、

菱考

菱俗作蔆周禮加籩之實蔆芡說文楚謂之蔆秦謂之薢若武陵記三角四角曰芰兩角曰菱總之水栗也其花紫色晝合宵折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用或菱米或鮮菱皆可、

芡考

即雞頭實爾雅翼葉如荷而大葉上蹙皺如沸有芒刺兼有背若雞雁之頭又名雁啄實內有米圓白如珠久食宜人細嚼足以致上池之津又曰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芡花晝合宵折如無以蓮實代、

黑餅考

莜麥麫造餈內以砂糖爲餡〻餅中肉也印作團龍餅如無莜以黍粉代莜布堯反俗作蕎餈才資反餡乎見反、

白餅考

用小麥麫造同上、

糗餌考

糗謂熬米爲麫作乾飯屑餌粉餅也周禮注粉稻米餅之曰餈或曰捣米蒸屑乃餌也非餈也許愼曰餈稻餅也謂炊米爛乃

糗之不為粉也餌則先屑米為粉然後溲之餈之言滋也餌之
言堅潔若玉珥也宜用硬稻米為粉以梔子水和勻蒸熟印作
餅糗去九反溲所九反沃也

粉餈考

餈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糗熬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合
蒸曰餌餅之曰餈今餈餻之名出此用糯米粉蒸熟杵成餈餻
切小方片

虔按右十二品皆十二籩之所實也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
謂朝食也饋食也加籩也羞籩也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

形鹽膴鮑魚鱅朝事者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也饋食之籩
其實棗㮚桃乾藤榛實蓋食後繼以清果也加籩之實蔆芡
㮚脯四物重之為八籩於尸既食後亞獻時將加也羞籩之
實糗餌粉餈宰夫獻房中之羞於尸者也麷方中反熬麥也
蕡符分反枲麻之實膴荒胡反全蠯之獸鮑部考反納魚於
楅室之中糗乾之也鱅蘊谷反乾魚也㮚同栗藤魯楅反乾
梅之屬○楅橫木

韭葅考

葅淹菜為葅韭葅棟淨生韭切去本末取中二三寸淡用葅子余
反同葅

芹葅考

潔淨生芹長切淡用韭芹如未生芽便用根

菁葅考

棟過蔓菁菜切長片畧經沸湯淡用

筍葅考

筍潔淨乾者洗淨煮過切作長片淡用

醯醢考

詩云醯醢以薦謂取猪脊肉細切小方片煮成汁雜以梁麴及

油鹽酒葱椒蒔蘿茴香調勻作肉醬醢他感反醢呼改反膊磔
也

按造醢料法每淨肉一斤入鹽春秋俱二兩五錢夏三兩冬
二兩淨葱一兩五錢香油一斤花椒蒔蘿茴香末各二錢

鹿醢考

活鹿宰取肉細切小方塊合下二味並同此餘並同上

兎醢考

同上

魚醢考

同上

脾析考

牛百葉剮去黑皮切細條沸湯撈過鹽酒拌勻印豆內如無牛以羊代 析相資切禮樂諸書多誤作肵今改正矣

豚拍考

拍豕肩膊上取肉一塊若壇數多肩膊少取近膊者用 拍伯各反與膊同或作胉非

酏食考

酏糯米撈飯用羊膏油熬化同蜜拌勻印豆內 酏唐何反

糝食考

米屑為之取粳米撈飯用羊肉煮熟切碎拌勻印豆內 糝桑感反

慶按右十二品皆十二豆之所實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獻饋與籩同用其數二十有六祭與饗同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掌客所載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子男二十四蓋禮器之豆用數也掌客之豆陳數也 昌本菖蒲根也臡牟題反無骨為醢有骨為臡菁蔓菁也蠃郎何反蚌屬蠯蒲猛反蚌也圓者為蠯長為蠯蜃時軫反大蛤也蚳陳知反蚍蜉子也箈唐來反竹萌未成筍者

慶按孔夫子廟祀唐制所載大祀籩豆各十二中祀籩豆各十籩去糗餌粉餈豆去酏食糝食小祀各八籩又去黑餅白餅豆又去脾析豚拍又籩四止用鹽槁棗栗豆四止用芹菁鹿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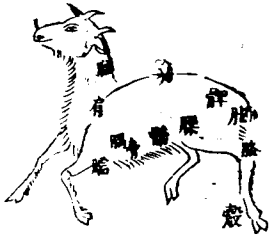
禮樂箋曰籩豆之實今循周禮然有疑者如籩去糗黃鵰鮑桃乾藤豆去昌本茆菹葵菹深蒲箈菹麋臡麇臡蠃醢蠯醢蜃醢蚳醢雁醢或曰貴之獸也則麋麇非符得乎或曰韭芹能通神明也則昌本深蒲何見遺乎或曰取恒用者祭也則公膳日雙雞何不登於祭乎大抵古人乾者在籩濡者在豆觀器之用竹用木可見其克實者則薦其時食蘋蘩薀藻皆可登也特不用難得之物及褻味耳周禮所載亦盡四時而言之非謂一時並陳也不然籩豆多少疑不均矣宋制備物已近褻味唐則本周禮而去取焉猶失其義也 浩乞及反 [illegible]

濇也、

又曰物之辞者莫備於內則、然後儒熱之調窮水陸之毛、君子不若此之泰也、至祭祀之籩豆、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不明言籩豆爲何實、惟周禮籩人醢人所掌有饋食籩豆、有加籩加豆、羞籩羞豆、而曰凡祭祀共其薦羞之實、然與今之所陳、詳畧亦微異、竊意郊用特牲、尚質也、雖羊豕亦不之用、必無菜及蠃醢諸微細物、小雅稱或燔或炙、爲豆孔庶、蓋古者燔肉以登俎、乾肉以登豆、而蘋蘩荇藻、詩有明文、禮不復載、凡此者闕疑可也、或謂用於祭者、皆中州常有、可隨取隨給、而又不用柏褻之味、斯亦臆論、夫榛栗鹿兔、不產南方、芹芡筍韭、不生於冬日、是豈栢有者乎、且丞真反、

分牲體圖

牲類

續考

牛、爲太牢、用純黑角握、周禮王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牷、乜之全者謂之犧、牷才緣反、又色純曰犧、體完曰牷、

羊考

羊爲少牢、

豕考

豕亦爲少牢、

慶按國學用三牲、外府州縣止用羊豕、

又按唐開元牲俱載右胖十一體、謂肩一、臂一、臑一、肫一、胳一、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肩臂臑在上、肫胳在下、脊脅在中間、胖普半反、半體肉也、

又按宋祥符牲羊豕有腥七體、謂兩髀、兩肩、兩脅及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又羊腥離肺一、在上端、刌肺三、次之、腸二、胃三、又次之、豕腥膚九、橫載、羊熟腸胃肺、豕熟膚載如前、今制國學大牢牲九體、牛豕古爲五體、今用全體、併從分體、若府州縣配、亦分體、髀補委反、股骨也、離力地反、絹切也、刌麄本反、割也、

李之藻曰、古者正祭、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士有體解、

無豚解、豚解者殊左右肩、髀爲四、又兩胉一脊共七體也。體
解者左右肱之肩、臂、臑左右股之肫、胳、觳左右肩之代脅、長
脅、短脅、又脊骨三之正脊、脡脊、橫脊共二十八體也。然觳不
薦於神尸主人之俎、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脡不升於吉
祭之俎、則不用者又一矣。祭統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大抵
周人之禮脅貴中而賤兩端、骨貴左而賤右、貴前而賤後、貴
上而賤下。祭不升髀、以髀在後體也。不用觳、觳雖前非體之
正也。儀禮或合升或升左胖、或升右胖、祭祀之禮始則以神
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今制大牲全而不解、蓋

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三　理齋

去古益遠矣。觳古木反、足跗也。臑、欲直反、臂内也。
項安世曰觳在下而賤、故不薦於尸。神臟爲殺牲之所、故不
升於吉祭。吉禮尚右、故皆升右胖。喪禮尚左、故獨升左胖。國
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脀、蒸牲以全者爲重、以解者爲輕、爲其
近於人也。今郡邑配位用半體、皆無用俎、肉似近升胖。豚解、
蓋亦儀物儉薄使然耳。非真有從古之思也。脀、諸成反、以牲
體實鼎也。實、鼎曰脀、實俎曰載。

燔瘞考

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李氏
之藻曰古者燔非特帛、瘞非特毛血也。其禮之先後說亦不同。
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爲始、祭地以瘞血爲先。賈公彦以燔柴
在作樂降神之後、其燔者漢用牲首、晉用左胖、唐用牲脅。然考
之祭義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當用首。今制帛燎於祭
畢、毛血瘞於迎神、與古不同。古者尸入則祼、牲入則用幣於庭、
以告殺、既殺則薦毛血於室、以告幽全、幽者血在内爲告幽也、
全者毛在外爲告全也。既祼然後焫蕭、所謂蕭光報氣也。今古
禮異、而燔瘞之先後亦不可得考矣。至於宗廟有祼、天地無祼、
而今祀亦無祼、則各有所重也。庪古委切、藏也。

太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十四　理齋

拜考

項安世曰九𢷎之儀記於周禮大祝、惟稽首最重。周公復嗣君、
拜手稽首。蓋斂手拜地而加首於其上、謂拜手。斂手拜地而出
首以叩地爲稽首。今行事皆執圭笏、則但可拜手而不能稽首
矣。又古人之拜似勞而實易。古者坐與跪無別、故仰身即坐、俯
身即拜。儀禮奠爵皆拜、若如今鞠躬之拜、則不勝其勞且難矣。
古人相見執事皆再拜、施於君父師則不敢。今祭獻官四拜、而
唐宋以來幸學釋奠皆再拜、殆非所以對越先師者也。拜、古文
作𢷎。

慶按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稽首頭至地久而後興頓首至地卽興空首至手卽興所謂拜手也若稽首拜中最重者也

三獻考

按鄭氏註郊特牲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也至大祫則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嘗九獻周禮所載九獻器則圭瓚璋瓚之不同酒則鬱鬯醴醍之不同祭統載尸飮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飮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飮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李之藻曰古者宗廟之祭王與后同

有事焉又卿大夫士祔之酳尸獻尸王及后各四諸臣一以成九獻漢以後南北郊宗廟社稷但皆三獻無九獻者褒至九獻儀節太繁恐致不肅況旣無迎尸以下諸事則九獻固無所用之耳或謂祭天地祖考皆九獻孔子殺禮僅三獻則不習其故者也相去聲酳羊進反

慶按周禮鬱謂金香草秬謂黑黍米鬯者以秬乃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之曰和鬯謂鬱人爲酒煮金香草以和之祼之事必用鬱和鬯者貴氣臭而已以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黃以明德之中而著於外也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祼祼以求神祀禮所先以精意尤在此也陳氏曰秬鬯以事上帝則山川社稷皆用之特不用鬱耳鬱求神於陰特用於宗廟是也若諸經之言鬯亦以爲香草與周禮異故附記之

又按周禮王用圭瓚后用璋瓚郊特牲曰祼以圭璋用玉氣也然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鬼神以鬯爲摯用圭璋摯瑞也

飮福受胙考

禮樂疏曰古者祭必迎尸尸酢主人受之嘏飮福者古相酢之禮也蓋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

告祝嘏莫敢易其常古儀禮特牲與少牢饋食之禮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蓋尸與亞獻三獻無不相酢特初獻酳尸則挼黍受嘏耳唐開元天寶及宋熙寧祀儀乃於亞終獻飮福今弟於終獻飮福割腥爲胙遂爲常儀蓋今之胙卽古之酢今之肉卽古之黍今之終獻飮福卽古之亞終獻相酢酒也至於攝祭亦飮福唐以來太尉攝禮皆如是然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嘏梁天監中明山賓儀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蓋上靈降胙臣下不敢同也然則攝祭而飮福亦僭也

禮樂全書云唐開元禮初獻飮福受胙亞終獻飮福而不受胙

正與古合、惟宋熙寧禮、則終獻畢、初獻官復升、飲福受胙、以宋三獻用三人也、

釋奠釋菜考

古者釋奠之名祭物止修以蘋蘩、薦以芹藻、而無蔗饌、有酒無舞、又無飲食酬酢、蓋禮之輕者也、至於釋菜無酒、則又輕矣、至鄭康成則曰設薦饌酌奠而已、是時較古加隆矣、近世釋奠有獻有牲幣、有合樂舞、以神之道尊。故必備也。

鄭氏謂釋奠無迎尸以下事、蓋古者釋奠於山川廟社聖師尊莫敢尸。禮樂箋曰奠之為言安也、如奠爵不舉之類是也、

按古者有先聖、又有先師、故禮樂箋曰、釋奠於學、四時常祀、皆祭先師、惟天子視學、乃祭先聖、蓋禹湯文武非學生之所敢祀、而傳經之師、則固可以類報也、今天下通稱孔子為聖師、釋奠行事。鄉學之中。得通祀焉。

李之藻曰、釋菜亦曰舍菜、周禮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康成註舍即釋也、菜蘋藻之屬、釋菜之禮猶摯贄、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腶脩、若設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摯用棗脩若禮於先師亦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虞庠館於東序、一獻無介、禮皆是簡、摯同贄、腶都玩反、不授器、謂不授舞器也、慎必慎、及陳也、迎也、

王煥如曰、釋菜無牲帛牲牢、第芹藻蘋蘩而已、蓋芹藻蘋蘩菜也、贄以此明潔也、今定制國學每月朔祭酒行釋菜禮、春秋二仲凡附郭縣亡官既從府官釋奠。則於次日行釋菜禮、但古不用牲。今宰牲。

祭祀官員考

正獻國學用重臣及祭酒、省布政使、府州縣、正印官、行三獻禮、分獻國學監丞博士、省府州縣教職、不足僚佐兼充行一獻禮、啟聖祠、正祭官一員、分祭官二員、補

陪祭餘官諸生隨班後行禮、

監祀官監察御史二員、以下通載國學禮制。

監宰官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監宰牲及造饌醯官、助教二員、

監饌官二員、

提調瘞坎官二員、

正壇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四員、

每廡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各二員、

啟聖祠陳設及司香燭鎖鑰官二員、補

引班官鴻臚序班二員、
贊禮官通贊引贊具用太常官各二員、
書祝詩士官一員、
司燭庭燎高燎監生各二員補
司執燎監生二員、
司香官各一員、
司尊各一人、
司匜洗各一人、
聖位進帛及捧帛官一員執爵三獻徹饌捧饌官一員讀祝捧

祝詣瘞坎官一員、
每一配進帛及執爵等同前每五哲引贊官一員分獻官一員
進帛及執爵等同前每廡司尊盥洗共官一員餘同哲
進胙受胙官一員、
進爵受爵官一員、
司樂器祭器洗滌並徹饌官二員、
司樂舞位官二員補
慶按國學設官分司宜矣更議補四條改五條備官所以備
禮也若省郡州縣舊雖未有分司官員今當於要者設官餘
以生員代理可也、
又按牲醴祭品等事物皆出太常前期十日移會諸司前四
日出示榜文散齋演樂滌牲禮卿奉常祭酒司業咸往觀焉
部寺諸官繼之祭前一日致齋泰常乘馬教坊司備樂導送
祝文祭品入廟行一拜禮詣彝倫堂填獻官職名是夕詣宰
牲所省牲已回宿齋房祭之日各官省視陳設先入廟行一
拜禮候獻官至以祭鄉學官職不同辦事須宜倣國學行之。

祝文考

維某年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門某官

某等敢昭告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惟
師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惟茲仲某謹以
牲帛醴齋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維某年某甲子某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某衙門某官
某等敢昭告於
啓聖公孔氏曰惟
公誕生
至聖爲萬世王者之師功德顯著茲因仲秋之月謹以牲帛醴
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先賢顔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氏配尚
饗
名宦祝文
卓哉群公歷俗[illegible][illegible]澤被生靈功垂社稷
鄉賢祝文
於惟群公孕秀茲邦懿德卓行奕世流芳
釋奠前戒考
古者七日戒三日齋故云先期十日釋奠孔廟正祭前七日戒
又前三日主祭陪祭者及執事人等沐浴更衣宿於別室散齋

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問疾不聽樂不判刑殺文字不
與穢惡諸事致齊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事周禮疏曰宿眂滌
濯是也　謂祭前一日眂祭所滌祭器也
禮樂疏曰祭取交神明也致齊於內散齋於外古者先期十
日太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大司寇於戒之日涖示百官王
立於澤親聽誓命其戒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滌狼
氏執鞭以趨誓之以殺戮故墨辟之至也既戒則諸齋矣不
御不樂不弔不茹葷飲酒不賓不鳴珮凡不以哀欲惡貳其
心也既齋則王即齋百官御事各即其齋晝夜處於適寢其

飲食卑庶亦與恒異古者凡有大事致其恭敬則無所不齋
而祀典爲尤重孔廟之祀則先期十日行會四日演樂隔日
庀事夫士人誦法孔子歲兩祀此而猶然忽諸我不知其
可也輒胡償反以卑襲人日輒
釋奠省牲觀樂習儀考省牲儀注附內
今以正祭前期一日該衙門送祭品至學引贊者引獻官至階
下唱揖揖畢執事者設香案於宰牲堂外引贊引獻官詣省牲
所省牲唱揖獻官揖已執事者皆牽各牲於香案前遍視皆純
色肥大無有傷損疾缺唱再揖省牲畢就宰之取毛血少許盛

盤中引贊引獻官各至神位前獻唱揖獻官揖畢其餘毛血藏
於淨器中俟祭畢埋之是日遂觀樂及習儀陳澔曰血在內爲
幽毛在外爲全取血告殺取毛告純

禮樂疏云牲牷周禮牧人掌之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
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牲毛之純色謂牷完體謂犧祭
之日君牽牲卿大夫序從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
司寇奉犬司空奉豕大宰大僕贊事封人共水槀克人共其
互與盆簝諸侯則士執芻君執鸞刀凡大祭祀皆然不止於
郊丘廟祀而已也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及部於庭而

麗於碑則王射之漢郊祀志武帝祀后土令侍中儒者皮弁
搢紳射牛益循行古之道矣夫古者養老之禮天子袒割況
先師之祭哉。互謂掛互縣肉格也簝遼條互受肉籠也周禮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慶按會典云凡牲大祭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以此
思之不徒取其臨祭之無傷殘疾缺宮以預買潔淨肥大而
新嫩者另給芻豆喂養可也明制設官牧養各居一屋亦其
禮也

釋奠祭期考

釋奠至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月上丁行禮王煥如曰其月用
仲以時之正也其日用丁丁爲陰火文明之象也一云二八月
屬陰丁屬火取陰火文明之象李之藻曰丙文明之初丁文明
之盛故祀用丁不用丙取陰陽之交神屬陰神就人陰陽交也
故求之陰陽之界周禮小宗伯祭之日告時於王雞人大祭祀
掌夜嘑旦以嘂百官鄭康成曰夜夜漏未盡時也唐制凡祀以
日未明十五刻大宰令率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歛毛血
置饌所奠孔廟未明三刻諸饗官各服祭服入又皇太子釋奠
平明服學生之服立於門外益夜而割牲無夜祭者宋釋奠仲

春用丑時七刻仲秋用丑時一刻則夜半而祭矣日取文明時
用幽闇於義爲舛李氏陪祭國學見漏盡三鼓輒祭心竊非之
至郡縣尤無定時今當準康成夜漏未盡及朱晦菴厥明夙興
之說酌行之請爲定制可也嘑同呼嘂同叫

啟聖祠釋奠祭期考

明制於正祭日三更子初行祭禮以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義也

今當

請制於五更中行之

釋奠祭器祭品考

王祀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坫三　登一　鉶二　簠二　簋二
籩十並巾豆同鹽　藁魚　棗　栗　榛
芡　鹿脯　白餅　黑餅
豆十　菁菹　芹菹　韭菹　筍菹　鹿醢
兎醢　醓醢　魚醢　脾析　豚拍
篚一　俎三　香鼎一　祝版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八　沙池一　泰尊二　雲雷尊六　象尊六　犧尊六

龍羃二十　勺十　枌四　檠　挂燈　庭燎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盥一　巾各一
一配位爲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坫三　登一　鉶二　簠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篚一　俎二　爐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壺尊六　枌一　勺一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盥一　龍羃六
一哲爲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一　坫一　鉶一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一
五哲爲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太尊四　龍羃四　枌一　勺二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盥一

廡每四位爲一內壇東挾外郡邑十六位爲一壇當合四壇陳設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四　坫四　鉶一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四　燭臺二　爐一
每廡爲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犧尊四　青羃四　禁一　勺二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盥一　檠
挂燈　庭燎

度按廟之分壇從來不一非有定制也各量廡楹多寡分之於禮宜矣於人心安矣若曲阜廟制每位一龕會典每廡十三壇又或十六壇他又有十二壇者若不分壇不準平日奉祀不恭即正祀間祭品香燭陳於堂中邊旁晦暗豈禮也哉

啟聖正祀一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坫三　登一　鉶二　簠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俎二　篚一　爐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山尊二　龍幕二　禁一

勺一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巾一　案　桂燈　庭燎

一配爲一內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三　坫三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一

二配爲一外壇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三　青幕二　禁一　勺一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巾一

從祀二位爲內外壇

高案　諸陳設案

坐爵二　坫二　簠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俎一　爐一　篚一　獻爵三　坫三　燭臺二

沙池一　著尊二　青幕二　禁一　勺一　饌盤

枓一　洗一　罍一　匜一　盥盤架並　巾一

案　桂燈　庭燎

名宦鄉賢每祠爲一壇

坐爵三　坫三　餘同前

釋奠陳設諸圖

每位二設另有香燭凡府州縣無太羹宰豕用截體、

哲位

坐爵

和羹

粟　鹿脯

形鹽　棗

黍

稷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豕肉

燭　香　燭

帛

獻爵　獻爵　獻爵

燭　香　燭

右每位一壇

右五位總奠

廡從位

坐爵　坐爵　坐爵　坐爵

和羹

粟　鹿脯

形鹽　棗

黍

稷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豕肉　豕肉　豕肉　豕肉

燭　香　燭

帛

獻爵　獻爵　獻爵

燭　香　燭

右四位一壇

右每廡總奠

啓聖正位

坐爵 和羹　坐爵 太羹　坐爵 和羹

榛 菱 芡 鹿脯
形鹽 藁魚 棗 栗
黍 稻
稷 粱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牟 獻爵 燭
帛 獻爵 香
獻爵
豕 燭

啓聖祠每配位

坐爵　坐爵　坐爵
和羹
栗 鹿脯
形鹽 棗
黍
稷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豕肉
帛 祝 獻爵 香
獻爵
獻爵
燭　燭

從祀每二位爲一壇陳設同前

名宦鄉賢皆同前

先期理祀事考

饗前五日、各應執事官員、散齋於別寢三日、致齋於庭事二日、有司釋奠三日前、親牽牲詣祠所、本司釋奠二日前、預埽除廟庭內外、皆爲瘞坎、深足容物、又備然照、整齊後、先設廟中禮樂諸器、次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設贊位於三掌事東南、又設卓於南上、尊坫設於堂廉之東北上、先聖之尊在西、先賢之尊在東、以爵置坫加勺羃、設帛篚於尊所洗西、設洗而次以罍、執事各位於其後、東榮饗日子夜、告聖前省牲。司牲者捧毛血、升自東階、正祀由中門入、左配左哲從左

門入、右配右哲從右門入、兩廡隨之各入、奉各位下、祝以下皆再拜、腥同諸品、掌饌者實祭器內、應烹者齊於厨、次帥執事實尊及篚、祝升自東階、行埽除畢、點視陳設訖、降自東階、再拜、各還齋所、啓聖祠如前儀、主祭官將至、贊禮者引祝以下各就門外位、執事各就門內位、主祭官至、各易祭服、祝入俟祀、啓聖畢、白請行事、

釋奠儀注考

至日鼓初嚴、遍然庭燎香燭、鼓再嚴、樂舞生及執事者各序立於丹墀兩旁、鼓三嚴、引贊者引各獻官至丹墀下立俟、通贊唱

樂舞生就位、樂生各以序進立於廟庭奏樂之所、司節者分引
舞生各以序進立東西舞佾六班之位、相向立、司節者係東西
佾班之交、即退入班中。唱執事者各司其事 執事者各以序進就
位、唱陪祭官就位、衆陪祭官就拜位、唱分獻官就位、引贊者引
各分獻官就拜位、唱獻官就位、引贊者引獻官至拜位、引贊者
退立於獻官東西兩旁相向立、通贊唱 迎神奏樂、舞生樸執其
籥、麾生舉麾、唱樂奏咸和之曲、遂擊柷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
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四拜訖、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通贊唱 奠帛、樂奏寧和之曲、擊柷作樂、引贊唱 進帛、司帛者捧

帛如捧毛血入於神案側、俱朝上立、主祭者升自東階、從左門
入、引至 至聖先師神位前北面立、捧帛者轉身向獻官右跪、
引贊唱 跪、主祭者跪、祝以帛授主祭者、受帛、奠於 先聖神位
右、唱興、興少退、唱拜、再拜訖、引復聖神位前東向立、捧帛至拜
如前儀、再奠帛宗聖神位前西向立、如前儀、述聖、亞聖、具同左
右廡分獻者進帛、同進帛畢、各復位、執饌者捧饌、祝迎 引於階
上、如捧毛血儀、入各設於神座前、遂啟諸簠簋蓋、復加整修、各執
事皆降、祝還尊所、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 奏樂行初獻禮、
引贊詣獻官前、唱 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匜者酌水、唱

搢笏、獻官搢笏滌之、司巾者奉巾、獻官拭之、唱 詣酒尊所、獻官
至酒尊所、唱 洗爵、執爵者舉爵授主祭官、司枓者酌水、俟洗畢、
司巾者授巾、拭訖、司尊者舉冪勺酒、執爵者以爵受酒、唱 出笏、
獻官出笏、執爵者在獻官前行、捧爵入門、同捧毛血儀、各於神
案之側、朝上而立、引贊隨引獻官、獻官如前儀入、唱 詣 至聖
先師神位前、於是獻官至 至聖先師神位前、麾生舉麾、唱 樂
奏寧和之曲、擊柷作樂、司節者舉節起舞、引贊唱 跪、獻官跪、唱
搢笏、獻官搢笏、執爵者如捧帛儀進爵、獻官接爵舉奠、唱 出笏、
獻官出笏、唱 俯伏、獻官俯首至地、唱 興、獻官舉首、唱 平身、獻官

揖、唱 詣讀祝位、引贊引獻官至殿中香案前、麾生偃麾、樂暫止、
讀祝者跪取祝文、退侍獻官左、唱 跪、獻官及讀祝者跪、通贊唱
衆官皆跪、分獻官及陪祭者俱跪於庭、引贊唱 讀祝、讀祝者讀
祝畢、仍跪奉祝於案上、退殿西朝上立、引贊與通贊同唱 俯伏
獻官同分獻官陪祭者俱俯伏、唱 興、俱舉首、唱 平身、俱揖、麾生
復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前未終之曲、引贊唱 詣復聖顏子神位
前、獻官遂至復聖神位前、唱 跪、獻官跪、唱 搢笏、獻官搢笏、捧爵
者如前儀進爵、獻官接爵舉奠、出笏、俯伏、興、平身、俱如前儀、他
引贊酌盥洗畢爵獻唱引各分獻官詣盥洗所、各分獻官搢

笏盥洗出笏俱如前儀捧爵亦如前儀待獻官祭復聖畢引贊
唱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各引贊唱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及亞
聖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惟捧宗聖亞聖西哲西廡爵者
轉身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餘盡如前儀拜畢唱復位麾生偃麾
櫟敔樂止各引贊引獻官及分獻官至原拜位亞獻如初獻儀
惟樂奏安和之曲有舞終獻亦如之惟樂奏景和之曲有舞唱
飲福受胙於是進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
又一執事取正殿羊二肩胙肉安於盤中引贊唱詣飲福位引
獻官至香案前福位捧福酒福胙者立於獻官之右又二執事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卅　理齋

立於獻官之左兩相對立唱跪獻官跪執事皆跪唱搢笏獻官
搢笏唱飲福酒捧福酒者奉福酒獻官接飲訖西旁一人接爵
唱受胙獻官接胙訖西旁一人接胙執事捧胙自中門出唱出
笏獻官出笏唱俯伏獻官俯者至地唱興獻官舉首唱平身獻
官起揖唱復位獻官復原拜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
興獻官分獻官及陪祭俱四拜訖唱徹饌奏樂麾生舉麾唱樂
奏咸和之曲擊柷作樂執事者於各神位前將祭器各加移動
復原位舞生直執其籥翟同司節在東者立於東一班在西者
立於西一班舞生之着與節朝上分引舞生於甬道東西序立

相向樂畢麾生偃麾櫟敔樂止通贊唱送神麾生舉麾唱樂奏
咸和之曲擊柷作樂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各官生
俱四拜訖通贊唱讀祝者捧祝進帛者捧帛各詣瘞所執事者
各詣神位前讀祝者先跪取祝文進帛者次跪取帛齊轉身由
外正祀從中門出左配左哲由左門出右配右哲由右門出兩
廡如前儀隨班通贊唱望瘞引贊唱詣望瘞位引各官生隨至
望瘞所引贊唱焚文帛執事數曰一段二段以至九段焚訖引
贊唱揖眾官生皆揖唱復位樂盡麾生偃麾樂闋通贊唱禮畢
眾官生揖禮畢

大成通志卷之四　禮疏下　卅　理齋

慶合唐開元宋祥符禮補其前仿稱奠帛共定為儀注尚俟
司大禮者酌之
李維楫曰備觀釋奠儀考不禁惓惓而嘆誠有關乎世道人
心也而主事者塞責以應大典其可乎斯亦告朔餼羊惟願
因名尋實為崇禮備儀之第一務宜矣

啟聖祠儀注考

正祀之先行祭禮三獻獻官分獻官俱如正殿儀但不奏樂不
飲福

名宦鄉賢儀注考

迎神、送神、各再拜、獻帛、三獻爵、讀祝、皆立、惟主祭官正祭畢後
行之、

笏考

禮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語類
云、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以此考之、　司大禮者於今宜復
其制、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陸氏音須爲班、士
以竹爲笏本、而用象以文飾也、一說、士以竹木爲正、君或用象
亦許、故曰可也、謂士卑而有所殺、則不同於大夫、卑而無所嫌

則或可擬於君也、度以豎言、博以橫言、殺謂天子以下度之豎
與中博同、但天子方正無殺、諸侯從中漸殺其上、以君道有所
伸於上、故殺其上、大夫士從中漸殺其下、以臣道有所制於上
故殺者在其下、

瘞考

瘞、謂埋帛於祭地、所以備物贈神也、　今焚之爲害、

釋菜祭器祭品考

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坫共四　籩二 並巾後同　豆一 並巾後同　俎二　篚一

太尊一　山尊一　著尊一　龍冪三　勺三　槪一
枓一　洗一　沙池一　匜一　盥盤 並架　帨巾各一
香爐一　燭臺四　檠六 廟內四外二

一配爲一壇

爵共二　坫共二　籩二　豆二　牲盤二　篚一
沙池一　香爐一　燭臺二

五哲共一壇

爵共六　坫共六　餘同前

每廡四位爲一內壇

坐爵四　坫四　籩一　豆一　牲盤一　燭臺二

每廡總一外壇

獻爵一　坫一　篚一　壺尊一　疏布一　勺一
禁一　枓一　洗一　沙池一　帨巾一　香爐一
燭臺二　挂燈八

啟聖正祀一壇

爵共四　坫四　籩二　豆二　俎二　篚一
壺尊一　青冪一　勺一　沙池一　枓一　洗一
匜一　帨巾各一　盥盤 並架 [illegible]一　燭臺二

二配共一壇
爵共三　坫三　籩一　豆一　牲盤一　篚一
香鼎一　燭臺二　沙池一
二從位名宦鄉賢俱同前、

釋菜陳設圖

先師位
坐爵　坐爵　坐爵
羊脯　栗　菁菹　兎醢
羊　豕
帛
獻爵
燭　香　燭

每配位與正祀同但以栗易棗、羊豕分體

五哲位
坐爵　坐爵　坐爵　坐爵　坐爵
羊脯　棗　菁菹　兎醢
羊肉　豕肉
帛
獻爵
燭　香　燭

從祀位
坐爵　坐爵　坐爵
羊脯　菁菹
豕肉
帛
獻爵
燭　香　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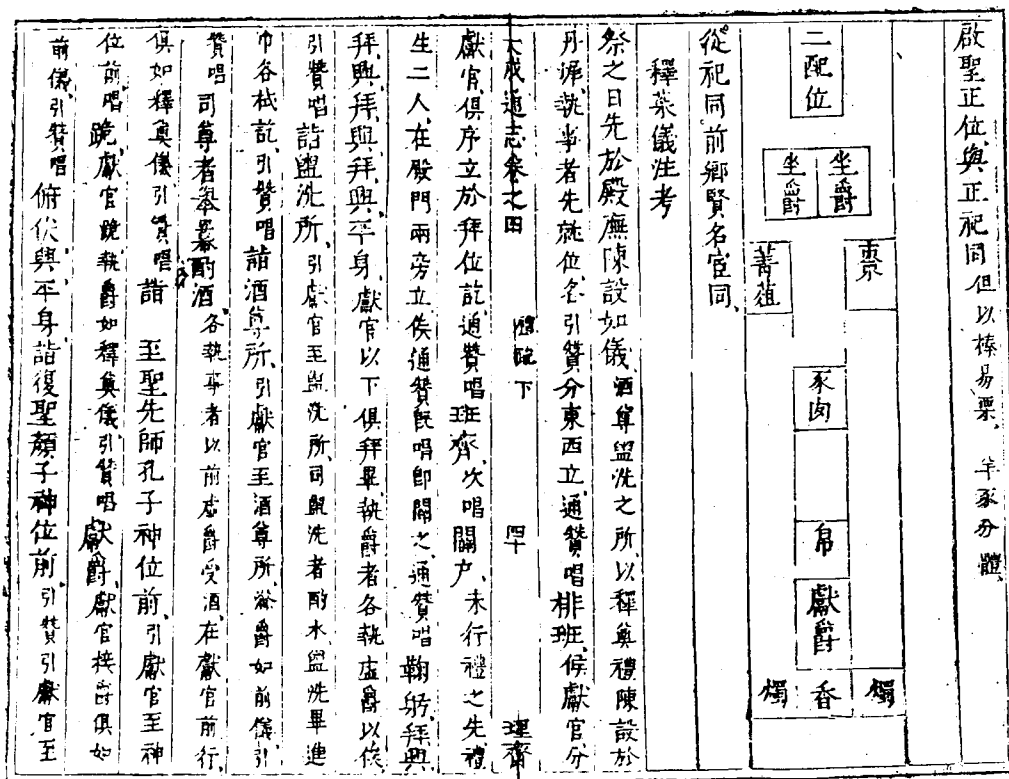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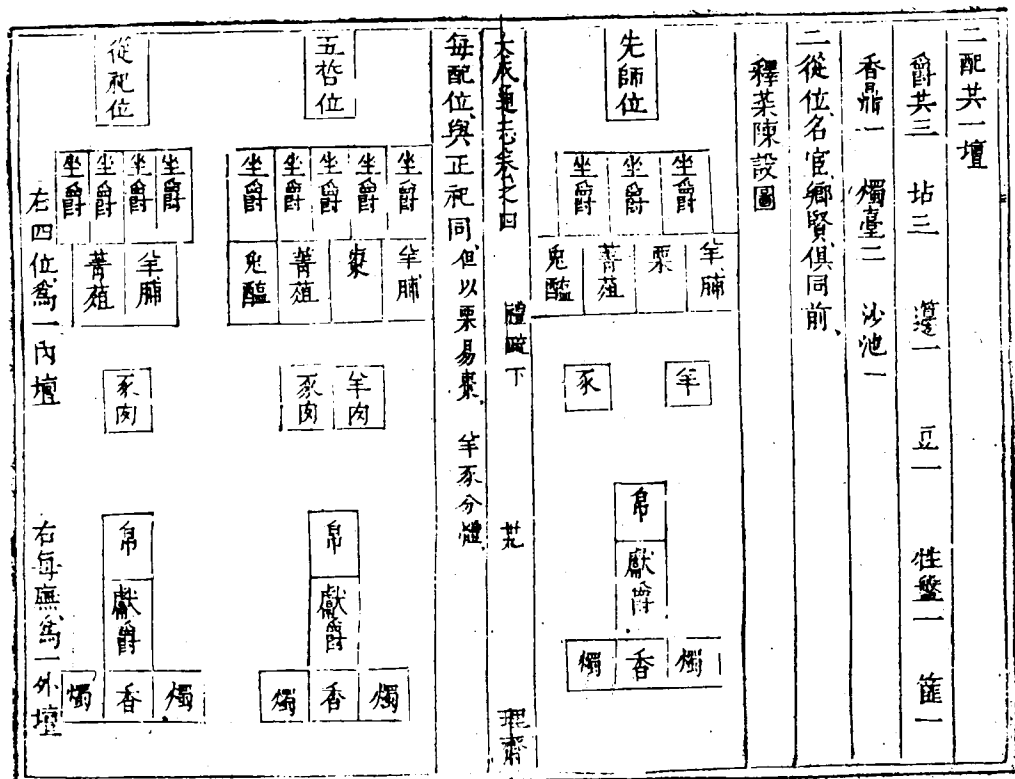
左四位爲一内壇　右每廡爲一外壇

啟聖正位與正祀同但以榛易栗、羊豕分體、

二配位
坐爵　坐爵
棗　菁菹
豕肉
帛
獻爵
燭　香　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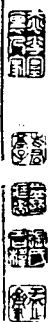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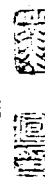
從祀同前鄉賢名宦同、

釋菜儀注考

祭之日先於殿廡陳設如儀酒尊盥洗之所以釋奠禮陳設於丹墀就事者先就位各引贊分東西立通贊唱排班、俟獻官分獻官俱序立於拜位訖通贊唱班齊次唱開戶、未行禮之先禮生二人在殿門兩旁立俟通贊既唱開戶、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畢執爵者各執虛爵以俟引贊唱詣盥洗所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洗者酌水盥洗畢進巾各拭訖引贊唱詣酒尊所引獻官至酒尊所斟爵如前儀引贊唱 司尊者舉冪酌酒各執事者以前虛爵受酒在獻官前行俱如釋奠儀引贊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引獻官至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執爵如釋奠儀引贊唱獻爵獻官接爵俱如前儀引贊唱俯伏興平身詣復聖顏子神位前引贊引獻官至

神位前、唱跪、獻官跪、執爵、進爵、接爵、如釋奠儀、引贊唱獻爵、
爵接爵、如釋奠儀、引贊唱俯伏、興、平身、詣宗聖曾子神位前、引
贊引獻官至神位前、儀同前、惟執爵者跪於獻官之左、進爵唱
詣述聖子思子神位前、儀同前、通贊應。唱。行分獻禮、各引贊、各
詣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各引贊、引各分獻官至洗所、司盥
者酌水、盥畢進巾、引贊唱詣酒尊所、引各分獻官至酒尊所、滌
爵如前儀、同。唱。司尊者舉冪酌酒、各執事以虛爵受酒在分獻
官前行至各哲及兩廡神位之側、向神位立、俟獻官引贊唱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儀同前、各引贊應。唱。詣東西哲、東西廡神位

前、各引贊引各獻官東哲西哲、俱從左門入、兩廡從中進、各至
神位前、同。唱。跪、獻官分獻官、俱跪、東哲東廡、執爵者跪於分獻
官右、亞聖西哲、西廡執爵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爵於獻官
分獻官接爵、引贊同。唱。獻爵、獻官分獻官獻爵以爵授接爵者
奠於神位前、引贊同。唱。俯伏、興、平身、同。唱。復位、各引贊引獻官
分獻官依序由右門出、至原拜位序立、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
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俱拜、通贊唱闔戶、二禮生闔之、通贊
唱禮畢、衆官揖、禮畢、

四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五律疏目錄

大成通志卷之五 律疏

金臺羅　森約齊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戍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作樂本源考

慶按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又云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聖廟作樂是所謂以敬心感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外此則先王示人以作樂之本也。然而樂主聲音而定於律單出者爲聲聲成文謂之音此聲以爲

詩歌被之八音之器而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必以陰陽升降聲氣呼吸定管以爲辭音之法故先有律存焉

附論曰其在於物則出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於喉牙舌齒脣之中器貴等其制作。而人尤貴正之以聲音律也。合人與器均調節奏陰陽五行之氣莫不正焉。而又何患乎神示之不格也哉。

律呂義考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皆陽數也奇爲陽所以爲律釋名云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云法也謂以陽數爲作樂之法止言六律者以律足以統呂而陽足以統陰也太與泰同簇清奏反洗蘇典反蕤儒追反射夷益反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呂皆陰數也偶爲陰所以爲呂呂者侶也謂陰爲陽之侶也又助也謂陰助陽宣氣也陰氣亦是作樂之法蓋天地之氣以陽爲主陰只是配陽不可爲主合言十二律者以律呂總合陰陽之道也爲道不同其中一也應於京於命二反

按周禮以六呂爲六同又以夾鍾爲圜鍾仲呂爲小呂林鍾爲函鍾國語以六呂爲六間又以仲呂爲中呂

十二律義考

黃鍾　黃者土德之生鍾者氣所鍾也冬至德氣屬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又鍾者種也黃者陽氣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之元也國語云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

太簇　太大也簇湊也言萬物隨陽氣大湊地而出也國語云所以贊陽出滯也

姑洗　姑故也洗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改柯易葉莫不鮮明也國語云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蕤賓　蕤草木華垂貌賓客也言陰氣幼小故曰蕤　委陽不用事

故曰賓、全書云、蕤、繼也、賓、導也、言始導陰陽使繼養物也、白虎通曰、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國語曰、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夷則 白虎通曰、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太史公曰、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國語云、所以詠歌九則、平安無貳也、

無射 白虎通曰、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illegible]射者出也、陽氣上升、陰氣收藏、不復出也、國語云、所[illegible]人之德、示民軌儀也、

大呂 呂旅也、謂陽氣方生、陰[illegible]以宣物也、國語云、所以司

宣物也、

夾鍾 白虎通曰、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出也、又陰陽相竝而當也、太史公謂陰陽相夾厠也、國語云、所以鍾出四隙之細也、

仲呂 白虎通曰、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太史公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又云、陽氣盛長、陰氣成功也、國語云、所以宣中氣也、

林鍾 林、茂也、盛也、六月物皆茂盛、積於林野、白虎通曰、林衆也、萬物成就種類衆多也、國語云、所以和展百事、莫不純肅純恪也、

南呂 白虎通曰、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一云、時物皆秀、有懷姙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也、太史公謂陽氣之旅入藏也、國語云、所以贊陽秀也、

應鍾 應和也、謂歲功皆應陽和收而聚之也、又應平聲、謂陽氣應不用事、陰雜陽氣閉塞萬物而作種也、白虎通、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國語云、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五音七聲總考

宮 漢志曰、中也、居中央暢四方、暢始施生、爲四聲綱、爾雅曰重也、無注、愚以爲有尊重意、爲五音之首、其行屬土、其象爲君、其

聲極長、極下、極濁、其音舌居中、出於脾、合口而通之、陽中之老陽、其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

徵 音止、漢志曰、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爾雅曰、迭也、爲宮所生、其行屬火、其象爲事、其聲次短、次高、次清、其音舌拄齒、出於心、而齒合脣開、陰中之陽、其數五十四、三分益一、上生商、

商 漢志曰、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一云、傷也、其氣遒勁、彫落萬物也、爾雅曰、敏也、徵音所生、其行屬金、其象爲臣、其聲次長、次下、次濁、其音口開張、出於肺、開口而吐之、陽中之純陽、其數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羽、

羽漢志曰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爾雅曰柳也商音所生其行屬水其象爲物其聲極短極高極清其音撮口聚出於腎而爲開吻聚陰中之陰其數四十八三分益一上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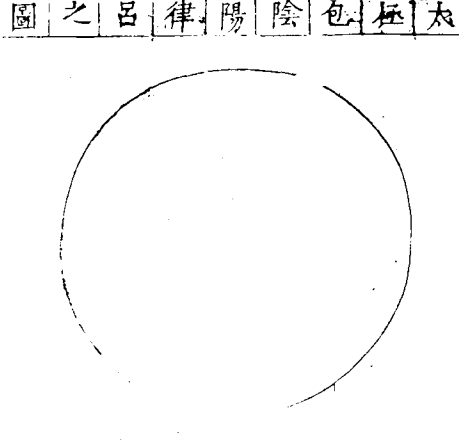
角漢志曰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爾雅曰經也羽音所生其行屬木其象爲民其聲在長短高下清濁之間其音舌縮腭出於肝而張口湧吻陰中之少陽其數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音之所以止於五也

變宮數四十二

變徵數五十六

慶按五音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五音長短之序曰宮商角徵羽五行相生之序曰宮商羽角徵以五行相生之序爲清濁之次數少者清多者濁以五音長短之序爲清濁之次管長者濁短者清五音相生之序蔡子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聲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五聲合二變即春秋所謂七音前漢志所謂七始國語爲均梁武帝爲通是也乃謂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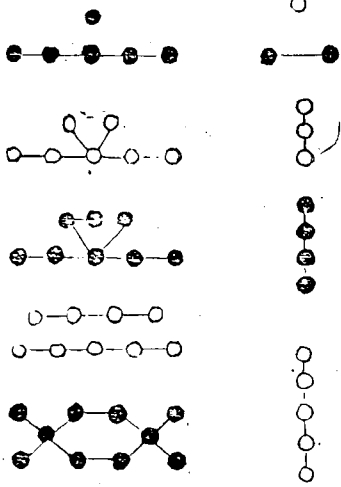
按十一月黃鍾爲天正陽之始六月林鍾爲地正陰之始正月太簇爲人統之始以陰陽得而萬物生之候也又合四時之始爲七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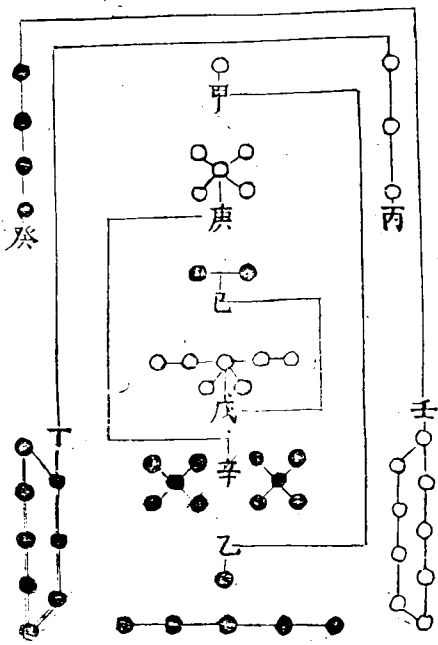
王萁頵曰二變之聲自周始若殷以前止有五音

按兩山李氏以爲宮極清變宮次清商次清次羽半清半濁角次濁次徵次濁變徵極濁此異見也

太極包陰陽律呂之圖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曰五氣布萬事出邵子曰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朱子謂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太極考

太極包容萬化之源、陰陽渾全之氣也、是故聲本諸氣於天、天轉地之元氣自東方而左行水始生木、木生火、而土生金水、河圖是也、地遲天之元氣自西方而右行水始克火、火克金、而木克及土水、洛書是也、聖人則之以調五音、行八風、音非生不和、風非克不動、其自為宮也、左行以應斗、其應聲也、右行以應日、宮商徵角、三類遞相倡和、其對待也、皆相克、其流行也、皆相生、而始終之序、還相為宮、一太極之全體也、聲律和而萬物暢、以之作樂、與天地同和矣、

陰陽各藏律呂考

按周禮王介甫注云、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二聲、取中聲以為樂器、陽律為宮、而商角皆陽、至變徵則變而為陰、徵羽為陰、至變宮又變而為陽也、陰律為宮、而商角皆陰、至變徵則變而為陽、徵羽為陽、至變宮又變而為陰也、

聲生於日陰陽變化考

昔人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耳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巳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五行合為五日五聲之音主於日也

慶按干幹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支枝也其名一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名子母者以有相生之義也甲言萬物剖符而出也乙言萬物生軋軋也丙言陽道之著明也丁言萬物之丁壯也戊言中極句陳之象位有兵衛之象故從戈巳私也言萬物各有私藏也庚更也言陰氣庚萬物也辛言萬物辛氣

方生也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巳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元默癸曰昭陽又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巳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軋音焉上聲戊音茂與茂同義前遊屠諱音務閼音遏著直畧反重平聲默音亦

律生於辰合十二律應十二月中氣分五音二變圖

黃鍾應十一月子之中氣屬土為宮音

大呂應十二月丑之中氣屬土為變宮音

太簇應正月寅之中氣屬金為商音

夾鍾應二月卯之中氣屬水為羽音

姑洗應三月辰之中氣屬木為角音

仲呂應四月巳之中氣屬火為徵音

蕤賓應五月午之中氣屬火為變徵音

林鍾應六月未之中氣屬火為徵音

夷則應七月申之中氣屬木為角音

南呂應八月酉之中氣屬水為羽音

無射應九月戌之中氣屬金為商音

應鍾應十月亥之中氣屬土為變宮音

律生於辰等圖

慶按先儒以宮商角徵羽屬君臣民物事獨宮徵有變者宮為君徵為事君主萬務事主萬端俱不可執一所以有變若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故三聲無變樂律管見曰二變之義以蕤賓居午五月之午陽極將變為陰故近正徵收一聲為變徵應鍾居亥十月之亥陰極將變為陽故近正宮收一聲為變宮大呂居丑十二月之丑冬極將變為春故近正宮又收一聲亦為變宮也

黃氏曰按八音之器雖琴備二十四氣李氏以十二節氣協十二中氣先儒以本月節氣協中氣李氏以爲未然又曰如黃鍾陽律也大雪乃純陰之氣陽氣未升豈可協黃鍾或者以爲六律六呂陰陽相間大雪雖純陰毋有從子之義恐未爲非殊不知六律六呂雖陰陽相間然律自是律呂自是呂未嘗相雜況大雪在前黃鍾在後是母倡子非母從子之義左律爲陽陽聲清君以大雪協黃鍾則絲數不倫而濁聲多於清聲非損益之法也且黃鍾象君大雪當是應鍾之氣應鍾象后豈可以后而先君哉況聲音以中氣爲主節氣只是相應主者當在先而應者宜在後協以本月節氣則主聲在後而應聲反居先是爲無序無序便爭爭便不和樂以和爲主爭而不和是豈樂之道哉古人制作必有深意存焉

慶按十二支及歲陽名考白虎通曰子孳也言萬物孳於下也爾雅太歲在子曰困敦困敦混沌也言萬物混沌於黃泉之下也丑紐也言萬物尼紐未申也爾雅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赤奮順也言陽氣奮迅萬物而起無不順其性也寅恭也言萬物始生螾然也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言萬物承陽而起也卯茂也言萬物茂也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言陽氣隨萬物而起無盡無止也辰時也律書謂萬物之蜄也蜄有生育之義爾雅太歲在辰曰執徐執蟄也徐舒也言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也巳終也言陽氣之盡也爾雅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言萬物皆熾盛而大出霍然落之午牾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爾雅太歲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壯也言萬物壯盛也未味也言萬物成而有滋味也爾雅太歲在未曰協洽言陰陽化生萬物和合也申明也七月陰氣成體自屈而申也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言萬物吐秀傾垂也酉就也言萬物成就之時也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言萬物儀然有枝起貌戌言萬物盡被擊傷而滅之也爾雅太歲在戌曰閹茂閹蔽也冒茂也言萬物皆蔽冒也亥該也言陽氣藏於下也爾雅太歲在亥曰大淵獻言萬物深於蓋藏也單音丹閼音遏蜄音振敦音頓牂音莊噩音岳

十二律上應日月交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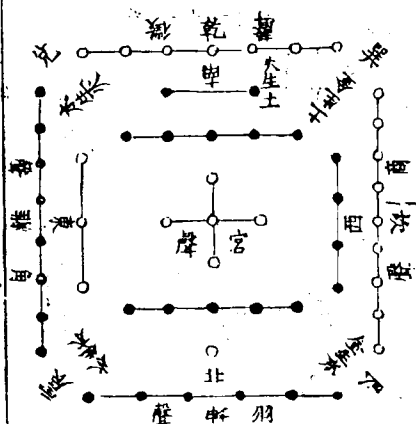
周禮劉氏曰天之氣以日爲主地之氣以月爲主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疾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月行周天常與日會所會之次在天爲十二舍在地爲十二辰故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會者十有二日歲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

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

夔按冬至之節元枵在子仲冬之月日月會於斗斗在丑星紀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此爲黃鍾大寒之節星紀在丑季冬之月日月會於婺女婺女在子元枵之次以子與丑合故會於此爲大呂雨水之節析木在寅孟春之月日月會於營室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以寅與亥合故會於此爲太簇春風之節大火在卯仲春之月日月會於奎奎在戌降婁之次以卯與戌合故會於此爲夾鍾穀雨之節壽星在辰季春之月日月會於胃胃在酉大梁之次辰與酉合故會於此爲姑洗小滿之節鶉尾在巳孟夏之月日月會於畢畢在申實沈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此爲中呂夏至之節鶉火在午仲夏之月日月會於東井東井在未鶉首之次以午與未合故會於此爲蕤賓大暑之節鶉首在未季夏之月日月會於柳柳在午鶉火之次以午與未合故會於此爲林鍾處暑之節實沈在申孟秋之月日月會於翼翼在巳鶉尾之次以巳與申合故會於此爲夷則秋風之節大梁在酉仲秋之月日月會於角角在辰壽星之次以辰與酉合故會於此爲南呂霜降之節降婁在戌季秋之月日月會於房房在卯大火之次以卯與戌合故會於此爲無射小雪之節娵訾在亥孟冬之月日月會於尾尾在寅析木之次以寅與亥合故會於此爲應鍾

劉氏曰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陰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冬至而陽生上實於九寸之空而葭灰動焉夏至之節陰氣在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陽氣在上而始入於地其深六寸三分二釐強乃與陰合而陰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三分二釐強之間中空皆陽氣也夏至而陰生上實於六寸三分二釐強之空而葭灰動焉自陰生至於冬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氣也陽生至於夏至凡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淺深而始與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日之中氣也故日月交會於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爲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能與於此乎

朱子曰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如黃鍾爲陽大呂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

简小陰陽。

河圖具五聲圖

一六水二七火三八
木四九金五十土其
卦未嘗不與洛書之
位數合此圖書所以
相爲經緯而先後天
亦相爲表裏之妙也

河圖具五聲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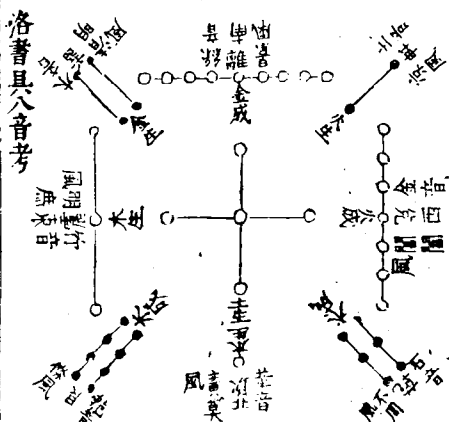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以相生爲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於北

河圖以五居中合一於北成六爲水羽聲也合二於南成七爲火徵聲也合三於東成八爲木角聲也合四於西成九爲金商聲也合五於中成十爲土宮聲也宮統四聲而主於脾呼出爲陽吸入爲陰是爲兩儀羽角太陰生少陽也徵商太陽生少陰

也是爲四象文之以五聲而又播之以八音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八卦生焉

君以帝出乎震之義又旨震以爲革音巽竹離絲坤石兌金乾木坎土艮匏

洛書具八音圖

土不言成凡一九相對二八三七四六其對皆十數老陽之四九少陰之三八少陽之二七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不與河圖之位數合

洛書具八音考

孔安國曰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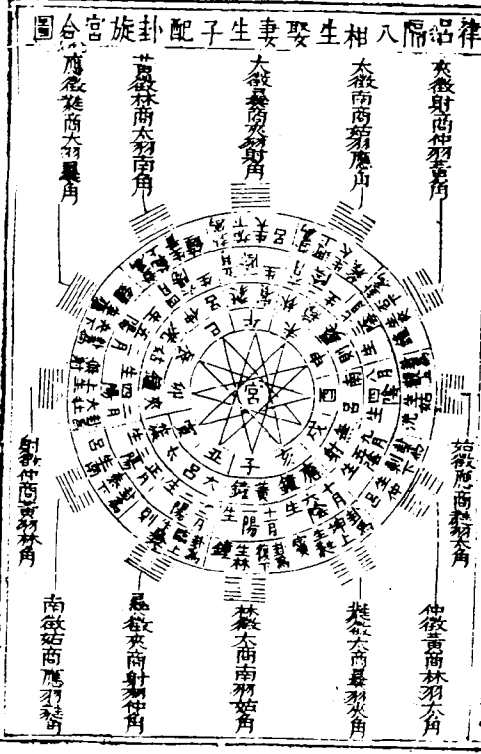
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洛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洛書以五居中宮統五聲正隅共八播爲八音而生八風焉水漸木生陽顯諸仁故居其常火鎔金範陰藏諸用故易其位故曰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

孔子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項安世曰古稱八風從律而不姦言樂和則陰陽四時皆順耳未聞風以克而動也風苟受克豈得云不姦乎古者旋相爲宮謂至七均而止然至中蕤林夷南無應已不能爲宮矣音過細也焉有十二宮而各周十二律乎不知七均之外餘五律者於宮徵奚當乎且五音七均作樂之大經也今曰宮商啓角則去徵羽二音矣何以成樂也又曰三類倡和法當以三乘之是三均也又二九一十八聲凡二百一十六聲法當以九乘之是九均也古之作樂但聞七均不聞三均及九均也且對待也宮居第五流行也宮居第三宮者君也君失其位而何以統衆音乎爲此言者宋歐陽秀應鏞陳暘也

按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清明者主吹盡萬物也景風言陽氣長養也涼言陰氣行也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藏黃泉也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廣大也言陰氣在下陰莫而陽廣大也條之爲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配卦旋宮合圖

律呂隔八相生娶妻生子配卦旋宮合考
按如以黃鍾爲宮初隔八生林鍾爲徵再隔八生太簇爲商三
隔八生南呂爲羽四隔八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又一云黃鍾娶同類大呂爲妻隔八生夷則爲子餘倣此存以
備考
按漢志以黃鍾林鍾太簇三律之長相乘易曰參天兩地而倚
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五終天之數得八十一黃鍾之實
也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終地之數得六十林鍾之實也八
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

舞八風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六十有四太簇之實也
十二律管長短相生考
慶按律管庖羲氏截竹爲之後用王至周以銅淮南子曰黃鍾
之管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通典曰黃鍾之管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九九八
十一按律尺九寸爲尺九分爲寸以九九乘之凡八十一分故
謂黃鍾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五十四三分益一
上生太簇太簇七十二三分損一下生南呂南呂四十八三分
益一上生姑洗姑洗六十四三分損一下生應鍾應鍾四十二
三分益一上生蕤賓蕤賓五十六三分益一上生大呂大呂七
十六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夷則五十一三分益一上生夾鍾夾
鍾六十八三分損一下生無射無射四十五三分益一上生仲
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不生通典曰仲呂之管寸數以三分
益一上生黃鍾新書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
應鍾益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
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
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陽之陰
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當

下生而有餘
宋宜春歐陽秀作律通盡闢三分隔八之說以爲黃鍾三寸
九分大呂四寸五分太簇五寸四分夾鍾六寸三分姑洗七
寸二分仲呂八寸一分蕤賓獨得九寸林鍾八寸四分夷則
七寸五分南呂六寸六分無射五寸七分應鍾四寸八分至
應鍾始上生黃鍾十律皆下生一律獨上生後儒附會其說
以爲律呂可以短生長亦可長生短王煥如曰斯邪論也
金谿黃氏以爲數少者清多者濁管短者清長者濁黃鍾極
清此管三寸九分自此什六分得四寸五分爲大呂什六分

者蓋黃鍾當六陰之後隆冬之時一陽雖進而其氣尚弱故止得三分之二然六亦二三之積也自此以後陽氣漸盛其升倶以九分故自大呂升九分得五寸四分爲太簇又升九分得六寸三分爲夾鍾又升九分得七寸二分爲姑洗又升九分得八寸一分爲仲呂又升九分得九寸爲蕤賓至此則陽氣已老陽數已終故其管之長得九寸九者三七之積老陽之數也。升極則降又自蕤賓降六分得八寸四分爲林鍾降六分者蓋蕤賓當六陽之後盛夏之時一陰雖進而陽氣尚強故止降得三分之二自此以後陰氣漸盛倶降九分故

自林鍾降九分得七寸五分爲夷則又降九分得六寸六分爲南呂又降九分得五寸七分爲無射又降九分得四寸八分爲應鍾又降九分則只得三寸九分而復爲黃鍾黃鍾蕤賓二律子午相對爲經餘十律左右相對爲緯則左律損三分右律益三分蓋氣數之自然非人爲之損益也若以一陽初動。而黃鍾之管極長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以後陽氣漸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蕤賓以後以漸而降減律宜矣至應鍾接黃鍾遽增四寸三分奇其氣之贏縮豈如是之驟哉。況古謂管長者聲下管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遲高者輕清而剽疾今曰黃鍾聲高則其管宜短又曰黃鍾之長九寸其聲濁則其說自相背謬又況一歲之間六月爲陽六月爲陰陽生於子半終於午半陰生於午半終於子半陽進一分則陰退一分陰進一分則陽退一分其生也由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而終豈以子月之陽隔八而生六月之陰哉

樂律管見曰樂之大要只是制器和聲二者必知律而後可以制器知器而後可以和聲制器和聲二者兼備而後樂可成焉但漢唐以來誤以九寸爲黃鍾管又誤於隔八上尋損

益蓋一陽之氣初動於子其氣甚微故其數極少其管極短其聲極清管得三寸九分三寸九分之說見之黃帝命伶倫斷竹制律之古全史文及呂氏春秋長孫無忌隋志蓋自黃鍾一陽初動後氣以漸而盛數以漸而多管以漸而長聲以漸而濁以六九之數升至蕤賓蕤賓陽氣已老陽數已極老陽之數九故管九寸蕤賓以後其氣漸降故數漸少管漸短聲漸得清以六九之數降至應鍾而復爲黃鍾則其損益周還莫可端倪矣

十二律管長短損益相生考

慶按樂必協律、謂協陰陽升降之氣也、然陰陽升降之數、有多寡、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管有長短、截管之長短、又有損益之數、而聲之淸濁所以出也、然而數自黃鍾起、若九寸之說、慶有所見矣、稽之晉魏而上、漢興以來、不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乎、故規始於一、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淮南子曰、一不生、非也、蔡子曰、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管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生生不已、至中呂不生、律所以止於十二、律呂新書曰、自黃鍾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

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上生、又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又曰、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其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慶以是法考之、黃鍾、林鍾、太簇、其數皆合、而南呂以下、數多不孚、其書又曰、陽升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自絲分毫別、又有條理、至於徑圍諸說、以爲諸律與黃鍾一、惟孟康以爲不同、隋故因之、慶於二說、具圖於後、

十二律正變竝正半變半損益合圖

	正律 即正聲	正半律 即子聲	變律	變半律
黃鍾	九寸	四寸五分	八寸七分八釐一毫二絲二忽	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大呂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	四寸一分八釐三毫		
太簇	八寸	四寸	七寸八分〇二毫四絲四忽七初	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夾鍾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姑洗	七寸一分	三寸五分五釐	七寸〇一釐二毫二絲〇二初二秒	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〇〇一初一秒
中呂	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	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蕤賓	六寸二分八釐	三寸一分四釐		
林鍾	六寸	三寸	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〇〇六初
夷則	五寸五分五釐一毫	二寸七分二釐五毫		
南呂	五寸三分	二寸六分五釐	五寸二分三釐三毫六絲〇〇一初六秒	二寸五分六釐〇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無射	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應鍾	四寸六分六釐	二寸三分三釐	四寸六分〇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三分秒之一	二寸三分〇三毫六絲六忽〇〇六秒△三分秒之一

蔡子曰、通典之正律、正半律、變律、變半律、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爲他律役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按陰呂不用

十二律正半並正半變半用與不用合考

朱子曰、十二正律各有一定之聲、而旋相爲宮、則五聲初無定位、當高者或下、當下者或高、則宮商失序、而聲不和諧。故取其半律以爲子聲。當上生而所生者短、則下取此以爲用、然以三分損益之法計之、則亦適合下生之數、又以其正律下生、則復得其本法、而於半律又合上生之數、然自蕤賓以下、中呂上生、不及、故無變律、而惟黃太姑林南應有之、計正變通十八律、各有半聲爲三十六聲、其間又有八聲、雖有而無所用。實計二十八聲而已、

項安世曰、合正律、正半律、是爲二十四聲、合變律、變半律、調於七均、是爲八十四聲、然自四清聲外、餘皆無所用之。如應鐘之半。僅二寸三分、豈成聲調乎。聖人之爲律也。非律乜而用之也。凡析理貴於無遺。而音聲則貴於涵蓄。國語謂五降而後。不容彈矣。此深明律者也。

王廷相曰、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鐘、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聲、以補其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欲備清濁之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卽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子律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調畧備、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而不成調、雖有其名。初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

項安世曰、四清聲者、卽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子聲也。若十二律皆有半聲、卽十二子聲、然不必備也、管自中呂以下、其度漸殺、至應鐘之半、則僅二寸三分、有奇不成聲矣。古人作樂大不

踰宮。細不過羽。中呂以下之子、皆過羽之音也。豈雅樂哉。然則古樂無徵羽乎、不知古人自中呂以降、至徵羽二調、皆分寄於他宮、而不自爲宮也、以其微細不可以爲君也。徵音之寄於黃鐘者爲林鐘調、寄於大呂者爲蕤賓則調。其調雖作而首尾不離本宮。所謂黃鐘大呂之清徵是矣。太簇之清徵則南呂、夾鐘之清徵則無射、皆倣此、至羽聲尤細矣、黃鐘之羽南呂也、則與徵音寄宮之法同、自大呂以降、則以對宮者爲羽、如大呂之羽無射也、無射不能成調、則逆用姑洗、戌與辰對也、太簇之羽應鐘也、應鐘不能成調、則逆用中呂、亥與巳對也、至夾[illegible]之羽[illegible]黃

也。姑洗之羽清太也。尤焦急而不可爲調。則皆不用羽聲。言不獨奏羽調也。非謂夾鐘姑洗無羽聲也。自此以降。七均不具。弗以爲宮調矣。蓋君子之樂。貴和而忌急。故徵羽未有獨奏者。惟荆軻入秦。爲變徵羽聲。以是知軻之不復返也。古人知徵羽之傷急也。故分寄於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之四宮以殺之。所謂惟聖人建中和之極也。儀封王氏謂徵羽之調不成。是未知徵羽有寄宮之法也。三原馬氏疑伶謙所作中呂調七音無變聲。是未知中呂爲太簇之清羽。而非中呂之爲君也。伶謙所用中呂調。其首尾皆以太簇爲起止。是中呂之寄於太簇者也。非以中呂爲君者也。且王氏論旋宮之法。謂古樂惟宮調與商角爲多。而徵羽爲少。可謂妙造樂理矣。乃欲備十二子聲。則與京房之六十律何異哉。而柰何譏之也。

項安世曰。律至中呂。其管六寸五分有奇。三分益之。不能合九寸之數。僅八寸七分有奇。于是黃鐘之變律也。然黃鐘君也。不可爲中呂子。則從變律而損其半。管長四寸三分有奇。所謂變半律也。是謂清黃鐘。清太簇之律亦然。至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五宮。爲中呂上生之所不及。故大呂無變律。卽從本律而損其半。所謂正半律也。是謂清大呂。清夾鐘之律亦然。四律最長。故有清聲。以佐十二律之窮。苟無四清。則大太夾姑甤夷七均不具。而不可以成調。苟十二律皆有清聲。則中林南無應律管微弱而不可以成聲。昔之鐘磬用二十四。伶謙用四清聲。損之爲一十六。誠不易之制也。或謂尚闕八聲。且無變律。其法疏畧而用有未周。儀封王氏謂不用十二子律。徵羽之調終不可成。是未知善用徵羽之通於神也。

十二律內外圍不同圖

	正律外周 倍律內周 寸分釐毫	正律內周 半律外周 寸分釐毫	倍律外周 寸分釐毫	半律內周 寸分釐毫
黃鐘	一五七一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七八五
大呂	一五二六	一○七九	二一五八	○七六三
太簇	一四八三	一○四八	二○九七	○七四一
夾鐘	一四四○	一○一八	二○三七	○七二○
姑洗	一三九九	○九八七	一九七九	○六九九
中呂	一三六○	○九六三	一九二三	○六八○
甤賓	一三二一	○九三四	一八六八	○六六六
林鐘	一二八三	○九○七	一八一五	○六四一
夷則	一二四七	○八八一	一七六三	○六二三

南呂	二二一二	○八五六	一七一三	○六○五
無射	二一七七	○八三二	一六六四	○五八八
應鐘	二一四三	○八○八	一六一七	○五七一

慶按外周者律管外之圓圍也內周者律管內之圓圍也倍律者從本律而倍其數譬黃鐘四寸五分倍則仍九寸半律者從本律而減其半譬黃鐘九寸半則只用四寸五分

律呂內外徑不同圖

	正律外徑 倍律內徑 分釐毫	正律內徑 半律外徑 分釐毫	倍律外徑 分釐毫	半律內徑 分釐毫
黃鐘	五○○	三五三	七○七	二五○
大呂	四八五	三四三	六八六	二四二
太簇	四七一	三三三	六六七	二三五
夾鐘	四五十	三二四	六四八	二二九
姑洗	四四五	三一四	六二九	二二二
中呂	四三二	三○六	六一二	二一六
蕤賓	四二○	二九七	五九四	二一○
林鐘	四○八	二八八	五七七	二○四
夷則	三九六	二八○	五六一	一九八
南呂	三八六	二七二	五四五	一九二
無射	三七四	二六四	五二九	一八七
應鐘	三六二	二五七	五一四	一八一

按徑者內外圓圍中徑直之數也

十二律內外圍徑合考

禮樂疏曰古稱黃鐘空圍爲九分其長之一蓋取黃鐘之管九分之一以爲內周而鄭康成謂凡律空圍九分蔡邕月令章句亦曰律雖大小徑圍無增減惟孟康注漢志則曰黃鐘圍九分林鐘圍六分太簇圍八分彷彿得之今以蔡邕諸說推之大都

聲調不協試取黃鐘一律截取半律林鐘與黃鐘同吹其半律之音雖清反下與正律不相應推測其故蓋清由管短下緣氣寬未有圍徑相同而能正半諸音子母互應者也今以古法推之凡律九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爲之內周用勾股求弦之術即得外周二十分其律之長以其一爲之外徑用弦求勾股之術即得內徑內外周徑皆出自然之數不惟正倍半相應即凡相生者亦莫不相和使一人吹黃鐘一人吹林鐘其聲相合又吹林鐘與太簇應太簇與夷則應其諸正律半律聲亦俱協諧

設謂圍徑相同抑何舛也

又曰黃鍾倍律通長二尺容黍一合稱重一兩律度衡量皆從倍起若夫正律雖足一尺於量祇容半合於衡祇重半兩非全數也然用之於樂則以正律爲主

慶向覽樂律諸書爲多嘗疑諸律管各有短長而徑圍則一及得李振之禮樂疏則如左分明爲愚一大快心矣斯言也豈其與呂布韋長孫無忌劉昶歐陽秀李文利黃積慶諸人爲類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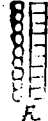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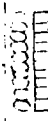
橫黍尺圖

縱黍尺圖

尺 詳尺省文也

此尺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夏后氏尺也以黍粒橫布之十粒得寸今算積法用此

此尺九分爲寸九寸爲尺軒轅氏尺也以黍粒縱布之九粒得寸今算揔法用此

縱橫黍尺

李之藻曰黃帝尺度取黃鍾之律均而九之九九八十一分九分爲寸九寸爲尺舜同律度量衡更而十之十分爲寸十寸爲尺而夏后氏因之蓋八十一分之尺縱黍爲之者也百分之尺橫黍爲之者也而其爲黃鍾之度則未之有改也蓋尺可改黃鍾不可改因而九之則爲律因而十之則爲尺班氏漢書乃謂黃鍾九十加一寸爲一尺夫度量權衡所以取法於黃鍾必加一寸以爲尺而何取於黃鍾哉此尺一謬而數千百年無復正律正聲矣

又曰歷代尺度不同商尺四其黃鍾之度而益其一當夏禹尺之十二寸五分周尺五其黃鍾之度而損其一當夏禹尺之八寸至如九其黃鍾之度外益一者漢尺也八其黃鍾之度外益二者唐尺也八十一其黃鍾之度而益之以一十九者宋尺也唐尺卽商尺也宋尺之分卽黃帝之尺之分也而寸則異焉漢尺之寸卽黃帝之尺之寸也而分則異焉後世尺度之長也掊克者之爲也三代則不然隨時改易姑示改革云爾夏之尺商之咫也夏之咫周之尺也絜夏之尺商之咫因周尺而加之以其四之一皆黃鍾之度也

按周禮玉人以璧羨爲度班固漢志以秬黍爲則淮南子取秋分禾蔈十二當一粟孫子謂蠶所吐絲積十萬爲一寸項安世曰玉之器也難久蔈之微也難睹黍有大小蠶有肥瘠卓哉有真見也

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張華校太常八音不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及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歌及梁武帝時祖冲之得勖銅尺以爲校今

尺長四分半然𠛬初造鐘律時人竝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謂
其聲高後田夫耕於野得古玉尺以校𠛬尺短四分時人乃信
咸
漢官尺比晋尺長三分七毫
曹魏杜夔尺比晋前尺長四分七釐
晋後尺比晋前尺長六分二釐
梁表尺比晋前尺長二分五釐一毫強
北魏前尺比晋前尺長二寸七釐中尺比晋前尺長二寸一分
一釐後尺比晋前尺長二寸八分一釐

北周市尺比晋前尺長九分三釐
隋官尺即鐵尺一尺二寸萬寶常造律呂水尺比晋前尺長一
寸八分六釐
唐貞觀中李文收鑄銅律稱尺比六朝尺長二寸
宋初有王朴尺石尺又以古法造新尺至仁宗朝又有三司布
帛尺
元郭守敬表臬尺視明京尺實得七寸二分視市尺實得八寸
強
明市尺視表臬尺實長二寸五分弱京尺視市尺實長一寸一
分五釐洪武鎮圭尺有二寸視京尺實得七寸三分視市尺實
得八寸一分五釐其後定爲周尺視市尺得六寸八分視京尺
得六寸一分強視表臬尺得八寸五分弱唐順之參尺擇黑黍
中者千二百粒日乾之稱重五錢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爲九寸
與郭守敬表臬尺合又截竹爲管長同黍尺寸其竅數上下均容
一千二百黍者吹之黄鐘之宮凡天文樂律一以此爲定律曆
融通云明工部營造尺即寶鈔之外黑邊去其十之二而以古
錢及累黍相參考校當大錢九枚當開元錢十枚當縱黍八十
一當橫黍百是爲眞黄鐘管造尺即鈔尺也冷謙所定[illegible]尺以

營造尺去其十之二分加大錢一枚
禮樂管曰昔在有商尺以十寸昔在有周尺以八寸異寸也同
尺也故三代之律同樂非而周尺亡荀勗制晋前尺爲近於古
然未能合也迄至於唐尺凡十有六等而周尺亦亡
嘉蘇王㠯如按黄鐘之長九寸寸積十分分十釐七十毫七十
忽七五十九萬四四百九十萬得寸十寸曰尺十尺曰丈十丈
曰引黄鐘之管其容子粟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爲龠七十抄七
十撮七二十圭七六粒七凡一千二百得龠十龠曰合十合曰
升十升曰斗十斗曰斛黄鐘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

銖十絫七十黍七凡二千四百得兩十六兩曰斤二斤曰裹十五斤曰稱二稱曰鈞四鈞曰石三之九之損之益之以合陰陽之中以通律呂之和長短廣狹大小輕重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以十二天之道也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是爲準

朱子因史記生鐘之法定其尺度以九寸爲尺九分爲寸九釐爲分九毫爲釐九忽爲毫皆用九而不用十即古纍黍爲尺之制也以之截管上下損益易簡明達若用十爲尺則秒忽之間有巧算不能析者矣

定律考

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牟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方應其數然後爲正

按上古聖人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漢魏晉以尺求律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以秬黍下至王朴專恃纍黍而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眞僞固難盡信若秬黍歲有豐儉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籥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實之以黍不足而易之以大有餘而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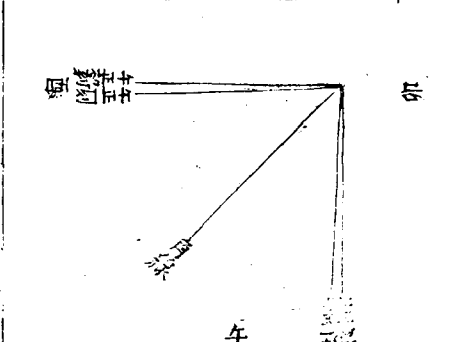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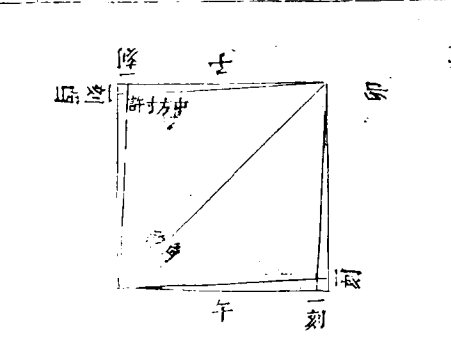
慶謂作樂以和人心格神示有律焉以爲制度而律又得之古人截管候氣之法氣應而後律管始得其正律正而後可以制器七準而後可以知聲故候氣定律爲作樂第一義候氣之法先須取宜陽金門山竹截去兩節取中間實之以秬黍按律管

九寸空圍九分徑三分爲率或尺有未準不妨多截十數管長與空圍每管各差毫釐又或黍有未準不妨皆以上中下三等驗之次須於中秋時預採河內葭灰按葭莩必令乾燥潔白又要竹木焰火燒令過性則色白而輕否則體重不飛矣次須穴地如管深廣各一尺五六寸下取平視如砥將管口用紙糊於上紗上仍覆以紙取土打不入內也方植管於穴中管底邊旁作泥圈護之使不偏斜即用淨黃土粉漸次實之以平管口爲度實土後揭去紙布以葭灰於各管耑熊氏曰灰實律令以穀覆之氣至吹灰動穀矣次縛竹爲室三重每重高六尺餘縱

橫各廣九尺、上下令可容人行動、中層高廣俱可六尺、令可容人坐立、內重高可一尺、縱橫各廣可二尺、方容十數管、各上及四旁俱糊以紙、下邊各護以土粉、以蔽風氣、不行入、預安於地上、候節氣將到時、於內重頂上開竅、候灰飛、黃鍾六管埋之地中、則陰從管入地下合陽、〻氣升所以灰飛、蕤賓六管埋之地中、則陽從管入地下合陰、〻氣升所以灰飛、漢志云、灰爲氣動者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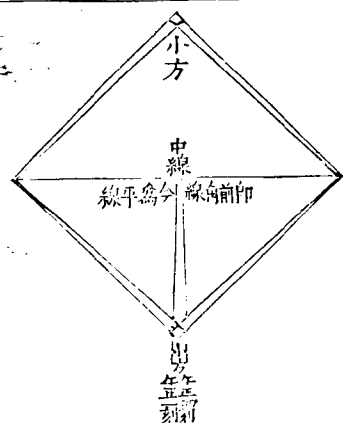
第一臬線立股矩尺圖

其法於甲子日、斲木爲盤、方及尺者、矩之至方、定子午卯酉、畫爲十字道、於中𣐊心焉、是爲臬盤、次以新針一條長二寸餘者、立於中心、是爲立臬、次於日午正初刻、先畫一線道於盤、以臬景承之、候臬景度午正一刻而止、乃畫其日景所到之迹、是爲立股、

第二臬線立勾𣐊尺圖

次於乙日、復以前法承之、更得一股、以交於前股之上、一縱一橫、是爲立勾、次於兩股相距者、又畫斜道一、是爲角線、

第三臬線交股取尺圖

次於丙日、復得一股、次於丁日、復得一勾、合前二日所得、是爲兩半矩、次以兩半矩、緯於角線、合爲一矩、〻之以成方、約寸許、是爲交股、

第四取中線準股以刻定分圖

小方
中線
卯前角線　分為平線
出分箭刻

次於戌日於角線之中取心焉復立臬於是為中線俟中線日景更度一刻以合於矩之角視角上小方上下四旁均平無闕畫於兩矩之界即成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欲以定律即以其尺而九分乘之

臬線取尺考

禮樂叢曰吾聞之樂之生也以聲曆之生也以景數之生也以方圓度之生也以長短以氣為則而中聲可得也是旋宮之法也故曰聲為律以體為臬而高卑可測也是勾股之學也故曰身為度古者聖人之取法也察三垣而立歸市測中星而識寒暑無一不則於天也故律之子午天之子午也律之十二辰天之十二次也律之百分天之百刻也不法乎此而求之奈求之管求之刀布泉貨何昧昧也今所定尺一憑日景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

銘曰度統百分日旋百刻刻以定分維乾之則辯察者聲不齊者物道本於天黃鐘以洽水火木金河海丘陵執尺度之矩而萬象明纘禹之緒以利用於後人

十二律聲在器在人考

黃氏曰樂有二有在器之聲有在人之聲出於八音之器在器之聲也出於人之喉牙舌齒唇在人之聲也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化生萬物故凡得是氣以生者非特動物有聲雖植物與塊然頑然者亦莫不有聲但物雖有聲而不能以自發必假人制作吹擊而後其聲始成又必以十二律為之法而後其聲始

正人雖得聲氣之全然囿於風氣其字音既不能無異而聲氣亦未必和平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其聲始一所以然者以二氣五行流行於一歲之中為二十四氣十二為節氣十二為中氣中氣則有中聲。故聖人取之以為十二律而定音樂。凡制器和聲必於此取法而後音樂始成然聲之出於器者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聲七聲分翕闢則為十二聲其出於人之喉牙舌齒唇亦有七聲七聲分翕闢亦為十二聲此天人合一之妙也聲之出於器者如正宮為黃鐘居子位有闢無翕變徵為蕤賓在管獨居午位有翕無闢大呂應鐘為變宮丞亥同位

闘為大呂合為應鐘太簇無射為商寅戌同位闘為太簇翕為
無射夾鐘南呂為羽卯酉同位闘為夾鐘翕為南呂姑洗蕤則
為角辰申同位闘為姑洗翕為蕤則仲呂林鐘為正徵巳午同
位闘為仲呂翕為林鐘此在器七聲為十二律之辯也聲之出
於人者如黃鐘正宮單出於喉有闘無翕蕤賓變徵出於齒脣
謂齒搭下脣有翕無闘變宮喉兼牙齶闘謂喉帶牙張脣牙畧
闘為大呂翕謂喉帶齶張脣牙不闘為應鐘商聲出於牙齶闘
謂開牙申舌為太簇翕謂牙不開舌指下為無射角聲出於舌
闘謂舌點上齶垂下為姑洗翕謂舌點上齶不垂為蕤則正徵

出於齒闘謂舌指下齒為仲呂翕謂舌指上齒為林鐘羽聲出
於脣闘謂脣開為夾鐘翕謂脣闔為南呂此在人七聲配十二
律之辯也惟正律則其聲之出於器者自無不正人則殊方而
字音聲氣有不能齊者必以律聲正之而後聲可得而正也故
欲以詩歌彼諸管絃而為音樂必以人聲合之聲果協律乃得
其正此天人一貫之妙也慶覽之周禮有曰太師主於和聲故
合陰陽之聲與同主於制器故辯天地四方之序黃公之言兩
得之矣

黃氏七聲歌括

作樂先須審字聲　七聲協律審宜精　陰陽翕闘聲由出
人聲翕闘口中生　正宮出喉商牙齶　角舌徵齒羽脣聲
喉兼牙齶變宮是　齒搭下脣變徵稱　正宮專闘變徵翕
餘五音將翕闘分　宮闘鼓亨墉孔籥　觀臨後庫焱瑩雝
變宮闘滃花黃宦　翕戈和友忽洪湿　商闘逛開艇雅下
翕歌我考岡干存　角闘顛田天見憲　翕寧丁遲履東敦
徵闘表兮其刈縮　翕施成實耳津新　變徵薇魴飛屋福
阜蘩方釜鳳夫分　羽闘彼包平昴薄　翕縈緩浥蟄兮純
正宮陽闘黃鐘是　變闘大呂翕應鐘　商聲太闘無為翕

羽闘夾鐘南翕呂　角闘姑洗翕蕤則　徵闘仲呂翕林鐘
變徵蕤賓獨為翕　子午相對配黃鐘　天地七聲為律呂
人從口內七聲分　七聲未定須徵器　要把管絃聲細聞
管絃聲與人聲協　音律和平樂可論　此是和聲麄指訣
尚須留意審斯文

項安世曰古今之言律者紛紛未有無樂章而能作樂者也未
有不可被之管絃而稱能詩者也有詩矣然後引吭而歌長吟
微諷高下抑揚則十二律之音已具矣所謂詠言也然後金石
八音循歌而奏與唱和之節合也然後十二律管周旋配合與

絲竹之聲諧也故律也者聖人寫其聲以垂後世者也。非未有
作樂之先布律而求聲者也。今以黃鐘言之如人之聲自喉而
舌而脣齒喉者黃鐘也其謳必本氣海而肺而喉而脣氣海者
黃鐘也其歌之高明發揚靡溢而紆徐者黃鐘也聖人欲俾善
歌者以垂則也而年壽有涯也相因人聲垂則也而雖若近乎
微細者近乎羽也欲以歌節垂則也而聲氣幼眇不可簡牘宣
也不得已而著之於律恐律之無所取裁也命之九寸恐九寸
之無定也立則於秬黍恐秬黍之無以驗也測驗於氣候又恐
律之久而隳也乃推為嘉量權衡使後世循末遡本而黃鐘庶

可復作也後儒不察舍歌而求之律末矣舍律而求之算末之
末矣於是求諸律度求諸秬黍求諸氣候求諸嘉量求諸權衡
又其迂者求諸歷數求諸河圖求諸洛書求諸大衍求諸卦氣
支離誕謬良由不識聖人詩歌作樂之道也眇音要
又曰古之聖人未有不能歌者也故作樂也易後之儒者未有
習歌者也故作樂也難漢高帝武帝猶能作歌後世作者未必
能歌而歌者未必能作至於今益以為伶工之業而鹿鳴四牡
諸章僅為帖括訓詁之事欲求古樂之興也豈可得哉
朱子儀禮經傳曰宋有趙彥肅者傳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十二

詩之譜每句中之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古樂亡滅已
久不知當時何所考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
和者繼其聲也詩辭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暢發其趣故漢晉
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辭雖存而世莫能譜為此故也若但如
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嘆矣

十二宮曲逐宮帶枚纖列圖

	宮	商	角	徵	羽
黃鐘律五音曲調始	黃鐘	無射	夷則	仲呂	夾鐘
大呂律五音曲調始	大呂	應鐘	南呂	蕤賓	姑洗
太簇律五音曲調始	太簇	黃鐘	無射	林鐘	仲呂
夾鐘律五音曲調始	夾鐘	大呂	應鐘	夷則	蕤賓
姑洗律五音曲調始	姑洗	太簇	黃鐘	南呂	林鐘
仲呂律五音曲調始	仲呂	夾鐘	大呂	無射	夷則
蕤賓律五音曲調始	蕤賓	姑洗	太簇	應鐘	南呂
林鐘律五音曲調始	林鐘	仲呂	夾鐘	黃鐘	無射
夷則律五音曲調始	夷則	蕤賓	姑洗	大呂	應鐘
南呂律五音曲調始	南呂	林鐘	仲呂	太簇	黃鐘
無射律五音曲調始	無射	夷則	蕤賓	夾鐘	大呂

應鐘律五音曲調始　應鐘　南呂　林鐘　姑洗　太簇

慶著此圖一則總攝新書八十四聲圖、而借下律之宮徵、爲變宮變徵耳。譬黃鐘律之變宮、即大呂律之正宮。黃鐘律之變徵、即大呂律之正徵。二變律中、惟黃鐘用半聲、餘否、慶兆其簡而盡耳、又一兼通六十調中、十二宮逐宮五音之始、而揭其要耳。每始字直貫下五律、省文一見而已。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總圖

	一宮 七變宮	二商	三角	四徵 五變徵	六羽
初正五音 屬第一宮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二變五音 屬第六宮	應鐘	大呂	夾鐘	蕤賓	夷則
三變五音 屬第十一宮	無射	黃鐘	太簇	仲呂	林鐘
四變五音 屬第四宮	南呂	應鐘	大呂	姑洗	蕤賓
五變五音 屬第九宮	夷則	無射	黃鐘	夾鐘	仲呂
六變五音 屬第二宮	林鐘	南呂	應鐘	太簇	姑洗
七變五音 屬第七宮	蕤賓	夷則	無射	大呂	夾鐘
八變五音 屬第十二宮	仲呂	林鐘	南呂	黃鐘	太簇
九變五音 屬第五宮	姑洗	蕤賓	夷則	應鐘	大呂
十變五音 屬第十宮	夾鐘	仲呂	林鐘	無射	黃鐘
十一變五音 屬第三宮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鐘
十二變五音 屬第八宮	大呂	夾鐘	仲呂	夷則	無射

慶著此圖、即公孫崇五音十二變圖、建陽蔡子六十調圖合集也、特省文而無滲耳、兆變徵變宮、如十二宮曲逐宮直指圖、兆十二宮直書於圖、按公孫崇十二宮、合蔡季通六十調、是每宮五調、横協七音。縱協五音。七皆以五音長短之次爲序。縱兆每宮五調之法。俱在本圖備載焉。如兆第一宮之宮調。即本圖之初正五音是矣。間一兆三變之無射等。爲第一宮之商調。間一兆五變之夷則等。爲第一宮之角調。間二兆八變之仲呂等。爲第一宮之徵調。間一兆十變之夾鐘等。爲第一宮之羽調。間一者三。間二者一。宮兆本宮徵兆間二。餘皆間一。他宮各調。依此倣之。若兆每調七音之法。俱在本圖旣指焉。不更宣。

五音十二變合六十調分

慶按新書變律諸調、除黃鐘應鐘南呂林鐘姑洗太簇六調俱足無變。若蕤賓調變七徵一律。大呂調變七徵變宮二律。夷則調變角及變徵變宮三律。夾鐘調變角與變徵羽與變宮四律。無射調變五律。止正宮正徵不變。仲呂調六變律。止正宮不變。盖調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七律者。其聲近正而少高於

正律也、

愚按新書半聲調爲子聲除黃鐘調無半聲大呂太簇調半變宮一半聲夾鐘姑洗調羽與變宮二半聲仲呂調徵羽變宮三半聲蕤賓林鐘調徵羽及變徵變宮四半聲夷則南呂調五半聲而宮商不半無射應鐘調六半聲獨宮音不半

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用角而以宮何也蔡子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

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以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鐘及其還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

蔡子曰十二律還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

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餘十宮皆然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

朱子曰律呂十有二箇用時只使七箇若更插一聲便拗了。

蔡氏曰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

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音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音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又曰、若以黃鐘爲宮、則餘律皆順、若以他律爲宮、便有相陵處、今且以黃鐘言之、或爲他宮之角、或爲他宮之羽、商徵若以爲角、則是民陵其君、若以爲商、則是臣陵其君、徵爲事、羽爲物、皆可類推、故制四清聲用之、

蔡子曰、變宮、且如大呂爲宮、則大呂用八十一之數、而三分損一。下生夷則。又用林鐘五十四之數、而三分益一。上生夾鐘。其餘皆然。

又曰、還相爲宮、若到應鐘爲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

又曰、樂家大率最忌臣民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如應鐘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能相應也。

王箕頫曰、禮運還相爲宮、秦漢儒者牽合之論、非聖人之言也、何者、十二律管分爲五聲、濁者已備、清者不足、還與六十黃鐘爲聲氣之元、其音最長、餘律皆短、可以相順而無相陵者、

以應鐘爲宮、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莫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仲呂爲徵、其商角羽皆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是有濁無清、不足以盡五聲之調、故曰非聖人之言、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圖　以隔下生隔上生定之

	宮	徵	商	羽	角
第一宮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第二宮	林鐘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第三宮	太簇　下生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第四宮	南呂　上生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第五宮	姑洗　下生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夷則
第六宮	應鐘　上生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夷則　下生	夾鐘
第七宮	蕤賓　下生	大呂　上生	夷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第八宮	大呂　上生	夷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第九宮	夷則　下生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第十宮	夾鐘　上生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第十一宮	無射　下生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第十二宮	仲呂　上生	黃鐘　下生	林鐘　上生	太簇　下生	南呂

孔疏十二宮縱橫相生考

淮南子曰一律五音十二律爲六十音成六十調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厯之數天之道也

按蔡子曰律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鐘終於仲呂也慶謂凡調以一律爲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故曰還相爲宮匕者首也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

王廷相曰如黃鐘爲主律則必以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音以次爲平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

而二十四調生焉雖缺其一音而調亦足考矣

十二還宮總八十四聲圖一

宮下生　徵上生　商下生　羽上生　角下生　變宮上生　變徵

第一宮黃鐘正　林鐘正　太簇正　南呂正　姑洗正　應鐘正　蕤賓正

第二宮林鐘正　太簇半正　南呂正　姑洗半正　應鐘正　蕤賓半正　大呂半正

第三宮太簇正　南呂正　姑洗正　應鐘正　蕤賓正　大呂半正　夷則正

第四宮南呂正　姑洗半正　應鐘正　蕤賓半正　大呂半正　夷則半正　夾鐘半正

第五宮姑洗正　應鐘正　蕤賓正　大呂半正　夷則正　夾鐘半正　無射半正

第六宮應鐘正　蕤賓半正　大呂半正　夷則半正　夾鐘半正　無射半正　仲呂半正

第七宮蕤賓正　大呂半正　夷則正　夾鐘半正　無射正　仲呂半正　黃鐘半變

第八宮大呂正　夷則正　夾鐘正　無射正　仲呂正　黃鐘半變　林鐘變

第九宮夷則正　夾鐘半正　無射正　仲呂半正　黃鐘半變　林鐘半變　太簇半變

第十宮夾鐘正　無射正　仲呂正　黃鐘半變　林鐘變　太簇半變　南呂變

第十一宮無射正　仲呂半正　黃鐘半變　林鐘半變　太簇半變　南呂半變　姑洗半變

第十二宮仲呂正　黃鐘半變　林鐘變　太簇半變　南呂變　姑洗半變　應鐘變

十二律還宮總八十四聲考

按八十四聲以十二管各被五音不及二變則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則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

禮樂箋曰八十四調者蓋以五音十二律錯綜之後儒所謂以律準易者也不知數必有終事必有極易至六十四卦以孔子之聖豈不能更析爲千百萬億而顧僅爲繫贊者豈其智反出焦贛揚雄下哉亦以如是而足也又况律者實不同於易苟自蕤賓以降皆被五音則其聲彌細琵琶月琴之自兆也而謂雅樂有是哉唐張文收祖孝孫雖修八十四調然唐代之樂雅正雜收故終其世爲淫濫兵革之運斯明徵矣大抵儒者不能審聲而務譚理又其迂者好異成癖以爲凡事非易不可如宋之陳暘謂還宮之制與蓍卦相表裏而反

議二變四清為樂之蠹楚黃瞿九思強貿於大衍曆析之
為一百二十調而反謂七音隔八之不足信其意欲通圖書
造化之原而不知聲之反淪於鄭衛也已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圖

黃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黃鐘清宮即唐諸關雎是也其聲宏正而不迫蓋黃鐘之管
最長是為諸宮之君

大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大呂清商其聲似黃鐘少清而散大呂為黃鐘之妻二調可
以相出入

太簇清音俱廢

夾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夾鐘清宮其聲微似黃鐘少清而多抑揚亦與黃鐘相出入

姑洗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姑洗清商其聲寬平和緩清而微下

仲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仲呂清商然存者罕其聲未詳

蕤賓清音俱廢

四清音雖亡然樂譜載其與林鍾蕤賓則相出入則亦清聲也

林鐘清宮清羽存清商清角廢

林鐘清宮清羽其聲優柔寬平沉抑而微下蓋近乎徵也

夷則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夷則清宮其聲清粹而遠亦與夾鐘相出入

南呂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南呂清商其聲幽清而下

無射清商存清宮清角清羽廢

無射清商其聲近南呂和柔抑揚又有餘音

應鐘清宮存清商清角清羽廢

應鐘清宮其聲急直而無餘音應鐘之管最短也

十二律呂清音存廢考

項安世曰十二律呂四音皆具獨無微音疑其久而失傳也然
正聲則全備矣蓋聲音之在天地一原氣之橐籥也不以治而
增不以亂而削然世治則正音與世衆則變聲作者是作樂者
之過而非聲律之尤也是故一言也君子則為德音小人則為
噐噐不可謂舜與跖兩牙異形也一樂也君子以養性小人以
濟欲不可謂曠與涓琴瑟異制也夫所惡乎鄭聲者以其溢耳

如桓譚之鼓琴有繁聲，覔眾之曲入亂而益散緩者是也。苟以黃鍾大呂之調而歌關雎鹿鳴之詩，斯雅音之正也。如伶謙孔廟之樂，太簇之羽也，斯調久亡，而樂譜稱其與夾鍾相出入，則亦可以彷彿其聲矣。大抵律管有異同，而人聲則一定，故音有未諧，但當遷絲竹以就人聲，必不可屈人聲而徇絲竹。儒者既不能定律，又不能審歌，即令纍黍考度，分秒無訛，㩀以管絃，吾知其必不成聲矣。其患在於尊古太高，而視律太深，及茫無可㩀，乃又遁而之德。夫德誠本也，然亦有九奏在縣，空持一德可以代金石者也。

慶按周禮疏曰：祭祀之樂不用商音，以祭尚柔，商堅剛也。只有宮角徵羽，又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先儒朱子以為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或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若奏起來，五音依舊在。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

項安世曰：詩稱二南，不言二北，見取和柔平中治世之音也。亢戾猛起暴慢之風也，靡蕩不返鄭衛之音也。其國弱，哀怨要眇伉儷之象也。其民困，審音觀[illegible]

徵羽二音寄宮之圖

黃鍾宮	黃鍾	太簇	姑洗	林鍾	南呂	蕤賓	應鍾
	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變徵五十	變宮四十二
	倍再律為夷則	倍再律為無射	倍半律為黃鍾	倍半律為夾鍾	倍半律為仲呂	倍半律為太簇	倍半律為林鍾

大呂宮	大呂	夾鍾	仲呂	夷則	無射	清林鍾變	清黃鍾半
				全調即寄黃鍾宮是為黃鍾清徵	全調即寄黃鍾宮是為黃鍾清羽		
				全調即寄大呂宮之是為大呂清徵	用無射對宮之姑洗調為羽調清於大呂是為大呂清羽以無射太短更不可作羽調也		

太簇宮	太簇	姑洗	蕤賓	南呂	應鍾	夷則	清宮半
							正

夾鐘宮

（全調即寄太簇宮、是爲太簇清徵、）
（用應鐘對宮之仲呂爲羽調寄於太簇宮、是爲太簇清羽、以應鍾不能成羽調也、）

夾鐘
仲呂
林鐘
無射
清黃鐘半變
南呂變
清太簇半變

（全調即寄無射宮、爲無射清徵、以下皆係變律羽調、至此而止、）

姑洗宮

姑洗
蕤賓
夷則
應鐘
清大呂半正
無射半正
清夾鐘半正

（全調即寄姑洗宮是）

（爲姑洗清徵、若寄黃鐘宮者、是爲變宮、不能成調、）

仲呂宮

仲呂
清林鐘變
清南呂變
清黃鐘半變
清太簇半變
清應鐘變
清姑洗半變

（以下皆不成宮、不用全均、）
（角音寄大呂宮、羽音寄太簇宮、如奏仲呂、而首尾依於大呂、即成角音、奏仲呂而首尾依於太簇、即成羽）

（音也、其清於以下皆不用、以音之過細也、後凡倣此、）

蕤賓宮

蕤賓
夷則
無射
清大呂半正
清夾鐘半正
清黃鐘半變
清仲呂半正

（角音寄太簇宮、商音寄姑洗宮、）

林鐘宮

林鐘
南呂
應鐘
清太簇半正
清姑洗半正
清大呂半正
清蕤賓半正

（徵音寄黃鐘宮、祭方澤以函鐘爲宮奏）

（黃鐘之清徵也。羽音寄夾鐘宮、）

夷則宮

夷則
無射
清黃鐘半變
清夾鐘半正
清仲呂半正
清太簇半變
清林鐘半變

（角音寄姑洗宮、徵音寄大呂宮、）

南呂宮

南呂
應鐘
清大呂半正
清姑洗半正
清蕤賓半正
清夾鐘半正
清夷則半正

（羽音寄黃鐘宮、徵音寄太簇宮、）

無射宮

無射
清黃鐘半變
清太簇半變
清仲呂半正
清林鐘半變
清姑洗變
清南呂半變

應鐘宮

應鐘 徵音寄夾鐘宮羽音無以太細也 徵音寄姑洗宮羽音無

清大呂半正

清夾鐘半正

清蕤賓半正

清夷則半正

清仲呂半正

清無射半正

徵羽二音寄宮考

項安世曰有寄宮之法而還宮之說可悟矣徵羽之調未嘗不成矣故樂貴乎七均也惟是周禮圜丘以夾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方澤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

呂爲羽宗廟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似與前圖不類大抵三大祀之樂去其不宜用者而以宜用之宮順序爲角徵羽非三分損益論也鄭康成注之詳矣然郊社二樂終似宮音下而角音高意者宮聲皆用倍律乎俟取令譜郊社之樂考之今固未敢臆定也

丘瓊大學衍義補曰十二詩者於鹿鳴六詩云黃鐘清宮注云俗呼正宮關雎六詩云無射清商注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鐘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目也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

古人之彷彿即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移換尋古調之抑揚然後被之於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即合作於一堂而有和應之美然後按鐘律之法截管候氣審度量謹權衡可以得古人之遺則矣

律呂字譜考

黃鐘曰合 大呂太簇皆曰四 大呂聲下曰下四 太簇聲上曰上四

俗樂譜考

ム 合之爲黃也 乚 四下之爲大也 マ 四上之爲太也

フ 一下之爲夾也 亅 一上之爲姑也 上 上之爲仲也

乚 勾之爲蕤也 人 尺之爲林也 ㇇ 工下之爲夷也

𠂉 工上之爲角也 几 凡下之爲無也 川 凡上之爲應也

六 六之爲清黃也 𠃌 五下之爲大清也 𠂆 五上之爲太清也

𠃌 緊五之爲夾清也

太常樂譜考

黃鐘合 太簇四 仲呂上 林鐘尺 南呂工 清黃六 餘皆設而不用如隋之所謂啞鐘者其所歌奏實不出仲呂黃鐘

之二均皆太常卿陳暘協律郎冷謙之所定也

八音考

慶謂天地人物皆陰陽二氣之所為故其器相為貫通樂也者法陰陽自然之氣數取法八風播之八音以為樂器此聖人致中和之道也其聲則出於五行之氣其制器則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器之長短廣狹大小輕重莫不有制七各不同聲音各異三七迭用九七相承故用之於祭祀則足以為感通云

慶按禮樂集云凡八音之器莫不以數為準是以聲寓於器七

得則聲得器失則聲失八音惟革木質朴其聲止一故無當於五音不係於律其餘六音清濁高下若不隨器審察而齊一之欲樂之和難矣夫金非改煎齊莖不成石非旁嵩磨鑢不協竹有穴竅疏密之異匏有安山昇崇之殊土惟頻仰斂閉而契絲惟勾挑比律而合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七欲應絲七欲應竹七欲應匏七欲應土而八器之音祖於黃鐘器雖萬有不同會而調之不患其不克諧也此慶所以損益昔人之言以為八音合作之準

又按世人雖知以七律為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詠言之旨所謂七律者如以黃鐘為宮便以林鐘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欲合聲先須吹律使衆音皆合如一律所出方可用今人不解有以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條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六器之定琴瑟猶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移柱上下相生其理始得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匏革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妙達音律者必於此而斡旋之聲高

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不及者損益而酌中之使衆器之間音七翕合不相凌奪然後被之於絲彈者純然如出一手歛之於匏土者翕然如出一口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革以贊之革木以節之合作於一堂之上八風從律二氣順序天益清地益寧而神明有不昭格也哉

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虞紀楊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叅閱

樂制考

慶按祀典奏樂與行禮並重考之歷代制各不同其尊崇至
聖先師一也於樂疏首錄之但詳其制而不記年以年見祀
饗聽拜祀中

東漢章帝作六代之樂於闕里奏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

慶按鄭氏曰陽聲爲天陰聲爲地以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
作又按周禮六代之樂謂奏黃鐘歌大呂舞容門奏太簇歌
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又云奏黃鍾
以祀天神奏太簇以祀地示奏姑洗以祀四望奏蕤賓以祀
山川奏夷則以祀先妣奏無射以祀先祖古者每祀止用二
調章帝合六代之樂用十二調則是大合樂大合樂以祀孔
子其尊崇吾夫子者可謂至矣至梁武帝始謂祭日不宜遍

舞六代之樂罷之後遂不復大合樂矣、按大磬即韶、函鍾即林鍾小呂即仲呂、

又按奏者堂下四縣鍾磬之調歌者堂上琴瑟之音也古者奏歌各用一調以配一陰一陽取相對以為合也後世通用一調與古異矣若文王世子大合樂謂合聲容歌舞之事而同作也非合調也、

南宋文帝釋奠設軒縣之樂、

慶按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氏曰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簨簴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皆縣象宮室四面有牆也劉氏曰宮縣有編鍾編磬各十有六又有特磬十二鎛鍾十二皆以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鄭司農云軒縣縣三面其形曲去其南面避王也判者半也判縣左右之合謂東縣鍾西縣磬又空北面矣特縣七於東方或於階間特磬而已○宮縣備六律六呂軒縣去仲呂蕤賓判縣又去黃鍾大呂應鍾矣、

南齊武帝北齊顯祖仍用宋制、

按是時陳後主設金石之樂雖未記其何縣或亦軒縣之類歟、

隋文帝釋奠奏咸池大夏二樂、

按咸池黃帝之樂名周禮以祀地示也大夏禹樂名周禮以祀山川也、

唐元宗祀先聖樂用宮縣、

宮縣見宋文帝下、慶按前用軒縣至元宗始用宮縣庶不失尊崇孔子之意說者多議禮樂之極隆為過殊不知孔子生雖為陪臣沒則為帝師即不以極隆之禮事之而可以臣禮事乎、

唐代宗釋奠孔子於國學祀堂復用宮縣、

按自肅宗以來初復二京宮縣不具至大曆初乃得復先王盛事、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徽宗頒堂上正聲大樂一副於闕里、

宋高宗將祭文宣王頒降肄習大成樂、

元成宗命江浙行省制宣聖廟樂、

明太祖詔定文廟祭祀設高案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介州縣如式製造其制楹鼓一執事一人編鍾一執事八人編磬一執事八人壎二箎二執事共四人鳳簫二執事二人笛笙簫各

執事六人琴六瑟二執事共八人歌六人搏拊二柷一敔一麾一共五人舞三十六人

慶按諸制中柷敔當各設二麾當設二節當增二共執事當增五人又按舞當以八人爲佾增一十二人

樂舞位次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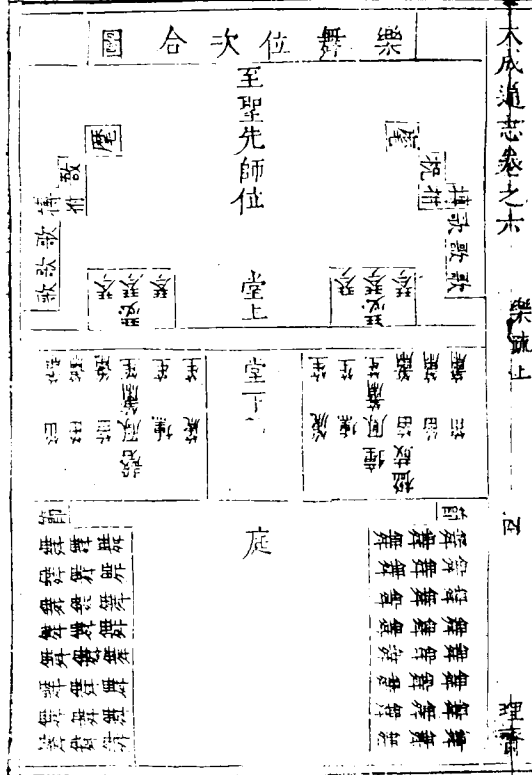
至聖先師位

麾　柷　搏拊　歌

麾　敔　搏拊　歌

堂上

堂下

庭

慶按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以此不惟搏拊琴瑟柷敔奏於堂上卽磬亦當奏於堂上然特磬今廢則堂上無磬矣書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則柷敔亦奏於堂下然定制久矣止附書義以備考也

又按周禮王氏曰鼓塤管簫堂下之樂也絃歌堂上之樂也柷以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也

慶再思之柷敔當各設二起奏以柷設於上止樂以敔設於下

又按麾在東方曰生以東生發之方也在西方曰頌以西成

功之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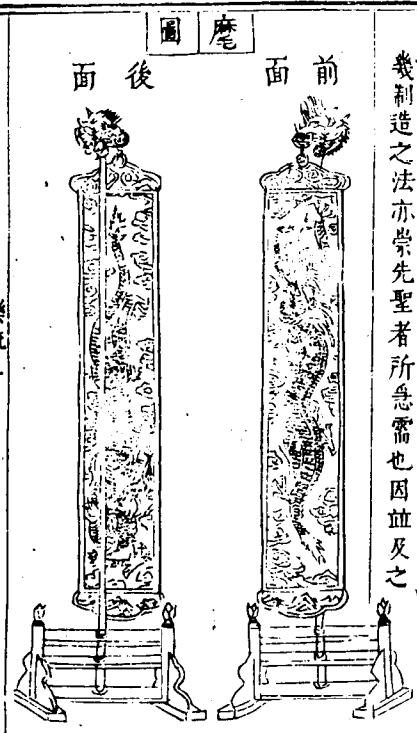
慶嘗歷考樂舞諸圖各互異同其列歌工琴簫笙笛各八人者成化以前之制也

又按歌工東西相向而不北面者王煥如以爲舛誤言之誠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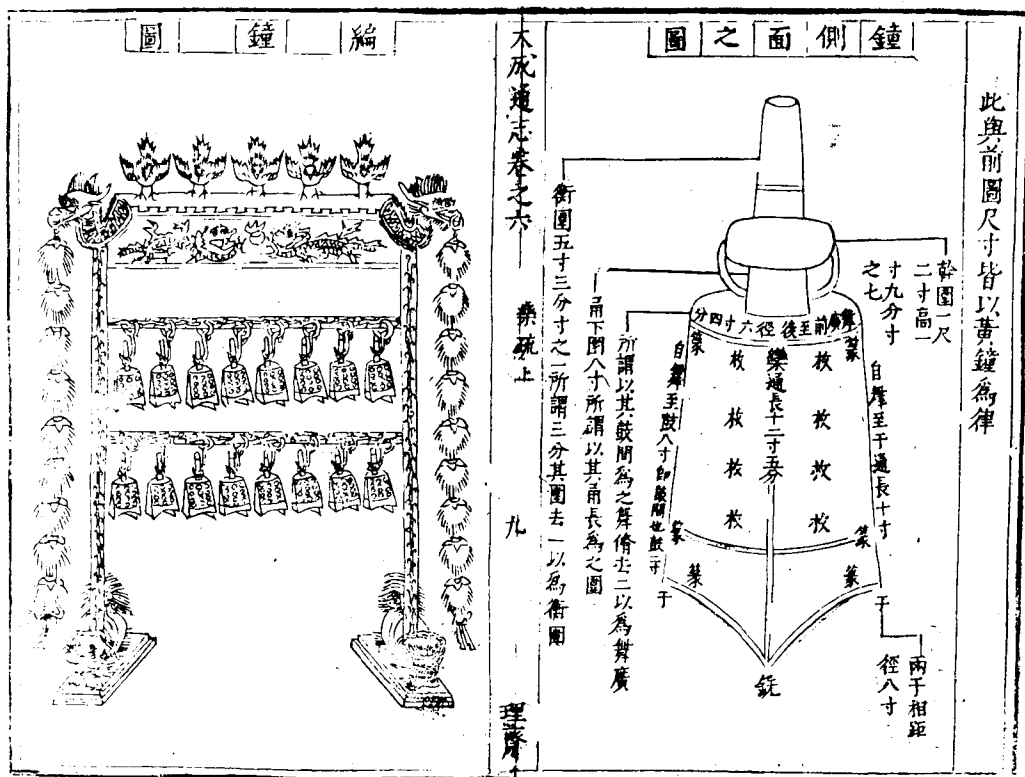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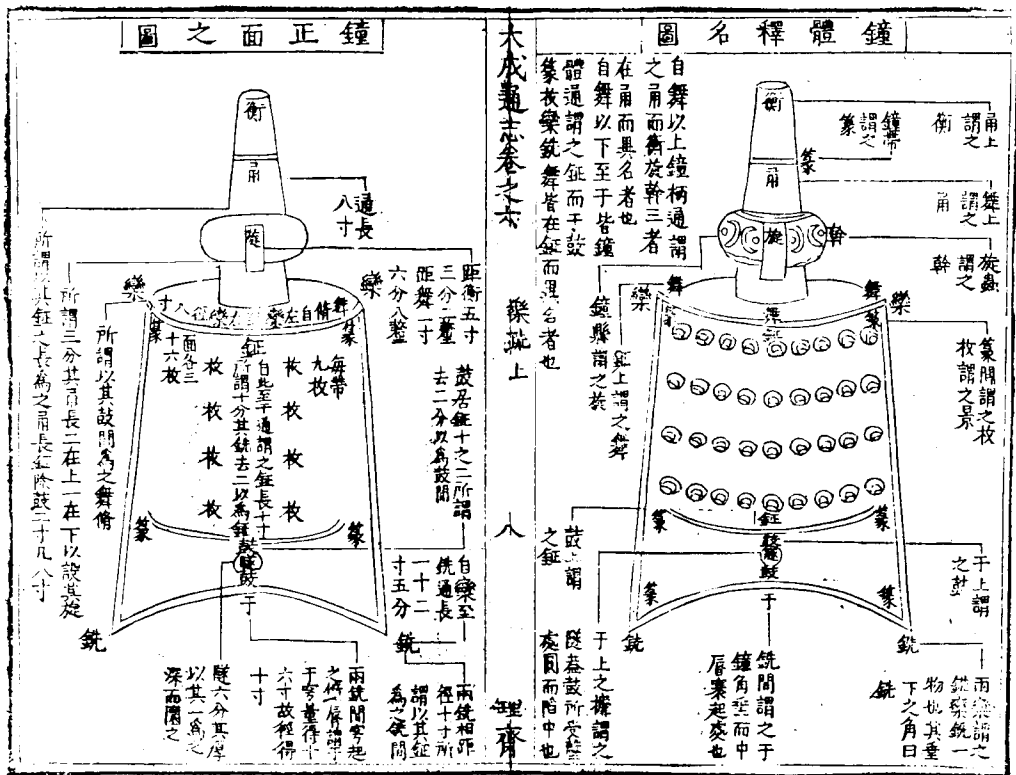
又按搏拊或有設於歌者之下琴瑟之上者此爲合禮然圖諸書設於上者居多故圖列於上而存說於此

樂器考

慶按樂器闕里誌等書多言所用而不及制作之由然樂器

雖以用重而天下學校藏之有幾卽曰藏之而能適用者有
幾制造之法亦崇先聖者所急需也因並及之

麾考

周禮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周人所建非以麾樂
然歷代奏樂用之協律郎執之以節樂歌立於樂縣之前稍西
唐樂錄所謂翬干是也其制前代以纁帛今用絳繒為之高七
尺廣一尺一寸為一幅上繪描金龍三爪無珠前升後降輔以
五色雲氣上下綴版以粉爲質上版繪雲下版繪山執用朱竿
長八尺五寸其顛施銅龍首塗之以金令口銜麾下垂升龍向
外降龍向內樂將作司麾者舉而唱之如第一曡樂則曰樂奏
成和之曲偃麾則升龍見而樂作乃奏之明偃之則降龍見而
樂止麾所以指麾樂之初終令知起止也每奏必次第舉麾偃
麾如前儀其數二須二人對立於東西兩階以導之閑則植於
架上架以木爲之形四方有足故曰竿下有趺蕃卽藩聲音裨
繒音情帛也七尺一曰高八尺按龍或作螭螭音鴟似蛟無角
似龍而黃塗叶杜偃音煙上聲仆也卧也

鍾磬二圖諸樂書中率皆非式按其如式者詳加考証別爲
圖說如左

鐘正面之圖
鐘體釋名圖
自舞以上鐘柄通謂之甬而衡旋幹三者在甬而異名者也
自舞以下至于皆鐘體通謂之鉦而于鼓篆枚欒銑舞皆在鉦而異名者也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八
理齋

編鐘圖
鐘側面之圖
此與前圖尺寸皆以黃鐘為律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疏上
九
理齋

特鐘編鐘合考

爾雅大鐘謂之鏞與賁鼓同奏詩曰賁鼓維鏞或謂之鎛與晉鼓同奏左傳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陳暘曰虞夏之時小鐘謂之鐘大鐘謂之鏞周之時大鐘謂之鐘小鐘謂之鎛項安世曰鏞大鎛小皆特縣也李之藻曰樂鐘所用惟特鐘鎛鐘編鐘三者而已特形小於鎛而大於編以特縣故名項安世曰鎛鐘晉鼓或用於軍旅惟鏞鐘編縣獨用於禮樂特縣之名雖諸家互相同異然廟祀所用當以鏞鐘爲是但其器大其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爲其所掩故但於起

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節樂編鐘則聲器皆小故可以弁奏而不相凌也今文廟制惟用編鐘攷夫創造之始皇圖要覽云帝嚳造鐘磬禮曰垂之和鐘鄭康成曰垂堯時鐘工也世本云舜之臣垂造鐘廣雅云倕氏鐘十六枚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曰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五經通義曰以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風閶闔其聲羽立秋之音也故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於是冶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考之周禮小胥賓與編磬同奏凡縣鐘磬半爲堵謂合鐘磬而縣於一簨共一十六枚也全爲肆謂鐘一簨磬一簨各一十六枚也十六枚之數合以八音倍而設之後世多宗鄭氏用四清聲謂各藏其鐘大呂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爲清聲而應之則樂音諧但脫略多年今大成樂明初冷起敬遵依古制用十六枚以十二枚爲正鐘四枚爲清鐘焉蓋凡聲生於形形異則聲異故國語云昔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若過厚則石聲不發已薄則播聲多散侈則柞聲疾出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震而不正凡此皆形失其度而聲失其中也周禮亦載其說欲如制還須考之周禮用算乘除以爲輕重高下大小長短之制夫鐘旋下

各有七體十六枚各如其律之尺寸以爲體以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故也周禮之制維何按考工記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衡上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此周禮言形體之名義也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此周禮言大小長短之制也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

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爲燧六分其厚以其
一爲之深而圜之此周禮言厚薄之制也慶竊詳之編鐘各以
律爲體其全體之高各宜如律諸家皆云內之深取律爲數謂
自銑至衡中虛高各如律數而羨五分爲欒如以九寸爲律其
七體共高九十寸銑廣一寸八分六體各廣一寸二分共成九十
之數若特鐘則四倍其律之數冬官又言攷煎模鑄謂攻金之
工金有六齊若鐘鼎之齊則曰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金用紅銅
錫取其滇蜀所產以金爲鐘鼎必濟之以錫蓋因金性堅剛而
錫柔與六分其一制器則不折金色赤黑而錫青白六分其一

制器又辭潔凡鑄金之法候其煙氣形狀以知生熟依經及疏
之意用金錫必鎔煉之使精然後入模鑄之方其攻煎金錫有
氣之可觀始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爲黑濁迨黃白則陰氣尚
雜而不純青白則陽氣見矣至於青則陰雜之氣消盡無餘而
陽氣純矣煉精矣然後鑄之則用之而無弊再詳金錫之用以
兩代寸則庶幾宜矣賁音焚鎛音博剽音飄棧音殘上聲垂音
瑙與倕同俗作倕箕作箭柞音乍按鳧氏鄭敬仲云鳧之爲物
入水不溺勝水不溺先王作樂亦欲無溺溺之樂故名之銑音
先上聲銑口兩角爲欒兩角處乃鐘之所先故曰銑欒銑異名

實一也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而不圜故有兩角間去聲謂
間隔一層也于言氣上達而和也鐘脣之上袪也袪音區袖口
也脣至此始斂故從其義名之鼓以受擊處名爲鼓鉦音征居
鐘體正中故名鉦舞取舞蹈屬有節之義曰舞謂聲之發動於
此莫不有節鄭氏曰于鼓鉦舞四者鐘體也甬音勇言聲自此
而甬躍也薛氏曰甬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總之之義全書云自
舞以至鐘柄通謂之甬而衡旋幹三者在甬而異名者也衡平
也鐘所頒以爲平者則聲平而不陂也陂音坡鄭氏曰甬衡二
者鐘柄也薛氏曰體所以出聲柄所以垂體旋屬鐘柄有孔掣

之可以轉旋故曰旋賓氏謂即鐶也形如壁羨所以屬柄羨音
衍長也旋以蟲爲飾有盤旋周回之狀故曰旋蟲蟲必縣之而
後可擊縣必旋蟲而後能繫繫之有旋猶木之有幹也故名幹
幹強也旋言其文之回轉也幹言其強而能屬鐘也帶謂之篆
之界其形條而細若帶焉王氏曰帶所以介其名也以介鐘而
正其名如篆籀之文而義隱於其中故又云篆黃氏曰篆謂帶
之篆文也按枚王氏曰凡數事以條數物以枚篆間有鐘乳以
夾鼓與舞故又曰枚林氏曰枚言其數之可數也黃氏曰篆間
有圜可枚數也謂圜可九枚夾音結按景音影王氏口曰在上

景在下精入乎神而幽景出乎明而大枚別而可數故枚又謂之景黃氏曰景謂枚中凹而有影也凹音夭隧當作燧攡弊也謂擊之處攡弊生光故又曰燧鄭氏曰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燧黃氏曰鼓間爲燧而圜其外窐音規銑下孔也枚鉦王氏曰凡鐘制皆下侈而上歛故鉦徑得銑徑十之八如律九寸銑圍倍其數爲一尺八寸去二以爲鉦則鉦圍一尺四寸四分徑六寸去二得四寸八分先儒謂自舞下至於于皆鐘體通謂之鉦則于鼓篆枚欒銑舞皆在鉦而異名者也銑間先儒以銑間爲于以鉦爲銑間則銑圍徑與鉦同鼓間王氏曰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圍徑之十六脩長也黃氏云脩亦徑也乃變文耳廣亦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之四王氏曰舞既促則當以橫爲脩縱爲廣則上不失於太促下不失於太侈矣長亦徑也鄭氏曰以鉦長爲甬長弁衡數也設其旋先儒謂旋長如甬以三分之一裕在衡上以其一爲之厚如鼓徑四寸八分則其厚四分八釐燧又取厚六分之一如鐘厚四分八釐則燧厚八釐燧深則不傷鐘體必圜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ㄣ意羨音衍餘也齊與劑同入錫各隨其器而有多寡之不同所以有六齊爽音軟六分其一王氏曰鐘以擊爲聲以重則用錫爲最少

縣鐘磬式合譜圖

二月夾鐘清一	正月太簇清五	上 十二月大呂清四	十一月黃鐘清六	十月應鐘凡	簨 九月無射凡	八月南呂工	七月夷則工
十一月黃鐘合	十二月大呂四	下 正月太簇四	二月夾鐘一	三月姑洗一	簨 四月仲呂上	五月蕤賓勾	六月林鐘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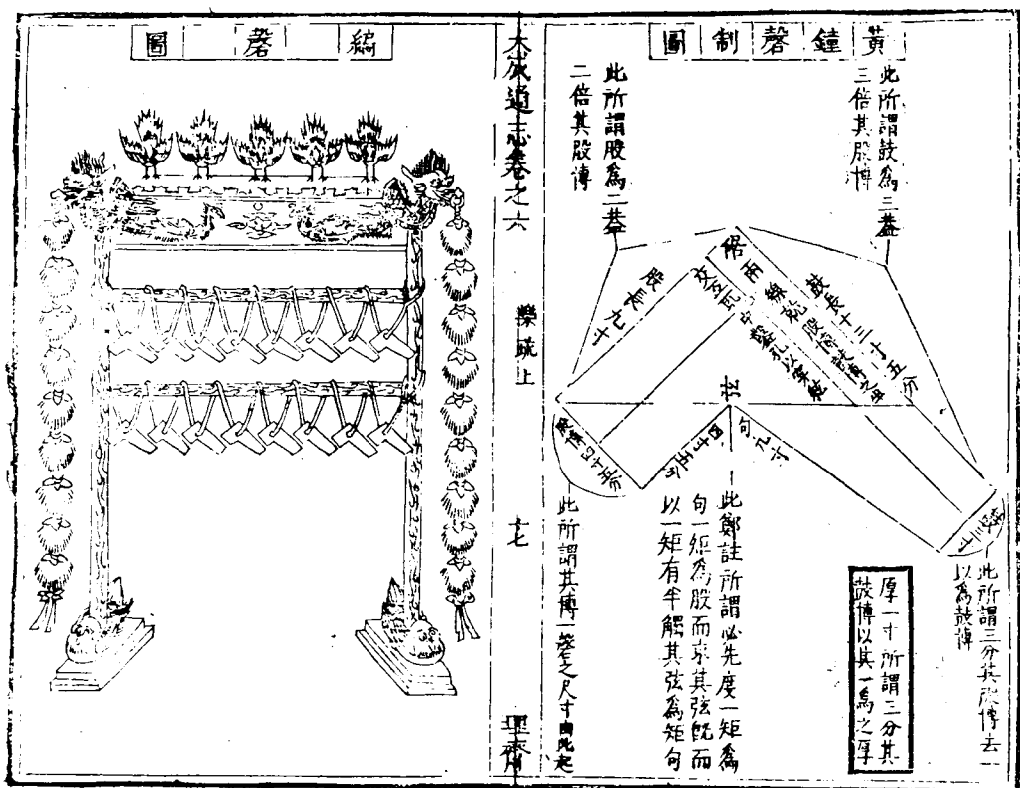
列編鐘義

黃鐘爲聲氣之元萬事根本在縣之序必以黃鐘列於下簨崇牙右方應得陽氣施鍾於黃泉孳萌萬物自下面始升於子應十一月次大呂應十二月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鐘而宣氣也次太簇應正月簇奏也言萬物隨陽氣大奏地而出也次夾鐘應二月言陰夾助太簇以宣四方之氣也次姑洗應三月姑故也洗潔也次仲呂應四月言陽氣去故就新而潔明微陰始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次蕤賓應五月蕤繼也賓導也言道陰陽始繼養物也次林鐘應六月林生也言陰氣助蕤賓大懋盛也次

黃鐘大呂由右而左以至應鐘孟康曰黃鐘陽九林鐘陰六陽暢陰和爲下集之義上層則自左而右首夷則次南呂次無射應鐘二變聲由黃鐘漸清至應鐘清之極矣又繼之以四清又清之極而入於西北矣西北乾位也冬也蓋八卦以乾爲父八音以鐘磬爲主云

擊編鐘法

司鐘者聽歌聲之起轉隨應聲律以擊之如擊黃鐘以合字應擊太簇以四字應擊姑洗以一字應擊仲呂以上字應擊林鐘以尺字應擊南呂以工字應擊應鐘以凡字應擊清黃以六字

應擊清太以五字應是以八音之疾徐成翕純皦繹之文也馬端臨祀典考曰大呂夾鐘蕤賓夷則無射五音縣而不用隋人謂之啞鐘然尚恨十六枚未盡舉而古初之制已亡矣若闕里誌以爲將作樂先擊鐘以宣一字之音既闋則擊磬以收之謂金聲而玉振之也若用之於特鐘則可用之於編鐘則音樂之制盡淪矣胡乎可

特磬編磬合考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
之成皇圖要覽云帝嚳造鐘磬說文云無句氏作磬世本云無
句氏堯臣也樂錄曰堯時磬叔所造爾雅大磬謂之毊郭璞曰
磬形似犂錧以玉爲之愈氏曰古者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
屈而下覆之意周禮特縣掌於眡瞭編縣掌於磬師玉磬在堂
上所以節歌笙磬頌磬在堂下取爲樂節若編磬則宮商皆備。
與編鐘同奏也。大射禮笙磬西面頌磬東面鄭康成曰東爲陽
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言成功曰頌

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也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若此則編縣
之鐘磬同有笙頌之目隨方而異稱者也張安茂曰據禮明文
堂上鐘磬特縣各一眡瞭所掌之特磬卽玉磬也堂下鐘有特
縣而磬惟編禮樂箋曰後儒不解乃疑頌磬爲玉磬而陳暘又
以應歌者爲頌磬是不知堂上堂下之異矣今特縣久廢止存
編磬廣雅曰毋句氏磬十六枚夫鐘金音也有煎煉模鑄之法
人工而成之也磬石音也石雖天成而成器還有人工取石山
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陰多磬石又云高山涇水出焉東流注於
渭其中多磬石又云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俱今關隴之間書

云泗濱浮磬則以靈璧之產爲勝然今河內太行諸山產石頗
勝靈璧浮之爲言取其石近水而露生以水克潜而土暨捷也
則聲朗而圓潤王子年拾遺記曰瀛州池上有青石可以爲磬
其石丈餘輕若鴻毛恐未必然取石之方若此而十六枚大小
長短厚薄之等依律之尺度爲之則有說周禮冬官磬人爲磬
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其一
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
摩其耑按倨句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俞氏曰句卽股倨卽
鼓也言其大形如倨句然一短有半者股在上廣而短鼓在下

狹而長短者爲股爲上爲後長者爲鼓爲下爲前其上下弦折
如矩下弦比上弦長三分之一上下弦各二分爲一矩下弦長
一分爲矩之半以長掩短故謂倨句一矩有半也此言磬之形
體也博者股之廣也股者磬之上股也鼓者受擊之處也博爲
一股爲二鼓爲三者謂股博得三之一股長得三之二。鼓長得
三之三皆以三分損一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亦可謂之矩半
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者謂股鼓之厚均得鼓博三分之
一如律長三寸則鼓長九寸博三寸厚一寸股長九寸博四寸
五分厚俱用鼓博三分之一此言磬之律度也已上聲太清摩

其兩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也下聲太濁摩其四耑使短而厚
則其聲清此又耴音之法也李之藻曰擊磬厚者宜重不宜輕
輕則不清薄者宜輕不宜重重則不和諸樂不言輕重惟磬言
之盖輕重妙義存焉。磬音梟聦音低浮磬不曰石而曰磬以石成磬而貢也倨音巨句音勾

王愼如曰編磬長短相近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雖然可不用律而獨以是哉

附論曰周禮歷三千年自宋以前列爲十三經以耴士則人
之習之者不爲寡矣而注之者亦不爲少矣慶讀考工記一

書注家以上股博爲鼓長下鼓博爲股長則股爲二鼓爲三
之說贅矣而股博又不言則脫矣依注讀之反以古聖人之
經而致茲多病也于今尚從其誤蓋未嘗會心於經故也

簨簴考

樂有編鐘編磬必有簨簴釋名云縣鐘磬者橫曰簨簨峻也縱
曰簴在旁舉簨也考工記梓人爲簨簴贏屬有力而不能走則
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簴羽屬無力而
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簴
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者謂之鱗屬以爲簨明堂位曰夏后氏之
龍簨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注飾以龍形崇牙其崇如牙以
挂鐘磬飾以采色至周尚文又於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垂
五采羽於其下挂於簨之角上郭璞曰縣鐘磬之木植者爲簴
兩耑橫者爲簨簨上加以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簨
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縣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
然謂之崇牙今制簨簴皆髹以朱簨二層於簨上加以業繢五
色雲龍中列以博山或曰業上刻五色鳴鶴狀牙耑施銅鈎所
以縣鐘磬則不然以其卷然可以挂縣故謂磬用縆簴上皆刻
龍鱗於兩耑樹采羽五於其上龍口垂五色旒蘇各尺而下綴

絛結以爲翣縣簴足刻獸首皆向外鐘簴以贏者狻猊也磬簴
以羽者白鷺也鐘簨刻蟠磬簨刻鳳皆塗以金文廟簨簴之制
四代之禮備矣。簨筍尹切簴渠呂切贏魯果切繒慈陵切髹[illegible]通
作髤以漆七物也五色旒蘇謂盤線繒繡之毬五綵錯爲同心
而下垂也一云散貌

編鐘編磬合譜 宮調

迎神

大(太四三)哉(南工十)孔(林尺八)聖(仲上六)道(太四三)德(仲上六)尊(林尺八)崇(仲上六)

維(南工十)持(林尺八)王(仲上六)化(太四三)斯(林尺八)民(仲上六)是(黃合一)宗(太四三)典(黃合一)祀(太四三)有(仲上六)常(林尺八)

精(南工十)純(林尺八)並(太四三)隆(仲上六)神(黃六圭)其(南工十)來(林尺八)格(仲上六)於(林尺八)昭(仲上六)聖(黃合一)容(太四三)

初獻

自(太四三)生(仲上六)民(林尺八)來(仲上六)誰(太四三)底(黃合一)其(仲上六)盛(太四三)

惟(南工十)師(林尺八)神(仲上六)明(太四三)度(黃合一)越(太四三)前(仲上六)聖(太四三)粢(仲上六)帛(太四三)具(仲上六)成(林尺八)

禮(黃合一)容(太四三)斯(林尺八)稱(仲上六)黍(太四一)稷(南工十)非(黃六圭)馨(林尺八)惟(南工十)神(林尺八)之(仲上六)聽(太四三)

亞獻

大(太四三)哉(仲上六)聖(黃合一)師(太四三)實(南工十)天(林尺八)生(仲上六)德(太四三)

作(仲上六)樂(太四三)以(仲上六)崇(林尺八)時(仲上六)祀(太四三)無(仲上六)斁(林尺八)清(黃六圭)酤(南工十)惟(林尺八)馨(仲上六)

嘉(林尺八)牲(中上六)孔(黃合一)碩(太四三)薦(太四三)羞(南工十)神(黃六圭)明(林尺八)庶(南工十)幾(林尺八)昭(仲上六)格(太四三)

終獻

百(仲上六)王(南工十)宗(林尺八)師(仲上六)生(林尺八)民(仲上六)物(太四三)軌(黃合一)

瞻(黃六圭)之(南工十)洋(林尺八)洋(仲上六)神(林尺八)其(仲上六)寧(太四三)止(黃合一)酌(太四三)彼(黃合一)金(林尺八)罍(仲上六)

惟(南工十)清(林尺八)且(太四三)旨(仲上六)登(仲上六)獻(太四三)惟(林尺八)三(仲上六)於(黃六圭)嘻(南工十)成(林尺八)禮(仲上六)

徹饌

犧(仲上六)象(太四三)在(仲上六)前(林尺八)豆(太四三)籩(仲上六)在(黃合一)列(太四三)

以(太四三)饗(南工十)以(林尺八)薦(仲上六)既(中上六)芬(林尺八)既(太四三)潔(仲上六)禮(黃合一)成(太四三)樂(仲上六)備(太四三)

大成通志卷之六　樂譜上　三

人(南工十)和(林尺八)神(仲上六)悅(太四三)祭(黃合一)則(太四三)受(仲上六)福(林尺八)率(黃六圭)遵(南工十)無(林尺八)越(仲上六)

送神

有(太四三)嚴(南工十)學(林尺八)宮(仲上六)四(黃合一)方(太四三)來(仲上六)宗(太四三)

恪(黃六圭)恭(南工十)祀(林尺八)事(仲上六)威(南工十)儀(林尺八)雝(仲上六)雝(太四三)歆(仲上六)茲(林尺八)惟(南工十)馨(林尺八)

神(仲上六)馭(太四二)還(林尺八)復(仲上六)明(黃六圭)禋(南工十)斯(林尺八)畢(仲上六)咸(南工十)膺(林尺八)百(仲上六)福(太四三)

按馬理曰今樂書以清黃為六太簇爲四黃鐘爲合林鐘爲尺南呂爲工仲呂爲上考之宋譜聲皆然匕則斯譜異曰因乎太常其所自來固亦遠矣

琴圖

面

岳山

肩

腰

首

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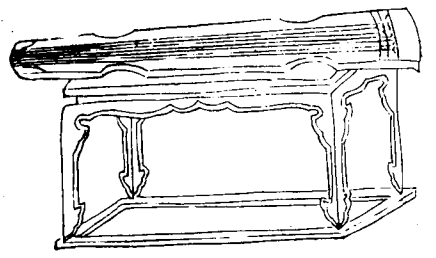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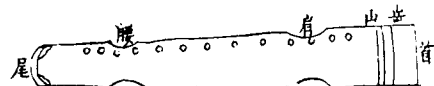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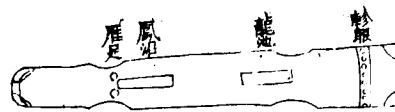
背

軫

龍池

鳳沼

雁足

琴考

世本云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爲琴長七尺二寸上有五絃琴操云伏羲氏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說文云神農所造練朱五絃至周文武增二絃廣雅云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或云帝俊使晏龍作樂記曰舜彈五絃之琴拾遺記云商時修三皇五帝之樂撫一絃之琴晉記云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彈一絃琴或又云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爾雅大琴謂之離以斯也琴制大小長短歷代不同惟五絃增之爲七則自周始李之藻曰通長五尺五寸合河圖全數鼦岳中間五尺以當大衍絃有七以五音兼二少舜歌南風琴絃取五一時太簇希聲之制也李照陳暘欲存五絃而去二絃說者以爲七音八十四聲將安寄乎慶詳今制謂以律爲尺慶揚𦏁其脩䠶行演諸式今琴合桐梓二木爲之面版用梓厚三分底用桐厚八分長三尺六寸六分首廣五寸五分身廣六寸尾廣四寸五分額長二寸四分首中高二寸七分傍高二寸尾中高二寸傍高一寸五分領高五分厚三分尾翅廣五分高三分腹下龍沼六寸鳳池四寸中藏天地二柱天柱圓厚七分居四五徽界地

柱方厚六分居八九徽界其通體象鳳上圓下方象天地上梓下桐象剛柔面版三分象三光底八分象八風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首廣五寸五分象五行有餘氣身廣六寸象六合尾廣四寸五分象四時有餘閏額長二寸四分象二十四氣首尾高底象尊卑領高五分象五鎮厚三分象三德一云五分其身三爲上二爲下象參天兩地首足尾翅備四象也七絃外五備君臣民物事也內二備函少也筆談云琴材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是制雖取於木而音還取於絲八音之有絲惟琴惟瑟然絲必附於木者絲屬火火不離母故也夫木之制明則絲可得

而考矣慶考其水湅之法於周禮考工記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七日七夜水湅之法愈今火煉然後可以紾紖為絃矣宮絃絲數八十一商絃七十二角絃六十四徵絃五十四羽絃四十八文四十一武三十六七絃既成安於手外者為大為外安於手內者為小為內故數絃自外為第一每絃必繫以紟以定轉旋得緩急也善哉樂之有琴合天地之正音養中和之正氣皆之大聖

大賢日用耴之以自適也故子賤鳴之而單父治雍門鼓之而孟嘗泣盛德著見戍昭在神明也志在高山即以為峩峩然若泰山志在流水即以為洋洋乎若江河慶於大成之樂不患無子期止根少伯牙耳、𢿱音録揚肅謂舉也脩舒謂長也行演謂廣也㡛音荒涚音稅漚謳候切渥音握蜃上聲按治絲帛而熱之謂之㡛涚水清水也以水和灰浸之而耴出謂漚七日七耴陽氣溫之井耴陰氣寒之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用久渥淳潤沃也淫浸淫也蜃哈灰也盝水下也揮振動也沃澆灌也塗朽抹也抹音末摩也宿經宿也又止也守也紾音珍轉繩也紖音桓結也

調律法

李之藻曰調律先求黃鐘為本轉絃緩急協律最難吹律以定絃古人之本法也按笙以定絃今人之捷法也雖八十四音而笙之七簧足以定之此執簡馭繁之道也大抵琴理淵雅左手綽注吟揉右手疾徐輕重雅樂禁焉蓋歌聲緩緩絲音短促俗琴乃一字為一彈倫擬綽瑔之音出而雅道遠矣張鶚樂譜謂按徽聲短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夫散彈之長能幾何不與按徽相應則意味索然況散音亦似是而非者乎𢿱音促瑔音璅

馬理曰張子琴譜謂宜散彈而不宜按徽今譜之六四合尺凡上考之唐宋皆然其來遠矣

九分七法之圖

岳　尾

八分　六分　五分　四分　三分　五分　中　五分　三分　四分　五分　六分　八分

○十三徽　○十二徽　○十一徽　○十徽　○九徽　○八徽　○七徽　○六徽　○五徽　○四徽　○三徽　○二徽　○一徽

龍齦

濁聲　中聲　清聲

上　中　下

九分七法考

禮樂箋曰朱子定律之法十二律竝用太史公九分七法爲準如取臨岳至尾中分之先定七徽是爲中聲又三分之定五徽九徽又四分之定四徽十徽又五分之定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又六分之定二徽十二徽又八分之定一徽十三徽今試以泛聲求之每絃之九徽與五徽應同出於三分也十徽與四徽應同出於四分也凡諸徽之同出者無不相應惟七徽不然以是知黃鐘之獨尊也自五徽至九徽緩急得中是爲中位十徽至十三徽去彈太遠其聲多濁管長之應也一徽至四徽去彈甚近其聲多清管短之應也故十二律相生者以臨岳爲下生近琴尾爲上生宋姜夔樂議以一絃至四絃爲上準象黃鐘子律四徽至七徽爲中準象黃鐘正律七絃至龍齦爲下準象黃鐘倍律夫十二律之在琴也周流不定堯章號爲知律者也分黃鐘而三之果何意乎

張安茂曰箋說以七絃十三徽條分而縷析之使散聲實聲正律變律燦如指掌斯眞琴理未發之奥也得是圖而審思之庶古音可復作矣

七絃十二律圖

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變宮四十二　變徵五十六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散彈
	夷則倍再律	無射倍再律	黃鐘倍半律	太簇倍半律	仲呂倍半律	林鐘倍半律	無射正律
一徽	應鐘正	大呂正半	夾鐘正半	蕤賓正半	夷則正半	無射正半	黃鐘變半
二徽	無射正	黃鐘變半	太簇變半	仲呂正半	林鐘變半	南呂變半	應鐘變半
三徽	南呂正	應鐘正	大呂正半	姑洗正半	蕤賓正半	夷則正半	無射正半
四徽	夷則正	無射正	黃鐘變半	夾鐘正半	仲呂正半	清林鐘變半	南呂變半
五徽	林鐘正	南呂正	應鐘正	太簇正半	姑洗正半	蕤賓正半	夷則正半
六徽	蕤賓正	夷則正	無射正	大呂正半	夾鐘正半	仲呂正半	林鐘變半
七徽	黃鐘正	太簇正	姑洗正	林鐘正	南呂正	應鐘正	清大呂正半
八徽	大呂正	夾鐘正	仲呂正	夷則正	無射正	清黃鐘變半	太簇變半
九徽	太簇正	姑洗正	蕤賓正	南呂正	應鐘正	大呂正半	夾鐘正半
十徽	夾鐘正	仲呂正	林鐘變	無射正	黃鐘變半	清太簇變半	姑洗變半
十一徽	姑洗正	蕤賓正	夷則正	應鐘正	大呂正半	夾鐘正半	仲呂正半
十二徽	仲呂正	林鐘變	南呂正	黃鐘變半	太簇變半	姑洗變半	蕤賓正半
十三徽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閏

七絃十二律考

箋曰七絃十三徽縱之則成七均橫之則成十二律中徽爲黃

鐘者。上此則巳濁下此則巳淸也中徵在一絃爲黃鐘二絃爲太簇三絃爲姑洗三陽也不用蕤賓以降者蕤賓陽之衰無射陽之竭也中徵在四絃爲林鐘五絃爲南呂六絃爲應鐘三陰也不用大呂以降者大呂陰之衰仲呂陰之竭也中徵在七絃則爲太簇淸聲太簇者陰陽之和也大呂爲黃鐘之妻列於上林鐘爲黃鐘之子列於下其夫婦皆同位而旋其子母皆隔位而生咱隨化育之義也六絃十二徵皆變七絃十三徵皆變者二少以淸五音之窮也不用變徵者古所謂變宮比於正音諧之和變徵不比於正音謂之繆也況角徵之音巳和於正宮變

宮矣則亦可以勿用也用少商者羽與角相應於十一徵則商音尚不及一位少商者所以調羽聲之和也

杜氏通典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

七絃縱爲七均圖

	宮	商	角	徵	羽	變宮	變商
	一絃	二絃	三絃	四絃	五絃	六絃	七絃
第七徵	黃鐘	太簇	姑洗	林鐘	南呂	應鐘	淸太簇

其餘十二徵縱俱倣此

七絃縱爲七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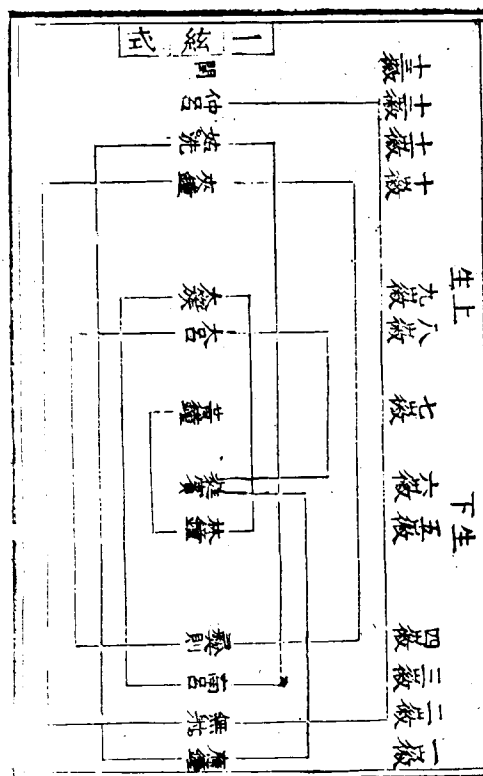
箋曰自七徵黃鐘爲宮至淸太簇爲七均若自八徵大呂爲宮順下以成七均然自黃鐘大呂太簇夾鐘以外皆不可成宮詳見寄宮之說

七絃橫爲十二律二圖

一絃式

十三徵　十二徵　十一徵　十徵　九徵　八徵　七徵　六徵　五徵　四徵　三徵　二徵　一徵

上生　下生

仲呂　姑洗　夾鐘　太簇　大呂　黃鐘　蕤賓　林鐘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鐘

七絃橫爲十二律考

箋曰以一絃中徽爲君上生者從上下生者從下周流不滯隔位相生而十二律正焉蓋一琴之中九十一律惟黃鐘最尊諸律環向者有北辰星拱之象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其位正諸律莫敢並也其聲洪衆音莫敢抗也近之說者欲以十徽爲黃鐘則其音緩弱而七徽之聲得以奪之且君非其位而上下相生之數亦皆不符矣

又曰七絃散聲何聲也曰一絃夷則二絃無射三絃黃鐘四絃夾鐘五絃仲呂六絃林鐘皆倍聲也惟七絃之無射則正聲也。

何以謂倍聲也曰是從中徽而生也一絃中徽爲黃鐘數至第九位爲夷則然至散聲其音益濁矣則於夷則本律益以再倍故一絃散聲與夷則再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六寸六分五釐三毫二絃中徽爲太簇數至第九位爲無射於無射本律益以再倍故二絃散聲與無射再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四寸六分五釐二毫四絲三絃中徽爲姑洗數至第九位爲黃鐘於黃鐘本律益以半倍故三絃散聲與黃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三寸五分等而下之四絃散聲與夾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一尺一寸六絲五絃散聲與仲呂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九寸八分

六釐九毫六絲九忽六絃散聲與林鐘半倍之管聲合管長九寸七絃散聲與無射之正律合說者以三絃散聲爲黃鐘不知乃倍半之黃鐘非正律也惟以三絃爲黃鐘故誤以一絃十徽之夾鐘爲黃鐘則音愈下而調愈繆矣此七絃散聲說。

又曰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徽惟第三絃獨應於十一徽妄變調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六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其言慢調是也而徽則弗合矣朱子謂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第三第五絃獨會於十一徽者羽

與散羽應也其說誠當但以四絃爲宮五絃爲商疑亦未安蓋五絃之五音非正調皆慢調也惟實按一絃之十徽爲正宮音二絃之十徽爲正商音三絃之十徽爲正角音四絃之十徽爲正徵音五絃之十徽爲正羽音如角音之不及於宮者二律共差十七分強其法從黃鐘之管八十一分爲率以九分爲一律今三絃散聲爲慢角音則高於角二律矣故與一絃之正宮合也四絃散聲爲慢徵音亦高於徵二律故與二絃之正商合也五絃散聲爲慢羽音而羽之距角不及二律差十六分角音退一律以就之故五與三應於十一徽也至二變之於徵羽亦不及二律差十二分而二變皆非正律故復應於十徽也此七絃隔一相應說。

琴音辨

箋曰琴音以實聲爲主散聲用於齊撮泛聲用於唱嘆凡樂歌之字。必以實聲出之字間之調。必以齊撮和之調成而韻不足。則以泛聲味之。大抵樂貴於和晏子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故齊撮所以和聲者也今之吟猱綽注獨撫一絃者更出鄭衛下矣然泛音則非鄭衛也

按徽說

變律之在絃也二絃有三七絃有五四絃有七五絃有九六絃僅中徽不變也七絃僅散聲不變也圖具前自四清之外皆不宜按即或按焉亦必察其宮調而以實徽與散聲相濟焉古雅樂無論矣即鄭衛之音亦未有不明五音十二律而能成調者也今之俗師運指於六七絃間不知律呂妄爲弄聲得稱鄭衛也倖矣

彈琴法

陳暘曰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徽爲君雅樂之用惟求中徽爲君而中聲在是焉廟中如吹黃鐘律聽其音以右手中指勾一絃。而以左手中指摩七徽上下之間。如鐘律之音在徽上則進軫以緊之。如鐘律之音在徽下。則退軫以緩之。必得鐘律之音正對七徽。此所謂中聲。乃天地之元聲也。然後如尋常定絃法以調之絃既調矣按中徽吹笙以指按中徽第一絃黃鐘以合字應徽下即爲大呂第二絃中徽爲太簇以四字應徽下爲夾鐘第三絃中徽爲姑洗以一字應徽下爲仲呂以上字應第四絃中徽爲林鐘以尺字應徽下爲夷則一云正對爲蕤賓非第五絃中徽爲南呂以工字應徽下爲無射第六絃中徽爲應鐘以凡字應徽上爲仲呂徽下爲清黃鐘以六字

應第七絃中徽爲清太簇以五字應

減字法

早 兩絃齊聲曰撮減作早即下旳旬之二法也 廾 左手不按絃只以右手彈曰散減作廾 旳 食指挑七絃中指勾四絃曰大間勾減作旳作奇 旬 食指挑七絃中指勾五絃曰小間勾減作旬亦作旬凡間四絃爲大間勾三絃爲小間勾餘倣此

右手指法

木 食指向內曰抹減作木 乚 食指向外曰挑 勹 中指向內曰勾 㔾 中指向外曰剔

左手指法

大 左手第一拇指爲大指 人 左手第二指爲食指減作人 中 左手第三指爲中指凡按第一絃必用中指 夕 左手第四指爲無名指減作夕

合左右手

菊 用左手大指按第九徽右手中指勾第四絃 菊 用左手名指按第十徽右手中指勾第五絃

琴譜

迎神

大（太四匀）哉（南工匨）孔（林尺四）聖（仲上匀）道（太四匀）德（仲上匀）尊（林尺四）崇（仲上巨）

維（南工匨）持（林尺四）王（仲上巨）化（太四匀）斯（林尺四）民（仲上巨）是（黃合勺）宗（太四匀）典（黃合勺）祀（太四匀）有（仲上匀）常（林尺匀）

精（南工匨）純（林尺四）幷（太四匀）隆（仲上匀）神（仲六㔫）其（南工匨）來（林尺四）格（仲上匀）於（林尺四）昭（仲上巨）聖（黃合勺）容（太四匀）

初獻

自（太四匀）生（仲上匀）民（林尺四）來（仲上巨）誰（太四匀）底（黃合勺）其（仲上巨）盛（太四巨）

惟（南工匨）師（林尺四）神（仲上巨）明（太四匀）度（黃合勺）越（太四匀）前（仲上巨）聖（太四匀）粢（仲上匀）帛（太四匀）具（仲上匀）成（林尺四）

禮（黃合勺）容（太四匀）斯（林尺四）稱（仲上巨）黍（太四匀）稷（南工匀）非（黃六㔫）馨（林尺匀）惟（南工匨）神（林尺四）之（仲上巨）聽（太四匀）

亞獻

大（太四匀）哉（仲上巨）聖（黃合勺）師（太四匀）實（南工匨）天（林尺四）生（仲上巨）德（太四匀）

作（仲上匀）樂（太四匀）以（仲上匀）崇（林尺四）時（仲上匀）祀（太四匀）無（林尺四）斁（仲上匀）清（黃六㔫）酤（南工匨）惟（林尺四）馨（仲上匀）

嘉（林尺四）牲（仲上巨）孔（黃合勺）碩（太四匀）薦（太四匀）修（南工匀）神（黃六㔫）明（林尺匀）庶（南工匨）幾（林尺四）昭（仲上巨）格（太四匀）

終獻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

瞻（黃六）之（南工）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

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工）成（林尺）禮（仲上）

徹饌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

以（太四）饗（南工）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

人（南工）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送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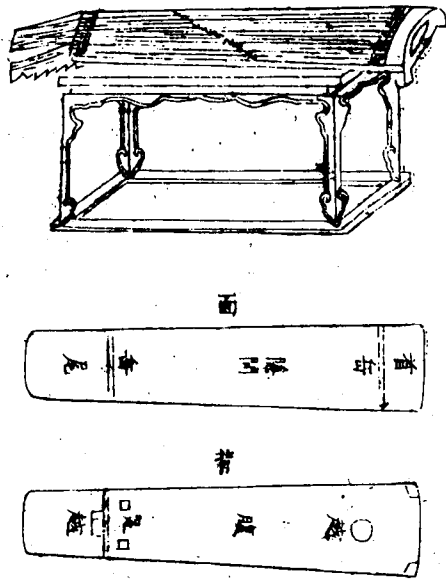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宗（太四）

恪（黃六）恭（南工）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

神（仲上）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瑟柱圖

口　肩　肩　足　足

瑟考

世本云庖犧氏作瑟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李文利云絲瑟五十絃闕里誌曰雅瑟三十五絃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爾雅大瑟謂之灑言瑟變聲流離布出如灑也長廣同上絃二十七陳暘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其爲用有大有小有中有善雅徒頌茲雅樂所用惟頌而已前大成瑟倣姜夔制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崇岳一寸八分張安茂云通身長九尺首長九寸廣二尺尾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六寸兩岳中間六尺三

寸岳高一寸七分今當用其短而狹者以便雙彈按瑟以桐爲面梓爲腹首寛尾狹腹下開二越使其聲條達首越對首岳形圓徑三寸橫四寸上當鼓處宜衡尾越對尾岳形方徑四寸橫五寸餘絃所歸宜纖腹中施九梁首通足高四寸旁高三寸尾通中高三寸旁高二寸五分皆象黃鐘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從容瑟體名武崇武崇言其厚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取其行雲之和 一云尾下兩旁垂雲各六 瑟身蒙以紫漆而和漆其壁與首尾腹絃二十有五兩岳外小孔各二十五以繫絃々須如琴用水練絲紾統大絃絲八十一縷小絃絲七十二縷絃別以

五色五々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故易古之朱絃爲五色每絃必施一柱古人以玉爲之傳曰玉柱三花是也今用桑崇二寸七分十分其九之長以其一之半爲首之廣而肩倍之十分其尺有八之廣以其一爲尾之廣首廣容絃厚分々之三肩倍分而足四之形須方平庶不致蹶豎柱自外第一絃近尾岳起以次而前以行列之至內第十二絃二十五柱盡豎則近左手鼓處柱必遊移以調清濁雁行列之前其柱則清後其柱則濁故名雁柱不可從清黃柱復後而前 濁音節越音活不也蒼深清色黔音頁

數絃法

由外及內近身處爲內爲小身以外爲外爲大々絃自外一絃爲第一小絃自外一絃數至第十四絃爲第一

上絃法

先以絃穿入岳旁竅內以手探越取出絃頭繫以絨條合抵竅隙緊抽探岳即以絃尾穿入尾岳旁竅又以手探岳取出纏於食指着力緊拽繞瑟尾而止以止機按定然後以餘絃纏繞本絃或三纏五纏至七纏以不動爲度

止機形

如阮首瑶緒觚積銳表其耑方平用麩漆粘薄軟皮於耑取其澀滯上絃之際用以頂之則絃不走失以便煞尾故曰止機

定絃法

上絃審音俱用散聲不須設柱先上中絃空彈散聲令與琴第三絃散聲同次上第一第二絃視琴第一絃散聲稍底第三第四絃與琴第一絃散聲同第五第六絃視琴第二絃散聲微底第七第八絃與琴第二絃散聲同第九第十絃視琴第二絃散聲微高第十一十二絃視琴第三絃散聲微低自第十三絃至第二十五絃散聲皆與琴第三絃散聲同

調中聲法

衛雅云庖羲作瑟二十五絃具二均（韻同）之聲。陳暘曰二均之聲以清中雙彈之外十二絃為中聲除中絃不用外內十二絃為清聲故以右手鼓中聲十二左手鼓清聲十二但以笙定瑟須平氣而吹之以右手中指勾外第一絃以左手遊移其柱如絃緩便知中聲在上。則前其柱以迎之。如絃急便知中聲在下。則却其柱以就之。必求第一管與黃鐘合此謂中聲然後依相生之法遊移其柱次第調協

中絃辯

慶按瑟有二十五絃樂書多以中絃名為君絃謂不繫數內黃積慶又欲去之以定為二十四絃然皆非也李之藻曰外十二中聲內十二清聲中益一絃為黃鐘半聲邊絃二中絃一皆黃鐘也鼓中則清應鼓清則半應不與衆律同班以中君也君尊也笙簧律準皆於十二律外有一黃鐘清聲瑟之中絃猶是也鼓之當（以六字應）妙哉斯言非自振之先生創言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雅言之而先生暢發之也（創瘡去聲與㓉同）

外內絃解

外第一絃為黃鐘中二大呂中三太簇中四夾鐘中五姑洗中六仲呂中七蕤賓中八林鐘中九夷則中十南呂中十一無射中十二應鐘中內第一絃為黃清二大清三太清四夾清五姑清六仲清七蕤清八林清九夷清十南清十一無清十二應清

外第一絃為黃合二大四三太四四夾一五姑一六仲上七蕤勾八林尺九夷丅十南工十一無凡十二應凡內十二絃彈俱如外他又有以內一為黃清六二大清五三太清五四夾清五餘不用者非

張安茂云今太常以黃（合）仲（上）林（尺）單彈單應而大太之（四）夾姑之（一）南夷之（工）無應之（凡）皆雙彈雙應濁靡又以林（尺）配蕤勾為雙彈以義撫之音亦諧適但四絃并鼓未免繁聲亂雅斷非古法。又謂五六變音用右手以嚴正變其說近理是柱非可膠揩亦可換固不拘也右手專鼓中聲左手專鼓清聲也但瑟絃繁揩法較琴最簡若是又難矣

鼓法

用指遠近疎密各有所宜如勾則兩手齊勾。剔則兩手同剔。以至抹挑擘托。莫不皆然要之兩手同聲相應則清中共濟內外協和張允爲曰或一手搯作或兩手并作俱可一手搯作則去外一至六并內七至十二絃則又有啞絃矣即趙女鼓之而[illegible]

舜勢巴鼓之而魚出不能矣況乎昭格神明也哉

指法

禮樂疏曰凡學瑟者兩手十指皆伸與箏不同最忌屈指正者中聲右手中指鼓應者清聲左手中指彈和者隔八右手大指擘同者專一兩手同聲此外有歷櫳等三十法淫聲非雅音也

減字法

尸 大指向外曰擘　乇 大指向內曰托　求 食指向內曰抹

乚 食指向外曰挑　勹 中指向內曰勾　ㄗ 中指向外曰剔

丁 名指向內曰打　亓 名指向外曰摘　帯 連勾抹數絃曰拂

厂 連挑數絃曰歷　ㄌ 歌有咏嘆字有遺音或擘挑拂抹第一聲

瑟二十五絃圖

黃鍾　大呂　太簇　夾鍾　姑洗　仲呂　蕤賓　林鍾　夷則　南呂　無射　應鍾　黃清　大清　太清　夾清　姑清　仲清　蕤清　林清　夷清　南清　無清　應清

後其柱則濁　前其柱則清

瑟譜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

維(南工)持(林尺)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

精(南工)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初獻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

惟(南工)師(林尺)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

禮(黃合)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合)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亞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

作(仲上)樂(太四)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黃六)酤(仲上)惟(林尺)馨(仲上)

嘉(林尺)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修(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終獻

百仲上 王南工 宗林尺 師仲上 生林尺 民仲上 物太四 軌黃合

瞻黃六 之南工 洋林尺 洋仲上 神林尺 其仲上 寧太四 止黃合 酌太四 彼黃合 金林尺 罍仲上

惟南工 清林尺 且太四 旨仲上 登仲上 獻太四 惟林尺 三仲上 於黃六 嘻南工 成林尺 禮仲上

徹饌

犧仲上 象太四 在仲上 前林尺 豆太四 籩仲工 在黃合 列太四

以太四 饗南工 以林尺 薦仲上 既仲上 芬林尺 既太四 潔仲上 禮黃合 成太四 樂仲上 備太四

人南工 和林尺 神仲上 悅太四 祭黃合 則太四 受仲上 福林尺 率黃六 遵南工 無林尺 越仲上

送神

有太四 嚴南工 學林尺 宮仲上 四黃合 方太四 來仲上 宗太四

恪黃六 恭南工 祀林尺 事仲上 威南工 儀林尺 雝仲上 雝太四 歆仲上 茲林尺 惟南工 馨林尺

神仲上 馭太四 還林尺 復仲上 明黃六 禋南工 斯林尺 畢仲上 咸南工 膺林尺 百仲上 福太四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目錄

鳳簫考

風俗通云舜作簫劉濂曰簫乃十二律之本體虞廷最重之器其形長短並列參差以象鳳翼世本云舜所造長二尺白虎通曰簫者仲呂之氣也五經通藝云編竹爲之長尺有五寸爾雅大簫謂之管編二十三管長一尺二寸小者謂之筊編十六管長一尺二寸廣雅籟謂之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臨川王氏曰大者二十三管長尺有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有二寸鳳簫譜謂之排簫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張乞萬曰鳳簫十七管左八音右八音中黃鐘也李文察曰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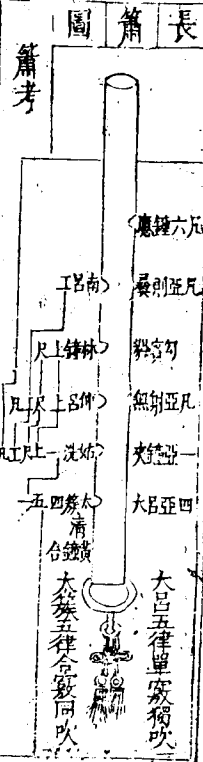
器者合大與小之謂也小者合律呂之本數大者合律呂之倍數本數聲清倍數聲濁單清失之輕單濁失之重輕重之間乃天地之所以合德四象之所以合氣中聲之所以合用故必合大小器而並奏之此樂之大成也若夫單器者小成之用也必制鳳簫二架一倍一正按律次第輕吹以調中聲張安茂曰大簫用十二倍律加四正律小簫用十二正律加四半律長短圍徑悉如律數吹口縱橫俱廣一分七釐六毫律有長短吹口如一不及則濁太過則清凡箏律皆連吹口按簫之義本於黃帝使伶倫取竹嶰谷斷節而吹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

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太簇之商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五音正變由此而生今文廟奏者小簫而尺度爲善其制編竹爲之管十有六其十二管以律截之餘四管以四清聲截之狀如鳳翼音若鳳聲故以鳳簫名然簫者肅也其聲肅肅而清也一管一音無事假借十六管上則平列下則依律次第而編由右而左管口各開半竅管底留節列於櫝中櫝以木爲之廣一尺四寸高一尺餘以朱兩面皆創金鳳文藻管端露上一寸五分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還相爲宮之義也考之黃鐘律管長九寸應冬至之氣其聲乃十一月中氣之聲其音

宮以至大呂大簇諸律管莫不如是管或作言笑音文以兩手捧櫝按律自右吹之其吹法與籥同但鳳簫各爲一管而籥管篪則合七音爲一管簫管長者六孔在前一孔在後短者六孔在上一孔在底黃積慶曰一孔在後者蓋前六管又以爲黃鐘之義一孔在下者蓋次六管又有蕤賓之義以此言之餘四管亦兩分爲制如吹第一管黃鐘以合字應第二管以至第十二管皆如琵絃應字十三黃清六字十四大清五字十五太清五字十六夾清五字

鳳簫譜與鐘磬譜全同

長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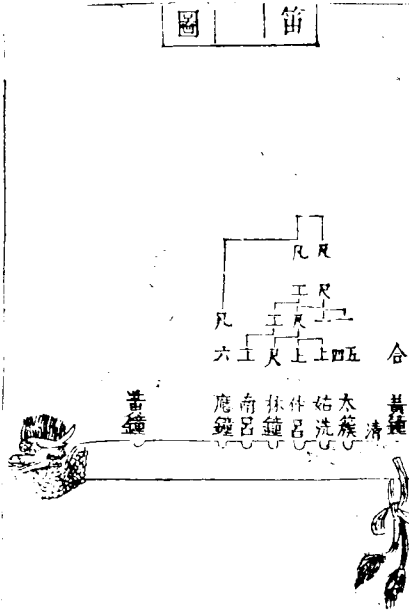
應鐘六凡
夷則亞凡
蕤賓勾
無射亞凡
夾鐘亞一
大呂亞四
南呂工
林鐘尺上
仲呂上尺凡
姑洗凡工尺上一
太簇四五一
黃鐘清合
大呂五律單竅獨吹
太簇五律合竅同吹

簫考

臨川王氏曰洞簫之無底者一曰長簫一曰單簫即古之籥也爾雅大簫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注簫三孔廣雅籥謂之笛有七孔周禮笙師掌教歙簫正義曰簫是樂器之小者亦本六律六呂而成今制截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半竅徑二分深五釐名曰山

口須擇圓徑合度竅厚適均之管合圖中規直中繩竅中律度其聲乃協截管定竅從上至下先以八十一分倍律定黃鐘復以七十二分倍爲太簇依七均之法倍律至應鐘而止直而吹之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離前孔一寸三分前五孔並離一寸一分下穿繩眼離二寸二分前後相通以紅絲繫之此處乃黃鐘律也凡吹黃鐘六孔皆閉調氣輕吹則合字應尾上第一孔爲太簇律輕吹則四字應重吹則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一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爲仲呂以上字應

凡吹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爲林鐘以尺字應
凡吹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爲南呂以工字應
凡吹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後一孔爲應鐘以凡字應
如吹凡字開此孔並下第一第二孔餘皆閉若重吹又爲清
黃鐘以六字應如吹六字只開此一孔餘具閉王㬂如曰如氣
麄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斂脣噓之則聲雅而淡脣仰
急吹則聲清脣俯緩吹則聲濁總之平氣取音斯悠揚不迫矣

吹簫單孔法○第一孔爲大呂以亞四應第二孔爲夾鐘以
亞一應第三孔爲無射以亞凡應第四孔爲蕤賓以勾字應

第五後孔爲應鐘以六字應

笛考

風俗通云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有四寸七孔以五聲加二
變也京房云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樂音指歸云笛滌也所以
滌邪心納之於雅正者也笛韻一定諸絃歌皆從此出藝文類
聚云宋玉有笛賦然則不始於丘仲矣太平御覽云黃帝使伶
倫伐竹於昆溪取而作笛吹之作鳳鳴若是其來遠矣西京雜
記云長三尺三寸孔六廣雅云篍謂之笛有七孔闕里誌云長
一尺四寸按唐制尺有八寸取倍黃鐘爲律今制截紫竹爲之
長尺有六寸圍二寸二分共七孔上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

下六孔徑各二分竅離孔三寸五分餘孔皆離五分孔下至穿
繩眼離二寸五分繩至本一寸五分吹竅至末六寸貫以金龍
首橫而右吹輕吹之六孔皆閉乃黃鐘律以合字應尾上第一
孔輕吹之爲太簇以四字應重吹之爲清太簇以五字應凡吹
四字五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姑洗律以一字應凡吹
二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三孔爲仲呂以上字應凡吹
上字開此孔並下一孔餘皆閉第四孔爲林鐘以尺字應凡吹
尺字開此孔並下二孔餘皆閉第五孔爲南呂以工字應凡吹
工字開此孔並下三孔餘皆閉第六孔爲應鐘以凡字應凡吹

凡字開此孔並[illegible]上第二第三孔餘皆閉若重吹則為清黃鐘
以六字應只開此孔餘皆開古稱笛良不過衡陽之笛故師曠
得其雄宋意得其雌也 笛古[illegible]作篴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七 理齋

篪笛同譜

迎神
大 太四陽一 哉 南工五 孔 林尺四 聖 仲上三 道 太四陽一 德 仲上三 尊 林尺四 崇 仲上三
維 南工五 持 林尺四 王 仲上三 化 太四陽一 斯 林尺四 民 仲上三 是 黃合陰一 宗 太四陽一 典 黃合陰一 祀 太四陽一 有 仲上三 常 林尺四
精 南工五 純 林尺四 並 太四陽一 隆 仲上三 神 黃六六 其 南工五 來 林尺四 格 仲上三 於 林尺四 昭 仲上三 聖 黃合陰一 容 太四陽一

初獻
自 太四陽一 生 仲上三 民 林尺四 來 仲上三 誰 太四陽一 底 黃合陰一 其 仲上三 盛 太四陽一

惟 南工五 師 林尺四 神 仲上三 明 太四陽一 度 黃合陰一 越 太四陽一 前 仲上三 聖 太四陽一 來 仲上三 帛 太四陽一 具 仲上三 成 林尺四
禮 黃合陰一 容 太四陽一 斯 林尺四 稱 仲上三 黍 太四陽一 稷 南工五 非 黃合六 馨 林尺四 惟 南工五 神 林尺四 之 仲上三 聽 太四陽一

亞獻
大 太四陽一 哉 仲上三 聖 黃合陰一 師 太四陽一 實 南工五 天 林尺四 生 仲上三 德 太四陽一
作 仲上三 樂 太四陽一 以 仲上三 崇 林尺四 時 仲上三 祀 太四陽一 無 林尺四 斁 仲上三 清 黃六六 酤 南工五 惟 林尺四 馨 仲上三
嘉 林尺四 牲 仲上三 孔 黃合陰一 碩 太四陽一 薦 太四陽一 羞 南工五 神 黃六六 明 林尺四 庶 南工五 幾 林尺四 昭 仲上六 格 太四陽一

大成通志卷之七 樂疏下 七 理齋

終獻
百 仲上三 王 南工五 宗 林尺四 師 仲上三 生 林尺四 民 仲上三 物 太四陽一 軌 黃合陰一
瞻 黃六六 之 南工五 洋 林尺四 洋 仲上三 神 林尺四 其 仲上三 寧 太四陽一 止 黃合陰一 酌 太四陽一 彼 黃合陰一 金 林尺四 罍 仲上三
惟 南工五 清 林尺四 且 太四陽一 旨 仲上三 登 仲上三 獻 太四陽一 惟 林尺四 三 仲上三 於 黃六六 嘻 南工五 成 林尺四 禮 仲上三

徹饌
犧 仲上三 象 太四陽一 在 仲上三 前 林尺四 豆 太四陽一 籩 仲上三 在 黃合陰一 列 太四陽一
以 太四三 饗 南工五 以 林尺四 薦 仲上三 既 仲上三 芬 林尺四 既 太四陽一 潔 仲上三 禮 黃合陰一 成 太四陽一 樂 仲上三 備 太四陽一

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

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

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篪圖

篪考

世本云蘇成公所造古史謂成公善篪隋音樂志云長尺有四寸八孔蘇公所造也通曆云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鼙鼓控楬壎篪則自帝嚳時已有篪矣李之藻曰帝嚳命柞卜制笭管壎篪說文篪作䶵注云管樂也類橫笛而吹口從右與壎相和爾雅大篪謂之沂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離上一寸三分名翹小者一尺二寸廣雅長一尺四寸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周禮笙師教龡壎篪詩曰伯氏吹壎仲氏龡篪又曰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是壎篪異器而同聲伯仲

異體而同氣詩人取以況焉月令仲夏調篪使和也頖宮禮樂疏曰其聲清辨以竹爲之其長尺有四寸陰數也其圍三寸陽數也小者尺有二寸皆有翹以通氣翹者正面近尾二小孔是也黃鐘之聲寄此大則過濁小則過清必大小適中僅容粒米而後中聲出焉諸說長皆尺四孔數鄭司農曰七廣雅曰八又有六孔九孔十孔之說今大成樂自宋以來太常定六孔其制以竹爲之髹以朱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凡六孔前四後一底一又翹二小孔距底九分圍僅容粒米黃鐘中聲出焉故必適中七繫一紅絨絲又首面吹口爲一大孔徑三分形如酸棗

横而左吹、匕口距後孔二寸五分、後孔與前四孔各距一寸二分、皆徑二分五釐、第五孔又距翹[illegible]分、張允蔫曰、篪箫大而內闊、亦難爲聲。宜輕用氣吹之。則其聲和。方合衆聲、王煥如曰、凡吹時用左手無名指、挽所繫之繩而横吹之、如六孔俱閉、調氣輕吹則爲黃鐘、以合字應、黃鐘之聲爲於翹也、底一二孔爲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翹上第一孔爲姑洗以一字應、凡吹一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二孔爲仲呂、以上字應、凡吹上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三孔爲林鐘、以尺字應、凡吹尺字只開此孔餘皆閉、第四孔爲南呂、以工字應、凡吹工字只

開此孔、餘皆閉、後一孔爲應鍾、以凡字應、如吹凡字開此孔並第一第四孔、餘皆閉、六孔皆開爲清黃鍾、以六字應、六孔俱閉、爲清太簇、以五字應、然與黃鍾別者、須重吹之、張允蔫譜與此差別、不贅錄、甚矣善吹者、前有伍子胥、後有朝雲、後魏河間王琛爲秦州刺史、討叛羌不勝、令雲吹篪、羌人聞者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匕之感人如此、用於孔廟格神人和上下宜矣、篪音池、廣雅作䶵、俗作篪、桯、楬音空、傑郎柷敔、柞音昨、笭音零、泝音銀、牖音有、開明切、一於慮切、老婦也、

吹篪減字法　𡰪六孔盡閉輕吹𡰪啟底一小孔𡰪啟翹上

第一孔𡰪啟第二孔𡰪啟第三孔㐫啟第四孔𡰩啟後孔

篪譜

迎神

犬 太 四 陽尾　哉 南 工 四　孔 林 尺 三　聖 仲 上 二　道 太 四 陽尾　德 仲 上 二　尊 林 尺 三　崇 仲 上 二

雍 南 工 四　持 林 尺 三　王 仲 上 二　化 太 四 陽尾　斯 林 尺 三　民 仲 上 二　是 黃 合 陰尾　宗 太 四 陽尾　典 黃 合 陰尾　祀 太 四 陽尾　有 仲 上 二　常 林 尺 三

精 南 工 四　純 林 尺 三　並 太 四 陽尾　隆 仲 上 二　神 黃 六 五　其 南 工 四　來 林 尺 三　格 仲 上 二　於 林 尺 三　昭 仲 上 二　聖 黃 合 陰尾　容 太 四 陽尾

初獻

自 太 四 陽尾　生 仲 上 二　民 林 尺 三　來 仲 上 二　誰 太 四 陽尾　底 黃 合 陰尾　其 仲 上 二　盛 太 四 陽尾

惟 南 工 四　師 林 尺 三　神 仲 上 二　明 太 四 陽尾　度 黃 合 陰尾　越 太 四 陽尾　前 仲 上 二　聖 太 四 陽尾　粢 仲 上 二　帛 太 四 陽尾　具 仲 上 二　成 林 尺 三

禮 黃 合 陰尾　容 太 四 陽尾　斯 林 尺 三　稱 仲 上 二　黍 太 四 陽尾　稷 南 工 四　非 黃 六 五　馨 林 尺 三　惟 南 工 四　神 林 尺 三　之 仲 上 二　聽 太 四 陽尾

亞獻

大 太 四 陽尾　哉 仲 上 二　聖 黃 合 陰尾　師 太 四 陽尾　實 南 工 四　天 林 尺 三　生 仲 上 二　德 太 四 陽尾

作 仲 工 丁　樂 太 四 陽尾　以 仲 上 二　崇 林 尺 三　時 仲 上 二　祀 太 四 陽尾　無 林 尺 三　斁 仲 上 二　清 黃 六 五　酤 南 工 四　惟 林 尺 三　馨 仲 上 二

嘉 林 尺 三　牲 仲 上 二　孔 黃 合 陰尾　碩 太 四 陽尾　薦 太 四 陽尾　羞 南 工 四　神 黃 六 五　明 林 尺 三　庶 南 工 四　幾 林 尺 三　昭 仲 上 二　格 太 四

原缺

亞獻

百（仲上二）王（南工四）宗（林尺三）師（仲上二）生（林尺三）民（仲上二）物（太四陽尾）軌（黃合陰尾）

瞻（黃六五）之（南工四）洋（林尺三）洋（仲上二）神（林尺三）其（仲上二）寧（太四陽尾）止（黃合陰尾）酌（太四陽尾）彼（黃合陰尾）金（林尺三）罍（仲上二）

惟（南工四）清（林尺三）且（太四陽尾）旨（仲上二）登（仲上二）獻（太四陽尾）惟（林尺三）三（仲上二）於（黃六五）嘻（南工四）成（林尺三）禮（仲上二）

徹饌

儀（仲上二）象（太四陽尾）在（仲上二）前（林尺三）豆（太四陽尾）籩（仲上二）在（黃合陰尾）列（太四陽尾）

以（太四陽尾）饗（南工四）以（林尺三）薦（仲上二）既（仲上二）芬（林尺三）既（太四陽尾）潔（仲上二）禮（黃合陰尾）成（太四陽尾）樂（仲上二）備（太四陽尾）

人（南工四）和（林尺三）神（仲上二）悅（太四陽尾）祭（黃合陰尾）則（太四陽尾）受（仲上二）福（林尺三）率（黃六五）遵（南工四）無（林尺三）越（仲上二）

送神

有（太四陽尾）嚴（南工四）學（林尺三）宮（仲上二）四（黃合陰尾）方（太四陽尾）來（仲上二）宗（太四陽尾）

恪（黃六五）恭（南工四）祀（林尺三）事（仲上二）威（南工四）儀（林尺三）雝（仲上二）雝（太四陽尾）歆（仲上二）茲（林尺三）惟（南工四）馨（林尺三）

神（仲上二）馭（太四陽尾）還（林尺三）復（仲上二）明（黃六五）禋（南工四）斯（林尺三）畢（仲上二）咸（南工四）膺（林尺三）百（仲上二）福（太四陽尾）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舞疏目錄

四表六成六變圖
樂記四表六成圖 慶著
四表考四條 慶說一 附錄三 附慶說一
大合樂位次考
大成樂舞諧制 慶說一
佾舞考 慶著
舞列人數考 慶著
節旌圖 旌慶補
節旌考 慶著

節考 慶著
舞位舞容考 慶著
舞器舞人圖 慶更定
舞人考 慶著
舞人冠衣帶屨考 慶著 附錄一
古舞器考 慶著
籥圖 籥考 慶著
翟圖 翟考 慶著
舞曲譜 慶更定 慶說一

目止

大成通志卷之八 歌疏

金臺羅 森紉齋甫 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 臨定 古成紀揚 慶有慶甫 輯著
瀛海孫 際昌明卿甫 參閱

歌舞考

歌所以貴人聲也。舞所以節音樂也。然闕里誌具其畧。他書或載或不載。盖有樂之實。必藉文以表之。一人聲也。於吟咏唱和之際。有舒疾高下之節焉。一舞容也。於綴兆俯仰之間。有剛柔仁義之度焉。是歌舞之事。侔金石絲竹而並成者也。

廢一則不成樂矣。抑未盡是也。化氣質。養德性。則在於歌。識進退明禹度。又在於舞。況歷來制作。不獨於國學行之。天下諸郡有頒降矣。慶輯其疏。願天下學校共體聖王尊崇孔子之意。盡其聲容之美。則不惟不御褻於崇聖之事。仍於中和之教爲昭明云。

頌歌考

慶按古者有歌有奏。漢爲近古。高帝以太牢祀孔子。未有不用歌者。諸書不載。茲以見諸史者爲據。

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歌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鍾、

附論曰慶辭歷代帝王祀孔子樂章即章帝六奏已見歌之隆矣夫大聖人之教澤自漢高帝已識其然而尊崇之矣然而識之深者崇之愈至若章帝者可謂深識夫子矣何也夫子之教澤所以淑人心維世道者不小也得其門者堯舜禹湯武成之治可以再見而能升堂入室深體而力行者雍熙之化歷千百載不嘗運諸掌上觀之帝自尊崇夫子而外若白虎觀集諸儒講經美意也命曹褒議漢禮敦本良法也更有大政若治曆若省耕若詔貢舉賞毛義皆明天道厚民生進賢達才以出政者也凡其禁賦給貧民禁治獄慘酷輕徭

薄賦諸事皆尚寬仁之事也漢家帝德之隆帝治之美雖遜文景而章帝爲不可及矣嗟嗟慶謂有幸有不幸焉幸光武之後有明帝明帝之後復有章帝不幸章帝天不假之年而承繼又未長也使帝末年期願謂不體聖人之心法爲內聖外王之學而復東漢之治於唐虞三代者吾不得而信之矣

禁音語禁地也

隋文帝創釋奠樂章

唐高宗撰文宣王登歌樂章七奏

慶按周禮大祭祀師瞽登歌鄭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上也擊拊瞽乃歌所以貴人聲也

宋太祖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宋仁宗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章六奏

宋哲宗增兗國公顏子配位登歌

慶按顏子配位君古之釋奠於先師則登歌宜矣後世通祀又何必然

宋徽宗初更撰釋奠文宣王樂章七奏後增至十二奏又增顏孟二奏

慶謂禮繁則亂樂繁則怠況於通祀之間正饗有章配位各

有章亦非崇尚孔子之意

宋度宗復加曾子子思配位樂章則十六奏矣

慶按宋之登歌景祐中六奏哲宗時七奏大觀三年六奏四年十四奏咸淳中至十六奏文繁則褻漸習其陋豈禮也哉

金世宗初定文宣王廟樂章歌九奏逾八年更定之數如初

元成宗用登歌撰樂章十奏

元武宗更定大成樂章十四奏仍置曲阜廟登歌

明太祖初定釋奠孔子樂章六奏後詔國學鄉學樂用登歌

慶按自太祖定爲六奏後不復繁文[illegible]奏[illegible]禮宜[illegible]

明世宗仍以舊制六奏、改字見樂章、

樂章考

按文廟諸書以爲唐以前亦有樂章、廣賤而鄙、不能廣其耳目、僅以所見者斷自唐始、

唐高宗顯慶三年樂章、

迎神、奏誠和之曲、　誠歌開切、是古樂章名、或作宣、

聖道日用、神機不測、金石以陳、絃歌載陟、

爰釋其菜、匪馨於稷、來顧來饗、是宗是極、

太子行奠、奏永和之曲、姑洗爲宮、按永和亦曰安成、用文舞三成、

萬國以貞、先上嗣、三善茂德、表重輪、

視膳寢門、尊要道、高闢崇寶、引正人、

奠幣、奏肅和之曲、南呂爲宮、

粤惟上聖、有縱自天、傍周萬物、俯應千年、

舊章允著、嘉贊孔虔、王化茲首、儒風是宣、

迎俎、奏雍和之曲、

堂獻瑤篚、庭敷璆縣、禮備其容、樂和其變、按璆與球同

肅肅觀饗、雍雍執奠、明醴惟馨、蘋蘩可薦、

酌獻、奏永和之曲、見前、

徹豆、奏舒和之曲、　按徹豆文舞出、武舞入、

隼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跱、肅神儀、隼音笋

尊儒敬業、宏圖闡、緯武經文、盛德施、闡音嘽

送神、奏誠和之曲、見前、按唐書樂志、迎神送神曲、與前異、

宋仁宗景祐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

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豐犧在俎、雅奏來庭、周旋登降、福祉是膺、

奠帛、奏明安之曲、

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

齊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酌獻、奏成安之曲、

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

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率由舊章、

飲福、奏綏安之曲、

儀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式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

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
歆馨肸蠁迴馭凌兢祭容斯畢百福是膺（肸音隙蠁音享）

宋哲宗時增顏子登歌

酌獻奏成安之曲

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饗其從
嘉栗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雍雍

宋徽宗大觀三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
峩峩膠序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

升降奏同安之曲

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
我潔尊罍陳茲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於論鼓鐘於茲西雍粢盛肥碩有顯其容
其容洋洋咸瞻像設幣以達誠歆我明潔

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洽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糠粃素王之風
碩兮斯牲芬兮斯酒綏我無疆與天爲久

配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涓辰惟丁
於牲於醑其從予饗與聖爲徒其德不爽

送神奏凝安之曲

肅莊紳緌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

神之來兮肸蠁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

宋徽宗大觀四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黃鐘爲宮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又　大呂爲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均之記威儀孔時
惟茲初丁潔我盛粢永適其道萬世之師

又　太簇爲徵

巍巍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物而然。
時惟上丁。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又　應鍾爲羽

聖王生知。闡乃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
良日維丁。靈承不爽。揭此精虔。神其來饗。

初獻盥洗奏同安之曲　姑洗爲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維丁。
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

升獻奏同安之曲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
笙鏞和鳴。粢盛豐備。肅肅降登。欽茲秩祀。

奠幣奏明安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
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奏豐安之曲姑洗爲宮

道通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
旣潔斯牲。粢明醑旨。不懈以忱。神之來暨。醑音湑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南呂爲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
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兖國公顏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庶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
吉蠲斯辰。昭陳尊簋。旨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孟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
與饗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

亞終獻俱奏文安之曲姑洗爲宮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豆奏娛安之曲南呂爲宮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旣芬旣潔。
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奏凝安之曲黃鍾爲宮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雍。
歆茲惟馨。飈馭旋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宋文宗咸淳中復加曾思樂章

郕國公曾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

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饗是宜

沂國公子思子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

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侑於先聖億載是崇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樂章 仍依開元故事

迎神奏來寧之曲　初獻盥洗奏靜寧之曲

升獻奏肅寧之曲　奠幣奏和寧之曲

兗國公酌獻奏輯寧之曲　鄒國公酌獻奏泰寧之曲

亞獻終獻奏成寧之曲　送神奏來寧之曲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樂章

迎神奏寧安之曲　盥洗奏同安之曲

初獻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文宣王位酌獻奏成安之曲　顏孟酌獻奏成安之曲

曾思酌獻 闕文　亞獻終獻奏文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元成宗大德十年樂章

迎神奏文明之曲

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繩

廟庭孔碩奠俎既盈神之格思萬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

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罍洗在庭載盥載濯

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降殿奏景明之曲

大哉聖功溥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

陟降在庭攝齊委珮奠不肅雍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

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

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眷斯文繄神之祐 繄音伊

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

惟聖監格饗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

奏醴以告嘉薦維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兗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

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昭渝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遺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聽
曾思樂章闕文、
亞獻終獻奏靈明之曲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
於昭垂訓示我民彝祀德報功酌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

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祚億萬斯年
元武宗至大元年樂章
迎神奏凝安之曲　升降奏同安之曲
奠幣奏明安之曲　初獻奏成安之曲
四配初獻四奏金同　亞獻奏文安之曲
終獻奏成安之曲　分獻十哲從祀二奏金同
徹豆奏娛安之曲　送神奏凝安之曲
明太祖洪武四年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　奠幣初獻奏寧和之曲

亞獻奏安和之曲、　終獻奏景和之曲、
徹饌奏咸和之曲　望瘞送神同上、
明世宗嘉靖九年更定樂章、
迎神奏咸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無舞用宋徽宗大觀
四年迎神凝安之曲但易宣聖為孔聖、
奠帛初獻奏寧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有舞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奠帛明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亞獻奏安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有舞用宋徽宗大觀
四年酌獻成安之曲但易王字為師字、

終獻奏景和之曲仲呂為宮、有舞用宋徽宗大觀四年亞
獻文安之曲字無改、
徹饌奏咸和之曲仲呂為宮、無舞用宋仁宗景祐元年徹
福綏安之曲但改式字為率字、
望瘞送神奏咸和之曲太簇之羽仲呂調、無舞用宋徽宗
大觀四年送神凝安之曲但易颷馭為神馭、
凡奏樂章如行禮未終仍復奏之。復位而止。我
清自受命釋奠樂章皆從舊、
史記事曰隋唐宋元以來有用五奏七奏、十三奏、二十奏者、

明朝止於六奏、慶按又有九奏、十四奏、十六奏者、以和名者
唐高宗、明太祖、世宗也、以寧名者、金世宗也、以明名者、元成
宗也、若宋仁宗、哲宗、徽宗、度宗皆以安相增益、金世宗後、又
以安爲名、元武宗因之、明之樂章、初時更定皆七奏、後用六
宜矣。

三原馬理曰、今樂以仲呂爲宮而推之、則五音俱備、餘則否、
其爲仲呂之調必矣、又以律呂還宮之圖考之、凡太簇爲宮、
則仲呂爲羽、由太簇之宮至仲呂之羽、並太簇起調、太簇畢
調、今樂首尾並用太簇、故又知其爲太簇之羽也、

曲調考

項安世曰、古者歌奏或出同宮、或出異調、其異調者、如奏黃鐘、
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以祀地示、奏姑洗、歌南宮、以
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鐘、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
無射、歌夾鐘、以享先祖、鄭康成以日躔斗建爲說、謂黃鐘大呂
子與丑合、太簇應鐘寅與亥合、姑洗南呂辰與酉合、蕤賓函鐘
午與未合、夷則小呂巳與申合、無射夾鐘卯與戌合、儒者議之、
又有說者、謂隔八相生、以陰陽分順逆、奏用其子、歌用其母、如
奏黃鐘、宜歌仲呂、奏太簇、宜歌林鐘、不知古人奏用陽律、歌用
陰同、其陽律則從黃鐘起而右旋、陰同則從大呂起而左旋、故
黃鐘合於大呂、太簇合於應鐘、陰陽倡和之義也。雖然斯猶論
其理也、而未及於調也、所謂調者、何人聲與八音合、皆出自然、
如大呂之調、雄而微清、黃鐘之聲、雄而微濁、二調之歌奏可合
也。南呂之調、幽清而細、姑洗之聲、婉健而平、故歌奏亦可合也。
推之太簇、應鐘、蕤賓、函鐘、莫不皆然、信乎聲音之道、微而古人
制作之不易也。至若仲呂之與黃鐘、夷則之與大呂、如氷炭黑
白、逈不相入矣。或議孔廟之樂章、皆用仲呂、乃謂陰陽不具、不
知以中和爲歌、則八音焉得不仲呂是從乎。是雖不得變化之
妙、而猶不失範我馳驅者也。洵如彼謂、登歌仲呂、金奏黃鐘、則

歌者之音細、而琴瑟之聲洪、不知何以成調乎。是皆不識歌調
之法、而狃於理與數、故謬妄窒戾之極也。

歌味考

慶按古樂有歌、有奏、々者、金奏也、歌者、登歌也、夏侯元辯樂論
曰、伏羲有網罟之歌、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歌八闋、以太昊爲始、
書云九歌、周官登歌、此歌之由來也。說文云、歌者依詠詩也、詠
者、歌長吟也、徐曰、長引其聲以詠之也、釋名曰、人聲貴歌、々柯
也、以聲吟咏、如草木之有柯葉也、鄭夾漈謂詩本歌也、三百

篠管可被之管絃、魏武帝平荊州得杜夔、尚傳鹿鳴騶虞伐檀

文王四章、如孔廟樂章一仲呂律調也、歌者抗聲長短往往雜

於黃鐘而罔覺、孫秷皐曰凡釋奠必有合調合樂以律和聲而

歌之也、歌法之妙竊嘗覺之樂記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

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此言歌聲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

宛轉而曲者、有轉折廉隅而中矩者、有周旋圓滑而中規者其

末言抑揚節奏如此、且纍纍然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故又曰纍

纍如貫珠、甚合樂以律和聲而歌律呂之妙、和聲爲難爾雅曰

天地之化聲與氣合、詩曰雝雝和鳴先祖是聽、其在於物則出

於八音之器、其在於人、則出喉牙舌脣齒之中、器貴善其制作、

而人貴正之以聲音也、合人與器均調節奏、陰陽五行之氣

莫不正焉、又何患乎神示之不格也哉、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

之唸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善歌者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曲調

之歌必須擇其善者而後可、八音先鐘故名金奏、柯音歌隊與

墜同、句與句同、唸、占去聲、

歌譜

上如抗　譜作功、　上、謂出聲也、抗、擧也、謂高擧之如抗手然、曰

手見雖高不離手也、有從出字而抗、有從度、

下而抗、有從漸次而抗、皆從喉中高揭之、

下如隊　譜作乡、　下、謂出字之後、引聲而去也、其聲圓滑而悠

徐如水之平、如馬之馳、從喉中引抑而往更

無凝滯、

曲如折、譜作ㄋ　肖字之後轉聲而下、三折有積輕款和靜也、

非謂遊折而上之也、

止如槁木譜作乚、　音調至此而定、所謂止也、截然如枯木之斷

更無繁碎、然其止處或在句後、或在字後、體

亦不一也、

倨中矩譜作ㄣ、　倨、歌之轉折者、其聲平出之後、遊折而上、復

持滿而下、如矩之方而折也、

句中鉤譜作ㄗ　此乎出聲也、其聲委蛇平吐而有餘韻、如鉤

之圓滿而長也、

纍纍端如貫珠譜作る、　音韻既長呼唔唱嘆纍纍如珠之圓而不絕

此所謂永言也、

樂譜又有

長聲、譜作ム、

短聲、譜作止

轉聲 譜作㇒

項安世曰、律呂十二音、各不同、而以樂譜諸法定之、則咸自成調。大抵發聲唱嘆之法、則十二調相同、而發聲唱嘆之用、則十二律各異。此聲音具造化之妙也。然樂譜所載諸格、或一句之中、而具數格、或一字之中、亦具數格、其體無方無所。故歌者能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昔人謂歌闋、闋雖鳩上闋、姑洗下闋、疑有即此、可悟永言之妙。所謂從腔不從字也。乃有杜撰歌譜者、以樂章四字爲句、每句配以一格、謬妄之談、徒貽識者笑耳。

樂章歌譜

大成樂志卷之八　　　　木　　　　理齋

迎神

大哉孔聖　道德尊崇
維持王化　斯民是宗
典祀有常　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

初獻

自生民來　誰底其盛
惟師神明　度越前聖
粢帛具成　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　惟神之聽

大成樂志卷之八　　　　九　　　　理齋

亞獻

大哉聖師　實天生德
作樂以崇　時祀無斁
清酤維馨　嘉牲孔碩
薦羞神明　庶幾昭格

終獻

百王宗師　生民物軌
瞻之洋洋　神其寧止
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　於嘻成禮

東成通志卷之八　二十

徹饌

犧象在前　豆籩在列
以饗以薦　既芬既潔
禮成樂備　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　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　四方來宗
恪恭祀事　威儀雝雝
歆茲惟馨　神馭還復
明禋斯畢　咸膺百福

東成通志卷之八　二十一

張安茂曰仲呂調與夾鐘之商聲則之宮相出入其調清幽飄灑。歌者先於喉中少咽引爲豔聲作清音激吐。轉聲而下。清粹平緩便合此調。切不可以喉中洪濁之音平曳而出一雜此聲即犯黃鐘應鐘二調矣。

頒舞考

慶按歷代舞制、自大合樂而外、八佾六佾迭互更易。同舞後
舞迭有不同。而舞位舞儀則正於前、變於後矣。舞器則自文
舞而別矣。舞人之不能復見、其關係於治化爲不小、而可無
振興也哉。況乎孔子爲教化之宗、對孔子而不能如其制、欲
其昭格神明、未之有也、

東漢章帝祀孔子、作六代之樂舞、雲門、咸池、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

附論曰、聖明有道之制、尊崇孔子如此、惜未之久聞矣、

南宋文帝、南齊武帝、北齊顯祖、釋奠俱舞六佾、

隋文帝釋奠、備干戚之容、

唐高宗祀孔子、用宣和之舞、

唐元宗詔國學舞用八佾、

慶按是時初獻畢、則文舞出、武舞入。

附論曰、人或以八佾爲過矣、以孔子之王德、而帝王降尊下
拜行禮、是天子祀夫子也、烏得爲過、故八佾之舞、歷大唐五
季宋元未改、

明太祖詔釋奠舞用六佾、

慶按新時當一代初興之際、損益禮樂、故承旨學士詹同、傳
講樂韶鳳、禮部尚書牛諒、共議爲六佾之舞、從之、伊三人者、
以爲革故鼎新、其私意也、而不知孔子、大聖人也、帝王之祀、
大典章也、豈可以其私意而廢公典哉、抑知禮行其是義、協
其宜、雖千萬世因之可也、

明憲宗詔祀孔子、增樂舞爲八佾、

先是祭酒周洪謨請加籩豆舞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在堂
上、笙鏞柷敔在堂下、干羽舞於兩階、今舞佾居上而樂器居
下、非古制也、禮部尚書鄒幹駁之、詔以尊崇孔子、國家盛典、
從洪謨之言、而舞羽亦居下云、

明世宗仍改舞爲六佾文舞、

慶按佾舞之改、出於輔臣張璁之口、當時以勦說而黜祀諸
賢諸儒、借稱禮樂、又以爲之堅執、項安世曰、如以孔子之位、
則六佾亦僭、苟以德、則八佾非泰也、王世貞欲復禮樂之舊、
謂璁之爲此言也、著師之不敢與君抗也、斯誅心之論矣、誠
哉是言也、

禮樂箋曰、說者謂大成樂爲方士魏漢津所製、此未族本末、
不知樂律者也、宋濂譏漢津製樂爲亂世之音、在洪武四年

而今謙所定樂舞在洪武六年、樂章循宋之舊、而樂音非宋之音矣、以何知之、以律而知之、蓋謙所製者以太簇爲羽、仲呂調也、漢津所製其迎神初奏、爲南呂之角、大呂變調也、今謙之樂、如參辰黯晳之不相合矣、蓋謙之七均、自太簇夾鍾無射仲呂皆正調也、惟淸黃淸林乃爲變調、然此二變音也、固無妨於變也、漢津之林鐘爲宮者、僅商角二音爲正調、其徵羽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中、而變者居四矣、南呂爲宮者、僅商音爲正調、其徵羽角變宮變徵皆屬變調、是七均之變而變者居五矣、又況漢津之律、即李照之律、下

古樂二律、所謂黃鐘者、僅中太簇、則其林鐘之宮、僅中南呂、南呂之宮、僅中應鐘、應鐘管長四寸六分有奇、而商角以下六均無一不出於變矣、豈可與謙之樂同年而語哉、大抵樂律樂章本爲二道、由宋以降、樂章屢易、而所用者皆王朴之律也、政和以降、而所用者皆漢津之律也、至今謙定樂、七章無改、而所用者則非宋元之律也、改其律而不變其章者、聲音道微、政令嚴重、律正其元、曲襲其舊、此謙之所以爲明哲也、

舞名考

慶按樂記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又曰、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是樂有聲、必有容、聲歌奏也、容綴兆也、錦袋前書云、樂舞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自黃帝始、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黃帝之雲門大卷、堯之大咸、舜之大磬、禹之大夏、湯之大濩、武之大武、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鄭樵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韶武而已。綴音[illegible]、舞列也、兆大象也、大音太、卷音權、磬卽韶、

舞具考

慶按樂記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周禮舞師、敎國子小舞、社稷以帗舞、謂舞列五色繒也、一曰全羽舞也、四方以羽舞、謂舞析白羽也、旱暵以皇舞、謂雜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辟雍以旄舞、謂犛尾以爲舞、山川以干舞、謂執干以舞、宗廟以人舞、謂舞無所執、以手爲威儀而舞也、或云宗廟以羽、四方以皇、星辰以人、馬端臨曰、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帗羽等、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樂、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旨哉。干盾也、盾音閏上聲、戚斧也、旄音毛、帗音拂、析音

昔、瑁飾旱、日出也、瞶、燥也、翟音離、牛曰犛、尾曰翟、以飾物曰旄
犛、亦音離、黑色牛、

先歌後舞考

慶按記云舞動其容、舞常在諸樂之後。蓋舞、樂之成也、故歌終而舞入、周禮合舞、月令習舞之說、謂合舞於釋奠之後、習舞於釋奠之前。大胥正樂之制也、左傳衆仲云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古昔每節奏之後、必先擊大鼓。然後興舞、記云先鼓以警戒、謂先擊鼓以聳衆聽也、三步以見方、謂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舞之方法、再始以著往、再始一節終而再作、往

進也、又擊鼓以進之、復亂以飾歸、亂終也、歸、舞畢而就位也、復擊鐃以謹退爲飾也、是也、古者舞時更有舞曲、記云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是也、然而非登歌也、今歌舞合作、又一字爲一舞、與古異矣、

舞合文武考

項安世曰、古人之舞文以象德。武以象功。大韶文舞也、而干羽兩階、韶之武舞也。大武々舞也、而象箾南籥、武之文舞也。夫子以武爲未盡善、蓋以文武聲容皆不如舜。俗儒不解、乃謂韶爲文德之盛、武爲武烈之盛、征誅遜於揖讓、眞陋鄙之見也、古者雲門咸池、以祀天地、大濩大武、以饗祖妣、豈郊社之樂皆無武而宗廟之祭竟廢文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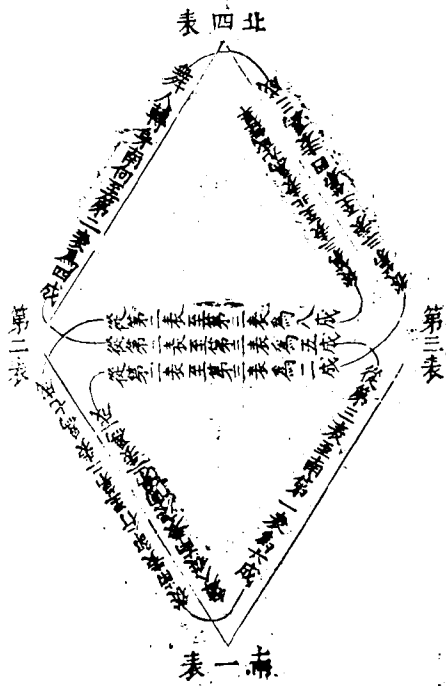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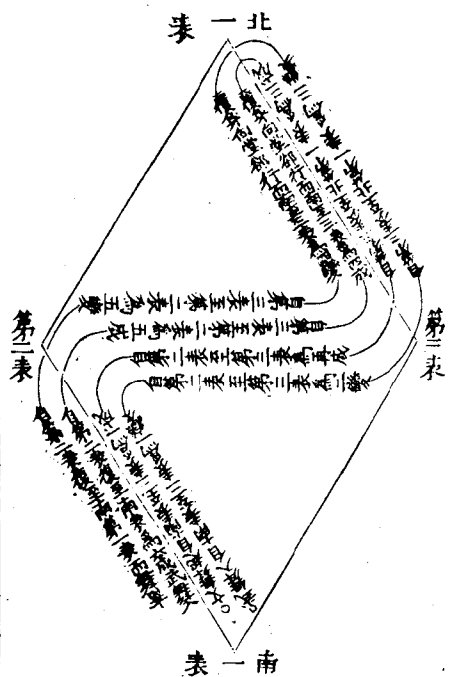
李之藻曰、文舞謙恭揖遜、武舞蹈厲發揚、文舞夏翟葦籥、武舞朱干玉戚、容不同而器亦異、至於進退疾徐、中規應節、則二舞同、然而韶兼干羽、非徒文也、武亂皆坐、以象文德之治、又非徒武也、古之樂舞、文武相兼、周禮鄭氏注、大夏以上、執以羽籥、文舞也、大濩以下、執以干戚、武舞也、宋制因之、遂分文武爲二舞、後世遵之、不無遺憾、今孔聖廟舞、本宋大樂正葉防所進、用於朝廷者、移諸頖宮。謂文廟之制、崇文德、用文罷武、遂爲闕典。箾同簫

文武舞容考

李之藻曰、總干持戚者、左手干、右手戚、未開舞時、干外而戚內、干縱而戚橫、蓋左屬仁、右屬義々以待敵、仁以自衛、故左干而右戚、仁統四端、恩常掩義、故干外而戚內、干仁好生、戚義果斷、故干縱而戚橫也、

又曰、執籥秉翟者、左手籥、右手翟、未開舞時、籥內而翟外、籥橫而翟縱、蓋左屬陽、右屬陰、陽主聲、陰主容、故左籥而右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故籥內而翟外、籥象運衡準平、翟象表端繩直、故籥橫而翟縱也、

麾按振之所言干戚羽籥之容也古舞立定四表三進三退文取六爻變化武取步伐止齊文俯取諸陰武仰取諸陽文先舉左手足武先舉右手足文則左旋武則右旋動盪廻旋進旅退旅奮疾而不拔所以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近世失傳一遵宋制執而不移微示手足之容殆與古殊旅衆也謂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之容雖若奮迅速而不過於疾也

四表考

虞詳周禮大司樂一變至六變之文後人以爲在天地廟庭神示皆立四表此周之大武也大濩以上亦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三禮義宗以爲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八終六變者六終、終者成也樂一終謂之變成與變可借証者二

一宋神宗元豐二年詳定文武二舞立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使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若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二成三成皆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

一表爲三成覆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武舞者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引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之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雅在右執者各二工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方擊鼓以警戒舞者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至最南表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趫猛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第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足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播鼗擊鼓和以金錞發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酇音纂纛音道以羽爲之卻退也幘音[illegible]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人見故加幘以巾包之鐸大鈴也金鐸金鈴金舌軍中用之木鐸金鈴木舌文教用之錞音純形如鐘有舌周禮以金錞和鼓鐲音濁形如小鐘軍行鳴之周禮以金

鐲節鼓鐃音鬧平聲如鈴無舌周禮以金鐃止鼓相去聲節拊也雅鼓也陔音該階次也趫音巧平聲善走也

一東匯澤陳氏曰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復綴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

復於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則崇武王爲天子矣雁反上聲

項安世曰按樂記六成之說未有身立不動若今日之舞者也夫舞非徒象德也又有敎焉文舞者進退升降也武舞者步伐止齊也天子公侯卿大夫之子後皆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十三而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他日磬襄周旋之禮也於文舞習之戰陳擊刺之法也於武舞習之此三代之英所以多將相之選也若今舞僮以俯仰蹲立爲節不知於聖德奚當焉有從元豊之制加以損益雖敎冑之典未必卽復而羽

籥干戚之容或者其未絶乎勺音酌勺文舞也象武舞也

又按宋哲宗元祐四年大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儀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皆稍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進一步正立再鼓皆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後爲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爲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再立再鼓皆俯身相顧爲[illegible]合手當胸再鼓皆右[illegible]手爲再讓再鼓皆左側身[illegible]手爲

三讓再鼓皆躬而授之週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身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爲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爲初讓再鼓爲再讓再鼓皆三讓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第三變同第二變三變皆具三揖三辭三讓之儀以明宋有天下本於揖遜於朝會用之

項安世曰此宋代朝會之舞也不知何年遂用之於孔庭以

藝祖之受禪爲素王之羽籥果何所取義哉況古之爲舞者立表於南北有行立蹲坐之儀今則三謙三讓無一變以王九變也深之既不足以象德而淺之亦不足以美觀矣

李之藻曰宋之舞節用於孔庭者稍有增損以就樂章實與歌義毫不相蒙也古樂先登歌次歌奏合作次文武二舞或別有舞曲今制奏歌舞一時並作亦異於古

慶於前代立表樂舞之制存畧於左以俟 司大禮者於今大成樂舞損益就中得有振興以便俯伏候教

大成樂位次考

慶按至聖先師廟前代帝王有作六代之樂者所謂大合樂也
其制東舞雲門咸池大磬西舞大夏大濩大武

大成樂舞諸制

慶按古者先登歌次歌奏合作次文武並舞是亦古人之深意也今孔廟舞制則亦尚文而與歌奏同樂其舞人舞位舞器舞曲皆與古異然異同之間關係教化之由致治之理非淺鮮也以頹降之久沿習之深因於古制列圖說外更敘近代圖說列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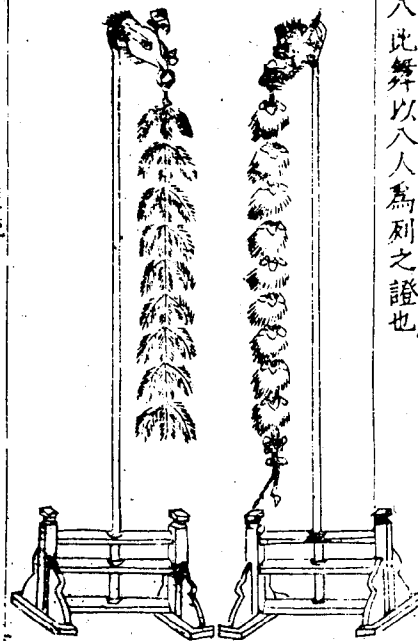
佾舞考

慶按先師廟國學舞用六佾昉於南宋迨後歷代損益不同明成化間從祭酒周洪謨議仍用八佾至嘉靖九年少傅張璁題請定以六佾以別於禘後未有改於大禮終為闕典

舞列人數考

慶按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朱晦庵曰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服虔以為每佾八人左傳衆仲曰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劉宋太常博士傅崇議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為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為列按以兩減列耳非減人也若以朱子杜氏之說則士二列止四人豈能成樂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舞二八此舞以八人為列之證也

節圖

旌圖

節旌考

慶按爾雅和樂謂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樂之容有節以節之故古昔之舞執節每二人春秋時文舞以節武舞以旌或謂之纛以旄為之或謂之翿爾雅翿纛也釋名曰旌精也言有旌先也文獻通考春秋時宋人作桑林之舞以饗晉侯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退入於房去旌卒饗而還按旌夏大旌也大射禮纂旌以宮偃旌以商亦其類歟然武舞象成者也故得以旌參之是旌從來亦遠矣翿音道通作翳舞者所持羽旄

節考

慶按古者引節二執者二人前引立於二舞之上所以導舞完至廟飾以簇紅絨為纓凡九層下垂或用五色相間以象五聲用簇絲皮鏤花為蓋上銳下廣狀如偃鐘顛之最銳處以皮金線口貫以絨絲結而垂蘇其下長七尺竿長八尺五寸髹以朱塗金龍首銜節臨舞時執者雙節前引先就執節位舞者隨之各就舞位行列綴兆分立於東西兩階舞生之上以節其舞嘅時植於架上架制與麾架同然今制一節一人執之以導舞慶議必二節二人分居左右引之乃善。簇音促聚也攢也鏤音漏雕刻也銳音未利也偃音眼仆也

舞位舞容考

慶按古舞之於庭今舞之於陛庭在陛下階間陛在露臺之上古之舞於庭也立以四表三進三退李之藻以為必如服說方成行綴也必用四十八人則六八之數故古者舞於庭必立四表考之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位則鄭也所以為綴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正之所以辯其序巡之所以肅其慢是又使無僭無差也今先聖廟舞在廟門外丹墀上分列東西兩階東三佾西三佾如東階舞生面西則西階舞生面東東階舞生右東則西階舞生面西又如東階者左手左足舞蹈則西階者右手右足舞蹈其觴背疾徐俯仰綴兆亦皆成偶記云進旅退旅是也但因舞之地狹遂不立表而其與歌奏並作一字一舞俱皆近代制也當　請而正之。

舞人舞器圖

慶按舊圖誌止列東班以為西會意可也然識或有列西班者慶據譜改正諸圖尚俟　留心先聖祀典者而就証焉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譜
十八
理齋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譜
十九
理齋
惟
師
神
明
度
越
前
聖

柔
帛
具
成
禮
容
斯
稱
舞疏
四十
黍
稷
非
馨
惟
神
之
聽
舞疏
四十一

大 哉

聖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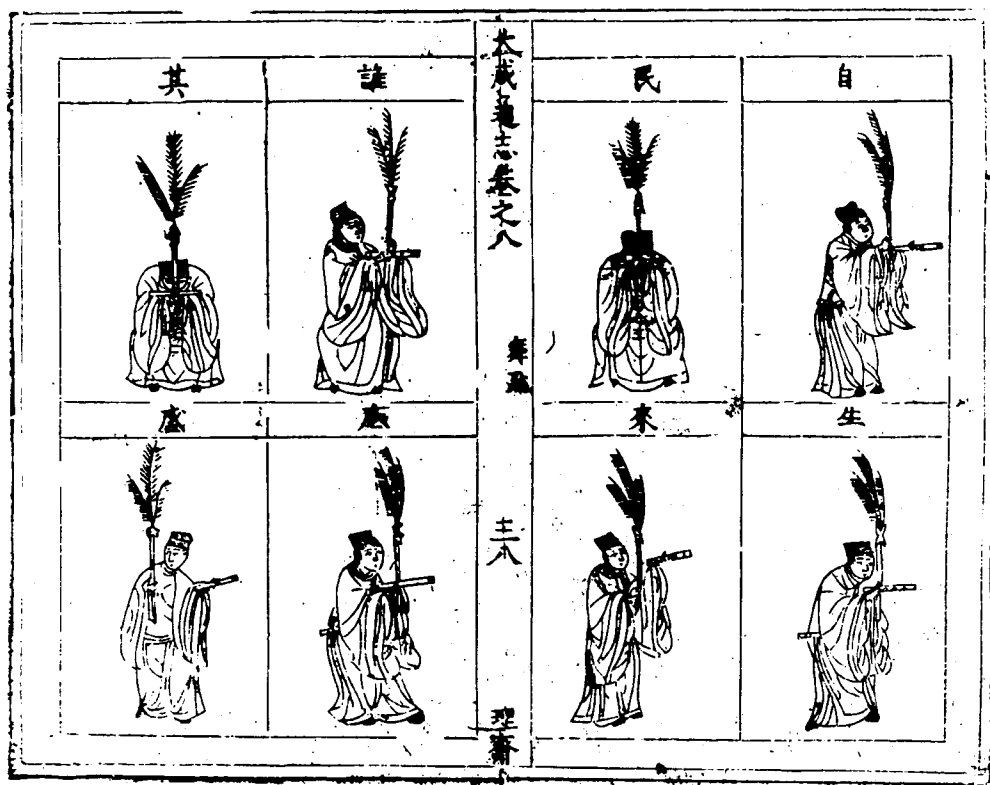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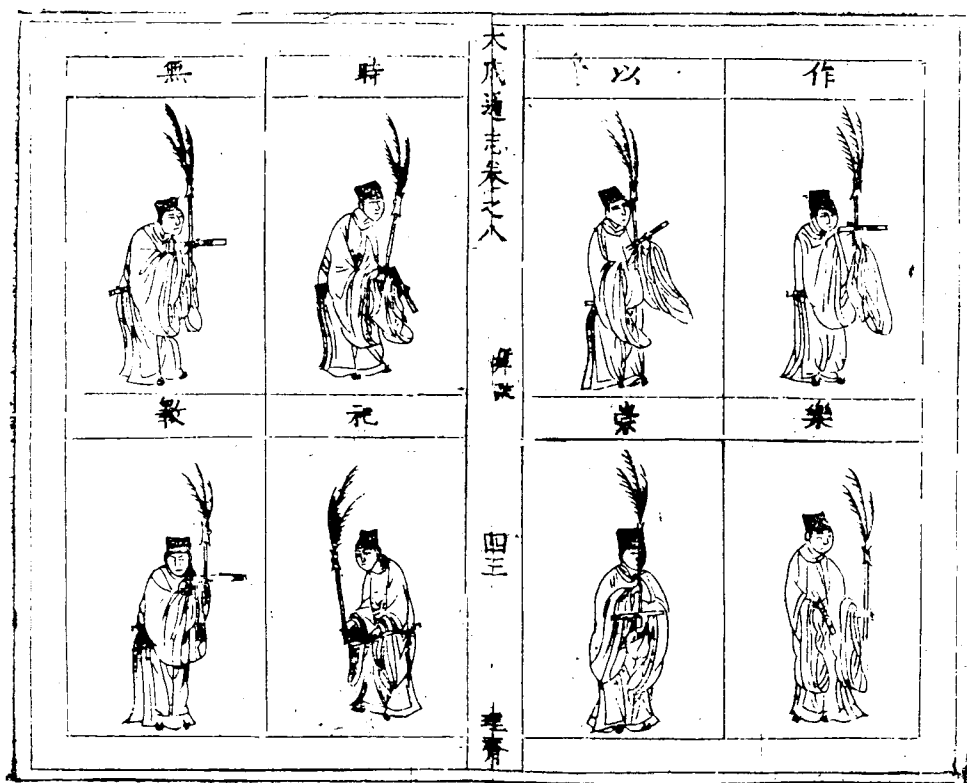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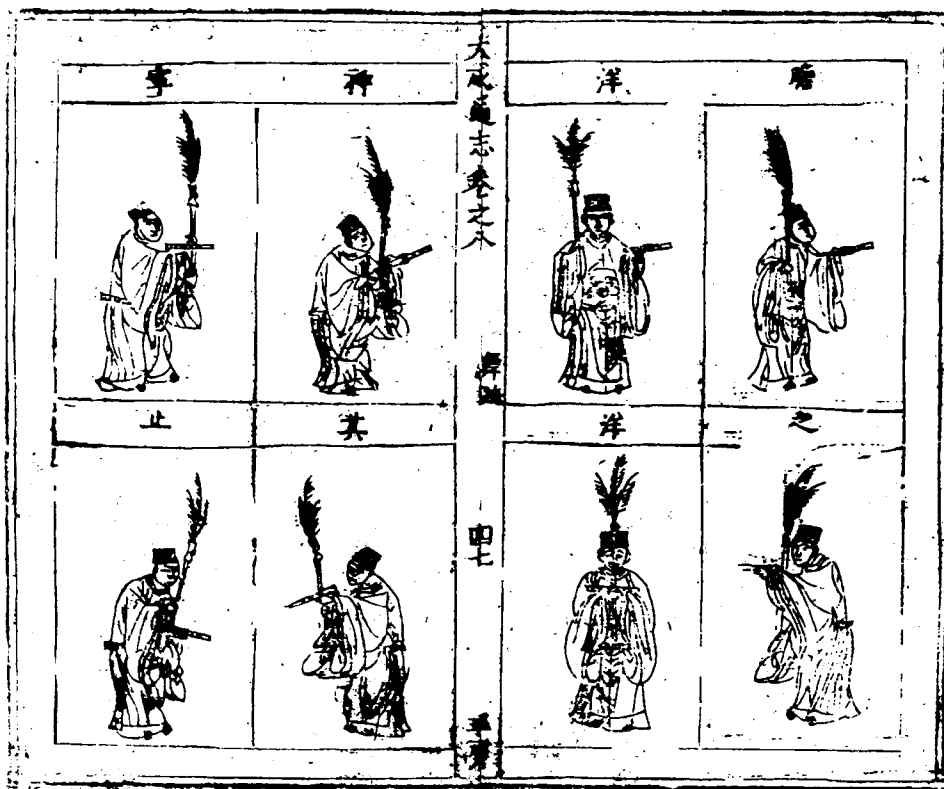
實 天

生 德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譜
四四
理齋
孔
嘉
惟
清
碩
牲
馨
酤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譜
四五
理齋
昭
庶
神
薦
格
載
明
羞

物
生
宗
百
執
民
師
王
大成通志卷之六
舞譜
四六
理齋

享
祚
洋
膺
止
其
洋
之
大成通志卷之六
舞譜
四七
理齋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四八
理書
酌
彼
金
罍
惟
清
且
旨
大成通志卷之八
舞疏
四九
理書
登
獻
惟
三
於
嘻
成
禮

舞人考

慶按記云、武王冕而總干、則王太子、王子、與夫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得預焉、周官、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古之舞、教時或用舞徒、以為倡、及臨祭祀、非獨給繇役之賤者、不能預、卽凡民俊秀亦不得預、故樂律、載漢舞宗廟之儔、卑者之子、不得而預也者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之子、先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為舞人、雖與周異制、猶是用國子之意、至隋世、唐初、遂變其制、止取品官子

之修潔者、年二十以下、備二舞郎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閱日得習六樂、學五禮、過十年量授散官、號雲門生、至大觀中、乃罷雲門生而取屠沽羽林、習舞、貴介志行之士、遂羞與為伍、不惟祭不能盡其誠。卽先王教化之道不復作矣。明洪武初、國學中尚擇監生之端潔者、與文職大臣子弟之在學校者、習樂舞、猶得古人遺意、迨永樂中、卽太常樂舞皆以宮觀道士充之、去明初又遠矣、今先聖樂舞、亦當擇士夫家子弟心術正大、動作端方者習之、不得濫用匪人、辱其衣冠、褻其俎豆、則祭祀盡誠。而教化之道可以漸復。此愚陋小子敢告　司大禮者行之、

舞人冠衣帶履考

慶按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而舞大夏、蓋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衣則布十五升、素積其裳也、大武則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漢時舞者之衣、法五方色、謂之五行之舞、陳暘曰、今誠使舞工之服、天祀以元、地祭以黃、宗廟以纁、庶亦近古、文廟以太常制、舞人幞冠以夏布為之、用黑漆、前繪以金蟬、邊皆金飾、纓以青絨縧二、結垂於下、袍以紅絹為之、制如公服、前後繪以花彩、束帶、以華為鞓、外裹以紅繒、黑角為版、而綴於鞓、雲履以皂布為之、前後

綴以雲緣、面縫紃、以白線、皮為履、覿音迪、見也、裼音昔、半袖單衣、鞓音廷、履音里、紃音旬、縧也、

李之藻曰、端冕不可為武、介冑不可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深衣之制、公卿大夫同之、文武均可以用、郡邑樂舞於孔子庭者、惟深衣最為近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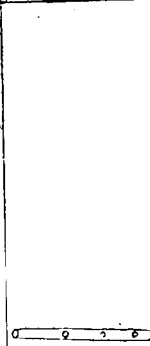
古舞器考

慶按古者舞有舞曲、節舞以樂器、有相、狀如鼙鼓、韋表糠裏、樂記、治亂以相是也、有應、周禮小春謂之應、狀如桶而方、左右相擊以應祝是也、有稚、長五尺五寸、以羊韋鞔之、周禮笙師掌教

雉是也有箾左傳吳季札來聘見舞象箾是也凡此皆舞者所執若今執籥執翟。舂東平聲章泰皮鞭音漫箾音宵

籥 圖

籥考

慶按記云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春官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文舞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春秋云萬入去籥王介甫曰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

樂之本也爾雅注吹籥三孔而短小詩簡兮注以為六孔夫籥者竹音之一耳聲音之本寓於此古人舞則吹籥故鄭氏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李之藻曰近代執不為聲疑古舞三進三退別有吹籥之節。今先師廟舞止以文而又譜以一字一舞則舞者兩手開合皆不暇吹故以舞籥謂之南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必須左手執之而又橫而向內不吹亦宜其制截竹為之長一尺二寸形類笛開三孔以竹飾之籥身均作二十分自下而上至三至五至七三界各開一孔徑二分五釐數四十有八萬舞也

翟 圖

翟考

慶按山雉曰翟古人舞大夏之器籥曰夏籥翟曰夏翟蓋取翟之文有時倫有別守死而不犯分。其尾長五色俱備舞用其尾取耿介而文章。左傳曰五雉為五工今舞所取者特鶴以其羽尤可用為儀故也公羊傳隱公六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曰鴻羽也鴻羽所以象文德之風化達而遠也先儒或因詩

書之說謂用鷺用鴻不知鴻鷺皆素質無文何所當於文舞哉今先師廟每翟用雉尾三莖以木為柄長一尺四寸髹以朱柄端刻龍首長五寸向上塗以金朵每雉尾三莖合而插入龍口中舞生右手執之以舞詩曰右手秉翟是也所執必縱而向外其數亦四十八鸖音翟亦作翟鴻犬也

舞曲譜考

慶按舞曲譜止載東階一班乃云習者當會其意今有可通入者以兩班並存其說兼有刪補改正從本文前後而會通之然非作者之誤想傳寫之誤也因併附原文下

初獻

門太四稍前嚮外開籥舞

生仲上蹈嚮裏開籥舞

民林尺合手蹲朝上舞直前足坐曰蹲七音存

來仲上起辭身嚮外高擧籥而朝

誰太四兩七相對蹲東西相嚮

底黃合合籥轉身嚮外拱手東班出左足西班出右足慶增東班二字並西班句

其仲上正揖

盛太四起平身合籥東班轉身嚮西拱手出右足立西班轉身嚮

東拱手出左足立慶增東班二字並西班一段

惟南呂兩七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嚮

師林尺稍前舞擧籥垂翟

神仲上合籥惟兩中班十六人擧翟俱東西相嚮慶易轉身爲擧翟

明太四擧翟三合籥

度黃合稍前嚮外垂手舞

越太四蹈嚮裏垂手

前仲上嚮前合手謙進步變手合籥

聖太四回身再謙退步側身嚮外高擧衡面朝上

素仲上正蹲朝上

帛太四稍舞躬身下翟側身嚮外呈籥耳邊面朝上慶易挽手爲下翟

具仲上正揖

成林尺起辭平身開籥擧翟正立謂挽手復三字慶改平開籥三字

禮黃合兩七相對交籥兩班俱東西平執籥

容太四正蹲朝上

斯林尺嚮外退開手嚮擧籥外面朝上挽慶改開

稱仲上回身正立拱手

黍太四稍前舞

稷南工正蹲朝上

非黃六左右俱垂手相合東西相嚮慶增相合二字

馨林尺起合手相嚮立

惟南工左右側身嚮外開籥垂手舞

神林尺左班右側身右班左側身垂手嚮裏舞慶增左班右班左側身七字

之仲上正揖朝上

聽太四躬身朝上拱籥而授之三鼓畢起

亞獻

大太四左右進步嚮外垂手舞

戢仲上左右嚮裏垂手舞，慶增二字

聖黃合嚮外落籥西朝上，

師太四退回身正立，

實南工正蹲合籥嚮上鞠躬揖，

天林尺起身嚮前舞嚮外舞，

生仲上嚮裏舞，

德太四合手謙進步嚮前雙手合交爲存謙，

作仲上兩匕相對自下而上兩班相對舉籥東西立，

樂太四上下俱垂手惟兩中班十六人俱垂手轉身東西相嚮，

以仲上轉身東西相嚮立，

崇林尺相嚮立兩班上下平籥竪翟，以翟相籥慶改平籥竪翟，

時仲上稍前舞蹈兩班上下俱垂手嚮外舞

祀太四垂手嚮裏舞，

無林尺合手謙進步嚮前雙手合籥翟，

斁仲上回身再謙兩班相嚮合籥立慶刪數字

清黃六稍前舞嚮外開籥舞，

酤南工嚮裏舞，

惟林尺雙手平從籥開籥翟

馨仲上合籥翟朝上正立，

嘉林尺側身垂左手兩班俱垂左手嚮外舞，

牲仲上躬身正揖，

孔黃合雙手舉籥翟躬身，

碩太四躬而受之，

薦南工合籥鞠躬嚮上揖於右，

羞黃六合籥鞠躬嚮上揖於左，

神林尺合籥鞠躬嚮上復揖於左，

明林尺合籥復舉手於中隨鞠躬拱手嚮上，

庶南工三舞蹈舉籥嚮左躬身舞，

幾林尺舉籥嚮右躬身舞，

昭仲上舉籥復嚮左躬身舞，

格太四拱籥躬身而受之，

終獻，

百仲上嚮外開籥舞，

王南工嚮裏開籥舞，

宗林尺側身嚮外落籥西朝上，

師仲上朝上正立，

生林尺 兩班上下、兩兩相對交籥、

民仲上 合手朝上正蹲身曲足

物太四 側身嚮裏落籥、

執黃合 合籥朝上正立

瞻黃合 嚮外、開籥舞

之南工 嚮裏開籥舞

洋林尺 開籥朝上正立、

洋仲上 合籥平立、

神林尺 嚮外開籥舞、

其仲上 嚮裏開籥舞

享太四 進步向前雙手合籥謙、

止黃合 回身東西相嚮手謙、

酌太四 嚮外開籥舞

彼黃合 嚮裏開籥舞、

金林尺 開籥朝上正立、

罍仲上 合籥、朝上正立、

惟南工 嚮外垂右手舞、

清林尺 嚮裏垂左手舞

且太四 朝上正揖、

肯仲上 躬身而受之、

登仲上 躬身嚮左、合籥舞、

獻太四 躬身嚮右合籥舞、

惟林尺 躬身復嚮左右合籥舞、

三仲上 合籥朝上拜一鼓便起身

於黃六 側身嚮外垂手舞復拱、

嘻南工 側身嚮裏垂手復嚮外、

成林尺 朝上正揖、各回頭拱手、

禮仲上 躬身朝南受之三鼓[illegible]起身、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目錄

大成通志卷之九學校集畧

金臺羅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叅閱

建學釋名

慶按學校之制盛於虞夏商周而亦備於虞夏商周故諸經傳中雅言之然五帝有成均雖未盡傳其事而亦於經傳有存其畧者迨漢有三雍之名而唐宋明以來以及我清則於國學鄉學之外又有塾之名亦不失四代之意也及其專祀孔子則盛典也故得通釋其名

五帝建學曰成均　文獻通考云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之謂也

虞建大學曰上庠小學曰下庠　方慤云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爲事天道也

虞又建學曰米廩　古作稟後世加广以別之俗作廩非○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學也項安世曰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既曰米廩則自其養老之心發之也

夏建大學曰東序小學曰西序　明堂位曰序夏后氏之學也方慤曰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爲事人道也馬端臨曰以習射爲事則曰序項安世曰射所以造士也則以敘其行也

夏又建學曰校　孟子曰夏曰校注校以敎爲事項安世曰學之音校之義則敎也

商建大學曰右學小學曰左學　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也方慤曰學者覺也覺之使反其質也又校庠序總名曰學左右以義名又以地名

商又建學曰瞽宗　明堂位曰殷學也馬端臨曰以樂祖在焉曰瞽宗項安世曰商人以樂造士所以成其德也

周建大學曰東膠小學曰虞庠　方慤曰膠者飾也飾之所以致其文也文獻通考以糾德行則曰膠

周又建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頖宮　按辟亦作廦雍亦作廱廱然禮記作雍周禮諸書皆作廱頖亦作泮記作頖六書正譌云別作頖非辟雍文王侯國之學名武王因之爲天子學

鄭氏曰辟明也雍和也馬端臨曰名之以法和之以道也朱晦菴曰辟廱廱壅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一曰辟璧也雍澤也水周環如璧四面旋遶以節觀者頖宮明堂位曰周學也周之侯國皆立當代之學損其制曰頖宮謂頖者半也以北無水也又頖班也所以班政以正人班敎以化人也正義曰頖

之言半也所以降於天子也、朱晦菴曰頖本水、而宮亦因之以
名也、
周又合四代之學建五帝成均於南有虞上庠於北夏后東序
於東殷人瞽宗於西而中爲辟雍於一丘建之、
周又於凡鄉建虞庠凡州立夏序凡黨立商校、
周又於邑設比閭族黨州鄉於野設隣里酇鄙縣遂而爲塾庠
序以教之、酇音纂鄙音執注見後、
慶按學校建制至商幾備矣及周兼總四代之制創闢未有
之規巍乎煥乎成功文章美無加矣至於歷年八百國祚綿

長盖亦先王制作之善、根本之固然也後世圖久安長治之
休者宜以此爲鑒矣
西漢平帝元始四年二月起明堂辟雍靈臺、解見後、
慶謂漢當暴秦廢學之後高祖知尊孔子至平帝始知有治
國之要道先王之大經可謂賢矣故漢興因多善政然不免
於襲秦之弊是以禮樂不明即曰高祖除暴安民文景守成
致治其終遜文武成康之世遠矣、
東漢光武帝建武五年十月初起太學帝親視之、
朱沛國曰帝方投戈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後三代
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
慶嘗覽史斷漢曰文景之世文景固有道之君然世祖除羣
賊而中興皆羣爲不可及矣何以見之朝廷之大政無過與
學用人兩事世祖能建學校重師儒以復五帝三王之治能
旌卓茂褒寇恂以大知人善任之聰而杜詩第五倫一時並
出至若行兵不屠城不掠地馮異鄧禹諸將領之而從者如
雲謂非有是君則有是臣哉洵是匪他所能也况後來學校
振舉代有制作皆世祖起之也雖云斯文之不終衰者天也
世祖安可忌也哉、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二月臨雍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
於學十月復行養老禮、
東漢靈帝光和二年置鴻都門學、
三國魏文帝黃初五年四月立太學、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十一月立太學、
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起太學於城東、
南宋元帝元嘉十四年立四學四學謂元史文儒、
慶按元帝興四學若善矣然以元史文儒別之豈理也哉試
觀大學之道以明德爲本新民爲用格物爲功而至於心正

身修極之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矣豈其有岐趨哉

北魏獻文帝天安元年九月立郡學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九月作辟雍

南梁武帝天監四年六月設州郡學初立孔子廟於學

慶按孔子專祀於學始此詳見廟宇紀中

隋文帝初詔制國學及州縣學

唐元宗開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縣閭里皆置學

宋仁宗慶曆四年二月詔天下州縣立學

宋徽宗崇寧元年詔作辟雍於都城南又詔天下興外學

宋高宗紹興十二年二月詔諸州修學宮○十三年正月作太學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置國子監學

明太祖乙巳年八月建太學於應天府

明太祖洪武二年命天下郡縣皆立學

慶按是時當兵戈未息之際而能即興學且及於天下郡學其政教由是可見矣

明太祖洪武八年三月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

按興學之事有矣而能及之閭里則天下無不學之人即

無不治之區矣唐元宗明太祖亦商周聖王之舉也

明英宗正統九年正月新建北京太學成

明懷宗崇禎十四年重建太學成

教條釋畧

慶按學校之設志聖人之心法以修己治人為事者也學雖分大小却無胎教之事然胎教事內則小學有其言是亦教之七類也慶嘗著為蒙訓以做幼子無誑之意為小學端其基今於小學大學教條中不敢輒入鄙見止以見諸內則小學者存其端云

晦菴朱子叙小學取列女傳云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食不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命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

矣。如音壬。蹕音秘。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採其事以爲傳。邊偏
身也。蹕、偏任一足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
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此條乃朱子摘內則文、而補凡生子三
字、慶故於凡生子三字旁書。
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
亦類之。
子能食食、敎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下食音似。
鞶音盤。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帶也。男用皮、女用

帛。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敎之數與方名。年歲也。十百千萬爲數、東西南北爲方。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同器而食、敎之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敎之讓。長上聲。八歲
入小學時也。耦曰門、奇曰戶、卽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出
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
食之讓也。
慶按史稱帝堯曰允恭克讓、語記稱孔子溫良恭儉讓。〻之
德至德也、恒人之所難也、而況小子乎。然植基不可不愼。先

至德以恭之所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自名者也。
九年、敎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甲子。
朱子曰、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
幼儀、請肄簡諒。襦音如、袴音庫、帥音率、肄音異。此言男子。外傅、
敎學之師也。居日居、宿夜宿。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
六書。計、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布帛、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
以御貴賤稟稅。四少廣、以御積冪方員。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
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錯

揉正負。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爲九章算法。襦上衣、袴下衣。不
用帛、用布、防奢靡也。禮節、率循初時之敎。肄習、簡篇、諒信。[illegible]音
[illegible]朒音奴入聲。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樂六樂、八音。詩樂
章。勺、矣武王詩。成童、十五以上也。象、矣文王詩。以勺象爲節而
舞也。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射也。御、鳴和鸞、逐水曲、過
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五御也。剡音鹽上聲、襄周禮音讓。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敎、內
而不出。禮、吉凶賓軍嘉之禮。衣著也。大夏禹樂、文武兼備者也。

不殺不殺人也內蓄其德而不出茶於外切於為己也
附論曰善事父母兄長此是行仁第一件事故有子曰為仁之本孟子自殺言故先父子中庸以政言故先君臣以入德之本言則修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而後親順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孫音遜男事受田給役也方猶常也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向也
附論曰師求其賢於己友則求其勝於己者令人耻友是勝己則遠之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不如己者又來求我焉得而卻之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慮服謂任事從謂從君

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 服猶任也治一官之小事曰任統一官之大政曰服致仕還其職事於君也
附論曰能治國家者必須讀書窮理磨鍊之久涵養潛通而後入官從政故古者五十始仕重老成也

晦菴朱子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 穉音治別作稚非扞音汗
又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論語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程子云聖人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觀程子此言見孔子教人只就行處說行致盡處自然識得本原若子思孟子始言誠至蔡西山遂曰忠信指人用力處言誠則其全體也

一曰忠信只是實誠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工夫實底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附論曰五常之中皆不可無忠信諸經書多於事君處說忠交友處說信見君臣以義合朋友以情合人易苟且故各就不足處說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品即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教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

以義夫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
又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
和 典主也胄長也栗莊敬也未長也
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必不足於栗
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
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
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
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謏音小聞

去聲慮憲謂思慮求合乎法則發以政事言善指一端言賢則
進矣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
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兌音悅○君民謂君
長其民典常也此言王者既立學以治己然後可立學以敎人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
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 斅音
效

古之學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
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術
當作州比兵媚切○古者之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
民在家者朝多受教於塾庠教閭塾所升之人序教黨學所升
之人 國學教天子元子衆子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比年
毎歲也毎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離經離絕經之句
讀讀音豆
夫然後足以化民成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教也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文選謂蛾即蟻字然蛾音以初
生子也術與述同前成俗成其美俗此易俗變其汚俗也記古
記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
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
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
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皮弁祭菜有司衣
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宵祭菜時也雅謂小雅肄者歌
而又歌抑揚反復玩其旨趣也三謂鹿鳴爲燕享群臣之詩達

人主之誠、[illegible]勞使臣之詩、辭親而仕於朝也、皇皇遣使臣之
詩、奉君命而敷政於外也、官其始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
初志、鼓篋大胥擊鼓以召學士、使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
物而進其業、夏楚也、楚荊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爲朴、收威
收斂威儀、禘五年大祭、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
使自成也、然其時使觀而藏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
也、故曰存其心、官已仕者、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士
未仕者、未仕而爲學且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志之所尚、
大學之敎也、時敎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

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
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樂五敎反、塒、如春秋
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之類、退息燕息也、居學燕居之學、操
縵操弄琴瑟、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雜服冕弁
衣裳之類、朝會祭饗、制各有服、故繁雜、弦詩禮時敎也、皆藝也
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學也、皆樂也、修克治者察漸造純全、游
玩物適情、從容厭飫、藏於大學之時、則修以治其正業、所習專
而志不分、息於燕居之際、則游以玩其居學、所養純而藝益熟
夫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傅而

不反也、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反謂畔於
道也、

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陳澔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
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
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
後興學、曠土未盡田、游散而不興作、食節民食其力、無不足、事
時民修其業、無不及、咸字便見天下之民盡得井田將事曰事、

成事曰功、君上、互文也、
劉氏曰、富而後敎、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
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
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
肖以絀惡、六禮、冠、昏、喪、祭、鄕、相見、七敎、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飮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事爲者、百工
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者、六十者、耆老
七十者、絀與黜同、陳澔曰、此鄕學以敎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

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鄉畿內六鄉、命鄉司徒命鄉學之致仕卿大夫也、告ヒ司徒耆老、卽鄉中致仕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大司徒、教官之長、以下言簡不肖之事、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禮、大司徒帥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如初禮、指耆老朝庠一節事、陳澔曰、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凡四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悛、千金切、改也、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者名秀、曰秀以

見非成才成德之人、在所擇曰選、皆足用曰俊、學、國學也、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賓禮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升之於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選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俊士及升於國學、則並免司徒之役矣、此上之成就其才德也、故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崇以心尊尚言、立以事表樹言、自學者入德言曰術、自教者垂訓言曰教、兩四字、指詩書禮樂、以下言國學教國子與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文王世子、言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又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與此不同、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棄彼而從此、總亦互文耳、

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王大子、世有天下者、王子、分封爲諸侯者、群后大子、繼世爲諸侯者、適子、承襲爵者、亦謂之國子、俊選ヒ士之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皆、謂皆有天下國家之責、造詣、謂皆來受

詩書禮樂之教於樂正也然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故以齒

慶按此不分貴賤而入學以齒以王大子而能尚友天下諸士可以免孤陋之失能聚會群衆爲學可以親他日之交真古聖帝明王之善制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皆入學以賢教之也三日不舉因棄賢者子孫故貶損自責其教之不至棘急也欲其逝善之速也寄寓也有贅寓而歸之之意益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親之而有望焉

按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一以其易治也故鄉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

可也此國學於出學時簡不肖國子之法之嚴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此論皆在賢者上說乃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秀者謂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凡告字皆不自專也

進者出潛離隱與於王朝致君澤民從此始也司馬掌邦政爵祿之大臣升於司馬者以命德之典雖出自天子而入仕之權則掌於司馬也升於司馬之進士其人已無不賢則皆可用而猶必辯論者只考評其才德優於某事宜做某官是因能授職與前論辯不同定其論者司馬定也論定則天子定矣官以職言如司徒司馬之類爵以位言如公卿大夫之類祿以俸言如食九人十八人之類三者雖在司馬然自天子論定而決矣然後謂不紊序也非謂次第及之也

按劉氏謂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者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皆在大司馬而聽命於天子也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

愚謂以國學兼國子也、

劉氏又謂庶人仕進、亦有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同矣、此其二也、

愚按此一節、皆國學出學時、上賢之後選也

慶嘗捧讀王制書至此一章、未嘗不欣然而歎曰、此實古昔聖人垂為經常、以為天下後世王者造就人才、以至於經世致治之大法也、非盧植所云漢博士附會者也、及歷漢唐以來、學術或明或不明、政事或理或不理、又未嘗不奮起致嘆曰、古者學校之教、何不興起於後世也、古者政事之理、又何

不久見於後世也、我知之矣、政事之不理、由教學之不興、教學之不興、由其止設學之名、而無教士之實也、今日者誠能如王制所言、養而後教、教而後官、則民安其居、士服其教、官得其宜、政得其平、而廣周有道之治、可以復見千萬年堯天舜日矣、而謂有不治哉、其治也有不大且久哉、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能佐王以安擾邦國、擾音饒、馴也、順也、

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俗、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一曰以賢致爵、則民慎德、十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虣音暴。祀所以奉先者、以先尚敬、則生者可知、鄉飲酒禮為陽、謂酒入人身、有分散於肢體之義、故為陽、如五十者在堂下、六十者在堂上、皆以齒讓、則何爭之有、昏禮乚之不可顯露者、故為陰、以異姓相親、則男女無怨曠、燕饗作樂之時、舞人周旋、皆合禮節、故樂亦云禮也、和、和心和也、儀謂卑事尊、等謂貴賤之等、虣、害也、猛也、度謂衣食宮室之等、尊卑不同、而以度節之、足謂以少為足也、

又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睦音目、婣音因、物猶事也、興舉也、鄉大夫賢能者、以鄉飲酒禮禮之、為賓、睦謂親九族、婣謂親外親、任謂信朋友、恤謂賑貧乏、

慶按周禮此段、如王制篇。亦台養後言也。慶畧其文耳、成周司徒之職、治財賦任土地、而即以教為事者也。迨後司徒專養不專教、與周異矣、蓋古者重於教民、凡所以維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夫婦、朋友、長幼、以至知哀知敬、莫不循禮、而無爭悖之風、趨仁而

赴義尊君而親上然日入於太和之域而天下無事者以有司徒之教存也

建學總略

慶按帝王御世以興聖學爲致治之源故秝列史有三等爲有國治而重其事者有搶攘而不遑舉其事者又有當克盡其道而未能盡心者然其略則存之而時勢之遇合治道之臧否則備於慶著史略中

五帝成均學考

慶按呂祖謙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

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學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開治之功則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入之自舜至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學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大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與告樂祖祀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之教思無窮者也由是言之祀孔子猶古之祀樂祖而不忘也祀及門諸賢是亦無窮之意也

又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此所謂教人條目今皆是樂之物非樂之德然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導和可也如何兼中言之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論中和固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伊川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以有養之之義歟

四代學圖

	虞	夏	商	周
大學	上庠	東序	右學	東膠
小學	下庠	西序	左學	虞庠

虞夏商周四代學考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鄭氏曰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慶按有虞有德曰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祖父也養老所以教孝在學所以明倫

慶按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

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〇〇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釋奠合舞秋入學習吹則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又按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燕安也謂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脫屨勢分以至於醉則又浹洽情意此行之於寢夏后氏以饗禮饗獻也薦不食爵不飲立不坐依尊卑爲獻此行之於廟殷人以食禮其禮酌於虞夏以食爲主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亦行之於廟周人修而兼用之謂春燕夏饗

秋冬食也又王制五十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小學七十養於太學

又按合樂合聲容歌舞以侑食也又按云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已也康成曰更老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一云叟字當爲叟字之誤又一云三老七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

序　東

周天子五學考

山陰陸佃曰大戴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廱是也合而言之四學亦太學也

又曰禮記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並中學而五於一方並建周人則辟廱居其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廱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

更出師受成則就焉嘗天子入太學則曰學之人環水而觀之
是之謂辟廱

陳祥道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
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
其右瞽宗此六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
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
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
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
事祭先聖先賢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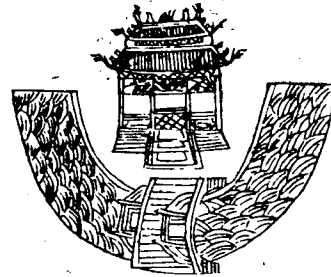
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所謂食三老五
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
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
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耳則右學東序蓋於成
均並建於一丘之土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
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
名之也

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
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

項安世曰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
自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選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
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
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校々之
義則教也蓋至於商人先王之所以為教者備矣周人修而
兼用之內既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
當代之學居其中教之以政南面而三學圍之命之曰膠又
曰辟廱膠言其地辟言其象皆古人借字也其外亦以四學
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

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
達於天下矣

按詩曰於樂辟廱文王之學也又曰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
蓋三代之世莫不有學文王有靈臺沼池即建辟廱為講學
行禮之地實侯國之學也武王克商尊其先制遂以辟廱為
天子之學而建四學於外養則取於庠射則取於序樂則取
於瞽宗禮則取於成均而中學為天子承師問道之地故曰
禮樂至周大備也洵如陳氏之說是周非四學止三學也如
項氏之說是周有五學之名而約之於四學也必不然矣

周建侯國頖宮圖

周建侯國頖宮考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按公君之通稱

文獻通考云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如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師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按公卿大夫士之子以父凡有爵列於國曰國子以其衆言之則曰諸子以其教於學曰學士其實一也

陳澔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殷制也周制天子之畿千里都城居中面五百里百里爲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周鄉遂庠序之圖

卿大夫爵 鄉有鄉	鄉	庠 萬二千五百家	遂	遂有遂 大夫爵	中大夫
大夫 長爵下 州有州	州	庠 二千五百家	縣	縣有縣 正爵下	大夫
大夫 正爵下 黨有黨	黨	庠 五百家	鄙	鄙有鄙 長爵下	大夫
士 師爵上 族有族	族	塾 百家	酇	酇有酇 長爵中	士
士 胥爵中 閭有閭	閭	塾 二十五家	里	里有里 宰爵下	士
士 長爵下 比有比	比	塾 五家	鄰	鄰有鄰 長無爵	

周鄉遂庠序考

周禮地官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賙當作糾○鄭氏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保任也依也守也全之也杜子春曰受謂民徙以到則受所去則出之鄭氏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疏云葬謂助葬鄭云救救凶災也杜子春曰賙謂糾其惡鄭氏謂民有廢物不備相給足也賓賓客其賢者行鄉飲酒禮而貢舉之也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受之田野簡以兵器教之稼穡鄭氏曰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異其名示相變耳

愚按郊內有保受葬救賙賓六教而郊外止言兵農兩事或互文耳不然郊內卽不教以養與衛尚不可而郊外得廢六教也乎或者古之民皆受田而比閭等又爲國中廬舍之所故於國中而教以彼於田野而更兼以兵農也耶周官之盛治大要如此漢唐以來能行者有幾今

聖明在上循而行之不惟奉其教者各正其德各利其用厚其生尚有招募不設藩鎭政簡民享輕徭薄賦之益吏少催科裕餉之苦

朝廷蒙長平之福其治不登上理者未之有也

禮曰天子之制百里爲近郊有六鄉二百爲遠郊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又曰六鄉在郊內大司徒所掌六遂在王國百里外遂人所掌皆鄉學也

漢書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將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陳祥道曰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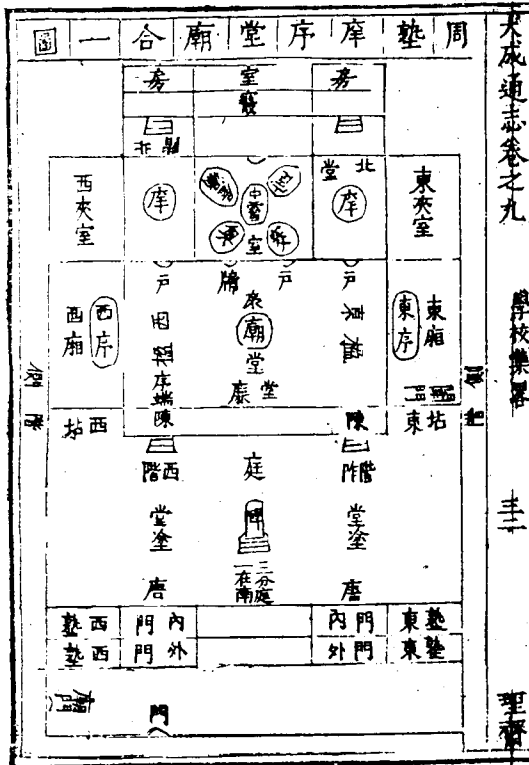
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書傳說云七十致仕而退老歸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庶老少師也鄭氏曰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六

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遂此曰黨有庠殺夏殷禮也

古者室有貳室謂之庠堂有廡謂之序門有基〻上有屋謂之塾庠在內宜於安養故養以之序在內外之間宜於顯德故射以之門在外爲率由熟習之地故塾以之葢卽宮室之名而引爲敎學之義其自二十五家爲閭〻有塾五百家爲黨〻有庠二千五百家爲州〻有序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皆小學也以敎童子而已葢虞夏商之學雖古而周視之則往代也故殺之爲小學其天子之大學曰辟廱又曰澤宮澤宮者環水爲宮也於是虞庠以養庶老冬讀書在焉夏學

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絃秋學禮在焉成均則掌於大司樂而合國之子弟在焉澤宮則王擇侯國之貢士大射在焉出征受脤獻馘在焉其虞夏商之世雖遠而其學固先聖之作也故合建之於太學然庠序校之在鄉者亦但仍其名耳未必專主於養與射若夫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敎法於象魏月吉則族師讀法焉孟月之吉及春秋祭禜則黨正讀法焉正月之吉歲時祀於社則州正讀法焉其不變者又有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之法是鄉學者非止敎成童習章句而已凡平其訟獄治其賦稅端

其率履咸在是焉漢世以三老嗇夫督治其鄉猶有遺意此人才所以盛而風俗所以淳也脤音[illegible]禜音詠風雨神

慶按干戈武舞於陽氣發動之時敎之示有事也羽籥文舞於陰氣凝寂之時敎之示安靜也

周塾庠序考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戸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〻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又曰柣謂之閾棖謂之楔橛謂之闑盖界於門者柣也即閾也旁於門者棖也即楔也中於門者橛也即闑也宧音遺窔音杳柣音迭楔音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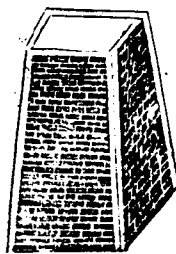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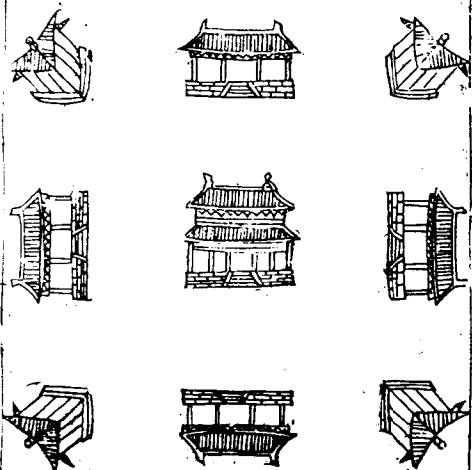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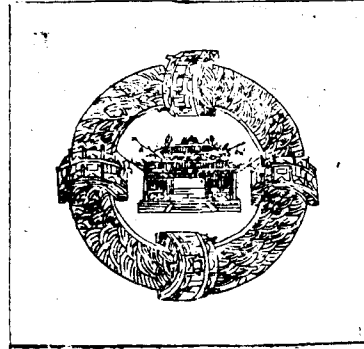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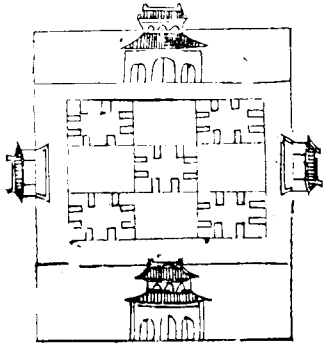
禮疏曰房戸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禮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〻中北牖謂之墉士昏禮尊於室中北牖下是也

堂下之牆曰壁士虞禮饎爨在東壁是也坫有東西禮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禮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云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故名室中爲中霤又有東霤燕禮設篚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饎音熾

祭統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儀禮曰參分庭一在南古者設碑於庭近南鑿孔以繫牲若聘享庭實饔餼陳列之次或在其南或在其北也

王藻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疏云闑謂門之中央所植短木爾雅云橛謂之闑注云門中之橛名闑又曰在地者謂之闑注云在地及門中者名闑然則門止一闑聘禮賈疏云門有東西兩闑其說誤矣

漢三雍宮圖

漢三廱宮考

三輔黄圖漢辟廱在長安西北七里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漢明帝幸辟廱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兩漢之辟廱太學蓋析為二地

東漢光武建明堂辟廱靈臺三廱未用事明帝即位臨廱親行大射養老之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辯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甚衆

蔡邕明堂位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其正中焉皆曰太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圜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廱

項安世曰、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饗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饗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水築宮、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羣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鐘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野、

箋曰、自周以來、漢爲近古、然三廱之制則非也、經之可考者莫

備於易象詩書、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此明堂所始也、在天子外朝之間、詩云、於樂辟廱、又曰、鎬京辟廱、此辟廱所始也、在近郊之地、詩曰、於穆清廟、此太廟也、在王宮之左、三者非一室而異名、亦非同丘而並建也、至靈臺者、見於大雅、蓋文王築臺鑿池、卽建辟廱爲禮樂之地、聖人固不廢遊觀也、學校卽遊地也、髦俊卽同游者也。非如後世以禮樂爲束縛困苦之具、而必別爲苑囿歌舞也、然則辟廱靈臺固共爲一區、而明堂太廟則不可合也、必矣、祭邕以明堂之太室、誤爲太廟、以宗祀明堂之祭、誤爲清廟之祭、又以公玉帶明堂圖有水環宮垣之語、誤爲辟廱、而所引太初諸書、皆秦火之駁說、信斯言也、是天子一日之間席不暇煖也、項氏諸儒又踵襲其訛、儒術之多紕也、豈盡紕儒術者之過乎、記疏云、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元室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右个、卽元室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室、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慶按、非徒天子占氣候、以定居養之宜、實居之以聽一月之政敘者也、

唐學考

慶按、唐之制作雖遜於古、而國學之外、復有鄉學、高祖詔建之、元宗申飾、外又詔閭里皆置學、尚不失周之美義、國學至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雖書算各置博士、屯營飛騎亦給博士、凡三百六十員、投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貢舉、增學生至三千二百六十員、京都學生八十員、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州京縣各五十員、

下州上縣各四十員中縣中下縣各二十五員下縣二十員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府

宋學考

慶按宋至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建議請興學校欲復古教行實也詔近臣議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律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便於今者莫若使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飾矣仁宗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湖州是時方

尚詞賦獨胡學立經義齋擇通經有氣局者居之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稱胡學多秀俊及出仕多適於世用後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式令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 著音夫入聲如安土謂之地著

熙寧中立太學生三舍法初國子生以京官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俊秀者為之試如進士法神宗即位垂意儒學因廣太學增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二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學行卓異者主頖池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後又遵制廣舍增人總二千四百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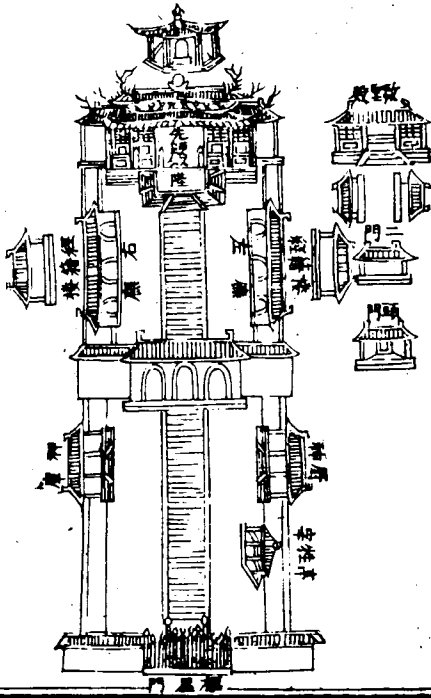
哲宗初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十科取士之法從之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九曰善財賦事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情偽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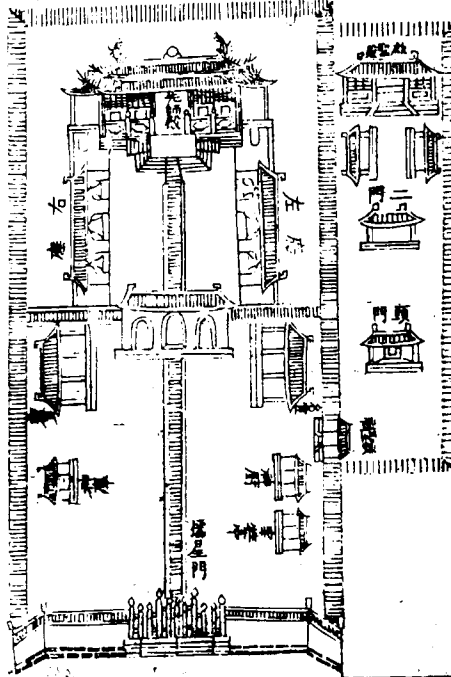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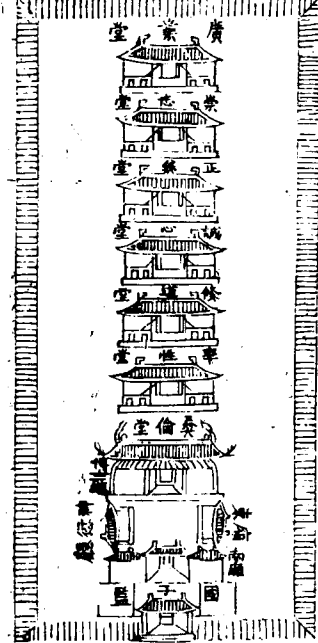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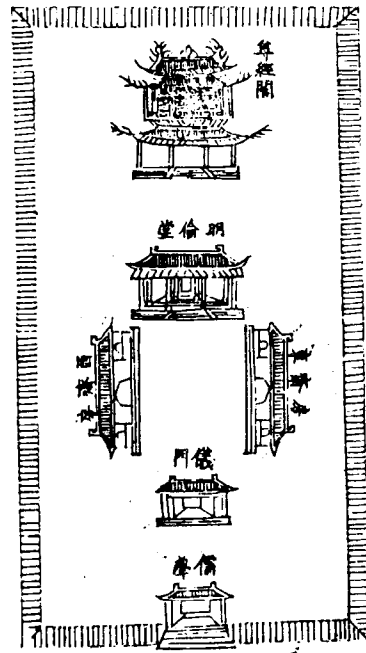
明學考

太祖於戊申開國洪武二年即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其太學建立在前乙巳八月至丁未三月即定取士之法以周禮六德六行六藝為準洪武八年三月詔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周官建學之法於是大備方其初立學也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學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後設祭酒即命存仁為之

洪武二年詔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敝極矣況兵革以來人習於戰鬭惟知干戈莫識俎豆但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

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日化
以復先王之舊
八年三月時上以為天下既安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
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督程於是窮鄉僻壤
莫不有學

今制國學文廟圖

今制國學圖

今制府州縣文廟圖

按櫺星門、泮池、兩廡分壇諸說俱附曲阜廟紀後

慶按闕里誌諸書天下學宮應該有宰牲堂神厨二處今多缺或未建豎或已建豎而廢切須量學宮基隙大小以復舊制庶得以潔奉祀事至於神厨所用諸器亦當預備精緻者察之可也、

建學考

我

淸自

世祖章皇帝登極以來崇文重道、

詔立國學鄉學及天下郡邑弁建社學至順治中釋奠幸學、

上御太和殿受朝畢、

命衍聖公百官諸生坐殿前、

賜茶又明日宣文武百官及諸生進金水橋、

賜百官宴衍聖公貂袍一襲祭酒司業等官各袍一襲諸生各銀二兩明日進

謝、

勅諭監臣督課諸弟子務砥勉師訓以無負朕右文育才之意又擇先聖先賢子弟之賢者入監讀書此

聖天子崇聖作人之化古今特盛者也至我

皇上崇聖興學於康熙八年臨雍釋菜畢亦

詔諭諸臣曰聖人之道至精至微諸臣務潛心講究以佐朕治此又昭盛典以成治化者也。

頖安世曰周立四代之學於辟廱鄉學則否盍國學與鄉異也今制國子學與鄉學等是無隆殺也夫辟廱之水非徒以節觀者天子之水圓諸侯半之則辟廱之制何可弗復也辟廱之中作成均士之入成均者畧彷東三舍之法初則入於東序學詩習羽籥琴瑟射御之器通則升於瞽宗學書禮通

則升於虞庠致儀鳥學易春秋通則升於上庠習律令史學

王國之事上庠之俊即升辟廱使盡乎修己治人之道辟廱

之俊爲靈臺以處治曆明時之官而隷之於國子籩豆鼓奇

禮樂曆算皆使三舍任之則學制彷彿乎古而士學不趨於

淺陋矣

附論曰庠序學校之制莫備於周而教條之善莫要於虞書

孔孟始終之詳無過於王制一篇自漢唐以來雖代有制作

終不若古人之善也

今日者誠本先王之制體而行之則士有學皆實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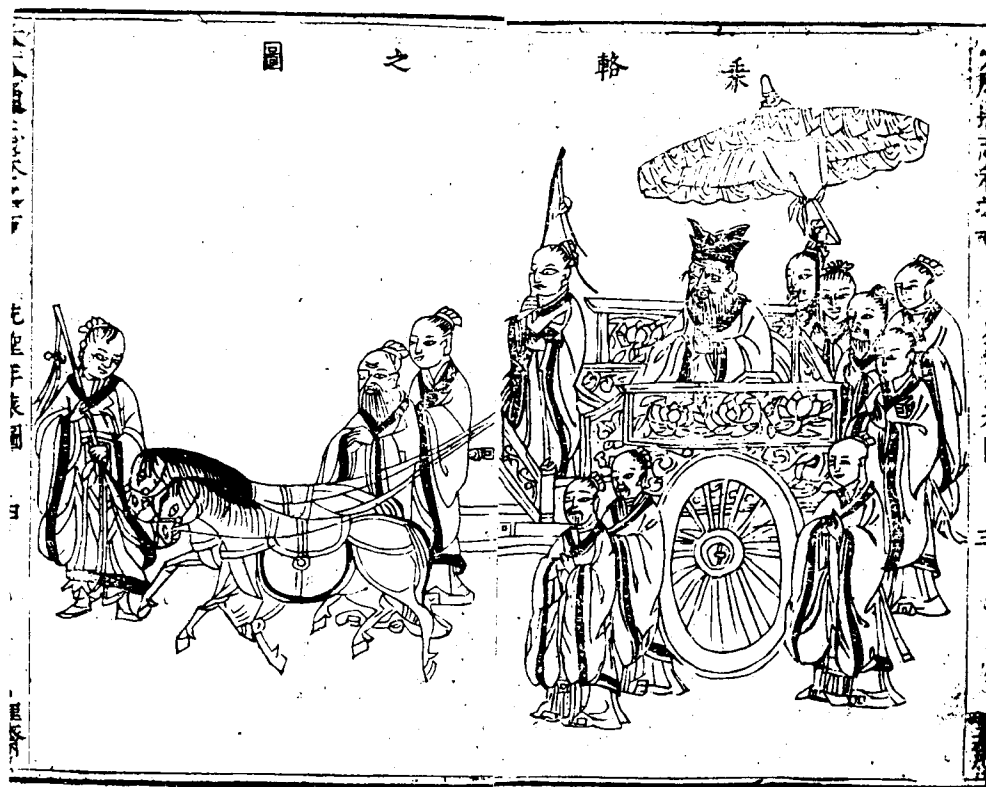
大成通志卷之九　學校集畧　四五　理齋

國有政畫善政也地治民豐家絃戶誦野無留良

朝咸俊彥四海雍熈

聖天子坐明堂而垂政教文安長治之休可以見矣

爲司寇像
先聖年表圖

凭几之圖

虔按

先聖賢像書之於冊則狎矣然以志

聖賢進退出處之容體雝和之度故雖狎不敢缺焉

過匡　附慶辯一

至蒲

返衛　附慶說一

自曹適宋

適鄭

年五十七歲在陳　附慶辯說二

去陳

過蒲

適衛

去衛將如晉

息陬鄉

返衛

復如陳　附慶說一

年六十一歲如蔡

年六十二歲如葉

復返蔡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如楚二條　附慶說一

復返衛

年六十六歲亓官氏卒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於衛

刪詩書定禮樂　附錄一　附慶說一

作春秋　附錄一

年六十九歲在魯

伯魚卒　附慶補著子思子一條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教三千衆　附慶說一

贊易　附慶說二

年七十一歲春秋文成　附慶辯二

六經成天降赤虹六條　俱慶補入并註

附錄四　附慶說二

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五條　尾一條慶補入

附錄六　附慶說四

大成通志卷之十 先聖年表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錫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叅閲

先聖年表

至聖先師、初魯哀公誄為尼父、漢平帝猶謚宣尼公、北魏孝文
帝方謚文聖尼父、隋文帝贈先師尼父、蓋隋以前、尚以周公為
先聖、孔子為先師、迨唐太宗貞觀初、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
師、高宗復聖周公、至顯慶中、從長孫無忌等議、詔周公配武王、

周王者禮、孔子為先聖、元宗開元末謚文宣王、宋貞宗祥符初
加謚[■]聖、五年改至聖、元大德末仍加大成二字、明世宗嘉靖
九年改稱至聖先師、

白虎通曰、聖者、通也、道也、聲也、人之至也、道無所不通、明無
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
吉凶、又才過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
曰聖、

慶按、師、法也、教人以道之稱、而為人之模範也、若吾夫子稱
曰師、則是師表百王、模範萬世者也、非常師之可比也、

附論曰、吾夫子之至聖也、未生以前、與方生之始、天兆其應、
既生而容貌之異、人亦識之、及其言行之著、不特及門識之、
魯之公卿大夫識之、列國之公卿大夫識之、天下之人莫不
識之、即曰陳蔡有厄、識之而忌之也、匡向之徒、初悞而圍之、
既悟而解之也、然周天王卒不能用、非周天王之失也、轍相
非其人不能舉而用之也、抑吾夫子之用與不用、關天下之
治與不治、周之天下、東遷而後、漸至衰微、春秋而戰國、戰國
而強秦耳、以云三代有道之治、未之見也、而夫子豈能興哉、
不特是也、自春秋以及六朝、而東西漢稱盛矣、漢之祠孔子

固仍有自來矣、而敬禮財越前代、然雖能致禮、而終不能正
其稱、猶之魯哀公之君也、於是慶有耻於後魏之孝文帝稱
曰文聖、唐太宗則進矣、祠孔子為先聖、宋貞宗謚曰至聖、歷
稱紛訟、於是為謚、至明世宗始合而稱之曰至聖先師孔子、
則足以歷萬世而不易矣、慶故首云云、訟音雲、語不定也、謚、
丘與切、言確也、

孔子、其先黃帝有熊氏之後、姓公孫、黃帝傳子少昊金天氏、姓
已、少昊傳孫帝嚳高辛氏、姓姬、嚳有四妃、三曰簡[■]、生契、以佐
禹有功、舜賜姓子、自契至湯、以子姓有天下、及周封微子、因於

宋微子傳弟微仲有國五世至弗父何遜弟厲公何弗父何至
孔父嘉以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一曰賜姓孔按嘉
至孔子凡七世孔氏之姓自孔嘉父始

白虎通曰人之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別婚姻
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也同姓不得相娶者皆謂重
人倫也又姓生也人所稟天地之氣以生者也古者聖人吹
律定姓以記其族

顏師古曰子乃丈夫之嘉稱公羊傳曰後學宗師始稱爲子

諱丘字仲尼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亡形四面高中央低孔

子生於此生而首上圩頂因名丘字仲尼

魯人魯國名周公封於魯而伯禽繼之以傳世其國西有兗州
府東有泗水縣北有曲阜縣東南三十里有闕里少許有尼丘
山又少許有鄒城闕里少南有昌平山孔子生於鄒長徙曲阜
鄒與曲阜皆魯地故曰魯人

聖父陬大夫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
字伯皮一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
女其父問曰陬大夫祖父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
九尺武力絕倫雖年高性嚴不足爲疑三子孰能爲之妻二子

史遺刊孔子事

莫對其幼徵在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其父曰即爾能矣遂以
妻之　鄒鄹郰通用郰陬亦通用陬魯下邑乃聖父所治之邑古
名鄹爲庸國魯穆公時改爲陬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六十里
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背鄒面泗中
有孔子宅亡中有廟魯施氏謂魯之施氏

先聖未生時顏氏禱於尼丘山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
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
宿而去

慶按闕里在魯城中或云有二石闕曰闕里蓋里門也其謂

遠矣然闕里實爲先聖之庭除也乃聖人講道之庭諸弟子
尊稱之也故歷代帝庭曰帝闕曰金闕曰玉闕曰鳳闕聖人
之庭曰闕里以別尊稱之稱耳

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顏氏之房聞均天之樂
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懷妊十有一月當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昌平鄉名昌平鄉則以山爲名泗水縣
南六十里有昌平山索隱曰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

慶按太史公以爲野合而生孔子索隱謂聖父老而聖母少

漏遺者不少而獨不遺此造蓋有所聞而然與抑誣之耶

男女之婚姻過期名野合家乘謂馬遷之誣故不從

附辯曰慶按夫子之生年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以爲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左傳以爲二十二年十一月史記因之後有孔若古主公羊洪興祖主穀梁胡舜陟羅泌之孔宗翰主左馬以長歷考之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馮去疾云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是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或十八日也是節巳屬十一月故以十月爲十一月周建子則曰二十二年慶謂穀梁爲是若

公羊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故司馬貞曰孔子二十一年生遷以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左馬皆非謬也故宋氏濂曰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可知矣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不過載子丑兩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足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或謂孔子生於庚子年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此其必不可信者矣

生而首上圩頂因以名又因以字異質凡四十九表圩頂反首洼面隆鼻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翼臂駢脅脩肱參膺洼頭山臍林背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脩上趨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胷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　洼音哇深池也準音拙鼻頭也目匪上下平而長曰河目顙額也眉目之間曰顏頤音怡頷也顥下也駢皆音便平聲聯也翼恭也敬也自肩至肘曰臑自肘至腕曰臂脩皆謂長也肱臂上一節參音生

叢立貌膺音英胸也脥音劫面旁也倛音欺蒙倛方相也蹲音存聚也仆音赴臥也趨與促同僂樓呂慮三音末僂身向前微曲也後耳耳近後也頷音罕顥音浩臑音鼇

孔子過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

鄭人姑布子卿曰孔子其頂似唐堯其顙似虞舜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

唐例禹錫謂堯頭禹耳葬冠衾佩所傳小影也
廣陵馬大平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傳先聖畫像乃
唐人王維筆眼中神采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
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
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其像皆可畫若夫視
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
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末摩詰亦莫作也
詰音乞未盡也

年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魯東防山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五

里

按太史公謂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司馬貞以為孔子
非也本無此情理
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聖母少寡不從送葬
故不知墳處非諱之也 此非也本無此情知大抵禮經多先儒附會之詞故謬以傳譌耳

年六歲嬉陳俎豆設禮容 嬉音希

年一十五歲志於學
慶按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者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
人也朱子又以仁聖不居為謙辭慶謂聖人之生知所固然
也然生知者義理之精微而其禮樂制度亦不廢學故其自
言曰志學曰不厭夫以志學不厭觀之以為勉人容有之以
為謙或未必也何哉觀一志字甚堅定凡事不是悠忽成底
若以學論則為學者甚衆只是未曾立志果能志於學則雖
欲悠忽不可得矣所以聖人十五而志於學及至七十時也
只是如此不然說不出許多志學不厭好古敏求底話做不
出許多刪定贊修底事聖人者蓋至誠無偽者也豈謙也哉

年一十七歲魯大夫孟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左傳昭
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
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孔某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受厲公及正考
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
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
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於何忌於夫子使事之
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
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傚孟懿子可則傚已矣○召
大夫僖子屬大夫也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兄也何嫡當立
乃讓厲公佐謂佐宋三君三命上卿也 共音恭益共謂位高益

恭、鼎考父廟之鼎、僂傴俯皆言其恭、循牆者恭敬不安行也、莫余敢侮、謂其恭如是而亦不敢侮慢之饘鬻、餬屬也、於是鼎中爲饘鬻、謂以爲足口之計而至儉也、臧孫紇、謂武仲、聖人有明德、謂聖人之後有明德如正考父、當世、謂當大位、何忌、亦僖子之子、君子、謂孟懿子、

年、一十九歲在魯、娶於宋亓官氏、亓丌同、皆古其字

年、二十歲初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子鯉生、適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貺、故名曰鯉、字伯魚、

年、二十二歲始敎於闕里、顏路之徒皆受學焉、

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爾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待聖人爲之修道立敎以敎化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

年、二十四歲在魯、聖母顏氏卒、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塋域曰墓、封土爲壟曰墳、

按史記云、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愼也、聊人曼父之母誨孔子墓處、然後往合葬於防焉、闕里誌云、顏氏之卒、孔子成立久矣、聖人匕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知父葬地者乎、且母死而殯於衢、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而忍爲之乎、馬遷之誤、鄭氏因之、以滋後世之惑、其妄甚矣、五父衢在曲阜西南二里魯城內、曼一作輓、殯謂殯而遷於客位、愼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

年、二十六歲母喪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聖人修身慕親餘哀未忘也、

年、二十七歲問官於郯子、郯音談國名、又姓○郯子來朝、昭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官、孔子聞之、見郯子而學焉、

年、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往學焉、襄師擊磬襄、魯人、孔子用魯

擧爲司樂官、及孔子去、襄入於海矣○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孔子學之、十日不進、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某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

余有丁曰、索隱謂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然歷聘

紀年夫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師襄近之闕里誌亦同
年三十歲齊景公適魯求見孔子而言政景公舍於公館使晏
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
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爵之大
夫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曰
善哉○羖公戶切五羖謂百里奚
年三十二歲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孔子謂
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不行乃先賜邑

其不知某甚矣
年三十四歲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至周問禮訪
樂歷郊社明堂朝廟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古
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二子歸告
昭公乞賜之車馬特御與敬叔俱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
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朝廟之度喟然嘆曰吾乃知周
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
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
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顧謂
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墉音容堂中北牆爲
墉扆謂畫斧之象扆音倚天子屏畫斧於上曰斧扆高八尺東
西當戶墉間南面而立
史記云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
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
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
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
以有己 莊子輒作軒

雜體曰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聃故其著書
設爲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
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子司馬遷老子傳復增許多訓
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擴以爲証由是堅
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
崇信其學故託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
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皆出於
孔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乘而問禮老子
一語又備見諸書不知老子之教主於清淨無爲厭薄於禮

有曰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聃又何禮之可問耶後之衛
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看破莊子之妄
耳

胡纘宗曰莊子動則稱孔子問於老子夫問禮偶然事耳亦
入國所當問者孔子周流天下欲斯道行未聞寓周而與老
子居處況至聖膚無不通一聞其說卽知其人猶龍之說亦
出外傳莊子私淑老子者也欲尊崇其師乃爾

慶謂夫子固神明天縱而其禮樂制度亦必考而得之若周
公制禮作樂夫子夢想猶眞見之則周公之遺言遺書夫子

領會日已久矣亦不可考而得之者乎至若老子似亦無容
於問矣卽曰問容或有之何哉老子者爲周藏吏則其所掌
必多載籍夫子或因其藏書之吏而有問焉是亦理之常也
學者又何多致辯其非而譏之也然則無可譏之者乎蓋亦
有之莊子曰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子豈夫子之大聖尚待
五十餘歲而始學禮乎此其可譏者也後之學者謂無問於
老子之事想自莊子使之也

返魯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受業者蓋三千焉家語云凡所教
考束修以上三千餘人史記云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顏濁鄒不在七十七人中蓋三千數也○濁音卓鄒音聚

按太史公以顏濁鄒爲三千屬度尚有見焉若左傳孟懿子
屬說於何忌於孔子而學禮焉則何忌固弟子也論語注孺
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是孺悲亦弟子也禮記射義有公罔
之裘序點與子路此肩揚觶家語子路云二三子爲司馬之
說及夫子使裘點說則知裘點皆弟子也樂記爲公孫尼所
作尼亦孔子弟子論語所載孟武伯林放孟子所述牧皮似
亦及門之士

年三十五歲昭公出奔於齊魯亂季平子與郈昭伯居相近以

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謀去季氏平子與孟孫叔孫氏三家
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出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其後頃之魯
亂○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
故郈伯亦怨平子昭公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不能庸先君之廟故謀去之○季平子乃季氏郈魯邑名郈伯
魯大夫也益宮於郈氏謂侵郈氏之宮室以自增益也讓責也
萬舞也庸用也

於是去魯適齊孔子適齊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
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也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

焉擁鎌帶索哭而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
丘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
晩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
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
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生平厚交而今皆離絶是
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
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
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過泰山側有婦
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
死焉子貢曰何爲不去乎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曰小子識
之苛政猛於虎也○孔子見景公景公讓登孔子降一等景公
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入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
階以遠自絶於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對曰君惠顧外臣君
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賜之其義若何○
楊慎曰夫子所稱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本註書皆作子貢
以家語証之子貢是也
于慎行曰史記世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此殆妄也景公適魯就見孔子及夫子至齊景公分庭讓
登其禮亦甚隆矣何待爲國君之臣以自通乎夫不仕三家
而仕他邦之卿其非聖人所爲明矣故曰妄也
余有丁曰景公與晏嬰狩魯界因入魯問禮於孔子自此嬰
與孔子相友善君所因必嬰也
愛於夫子適齊亦有三感焉夫以齊之君能敬禮聖人以齊
之政能知其不苛以齊之民能守身事親齊之俗何其美也
非有尚父之遺風恐未必若是哉以是知有道之流風遠矣
年三十六歲在齊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被

是時陳恒制齊大夫田氏厚施以奪於民公多內嬖而不立太
子故夫子以是告之○孔子與齊太師語樂學之三月不知肉
味歎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齊人稱之○景公出田招虞人
以旌不至公使執之虞人曰昔先王之田也旌以招大夫旂以
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
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
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內役不興馳道不修祭祀不懸此賢君自
貶以救民之禮也
年四十二歲自齊返魯史記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

遷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詳趨走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滑音骨、謂詼諧圜轉也、魯有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

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慶按孔子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則晏子之賢、可見、而其交友亦可見矣、故司馬光謂忠信有禮、愛君樂善、於晉說叔向、於鄭說子友、於吳說季札、或疑心雖正而學則墨、未可信也、然慶疑晏嬰二字有誤、或墨子誤之、何也、司馬遷述之墨子、文亦小異、

年四十三歲、季氏彊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益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懷平子家臣、狃、女丑切、爲季氏費宰、字子洩、論語作弗擾、醳音釋、

慶謂吾儒明體達用之學、窮經涉史而外、搜閱百家、以證同異、雖曰聖人生知安行、與人逈別、然不曰志學、不曰不厭乎、聖人爲學、不於詩書禮樂、何所適從、史記世家敍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固矣、若夫從事於詩書禮樂、想亦夙昔之事、馬遷於此未嘗敍列、而家乘敍之、慶因家乘之文、敍先聖事實如右、

年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廟、夫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烏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欹、雞希二音、作攲非、攲器謂傾側易覆之器、宥與右同、說苑作座右、或曰宥與侑同、勸也、

年四十七歲、仕魯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七寸之郭、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四方、亦作西方、以魯國近東故也、

年四十九歲、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丘後高曰陵、墳、大防、所以捍水、衍、山陂也、隰、音習、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防、隄也、捍、當也、

年五十歲、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欲往、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去三桓之嫡、而更立庶孽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遂以費叛、召夫子、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魯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崩、其庶長子朝未立、景王崩、弟猛立、是爲悼王、朝爭立作亂、十一月、悼王崩、其母弟敬王立、朝益爭、王出居迪泉、迪泉在王城之東、曰東周、朝在王城之西、曰西周、敬王、後又遷於成王、遷殷民之所居之、又曰成周、

慶按史記、謂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此語附會、詞多矛盾、且載不狃之召於定公九年、而以中都宰、司空、司寇、皆序於九年後、十年卽會夾谷、是夫子於半載之中、卽歷數官、其舛甚矣、

王鏊曰、嘗疑不狃之叛、而孔子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哀公八年吳從茅夷鴻之請而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既勸之、復告於不狃、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

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吾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王問之、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如此則其叛費、非以張公室乎、故余表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輒與不狃、皆魯人、因陽虎之亂、同奔於吳、非禮、言非從故國之禮、違、謂去其國、讐、指吳、言未臣、言未爲彼國之臣、而有伐、謂吾以伐吾國、奔命死之、謂還爲舊君死節、不以所惡廢鄉、謂不以私怨而廢故鄉之好、立、謂共立、爲當輔、謂輔魯、

年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設法而不用、國無奸民、孔子將攝朝

狴邊兮切音獄獄名又部禮切譯陛狴犴獄名

與聞國政。其初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
無郵。三月政成化行，民頌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
惠我無私。初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
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偽以欺。及孔子為
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
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
季孫聞之不說，曰：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
冉有以告夫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
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

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
徵斂無時，暴也；不誡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
朝政一作行相事。鞞音丙，佩刀之鞞。狴部禮切。犴俄寒切，音岸，又
俄叶切，音㕦。狴犴，獄名。許作犴。
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卯於兩觀之下，尸於朝
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或者為失乎？夫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
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
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
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

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誅。○兩觀一
作兩觀尸於朝。懸尸於朝也。記醜一作配惡。概音數，聚也。徒姦
徒也。不誅一作不除。
慶按：誅少正卯之事，書傳謂誅於攝相之日。傳授秦漢以上
惟荀況言之，後有郝京山以為無其事。然孔子雖攝相政七
日，先是為司寇者已久，若為政不用殺，雖為季康子言之，昔
舜不誅四凶乎？京山豈真知聖人哉
年五十二歲。攝相事三月，政成化行，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攝
相謂攝相之事，隨君往也。○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

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
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
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黎鉏言
於齊侯曰：孔丘好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可以得志。齊
侯從之。會於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
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
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
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
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

齊人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俳優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侮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加刑焉於是斬侏儒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甲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所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大怒責其羣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非道教寡人使得罪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乃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按音佛舞者所執揔音代大楯也袂音昧袖也裔邊塞也侏謂侏儒之人俳也記作倡俳優雜戲之人熒侮史記作熒惑熒侮熒疑而侮慢也熒惑經營而惑亂也加載書謂執筆加於誓書出境謂以征伐出境而不以兵車而不返二而字音汝茲無還魯大夫返田返還齊所侵之田所供命者亦如之謂如不返田我使齊供我之臣亦不命還齊如齊之盟誓也梁丘據齊嬖臣享禮當行於朝廟

不當行於原野故曰不出門不野合秕音鄙秕穀之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禮則是簡畧而穢薄若舍五穀而用秕稗也君辱棄兩君辱恥惡不美也龜山名龜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按左傳鄆讙龜陰之田皆在汶陽故傳稱三田今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田以謝魯匕築城於此以表孔子之功因名城曰謝城

年五十四歲魯墮三都墮音揮敗其城皐曰墮匕壞也毀也三都三家邑城也○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仲由

爲季氏宰墮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於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家謂大夫之家二丈五尺曰堵三堵曰雉叔孫武叔也郈鄉亭在無鹽縣東南一云在鄆城縣東三十里費音秘三子謂孟孫叔孫季孫句音劬須音祈申劬須樂頎皆魯大夫下謂下臺也師敗曰北姑蔑故城在泗水縣東四十五里二子謂不狃公孫輒

蘇軾曰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墮其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王廉曰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三家之不可去。孔子豈不知。與之並立於朝。孔子之出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必阻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吾見孔子行事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為宰三家無間。攝行相事三家又無阻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為孔子

之謀而墮之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為三家自墮以不然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己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為己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乎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僭禮樂不能盡革孔子仕魯。化其君臣。十得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斯仲孫何忌而不書公者謀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之失計也。傳曰[illegible]不正勝是也。

慶錄家語之文如左按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處父成宰也

或問朱子曰成既不墮夫子何以別無處置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余有丁曰按春秋魯定公十二年墮郈及。費而史記誤以為十三年々表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而史記又以為十四年前後矛盾蓋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墮郈墮費魯國大治

齊人歸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遂去魯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欲

敗其政曰孔子為政必霸々則吾地近為之先併矣盍致邑為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君陳之魯臯門之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告魯君為周道游觀々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見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膰於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肉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操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於是遂行宿於郭

屯師己送之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返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容璣曲名阜門史記作高門爲周道遊觀謂請魯君爲周遍道路遊行因出觀齊之女樂脤曰脤熟曰膰膰肉祭之餘肉也賜有執事者以其爲國之大事也郭也地名師己魯大夫謁叶意敗叶備

慶按史記書孟氏之成未墮在定公十二年之夏不知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正値魯十月有事於郊之後其圍成弗克在冬十二月此時孔子已去魯矣皇王大事紀曰遷載夫子

言行不得其眞者尤多

年五十三歲至衛主顏讐由家史記以爲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懼獲罪焉居十月去衛○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焉其子告之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謂不直乎

居衛十月將適陳過於宋之匡匡在滑州縣西南三十里○孔子過匡顏刻爲僕舉策指之曰昔吾入於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貌狀相類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凡五日拘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

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罪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使子路彈琴而歌夫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

慶按衛靈公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圍之史記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然後得解圍而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當是時武子年已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其數共七十有五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豈其然乎

至蒲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孔子曰
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
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能慎此三者則無
累於身矣
月餘返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
四方君子之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
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居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
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
禮答焉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

數月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游過市孔子曰吾未見
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去衛過曹

按古者仕於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於衛
而又見小君是求仕也故不說故夫子直謂道之不行而否
塞者天所厭棄也豈南子能與哉

自曹適宋在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
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
予何

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
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其項似唐堯其頸似虞舜其項類皋
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
子貢以實告夫子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
哉然哉遂至陳○韓詩外傳喪家之狗既歛而椁顏望無人

年五十七歲在陳主司城貞子之家○國語云時惠公賓之於
上館有飛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
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
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東西朔南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

以示後人使求鑒焉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
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
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之故
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果如之○隼音笋鷙鳥也楛音户
與楛別砮音奴上聲以石為之八寸曰咫

慶按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誤也惠公在魯昭公十三年立
定公四年卒又按系家閔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
陳則此問公宜矣

棪為陳侯周臣謂貞子臣於陳侯非指孔子邵寶曰使誠為

臣則奪之問何爲不於庭而使已卽其旨乎又何爲其不召乎況太史公不日仕陳而曰居陳二歲孔子之不爲臣豈不明哉

去陳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冦夫子有歸與之歎○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棲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於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

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專車也骨一節其長專車曰骨節專車十之謂三丈也

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爲人長賢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之

適衛 靈公聞孔子來而郊迎之然怠於政而不能用孔子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擊磬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云云

去衛將如晉 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況於人乎○家語作竇犨鳴犢國語作鳴鐸竇犨則竇犨字

鳴鐸或鳴犢有角曰蛟史記作蛟龍不合陰陽

乃還息於陬鄉 陬一作槃此別陬鄉非魯邑也○夫子作陬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至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且只○悲叶音孫若賓曰只音文

遂返乎衛復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又與夫子語見蜚雁仰而視

之邑不在夫子夫子遂行○邑不在夫子一本作邑不說
復如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殺數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
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哀公三年五月夏
魯司鐸火亡踰公宮桓公僖公廟災南宮敬叔救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僖廟乎桓僖親盡其廟當毀而魯尚爲非禮之
事宜爲天災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
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孔子桓子卒康子立欲召仲尼公
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偶不能終是
又爲諸侯笑康子曰召誰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
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司鐸官名桓
公僖公廟近公宮之左
　慶按司鐸火闕里誌劉向說苑皆以爲孔子在齊之事春秋
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三年因次於右
年六十一歲自陳如蔡蔡昭公將如吳亡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入而卒楚侵蔡○公孫翩蔡大夫
也
年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子曰政在來遠而附邇他日

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
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
爾○葉公楚大夫也乃沈諸梁字子高楚沈尹戌之子食邑於
葉僭稱公
去葉復返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以爲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云云
年六十三歲在陳楚昭王聘之於是如楚厄於陳蔡之間楚昭
王興師迎之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將
往拜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譏
刺皆中諸侯之病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
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於是乃發徒役圍於野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無所通
黎羹不充從者皆病莫能興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
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
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吾道非耶吾奚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且由也昔聞諸夫子曰爲善者
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

矣䆢居之窮也孔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〻以仁者爲必信
也則伯夷叔齊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
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爲必
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
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
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
死者命也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
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

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爲容今不修其道而求爲容賜爾志不遠矣子貢
出顏淵入見告亦如之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
也是吾醜也夫道旣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孔子欣
然而嘆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
至楚〻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七日不嘗粒食顏子得
米而爨之於屋之下有埃墨墮飯中淵攫其飯中飯而食之孔
子望見飯熟以進孔子起曰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煤入

飯中棄食不祥回因攫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
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弟子記之。孔子絃歌子路入見曰夫
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
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說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旣免於
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弗志矣孔子曰
善夫陳蔡之閒其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人君
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庸知其終激憤厲志之始於是
乎昔湯困於莒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
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惟賢者獨知而

難言也。好樂之樂謂樂章也

附論曰吾夫子與淵相識在平日豈因偶然而或疑者是夫
子之疑未必誠然而曰心目不足信而恃則可以垂戒後人
矣何也世之人惑於耳目亂於心思骨肉相殘恩愛割絕卒
致敗亡者皆𢦏亂之失也況乎任大責重而可不愼哉

至楚〻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止之二十
五家爲里〻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也。子西
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
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
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
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云云孔子欲與之言
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自楚返於衛靈公逐世子蒯聵聵出奔謂弟郢曰將立若爲後
郢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郢爲太子郢
辭曰蒯聵之子輒在也於是衛以輒爲君是爲出君六月乙酉

晉趙鞅納蒯聵聵至衛父子爭國時孔子弟子多仕於衛孔子
至之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
云
年六十六歲聖配亓官氏卒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
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子曰噫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
之
年六十八歲魯使人迎孔子於衛於是自衛返魯孔子息駕於
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道黿鼉不
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

度而出孔子從問之曰[illegible]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
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其出也又從以忠信吾驅於波流而吾
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
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隱谷之中孔子見
薌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出今乃與衆草爲伍止車援
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詞於蘭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
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闇
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至魯哀公館焉公自
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

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
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
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
侍於是悉陳儒行哀公曰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矣○侍坐
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
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某知
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不
登郊廟某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今以五穀之長雪果故不敢公
曰善○侍坐哀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對曰君之及此言也

百姓之患也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政
則百姓從而正矣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男女親
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
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
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
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
之好以爲天下社稷宗廟之主君何爲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
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
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歟○哀公問曰寡人

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對曰公入
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觀榱桷俯視几筵其器皆存而不睹其
人以此思哀則亦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
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
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以此思勞則
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張目望遠睹亡國之墟必將有
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明此五者於從治乎何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云云

○他日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
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
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
富而父母貧者也○哀公問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
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
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
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
故也○又問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對曰抑有衛靈公乎公曰何
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

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無游放
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
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說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
靈公郊舍三日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
乎○孔子適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與之乎季孫未
言孔子曰其聞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
謂之假予於君謂之獻季孫悟命其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
之取毋曰假孔子一正假馬而君臣之義定○道行也迹近也
禰者言行詳見禮記渠牟靈公弟也郊舍三日謂靈公出郊

舍以自悔責凡三日、

嗟乎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衰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夫子刪而定之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詳三代相因之禮損益之制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是三禮興焉討論墳典追跡往代刪書斷自唐虞叙及秦穆編次其事實爲五十八篇而二帝三王之心法始得傳矣由是書傳之教興焉古詩三千餘篇去其重複正其紛亂遙采稷契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別以四始示以美刺刪爲三百一十有一夫子絃歌之以合韶武

雅頌之音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由是詩教樂教興焉○樂無專經即樂記一篇多謂上古之文然觀有孔子子貢語蓋亦秦火之後存其畧云、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此一節事文字貫通却似書傳中有禮而詩中有樂因別爲序次并附樂說如左

程子曰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至於三綱淪九法斁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孔子懼作春秋曰我欲見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天理滅而人欲熾於是假魯史親加筆削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古之準繩皆在於此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先儒曰游夏不能贊一辭此聖人之志之所在也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仲舒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簒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惡而不知其義

年六十九歲在魯孔子過故壇壓級而上顧謂弟子曰茲壇乃

魯臧文仲誓盟之壇也、晧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君往祟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伯魚卒

慶按、子思子之生年無考、旹以逮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則知伯魚之卒、子思尚幼、故諸史傳中多脫畧不記、今附入於此、以補年表之鈌、

年、七十歲、以詩書禮樂敎三千衆、而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

慶按、史記云、子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史記、家語、皆載七十七人、魏王肅本、止列七十六人、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譏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并見於史記、家語、肅本鈌之、至若史記、家語之別、而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鄡單、無琴牢、陳亢、縣亶、家語有琴牢、陳亢、縣亶、無公伯寮、秦冉、鄡單、文翁石室圖、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桃、公肩定、公夏守、句井疆、邽選、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秦冉、林放、三人、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朱子論語序、亦載七十二人、皆本石室圖也、蘓轍古史、錄七十九人、合家語而增琴牢、陳亢耳、今闕里誌載從祀者七十六人、慶於數異名同、或名異數同中、爲識於前、而附其諸家稱數於此、

晚而喜易、讀之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於是作十翼、以贊易道、十翼、謂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彖者、斷定一卦之意、或說卦德、或說卦義、或說卦名、上彖、卦下詞、下彖、爻下詞、象、謂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上象、卦詞、下象、爻詞、繫、取綱系之義、聖人繫屬此詞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文言、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說卦、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序卦、明上

經首乾坤、終坎離、與下經首咸、而終未濟之序、雜卦、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當有損益、又曰、雜糅衆卦、錯綜其義、同相類異相名、○葛洪曰、古有彊者云、孔子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其竊好之、韋編三絶、鐵擿三折、今乃大悟、○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則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持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益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擿、鄭剔二音

慶按周禮太史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杜子春曰伏羲之連山、黃帝之歸藏、鄭元謂夏爲連山殷爲歸藏周爲周易、于氏云伏羲之易爲小成、文王因之、列山氏之書爲連山、夏人因之、軒轅氏之書爲歸藏、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

又按孔穎達曰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易緯云易一名而含三義、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崔覲劉貞簡并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變易者謂生々之道、變而相續、不易者謂天地定位不可相易、

年七十一歲、當周敬王三十九年春、屬魯哀公十四年春々秋文成而麟至、遂絕筆於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孔叢子云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棄之五父之衢、夫子往觀、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麒麟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大野在魯西、車子、主車之微人、鉏商名也、人微故略其姓、服虔以子爲姓非也、

慶按春秋文成左丘明受之、故先儒謂仲尼修春秋爲素王、丘明作左傳國語爲素臣、

又按杜預曰春秋感麟而作、因以爲終、王鏊以爲不然宜矣、鄭衆賈逵服虔皆云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後三年麟感而至、胡安國云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王鏊又

以爲不然、而只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以斯言也、是無其應也、雖然

慶嘗聞之矣、有曰六經成、赤虹降蓋瑞之兆端不一、而其大一則見於天地、麒麟者地之應也、赤虹者天之應也、孔子修經、天地爲昭其應也、豈若千里之外爲然哉、君子弗洵也、小子識之、

六經既成、天降赤虹、化爲黃玉、刻文、孔子修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夫子遂跪而受之、

若夫子一貫之道、朱子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温、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一便貫將去、所以曾子對門人、只說忠恕、

自六經而外、書有格言至論、與夫立身行己之實、門人恐其久而遺亡、後世無所宗師、故筆之於論語、古有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以爲註、三論合爲今之定本、

李延平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並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輔廣源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人言近指遠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泥於言下、自然有促窄淺而有空虛不足之意、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度量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孝經

慶按、宗聖誌云、曾子問孝於夫子、夫子與之語、累千餘言、又云、夫子年七十二、曾子贊孝經、或曰曾子之門人記之、然有古文今文之別、相傳以爲古文出屋壁中、漢孔安國註、今文漢鄭康成註、古文一十二章、庶人分爲二章、自天子以下分爲一章、曾子敢問分爲二章、又添閨門一章、其本亡於梁、至隋王劭於都中訪求得之、送於劉炫、隋經籍誌所謂劉炫明安國之學是也、宋司馬君實、范祖禹、爲之較康成孝經十八章、昔會要云、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傳之、鄭氏而爲註、晋荀昶祖之、而繼之者王儉也、劉知幾排之、而倡之者陸澄也、至於傳習稽疑、又有吳韋昭、虞翻、王肅、劉邵、唐元宗、慶謂、自秦火而後、諸經皆有遺闕、從之學者、當從其義理之實、而闕疑可也、又何必區區致辯於其間哉、

其次見於家語

夔按孔子家語十卷王肅序有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曰孔子家語此外尚有孔子三朝語謂對魯三公語也

至如散見於諸子百家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蓋大聖人之生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孟子願學之乃曰孔子聖之時者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

其所以自顏曾七十子星聚雲集之日而有其傳歷世依之以為斯文之宗主矣周太史子與適魯見夫子而言道子與說曰吾鄙人聞子之名久矣未睹子之形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退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先聖之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明德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夫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散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乎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吾聞聖人之後非繼世之統必有興焉夫子之道至矣將施於無窮雖欲辭天之祚固未得耳子貢以二子之言告夫子夫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志也天何與焉

年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

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負手曳杖謂反手却後以曳其杖按此檀弓文也與史記家語小異

嗚呼慟哉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屬魯哀公十六年歲在壬戌夏四月乙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子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

志馬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以素
爲褚々外加牆々加衣障柩如轜車邊置翣々以布衣木如
搆々漢之扇也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曰披此皆周
之制也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殷制也綢杠
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夏制也公西赤以飾
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制○
慶按是歲四月朔戊申則十八日有乙丑無己丑己丑當在
五月十二日己與乙文相近昔誤今正之
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
之

陳氏曰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門人報之以人所不可加
之禮○是雖禮兼三代亦稱情以爲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墓○
孟子不以爲非○
葬魯城北泗上夫子塚去城一里南北廣十步東西廣三十步
高一丈二尺形如覆斧塚瑩百畝塚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
與地平本無祠堂瑩中樹皆異種魯人世々無能名傳言孔子
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若柞枌雒離女貞五味
毚檀則得識之但瑩中不生荊及刺人草○柞堅忍之木枌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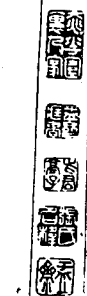
榆先生菜後生山梨謂之離雒離未詳女貞二名安貴香名出
西域五味五藥名毚檀々香之別名
檀弓云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
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弟子皆心喪三年絰而出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
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墓側凡六年然後歸羣弟子及魯人往
處於墓如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地曰孔里檀弓云孔子之喪
二三子皆絰而出○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

獨居三年然後歸
按絰而出聖門隆師之禮爲然也○若常禮羣居則絰出則否
哀公十七年公以夫子堂第爲廟以夫子巍然當座羣弟子配
俾百戶守之歷代帝王皆相增崇自是而後凡天子者或祀之
闕里或祀之孔林又或祀之辟雍祀之內朝登極視學瞻拜祭
饗自釋奠釋菜而外或特牲太牢而祭四時及月朔或命太子
或命大臣致祭展拜而國學而天下郡縣皆豎廟祀之公卿大
夫以及牧令庶司之官至任所莫不令先謁夫子而後從政有
司亦令朔望展拜春秋二仲致祭夫子爲萬世王者師而諸侯

大夫卿尹士庶莫敢不尊是以天子師之以保四海諸侯師之
以保其國卿大夫師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師之以保其身大哉
夫子之道雖未行於當時而在天下萬世則大行而莫可尚已
子貢曰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明矣不譽
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
司馬遷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
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
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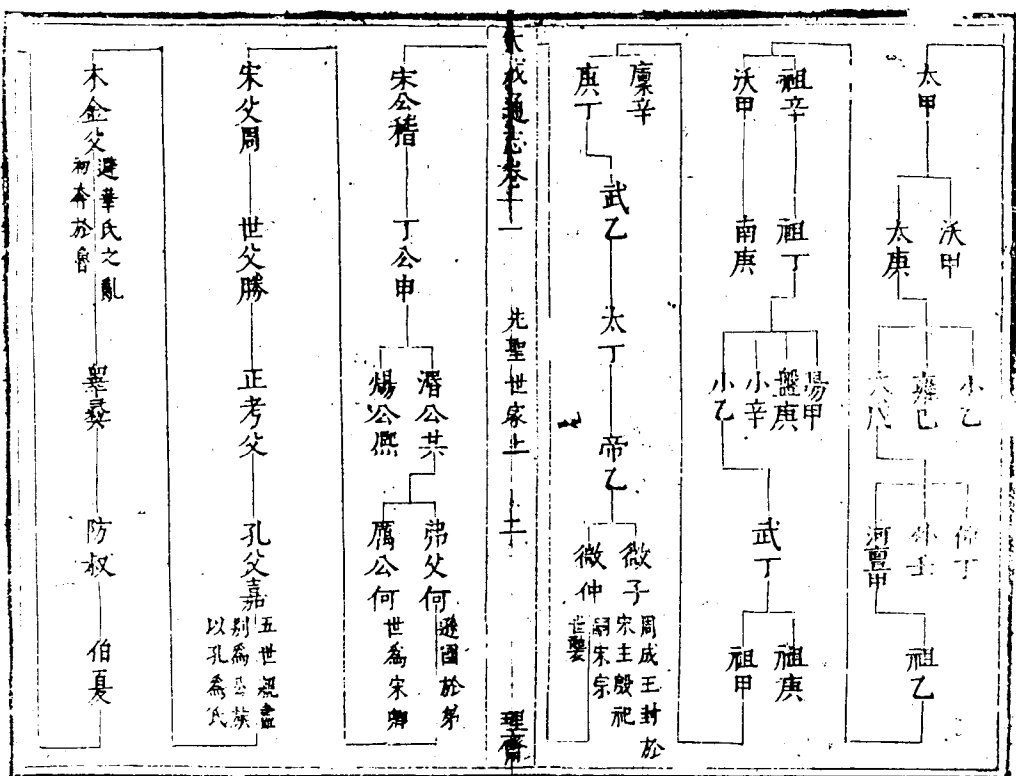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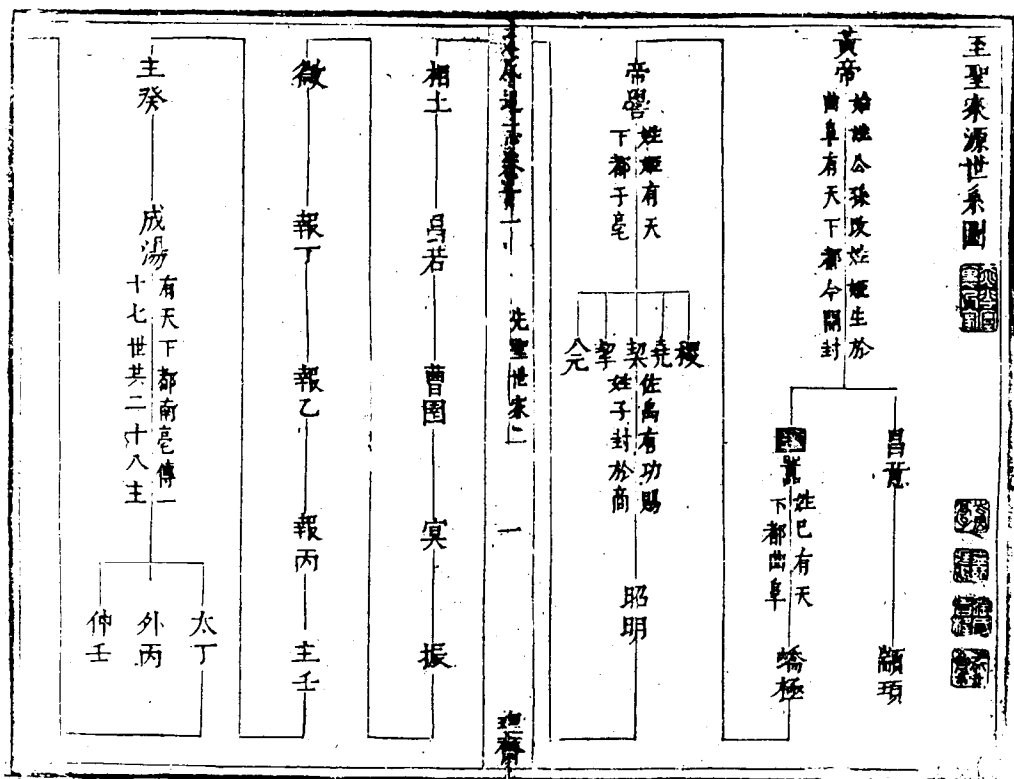
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唐程浩曰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
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光用
之者昌捨之者亡
唐韓愈曰自天子至郡邑守令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
與孔子然社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帝王禮巍然當
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
親弟子者孔子之聖生民未有又豈社稷之可比哉
附論曰吾夫子道大莫容卽今行之當時不過行於列國行
於天下卽夫子而爲君不過唐堯而已爲相不過周公而已
兼君相之任不過虞舜而已堯之道有時而息而夫子之道
則無息舜之道有時而窮而夫子之道則不窮周公之道有
時而不著而夫子之道則日用飮食斯須無不見用者也夫
子之不爲君也不爲相也爲師也是其大也道不行於當時
大莫容矣而其行於天下後世豈當日之天下所能容哉噫
斯道也先天地而存自吾夫子承之後天地而存自吾夫子
啟之上而天子下而庶人用其道則理不用其道擧無一可
者也

又附論春秋之世道統在吾夫子矣吾夫子自志學以來教
明於四座政卽行於九有可也然吾夫子則爲委吏爲乘田
爲司寇爲司空至於爲相止曰攝此行道之一機也而非所
以行道也道之行柰何當日魯衛諸君稱賢矣亦曰知夫子
矣使事事詢之夫子或魯衛之君或列國之君或共薦於周
天子或特薦於周天子天子命之臣請迎於朝親其聆問體
而行之恭敬不衰待以賓師之禮而不臣當日之天下堯舜
之世則有之禹湯之世則有之武王成康之世則有之而孰
知當日之天下固帝降而王王降而霸列國紛爭天王空存

實天運升降之一會也吾夫子豈能違天而行道哉雖然吾夫子不能違天而行道而天卒不能違夫子而使道之終不得行何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日月地之江河人之布帛菽粟無或可離是以爲天下萬世師自步趨然諾動靜云爲之細以及禮樂文章紀綱法度之大自孩提之童以及衰疾之年自羣黎之微以及一人之尊孰得而踰之哉故上焉者學之而可以希聖希天中焉者學之亦可以希賢下焉者學之則可以信可以善即有聾瞶之徒從遊於詩書禮樂之世終不至沉淪於禽獸之類誰謂道不行哉而道之行也不天下萬世哉

十卷終

至聖來源世系圖　慶著

至聖來源世系圖
黃帝 始姓公孫後姓姬生於曲阜有天下都今開封
昌意
顓頊
玄囂 姓己有天下都曲阜
蟜極
帝嚳 姓姬有天下都于亳
稷
堯
契 佐禹有功賜姓子封於商
摯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成湯 有天下都南亳傳十七世共二十八主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甲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微子 周成王封於宋主殷祀
微仲
先聖世家上
宋公稽
丁公申
湣公共
煬公熙
弗父何 避國於弟
厲公何 世為宋卿
宋父周
世父勝
正考父
孔父嘉 五世親盡別為公族以孔為氏
木金父 避華氏之亂初奔於魯
睪夷
防叔
伯夏

闕里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三　理齋

聖父陬大夫——伯皮
至聖先師——伯魚——子思子
白——求——箕——穿——謙 魏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
鮒 秦召爲魯國文通君——隨 承殷後爲宋公——武——延年
騰 漢高帝封爲奉祀君——忠——從祀 安國 特書
霸 漢元帝賜爵關內侯封襃成君——福 襲封關內侯
鮒五世孫 大典特書——吉 漢成帝詔求殷後封爲紹嘉侯後進爵爲公地方百里世襲
房 襲封關內侯——均 襲封關內侯平帝改封襃成侯——志 襲封襃成侯
損 襲封襃成侯章帝東巡狩助祭和帝改封襃亭侯——曜 襲封襃亭侯

闕里志卷十一　先聖世家上　四　理齋

完 襲封襃亭侯
讚——羨 魏改封宗聖亭侯——震 晉改封奉聖亭侯
流寓亦書 滑家山陰
嶷 襲封奉聖亭侯——撫 襲封奉聖亭侯——懿 襲封奉聖亭侯
鮮 宋文帝時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乘 魏文帝改封崇聖大夫
靈珍 魏太和中仍襲封崇聖侯——文泰 襲封崇聖侯——渠 襲封崇聖侯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改封鄒國公
長孫 襲封鄒國公——英悊 陳改封奉聖侯
嗣悊 隋初襲封紹聖侯——德倫 唐改封襃聖侯
知名特書 穎達
崇基 襲封襃聖侯——璲之 襲封襃聖侯改封文宣公——萱 襲封文宣公兼充泗水令

齊卿公 襲封文宣
惟晊公 襲封文宣
策公 襲封文宣
績 家新淦
振 襲封文宣公
絢 家丹陽
昭儉 公宰曲阜 襲封文宣
仲良 家莆田
檜 家温州平陽
光嗣 授泗水令 會五季亂 未襲封
仁玉 襲封文宣公 兼曲阜令
宜 宋興詔爲曲阜主簿奉祀事襲封文宣公
勗 曲阜令

延魯
道輔 仙源令
宗翰
宗哲
宗壽 仙源令
延世 由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聖佑 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延澤
宗愿 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
彥輔 仙源主簿
延之 家清江
若谷 仙源丞
端問
壎 俱仙源丞
若蒙 熙寧初襲封衍聖公 元祐初改封奉聖公
端立
端友 改封衍聖公 高宗南渡寓衢州世襲
若虛 襲封奉聖公
端操 金襲封衍聖公於魯 守祖庭奉祀
君升
若古
若鑑 仙源主簿
端木 家於嶧
端直 家於邳

璞 金曲阜主簿
瑀
璠 金天眷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
玫 金曲阜尉
玠 宋紹興中襲封衍聖公於衢
璿 家鎮江
彥況 家吉水
拯 金襲封衍聖公於魯
摠 金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令
摭 金授廟學正
摯
搢 宋襲封衍聖公於衢

元措 金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令
元用 元襲封衍聖公 兼曲阜尹 係宗愿來孫端立曾孫
之全 元時父從征推襲衍聖公 兼曲阜尹
文遠 宋襲封衍聖公於衢
萬春 宋襲封衍聖公於衢

治 元初爲曲阜尹襲封衍聖公子孫龍襲遂適長

洙 宋季襲封衍聖公於衢元世祖平宋疑所立或言寓衢爲宗子詔洙至遜於曲阜裔

思晦 襲封衍聖公亦端立派

思誠

思凱

思遠 以上襲世職曲阜尹

思遜

思賚 以上襲三氏學教授

克堅 元襲封衍聖公

克昌

克欽

克晉

克中

克仲 以上世職知縣

克晏

克旻

克昫 以上學錄兼內長

希學 元末襲封衍聖公明初班列上相

希大

希章

希文

希範

希勇 以上世職知縣

希聖 三氏學教授

訥 洪武十七年襲封衍聖公自是爵公者不事散官

讓 俱世職知縣

燮

論 三氏學錄

公鑑 襲封衍聖公

公鍠

公統

公錫

公玘

公璜

公澤 俱世職知縣

公鉉

公杰 俱三氏學錄

彥縉 襲封衍聖公

彥繩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彥士 世職知縣

彥衢

彥佩 俱三氏學錄

承慶 未襲爵早卒封衍聖公

承夏

承厚

承霞

承泗

承葉 俱世職知縣

承鎬

承作

承佚 俱三氏學錄

弘緒 襲封衍聖公

弘泰 權襲

弘廓 弘復 世職知縣

聞訏 聞讀 三氏學錄

聞韶 襲封衍聖公

聞詩

聞禮 俱襲封翰林院博士

貞幹 襲封衍聖公

貞寧 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尚賢 襲封衍聖公

尚仟

貞教 貞叢 世職知縣 大清授學錄

胤春 襲封衍聖公

胤植 襲封衍聖公

毓圻 大清襲封衍聖公

胤桂

胤隆 俱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毓麟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禎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瑛 大清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鈺 大清世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

大清襲曲阜知縣

胤齊 大清授國子監學正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註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　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孔子之先有熊氏也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

有熊國君娶附寶之祁野見大雷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姓公孫於是叙黃帝爲孔子第二世祖

按壽丘在魯東門之北今曲阜縣東北六里是也有熊國以爲今河南開封府新鄭是壽丘離有熊之地甚遙帝或生於壽丘因其父官於有熊然也

慶按史記孔子世家叙世始於孔防叔而曰其先宋人也不惟不載黃帝之始不載契湯之承繼並不載宋紀蓋以宋有微子世家黃帝有本紀契湯有殷本紀故也然而彼國史也各自爲紀亦各自爲世今此孔子世家則專志也自不得不本其始而歷叙之云

又按先聖世家當叙其黃帝之始然史有曰黃帝少典之子又曰少典之後世遠言湮耿不能述故叙太祖斷自黃帝始

帝之生也日角龍顏有景雲之瑞居軒轅丘因以爲名長於姬水又改姓姬軒轅丘在有熊國後漢書謂因作軒冕之服以名者非

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徇齊言才智周遍成謂年二十而冠則成人矣

附論曰吾夫子生當衰周之世爲萬世王者師史稱至聖黃帝生當文明之漸史稱萬古莫加之聖吁吾夫子之來源如此真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而崆峒大幹出崑崙也

國於有熊是時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榆罔征諸侯諸侯益叛

於是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賓服帝益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蚩尤爲暴帝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而諸侯咸尊帝爲天子代神農氏以土德王而有天下故號黃帝都於涿鹿

附論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人主視爲天下之天下不視爲一己之天下而正心修身以治平之則大災不生大難不起帝天眷顧而無已詩云帝天之命主於民心人主能心兆民之心以爲心升其俊秀而爵祿公之賢能撫及殘疾而財用公之四海天下之人有一饑者曰我饑之也有一寒者曰

我家之也、有一陷溺者、曰我陷溺之也、賢能者進、不肖者退、
誠如是也、能不享治平之福也哉、即或有意外之變、則民亦
心其心、以報人主矣、安用勢力爲哉、若黃帝者、夫復何憾、
巡行四海、見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
宗、西至崆峒、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丸
作凡、在瑯琊朱虛縣、即丹山、岱謂泰山東嶽、在兗州博城縣、崆
峒在隴右、鷄頭在隴西、即大隴山異名也、熊山在召陵、湘山在
長沙益陽縣、葷粥、一作獯粥、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符釜山合
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於釜山、

帝初受命、適有瑞雲、因以雲紀官、封胡鬼臾區、力牧、周昌、太山
稽、庸光、伯光、七人爲相、風后、相常、蒼龍、祝融、大封、后土、六人爲
卿、
分左右、立史官、
睹鳥跡、作書契、
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調曆。蓋天即渾天
儀、調曆、謂記歲月時日、及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法、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萬國以和、遂
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七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爲
鄰、七三爲朋、七三爲里、七五爲邑、七十爲都、七十爲師、七十爲
州、分之爲井而計於州、則百姓親睦相讓以財、
範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範金、模鑄金也、布帛曰賄、金玉曰貨、
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
幣、
命倫伶造律呂。長三寸九分、以爲黃鐘之管、
命隸首定九章算法、
作合宮、器用。舟車。冕旒衣冠。合宮、即明堂四通者、
作丹書。瑞書。戶牖金人諸銘。及內經、本草。丹書有曰、不幸乃不

聞過。瑞書有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戶牖銘、戒動、金人銘、戒言、
盛哉斯時也、至和氤氳。群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
囿。其大功豐利。流澤後世。至今蒙之。
附論、曰黃帝生當文明之世、鳳凰巢而麒麟遊、所以達而在
上、以身爲教而道行於天下、夫子生當春秋之世、鳳不至而
麟不生、不免窮而在下、以言爲教而道行於萬世、然其嘆鳳
之不至、傷麟之非時、其亦與成周與黃帝比隆哉、
在位百年、七百十有一歲、葬橋山、橋山在今延安府四部縣北、

帝四妃、二十五子、元妃嫘祖、西陵國君之女也、始教民育蠶治
絲繭以供衣服。而天下無皴瘃之患。後世祀爲先蠶、嫘𡠻回切、
帝妃姓、皴七人切、皮細起也、瘃之六切、手足凍瘡也、
生子二、次曰[illegible]囂。其母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姓巳、
名摯爲孔子二世祖、長曰昌意、顓頊之父、[illegible]囂之兄也、風俗通
云昌意雖嫡長、以德劣、降居若水爲諸侯、
邑於窮桑、故號窮桑氏、國於青陽、亦號青陽氏、以金德王天下
遂號金天氏、能修太昊之法、因曰少昊、都曲阜、窮桑今兗州府
青陽今池州青陽縣、

帝之立也。鳳鳥適至、因以鳥紀官、
爲五工、利器用正度量、以宜民、立九扈爲九農、九扈謂春扈氏
趣民耕、夏扈氏趣民芸、秋扈氏趣民收斂、冬扈氏趣民蓋藏、棘
扈氏掌民百果、行扈氏晝爲民驅鳥、宵扈氏夜爲民驅獸、桑扈
氏趣民養蠶、老扈氏趣民收麥、
立建鼓以通號令、制浮磬、作大淵之樂、以諧神人、和上下、帝德
廣遠、遐方服化。諸福之物畢至。在位八十四年、壽一百歲、葬雲
陽、後世因曰雲陽氏、雲陽、山名、在曲阜、
[illegible]囂生蟜極、爲孔子三世祖、少昊傳兄昌意之子顓頊、

蟜極生帝嚳、姓姬名夋、爲孔子四世祖、夋七人切、史記作岌七
山高貌、其母以其神異、因名曰岌、
年十五、佐顓頊、受封於辛、年三十、以木德代高陽氏爲天子、以
其肇基於辛、故號高辛氏、都於亳、以人事紀官、高陽氏、顓頊也、
亳在今河南偃師縣、
帝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達微。順天之意。知民之
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
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
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執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

至。莫不服從。迎送謂迎日推策、郁郁、猶穆穆也、嶷嶷、高貌、時謂
應天時、服士、謂服用士之衣服、
附論曰、自黃帝歷帝嚳、凡四世、而黃帝、少昊、帝嚳、皆先孔子
而聖者耳、
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葬頓丘、頓丘、山名、今大名府清豐縣、
帝四妃、十二子、其三妃、有娀氏女、曰簡狄、娀、息中切、元妃有邰
氏女、曰姜嫄、生稷、次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四妃娵訾氏女、
曰常儀、生摯、及庶子八元、一曰次妃有娀氏、三妃陳鋒氏、邰、湯
來切、地名、今陝西武功是、

祈於高禖、有元鳥之祥而生契、爲孔子五世祖、

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爲司空、敬敷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興於堯舜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商國在太華之陽、今陝西商丘是、

慶覽諸經史、褒美人物、筆法有二、非詳其事而備載之、則提其要而約言之、人遂謂二者有差等之別、慶謂非然、如當洪荒初闢之世、水土未平、不有佐禹之功、人幾無粒食矣、又當人道方立之始、不敷五教、幾乎沉淪陷溺、而同於禽獸矣、與也治水、書止曰有功、敷教、書止曰敬敷、此片言居要、以契之功、實不下於開物成務諸大聖人、而謂有差等哉。

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

相土卒、子昌若立、

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

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而生履、是爲成湯、自契至湯歷一十四世、而湯爲孔子一十八世祖、履湯名、又稱天乙者、夏殷之禮、生稱主、死稱廟主、以帝名配之、天亦帝也、殷人尊湯、故名天乙、

數遷而居於亳、從先王居、作帝誥、高辛居偃師、爲西亳、宋州穀熟西南爲南亳、故城其北大蒙城爲景亳、因景山爲名、

時、桀無道、暴虐四方、諸侯多叛、湯爲方伯、專征伐、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亳衆往爲之耕、老者饋食、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誅其君而弔其民、爲匹夫匹婦復仇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樂。道不出、湯三使往聘之、幡然改曰、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於吾身親見之哉、於是以道覺民、乃就湯、尹名摯、有莘、今開封府乃故地、

附論曰、史記、阿衡、欲干湯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蔿章遂有割烹之問、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及觀輔相太甲一篇、詳於尚書任聖之所以爲聖、大可見矣、司馬孟子之言、得失不瞭然哉、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國、勉哉勉哉、湯薦尹於桀、告以堯舜之道、不聽、自亳凡五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

按湯薦尹是也、史記作尹去湯適夏、豈其然哉、

湯遊於野、見張網四面者、其祝之曰、從天降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令解四面之三。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之者四十餘國、桀疾其大得人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也、而得釋焉、

桀愈行肆、韋氏顧氏昆吾氏黨其惡、恣行亂政、乃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荒淫無度、太史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關龍逢進諫、不聽、待而弗去、遂殺之、湯乃與師率諸侯、伊尹從湯、以伐昆吾、遂伐桀、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於是湯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也、彼尚能興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至、乃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之、桀戰不勝、走鳴條、入於三朡之國、湯從而伐之、放桀於南巢、諸侯心服而大會、湯退而就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可以理之。湯三讓、諸侯皆推讓、於是踐天子位、以水德王、都於亳、亳在歸德州、

誕告萬方、作湯誥、以寬治民。遠近歸之。於是建學養老。以及曆法、朝會、井田、莫不有制、而銘戒樂律莫不有作、

大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在位十三祀、壽百歲、葬亳北、

湯、娶有莘氏、生嫡子太丁、未立早卒、次子外丙方二歲、仲任方四歲、伊尹奉太丁之子太甲、即天子位、爲孔子二十世祖、

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
聽冢宰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
太甲既即位不明厥德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日密邇
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在桐宮伊尹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大甲
在桐三年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也伊乃奉歸
於亳太甲拜手稽首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維厥終於是益修德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諸侯咸
歸焉伊尹作太甲三篇申訓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
太甲在位三十三祀次子太庚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五祀 太甲

傳嫡子沃丁沃丁傳弟太庚
太庚叔子太戊亦有天下以尹陟臣扈為相巫咸佐之修先王
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格於皇天諸侯歸之遠方重譯而
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祀 尹陟伊尹之子○太
庚傳嫡子小甲小甲傳弟雍己雍己傳弟太戊
太戊叔子河亶甲亦有天下在位九祀 太戊傳嫡子仲丁仲丁
傳弟外壬外壬傳弟河亶甲
河亶甲子祖乙有天下以巫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大悅在位
十有九祀 巫賢巫咸之子

祖乙嫡子祖辛有天下在位十六祀 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兄
祖辛之子祖丁
祖辛子祖丁有天下在位三十二祀 祖丁傳沃甲之子南庚南
庚傳祖丁之子陽甲陽甲傳弟盤庚盤庚傳弟小辛小辛傳弟
小乙
祖丁季子小乙亦有天下知民事之艱難在位二十六祀
小乙子武丁有天下王嘗學於甘盤及踐位以盤為相亮陰三
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王作
書以告曰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及夢

得聖人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以形旁求
於天下得說築於傅巖之野
附論曰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傅說卜築於此
蓋賢而隱者也孟子云版築或者所謂版屋為居也
說見王與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
予棄說總百官協心佐理成商家中興之業
在位五十九祀 武丁傳子祖庚祖庚傳弟祖甲

武丁次子祖甲、亦有天下、在位三十三祀、祖甲傳嫡子廩辛、廩辛傳弟庚丁、

祖甲次子庚丁亦有天下、在位二十一祀、

庚丁子武乙、有天下、在位四祀

武乙子太丁有天下、在位三祀、

太丁子帝乙有天下、在位三十七祀、自湯至帝乙凡十六世帝乙爲孔子三十三世祖、

附論曰、自湯以聖人而有天下、太甲克成其道、太戊如之、武丁中興、皆聖、而祖乙、小乙皆賢、吾夫子正宗而外、尚有盤庚、

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是也、

按太庚兄沃丁、太戊兄小甲、雍己、河亶甲兄仲丁、外壬、祖辛弟沃甲、祖丁弟南庚、小乙兄陽甲、盤庚、小辛、祖甲兄祖庚、庚丁兄廩辛、凡一十二王、皆相傳位有天下、茲不詳叙、以叙正宗乃爾、

帝乙元子曰微子啟、啟與紂同母、其母生啟時、尚未立正、及生紂時、始正爲妃、故啟大而庶、紂小而嫡、○尚書、以爲殷王元子、亦曰王子啟名也、史記以爲開者、避漢景帝諱、微畿內地、子爵也、故曰微子啟、

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欲死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史箕子、少師比干、曰、殷不有治政、小民並興、相爲敵讐、太史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可得、不如去、微子曰、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時周武王伐紂克殷、至成王時乃封微子啟國於宋、以繼殷後、於周爲客而不臣、策命之辭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賢、象德、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爾惟踐修厥猷、庸建爾爲上公、尹茲東夏、由是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宋古商丘之地、今屬開封府、

附論曰、史記謂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於是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夫微子存宗祀而不死、是知宗祀爲重而身爲輕宜矣、若左牽羊、右把茅、必無之事也、況於肉袒面縛乎、夫袒縛之事、乃楚人以誣莊王受鄭伯之降、左氏借名於微子而誣之也、其曰、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袒縛乎、請以孔子三仁之說、証之、即抱祭器亦必無之事也、

附論曰、讀史至封微子一事、有曰封微子、國於宋、以繼殷後、於周爲客而不臣、其策命則謂殷王元子、稽古崇德象賢、其

以微子之賢耶然人徒知微子之賢而不知武王成王實賢之

夫不棄前王之苗裔賓於王家以奉其祀而世承弗休古亦有其事矣君其以賢濟聖以聖會賢則非遇合之所易然也

微子傳弟思衍號曰微仲爲孔子三十四世祖

微仲傳子宋公稽

宋公稽傳子丁公申

丁公申傳子湣公共（湣一作閔共一作熙）

湣公共傳子弗父何

弗父何遜國於弟厲公何世爲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

宋父周生世父勝

世父勝生正考父正考父三命茲共又得商頌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共音恭）

正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始以孔爲氏

按孔氏之姓始於此歷周秦漢唐宋元明　清因之

孔父嘉生木金父

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爲先聖高祖歷黃帝之四十四世也

睾夷生防叔爲先聖曾祖歷黃帝之四十五世也避華氏之亂自宋奔魯

防叔生伯夏爲先聖祖歷黃帝四十六世也

伯夏生聖父叔梁紇歷黃帝四十七世也世有明德爲陬邑大夫以先聖之尊進公而王自微子歷聖父凡一十四世

聖母顏氏生先聖於尼丘山因以爲字諱時當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卽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先聖道冠百王德兼羣聖生民以來未之有也其生也講學杏壇轍環列國道大莫容及其卒也爲萬世王者師天下後世自天子而降莫不欽崇仰慕北面拜跪祭饗盡禮自黃帝至先聖凡四十八世

聖配亓官氏生子鯉字伯魚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公以幣召

稱疾不赴年五十歲先孔子卒自黃帝至伯魚凡四十九世

黃帝五十世孔子之孫鯉之子伋字子思受業於曾子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魯穆公欲以爲相安貧樂道抗志不屈年百餘歲

黃帝五十一世孔子曾孫伋之子白字子上嘗請所習於親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亦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齊威王召爲相國而不受冉召亦不受卒年四十有九（史記云四十七）

黃帝五十二世孔子元孫白之子求字子家楚召不赴卒年四

十有五。

黃帝五十三世孔子來孫求之子箕字子京爲魏相卒年四十有六

黃帝五十四世孔子昆孫箕之子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書二十篇名曰讕言卒年五十有一

黃帝五十五世孔子仍孫穿之子謙字子順秦莊襄王召不行魏安釐王聞其賢遣使奉黃金束帛聘以爲相謙謂使者曰若王信用吾道故爲治道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獨欲治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國豈少一夫乎使者曰魏國狹

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親受教耳於是之魏拜相凡九月陳大計不能用乃嘆曰言不用是吾言之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疾歸魏以孔子後封魯文信君卒年五十有七 按謙史記名慎綱目名斌。封孔子後始此。

黃帝五十六世孔子雲孫謙之子鮒字子魚博通六藝秦始皇併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與弟騰藏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隱於嵩山教子弟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爲太傅仕六月托疾而退於陳年五十七歲著書三十一篇名曰孔叢子

鮒弟騰字子襄身長九尺六寸漢高帝過魯封爲奉祀君以奉孔子祀後爲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卒年五十七歲 按封奉祀始此。

騰弟樹字子文

按先聖苗裔數世一子相承至此始有分支

慶若世家自孔子以上雖極貴顯非正宗不書自吾夫子而下凡襲封而外若學行著聞及流寓亦書蓋吾夫子之前叙其淵源所始故不並書若吾夫子而後叙吾夫子之所出故

關達子孫皆無遺書

黃帝五十七世孔子耳孫鮒之子隨字元路承殷後爲宋公

騰之子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爲博士封褒城侯卒年五十有七

樹之子聚字子産爲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聚一名彦

附論曰至聖而後十世閒賢若伯魚子上似之若子思子魚似之子高三國歷聘不就非體子思之家法而傳之自子家也乎子順仕魏若彼而辭秦又若此京襄貞輩亦其類歟曰大聖人以來諸賢雲集得不令聞風者仰止哉

黃帝五十八世孔子十一代孫忠之子武字子威爲漢文帝博
士至臨淮太守早卒
聚之子臧嗣蓼侯爵歷位九卿漢武帝時召爲御史大夫辭曰
臣世以經學爲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終
難爲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與安國紀
綱古訓使垂後世帝從之拜太常禮如三公在官數年卒著書
十篇賦二十篇

忠之子安國字子國治尚書師事申公爲漢武帝博士歷侍中
承詔作尚書傳孝經傳論語訓解又集家語四十四篇未上仕
至臨淮太守
黃帝五十九世孔子十二代孫武之子延年博覽羣書武帝時
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卒年七十有一
安國子卬字子卬傳家學尤善詩書
臧之子琳嗣蓼侯爵傳家學仕至諸史
黃帝六十世孔子十三代孫延年之子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
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以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
密相元帝即位拜爲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
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於長安爲人謙退帝欲致諸相

位讓至三四乃止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弔贈列侯諡曰
烈
卬之子驩善春秋三傳爲博士歷弘農守
琳之子黃嗣蓼侯爵
琳次子茂由大司徒封關內侯
黃帝六十一世孔子十四代孫霸之子福還名數於魯襲封關
內侯
霸季子光字子夏明經學年未二十舉議郎成帝即位舉博士
數使錄宂得旨由是知名爲尚書數歲習漢法令上甚信任轉

僕射尚書令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求問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
苟合有所薦舉惟恐令人聞知從光祿勳爲御史大夫丞相居
公輔位前後十七年々七十薨諡曰簡
驩之子立善詩書教授數百人
驩五世孫吉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
祀廢絕王者必存之所以通三統也詔求殷後嫡長臣衡梅福
皆以爲宜封孔吉世爲湯後從之遂封爲紹嘉侯進爵爲公地
方百里
黃帝六十二世孔子十五代孫福之子房漢哀帝時襲封關內

侯、食邑八百戶、

霸之孫、永爲大司馬、封寧鄉侯、食邑一千戶、

[illegible]壽封合意侯、

光之子、放歷侍中、嗣博山侯、

吉之子、何齊嗣宋公。食邑一千六百七十戶、哀帝建平二年、[illegible]

戶九百三十二

黃帝六十三世孔子十六代孫、房之子、均字長平、敦篤好學。有大才。襲封關內侯、徵拜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忠懇。漢平帝元始元年、改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因王莽亂、辭還、卒年八十一歲、初名莽、因王莽易均、

按漢高帝以來、雖以聖裔寵異之。猶未襲封。至十三代霸、封關內侯、十四代福、十五代房、俱嗣侯、雖襲封、猶稱關內侯、是爲尊帝師而封也、至平帝始改封均爲褒成侯、則專爲奉先聖矣。自是封爵世世相繼矣、

立之孫、元之子、建字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篆仕莽爲建新大尹、勸子建仕、子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從此辭歸、卒於家、

霸曾孫、奮字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潛心聖學、精究其義。由是以春秋見稱。當王莽亂、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奏爲上賓、從容告語、皆理道所不能外、東漢初除姑臧長、素性孝謹。在姑臧、惟老母珍膳、妻子蔬食而已、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在職四年、執守清潔。及入朝、單車就道。帝以爲武都丞、遷太守、賜爵關內侯、

奮弟奇、字子異、博通經史。著左氏傳。

何齊子、安、光武建武元年封殷紹嘉公。十三年改爲宋公。位在二公之上。以爲漢賓。

黃帝六十四世孔子十七代孫、均之子、志字光武初拜大司馬、

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諡元成、

建之子、仁以文學爲議郎。遷博士、歷南海太守、

奮之子、嘉有才學、作左氏說。終城門校尉、

黃帝六十五世孔子十八代孫、志之子、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和帝永元四年、改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

仁之子、豐專經學。不嗜百家、以經學闢三府。委質司空、拜御史、

章帝建初元年、拜黃門侍郎、典東關事、

黃帝六十六世孔子十九代孫、損之子、曜襲封褒亭侯、

建之孫、信字仲和、章帝初拜蘭臺令、元和二年、帝東巡幸闕里、

祀孔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講論僖對曰臣聞聖主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拜僖郎中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黃帝六十七世孔子二十代孫曜之子完襲封褒亭侯早卒

僖之子長彥與弟季彥自爲師友精研典墳十餘年會徒數百人漢安帝永初二年夏河西雨雹大如手傷禾稼天子躬省求有道之士詔陳厥故召季彥於德政殿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帝默然左右皆不喜季彥曰吾豈容媚權勢而欺天子乎遂歸老於家

尚元孫宙之子融字文舉幼有英才年十三喪父哀傷過毀杖而後起州里稱孝旣長好學慷慨有大節著北海集

附論曰聖裔自十一代來凡十世中其大宗若延年若次儒若長平皆好學而賢者也而孺謙退平介守爲不可及也若小宗之有臧有讓有安國有子卬及琳立光會奇仁嘉豐與夫長彥季彥德讓文舉凡十有六人皆經學之大明者也子國及豐之賢則弗逮矣而卬琳長季猶習家學者也尚有子建之清累君魚之不獨以家學稱循以歷仕建功得文舉之國能以學顯且以讜言忠諫顯何濟濟也至於爵祿貴顯褒寵殊異者不暇悉志也

黃帝六十八世孔子二十一代孫曜之孫讚之子羨字子餘魏黃初二年拜儀郎改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

黃帝六十九世孔子二十二代孫羨之子震字伯起晉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

文之孫毓之子衍字舒元少好學年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舉不就避地江南晉元帝詔爲安東參軍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衍經學又練習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親愛之除廣陵太守著公穀集解各十四卷兩漢尚書各十卷魏尚書八卷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春秋國語二十卷

[illegible]潛字景徽爲後漢太子少傅避地會稽遂爲山陰人福八世孫楊侍亭侯因家焉

黃帝七十世孔子二十三代孫震之子嶷字功成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

黃帝七十一世孔子二十四代孫嶷之子撫舉孝廉辟太尉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食邑一千戶

黃帝七十二世孔子二十五代孫撫之子懿襲封奉聖亭侯從

事中郎食邑一千戶、
潛曾孫愔之子愉、字敬康、十三歲孤、事祖母以孝聞、晉愍帝建
興初、始應召爲丞相封餘干侯、還侍中太常、溫嶠執手而泣曰、
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節者君一人、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潛曾孫奕之子倫、爲晉黃門侍郎、著儀禮、
黃帝七十三世孔子二十六代孫懿之子鮮、字鮮之、慨廓大度、
好學善誨人、宋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崇聖侯、
倫之子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爲晉侍中、以直亮稱、出爲假節
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有政績、

愉之孫粲之子淳之、字彥深、志高尚、好典墳、居親喪、廬於墓側、
南宋文帝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不就、
潛之孫侃之子坦、字君平、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春秋、晉成帝
咸和初、爲尚書左丞、遷侍中、封晉安男、遷尚書、卒光祿勳、謚曰
簡、有集五卷、
淳之弟默之、註穀梁春秋、仕廣州刺史、
黃帝七十四世孔子二十七代孫鮮之子乘、字敬山、博學有才、
後魏舉孝廉、文帝延興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
愉之孫誾次子琇之、字季琇、晉舉孝廉、累遷尚書左僕射、侍中、

至誾封儀同三司、
稚之子混、嗣父爵、
黃帝七十五世孔子二十八代孫乘之子靈珍、初授秘書郎、魏
太和中、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
潛元孫誾之孫晉之子祐、少有志行、積錢百斛、視若瓦石、隱於
四明山中、太守王僧虔引爲主簿、不就、
誾之孫靖之子靈符、爲會稽太守、有政績、
倫曾孫道隆子靈產、有高志、精天文、累遷光祿大夫、齊高帝嘗
稱有古人風、

潛曾孫欻之子琳、字季琳、少好學、解音律、妙草隸、南宋初、爲西
閤祭酒、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曰、洪範八政、用錢交易、聖人以
無用通有用也、何可廢之。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雖仕家貧、卒
贈太常、有文集十卷、
黃帝七十六世孔子二十九代孫靈珍子文泰、襲封崇聖侯、食
邑一千戶、
祐之子道徽、少有高行、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辟之、
不至、
靈產子珪、字德璋、風韻清遠、不樂世進、門庭內草萊不除、蛙鳴

原缺

其中或曰子學陳蕃乎珪笑曰以此當一部鼓吹何必效蕃齊

高帝召爲標騎歷尚書御史中丞給散騎常侍著有律文

黃帝七十七世孔子三十代孫文泰之子渠襲封崇聖侯北齊

天保初改封恭聖侯後周大象初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

琳之孫士遜子覬字思遠好讀書仕宋御史中丞遷侍中後爲

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祐之孫揔有操行除竟陵王侍郎不至

附論曰吾夫子自二十一代來歷十世其宗子之賢而好學

者有鮮之敬山然而鮮之則更優矣其支庶之賢而好學者

大成通志卷十二先聖世家下目錄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先聖世家

黃帝七十八世孔子三十一代孫渠之子長孫襲封鄒國公

滑九世孫珮之子休源字慶緒梁中書舍人尚書左丞累佐名藩甚得譽望帝勅王曰孔休源人倫之表汝年尚幼當師事之嘗於殿中別設一榻敬禮之終紫金光祿大夫校書七千卷著

書十五卷諡曰貞

黃帝七十九世孔子三十二代孫長孫之子英悊隋光大元年改封奉聖侯早卒

英悊弟嗣悊隋文帝初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襲爵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

闔六世孫幼孫子奐字休文少孤為叔父虔孫育得成材好學善屬文博物強識仕梁為議曹郎累遷中書舍人尋陞五部尚書終紫金大夫卒年七十有文集

拯九世孫安之子穎達字冲遠一字仲達八歲日誦千餘言及長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詩書三禮隋大業初明經高第授河南内郡博士徵東都令補太學助敎會亂避地武牢唐太宗引為秦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進忠言六年除國子司業遷太子右庶子與諸儒議曆及明堂又與魏徵撰隋史加散騎常侍修定五禮衆有所疑咸决於仲達書成進爵為子以在東宮數有諫議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命講孝經又受詔撰定五經正義凡一百八十卷貞觀十七年致仕圖形凌烟閣讃曰道光烈第風傳關里卒贈太常卿諡曰憲陪葬昭陵

黃帝八十世孔子三十三代孫嗣悊子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品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戶

奐子紹安少與兄紹新俱以文學知名隋大業末為監察御史唐高祖拜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詔撰梁史未成而卒有集五十卷

奐少子紹忠有才學仕太子洗馬

穎達子志元仕唐國子司業

穎達次子志約仕禮部郎中

穎達少子、志亮、仕中書舍人、
黄帝八十一世、孔子三十四代孫、德倫之子、崇基、唐嗣聖中、襲
封褒聖侯、神龍初、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
紹安子、禎、舉進士、仕蘇州長史、遷絳州刺史、封武昌縣子、卒、謚
曰温、
志元子、惠元、為國子司業、
志約子、琮、仕洪州都督、
黄帝八十二世、孔子三十五代孫、崇基之子、璲之、字藏暉、唐開
元初、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

宣公、位於二品之下、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禎子、季謝、早知名、登科、
紹安孫、若思、早孤、母褚氏躬教訓、以學行知名、初授給事中、ヒ
宗朝、轉禮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以清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
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
黄帝八十三世、孔子三十六代孫、璲之ヒ子、萱、襲封文宣公、兼
泗水令、
黄帝八十四世、孔子三十七代孫、萱之子、齊卿、唐德宗建中三
年、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功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

穎達族昂孫、如珪子、巢父、字弱翁、少時、勤文史、博辯多智、與韓
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
兵、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側身潛遁、由是知名、累授歸州刺
史、入為諫議大夫、會晉王為荊襄副元帥、署行軍司馬、兼御史
大夫、遷招討使、累獻破賊策、德宗賞之、贈為尚書左僕射、謚曰
忠、
黄帝八十五世、孔子三十八代孫、齊卿之子、惟晊、唐憲宗元和
十三年、東平丘解、歸曾、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
休源雲孫、齊參子、述符、與兄克讓、事親至孝、俱隱嵩山、

齊參少子、述睿、劉晏薦於代宗、稱為顔閔之行、德宗召拜諫議
大夫、卒年七十有一、
穎達雲孫、岑父子、戣、字君嚴、登進士、節度使盧羣辟為從事、入
為侍御史、憲宗元和初、累遷諫議大夫、儼然忠讜、有諫臣體、以
方嚴見憚於朝、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權尚書右丞、明年、拜
左丞、改華州刺史、潼關防禦使、入為太理卿、改國子祭酒、十二
年、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剛直清儉、十五年、遷吏部侍郎、穆
宗初、改右散騎常侍、二年、復為尚書左丞、數上疏請老、詔以禮
部尚書致仕、謚曰貞、

戣之弟、戡字君勝、方嚴有家法、重然諾、尚忠義、登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與盧從史相反謝病歸洛陽、李吉甫召爲賓佐、從史聞之怒、上疏請貶、遂憲宗授衛尉丞、分司洛陽、詔下給事中呂元膺以爲不可、上曰、朕豈不知戡行將用之矣、未幾卒、贈司馬員外郎、

戡之弟、戢字方舉、擢明經登第、授校書郎、累拜監察御史、遷京兆尹、出刺汝州、又刺潭州、遷湖南觀察使、時兄戣爲嶺南節度使、兄弟節鎭、朝野榮之、入爲散騎常侍、尹京兆、歲旱、文宗憂甚、戢禱曲池、一夕大雨、帝悅、詔兼御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

黃帝八十六代孔子三十九代孫惟晊之子、策明經及第、歷少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

遵孺子、敏行、少修潔、元和五年及第、歷諫議大夫、集賢學士、

戣子、温裕、舉進士、位天平軍節度使、咸通四年、捐資葺廟宇、

戢之子、温業、長慶初及第、宣宗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後爲太子賓客、

黃帝八十七世孔子四十代孫、策之子、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監察御史、左補水部員外郎、

襲封文宣公、

策次子、拯字弘濟、中和二年狀元及第、歷侍郎、

戣之孫、温質之子、緯、咸通二年及第、乾符三年除丹陽令、因家焉、

[illegible]纁字徵夫、咸通四年狀元及第、

[illegible]緯字化文、大中十二年狀元及第、除觀察判官、歷遷集賢直學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歷戶兵吏侍郎、從僖宗幸蜀、改刑部尚書、判戶部事、還京、授御史大夫、又從幸梁、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駕還、進左僕射、賜號持危啟運保義功臣、食

邑四千戶、賜鐵券及天興縣莊、善和里宅各一區、昭宗進加司空、開府儀同三司、位司徒、封魯國公、進兼太保、坐事、後刺華州、乾寧中召用、骨鯁正人、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疾乞歸田里、帝詔使者送至中書視事、會駕出幸石門、緯從至莎城、疾篤、先還京師、家人召醫、緯曰、天下方亂、何求久生、未服藥、卒於光德里第、贈太尉、緯尚節義、秉禮不屈、孔氏裔自元和後兄弟貴顯、至正鼎方鎭者幾千人、而緯則登台輔矣、

温業子、晦、咸通十二年明經及第、歷吏部侍郎、

戢之孫、温諒子、續、唐僖宗文德初爲吉州推官、因家新淦、

附論曰夔欽仰至聖裔見三十一代來其間之譜牒而明槩
者有願達蓋賢者也忠言讜論又有殘後先媲美者也以學
行知名者若々思若巢父以文學知名者休文紹新紹安諸
人以才學知名者嗣悊國文紹忠昌寓季詡諸人稱方直則
曰戡稱節義則曰緯稱人倫之表則曰休文稱顏閔之行則
曰述席孝親而高隱者一則稱克讓再則稱克符斯兩人者
實天空羽翼而志同道合者也至於蟬聯科第繼世流芳藹
譪濟々何其甚也慶謂文也而行在其中矣凡十世內賢哲
挺生非聖裔其孰能愈於斯

黃帝八十八世孔子四十一代孫振之子昭儉仕南陵尉授廣
文館學士兗州司馬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
績之子昌明字昭儀進士及第
溫業孫昊之子昌蘼進士及第為虞部郎中
緯之子昌弼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晦之子昌序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戡曾孫織之子邈進士及第終諫議大夫
[illegible] 仲良唐莆田令卒於官因家焉宋淳祐中官司捌[illegible]
書院建先聖殿又立聖胄莊以教養子孫

黃帝八十九世孔子四十二代孫昭儉之子光嗣哀帝天祐二
年由齋郎授泗水令陵廟主五季之亂未襲封年四十二為酒
掃戶孔末所害
黃帝九十世孔子四十三代孫光嗣之子仁玉字溫如身長七
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時年十九
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歷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廣順二年幸
林廟召對復授曲阜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初孔末既
害光嗣自為曲阜令時仁玉始生九月母張氏抱歸外家育之
後魯人見其長訴於官事聞於朝乃罷末嗣仁玉

黃帝九十一世孔子四十四代孫仁玉之子宜字不疑自幼穎
悟十歲能屬文宋乾德四年詔為曲阜主簿奉祀事調黃州軍
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參預兵機宣力實多太宗召遷司農寺丞
考績有稱轉運使王明奏言忠行篤守法奉公乞擢居朝列委
以事權入覲獻所著文賦太宗深嘉之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
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高密還朝遷殿中丞
宜之弟憲宋建隆初進士及第仕至尚書工部員外郎河東轉
運使
憲之弟勗字自牧性淳厚少孤自立博學能文尤工於詩[illegible]

熙二年進士及第、任曲阜八年、以禮義化鄉黨、以忠孝訓子孫、祥符二年以太常博士知仙源縣、主奉祀事、歷官幾五十載、以秘書監上章請退、分司南京、主管祖廟、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歲、贈吏部尚書、真宗改曲阜為仙源、

黃帝九十二世孔子四十五代孫宜之子、延世、字茂先、特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奉祀事、陞開縣令、調長葛令、真宗即位、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

延魯、知仙源縣事、主管祠廟、

延世弟、延澤進士及第、贈右諫議大夫、

延澤弟、延渥、真宗東封幸廟、賜同學究出身、任清化令、

易之子、道輔、字原魯、舉進士、為寧州推官、以手版擊殺天慶觀妖蛇、合郡驚異服嘆、知仙源縣事、奉祀事、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疏請太后歸政天子、又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內外憚之、使契丹、契丹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致和氣、原魯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帝然之、出知青州、歷鄆、徐、許三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原魯率諫官范仲淹、宋郊、孫祖德等伏閣奏、皇后天下之母、輕廢須明其所欲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原魯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之、奈何順之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原魯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原魯知泰州、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復入為御史中丞、原魯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皆忌之、為宰相張士遜所陷、出知鄆州、行至韋城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對語及原魯、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累贈司空太尉開府儀三司

易次子、良輔、性慷慨、有吏才、智略過人、仕至太理寺丞、上章求退、上嘉其知止、授太子中舍、

易少子、彥輔、幼聰敏、落筆成章、年十八、仕仙源主簿、以郊祀恩、授將作監主簿、父疾、懇求終養、事親十五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服除、官至國子博士、兼仙源縣事、奉祀、

黃帝九十三世孔子四十六代孫延世之子、聖佑、年九歲、賜同學究出身、真宗幸林廟、授太常寺奉祀郎、轉太理評事。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太子中舍、早卒、

延澤子、宗愿、字子莊、天聖中以叔父道輔蔭補太廟齋郎、官至

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改封
衍聖公累遷尚書北部員外郎通判維州
道輔子舜亮知仙源縣事奉祀事
舜亮弟宗翰事親至孝進士及第累知蘄密陝揚洪兗六州終
刑部侍郎知仙源縣事奉祀
良輔子宗壽紹聖初知仙源縣事奉祀
[illegible]宗哲授仙源縣丞奉祀事
[illegible]敗性孤潔喜讀書有田百畝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
未嘗計有無問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有禮人皆慕之父喪廬

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
聞詔賜粟帛近臣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數年召為國子監
直講辭不赴遷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辭卒贈太常丞
績五世孫延之與周濂溪友善登慶曆二年進士為司封郎中
卒贈殿中丞紫金光祿大夫家於清江故名與四十五世同
黃帝九十四世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之子若蒙字公明熙寧
初任仙源主簿主祀事襲封衍聖公元佑初改封奉聖公坐事
廢自是詔令專主祀事不任他職每遇大禮許赴闕陪位
若蒙弟若虛字公實元豐初襲封奉聖公卒時復以若蒙[illegible]

端友嗣爵
道輔孫舜亮子若升授仙源主簿主祀事為沂州新泰令嘗修
葺廟宇贈朝奉大夫
舜亮子若谷授仙源丞主祀事
若谷弟傳字世文博極羣書尤精於易操行介潔元祐政和間
累仕於鄉建炎初與四十八代端友南渡寓居衢州率族拜疏
闕下叙家門故事除知郊州鈞豪伏貪吏民畏服知陝州平鼎
豐寇以功知撫州建昌卒開世文早卑就道至則帖然仕至中
散大夫贈中奉大夫著孔子編年三卷取左國史記諸書成之

[illegible]若古元祐四年任仙源主簿八年轉知縣主祀事
宗愿少子若拙字公智登進士為金州司理參軍
宗殼子若初進士及第
[illegible]若鑑金天會八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七年改仙源仍
為曲阜
延之七子文仲字經父少好學性狷介舉進士第又舉賢良方
正范鎮薦於朝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害忤王安石見黜哲宗
朝為起居舍人拜左諫議大夫上疏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遷
中書舍人有文集五十卷與弟武仲平仲又以文學知名天下

號曰三孔
[illegible]武仲字常父舉進士爲禮部第一元祐初爲秘書省正
字累遷司業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
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出知洪州移宣州坐元祐黨奪職
居池州著有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等百餘卷
[illegible]平仲字毅父舉進士元祐中入史館遷京西提刑坐黨
籍謫知韶州又謫惠州別駕徽宗即位詔遷爲戶部郎中出使
陝西精史學著續世說行於世
黃帝九十五世孔子四十八代孫若蒙之子端友字子交崇寧

三年襲封改衍聖公勾管祀事宣和三年特轉通直郎除直秘
閣建炎初偕叔父傳姪玠扈從高宗南渡寓居衢州紹興二年
知郴州卒於官姪玠嗣爵
端友弟端操以兄南渡留守祖庭金初襲封衍聖公
慶按端友一宗寓衢襲六世端操一宗在金襲六世至治罷
襲以適長嗣封蓋端字以來凡六世兩襲衍聖公
端操弟端立權襲衍聖公
若升子端木字子工宣和四年徽宗幸太學詔大臣先聖後有
在學者特賜進士第自今爲始召見端木賜上舍出身建炎三
年十月南渡明年八月特差徽州黟縣令紹興初召試館職歷
秘書郎著作左郎司封員外郎終朝散郎知臨江軍家於徽
傳之子端問篤學工詩仕仙縣丞主祀事兼洪州奉新縣丞著
州集
傳次子端巳侍父渡江歷官五十年介潔不汚終奉議郎年八
十一贈少保
傳少子端直字子固居官介潔寓鄂之通城有聲稱家於鄂
[illegible]端肅篤志好學不樂仕進金翰林党懷英舉端直閒居
鄉里年德具高雖不習舉業讀書養道該通古今堪任監學明

昌四年召賜進士及第補蔣仕郎以老乞歸
宗翰孫枕之子壎任仙源縣主祀事
黃帝九十六世孔子四十九代孫端樸之子璠字文老金天眷
三年襲封衍聖公於魯勾管祀事贈傑祿大夫
端操次子玠字錫老宋紹興二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端問子璹篤學能文終從政郎彰州錄事參軍著吏事總龜
[illegible]璿學博才優尤工翰墨爲廟學正金貞祐二年賜同進
士第招遠主簿
端[illegible]子瑨建炎二年侍父渡江乾道五年錄孔氏後賜官迪功

郎家鎮江
[illegible]璠金皇統二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illegible]璦金皇統五年任曲阜主簿奉祀事
[illegible]玖金天德二年以忠勇校尉任曲阜尉
平仲孫彥況仕宋監南康稅院遂居於吉水
黃帝九十七世孔子五十代孫璠之子拯字元濟金皇統二年
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襲封未施行間身故自古襲封
不限年齒男拯當襲封奉勅年七歲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務
通直郎

璠次子揔字元會金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二十二
年世宗召赴闕下留用力辭專奉祀事特授曲阜縣令襲封之
後嚴潔祭祀敦篤親族率佃戶之東蒙山採木增修林廟五十
餘間終奉直大夫卒贈光祿大夫
玠之子摺字季紳宋紹興二十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illegible]擢性純古通經術金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及第授排縣
令章宗以聖人後特授太學助教終刑部都事
[illegible]摭廟學正
[illegible]執[illegible]廟學正

[illegible]元龍志尚篤學從眞西山游晚年授迪功郎制曰爾著
書立言諸老所推賢可知矣以宣教郎致仕年九十手不失卷
有阿山講義論語集說魯樵斐稾奏議叢藁壁卒之日門弟子三
百哭之私謚曰文介後贈太子少師
[illegible]拱少孤好學有義方鄉里賢之有西山草堂集村居雜
興集
附論曰自吾夫子四十一代來仰希十世聖裔雖曰大聖宗
風不容多得然得之者以視尋常蓋差勝云誦習涵詠間明
經莫如温如莫如傳莫如擢篤好莫如文仲武仲平仲莫如

端問端肅端甫莫如元龍莫如璹莫如拱博莫如昂莫如瑨
其盡性恊情於君父民物介潔惠義於隱見出處者忠莫如
道輔忠烈莫如宗旦孝莫如宗翰大孝莫如彥輔介潔莫如
端巳端植介潔而多善政亦推昂與傳與夫宗翰慷慨莫如
良輔周急莫如敢高隱克孝亦莫如敢要之皆有光於聖門
者而道輔及昂敢傳其賢者也
黃帝九十八世孔子五十一代孫揔之子元措字夢得年十有
一歲金章宗昌平二年襲封衍聖公勾管祀事特旨視四品授
中議大夫以後襲封并準此例安承二年勅行聖公年及十七

繇曲阜令仍許世襲於是始世襲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勅授
府判尚書省奏若正授是職適當多事之際姑且遥授令勾管
祀事平章高琪曰右隨朝除授恐曠祀典可與附近州府職事
以此授東平府判又旨當土寇未寧若河北職事因而遇害恐
失聖人之後如今與隨朝職事遂授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元光
初授同知集賢院兼太常丞轉知集賢院天興初遷泰定軍節
度使兗州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二年遷光祿大夫改授太常
卿癸巳年元陷汴梁取還東平依舊主奉祀事
元措從弟拂之次子元用字俊卿理宗寶慶初授通直郎權封

衍聖公世襲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道安撫司元
太師統諸道兵至承制襲封衍聖公兼襲曲阜令給印
措之子文遠字紹先宋熙寧四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璹之孫擄之子應選字舜舉登第應發自爲師友博通經書淳
祐七年賜同本科出身授迪功郎
元龍子應得淳祐初理宗幸太學賜同進士出身終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院事
拱之子文撲寶祐初及第以先聖後特旨授修職郎終奉議郎
[illegible]韋慶元二年及第終朝奉郎兵部郎中知瑞州

黃帝九十九世孔子五十二代孫元用之子之全字工升權襲
封衍聖公曲阜令原元措隨宣宗越九年元措還正授衍聖公
之全充曲阜令
文遠子萬春字耆年襲封衍聖公於衢
[illegible]元善宋寶慶二年進士及第終儒林郎
處丰明經修行景定三年進士及第有著述
黃帝一百世孔子五十三代孫之全子治字世安初權父職充
曲阜管民長官兼統初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
授承事郎曲阜尹兼諸軍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冊州防禦

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初特授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子思誠罷封改封適長
萬春之子洙字景清宋季襲封衍聖公於衢元世祖平宋疑所
立或言寓衢宗子也洙奉召赴闕辭爵遜於居曲阜者世祖曰
寧違榮而不違祖真聖後也遂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江東學
校自端友至洙南襲封止於六世
揔曾孫之颿子湞元憲宗初繼伯祖元措襲封八年族人攻之
褫其爵民爲維州尹自端操至湞北襲封凡六世於是以端操
之後襲封三世而端立之後嗣爵焉

霆發由太學及第仕文林郎處州軍事判官
黃帝一百一世孔子五十四代孫若愚仍孫浣之子思晦字明
道天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教諭改寧
陽仁宗即位訪孔子後時謂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授中議
大夫襲封衍聖公給四品印泰定四年進封嘉議大夫至順二
年改鑄二品銀印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羣鶴翔鳴舍上神光自
東南降其舍北贈通奉大夫追封魯郡公諡文肅
思誠元至元中襲曲阜縣尹大德五年陞國子監丞歷
安慶路推官陞知忠州湖北憲司僉事皆未赴

思凱由國子生襲曲阜縣尹奉祀事
思遵三氏學教授終嘉祥縣尹
思立拜御史歷省臺錫金綺歷至知經筵事
思永廟學正至東平路同知
思貴三氏學教授
思逮金世宗大定初由曹州教授轉曲阜尹奉祀事歷
大樂署令陞太常禮儀院判著大元樂書
黃帝一百二世孔子五十五代孫思晦子克堅字璟夫性敏學
博善詩詞尤工樂府至元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

八年詔公之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六年徵
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陞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又
擢爲西臺侍御史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謝病還家二十六年
明太祖手詔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洪武三年告疾遣中使存
問月再至疾篤召驛傳還家生九子
克欽元元統初襲曲阜縣尹奉祀事
克帶明洪武十五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表温州平陽籍博學篤行元至正戊辰進士洪武六
年徵爲翰林修撰

克昌由大常寺禮儀院照磨武備寺知事金章宗承安
二年任曲阜令奉祀事
克伸博學能文尤工於詩元末兵亂流離中奉親至孝
及明初負親歸里襲曲阜世職知縣清慎自守招撫流移睦䘏
宗族修葺廟林
克中明永樂九年襲曲阜世職知縣
克晏明天順八年廟學正
克煦明成化三年廟學正
黃帝一百三世孔子五十六代孫克堅之子希學字士行明敏

希學尤工篆隸元末授中奉大夫因其父入仕於朝以希學襲
封衍聖公明洪武初入朝召對上嘉之每必朝班列上相其初
至京師中使慰勞館餼牢醴一日上問去先師幾何年對曰幾
千年上曰世代綿遠如此而必尊敬如一日只為夫子明綱紀
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授以
資善大夫襲封如舊卒年四十有七朝廷諭祭自後每代皆遣
官諭祭

[illegible]希大字士功襲世職從事郎曲阜縣尹至正十八年致
仕書郎辟中書省掾承直郎翰林院都事調承德郎大宗正府

都事明初改承事郎襲曲阜縣尹

[illegible]希章元至正三年襲曲阜尹

[illegible]希聖三氏學教授終都漕運司知事

[illegible]希勇襲曲阜知縣

[illegible]希文明洪武十七年襲世職知縣

希學弟希範明洪武二十八年襲世職知縣

貴帝一百四世孔子五十七代孫希學之子訥字言伯篤學恭
謹善詩書襲封以國衣入覲太祖曰訥真聖人子孫賜膳光
祿命禮官館於太學追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總庖廩復賜衣服
鈔錠洪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
以教坊樂引導至太學上官率諸生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嘆
賞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禮部上曰既爵公勿事散官誥以
織文王軸為異遂為故事每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列文官之首
厚其廩餼以及僕從皆特與也

[illegible]謨字貞仁永樂戊子以儒士舉於鄉時年二十二歲明
年入試擢乙榜第一上曰我朝孔門子孫未有出仕者今此一
人何不取進士對曰考試至公不敢私吏部請授職上曰謨年
少俊偉務着中進士命冠帶從國子監肄業未幾春坊左中允

員缺上顧東宮官曰春坊中允系六品對曰正六品曰着孔謨做
教皇子諸王賜宅第一區及器皿諸物師道嚴正一無所阿轉
大理評事改雲南道監察御史歷按江西遼東所至風紀振肅
終河南按察司僉事著中庸補註三篇舞雩春風集二十卷

[illegible]信永樂丁卯舉於鄉由禮科給事中轉太理左少卿

[illegible]諗景泰癸酉舉於鄉授[illegible]州學訓

[illegible]譔景泰元年襲世職知縣

[illegible]諭三氏學錄

[illegible]誕景泰丙子舉於鄉由國子監學正進朝列大夫

誥成化丁酉[illegible]河間知縣、
襲成化八年、[illegible]曲阜知縣、
黄帝一百五世、孔子五十八代孫、訥之子、公鑑、字昭文、生而穎
異、長益端謹、晉學尤篤、洪武二十三年、襲封衍聖公、
公鏞、弟公鍠、明宣德[illegible]年、襲[illegible]世職知縣、
公恂、字宗文、少聰敏、正德[illegible]年、舉於鄉、景泰甲戌登進
士、廷試、聞母疾、未入、上知之曰、聞疾而未試、亦可入對、俾錦
人賫金牌召之、及入、時已報午、條對切中時政、登二甲、前聞憂
歸、服闋、授禮科給事中、時詹事府缺左右少詹、以公恂、司馬恂、

授之、上謂孝肅太后曰、朕為女子得賢臣為婿、孔公恂聖人之
後也、司馬恂賢人之後也、太后具服謝之、憲宗初改太理寺左
少卿、封中順大夫、未幾復少詹事、兼左諭德、丙戌言事、出知漢
陽、庚寅復少詹事、卒於官、朝廷遣官諭祭、
公怡、字友文、天順己卯舉於鄉、程其文以為式、成化壬
辰歲大祲、宗族衆多、父子不相保、公怡請粟於都憲、遂得賑恤
族人千餘口、活於危亡之日、皆公怡力也、嘗謂孝經乃聖人教
人第一義、後儒穿鑿實未使聖人心法晦蝕、于尋文究義、未及
訂証而卒、

公都、自幼好學、富而不驕、宗族窮困者、量其事而賙之、
路有以急迫告者、即解衣付之、天順三年、鄒封饑、出粟千餘石
散於衆、曰此天厚我也、何為吝於己、憲宗幸學、應詔觀禮、賜宴
賜衣、賜次子彥稱為太學生、成化乙酉淮南大祲、公都載麥千
斛、往輸於官、具奏賜承仕郎、歲給與皂肉米、
公統、正德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公璜、世職學錄、修理祖廟塋墓、考正家門典故、有文集、
公錫、明天順五年、由舉人襲世職知縣、加兗州府通判、
仍管祀事、

公理、嘉靖十一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
公杰、三氏學教授、兼學錄、
公鉉、三氏學教授、
公淳、嘉靖二十一年、襲世職知縣、
黄帝一百六世、孔子五十九代孫、公鑑之子、彥縉、字朝紳、三歲
而孤、母[illegible]氏教育、十歲入京襲封衍聖公、名字皆仁宗命之也、
館之太學、禮待甚厚、及入賀、詔衍聖公來朝、與正一品衣服一
套、鈔二千貫、下程年例、以後依此例、又賜第於東安門北、景泰二
年、上幸太學、詔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復賜

三臺銀印王帶織金麒麟衣又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有
五命禮部治葬工部治墳
[illegible]彥麟景泰丙子鄉薦歷靈壁知縣
[illegible]彥祿成化戊子鄉薦任裕州知州〻多豪強下車繩其
桀黠郡皆肅然振民窮困遵以農桑民親之如父母卒於官男
女巷哭罷市父老百餘扶櫬之闕里有呂姓者獨不歸人問之
泣曰公活我恩未報願留供香火呂沒其子承懿禮葬之人重
呂之義而多彥祿之德祀於鄉
[illegible]彥倖由貢任定遠訓導教訓生徒講明義理不受束修歷

高陽教諭門弟子送數百里泣別
公綏子彥士成化丁酉舉於鄉弘治二年襲世職知縣
[illegible]彥衢襲世職學錄
[illegible]彥佩襲世職學錄
[illegible]彥繩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黃帝一百七世孔子六十代孫彥縉之子承慶六歲喪母事父
及繼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錄克晏學所著有禮亭吟未襲爵
卒贈衍聖公
[illegible]承夏正德五年由監生襲世職知縣九歲喪父甚哭哀

見者慟之既長躬耕事母〻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卒廬墓側朝
夕哭如初喪朝廷旌表
[illegible]承厚隆慶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天性篤孝父母相繼
捐館哀毀幾於殞生及葬廬各三載朝夕哭奠兩院以孝行奏
聞授曲阜知縣
[illegible]承懿慷慨正直嗜子史行文落筆成章歛跡泝上不入
城市雖祁寒盛暑手不失卷性不嗜飲惟酌鄉人竟日不肯去
真隱君子也卒年七十有五著穡稡聯編
[illegible]承泗正德初襲世職知縣

[illegible]承震嘉靖初由舉人襲世職知縣
[illegible]承業嘉靖二十五年襲世職知縣
[illegible]承鎬襲世職學錄
[illegible]承作襲世職學錄
[illegible]承攸襲世職學錄
附論曰先聖苗裔至五十一代來繁衍稱盛至稽其家學承
繼道脈不墜僅〻有如此也雖曰生齒繁而聖學如線卽或
獲數人又何多遜於昔哉以稽其經明行修如克伸者其學
也博事親也孝奉先也敬涖官而治民也清而慎庶乎其賢

者也如公瑛其學博而教本足敬而勤而文亦足稱矣下此
之學如克堅則以博名如承慶則以著名如謌則以博而著
名如希學如公都如承懿皆以好學名而都尚能積而散爲
人所難以云盡孝如承夏生事盡禮死祭盡禮及葬墓於側
三年後有承厚哀慕亦如之以言政事如思逵則以清刑罰
稱彥緑則以多善政稱洵是其表表者也
黃帝一百八世孔子六十一代孫承慶之子弘緒字以敬景泰
三年襲封衍聖公時僅八歲進入內宮特賜金鈒麒麟圖書御
篆蓋禮崇德四字

按程敏政與孔公弘緒皆南陽李相國賢壻兩喬素不相能
故程氏著聖裔考謂南宗爲嗣爵之人北宗疏且遠者宜尔
封爵不當闕里
慶見敏政前上疏議黜先賢先儒今因與衍聖公小有不合
屢言巧辯正宗與非正宗以向黜祀賢儒之心與茲廢襲之
心觀之敏政之心術不知有先聖孔子之教日也久矣且廢
祀廢襲是直欲廢學也夫天下之人尚有終日學而不歸於
理道者況不學而能之乎如以敏政之心幾令萬古爲長夜
矣陰險若是豈僅爲聖門操戈哉

弘緒弟弘泰成化五年以姪聞韶尚在襁褓不任祀事繼兄權
襲衍聖公天順六年英宗復位詔賜第湫隘以大第易之
[illegible]弘廓嘉靖四十三年由歲貢襲世職知縣
承英子弘復萬曆初由廩生襲世職知縣陞濟寧知州封奉直
大夫仍管縣事尋陞東昌同知轉山東鹽運司同
[illegible]弘實貧而孝父母卒皆廬墓三年
[illegible]弘幹魯府審理正進階奉議大夫有著作
黃帝一百九世孔子六十二代孫弘緒之子聞韶字知德弘治
十六年襲封衍聖公

弘泰子聞詩弘治十六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聞韶弟聞禮正德初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弘文子聞論性至孝父病日夜侍側卒哀痛盡禮既葬廬墓三
年巡方聞之以禮幣存問朝廷旌表
[illegible]聞評襲世職學錄
[illegible]聞諫襲世職學錄
黃帝一百一十世孔子六十三代孫聞韶之子貞幹字用濟嘉
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illegible]十年入賀卒於第上命禮部侍郎
袁[illegible]諭祭行人何[illegible]護喪歸葬

貞幹弟貞寧、嘉靖二十五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貞敘萬曆四十三年由廩生襲世職知縣、

開墅子貞龍萬曆二十七年由廩生襲世職知縣陞忻州知州

東昌府同知轉山東鹽運司同知俱仍管祀事尋陞運使

黄帝一百一十一世孔子六十四代孫貞幹之子尚賢字象之

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公天啟元年入賀卒於賜第上命禮

部尚書孫愼行諭祭、行人盧時[illegible]、護喪歸里、卲提春營葬、

尚坦

尚遠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二九　理齋

尚仟　大清授學錄

黄帝一百一十二世孔子六十五代孫尚賢之子胤春字懋齡

天啟二年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太保五年幸太學陪祭、

尚坦子胤植天啟四年襲封衍聖公加太子太保五年陪祭、

胤椿弟胤桂萬曆二十二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尚遠子胤隆天啟二年襲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

胤禎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胤鈺於　大清襲太常寺五經博士、

胤淳於　大清襲曲阜知縣兼兗州府通判、

胤齊於　大清授國子監學正

大成通志卷十二　先聖世家下　三十　理齋

黄帝一百一十三世孔子六十六代孫[illegible]子、毓圻於我

淸襲封衍聖公

毓麟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毓瑛於　大清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世家誌曰開天啟類肇自有熊胙土錫姓始於殷商微子分國而繼別嘉父吹律而定氏迨夫子生而上承鼻祖下啟雲孫邇春秋而下歷年三千奕葉七十說者謂其萬世爲土繼衰周而爲素王不虛耳其嫡長之胤代膺茅封小者通侯大者元公宗盟之尊世掌花縣寄命百里兼攝九族襲慶承休寧有極乎若翰博主沂國之學學錄端饘堂之模族長舉事稱子姓之祭酒亦代代相衍者

附論曰三五以上道在帝王行之天下春秋之世道在夫子行之萬世然夫子之道家學承授亦自不偶其始也軒嚳開之契湯繼之其後也伯魚子思承之子魚子國繼之而舒元仲達諸儒綿衍之於今千有餘祀尚有與於聖裔出而振衰救弊以維斯道於昭明猶是聖聖相傳之道統終不墜矣

十二卷終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蔡氏

大成通志卷十三 先賢列傳上目錄

先賢世承聖道圖

大清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奉
上諭諭內閣禮部
至聖先師孔子道貫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
宗師其爲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
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
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粵稽舊制則孔子之父叔梁公宋正
宗時追封啓聖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
來未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
享蒸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內閣禮部可會同

確議具奏欽此該臣等謹議
至聖先師孔子秉生安之至德集金玉之大成道備一身教垂
萬葉歷代雖有遵崇之禮而自啓聖公以上封號未加祀
典未備我
皇上作君作師傳心傳道孝思不匱弘施錫類之恩慕德無窮
推廣報功之典以孔子爲百世之師晉先聖以尊榮之號
特頒諭旨追封五代並享蒸嘗此誠曠古未有之異數也臣等
謹稽典禮詳考世系
孔子之五世祖木金父公自宋遷魯始姓孔氏高祖祈父公曾
祖防叔公祖伯夏公父叔梁公凡五代除叔梁公應照舊

封啓聖公外木金父公至伯夏公四代皆應追封公爵臣
等謹擬木金父公追封爲肇聖公祈父公追封爲裕聖公
防叔公追封爲詒聖公伯夏公追封爲昌聖公卽于啓聖
祠內安設神牌按昭穆位次每年春秋致祭其牲牢酒醴
籩豆簠簋每神位前各照啓聖公例陳設其啓聖祠向係
專祀叔梁公故以啓聖爲名今
聖朝異數合祀五代擬更名爲崇聖祠俟
命下之日將追封字樣通行國子監順天府直省府州縣衛學
及行聖公一體遵行至欽奉
上諭 道應頒發國子監及關里勒石廟庭以光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二

盛典等因于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四月十八日大學士
馬等啓奏折本奉
上諭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
義又賴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于孔子誠首出之至
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
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今部議封上考前代帝王皆有
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爲文宣王宋正宗加封至聖文
宣王聖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

宣王加封齊國公爲啓聖王至明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
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爲啓聖公王公雖俱屬
尊稱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孔子五世應否封王之處着
問諸大臣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明倫闡教治世之大
經崇德報功古文之盛典歷稽史冊紀載之文皆有推尊
孔子之禮至
聖祖仁皇帝重道崇儒典章明備我
皇上恩慈仁孝好古敏求統道之淵源以光大爲繼述謂倫常
爲百行之本原至聖立萬世之師表
特諭追封五代典禮已極優隆猶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復降

大成通志卷十三　崇聖加封　前三

諭旨廣賜諮詢臣等欽承之下洊服
聖裁允當參議僉同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公凡五代並追
封爲王爵謹擬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祈父公爲裕聖
王防叔公爲詒聖王伯夏公爲昌聖王叔梁公爲啓聖王
仍將追封王爵
上諭一併頒發勒石可也雍正元年六月初十日題本月十二
日奉
旨依議

大成通志卷十三　啓聖列傳

金臺羅　森　約齋甫　訂証

上谷劉　斗耀　微甫　鑒定　　古成紀　楷　慶有　慶甫　輯著

瀛海孫　際昌　名卿甫　參閱

啓聖公列傳

啓聖公孔氏叔梁紇者至聖先師孔子之父爲鄹邑大夫世有明德娶顏氏禱尼丘山生至聖先師宋祥符初追封聖父爲齊國公聖母爲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初改封聖父啓聖王聖母啓聖王太夫人明嘉靖九年詔監啓聖祠以奉祀聖父稱啓聖公

孔氏

顏氏列傳

先賢顏氏諱無繇一云諱繇字路一字季路顏子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自孔子始教於闕里即受學焉司馬遷曰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娶齊姜氏生顏回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杞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曲阜侯元至順三年進封杞國公謚曰文裕明嘉靖九年遷配啓聖公稱先賢顏氏

曾氏列傳

先賢曾氏諱點字子晳曾子參之父也見道無疑心不累事有浴沂詠歸之志孔子與之嘗疾當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孟子考其行而不掩朱文公謂其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宿伯從祀宋祥符初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遷配啓聖公稱先賢曾氏

孔氏列傳

先賢孔氏諱鯉字伯魚子思子伋之父也聞詩聞禮早得過庭之訓夫子嘗訓之學曰吾嘗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歲先孔子卒

宋崇寧初追封泗水侯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遷配啓聖公稱先賢孔氏

孟氏列傳

先賢孟孫氏名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軻之父也元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明嘉靖九年配饗啓聖公稱先賢孟氏

周氏列傳

先儒周氏諱輔成字　周子敦頤之父也仕宋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啓聖祠

程氏列傳

先儒程氏諱珦字伯溫二程子顥與頤之父也首識濂溪周子於數掾之中薦以自代又使二子從游宋仁宗朝錄舊臣後以曾大父羽功授官知龔州累轉大中大夫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後封永年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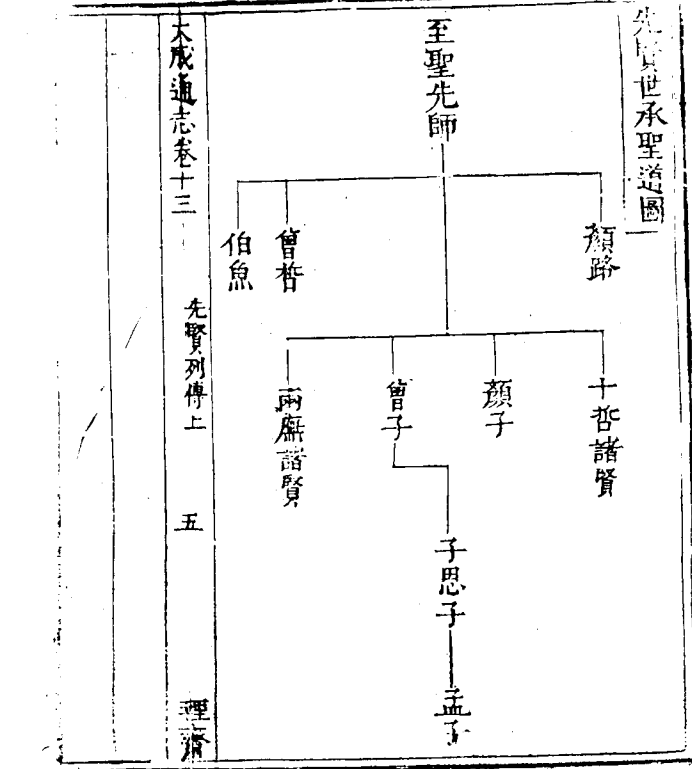
朱氏列傳

先儒朱氏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力學有俊才數千言立就究心河洛宗旨得文獻之傳舉宋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於閩臨沒託子於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illegible]嘗自謂褊急害道因取佩韋之義號曰韋齋元

至正二十一年謚曰獻靖公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

蔡氏列傳

先儒蔡氏諱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宋隱士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結廬其上忍饑啖薺以讀書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袤楊萬里交薦於朝召之不起會僞學黨禁之論起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文公與從遊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文公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嘆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行緩元定曰獲罪於天々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季通者謂宜謝生徒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訓諸子每曰獨行勿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季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入著

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文公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季通而後爲之折衷宋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々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明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舂陵山名在永州府寧遠縣東北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顏子列傳

先賢復聖顏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邾國之後也子爵出自陸終第五子晏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其裔曹挾於邾世〻爲魯卿士自曇父顏有功於周〻封其子友於小邾爲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姓按邾今鄒縣小邾今滕城

傳至無繇娶齊姜氏於周景王二十二年即魯昭公二十一年生顏子少孔子二十八歲陋巷志云少三十歲

幼而天資明敏聞一知十甫成童遊於孔子之門爲孔子疏附之友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疏或作胥

孔子與之言以爲不違不惰而說

按胡雲峯曰顏子之資鄰於生知故無疑問無疑問所以終日與言而不違

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群弟子之所不

及也

朱子曰助我者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顔子於

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何助之有

使之仕 韓詩外傳孔子嘗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遊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

觀其志 顔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贊其賢 子曰賢哉回也

昔韓子以簞食瓢飲爲哲人之細事蘇軾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惡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謂簞食瓢飲不爲哲人之大事乎

附論曰顔子之樂或以爲博文約禮或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𠂤博文約禮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所以收其功於後用力處乃知之明而守之固及其成功只是窮通得喪舉不足以累其心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若曰樂道便非顔子矣昔程子受學於茂叔每令尋孔顔樂處朱文公謂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此是先儒各自了徹處

而以爲於道也擇之精而守之敬

饒雙峯曰顔子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

按朱子以爲用中者舜也擇中者顔子也顔子之學所以求

爲舜者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胡雲峯以爲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於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道所以傳也子思以顔繼舜之後其意深矣舜顔易地則皆然與

問仁而夫子告之他日復許之

慶按克已四勿乃聖門傳授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其從事之久夫子又許之云三月不違以及爲身有問爲身謂立身之道○家語問何以爲身子曰恭

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
任之、勤此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已哉、
爲邦有問、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
舞、
程子曰、問政者多矣、惟顔子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
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
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兆耳。兆、準則也、
陳潛室曰、孔子爲學者言、只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
多論濟時之急務。

從遊於農山、則美其德、家語、孔子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
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
子貢復進而言志、子曰辯哉、顔淵退而不對、子曰、回、安獨無願
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
回願得明主聖王輔相之、敷之以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
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
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
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
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

從遊於陳蔡、則記爲哲、
慶按十哲中首稱顔子、以爲德行、蓋謂德者行之本、君子以
成德爲行也、若顔子之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
三子尚可比擬、其言語政事文學諸科、便是各從一物見於
用者、
厄於匡也、不敢死、
按當日子畏於匡、顔子雖後、其相與共患難之心、未嘗不一、
此聖賢所以各承未喪之天、而斯文之所以終未墜也夫、
悟聖道也、喟然而嘆、

程子曰、博文約禮、此顔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
二者而已、
其對定公、與言佚也、與而遠、魯定公問於顔淵曰、子亦聞東野
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
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
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之御
也、升馬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事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
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

侯自古及今。未有窮於下而無危者也。

而夫子之答哀公康子之問也思而哀、

按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好學皆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能問則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慶謂孔門受敎者衆矣、擧皆好學者也、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卽其問仁問爲邦觀之、則知顏子之所謂好學、乃成己成物、體用本末一以貫之而已、誠哉黃勉齋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功。持守之堅。以此言學。學可知矣。

黃直卿曰、論顏子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用功則只是

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纔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斷、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故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後世若孟子者、仰慕之以爲與禹稷同道、

按朱子謂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輔慶源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心則以其所存言之、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得不與禹稷易地皆然哉、

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卒、卒於周敬王三十年、卽魯哀公五年、闕里志云魯哀公弔焉

按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六十九矣、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問之詞、

娶戴氏、生子歆、嗟乎、其生也與夫子同行藏、

慶按春秋之世、惟孔顏之學可以旋轉、顏子抱用世之畧而不能見用者勢也、非志也、吉哉馮厚齋之言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

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是時欲扶世立功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己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顏淵與己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不槩見哉、

而其卒也、夫子惜之、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公遷曰、顏之死、牛之疾、夫子皆有傷嘆之詞、然於淵歸之天、於牛歸之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亦莫如之何也也、

得不爲之哭也哉、得不爲之哭之慟也哉、葬魯城北防山之陽、

漢高帝東巡狩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饗歷代因之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贈太子太師開元十七年加封兗公宋祥符初進封兗國公元至順初再進兗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復聖顏子戴氏元至順三年封兗國夫人謚曰貞素明景泰間給洒掃戶嘉靖九年詔其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我

清順治初詔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慶希仰聖門諸賢首推顏子以其學也故夫子數許為好學後之學者須曉得闕里誌所云天資明敏四字明敏學也其

說天資是說好學之有天資者不然豈謂顏子得之天授而非學也希賢希聖進勉無已不專於學又安有他道可適也哉

附論曰顏子致知力行知之致處觀其足發而說皆是也行之力處觀其請事四勿竭才卓立皆是也然而知之致處存誠之功居多行之力處主敬之功又居多逮至欲從莫由幾於化矣是顏子之所不可及者學也而顏子之終可及者亦學也千百世而下欲沐千百世以上之宗風易視其學則不可難視其學又不可

曾子列傳

先賢宗聖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之南武城人也索隱曰當時更有北武城則魯有兩武城故稱南以別之

慶按南武城魯之下邑也即今嘉祥縣其故里去縣二十餘里兗州誌又謂嘉祥南四十五里有南武山山南有曾子墓山東南三里許有南武城即春秋時子游為宰處春秋西狩獲麟亦在於此後改為阿城唐宋以來為任城縣金置嘉祥縣取獲麟之義若今東昌府武城非魯地以其名同故立絃歌書院祀之而附會其事耳

又按費縣西南八十里有武城城說苑云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姑無使狗豕入吾舍又戰國策甘茂之言曰曾子居費之武城又後漢王符論曾子葬父南成山唐章懷太子註云南成在費縣西南或以曾子為費人因此也

世膺神明之胄鄫國之後也禹元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當魯襄公六年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為曾氏巫數傳生點點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五年少孔子四十六歲

生而孝友誠敬年十六歲孔子在楚晳命之往而受學焉孔子

見其他日可以授受吾道遂語以明王之道曰七教曰三至孔
子間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今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
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立
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
道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
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
上廉讓則下有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修則
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則天下
治至賞不費則天下說至樂無聲則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

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
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國家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
反覆窮詰焉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後日授以一貫之道
質近於魯學勤於省弘毅能肩大勇能任受教敏勉不息故當
三千子星聚雲集間而能儕顏敬莊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
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
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
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
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
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
未能行是以知終不能及二子也○二子謂顏史
慶按曾子之學以篤信誠實為本故所記為魯也三省吾身
守約任重非魯者能之乎是以友於淵而無愧授之思孟而
不淫耳

一呼而悟於聖道獨得其宗

程子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
此孔子所以教之也
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

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間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
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
地間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
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
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必非一人獨呼曾子語之唯曾
子為能達此耳
朱子曰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真箇行此孝為人謀則
真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驚之曰吾平日之所行
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頓悟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

慶按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於十哲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李觀謂四科不及參者此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慶按曾子如楚始學於孔子之時陳蔡之厄孔子尚未至楚迨楚昭王興師迎孔子而孔子得至焉曾子之不與在是耳

贊孝經 詳見年表

作大學 朱子曰大學一書是通言學之初終

慶按大學一書古本列於戴記自二程更定朱子又加更定分爲章句然鄭康成孔仲達註疏與古本同王陽明湛甘泉

許近巷郝京山吳秋圃杜曰人蔡虛齋皆因古本訓詁羅近溪曰大學原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有味乎其言之也

著修身天圓而外

慶按曾子別集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爲二卷與唐志同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見大戴禮中

有君五致 曾子曰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

三不敢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少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與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

與夫身言身行 曾子曰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尊聞行聞 曾子曰君子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

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

作中播外 曾子曰人言不善則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之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不以利害身 曾子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之者餌也君子不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又曰人之好善福雖不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

雖不至福其遠矣、
一樂三費、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
子有三費飲食不與焉、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與焉、子夏曰
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
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
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
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
曰、善哉、
皆其言語之秩秩者也、

若夫鼓瑟而歌、芸瓜悞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
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勞乎、退鼓瑟而歌、
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參來勿納、昔舜
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怒、安得爲孝乎、○芸瓜二臺在嘉祥南
武山之東、
梁山歌、耕泰山下、天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親乃作歌
出薪、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歸、母曰願留、參方到、母即以手搤
其左臂、曾子左臂亦痛、馳至問母、母曰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

女耳、○搤、乙革切、
居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曰、曾參
殺人、曾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其母尚織
自若、有頃、又一人告之、曾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辭邑、敝衣躬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
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能勿畏
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齊聘、齊聘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
不忍遠親而爲人役、

仕莒、莒居牟切、○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君子重其祿而
輕其身、親歿之後、齊迎以相、晉迎以上卿、楚迎以令尹、方是之
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
居衛、布衣緼袍、糟粕之食、藜藿之羹未見飽、三日不舉火、十年
不製衣、浩歌自得、義不合不屈、
遊楚、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
用者年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豕之逮親
存也、吾初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
也、親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涕泣者、非爲

賤也、悲不逮吾親也、
辭費、魯人攻費、曾子辭於費君曰、請出、寇罷郎來、請毋使狗豕入吾舍、費君曰、寡君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之、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費、數其十罪、而曾子之所諍者九、魯師罷、費君復修曾子之舍而迎之、
烹彘、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今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皆其善言行之彰彰也、
授學於子思、夫子之學、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
晚年道益尊、弟子彌衆、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塗有險道、修衢達矣、今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相揜也、○公明宣學於曾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居朝、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禮有三儀、女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女、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氣不作、

及疾也、念容貌顏色辭氣而戰兢、以[illegible]孝友誠敬之衷終無巳也、尚論者得不仰沐宗風而無巳哉、

程子曰、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巳、又曰、昔七十子學於孔子、其學可見惟曾子、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篤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則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

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疏、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陸象山曰、顏子視聽言動之間、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而五帝三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之功勲德業在焉、

楊成齋曰、不忠不信不習、當如曾子之所省者三、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當如顏子之所克者四、則爲學道其庶幾乎、

陳止齋曰、自子胥以忠稱於呉、曾子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稱疎寥落、如參辰相望矣、

劉屏山曰、曾子遊聖門最年少、夫子一與之言道、唯而巳矣、豈有言[illegible][illegible]哉、宜其成就巍巍、度越諸子矣、

眞西山曰、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件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一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之巳熟、釀之巳就、更不須着分毫力、又曰、進道之勇、稱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士不可以不弘毅、見諸躬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息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若無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奪、雖泛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

既啓之餘、如就業之可免矣、一聞偶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巳、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巳有一毫少違於聖人、雖垂泣弗肯巳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與、此其所以獨傳聖人洙泗之道而無敝與、

卒、葬嘉祥南武山之西、

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南武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奉詔封樹丘陵、墓在嘉祥本此、

建廟及書院於南武山之陽其學晦於秦漢晉隋之世者日已
久矣追唐總章初始推崇之贈太子少保太極初加贈太子太
保開元八年從祀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祥符初
加封郕侯二年改封瑕丘侯政和六年避聖諱改封武城侯咸
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加贈宗聖郕國公明嘉
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生子三曰元曰申曰華俱從祀萊蕪侯
廟芳徽代有聞八歷十五代孫曰據者避王莽亂挈族南遷於
江西永豐廬陵諸郡至五十九代孫曰粹質者生長於永豐嘉
靖十二年詔求曾子嫡派於天下得粹質遂令還武城衣巾奉

祀至十八年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兼給廟田四十頃墓田
十頃洒掃十戶萬曆二十年又增十戶我
清順治初詔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以奉祀事

慶伏讀宗聖遺言敬求遺行則三省者存誠也戰兢者主敬
也孝於親始終無間者仁也友於淵思及從事者義也辭魯
君之邑而不受者潔也當弘毅之任而不可奪者勇也以魯
而悟道呼而唯使子思雖幼而得傳子淵雖死而不墜者德
性學問也作大學集孝經而傳之天下後世自天子以及庶
人學焉而不窮者功業文章也如斯也宜其炳朗於當時而
卽彰明於後世譬日星在天山岳在鎮可也何其尚弗顯於
秦漢晉隋之世雖然道之弗顯於宗聖夫復何憾第以大聖
賢之教尚有湮沒而不能振鐸於人心者若後世一言一行
之善終湮沒而不能爲人取法者又不知其凡幾也已

子思子列傳

先賢述聖子思子姓孔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至聖先師孫也
逮事聖祖而受業於曾子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年十六適
宋作中庸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
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

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
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艱深之辭不亦繁乎子
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文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
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虛
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君其徒曰此
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
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
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慶按中庸一書宋以前列禮記中至仁宗朝始表章大學中

庸與語孟并列爲四書、
朱子曰中庸一書、熹以妄意分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
又曰是諸本原極致處、
張南軒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學者從事於此、須知所從入、子思以不睹不聞者於首於終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及乎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又魯、魯穆公數叩而正對、穆公、哀公曾孫、○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淡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

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若助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公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矣、君君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王之庭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薄守節之士乎、○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至於[illegible]、而曰不欲人知、恐人知譽己、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於子思子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舊君反服之禮之有、
魯穆公亟見、欲以爲相、而不受、穆公見子思、欲以爲相、時臣皆

世襲、滔罷相傾、不以德、訓子思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穆公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遂適衛、衛君館而問焉、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庫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爲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賢

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乞農夫也、衛君笑曰、寡人
非好農、乞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
稱李音彌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與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
挨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故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
默然○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以將百乘、公曰吾知其
可將、然變為吏賦於民、而食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
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
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公再拜曰、謹受教○又

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
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莫
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衛公子交問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徒、清高之節文弼節子書曰大
恭[illegible]今衛不以[illegible]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
之正治、今公子繼康叔之績、處戰國之世、當務覽英雄、保其疆
土、非所以明藏否立教模、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人釣於河、
得鰥魚焉、子思問之曰、鰥魚難得者也、何以得之、對曰、吾釣一
魴之餌、鰥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雖
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曾申問曰、何以不仕、
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誰能哉、與其屈己以富貴、
不如抗志而貧賤、在衛貧甚而自若、縕袍無表、三旬九食、田子
方遺以狐白裘不受、

自衛反魯、著書四十九篇、教授生徒數百人、年百餘歲卒、見闕
里誌、史記云六十二歲、

宋崇寧初、追封為沂水侯、大觀二年、詔從祀、端平二年、升祀堂
上、列十哲間、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升配饗、元至順初、進沂國

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弘治十六年、授後裔世
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書院祀事、我
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曰、上下古今、莫尊於夫子之學、自夫子垂教闕里、從遊
之稱最者、莫如顏曾、自諸賢受教以來、得其宗者、又莫如子
思子、顏子早卒、而其學卽與夫子並顯、曾子子思著大學中
庸、而命嘉言善行、不可窮極、竟不得與顏子並顯於當時、豈
曾思之學、不逮於顏子耶、又豈曾思之學、未嘗著見於當時
耶、抑漢唐以來、雖曰學者甚衆、而從事於聖賢之學、則參辰

也、卽有高堂生、後蒼、諸儒、僅能集大學中庸於古禮中、迨唐
而曾子之學始顯、子思之學、又後四百餘年方纔表著於此、
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也、亦可以見宋尚聖賢之學之盛也
於今爲然矣、

孟子列傳

先賢亞聖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
也、世居於鄒、故爲鄒人、魯自伯禽就國、九世而爲桓公、桓公子
四、長乃莊公、其次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稱仲
孫、其後更稱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

傳世至激公宜、娶仉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
嶧、凝目久之、忽片雲墜寤、時里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
子生焉、仉草賞切、嶧移益切、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擇子以居、凡三遷、列女傳、孟母始舍近墓、
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
也、乃去舍於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
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始可以居子
矣、遂舍之、
稍長、就學而歸、奉母教、旦夕勤敏不息、列女傳、稍長就學而歸、

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
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成名、問以廣
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廝役而無以離
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將其吾子
而長不乏食乎、孟子懼、旦夕勤敏不息、
請見子思、子思說而敬之、孔叢子云、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
甚說、其志、命其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
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
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

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
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稀有、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旣長、娶由氏、韓詩外傳、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
子不說、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
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而不說、是客妻也、婦人之義、蓋不客
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
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
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不歸、
他日侍於子思、子思進而教之、孟子問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立

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
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子曰自大
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
子高其行而人莫能偕也遠其志而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乚
不敢慢辭交於人乚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孟子問曰牧民何
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敎民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
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
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道既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孟子七篇中有

與惠王言仁義言與民同樂、[illegible]道等章、

既而去梁適齊乚宣王以爲上卿、孟子七篇中有宣王問齊桓
晉文問園問交鄰問樂問明堂諸章、

其處齊也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
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責不貪榮祿
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
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患
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
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乚死

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子
何憂乎、

於是復去齊適梁乚惠王不果所言、史記、齊宣王不能用孟子
復去齊適梁乚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
是時、天下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
之法、是以所如者不合、

退而與萬章公孫丑諸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以詔來世、

程子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
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仲
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
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
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當是時、楊墨之言亂天下、而百家衆技之流、惑世誣民充塞仁
義、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以息邪說距楊墨放淫
辭而孔子之道粲然復明於世、

[illegible]子、仲子年八十四卒葬鄒縣四基山之陽、宋元豐六年、追封

鄒國公立廟縣之南郊七年詔配饗孔子廟庭位次顏子東面金大定十四年移座至聖右與顏子對坐元至順初加贈亞聖鄒國公明洪武五年罷配饗逾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景泰三年授五十六代孫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以奉其祀我

清順治初授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

附論曰　慶按太史公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歲孟子傳云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吳程云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涉梁至惠王子襄王七年燕人畔距孔子已一百六十七

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五載子思亦非幼也子思享年六十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則是不親受業矣索隱王劭云史記門人七字為衍字而趙岐孔叢子金仁山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是親受業矣自慶言之史記云子思年六十二而通史於周威烈王十七年記魯穆公尊禮子思事蓋自伯魚卒至此已七十七年矣豈以六十二歲人得行八十年間事乎此六十二歲之不可信也六十二歲不可信則闕里誌云子思年百餘歲似無疑矣況乎家乘較國史或爲切也夫以子思百餘歲合孟子八十四歲則子思之生當伯魚之卒年爲幼而孟子自周顯王三十三年有魏惠王以幣招賢事顯王三十三年實惠王之三十五年惠王歷襄王幾三十七年而孟子又不聞有言於襄王後而通史記孟子事自去齊遂止於周赧王之初想當赧王即位孟子年已耄矣自子思生至赧王初約一百七十餘年子思與孟子之年約一百八九十歲可謂之不親受業乎雖然親受業與不親受業奚容深辯第當合縱連橫之世異端邪說充塞仁義不有孟子力砥之則聖人之道幾亦息矣後世希仰者又

何多致辯於見知聞知之間也哉

閔子列傳

先賢閔子、姓閔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一十五歲、
遊於聖人之門、以德行著聞、幼喪母、能事父、與後母、夫子稱之、
閔子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
之以綿、閔子御父車、身寒失轡、損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
損跪泣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父善其言而止、母因感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按閔子者、上而能事二親、下而能友諸弟、動靜盡善焉、得有
間、

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不奪於大夫、不食汚君之祿、所以寧居汶
上而不仕、
居親喪、三年畢、入見夫子、又稱之、三年喪畢、見於夫子、與之琴、
使之彈、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
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然其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
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對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
內切瑳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
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
之文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
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費侯、宋祥符元年、加封琅琊
公、咸淳三年、進封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按先賢葬所、君閔子騫、徐州府蕭縣有墓、鳳陽府宿州有
墓、濟南府汶東有墓、若冉伯牛者、一見兗州府東平州、一見
河南府孟津縣、一見直隸廣平府、宋年若仲子者、直隸大名
府清豐長垣、開州、三處并見、公冶子者、旣見於青州府諸城
縣、又見之東昌淮安二府、子夏曹州有墓、平陽河津又有墓、

仲弓兗州曹縣、東昌冠縣、皆有墓、澹臺子葬兗州府鄒城縣、
與南昌府兩見、慶議諸賢、或以其學校、諸侯之國、而其國皆
有門人、得其衣冠之遺者而葬之、愛其道、哀其死、而不忍忘
之國墓之耶、又或者聘遊列國、而卒於他邦、彼葬其軀、而此
亦葬其衣冠而墓之耶、總之皆後人景慕先賢、俎豆千秋之
義、容得以其并見而忽諸、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耕、字伯牛、魯之鄆城人也、從遊於夫子、以德
行稱、亞於顏閔、孔子爲魯司寇、以伯牛爲中都宰、嘗從孔子厄

於陳蔡及疾也夫子痛之後以不及門而追思之

慶按聖門有伯牛者德行著聞從遊者數而其奉教於夫子者未之槩見因其謹言愼行蓋恂恂儒者也伏讀夫子之嘆曰斯人也斯人也百世而下聞風而俎豆不亦宜乎

卒葬兗州府東平州北一十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鄆侯宋祥符元年進封東平公咸淳三年加封鄆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雍字仲弓魯之曾人也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其父賤而行惡仲弓以德行著名

按孔子曰犂牛之子云云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張南軒以爲夫子主用人說蓋因言爲知賢才而發也朱子以爲橫渠回互之言若過而能改前愆頓釋何必回互由是觀之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

其從事於仁也則有問

附論曰聖門諸賢問仁處多夫子爲淵告以克己爲仲弓告以敬恕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兩字而不失於出門使民之間人己之際却又無己之可克矣

相參於政教之間也則有問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

仕爲季氏宰他日孔子謂其可使南面

按爲宰之政三而以賢才爲問南面之政簡而以居敬爲先此仲弓深識治體處惜道之未大行也已

卒葬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之冉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下邳公咸淳三年進封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宰子列傳

先賢宰子姓宰名予字子我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初侍於夫子夫子因對社之言責彼之華而兩造就之遂以言

語著名列於十哲、嘗使於楚、楚昭王問孔子於宰我、對曰、切見、
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
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屑君之貺、
他日歸以告夫子、夫子稱之、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
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仕齊爲臨菑大夫、未失身、夫子何嘗恥之、臨菑、齊邑名、
史記誤云、宰予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
之、
司馬貞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

田闞爭寵、爲陳恒所殺、字與宰予相涉、因誤、
柯維騏曰、闞止有寵於簡公、爲田常所殺、左氏載闞止、又稱
子我、故記者誤以爲宰我、
蘇轍曰、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蒙其惡名、豈不哀哉、且使宰
我信與田恒作亂、恒既殺闞止、弒簡公、尚誅族宰我者、事蓋
必不然矣。
楊慎曰、按李斯傳言趙高之短於二世、曰田常爲齊簡公臣、
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遂弒簡公。斯去
宰予未遠、所言當得其實。如斯所言。則宰予之死。仇牧之類

也。遷遂誣以作亂、然作亂無明文、而與難獨有此証、不然幾
誣賢者、
若夫短喪之問、實激時忿世之辭、其曰、期已久矣、又曰期可已
矣、褻玩已字可字、以爲激忿之辭、
而不仁之教、亦藉之以省當日之人心也、夫子七我、果有二心
乎、夫子不云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不又云乎、吾於予取其
言之近類也、近類則足以喻之、是有取於子我之言也、天下後
世、當信以師弟子相識之素、未可以短喪之說短子我、并未可
以史氏不白之愆誣子我、庶幾知子我矣、

慶按、當時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
入、三年之喪、不行久矣、子我激忿而有問、夫子藉問而加責。
意各深矣。若曰、子我果安於食稻衣錦、無是理也、蓋子我之
從遊於聖門、在未壯之年、歲月不爲不久、不常侍於夫子乎、
不與羣弟子相共事乎、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子夏
既除而見夫子、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閔
子喪畢、夫子與之琴、援之而絃切切而哀、三年之喪、稱情而
立文、二十五月而終、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之、謂
聖人若是、同儕若是、而子我反是者、未之有也、○魯庫門如

天子臯門、臯門、天子、郭門也、自外入、ヒ第一門、近廟底是也

門所出入之地、入必由此、蓋魂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

地也、

曲阜西南三里有宰子墓、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齊

侯、宋祥符元年、加封臨菑公、咸淳三年、進封齊公、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宰子、

端木子列傳

先賢端木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衛今衛輝。○少孔子三

十一歲、

天資穎悟、善爲說辭、遊於聖人之門、而識其大、故爲仁也、不欲

無加、夫子重其成材、目以瑚璉之器、謂於詩也、可與言、於政也

達、而子貢之親炙於聖人者、亦深得其盛德光輝、謂溫良恭儉

讓、又謂自生民來未有夫子、及其對他人、見爲日月、見猶天之

不可階而升、是以對景公稱夫子、諸ヒ便ヒ、齊景公問於子貢、

曰子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

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

曰賜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日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

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

尼、譬猶兩手捧土而奉泰山、其無益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

手杷泰山、其無損益明矣、景公曰善哉

就証於夫子、或問士、或問君子、或問王、問政、問治民、問賢臣、以

及觀蜡、而夫子亟大相親、未嘗或倦、子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

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王謂治之哉、我

待價者也、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問治民、懍ヒ焉若將腐

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曰夫通達之御、皆人也、以道導之、

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問今之

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昔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

矣、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

賢乎、曰進賢ヒ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

二人之進賢、巴之才者也、又問夫子之於子產晏子、所以與之

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

行爲敬敏、吾故皆以兄事之。○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

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爲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

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故其學亦得領夫子一貫之教、顏曾而下、天資之敏、學問之進、

無如子貢、故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何謂之問、
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及無言之天、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矣、
卒至悟性與天道、可聞不可聞、子貢學至於是始得嘆美之也、
則其學亦庶乎日進無疆者矣、乃其道德之儒、而非遊說之士、
史記云、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會諸弟子、曰夫魯墳墓之處、父母之國、亡危如此、
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夫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請行、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

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其
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不如伐吳、
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
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
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
臣聞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破魯以廣
齊、戰勝以驕主、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王、是君上與
有卻下與大夫交爭也、如是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
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

下無民人之過、孤主致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
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
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
子貢南見吳王、說曰、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
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誅暴以服強晉、
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夫伐
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
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越出

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
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小國也、大夫何以辱、
臨、子貢曰、吳伐齊必破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
也、有報人之意而令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
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
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
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
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死諫、太宰嚭用
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

以激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詞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
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
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
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
遂行報吳王曰臣以大王之言告越ヒ王大恐曰孤不幸少
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柰大王之
賜得奉先祀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
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扶弱悉
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吳王大

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吳
王乃謝越王於是吳發九郡兵伐齊子貢之晉謂晉君曰夫
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其以
兵加晉ヒ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
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
獲七將軍之師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於黃池之
上吳兵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
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
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軍東向而霸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ヒ勢相破
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田常專政於齊移謂遲其兵君之功
不與謂必歸功於鮑晏

慶按子貢之賢列於十哲故嘗以不欲無加自矢而夫子亦
諱為不欲勿施者也聖門受道顏曾子貢數人豈其私己禍
人譖言而致五國之變哉況云夫子使之聖人之行事固若
是乎即左氏內傳考之齊伐魯ヒ會吳伐齊雖在哀公十一
年齊本於悼公之怨季姬吳本於怨悼公之反覆而子貢不
與焉越伐吳在二十二年時又懸隔不倫蘇子由楊升菴于

慎行皆謂戰國說士假託之詞司馬氏供信之耳茅坤評其
文肆云言滾ヒ如萬丈洪潭不啻傀儡之在掌中然學者當
求其理未可以言詞之圓轉害義則可矣

仕齊為信陽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ヒ
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閉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
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故君子無所
不慎焉

相於魯衛魯君會吳於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曰不與必棄
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嚭曰國君道

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子貢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太
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旣共命焉其老
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
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鄶以吳爲無能爲也○吳徵會於
衛衛侯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束錦以行見太宰嚭語及
衛故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
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
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其誰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嚭說乃舍衛侯○徵百牢吳索魯徵百牢之禮辭吳
大夫嚭不欲往見道長言君長大於道路老拙康子端委端服
委冠禮服也仲雍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飾之以避害藩衛
侯之舍謂吳人執衛侯作藩籬圍其館舍以困辱之束錦十端
爲束以往賂於吳嚭故將止之謂恐其有二心故將執止之
卒於齊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黎侯宋祥符元年加
封黎陽公咸淳三年進封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十三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四　先賢列傳下目錄

金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　際昌名卿甫叅閱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求、字子有、魯人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恭老卹幼、不忘賓旅、以政事著名、嘗爲夫子御、得聞庶富之教、仕爲季氏宰、齊伐魯、及境、冉有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冉有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有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左、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泚泗、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及至也、　齊地、

郊地名、齊人、諸齊大夫陳瓘、陳莊、

進則理其官、退則受敎聖師、問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喪祭之禮、所以敎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朝聘之禮、所以明義也、義明則民不犯、鄉飮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婚禮聘享、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三皇五帝之所以化民如此、故雖有五刑不用也、○問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

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人、其有坐不廉汚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汚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軟罷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或者聞而遣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

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克禮、故不責以備禮也、冉有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性多謙退、故夫子進之、所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徐侯、宋祥符元年、加封彭城公、咸淳三年、進封徐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仲子列傳

先賢仲子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義勇果斷、以政事著聞、列於十哲、其初見夫子也、稟賦鄙喭、遍於伉直、冠雄雞佩猳豚、言則行匕、夫子以禮誘之、初見夫子、冠雄雞佩猳豚、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寇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猳音加、大豕也、與豚豭不同、豭音加、腸病也、豭音鍜匕、修也、豚音屯、小豕也、與豚別、豚音篤、尾下竅、

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夫子進之以學、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師尊若君、故亦曰委質、

子路自夫子誘之之後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

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夫子示以六言六蔽皆所以救其偏也

是以尚勇為問而夫子以義教之

輔慶源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子路自負其勇疑聖門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益高故不

復以此為問

以有憂為問而夫子以樂教之問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慶謂君子之無憂非有憂而強排遣之使不憂蓋君子者修身理性仰不愧而俯不怍渾然天理之流行於日用動靜間無入而不自得者也何憂之有此其教人進勉之方也若夫自修尚是終日乾乾故曰是吾憂也

以及問士則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問君子則曰修己以敬問事親則曰盡力事親問事君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問政則曰先之勞之問成人則謂智廉勇義文之以禮樂問治國所先則謂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國中行氏貴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并存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慶按子路初學於夫子不免尚多勇躁而少潛通之趣故如敬修先勞之間猶有所問若夫子不推極其功以教之何以救其失也

夫子無不詳而教之從遊於夫子之門者久學焉而化其氣質者亦深從於陳蔡宿於石門聞津遇丈人皆從遊事

故其事親也夫子以為生事盡力死事盡哀子路見於夫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種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夫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哀一作思茵一作細

其為季氏宰也夫子稱為知禮季氏逮闇而祭終日不足繼之

以胸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
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
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仕爲蒲大夫也夫子三稱其善 蒲衛邑子路將治之辭於孔子
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難以治也
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
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則正不難矣及爲蒲宰爲
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也與之簞食壺漿孔子聞之使
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說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

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食者是以與之夫子使
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
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矣。
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
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
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
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盛茂此其忠信以
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

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
遇孔悝之難也結纓而死夫子哭於中庭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
南子太子蒯聵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夫人欲立公子郢
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
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謀入衛大夫孔悝家遂與
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爲莊公子路爲孔悝
邑宰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
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孔

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蒯聵弗聽於是子路
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也其死
矣柴也其來乎遂哭於中庭

慶按蒯聵欲殺母而得罪於父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者也
均之不可有國者也在聖人得位行道必正其名矣然事之
本末天王不知方伯不問夫子且不得正賢者豈能爲之哉
況子路之仕亦以卑官欲祿不爲失也食人之食而不避其
難慷慨就死從容赴義不賢而能之乎後之議者多謂其死

於過勇其不知賢者之甚矣。

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衛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內公咸淳三年進封衛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大清順治間榮其後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云

言子列傳

先賢言子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篤信好禮列於文學科聖門由是以習禮稱其篤信在愛人易使問而夫子是之○孔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

輒以禮問聖門稱爲習於禮者

嘗從夫子適衛及仕爲武城宰識爲政之大體在於得人

按子游之得滅明是知爲政以得人爲先夫子是問非見信之素恐未然也

至以道化人使咸習於禮樂絃歌而治

按左傳明文武城乃用武之地習俗尚武子游以道化之變甲冑而爲禮樂刑罰之不用可見矣夫子爲得不爲之喜

他日對季康子云先聖雖子貢之賢亦莫能踰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季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卒葬姑蘇之虞山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吳侯宋祥符元年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進封吳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卜子列傳

先賢卜子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篤信好學深於儒雅著名十哲夫子進以君子之儒

朱子曰儒學者之稱要識君子小人同爲學而何以別之爲君子小人

蓋嘗言好學

按知亡是欲學未至無忘能是已學有得進學之道無以加於此矣

言學問而仁在其中

按博切篤近皆學問志思之事未及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仁有不在中哉

習詩能通其義夫子可之子夏讀詩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依咏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也未見其裏也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於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之所以參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

受易春秋於夫子受易教詳見年表○自受春秋後得授於公羊高穀梁赤之學皆至聖之志之所在也

又能傳禮家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仕爲莒父宰問政夫子以無欲速無見小利示之莒父魯邑名

孔子沒教授於西河魏文侯師之設教於西河有石室學堂文侯師之而諮問致有問樂諸篇

返衛見讀史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者問諸晉史果然

卒葬曹州西三十里卜姆都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追封魏侯宋祥符元年加封河東公咸淳三年進封魏公明嘉靖九年稱先賢卜子

顓孫子列傳

先賢顓孫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才高意廣於孫而寡誠信進於聖人之門其爲學也干祿而夫子以慎言行進之

李延平曰古人干祿與後世異蓋胸中蘊蓄亦欲發而見諸行事

見魯哀公不果用見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爲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也遂去

從學於夫子問仁子曰能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爲仁矣

問禮子曰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
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

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問達子曰質直而好義云云

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
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
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也紘紞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之度之使自索
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
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
不蘊此治民之至道也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自敬領夫子之教故能轢辟近臬者已卒爲大賢他日病召子
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其庶幾乎後世公孫
丞謂有聖人之一體云卒葬江南蕭縣堀坊村唐開元八年從
祀二十七年追封陳伯宋祥符初加封宛丘侯政和六年改潁
川侯咸淳三年進封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顓孫子

澹臺子列傳

先賢澹臺子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
歲

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薄材既受業退而修行正直無
私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今蘇州府南一十
入里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遊遺跡

而投璧不怯水經云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
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璧右

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出子羽乃毀之而
去示無怯意○河延津河在滑州靈昌縣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慶按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
詞而智不充其辯與闕里誌史記文異

墓在兗州府鄒城縣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江伯從祀宋祥符
元年加封金鄉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宓子列傳

先賢虙子姓虙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按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東有子賤碑乃云濟
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虙與伏通慶按覽諸書多以虙為宓
疑後人謄錄之誤也今為改正云
當沖齡之年游於聖門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孔子稱之
按聖人於及門稱許者甚多至目以君子者閔子虙子南宮
子數人而已然守禮尚德之事與夫取友豈其有岐趣哉
仕為單父宰多善政孔子大之初受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二
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

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
志○辭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
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
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
何陽晝曰夫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
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
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子賤理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夫子問曰子治單父而衆
說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夫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夫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
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有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也猶
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夫子曰
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
也惜乎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子賤理單父彈

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理單父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
理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
者逸○孔子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不齊仕
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所
得者一也俸祿雖少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
公事雖急夜勤吊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
曰豈不信哉○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
耕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根音伏
著虙子十六篇卒葬今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

子賤爲魯使與之於道因葬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單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單父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虙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憲字子思魯人見史記家語以爲宋人○少
孔子三十六歲
狷介守節貧而樂道問仁而夫子開示之
按顏子克復私欲淨盡可以爲仁子思不行力制其私可以
爲難夫子所答是因其所已能而進之於未能也蓋私欲不

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若但制而不行容或潛藏隱伏於胷
中而未拔去病根也故曰難曰不知以急進之
問恥而夫子廣其志以勉之
按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從論者三指人而論者五南容
伯玉武子史魚原思是也在有道之世南容之不廢伯玉之仕
武子之智史魚之直可也其教子思以爲世亂而有能守之
節必須世治而有可行之道者也於此見夫子進思之心亦
見夫子東周之志也
夫子爲魯司寇子思爲夫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
鄰里鄉黨乎
夫子卒思遂退而隱於衛養志忘身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
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
騎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思樺冠黎杖而應門正冠
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思仰
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
病也若夫命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
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去思乃徐步
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曰天子不得而臣也

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
忝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今曹縣西一百二十五里有墓在焉俗呼爲原思屯唐開元二
十七年追封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
改稱先賢原子

公冶子列傳

先賢公冶子姓公冶名長字子長魯人索隱名萇一字子芝齊
人
子長之爲人其學其行不詳於經史遊於聖人之門猶幸聖人

有數言之稱許、與夫妻之匕事、記之魯論、其足爲後世學者所
仰止多矣、
按可妻以其素行取之、非罪以其一事言之、若匡章非孟子。
遂爲不孝之子、子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而天下之人幸
而遇聖賢爲之表著者、益稀踈矣。
魯君欲爵爲大夫、辭而不受、世傳長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
給食、有雀呼之、曰、南山虎馱羊、當亟取之、長往之、果得羊、食而
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訟之魯君、魯君繫之獄、未幾雀又
呼曰、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瀣山旁、當亟禦之、匆徬徨、長語

於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齊師果將及矣、發兵應
敵、遂獲大勝、因釋其繫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一
日與魯君遊北苑、見羣雀飛鳴而過、君曰、雀何爲者、長曰、東倉
栥雀爭奔食粟耳、已而果有火報、
卒、葬青州府諸城縣西、史記云、在姑幕、寰輿記云、在淮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密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南宮子列傳、

先賢南宮子、姓南宮、名适、史記名括、家語名韜、一作縚、

字子容、魯人、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兄也、居南宮、因姓焉、謚曰敬
叔、獨居思仁、謹於言行、遊聖人之門、以其兄之子妻之、
按三復白圭、是何等謹言、有道不廢、是何等施行、免刑戮、又
不肯行、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
者、
他日夫子見爲君子、稱以尚德、
慶按當時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以力相高而不知
貴德。況南容亦是三家之子孫、尚德不尚力、乃有此等識見、
豈不爲人所難、

悟聖言、卒能施散、初敬叔以富得罪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侍、敬
叔問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
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出禮書以存禮、後世識周禮之在魯矣、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
踰公宮、桓僖廟災、救之者皆曰顧府、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
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由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
者、敬叔之功爲多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郯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龔丘侯、明

和六年改封汝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公晳子列傳

先賢公晳子姓公晳名哀字季沉齊人索隱名克史記字季次

是時天下多仕於大夫為家臣季沉鄙之未嘗屈節夫子賞之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惟季沉未嘗仕

太史公曰季沉原思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

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北海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今當　題改為公晳子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嘗好易夫子授之嘗為夫子筮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子曰天也

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書嗚呼天命之也

瞿傳楚人馯臂馯音寒姓馯名臂字子弘一字子弓

臂傳江東人矯疵矯音橋姓矯名疵字子庸

疵傳燕人周豎一名醜字子家

豎傳淳于人光羽字子乘

羽傳齊人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王同字子中一字子仲

同傳菑川楊何秦禁學易以筮卜得授受不絕故至今留子木

之學焉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蒙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須

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高子列傳

先賢高子姓高名柴字子羔齊人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鄭元

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史記云少二十九歲

身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見知名於

孔子之門以為愚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

血三年未嘗見齒子路使為費宰而夫子責之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

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策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

可以不讀書也

後為成宰成人格之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

遂為衰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

羔為之衰蓋言絲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為

蚕之績也冠為首而已首之冠者必責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

非爲苑之冠也、爲啄而已、兄之死者、必爲服、哀然成人之服哀、
非爲兄之死也、爲子羔而已。○臣鳖背殼似臣、苑蜂也、
又爲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善之、爲衛士師、嘗刖人之足、及
出公之難、子羔出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
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
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
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說君也、夫子聞之曰、善哉爲吏、用法一

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慶謂一子羔也、初爲季路使、而夫子責之、以其未學而不足
以治民也、後爲成宰、成人格之、爲衛士師、衛人說之、而夫子
善之、夫成人格之、則成人之治也見矣、衛人說之、則衛人之
治也亦見矣、學焉而不能治人者、衆矣、未有不學而能治人
者也、夫子之於始也責之、於既也善之、非以其學也哉、甚矣
不學無術、而欲有造於社稷、有益於民生、未之有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共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共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開、字子若、先聖大訓、名憑、史記、字子開、
蔡人、一云魯人、少孔子十一歲、
習尚書、不樂仕、夫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
按子若斯之一字甚大。其所見處已高於世俗諸儒。但不自
信處、不是賢人謙詞、想程子所謂見大意是也、
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夫子稱之、夫子
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人者孰賢、對曰、臧氏家
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

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
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
人之過也、微而著、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滕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司馬子列傳

先賢司馬子、姓司馬、名耕、字子牛、論語、名犂、家語、名犂耕、
司馬向魋弟也、自宋來學、多言而躁、問仁、而夫子以訒言造之、
問君子、而夫子又以不憂不懼造之、

按魯哀公十四年、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ヒ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牛致其邑而適齊、魋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而適吳、ヒ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

卒於魯郭門外、葬於諸丘、與、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楚丘侯、政和六年、改封緱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樊子列傳

先賢樊子、姓樊、名須、字子遲、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受教於夫子者最少、其初質鄙而率、故請學稼圃、

子愼行曰、請學稼圃、蓋治神農欲以耕戰力田建富強之業、而不知禮義之教可以服天下、去聖人之道遠矣、故夫子示以禮義信以端本之道告之、或者不知眞以爲欲學農圃而譏其陋、亦淺於論須者矣、

他日問知問仁者亙覆無已、而夫子教之不倦、及從遊於舞雩之下、而問崇德修慝辨惑、則進矣、故夫子善之、

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境、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須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右仰曰、年雖少能用命、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益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有子列傳

先賢有子、姓有、名若、字子若、魯人、家語、少孔子三十三歲、

爲人強識、好古道、重厚和易、而又勇於義、與伐魯、衛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與焉、可謂勇於爲義矣、

從學於聖門、而嘗言仁言禮、

蓋有子論禮、說後面一節、論仁則究其本源、故曰孝弟爲本、此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聖人之學莫此爲先。未能服行肖言而欲凌高厲空、造一貫忠恕之域、吾見其自大而無得也、學曾子者、當自有子孝弟之言始、

對哀公則以復徹爲言、及云夫子、以爲出類拔萃之聖、夫子既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者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乃止、夫子既沒、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然而夫子有味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宋見桓司馬爲石郭、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
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返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
如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
史記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
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詩不云、月
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娶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毋
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席、此非子之座也、
洪邁辯曰、此兩事近於星曆卜祝之學、有子不知何所加損
而擯斥之乎。孟子稱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等言未
嘗深詆也、記曰、有子之言似孔子、則其爲諸子所敬久矣、太
史公之書於是爲失矣、且所傳者以道耶。抑以貌耶。宋子京、
蘇子由亦辯之、
宋濂曰、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爲師、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孔
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汴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平陰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齊莊而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治夫子之喪
而禮備三王之制、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邵伯、從祀、宋祥符元
年、加封鉅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巫馬子列傳

先賢巫馬子、姓巫馬、名施、字子期、史記、名期、字子旗、
陳人、鄭康成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論語止記其述陳司敗數言以告夫子、嘗與子路採薪、則其志
見矣、子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
百乘觴於韞丘之下、子路謂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
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吾嘗
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
子路慚負薪先歸、子曰、由何爲借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子曰、
予道不行耶、使女以是願也、
及爲單父宰、而治則其學又見矣、事詳子賤傳中、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郈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東阿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巫馬子、

梁子列傳

先賢梁子姓梁名鱣字叔魚、一云名鯉字子魚、
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千乘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辛字子柳、魯人、史記名幸、少孔子四十六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蕭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陽穀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孺字子魯、家語名儒字子魚、
魯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紀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沂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曹子列傳

先賢曹子姓曹名卹字子循、蔡人、少孔子五十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曹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蔡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伯子列傳

先賢伯子姓伯名虔字子析、魯人、一云姓白名石字析、又字子
哲、一云子楷、少孔子五十一歲、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沭陽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公孫子列傳

先賢公孫子姓公孫名寵字子石、史記名龍、
衛人、史記楚人、一云趙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李之藻辯曰、史記孟軻傳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然未
敢指為受業孔氏者也、王索隱則直以為仲尼弟子、宋儒因
加排詆、近儒宗宋、遂謂當黜其祀、稽其年、少孔子五十三歲
則生於敬王二十二年癸卯、龍為平原君之客、在赧王五十
七年、則壽殆二百四十餘歲、恐無是理也、先賢名寵為是、即
使實龍、然唐與夏有兩后羿、唐與殷有兩柏翳、乃以聖門之
徒、與慎到鄒衍之流、同類棄之者、一千六百餘載、豈不悲哉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黃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枝江侯、明
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冉子列傳

先賢冉子、姓冉名季、字子產、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諸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祖、秦之成紀人、或云衛人魯人陳人皆誤、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少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鄄城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哆、字子斂、魯人、家語名侈、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武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濮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高、字子驕、家語名刻、魯人、一云燕人、少孔子五十歲、孔子去衛適陳、過匡、子驕爲僕、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琅琊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雷澤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漆雕子列傳

先賢漆雕子、姓漆雕名徒父、字子有、魯人開之族也、家語名從、字子文、宋高宗贊字子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須句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苑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壤駟子列傳

先賢壤駟子、姓壤駟名赤、字子徒、秦之成紀人也、家語字子從、按壤家語作穰、宜以壤駟爲姓、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北徵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上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今當題改爲壤駟子、

附論曰、孔門七十子、散見於天下者、皆有專祀、而吾鄉之壤

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樂子、獨無專祀、於先靈似覺未妥、於人心甚爲不快、夫燕子、樂子、關中人也、壤駟子、赤、石作子、蜀、秦子、祖、皆成紀人也、成紀之名、其來最遠、按斯地崑崙鍾精、雪山主於後、崆峒分幹、隴山圍於前、鳥鼠珠絲、首陽玉映、黃河遥遠、渭水迴還、而中有卦山、卦臺、龍石、龍馬洞、分心石、諸古跡、是太昊伏羲篤生之區也。而文媧以後諸聖賢姑不具論。遐想太昊開物成務之功德、繼天立極、慶営以不遍祀於天下爲恨。雖曰不遍祀於天下、而果巍煥其棟宇。誠敬其祀典。盡物盡志於吾鄉、抑可矣。茀祠堂列焉、祀事存焉、而廟[illegible]

狎褻祀事輕薄豈以太古聖人遠邈於中古抑以世遠功高寧忘於今日也是尼山昭朗於九州而卦臺終沉於片土矣安得躋至聖先師之祀而棟宇之祭饗之崇奉於吾鄉配饗以文王周公從祀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張橫渠諸賢耶是則有望於　司大禮者雖然祀事固在所望而更有望者天地鍾靈山川毓秀代代相仍豈其盛於古而薄於今也今日者遠沐大聖宗風而若壤駟子石作子秦子燕子藥子之傳道橫渠之體道清聖之潔己諸仙之風流長吉德輿之吟咏諸類亦可學而至也是更有望於能行藏者

又曰今隴西之名槃古隴西之中而名之也古隴西之名又槃古城紀之中而名之也按茲土西北抵百里有鳥鼠山渭水出焉二百里有奇黃河還流西抵九十里有首陽山二百里有奇有雪山東南二百里有朱圉山三百里有隴山汧水出焉東百里餘有卦山山麓瀕三陽川有卦臺諸古跡與汧埏坊有岐山橫渠三陽川固伏羲畫卦之區鳥鼠朱圉皆禹與契導渭所經渭陽太公垂釣岐豐文王出治周公制禮作樂之區也首陽夷齊採薇汧渭非子主馬而橫渠子厚之所興也追太古而中古中古而近古人文蔚蔚濟濟宜其今若昔也何人文之盛乎昔者卒不能盛於今豈山水之產不逮於昔而風氣之殊或薄於今也非然也有望於興起者必先有望於觀風者如其以今視今何若以昔視今以昔視今又何若視今若昔倘得教養之栽培之即不能如昔之大聖名賢接踵而起當亦有德性學問文章事功輩離近代諸大名公而興者歟

商子列傳

先賢商子姓商名澤字子秀魯人史記字子季鄭康成云吳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雎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鄒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石作子列傳

先賢石作子姓石作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也或作石子蜀則以石為姓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郈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成紀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　今當　題改為石作子

任子列傳

先賢任子姓任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史記字選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任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當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公夏子列傳

先賢公夏子姓公夏名首字子乘魯人一名守字乘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元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鉅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今當　題改爲公夏子

公良子列傳

先賢公良子姓公良名孺字子正陳人一作儒字子幼

賢而有勇孔子周遊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唐開元二十七年

追封東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牟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

先賢公子今當　題改爲公良子

后子列傳

先賢后子姓后名處字子里齊人家語姓石名處字猎一本姓

伯字子措一本字堅之又云字子皙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營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膠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奚子列傳

先賢奚子姓奚名容蒧字子皙魯人家語姓奚名蒧字子偕古

史字皙正義以爲衛人按子皙爲奚仲之後則奚爲姓明矣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下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奚子

公子列傳

先賢公子姓公名肩定字子中魯人一云公肩複姓家語名肩

字子仲史記名堅定一曰晉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新田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梁父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祖字子襄魯人史記名相字襄一名柤宋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邑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富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鄡子列傳

先賢鄡子姓鄡名單字子家一作縣亶按家語有縣亶而無鄡

單史記有鄡單而無縣亶疑即一人以姓名音近而誤耳且史

記字子家七語字子象七字頗家疑亦誤耳或曰今宜補縣亶

鄡聯列諸祀典亶一作豊縣音懸七亶家語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銅鞮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聊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鄡子

句井子列傳 句正義音勺

先賢句井子、姓句井、名疆、字子疆、衛人、正義字子孟一作子野、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淇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滏陽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子、 今當 題改爲句井子、

宰父子列傳

先賢宰父子、姓宰父、名黑、字子索、魯人、見家語、史記以罕爲姓、名父黑、字子黑一字索、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祁鄉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今當 題改爲宰父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商、字子丕、見史記、家語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之言皆曰丕茲、則不慈爲丕茲明矣、
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三歲、一云少四十歲
其父堇父與聖父以德相尚、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上洛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馮翊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榮子列傳

先賢榮子、姓榮、名旂、字子旗、魯人、家語名祈、鄭康成曰衛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雩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厭次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公祖子列傳

先賢公祖子、姓公祖、名句茲、字子之、句音鉤、見史記、家語一名茲
魯人、鄭康成曰魏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期思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即墨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左人子列傳

先賢左人子、姓左人、名郢、字子行、魯人、史記字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淄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華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 今當 題改爲左人子、

縣子列傳

先賢縣子、姓縣、名成、字子橫、魯人、史記字子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鉅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武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鄭子列傳

先賢鄭子、姓鄭、名邦、字子從、魯人、見家語、史記作鄭國、字子徒、
邦字避漢高祖諱、薛字疑誤、古史亦作鄭邦、鄭康成曰宋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滎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朐山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燕子列傳

先賢燕子姓燕名伋字思、秦人、家語名級字子思或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漁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汧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原子列傳

先賢原子姓原名亢字籍魯人史記名亢籍正義亢又作冗家語名抗字子籍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萊蕪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樂平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之僕字子叔魯人史記字叔、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東武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宛句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廉子列傳

先賢廉子姓廉名潔字子曹衛人史記字庸一字子庸、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莒父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胙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樂子列傳

先賢樂子姓樂名欬字子聲秦人家語名欣一曰魯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昌平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建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叔仲子列傳

先賢叔仲子姓叔仲名噲字子期魯人家語名會鄭康成曰晉人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少孔子五十四歲
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記事於夫子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

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瑕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平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子今當　題改爲叔仲子、

邦子列傳

先賢邦子姓邦名巽字子斂魯人索隱曰家語名選字子歛文翁作國選避漢諱也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平陸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高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邦子、

翟子列傳

先賢翟子姓翟名黑字皙之衛人一作子皙、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臨濟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林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翟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輿如字子上魯人家語名輿、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重丘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朐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子蔑子列傳

先賢子蔑子姓孔名忠字子蔑家語名弗、

慶按子思稱子思子所以別孔子也子蔑仍以孔子爲稱未可也今正之凡傳稱某子某姓皆因是也、

孔子兄孟皮之子親承家學嘗有問於夫子子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爲不如弗知親而弗信不如弗親樂之方至樂而不驕患之所至思而弗憂子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無遺已之患惟智者能之、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汶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鄆城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子、今應通改爲子蔑子、

公西子列傳

先賢公西子姓公西名葴字子尚魯人史記尚作上、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祝阿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徐城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施子列傳

先賢施子姓施名之常字子常魯人家語字子恒一日齊人、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乘氏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臨濮侯、
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陳子列傳

先賢陳子姓陳名亢字子禽一字子亢少孔子四十歲、
陳人陳子車弟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亢後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弗果用、
其言見於著傳者有夫子聞政伯魚異聞二端今開封府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見闕里誌、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潁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南頓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

秦子列傳

先賢秦子、姓秦、名非、字子之、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汧陽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華亭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琴子列傳

先賢琴子、姓琴、名張、字子開、衛人、家語、名牢、文翁圖、字子張

孟子以爲孔子之所謂狂者、嘗與宗、魯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子桑戶死未葬、夫子聞之、使子貢往弔之、或編曲、或鼓琴、相歌而和、子貢趨而進曰、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夫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臨尸而

歌、顏色不變、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某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某使女往弔之、某則陋矣。○左傳昭公二十年、衛齊豹見宗魯於靈公兄孟縶、以爲參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宗魯曰、吾猶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琴張乃止、

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頓丘侯、政和六年、改封平陽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申子列傳

先賢申子、姓申、名棖、字子周、魯人、家語、名續、史記、名黨、字周、文翁名堂、

進於聖人之門、而以剛造之、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魯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文登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申子、

步叔子列傳

先賢步叔子、姓步叔、名乘、字子車、齊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淳于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博昌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

步叔子、

顏子列傳

先賢顏子、姓顏、名噲、字子聲、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朱虛伯、從祀、宋祥符元年、加封濟陰侯、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太史公因之、記其有年及闕見於書傳者凡三十五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止記姓名、今侑食於孔子廟庭無秦冉公伯寮、鄡單雖見於從祀、然三人家語不載、

家語亦載七十七人、自魏王肅大、止七十六人、缺顏何一人、

其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史記未載而公良孺、秦商、顏刻、林依一
會申績五人有事實史記缺焉又琴牢、陳亢、二人有事實今
祀之而縣亶顏何未與焉
文翁石室圖止祀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桃、公
肩定、公夏守、句井疆、邦巽、顏何、八人別有遽瑗、林放、申棖、申
黨今石室亦少申棖、申黨
蘇子由古史記七十九人其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琴牢、陳
亢、不載於史記意以二書不偏廢而并存之云。
慶按啟聖祠配饗季路子皙二人先師殿配饗子淵曾子二
人從祀十哲十人從祀兩廡六十二人共七十六人今惟以
得祀饗者列之傳焉。黜祀者闕其事實。其事實未見於論語、
家語、史記、闕里誌、諸書或得之別集者補入焉。

十四卷終

大清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聖旨朕自冲齡卽好讀書亦好寫字一切經史靡不徧閱成誦
在昔賢哲所著之書間有字句與中正之理稍有未符或
稍有疵瑕者後儒卽加指摘以爲理宜更正惟宋之朱子
註明經史闡發載籍之理凡有撰釋之文字皆明確有據
而得中正之理今五百餘年其一句一字莫有論其可更
正者觀此則孔孟之後可謂有益於斯文厥功偉矣朕既
深知之而不言其誰言之于朱子宜如何表章崇奉爾等
與九卿會同具議以聞欽此欽遵臣等公同集議得惟我
皇上統紹勳華道宗鄒魯證明樂備治定功成勤勞萬幾間有

餘暇手不釋卷心惟古學紹聖神文武之德契濂洛關閩
之傳寶頒親題昭文明于天壤穹漢永煥爾儀表于人間
彰顯遺徵甄錄嗣裔既光前而耀後洵振古而超今而尤
于朱子之全集沉潛研極實踐敦行嘗謂朱子發明聖道
執於至正高不入於虛寂卑不雜於刑名使六經之旨大
明聖學之傳有繼孔孟以來爲功弘鉅今特諭臣等集議
優崇之典臣等謹查朱子在孔廟東廡先儒之列應仰遵
諭旨移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聖以昭我
皇上表章先賢之志意奉
旨依議

先儒世承聖道圖

目止

先儒世承聖道圖

左子
(周) 公羊子
穀梁子
高堂子
(秦) 伏子
(西) 毛子 (東)
后子
杜子
(漢) 孔子 (漢)
董子

(隋) 王子
(唐) 韓子
歐陽子
胡子
邵子
周子
(宋) 司馬子
張子
程子
程子
楊子
胡子
羅子
張子
陸子
李子
朱子
呂子
眞子
蔡子
(元) 許子
薛子
陳子
(明) 胡子
王子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丰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恭閲

左子列傳

先儒左子姓左名丘明東周時之中都人也授經圖曰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昔人謂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趙師聖云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丘明曰孔某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

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山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爲司徒贊稱左子爲孔門素臣春秋遺直諒矣嘗受經於仲尼其爲春秋傳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得故丘明授魯申々授吳起々授子期々授鐸椒々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々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々白哀帝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太常博士左氏春秋傳始得立於學官又採録前世穆王以來下迄於魯悼智伯之誅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

傳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瑕丘伯政和六年以封爵犯聖諱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左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左子

附辯曰東周之有左氏其好惡與聖人同聖亦嘗稱之矣春秋一書聖人筆削而褒貶存其好惡之實而已非左氏詳其旨而論列其事聖人之言簡賈逵王肅虞翻韋昭諸儒焉得會其意而治之此左氏之所謂受經於仲尼而爲素王之臣也迨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謂其説多誣後之起者皆謂魯論所載並傳春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鄭夾漈氏族誌

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姓左名丘明其在魯論則居於左丘以地爲氏者也不特鄭爲然也雖文公朱子亦惑之時有問之者曰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名世考之姓氏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至論及浮誇乃因石言神降之類然讀內傳若是者百無一二而其諱理則數數然也豈可因其一二傳疑而並疑左氏哉薛方山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可謂知言哉

公羊子列傳

先儒公羊子姓公羊名高周末時之齊人也作春秋傳解多所發明朱文公曰公穀皆是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二人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疎而義理精公羊受業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傳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臨淄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公羊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伏子列傳

先儒伏子姓伏名勝字子賤秦之濟南人也明經爲秦博士能尚書秦焚書勝壁藏尚書其後兵革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敎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能言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晁錯往受之勝授少女少女授錯今文尚書是也伏生作傳四十九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

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乘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伏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伏子

穀梁子列傳

先儒穀梁子姓穀梁名赤字元始周末時之魯人也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並行於世於聖道多所補益孔子以春秋之說授子夏子夏授之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

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不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等、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龔丘伯、政和六年、因犯聖諱、改封雎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穀梁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高堂子列傳

先儒高堂子、姓高堂名生、字升平、西漢之魯人也、高堂齊公族、齊卿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儀禮經秦火而不傳、獨高堂生能習而肄習之、漢興為博士、傳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并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乃明、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萊蕪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高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毛子列傳

先儒毛子、姓毛名萇、西漢之趙人也、大毛公亨之子、稱小毛公、善說詩、詩之學、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得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皆宗師之、至今獨立、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樂壽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毛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毛子、

后子列傳

先儒后子、姓后名蒼、西漢之東海郯人也、通詩禮、多所發明、漢文帝時為博士、至少府蕭望之匡衡韋衍其傳、於禮尤得其精、從孟卿受之、在曲臺校書、號曰后氏曲臺記、後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一十

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其大
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西漢之世后氏二戴禮並立
於學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
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
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并傳蓋啟之也明嘉靖九年從祀稱
先儒后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后子

孔子列傳

先儒孔子姓孔名安國字子國西漢時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
克振先業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子國乃考論古今文

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篇悉陳上承詔作傳引
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
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至東
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
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於學官而孝
經傳論語訓解亦皆承詔爲之至於集家語四十四篇會巫蠱
事起不果上仕漢武帝爲博士歷侍中至臨淮太守唐貞觀二
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曲阜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孔氏
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孔子

按後儒有稱子國子者蓋倣子思子以尊先聖也今應從之

董子列傳

先儒董子姓董名仲舒西漢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爲
博士下帷講論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三年不窺園人罕見其
面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對策以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由是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名非景帝之子王帝兄素驕
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
庸文種范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

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者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仁
也王曰善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
舒復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
所居大治元光初言鄉舉里選之法上從之元狩末言井田法
雖難卒行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
寬民力尚少近古庶幾可以善治不報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

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昔南軒張氏讀其奏議以爲氣象如在目中而生平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又謂天人之對淵源純粹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陳子以爲正誼明道之言度越諸子漢之諸儒唯仲舒有儒者氣象陳氏以爲勉强學問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益董子之學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眞漢世醇儒至於居官引導君上保息民庶皆得政之大體而學校立官州郡選擧皆由仲舒起之洵不可易及耆耳及年老以壽終於家葬秦川子孫後徙茂陵皆以學顯元至順元年從祀明洪武二十九年封江

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董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董子

杜子列傳

先儒杜子姓杜名子春東漢之緱氏人也通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興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侍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鄉里鄭衆賈逵之徒皆從學焉二子遂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時號爲發揮六典之網羅衆家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封緱氏伯明嘉靖九年稱先儒杜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杜子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龍門人也世以儒顯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叔仲華勤學就問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教於河汾弟子自遠至者甚衆作中說以廸後進自幼篤學及其壯也慨然有濟蒼生

之志西遊長安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仲淹以爲時之否也作東征之歌而歸後屢征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仲淹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大業末卒於家門人私謚之曰文中子因收其議論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王子

韓子列傳

先儒韓子姓韓名愈字退之唐之南陽人也後魏安定桓王茂

七代孫七歲讀書日記千言長通六經百家之學大歷來嗜學
道眞涵泳聖涯先生倡之德宗貞元間舉進士第十九年擢爲
御史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上怒貶
山陽令既遷刑部侍郎憲宗元和十四年以諫佛骨貶潮州刺
史至潮問民疾苦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殆盡民以是窮乃爲
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
無鱷患潮人知學亦自退之始後廟祀之改袁州袁人以男女
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至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
百餘人穆宗長慶二年爲兵部侍郎鎭州亂奉詔宣撫叛卒得

平其詰王庭湊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三年轉京
兆尹六軍不敢違紀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召拜
國子祭酒旋除吏部侍郎四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著有原
道原性諸篇皆與衍宏深與孟子相表裏以佐佑六經昔孟子
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乃去千餘歲撥衰救振
功與齊而力倍之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東坡蘇
氏爲之言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
奪三軍之師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際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故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驅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
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誠哉是
言也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韓氏隆
慶五年改稱先儒韓子

歐陽子列傳

先儒歐陽子姓歐陽名脩字永叔宋之廬陵人也觀之子四歲
而孤母鄭氏守節教育之自幼穎悟過人讀書成誦仁宗朝舉
進士第景祐二年入朝爲館閣較勘時石介坐貶貽書以責中

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
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爲
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
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范仲
淹又坐貶貽書以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辯
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廟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
怒上書坐永叔貶夷陵令慶歷二年取集賢校理三年知諫院進
朋黨論帝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
得來先生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又言天下官吏旣

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
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
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
之四年晏殊同平章事既為相權修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
數或面折之王是出修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不許
五年因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前後相繼罷相位先生上書曰
杜范富韓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
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群邪益忌修尋左遷
知滁州至和二年以趙抃為殿中侍御史抃彈劾不避權倖言

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
者衆耳由是修亦得召還為翰林學士上修六塔河先生三上
疏力諫不可行上不聽嘉祐二年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士子
習尚險怪奇澁之文雖詔下不改自先生知貢舉遂為丕變四
年知制誥五年上新唐書先是帝以劉煦等所撰唐書卑弱淺
漏命先生及宋祁修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二十五卷六年
拜參知政事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
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先生以兵民官吏
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英宗治平四年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先生以風節自持既
連被汚蔑年已六十即乞謝事於神宗熙寧四年知青州上疏
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安石力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
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
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
師致仕卒謚曰文忠葬於新鄭旌賢鄉蘇轍為神道碑嘗謂漢
之文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
歐陽文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
人心此兩人之力也先生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

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識賞之下卒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
夫有所干請輙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謗
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先生於是倡為古文然力不足以
變士習遊隋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之苦心
探賾至忘寢食從尹洙遊為古文造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
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自號六一居
士蓋推韓愈以達於孟子推孟子以達於孔子學得其正者也
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歐陽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歐陽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瑗字翼之宋之海陵人也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與其父言曰後當爲國家偉器徃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同讀書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仁宗朝以布衣對崇政殿慶曆四年除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之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嘗數百人時方尚詞賦胡學獨立經義治事二齋首倡道學明體達用一新故習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式令除太子中舍致仕皇祐二年詔定雅樂授校書郎

四年擢國子監直講既居太學士出其門者凡數千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翼之弟子十居四五程子云凡從安定先生學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而可知也自河汾以後能以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翼之爲首稱焉卒謚文昭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胡子

邵子列傳

先儒邵子姓邵名雍字堯夫古姬姓系出召公世燕之順義人也其曾祖以軍職家衡漳故幼從父古從共城晚遷河南葬親於伊川遂爲宋代之河南人爲人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平溫厚不露圭角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易於种放而放受之陳摶淵源甚遠之才攝共城令先生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其父之才聞其好學造廬來謁曰好學篤志果何似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先生由是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者遂廬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枕者數年衛人賢之嘗嘆曰昔之人尚友於古吾今未嘗及

四方遂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在洛幾三十年蓬蓽環堵不蔽風雨居之裕如講學於家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來洛者不之公府而之先生之廬其德粹然洞徹中外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雅敬之名其居曰安樂窩援人無貴賤少長一本於誠好事者別作屋如其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故賢者說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敦風俗成人材忠厚之風聞於天下宋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先生應

詔熙寧初復𢎞進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試將作監主簿後又
以為穎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程明道會之退而嘆曰堯夫內
聖外王之學也又曰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其心虛明自能見
之伊川曰真風流人豪也又曰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蓋其道
德學行萬世學者仰如山斗敬君行已畧無當貴之心治易詩
書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著書十餘萬言有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外篇魚樵問對古律詩擊壤集及疾司馬溫公張橫渠
程明道程伊川晨夕候之年六十七歲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卒
贈秘書省著作郎葬河南府嵩縣宋元祐中賜謚康節咸淳三

年封新安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邵氏隆慶五年改稱先
儒邵子

周子列傳

先儒周子姓周名惇實後避宋英宗諱改惇頤字茂叔宋之道
州營道人也居濂溪築書堂於上窓草不除因以濂溪為號博
學力行聞道甚早說者謂得孔孟之本源張師曾曰程子之學
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嘗謂程氏
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耶說者謂周子
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子思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朱子之意主
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每致意於孔顏
之間而所以教程子者亦曰尋孔顏之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
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詞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
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說下啟河洛百世
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由是釋然無疑嗚呼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
脫灑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襟懷飄灑
渾如光風霽月能以名節自勵者也嘗作太極圖以明天人之
根源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易說發明天人之理仁

宗朝為龍圖閣學士鄭向奏初授分寧主簿不決之獄即平裹
口交稱部使者薦為南安司理參軍政多慎獄每日殺人以媚
人吾不為也時洛人程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者也因與為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先生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淵源乎此矣移郴及桂陽令皆有
治績改太理寺丞知南昌事人迎喜曰是能辨獄者吾屬得訴
矣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改永州趙清獻呂正獻薦為廣
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為南康軍既至即築室於蓮花
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

溪先生及爲政精密嚴恕務盡其道先生凡歷官奉已甚約祿盡周悉雖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歸矣年五十有七而卒葬江州德化縣宋嘉定十二年賜諡曰元崇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元年加封道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周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周子

司馬子列傳

先儒司馬子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之夏縣涑水鄉人也池次子生七歲通左氏春秋自是手不釋卷仁宗寶元初應書京師爲進士嘉祐初授幷州通判言建儲事六年六月知諫院首言

幷州所上事願陛下果斷力行上沉思久之曰得非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復上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明者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辯是非武者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賞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不問其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不問其能否而居重職則天下飾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誠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則朝廷尊而萬事治百姓安矣十月擧

臣以儲位未建爲慮言甚切帝未允先生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上大感動曰送中書先生見同平章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上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曰出自聖擇上曰宮中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八月立爲皇子賜名

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再辭而後受命八年三月卽位稱英宗治平中凡上言數萬其言皇子伴讀君句日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佞巧之人雜處左右幾資性端愨積久易遷雖有碩儒端士爲之師傅終無益也願陛下選學行之士使居處燕遊講論道義其侍御邪佞奸巧誘導爲非者委伴讀官糾舉卽時斥逐若太子自有過失亦聽奏聞上納之遂增置宗室學官又言陛下宜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惜頃刻日御經筵從之三年九月先生[illegible]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上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

章三館秘閣書籍、紿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餅、以內
臣爲之受先生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切不自揆、嘗欲上自
戰國、下至五季、正史之外、旁求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
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畧依左氏春秋傳體
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
修、伏見翁源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望差二人
與臣同修、從之、後君錫以父憂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攽代之、子
康亦爲編集、四年三月、命爲翰林學士、直龍圖閣、辭、不許、四月
爲御史中丞、九月、張方平參知政事、上言方平雖有氣節、却乏

公輔之望、難居政府、不從、命復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呂
公著曰光以異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願乞解銀
臺司、不報、神宗初復如上仁宗君德致治六事上之、曰臣獲事
三朝、生平學力盡在是矣、熙寧二年八月、王安石以議登州婦
謀殺夫事不合、欲寘劉述於獄、先生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
部、九月、安石薦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諫曰惠卿憸巧、使
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惠卿爲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上曰惠卿明
辯、似亦美才、對曰惠卿誠文字辯捷、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
之、又言青苗之弊。貧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

況縣官督責之力乎、惠卿曰願與不願不強也、先生曰愚民知
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三年
二月、吳申言光所奏可爲至論、帝欲大用之、安石不樂。上大用
乃曰光外託靡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
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及安石
稱疾不出、上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所以用臣、須
察其任、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之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
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

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
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
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
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上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
不當以他事爲詞、會安石復起、乃下詔允光辭、收還勅誥、知通
進銀臺司、時范鎮封還詔旨者再、上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
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亦乞解其職。許之、五月、以所修通
史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先生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

同修許之九月求去他言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求益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不報上言募役法使歲出錢雖單丁女戶不免則民之困窮日甚不聽四年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

先生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元豐七年冬自洛上資治通鑑合目錄考異共三百五十四卷由知永興軍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與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以端明殿學士詔爲資政殿學士至八年先生居洛者十五年矣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三月神宗崩自洛入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先生懼亟還太后遣內侍勞之問爲政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大臣不悅設六語畧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迎合已成先生

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先生於是上封事者千數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呼號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須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初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七月先生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置都教場無論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耘耕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是以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其保甲法言者因交論易市之患春放秋收秋放又春收每二分其息十有五年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以

為不免貸交取利況所獲不如所亡遂罷易市法由是方田保
馬之法俱罷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以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封河內公時先生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
西陲之議未決先生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於呂
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先生不敢當詔令
子康扶入對遠人聞之敕其邊吏曰相司馬矣毋輕生事以開
邊隙三月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
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

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
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時多年年無休息下戶
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浮浪之人恣為
奸欺又農民出錢更難於出力凶年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
提舉司惟務多斂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軾言於先生
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為奸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唐變府兵為長
征卒自是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民天下便之公欲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為府兵未易能也軾又陳
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僱不可差第不當於僱役實費之外多
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先生
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餘悉定差乃罷免役法而青苗
之法亦罷四月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
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
教必坐舉主則士居鄉惟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訓察而士行
自美矣詔從之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一人俟登第日用以
針甲七月言為政以得人為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

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乞設行
義純固可為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
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
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
習法令能斷情偽凡十科舉士上從之自是兩宮虛己以聽政
先生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
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先生曰生死命也為
之益力年六十八歲生子曰章著述自通鑑外尚有文集八卷
歷年圖七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表六卷古文孝經一卷

易說繫辭四卷大學中庸義一卷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及
薨太后臨之[illegible]帝臨其喪追封溫國公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
粹德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晉葬焉條網送者如哭私親
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
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
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安石惠卿所建新法爲
民害者幾二十年剗革略盡有宋以來以德性學問善世者有

之未有如先生得行其道而遂其志者也宋靖康元年追封太
師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
司馬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載字子厚其先大梁人也父迪仕宋仁宗殿
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卒於西寓鳳翔郿縣橫渠鎮
南之大振谷口因家焉先生幼就外傳志氣不羣喜談兵以書
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
事談兵因與讀中庸既而求之六經嘉祐初會二程子於京共
語道學要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時彥博文潞公聞之以束帛
延之學宮士子矜式焉二年登進士第仕祁州司法參軍遷雲
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召鄉人年高者會於縣庭酒
食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以訓戒子弟之
事轉著作佐郎簽書渭川軍事判官軍府之政致力爲多熙寧
二年中丞呂晦叔薦於朝曰張載學有本源四方學者宗之可
以召對訪問命召既入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悅之曰
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將大用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
朝廷新政継有所獻上然之既命崇文院校書辭未謝復命案

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乃告西歸還橫渠耕田
以供歲計敝衣疏食約而自足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
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告以變化氣質崇尚禮教必如聖人而後
已然而不徒善口耳雖復多聞必務蓄德故不輕與人言其學
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聞者莫不有進九年秋夢
感以書屬門人乃集所言謂之正蒙西銘伊川稱其道以爲儘
高儘醇自孟子後儒者皆無此見識嘗謂春秋一書聖人所作
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時[illegible]鳳帥呂公又薦

之曰張載之學發聖人之遺意可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召赴之至都門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者以所欲行嘗試於人多未能信欲正五禮〻官安習故常莫爲之助故召知太常禮院會有疾告歸自是知道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行次臨潼病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置棺挽車奉還葬於涪州之南世稱橫渠先生朱文公以爲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知言哉先生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又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自任也如此先生之言實獲我心矣宋嘉定十二年賜謚曰明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張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張子

十五卷終

大成通志卷十六　先儒列傳下目錄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徵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程名顥字伯淳其先中山人也曰喬伯者為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為氏自高祖太子少師羽當宋太宗朝以輔翊功賜第京師居再世曾祖虞部員外郎以下葬於河南因家洛陽先生乃大中大夫珦之子也幼具奇質風格高邁年數

歲有成人度十歲讀詩書能辭賦酌貪泉詩曰心中能自固外物豈能遷。及長從汝南周子遊遂厭科舉之業其學本於誠意正心體道成德表裏洞徹。踰冠應書京師為進士其行已主敬而行恕言有物而行有常及門學者甚衆德尤著若謝良佐楊時呂大忠呂太臨呂大鈞張繹尹焞范祖禹至於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雖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尚友居官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召對從容期於觀其志在天下國家生民物理與常人志功名者迥別昔孟子傳聖人之道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悻悻然見於

其面去則窮日之力明道先生却是如此。當仁宗朝初主簿鄠縣民服之再主簿上元民甚信之為令晉城民以事詣官者必告以孝悌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煢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召問入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數嘆以為得體王安石執政

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辭罵無所不至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嘗曰楊巳矜衆吾所不為承旨赴中堂議事先生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如使僥倖小有成事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上令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爲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善談其溫良之度劉立之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是矣上素知其名數召見前後進言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言嘗勸

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借與安石新法不合尋求外補
不許遂闔門待罪命除監司差京西路提點刑獄上章曰臣聞
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
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乞免前奏早賜降
責累請得罷既而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
一空時爲首者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任臺諫
後未肯盡力職事孰知笑庫之細莫不盡心屢平重獄得不死
者甚衆會曹村等處隄决曰一曹村决京師可虞況其他乎命
引細繩以渡水口水方奔注引大繩以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

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橫入水口事有濟衆以爲至
誠所致自是求監局以便奉養得罷歸洛從容親庭通明經學
勸善不倦從講者盈門入皆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
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乃遷秩特改太常丞神宗
猶念會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後彗見軫翼
詔求直言先生應召論事甚切執政屢進擬神宗不許既而手
批於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數月除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
等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
公著上疏題陛下早已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

時有論列皆詞意忠厚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
斷斷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排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
疏奏不納先生竟歸蓋其爲治專尚寬厚以興學立教爲先而
民則風動盜息而無焚舟之虞賦均而無輾輸之苦當早通水
利以興禾苗及滂計戶口而相賑貸鄰邑訟者詣府乞先生解
借扶溝地甲經畫溝洫之法未甚興而去官矣先生亦曰吾經
畫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及改除
奉議郎不踰月罷去人詣府及司農乞留者千餘去之日不令
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瞻望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

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軍恩改承議郎雖居卑官賢士
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赴闕以
疾終年五十四歲端疑端本皆其子也先生有重望淪屈卑冗
聞計之日識與不識莫不痛傷流涕爲之太息葬伊川祖塋文
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先生質稟既異而充養有道
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若瑞日祥雲和風甘雨胸懷洞然徹視無
間其庭草盆魚欲視萬物自得之意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以是
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反之吾身而自足卓然之見惟主
於誠及其致道也惟一蓋以斯文爲己任辯異端息邪說使聖

人之道燦然復明於世君子曰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愚復何言
焉宋嘉定十二年賜謚曰純崇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元至順
元年加封豫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慶五年改稱先
儒程子 大清康熙九年 詔賜後裔世襲博士一員

程子列傳

先儒程子姓程名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弟也幼有高識
非禮不動學本於誠道歸孔孟年十四與兄師事濂溪周子年
十八上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游大學胡翼之主教以
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卷有曰學以至聖人之道遂

大驚呂希哲師之既而四方從遊之士日衆楊時游酢見先生
先生瞑目二子立侍久之顧曰二子猶在乎日暮矣姑就舍退
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年二十四舉進士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
年四十六當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等上其行義於朝疏畧
曰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
逾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盛世之逸民宜擢以不次又
胡文定疏畧曰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言行相顧仁義在躬若用
斯人必當勸講以養聖德爲天下福又謂有經天緯地之才制
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格言至論所以治平天下之道十有一

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辭不得謝赴京命修定
學制先生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
之時王巖叟奏云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陛下
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盡用四方俊
乂翹首望風除秘書省校書郎復辭王巖叟又言賜京官足見
優賢然臣願陛下召見試以一言瀕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
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及
召對爲崇政殿說書辭不獲上奏經筵三事一以輔養爲急宜
選賢德以備講官一以內侍宜選老成厚重之人勿使侈靡接

於耳目一以隨事規諫仍令講官坐講以養崇儒重道之心又
曰今世倍之人能爲尊君之說而不知尊君之道且天下重任
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又曰君言
可行敢不祗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既而受命四月例以暑月
罷講先生奏太后曰輔導幼主不宜疎畧五月詳國子監條例
更訂數十條六月上疏輔養上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
使跬步不離正人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若開日若待暑非
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輪日入侍上亦不得舒泰悅懌
仍選臣僚家十一二子弟三人侍上習業太后時一臨之省察

主上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言入談道德出領誥
訟非用人之體辭不受元祐二年乞太后時召講官至簾前問
上進德次第嘗聞上在宮中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願推此
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先生以天下自任以禮法自持每進
講色甚莊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時有譏議者以爲經筵陳說僭
横忘分請放田里蘇軾尤深疾之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呂
公著范太史朱光庭皆言論復勸講有補聖明先生既就職上
疏乞歸至再疏不報五年丁大中公憂去官七年三月三省進
呈復起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

太后然之改授管勾崇福宮未拜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
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耶乞召勸講不聽紹聖間人皆以
爲其姪與邢恕謗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遂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削籍竄涪州編管元符中
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赦復宣德郎
從便居住遂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
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
首被大恩不如是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仕蓋已決矣受一
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未幾致仕崇寧元年追毀所復官言

者謂因奸黨論薦得官先生遷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
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於是授易
傳於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著書之行
於世者雖曰易傳春秋傳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
世者甚多世稱爲伊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
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横渠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
儒倡洵未或過也宋紹興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嘉定十二年賜
謚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寶慶元年詔求四世孫源爲

籍田令元至順元年進封洛國公明嘉靖九年稱先儒程氏隆
慶五年改稱先儒程子 大清康熙九年 詔賜後裔世襲博士

楊子列傳

先儒楊子姓楊名時字中立宋之南劒人也碩德重望所尚正
學熙寧九年舉進士第聞河南二程夫子講孔孟絶學於熙豐
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
得甚歡其歸也明道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卒又師事伊川於
洛年逾四十伊川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杜門不仕者十
年後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先生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
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曰龜山先生張耆言於蔡京已薦
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徽宗宣
和初乃召爲秘書郎先生言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
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至紹聖崇
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臣願
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
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
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

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其心緩急不可倚仗
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上首肯之五年除邇英殿說書上欽
宗疏言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
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
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
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
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命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先生知無不
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先生言諸生
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上曰無以

踰卿遂兼國子祭酒先生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
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事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
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
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
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節其致管商之術飾六
藝以文奸變亂祖宗法度著爲邪說以敗壞學者耳目心術不
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毁去配像明詔中外使邪說淫詞不爲
學者惑疏上詔罷配饗降居從祀之列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
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先生疏於是中丞陳過庭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先生乃罷先生祭酒詔改給事中先生
力辭靖康元年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
列皆切於世道人心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
棄云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興學爲
務建炎二年遂兼侍講先生以老求去遂提舉洞霄宮奉祠致
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
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從之
者甚衆胡宏羅從彦皆其弟子所著有三經義辨龜山文集語
錄卒年八十三諡曰文靖明弘治九年贈將樂伯詔從祀嘉靖

九年、稱先儒楊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楊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安國字康侯、宋之崇安人也、淵之子、哲宗紹聖四年舉進士第、初廷試推明大學以漸復三代爲對、上稱善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足不躡權貴、然蔡京惡其異己、坐除名、大觀末、會張商英相、始復官、召入對、言賢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諫於帝、帝々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曰、卿識胡安國否、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高宗卽位、召爲給事中、中々書侍郎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保國恤民爲先、謂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顧人主之志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致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先生謝、居旬日再見、以疾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先生言春秋經世

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習益目爲黨魁、在瑣闥宜先去之、會呂頤浩薦知紹興府、頤浩又請以朱勝非代已都督、上從之、先生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勝非誤大計、遂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先生復持錄黃不下、曰、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有數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求微罪而去耶、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仙都觀、紹興七年、張浚薦之、上從之、召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明道之學、乃上疏言、二程邵張、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仰慕而師尊之、及安石蔡京、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以封爵、載在祀典、乃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而罷、八年、先生謂春秋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自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爲春秋傳三十卷、至是上之、上謂深得聖

人之旨、詔進寶文閣直學士命未下而卒、年六十一、賜謚曰文、定子三、曰寅、曰宏、曰憲、先生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在康濟時艱。遺黎塗炭。嘗若痛切其身。雖數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退。視天下萬物。無一足以攖其心。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朱子曰、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謝良佐曰、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胡子、

羅子列傳

先儒羅子、姓羅、名從彥、字仲素、宋之南劒人也、一云豫章人、幼穎悟、長從吳國華遊、爲博羅主簿、聞龜山得伊洛之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仲素徒步往學、見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朱文公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雖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仲素學、仲素好靜坐、延平退入室中、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嘗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延平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完而潔、至於不言而飮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盍亦莫知所以然也。著遵堯錄八卷、卒謚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羅子、

張子列傳

先儒張子、姓張、名栻、字敬夫、宋之綿竹人也、魏國忠獻公浚之子、杓之兄、穎悟夙成、聞道甚早、自幼所學、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即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爲期。初授承務郎、隆興終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孝

宗召子栻赴行、遂內贊秘謀、外參庶務、及入奏、帝甚異之、除直秘閣、乾道間、以起居郎、除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延習之人皆憚之、遂知袁州、淳熙初、除秘閣修撰、荊州湖北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諸路、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其坦蕩明白。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輒爲隨順、上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對、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又謂難得辦事之臣、對、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

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及肩輿出遇曾覿匕舉手欲揖先生毫攏
其窓櫺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
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約以正禮儀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
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其忠君愛國之誠未嘗一
日少忘病循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
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其樂於聞道。得孔孟之正傳。爲諸儒
首倡。故德日新。業日廣。朱文公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
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所見者也。亦自言曰學莫究於義利
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

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
泗言仁錄希顏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卒年四十有
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文公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宋嘉定
八年諡曰宣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張
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張子

陸子列傳

先儒陸子姓陸名九淵字子靜賀之子九齡之弟其先嬀姓至
齊宣王少子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通曾孫烈爲吳
令遂爲吳人其六世祖德[illegible]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自是爲
宋之金谿人也生而穎異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
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他日與兄自相師友和而不同學
者號爲二陸教人條析與朱文公會於鵞湖辯論多不合及至
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文公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沉痼之病。門
人最著者袁燮楊簡沈煥舒璘登乾道八年進士會呂伯恭志
同道合淳熙初授迪功郎仕靖安主簿調崇安八年少師史浩
薦其淵源之學。沉粹之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除國子正諸生
叩請感發良多十年遷勅令所删定官同志景從僚友信服十
一年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冬得旨主管台

州崇道觀既歸四方學者數百從容講道雖鄉曲長老亦俯首
聽誨貴谿有山形若象先生登而樂之結廬其上詠歌怡愉名曰
精舍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十六年光宗嗣位詔知荆門軍轉宣
教郎復轉奉議郎享年五十有四而疾。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
卒於荆門吏民哭奠之寒衢中歸沿途吊哭致祭者甚衆葬於
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者千數郡縣於其講學之地立祠或有
勸著書者子靜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
我註脚先生以身任道爲世儒宗有詩文語錄傳於世宋嘉定
九年賜諡曰文安淳祐二年旌義門明嘉靖九年詔從祀稱先

儒陸氏隆慶三年改稱先儒陸子、

李子列傳

先儒李子姓李名侗字愿中宋之南劍人也生有異質及長孝友篤謹聞郡人羅仲素遂學往師之仲素好靜坐先生亦靜坐仲素令於靜中求所謂中者先生從學既久於天下理會悟融釋各有條序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仲素甚重之卒業退居山中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凡四十年簞瓢屢空飲食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及門稱為

延平先生朱文公從其學見其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稱先儒李子

朱子列傳

先儒朱子姓朱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世為婺之婺源人父松亡從遺言依劉子羽寓閩之崇安晚從閩之建陽居考亭蓋紫陽山下也幼稟異質穎悟莊重甫能言其父指示以天乃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劉子羽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其父病且亟屬之曰籍溪胡元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女往事之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就學焉年十八歲適紹興十八年舉進士第為同安主簿罷歸聞延平李愿中學於羅仲素得伊洛之正遂獨步往從之故其學既博求之六經復交當世有識之士卓然以道自任窮理致知反躬實踐而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之於二十九年召監潭州南嶽廟不至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

失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誠意正心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願斷以義理之公絕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又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以為武學博士應詔入對言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致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後又與洪适論不合罷歸淳熙初叅知政事陳俊卿知樞密院事劉珙薦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

不至簽樞密事梁克家奏乞褒録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
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時參知政事龔茂良言操行耿介除
秘書郎先生謂改官之命所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
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
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左僕射史浩復薦知南康軍再辭不
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
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上疏以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
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

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諍臣失職所親密者二三近習之臣上
蠱惑陛下之心志下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臣恐必
至之憂近在朝夕上讀之大怒諭參知政事趙雄令分析雄言
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九年浙東大饑右丞相王淮薦行社倉法於諸
路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
及時政之缺凡七事上深納之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
其征及至則米已湊集逐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屛徒從

所至人不及知凡政有不便於民悉釐革之其社倉法於乾道
四年民艱食先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米於倉
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
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
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
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人爲甲每甲推
一人爲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
士與有税糧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
與不願願者開其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

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以此行於
諸路有短之者謂其殊於爲政帝謂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直
徽猷閣九年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民所訟先生按得其實
而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爲姻家時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
先生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先生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
已奪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乞奉祠淮能盡心事上惟
以仲友之故怨先生欲沮之於是禁道學十五年王淮罷右丞
相周必大薦之以爲江西提刑或謂先生曰正心誠意之論上

所厭聞愼勿復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
欺君乎及入對首言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
有所未盡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願自今以往一
念之頃必察天理人欲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
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上曰
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淸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
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先生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先生曰小
人無才安能動人主上除熹兵部郎官先生以足疾乞辭林栗
與先生不合遂奏熹本無學術徒竊張程之緒餘妄希孔孟

歷聘之風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
望停罷上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命依舊江
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詞無一實者特發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鄭丙倡之陳賈和之或以爲好名或以
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創爲道學之目凡士大夫有稍慕潔
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從往日
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
自此讒言橫生良善受禍疏入不報樞密使周必大左補闕薛
叔似亦言之會胡晋臣拜侍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

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奉祀而去旣
歸卽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
太子選用大臣振擧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疏入
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
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力辭乃以秘閣修撰奉祀十六年著大學
章句或問成光宗紹熙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
在故命知潭州紹熙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
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
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

魯莊公不能制其母曰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
之說對曰熹說也自後每讀必問熹說如何至是知樞密院事
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在道聞泰安宮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
位之初方將以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
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
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
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宦者次言帝王之學次言湖南財計次
言湖北徭人侵擾事寧宗卽位無[illegible]請務積誠意以感動帝

以平日論著但明可舉行者講畢右苦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
隱上亦虛心嘉納至是以右正言黃度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
事其畧一曰聞有旨修葺東宮爲屋幾数千百間外議皆爲陛
下意在速成恐蕃內百姓當饑寒流離之際或至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二曰壽皇定省之禮泛泛然而往泛泛然而歸上皇聞之必
以爲此從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不肯見
宜矣三曰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獨
斷正使獨斷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竊柄四曰
殯宮之卜不廣詢以求吉地不爲壽皇魄體安寧之慮疏入韓

侂胄大怒使優人峩冠濶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
濶不可用上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
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還帝且晃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
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兩附內批付先生先生奏謝遂行中
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黃錄起居郎劉光祖吏部侍郎孫逢吉登
聞鼓院游仲鴻等交章留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
黃艾因侍講問逐熹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與
聞艾力辯其故上不聽先生自登第五十年來歷仕四朝仕於
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退[illegible]

難行也如此然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
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居家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義不容默
當慶元初草封事數萬言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
愚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
蓍決之遇遯之同人遂默然取豪焚之力辭職名詔乃充秘閣
修撰時諫臺皆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無敢先
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
能異紘不悅及爲監察御史銳然擊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
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遄先生語孟之說以自售自是以追

論程伊川得爲御史紘以疏章授之遂誣以十罪乞褫職罷祠
其徒蔡元定佐以爲妖迭送別州管編詔遂落職罷祠竄處士
元定於道州余嘉欲上書甚言之恭知政事謝深甫抵其書於
地事乃止時攻僞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
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懦者更名他
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
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之笑而不答疾且革改大學誠意章此絕
筆也年七十一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
山生平日在爲工部侍郎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

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
辭集註辯正韓文考異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
誤小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
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
燔張洽陳淳廖德明黃灝蔡元定蔡沈輔廣任希夷徐子融余
正叔方賓王諸人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聖之私蘊
先生一人而已嘗自言曰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
遂德容自清溫黃勉齋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

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衆以為知言宋嘉定二年贈
寶謨閣學士諡曰文寶慶三年贈太師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
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明弘治
十三年榮其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以奉祀事嘉靖九
年稱先儒朱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朱子我
清受命改世襲弘文院五經博士一員

呂子列傳

先儒呂子姓呂名祖謙字伯恭其先宋之東萊人彝簡五世孫
也四世祖希哲從程伊川遊以儒行名於世自其祖好問始居
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淵源文獻之傳先生以穎悟之資為時
推重學以關洛為宗少狷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
友張栻朱文公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岸朱文公嘗言學
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與隆興元
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淳熙間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既卧
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
有五以疾請祠歸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

詩說閫範官箴辯志録皇朝文鑑春秋博議行於世學者稱為
東萊先生宋嘉定九年諡曰成嘉熙二年改諡忠亮景定二年
追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呂氏隆慶五年改稱先
儒呂子

眞子列傳

先儒眞子姓眞名德秀字希元宋之浦城人也四歲受書過目
成誦登寧宗慶元五年進士嘉定五年授直學士院七年為起
居舍人言事不避權貴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遂力請
外八年為江東計度轉運副使時朝辭上五事十五年兼宮敎

復知潭州十七年召還入對勸上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爲本上嘉納之命兼侍讀兼直學士院爲禮部侍郎理宗瑞平元年召爲戸部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所著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説召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復召進講大學衍義時政多所論建二年拜叅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上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逾旬疾亟冠帶起坐而卒上震悼輟朝思之不置贈銀青光禄大夫謚文忠葬今浦城之南孝弟里累知大郡惠政畢舉歴官所至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

動地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時務直聲振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由是中外頌其端平正直然自韓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近世大儒皆禁絶之先生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先生之功居多所著有大學衍義讀書記文章正宗心政二經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録清源雜志星沙集志唐書考疑行於世明正統元年詔從祀成化三年追封浦城伯嘉靖七年稱先儒眞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眞子

蔡子列傳

先儒蔡子姓蔡名沉字仲默元定次子宋之建陽人也少異質博通六經躬行實踐受業於朱文公其家學淵源得自周邵張程所傳黄瑞節稱蔡氏祖孫三世一轍是也朱子晩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述先生洪範之數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先生不肯就李士英曰仰觀俯察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世稱爲九峯先生謚曰文正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稱先儒蔡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

蔡子

許子列傳

先儒許子姓許名衡字仲平宋之河内人也幼有異質七歳從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渇遭世亂避難徂徠山得王弼易説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子易傳朱子四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人從者寖盛嘗曰進學之序當自小學入宋理宗寶祐三年元世祖徵為京兆提學景定元年元世祖同實默召至開平定內外官制元世祖中統二年為侍講學士又為太子太保辭不拜元世祖至元二年命議中書省事辭不許遂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二曰中書大要三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至元四年謝病還懷孟至元七年召為中書左丞議必正言與阿合馬不合遂固辭不許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國害民請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乃命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於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衛

聞命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教以進退應對揖讓拜跪少暇即習禮或書或算或射或投壺久之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至元十年乞罷許之十五年領太史院事十七年以疾致仕十八年卒年七十二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進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九年稱先儒許氏隆慶五年改稱先儒許子

薛子列傳

先儒薛子姓薛名瑄字德溫明晉之河津人也生而體貌清奇五臟露如冰晶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所作詩賦其學一本於此以復性為事以居敬為要清而不詭和而不同學貴踐履言動有禮由鄉貢第一舉永樂辛丑進士宣德二年為監察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之欲識一面乃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中得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後除山東提學正統中王振以擢大理寺丞不謝竟繫獄猶讀易不置也時石亨請勅與歸教授鄉里先生引許衡故事不受正統末薦起為大理寺丞景泰五年尋陞南京大理寺卿正直自守

為王文金英稱之天順初累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左侍郎致仕而歸中途緘櫃其高風介節於富貴利達泊如也居家八年從學者日益衆每以聖賢為師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續讀書錄河[illegible]詩集文集行於世學者稱為薛夫子楊廉曰本朝理學自文清始卒贈吏部尚書賜諡文清弘治五年祀於鄉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薛子

陳子列傳

先儒陳子、姓陳、名獻章、字公甫、明粤之廣州新會人也、穎悟絶倫、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聞江右聘君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遂棄其學而學焉、築室白陽春、以明心爲務、成化二年、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之大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如修撰羅倫、檢討莊昶、章皆樂與之遊、既歸、四方從學者踵至、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疏乞終養、十八年、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坐小廬山七年、杜門不出、自靠書籍尋之、忘寢忘憂、如是者亦累年、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煥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姜麟稱爲活孟子、給事中賀欽聞其議論、爲之悚動、即解綬歸、執弟子禮、且疏薦宜任內閣參大政、既歸、肖白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啓焉、晚年茂烈、鄒智、李承箕、輩皆北面焉、薛侃曰、白沙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與詩、皆聖賢之所論、蓋深造自得者也、萬曆十二年、採廷議、始從祀、稱先儒陳子、

胡子列傳

先儒胡子、姓胡、名居仁、字叔心、明饒之餘干處士也、幼有大志、受春秋爲舉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聞吳康齋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徒步往從之遊、以記誦詞章爲不足成事、一以求道爲心、專用心於內學、以主忠信爲主、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一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未嘗少違、對妻子如對賓客、執親喪哀毁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家至貧、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爲之慮、則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聚徒講誦、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爲提學僉事李齡聘、請主教白鹿洞書院、淮王請講周易、待以賓師之禮、其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則本心愈安、孤風逸韻、扶持名教不小、卒年五十一歲、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羅欽順曰、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其所謂身有之、故居業錄中、言之親切而有味也、楊廉曰、本朝以理學爲倡者、敬軒讀書錄、敬齋居業錄、粹然一出於正、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王子列傳

先儒王子姓王名守仁字伯安明越之紹興府餘姚縣人也華之子文章氣節一時推重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卽陽明洞闢書屋毅然有志聖學謂必求得於心雖至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弘治十二年舉進士十三年授刑部主事十四年奉命直隸淮安等府審決重囚獄得其平十五年告病回籍十七年詔改授兵部主事上疏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正德二年値中官劉瑾亂政上言謫貴州龍場驛丞五年陞廬陵縣令復授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驗封司主事陞吏部文選司員外七年陞吏部考功司郎中八年陞太僕寺少卿

九年陞鴻臚寺正卿自廬陵來歷官勤愼諫言不輟至是乞歸凡數上宣不許十一年除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上言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不許到任屢平劇寇十三年倡義起兵討宸濠遂入南昌督兵血戰江西平詔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仍廕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乞免陞廕不許及平茶寮賊勳業益隆凡爲中丞數十上言大有益於社稷民生嘉靖改元丁憂服闋追録平宸濠功遣官錫以金幣犒以羊酒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辭不允六年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七年征岑猛黨斷田州平八寨八年卧病乞致仕行至南亭卒年五十八歲

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資絶倫讀書過目成誦體驗聖學悟從天啟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而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嘗秉鉞建勳勤務示報其豊功大業與學問氣節並隆生平著述甚富如傳習録及文録盛行於世初訃聞於朝忌者媒謗遂削去世襲伯爵隆慶初復之謚曰文成廷臣屢疏於萬曆十二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十六卷終

理齋說要節要序

甚矣立言之難也非立言之難乃知言者之難耳苟得其人雖通言儒歌皆爲名理苟非其人即赤文綠字總成疑團故立言者代不乏人而知言者曠世不一見焉非立言易而知言者難乎夫自古立言者莫衆於宋人蓋自秦灰而漢惟有董子天人一對以孤立寡和而止六經幾至澌滅者千有餘年迨至有宋天厭晦蒙濂洛蹶起昭然揭吾道於中天而六經始明然後群議錯出不無異同向得一知言者以折衷之孰非六經之鼓吹

乎乃論者遂曰宋儒窮經而經滅嗟夫不以爲尊六經者爲宋儒功而以一二紛紜者爲宋儒罪斯言流爲甚於僞學之禁必令萬古如長夜而後可甚悠悠之口誰復能辨之者茲有成紀楊氏憲伯者奮然操觚搜羅前後先儒之言而甄正之條分縷析字櫛句比釋疑似於毫芒辯殊途於同歸使前賢之於周情孔思不致星沉不耀後儒之於堯仁舜哲得幸薪盡有傳其思也深故其取材也博其慮也遠故其析義也精宋儒固羽翼六經而憲伯又羽翼宋儒苦心哉知言乎當與守先待後之功並垂不朽者也然尚有所幸者固博學以聚之矣尤能斬盡葛藤單刀直入觀其學深有得於反約之說後之希仰聖學者其殆乎哉　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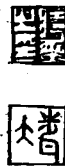
康熙丁未孟秋之吉

前進士中憲大夫整飭昌平兵巡冀北山西按察司副使通家眷生關中九十老人冠愼頓首拜撰

理齋說要節要序

吾儒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是而已自尚文詞而性命之

學如參辰矣吾夫子垂統立宗一堂商定而後獨孟氏得其傳相閒有年濂洛關閩遞承其緒衍及近世理學家藹藹濟濟得分孔庭片席者僅四人然自公甫心悟而外觀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王伯安傳習錄皆能衍周程之緒而接孔子之統者也即其中從復性爲學以明心爲務或曰爲己或曰志聖願爲己則明心復性志於聖矣理雖一而學即無岐趨此其閒存養省察閱歷究竟之功各自心悟而未嘗立一言以垂示後起千百年來兼總條貫獨得其理而倡爲模範者吾於龍上得一人焉理齋楊氏是已何以見之以其學見之學爲何理齋說

要節要其槩也斯集以盡性爲務其云窮理以爲入門立志以
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爲
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誠百世不易之論也誰能言之至此哉人
謂心得者忘言吾謂心得者不可無言人謂言之者未必心得
吾謂會其理正其趨而始能見之於言也後之能學者問之楊
氏求之楊氏之理齋諸要而了無餘蘊矣 昔
康熙五年歲在丙午秋仲當亭令浙西蔣薰題於隴西旅舍

理齋說要節要序

近者
聖天子臨雍講學非徒以人文華國實欲振興理學一時賢明公
卿相與推贊而引翼之蕃蔚風厲世道人心以理學爲歸而
已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外一學總不外一心粤自河
圖啟秘而先天之理已洩至於帝之精一王之緝熙理學之
統在上及成周東遷而理學之統不在上而在下孔子心性
之說實理學之大源孟子起而倡之猶之障百川而東之所
謂功不在禹下耳雖江都純正近理昌黎遠紹鄒魯要未有
登於理學之[illegible]迨理學大起於宋而濂洛關閩上接洙泗
之傳未嘗不[illegible]隔知自任廷及有明如薛敬軒以復性爲本
胡敬齋以居敬爲先陳白沙以明心爲務王陽明以良知爲
體俱能靜證本源然晰理雖甚精而立言猶有待如吾鄉理
齋楊先生者篤志潔行廉著述甚富三十年來究理學之源流
別先儒之同異晚沐教澤得讀說要節要諸篇其所謂窮理
立志存養省察以及擴充實踐存誠主敬者無不極其精切
著明也則知講誦幾萬軸而發之適數千言非幾許習靜不
嗜聲華未易有此了悟而垂之書存之言者如是之精而詳

博而約可以爲世道人心之先覺及觀爲學說要一圖知先
生之用心苦而立意更深也濂洛理宗孔孟而以無極加太
極以四象言五行是由源以及委者也先生羽翼周子而以
人心分清濁以爲學復本體是即委以窮源者也其相表裏
猶之乎河洛圖書也河圖得洛書而其道昭明先生接周子
而其道有不易行哉嚮觀其本孔子相近之說而歸功於學天
下後世之人即不得乎性之初亦當方返以學之之事不然
含盡心以求盡性其參爲無由也至如云某也正某也雜某
也雜而復其性某也雜而[illegible]其性由[illegible]子修之吉悖之凶有

合也嗚呼可不重哉可不傳哉先生眞理學之功臣其存言
著圖大有裨於
聖天子振興之典而世道人心實依賴焉
旨
康熙己酉中秋隴西後學王曆頓首拜題於古槐亭

輯著理齋說要節要敢告
圖開義卦書啟禹疇文字之來源肇諸
天地訓廣虞廷敎詳
孔里格言之著見傳自聖明人心緣是以常貞世道賴斯以砥
柱雖曰道由心悟還思理以言昭試按斯文絕續之關即為
聖學晦明之故昔自
仲尼垂敎子輿承宗旣逢濂洛復興閩關繼統諸儒之衍慶從
古無岐
千聖之心傳於今未墜即入門或別量隨安勉之分及入室僉

同終躋識盼之域未始不因求道而能至道未嘗不本聞知
而接見知者也今小子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遂謂
聖賢心法見諸書紀之中益思道德宗風不出語言之外然而
行由悟得悟自知深惟力行不得不專故體認不容不切博
取諸儒之要務列以篇章廣搜歷世之名言備乎考究罔敢
垂張吾道安能另闢儒宗爰茲僭踰之由益切
高明之教
順治三年歲次丙戌仲秋古成紀楊慶謹識

理齋說要圖

慶鄙陋雖日從事於詩書日習聖賢之學卒不能體夫萬一遂於暇中會聖賢格言至論之最切者日爲觀摩自備遺忘輯之爲篇而首圖以志之倣古人之左圖右書而已

大成通志卷十七　理齋說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丰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總論為學初終

吾人之學何爲而然也爲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也然散見於萬物爲道者綂會於人卽爲性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淸濁美惡又判人之大分人爲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爲人提撕警覺切言性者曰恒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天理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君子之弗性不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實反之以學焉以盡其性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邵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郛郭切思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則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存其心之兩語蓋爲萬古不易之至敎矣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也程子曰仁義禮智信惟仁足以包之則其指點夫性亦深切明著矣吾夫子一

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爲仁之方此則大聖人之垂敎者爲然也迨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說昭明而盡性之事雖曰同源其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言矣大約窮理以爲入門立志以定趨向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擴充實踐以深之而存誠以爲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夫所謂窮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或讀書以講明道理或作文以晤養性情或析衷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容舞蹈之際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一邊工夫耶若所謂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人之極致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居敬以持其志然所謂居敬者不爲氣奪則可矣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壅澆灌以成之然先儒以爲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學者敬以守之庶可以擴充而力行矣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己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去私審理之功首之以持敬次之以

集義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信之篤而行之力德之全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以極一言一動之無妄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不實矣身而誠矣蓋其用功之始以敬爲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敬敬也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附論曰盡性之事的有本末次第至於用力之方則各因其不足者而加勉則有之若曰窮理盡性取法不一得力各異

某也存仁某也主敬某也習靜某也存誠予所深思而弗敢信焉者也不觀之朱子乎其曰未須理會互相發且從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則其的準也

述古

吾人之學何爲而然也爲性也性者天之所命與萬物同有者也

黃勉齋曰性者萬物之一原

朱子曰物兼生植言物也有是性

鄒元標曰性者吾始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也亦天地民物之所資以生今日所由以生生不已之理也一人之生理即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理

然散見於萬物爲道者統會於人即爲性

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又曰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饒雙峯曰子思率性之言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爲人力之所安排告句之見是也

胡雲峯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

蓋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間通塞偏正判人物之大分清濁美惡又判人之大分

大字最妙就大槩說清濁質中之氣美惡氣中之質○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在當天萬物咸都此日耳蔀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爲隨其所居而通塞不同○物稟得氣偏這性也隨氣轉了故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子蜂蟻之君臣只是義上有一點子豺獺之報本只是禮上有一點子雎鳩之有別只是智上有一點子雉之食而呼只是信上有一點子人頭圓象天足方

象地北極在天中央人百會穴在頂日月往來在天之南人兩腎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人之腎水亦在前此得氣之正如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皆得氣之偏○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性便在濁氣之中爲濁氣所蔽故惡

人爲萬物之靈是以古先聖賢爲人提撕警覺切言性者曰恒曰成曰天命如朱子曰人生所得於天之理又曰人生所稟之天理也

陳北溪曰何以不謂之性而謂之理蓋理只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固有故謂之性○性以賦於我者言○天以公共道理言○天理即仁義禮智四者○

吳義夫曰自散在事物者言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即是一物各具一太極○自人心得於天者言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即是萬物統體一太極○然一實萬殊故曰事理衆理○合萬爲一故曰天理一理而已○

朱子曰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

胡雲峯曰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非空虛無用之物○所以釋明德至善格物皆曰事理○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是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

反謂反之於身○天地之性以其純粹言○

朱子曰天地之性專以理言○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馮少墟曰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

義理

無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如皆水也有流而終無所濁有流

而未遠濁者有流而遠方濁者清濁雖不同然同一水也

夫君子之弗性不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

曰氣者省文也不然則曰氣質之稟氣稟是內根所拘有分數物欲是耳目口鼻外染蔽則全遮而昏

而實反之以學焉

程子曰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善而復其本

譬水之清則性之本善也至於濁了用力敏則疾清用力緩

則遲清及其清也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濁來換却清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隅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

以盡其性

朱子曰盡不是做工夫謂工夫已至方盡得本然之全體就行上說又曰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總是知行無不盡又曰性者心所具之理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

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

學到後可以中正而全五性矣

性存諸中止曰理而發之外則爲五德五德亦曰五性○氣質或偏於剛或偏於柔變化之可以中正而全仁義禮智信矣

然自稟受而言則謂之性自存諸中而言則謂之心

王陽明曰以至理之凝聚而言則謂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心

馮少墟曰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論心之工夫歸之操存正得統於孔子處

薛文清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曹月川曰學聖之事主於一心事事都在心上做工夫是入孔門的大路

王陽明曰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聖賢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矣

慶嘗聞之先儒云釋氏言心而吾儒不言心又云孔門皆不言也惟孟氏言之夫孔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又非自孟氏

言也、前已言之矣、何哉、易㚒曰維心、益曰惠心、繫曰洗心、立心、書爲謹人心道心、仲虺以禮制心、盤庚中乃心有一心、畢命收放心、同命格非心、詩單厭心、凡皆重言乎心也、至於孔門心傳曰正心、曰從心、曰其心、曰用心之類、猶見心有所歸、而非單言心字也、豈同釋氏云爾哉、

鄒子所以云心者性之郛郭、切思心主於身、性具於心、仁義禮智性也、合性於知覺有心之名、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知覺、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生於身而具是理者也、

鄒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

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視亂色、口談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朱子曰然、

蘇子瞻曰、入心一息不可放、縱閒散既久、毫以叙事、便自不堪、

朱子曰、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得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迨本無去來也、

張南軒曰、心豈有二乎哉、放之、則入心之危無可極也、知其放而求之、則道心之微豈外是哉、故貴精一之而已、

新安陳氏曰、放心、人欲也、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求放心、即所以求仁、學問者、求仁之方也、

朱子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可以上達、

程伊川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

慶觀孟子之言可見矣、于云仁人心下、即續之以惡指養桐梓、養小從小、要人會、故指點以仁熟、隨以學進之、

陸象山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爲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於是乎在、下愚之人、忽視玩聽、不爲動心、而其所爲學問者、乃轉爲浮文緣飾之具、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以熾其傷善敗類之燄、豈不甚可嘆哉、

存其心之兩語、益爲萬古不易之至教矣、

朱子曰、存謂操而不舍、又曰、存不獨是始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又曰、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又曰、心包萬理、萬理具於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

輔慶源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過矣

朱子曰存得此心便是仁

朱子曰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昧動時擾亂便不能存

真西山曰德性在心本皆全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

陳潛室曰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

朱子曰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盡

方養得義之性

仁者本心之全體也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之生又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惟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矣又曰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

李延平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人與仁之名亡則渾是天理也

程子曰義禮智信惟仁足以包之則其渾然夫性益深切明著矣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一致之道也故曰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

程子曰五常之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四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

朱子曰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辭讓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黃勉齋曰貫字如一箇物貫在四箇物裏面包字如四箇物

却合在一箇物裏面

吾夫子一堂商訂羣弟子各相領悟者皆說求仁爲仁之方此則大聖人之垂教者爲然也

李愿中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知仁矣

輔慶源曰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爲先務也

楊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爲要

朱子曰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

追至孟子直指夫仁曰仁人心也則德性之說昭明、
胡雲峯曰仁者人也人指人身而言仁人心也直指出心言、
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全理此之他處言仁包甚親切言
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人之一身孟子之言視中庸又覺親
切矣。
真西山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爲人心者蓋有此心
卽有此仁心而不仁卽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而不可以二
視之也。
按孟子曰仁者愛人饒氏謂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
愛人之心卽是生物之心。

而盡性之事雖曰同源共貫渾淪一致之工然亦可以次第而
言矣大約窮理以爲入門
朱子曰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窮理常不間斷
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程明道曰學者須識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
立志以定趨向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種木有個根本
然後培養成就合抱之材

王陽明曰學者先須立志一念爲善如種樹然但勿忘勿助
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充枝葉日茂、
次則存養省察以進之
胡雲峯曰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過頻之而不害耳、
楊成中曰省以審其所妄察以考其所至
林次崖曰存養省察亦要並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
得不存養此心有時而放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
不自知又曰存養兼動靜不是靜時存養動時省察。
擴充實踐以深之

擴謂推廣善端充則滿其本然之量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又
曰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
也。
而存誠以爲究竟主敬以成終始者也
誠者爲善去惡之實心真實無妄則存矣
朱子曰敬不可混說須是每事上檢點
大所謂窮理者原是格物致知之學
易大畜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

程子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

朱子曰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只要硬做便窄狹又曰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又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爲先

程子曰進學在致知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

張南軒曰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從所見端確爲之此之謂

知常在先可也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審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李延平曰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旣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

程子曰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有悟處

朱子曰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頻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頻放這邊也是頻放那邊也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之遠只在熟與不熟

或讀書以講明道理

陳潛室曰須讀書涵泳義理以灌溉滋養之

楊龜山曰學道者舍先聖之書何求哉譬之適九逵之衢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

朱子曰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精熟自然見得意緒

輔慶源曰學者須是將聖賢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

王陽明曰六經之實具於吾心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字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耳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言象數之表

輔慶源曰讀書者能將聖賢言語切己體察而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只作舊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矣

薛敬軒曰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

或作文以晤養性情

許潁陽曰古聖賢之學未嘗不著文但其文之著非以為工也學以充其志而已

朱子曰人之為學者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句句而求字字而論不於身心體認則又何益

馮少墟曰以舉業體驗於躬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於文詞便是好舉業

袁了凡曰胸中帶一毫世情俗味便汚了文趣蓋心惟公惟恕便不為鄙穢所染

或析衆於規矩準繩之中或變化於聲容舞蹈之際

慶謂規矩準繩禮也亦有事機之應以義起者不謂之禮不可也故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則協若夫聲容之作所以化氣質養德性舞蹈之事所以識進退明出處也古人之教必先良有以哉

蔡氏曰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不是截然二物然而窮理之中含有許多作用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又曰持

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又曰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又曰格物窮理但須誠意以格之亦須於應事接物處隨遇以求其當否不然豈徒是先做知底一邊工夫耶

尹彥明曰觀聖賢是會通得一件便於行一件

張南軒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也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麤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又曰知有精麤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

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幾省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而行愈有所施行之力而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

若所謂立志者在未學之前固少不得及窮理之後猶須篤尚之朱子所以云求復性命之本然

王陽明曰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

陸象山曰後世之言學者須要各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又曰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良心都蒙蔽了須是有知識然後有志向

書多方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求造聖人之極致

陳了翁曰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

張子厚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成名於世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又曰學者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決是要做第一等人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合下便要做第四五等人就他才力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

王陽明曰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即或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爲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之具於其外

夫本然極致處做之不到其常也不做不到何可休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成甚學問故胡五峯曰居敬以持其

志

張南軒曰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

朱子曰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

然所謂敬者不爲氣奪則可矣

朱子曰氣不從志處乃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或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

若所謂存養者、要使心源純粹、故謹之於幾微而培壅浇灌、以成之、

程子曰、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直養之而已、

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浇灌、方得成、

陸子靜曰、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不失本心、然此心之良、人所共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久之暢茂條達、

朱子曰、窮理涵養、要當并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然先儒以爲存養之功、不分初終、自予言之、其究也固不可忽、而其始之賴此者、倍急於後也、

楊中立曰、涵養工夫實貫初終、始也涵養既也省察、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

學者敬以守之、庶可以擴充而力行矣、

朱子曰、學者須虛心涵泳、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

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又曰、涵養須用敬、

若所謂省察者、何也、克己以去其私、而審所至之天理也、

存養時、就有省察工夫、若在初學、亦須各自用力、

朱子曰、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而已、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爲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又曰、克己固學者之急

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於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主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便克將去、

曾正夫曰、學者之心、發於義理者常微、而役於形氣者常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如四面受敵、是在學者善克之、

朱子曰、克己亦無別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尹彦明曰、克己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今人只爲事事都要好、便沒下手處、

張南軒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甚於斃而終不能持於久觀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爲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〻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朱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着力屛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又曰人之一心天理勝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是於此體認省察又曰天理人欲無硬定界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能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定侵過來

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謝顯道曰格物窮理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所謂天理也要譽於鄕黨朋友內交於孺子父母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予想天下之至入微者莫如風至迅發者莫如雷人能不以小惡爲小而不爲不以小善爲小而爲之改之惟恐不勇遷之惟恐不速則天理存而人欲滅如風雷之有益陸子靜曰惡與過不同惡可以遽免過不可以遽免故賢如伯玉聖如孔子猶曰寡過無大過也

去私容理之功首之以持敬

朱子曰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〻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又曰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却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自無病何須服藥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

無所不用其極

次之以集義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義就千條萬緒中有條理處說集義猶積善也

朱子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〻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義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主一之謂敬

陳北溪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敬之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似把做閑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

合宜之謂義

韓慶源曰能求其心而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有體必有用也

胡雲峯曰路在前出入往來必由乎我事之宜在前而所以行事而酌其宜者則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耳故孟子兼言仁義惟放心章單言仁

朱子曰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致命遂志而已又曰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而為不仁是以為人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大公而其愛之理素具於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

主一合宜則內直外方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黃直卿曰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為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為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方端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以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於一則思慮

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乎宜則品節不差天理常行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應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

若所謂擴充實踐者因其天理之發而日積日進日著日盛日廣日大

王陽明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

朱子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以巧言令色為甚

眞西山曰、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一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無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天與之也、天地無心、於穆之理、萬古爲新、人惟有形氣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義禮智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因其發而保養扶持之、去其所害者、若火之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

信之篤、而行之力、

黃勉齋曰、爲學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

理、炯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心、而無所虧。

薛文清曰、看得爲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

尤西川曰、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人讀書、卻不行、是爲侮聖人之言、

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輕重、行爲重。

德之全體、由是而見、而天命之性在我矣、舉凡須臾之頃、纖芥之微、以及一言一動之無妄、則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德無不實、反身而誠矣、

反只是自己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反身而誠、如外盡事親之理。而內盡愛敬之實、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

王陽明曰、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

游氏曰、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

蓋其用功之始、以敬爲先、而躬行之後、尚不容於不敬、敬也者、其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此之謂敬、是誠而後敬也、

魏鶴山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多有敬字之義、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仁字敬字誠字、皆得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爲敬最精切、

陳北溪曰、主敬之工。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朱子曰、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放下這敬不得。

十七卷止

目止

大成通志卷十八　理齋節要

金臺羅　森約齋甫訂証

上谷劉　斗耀微甫鑒定　古成紀楊　慶有慶甫輯著

瀛海孫際昌名卿甫參閱

學

人生天地間事、功節義在夫遇、窮理盡性本諸學、遇因乎時、學由乎我、遇因乎時、非我所勉而致之也、學由乎我、豈我所不能勉而致之哉、於所可致者而未致焉、譬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雖曰致之而未得所主焉、譬之適九達之衢而未知所之也、朱子曰、觀夫理之所當然而效法之。又曰、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法之。是之謂主也。學得其主、涵養德性而已矣。德全而性存、則事功節義本德之所發、性之所見、隨其所遇以致之、又何容心於其間哉、

致知格物

知、乃人心之靈、致、謂因其已知而推及之、欲其知處無不盡也、

慶按朱子釋知字、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釋心字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至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與前二說小異、妙哉胡雲峯之言曰、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其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明也、

格、至也、或曰、極至之謂格、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

所以然、如君仁臣忠之類、所當然、如君何故用仁之類、

一物必有一理、格物非謂窮盡天下之理、但能隨事觀理、積累

理會、卒之天下事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大若小、蓋將無所不知矣、又非止格得一物而萬理通、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更於一物之間、不惟知得一分兩分、若精若麤、蓋將無所不知矣、

朱子曰、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不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

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

朱子曰、格物、就零碎說、致知、就全體說、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則我之知亦知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

實只是一理纔明彼卽曉此

若其用工之方不外朱子所云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所以然者卽中庸明善之事也

朱子曰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事接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濶如曾子三省只管體驗去

陳普翁曰格物爲知之始致知爲知之極誠意爲行之始正心修身爲行之極齊家爲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爲推行之

極不知固不能行既知又不可不行

詳益之曰致知力行並行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必知無有不明然後可以誠意則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心之知於此一理爲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一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以應天下之事矣

聖人設教使人不昧自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積之旣久進之益深則神明自靈擴充廣大而日用動靜之微以及天地民物之大莫不洞徹無遺則道理之在我者毫不容間而事機之所當爲無不順應謂知不在於身體力行而其身體力行又有他道哉孔子曰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此之謂也

博文約禮

博所以驗諸事約所以體諸身孔子之所謂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昭著者皆然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故不曰窮理不曰格物只曰博文文之云者蓋以文字之內足以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又顯文字之外足以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朱子曰博文底工

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秩然而有規截然而不亂者皆是簡束有要須循其則是曰約禮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故不曰約理只曰約禮禮之云者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範於規矩準繩而持守有節循行無陋朱子曰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知無內外人已說朱子所云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而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者是也如貫體用知行言朱子所云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常者是也甚矣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

從前許多博處盡皆受用。

習靜

學者靜以立基以人事言之循理之謂真靜從欲之謂妄動故曰無欲而靜

王陽明曰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

程伊川曰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豈以淡然不應事物之求為靜耶○為學工夫須要靜纔靜事都見得然總只是一箇敬。

貫丈宿曰人生在世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亦所不免況貧賤者乎人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心泰然無不足矣。

王陽明曰欲也者非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

曹月川曰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便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曰無欲而靜到此地位靜固靜也動亦靜也

或曰存心默坐一念不起即可謂之靜否貫丈宿曰此是氣定若只知此求靜平日病根尚多潛伏於中遇事逐發仍然妄動矣惟是盡去人欲獨存天理以之應物當知本性方是

真靜故以無欲為主自然能靜以求靜為主未必無欲徒默坐者安得遽謂之靜

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伊川曰主一者養動之根世間一切事為惟心所造。

袁了凡曰一毫機械藏於胸中則心術壞矣上天所惡莫甚於機吾願學者已過事勿留未來事勿想見在事勿著或順或逆勿起愛憎心

不靜不生

袁了凡曰掃除外好歸併一路收攝此心綿綿密密無絲毫間斷使腔子內精神常聚生意常活此學者本領也

不一不進

程伊川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循遇事方好須貯也壞也

不虛不擴

心本太虛多欲為障果能一切嗜好掃除廓清復還本體外無所擾內自安定則不求虛而自虛矣。

苟得事心之要雖終日城市日與人事應酬不惮其為靜也

入山求靜々以山也有時出山仍不靜矣獨坐求靜々以坐
也有時離坐仍不靜矣惟靜惟一惟虛便是事心之道
由是靜以誠身儉以養德則盛德存焉廣業著焉
陸象山曰不曾過得私意一關終難入德典則法度何以知
之
然則是心也愈收歛則愈脫灑愈舒展則愈精微纔學便須有
着力處旣學便須有得力處學術明則事功不謬矣學者可不
主於靜哉
人之一心最虛最靈若果私欲消除天理融徹則無所放失

自然元氣流行至於包含無外省存無間其於學也爲何如
王陽明曰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畜其德而達諸
用
許效忠曰窮年皓首手不離六藝之編口不離性命之談乃
其心固以漸染沉迷於利欲中喪其身逐々焉介而莫知其
所底矣學術不明則事功盡謬
李九我曰居天下繁華處豈能杜門掃軌自同寒蟬第間不
無可省處事暇毋周事外毋華事簡毋繁要以聚精神於本
業毋令他有所分

天命

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由
以生者也又曰理之所從出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陳北
溪曰天固是上天要之只理是也經書中凡以主宰言皆曰帝
以包涵徧覆言皆曰天々之所以爲天果何爲哉豈蒼々焉爾
矣實自然之理流通而然所體焉不過者也
命謂天之所以賦於萬物而不能自已者然有以理言者天之
所賦於人物者是也有以氣言者一謂人之所以夭壽窮通者
是也一謂人之氣稟清濁不齊者是也有兼理氣言者朱子曰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
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
故君子戰々兢々朝乾夕惕盡其人事而已矣
釋天命者或曰天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
故也或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者
或曰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蓋陰陽五行之氣流
行變化以生萬物莫非天也莫非理也體認者曰知曰畏又有
曰樂天知命知天立命變而通之書顧諟恒性詩崇德不康皆
其証也

道

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難處說得易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學者求道時自是頭項多須從千條萬緒中磨鍊出來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昔人云世無純白之狐而有純白之裘蓋所見者博所取者約也

有形總是氣無形乃爲道道不離陰陽然陰陽流行氣也形而下也太虛所涵道也形而上也通稱之爲人所共由之路亦爲事物當然之理有曰義理之總名合德仁而言之也有曰性中分派條理合性而言之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

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之道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爲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道以誠意爲主格物致知誠意之功也

虞廷十六字

堯授舜只四字舜授禹益以十六字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做工夫處首曰人心道心非有二心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只謂之心而已但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墜未墜之間易流於不好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便自己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精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底工夫即明善即致知惟一有篤行底行持即誠身即誠意精一二字是聖聖相傳之學孔子之一貫猶是也在堯舜禹之允執厥中即顏子之擇中得善其來源遠而會歸豈有岐哉

眞西山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欲之流行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

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饑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欲之流也心一而已耳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毫髮之間終也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耳

胡雲峯曰朱子以前多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過血氣之勇故言人心亦必言道心如飮食男女人心也飮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

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

中庸中和

朱子不偏不倚以心論無過不及以事論未發之中ㄷ之體也時中之中ㄷ之用也中只是恰好底道理爲不見得是亘古今當然不可變易底故又著箇庸字無中做不出庸來不分二物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德行人做底人ㄷ不同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性情天生底人ㄷ一般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蓋中和者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也推所自來言之耳游氏所謂德卽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卽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誠學者入門至道而不可易者也

饒仲元曰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愼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

倪仲弘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功用惟在乎主敬而已戒愼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

戒懼愼獨

人不皆聖賢故不能盡循其性聖人出而修之因其氣禀之不齊而立教不睹不聞只是在萬事未萌芽處防其不然戒愼恐懼是靜而敬以保守天理惟恐須臾之有間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愼獨是動而敬以檢防人欲惟恐毫釐之有差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惡矣曾子雖言之於大學然只就動處發語未嘗說到前一截工夫若子思先從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愼獨處言動時之省察至於引用不擧植物

而曰鳶魚欲人於動處用力是授受眞傳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愼獨工夫方顯得已發之和大本卽天命之性達道卽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上說來體用一源非志道者孰能知之到天地位萬物育便見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見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實有此理自有此事但所歷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主能使一家之父ㄷ子ㄷ夫ㄷ婦ㄷ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婢奴從御生植

育養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國亦然至於天下不過充
滿其量而已矣

形上形下

形上形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是動而可見之時若只說在上
在下便兩截或問朱子何以形而上下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
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所以程子謂欄截得分明
夫理是道〻無體故謂不可見得是道物是器〻有體故謂可
見得是器〻屬形迹故不曰氣而曰器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
所以爲是器之理者乃道也朱子曰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

便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外別有所謂理如人身是
器所以能語言動作處便是理〻只在器上見得後世理氣之
說與氣質之性等說皆實本易而互相發明也

元亨利貞

元犬也以統亨利貞故曰衆善之長也亨通也謂嘉美之會故
曰嘉之會也利宜也謂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曰義之和也貞
正而固也謂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曰事之幹也總之就氣上
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合理氣而論之亦得以氣論如物之初
生爲元於時爲春發達爲亨於時爲夏成就爲利於時爲秋斂
藏爲貞於時爲冬以理論如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
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成以理氣論如得天之元在我謂之
仁得天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之貞在
我謂之知天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百物人非仁義禮
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然天一氣耳而生長收藏各一其
候則一氣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序人一性耳而仁義禮智其成
其功則一性之中不能不分爲四德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

太者通廣甚大之名極至也蓋渾淪天地萬物之理極好至善

便是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有無極只是說
無中自有此理此理自然至善濂溪恐人將太極認成一箇形
象底物看故又說無極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
無爲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
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貫通全體無乎不在而又初無聲臭影
響之可言也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爲太極
也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
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
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陰陽之中易有太極

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旣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朱
子理爲太極以名義言之也張子性爲太極以包涵言之也邵
子道爲太極以流行者言也心爲太極以統會者言也論未發
便是理已發則爲情矣詳而言之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
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無極之中萬象森然不可謂
之無矣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形與器故曰太極本無極
太極之中冲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
源用力處却在趨吉避凶其本則主於靜若是則性焉安焉者
得此而已矣復焉執焉者學以得此而已矣

按太極若止以爲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又
未嘗與陰陽相離正當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
之人物本同一理却只是一箇圈子氣稟便有不同逐分開
數箇圈子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

陰陽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朱子曰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
是一陰了又一陽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
朱子曰分一箇看亦得分兩箇看亦得者何也分而言之謂之
二氣便屬二物周子所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所謂太極
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天下事物是也
以理自爲理與理形於氣論則對峙底實有兩箇
合而言之只是一氣本無二物朱子曰陰氣流行卽爲陽々氣
凝聚卽爲陰張子曰橫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而下陰
程子曰陰陽本無始互相發明周子曰陰根陽々根陰一動一
靜互爲其根是也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々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此陰陽變合也
細論之陰中有陰陽々中亦有陰陽變故曰陰陽變化不窮一

道之變化不窮也人能察於動靜之際則道不遠矣

動靜

動靜氣也所以動靜理也動靜盡太極之體用者也朱子曰天
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或曰太極含動靜者以本體之
理言也或曰太極有動靜者以流行之氣言也若夫程子見謂
動靜無端朱子論其初只以陰靜爲太極之本蓋以事言之則
有動靜以理言之則主靜爲本敬其主靜工夫處謂未動時敬
爲之主而義已具方動時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人欲滅而天
理存由是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

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知埋需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學孟子矣。敬義立而德不孤者、此之謂也。

五行

五行之有氣質、有道存焉。故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朱子所謂質具於地、氣形於天ヒ地一陰陽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

朱子曰、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何以分別。地言其大槩、土是地之形質、

然以質而論其陰陽、初生之數、本曰水火木金土、陰陽相間、猶東西南北對峙者也。實從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奇耦多寡之數而言也。故朱子曰、水木陽也、火金陰也、

按一三五爲奇、二四爲耦、木金數多、水火數少、數乃陽生陰陰生陽之數、此是以數言、不以次第言、

蓋造化本原、只是一箇陽變而助陰、故生水ヒ陰根陽、水變後使陰合而陽盛、故生火ヒ陽根陰、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

者火之子、故錯列左右而生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故居中、故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按水本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揜而不得遂、故水陰盛居右、火本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盛居左、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乃陽穉、故次火、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乃陰穉、故次水、天地生物。先其輕清。次其重濁。水火在五行中最清、金木便濁、土更濁、若人之一身、先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嘗有二、

如曰水木火金土者、以陽之一初一盛與陰之一初一盛而言也。據圖象所穿之畫、謂自陰陽之氣所交而來者也。

水初生之陽、木極盛之陽、火初生之陰、金極盛之陰、

以氣而論其四時運行之序、本曰木火土金水、以陰陽相生言、猶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實本春爲少陽、夏爲太陽、秋爲少陰、冬爲太陰、陽動陰靜而爲言也、故朱子曰、木火陽也、金水陰也。蓋木春旺、火夏旺、金秋旺、水冬旺、土無定位、寄旺於四時、惟夏最旺、故生出秋金、以圖象考之、惟火金有畫穿乎土內、可見

矣、故曰五行順布四時行焉。

四象八卦全齋上故曰成性存存

如洪範曰水木火金土者、以建子之月爲歲首、當如此序、其實金之終、卽爲水之始、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宜如前序、其實水之終、卽爲木之始。昔人云、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二言有至理焉。不然亦衆朱子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之說可也。處故謂初生之序、卽是相交之序。運行之序、卽自相生之序。進而以陰陽所生之先後論、則先生者爲母、次生者爲子、母盛而子稺、如曰水陰盛、火陽盛、木陽稺、金陰稺、是以生之先後子母而論盛稺也、無不可也。以陰陽氣到之初終論、則始到者自

幼微旣到者自強盛、始稺而終盛、如曰水爲陽稺、木爲陽盛、火爲陰稺、金爲陰盛、是以氣之初終生長而論盛稺也、亦無不可也。至於水之變陰而根陽、猶運行者自冬至而陽生也、火之變陽而根陰、亦猶運行者自大暑而陰伏也。黃勉齋與宋子相疑未果、後李氏希兼亦有疑焉、處以此折衷之甚矣。四時之行、卽五氣之流通、五氣之流通、卽一氣之妙用、造化發育、實弁行而不悖、然變化無窮、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謂陰陽者、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所謂易也、亦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學者希聖達天、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是二氣五行具備、而太極之蘊渾全焉、則孔顏之行藏、我亦可學、是書前之易也。夫學亦求盡乎畫前之易而已矣。

道之大源出於易、天地人物之道備矣。孔子曰、易有太極、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與天地準。又曰、成性存存。以人之最初具有天地之性也。又曰、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有天下之道。以見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皆聖人崇德廣業之極功。河洛之理大暢、後世濂溪周子廣太極之體曰無極、盡太極之用曰兩儀四象八卦生生無窮、原始要終而爲圖說發明

太極之奥、以探性源、得孔子之統者也。蓋其博學力行、闡道甚早、襟懷飄灑、渾如光風霽月、天下後世凡德性學問中入德過時斂焉得而過之哉。周子之學、於是爲大矣。

陰陽五行健順五常

以氣言之、在天所行之運有五行、其實陰陽而已。

天亦道中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萬無一不本於天、性道當於天、教亦天敘五典、故中庸開口云云。

未有五行只喚做陰陽、旣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

以理言之、在人所得之性有五常、其實健順而已。

在天之氣有理存焉在人之性卽天之理

徤順本陰陽之體而言五常本五行之德而言朱子於五常之外益以徤順從在造化上推原出五行之德

徤順卽在人之陰陽陰陽卽在天之徤順至謂剛柔各指其合氣與形而理具者也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剛柔也又曰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主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

若夫主仁義爲言省文也

分而言之陽之性徤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知土則貫於陰陽之中故信亦然仁木義金禮火知水却無信然四者實理是信土爲二氣之冲和信亦冲和而兼徤順者也

仁卽春木其油然生意不可遏禮卽夏火其燦然明盛不可亂徤之爲也皆用之所以行也義卽秋金不肅乎可否之宜知卽冬水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皆體之所以立也信之體是理而不易者徤也循是理而不易者順也

兼而言之非特土與信然也五行各有陰陽五常各有徤順仁禮之用又柔義知之用又剛

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却又是順義固從宜其用則決裂知固明達其用則分別却又是徤前分論四德各有體用此總論四德之用則前所言又盡屬體

朱子曰五行各具一性人具五行之理物亦各具五行之理只是得其偏者盧論人具五常之性當盡五常之德若夫出入於是雖曰未能全德可以節取其與庶物之別未甚遠矣

理氣

由程張氣質之性遂有理氣之說朱子曰天地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合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仁義禮知皆理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蓋理氣不相離本無先後之可言必欲推氣之所從來而以本原論之則人物之生須先有此理然後有此氣而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若論其稟賦則生物之時是氣至而後理

有所寓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究萬物之異體則氣
猶相近而理若不同是究其變而言之也吁天之所賦爲理氣
人之所受爲性形人之全是形而不能盡性者何哉

言理不言性言氣不言質省文也。

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物與人同知覺理若不同如人得
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
無所通

心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々者神明之舍邵子所謂性之郛廓是也

固具衆理而應萬事所以妙衆理而宰萬事者非心之神明乎
故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盧玉溪曰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靈主氣言
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主理亦先言
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

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慶因爲之廣其說曰靈處是心不是性々只是心所具之理情
者心之用也心者又性情之主所之謂之志所願謂之欲所起
謂之意。三者善惡公私之不同於是因省察而用思因周詳而
有慮知覺則其靈也敬則其主也渾然在中隨感而應聖賢言
心處兼此二者故哀與敬本心體之所有見廟與墓而與則應
矣體無所不具則無所不感無所不感則無所不應因其應而
爲之文於是有若俎豆幣帛之儀々立而其心達而儀非心也。
如以七孔八毛之肉團爲心則又相去千萬里卽有作主不定
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此正交
戰之驗也明道曰有主則實伊川曰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便
虛義理主於中便實周子曰寂然不動順理而應不隨物而遷
非無所運動之謂也人心之有寂感太極之有動靜也。

性

程子曰自人享受而言謂之性々卽理也又曰天降之謂性天
降於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是也朱子謂人生所得於天之理
又謂人生所稟天理是箇渾淪底物慶又補之曰在天謂之理。
在人謂之性在事又謂之理。黃勉齋曰性者人物所得於天之
理仁義禮知之屬是也是有生之類各得於天固無少異但所
稟之氣或値清濁美惡之不同故理之所賦不能無開塞偏正
之異此人物之所以分也然以氣而言則所稟或殊而其所以
爲知覺運動者却無甚異以理而言則其本然[illegible]而人之有

端所以爲至靈至貴者非庶物之可倫故求其能行之者聖人則盡其性學者則復其性

性善

孟子剔出善言性之本若氣質之性便不是本々性只是理々無不善蓋天理之初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五峯東坡非性善之說流於告子無善不善了君子不謂性就氣質言性相近就稟受雜乎氣質言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修荀子以性爲惡其善者僞也皆非也韓子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又謂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而已

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皆是說氣況三品之說是則九牛毛之說非矣

氣質之性

伊川橫渠諸儒皆論氣質之性朱子謂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一語了徹如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但人與物別處雖得其正且通者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稟賦清者明而濁者昏美者粹而惡者雜則有以物欲不蔽而天理勝者有蔽之而人欲勝者若薅業進修則皆可以復其本原之善故曰聖人

可學而至貴不懈於用力也

情

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朱子曰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性之動而有爲者也故仁義禮知未發之謂性至爲事物逐看發出來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謂之仁義禮知之發見其實皆情也孟子皆謂之心以心統性情故也因性之善便知情無不善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多謂以常論之情有善惡而孟子論善從本原處論也然情非不善也雜以私欲則惡矣要之聖人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得其正學者則當存心養性得其情可也

才

朱子曰稟於氣之謂才々是質質又曰能爲之謂才性之具而能爲者也又曰才猶材質人之能也皆指理義之作用言發則善々者性也而能爲善者才也以才之善便見性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心也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揮之至於仁義禮知不可勝用才也自孟子發論而後諸儒以爲有善惡然曰性本乎理々無不善才本乎氣々有不齊是才有惡之說或者本氣質而言之也亦猶云氣質之性也

德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或曰行衆理而得之於心者或曰義理之得於已者或曰已所獨得之理總之得於心與得於已得於稟受與得於進修皆可謂德不若得之於心而不失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得之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稍得字文皆切實而有味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而心與理爲一斯謂之德故朱子初作得於身後改作得於心氣節之所以遜於德性不其然哉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博求於不一之善約會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伊尹得發明也

明德

朱子謂明德是本心又謂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統體用所得乎天是釋德之爲義虛者心之寂明存諸中靈者心之感明應諸外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又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惟虛靈故不昧虛靈不昧心也這是明惟虛故具衆理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性也惟靈故應萬事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情也具衆理應萬事統性與情也這是德然所以應萬事即其具衆理者之所爲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本來固有原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昭著斲喪之則晦蝕洗滌之則呈露封閉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賦原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少安能保之使常明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修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志則本體發見旨哉吳昭武之謂也

饒雙峯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吾提撕省察無一息可間斷湯之所以日新又新也

明命

天之明命卽明德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言德則命在其中故言明德者曰人之所得乎天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言命則德在其中故言明命者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

是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
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一德也人皆有之能得全體之大者稱
峻耳

至善

至善乃太極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
則故朱子曰事理當然之極則程子曰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姑以至善目之止謂必至於是而不遷只是無一毫
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不特理會到極處須要做到極處吳臨
川曰夫善者天之道也人之德也天之道孰爲善元亨利貞流

行四時而謂之命者也人之德孰爲善仁義禮知備具一心而
謂之性者也是善也天所付於人人所受於天也天之付於人
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也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
善則一也不必皆自誠而明之之聖不必皆自明而誠之之賢
天生之民莫不有是則人之所秉之彝宜無不好但恐天理人
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
云止於至善

仁

慶謂太極渾淪之理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間含具萬有而綱
領之大者曰仁義禮知信五者同具於性而仁之道大乃生物
之本包五常貫萬善故雖居五常之中而爲義禮知信所不能
外是故不可以一言盡之

朱子曰孔門之敎說許多仁都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
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

眞西山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謂不能得以一字訓之也
所以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

朱子曰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無所不統
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無所不通所以

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

李慮中曰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
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
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
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礙也

慶覽諸家言仁謂在天地則怡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
人利物之心孔門之敎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此心之體
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則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而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

謝道顯曰心者何也仁是也仁者何也言有生之意
又曰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痒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張南軒曰仁者天下之正理以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

又曰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而爲不仁矣

謝道顯又曰仁者天之理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
其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由是有謂惟無私欲然後仁無私欲是仁以前事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朱子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欲便是仁則不可蓋謂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所壅滯而後水始見

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到一體處是仁以後事
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也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
程子曰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骸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骸而不重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何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哉

陳北溪曰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與我都無統攝必己與物對時方下得克己工夫據其實己如何與物爲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闥之內不過只想像箇中大底氣象
眞西山曰手足不仁者非手足自不仁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己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己相似

要在二者之間識仁
朱元晦問曰須體認到純一不雜處方見與物同體氣象李

原中謂此語却無病
陳北溪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轉來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
欲眞箇見得仁底模樣須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以到視聽言動一於理
朱子曰克己復禮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箇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

至於有曰公曰愛曰恕者公乃仁之理亦在仁之前
程子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則物我兼照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朱子曰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爲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
或曰程子人字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人字不同緊要在體字上公是仁之理專言公只空虛說理不見其切於己朱子曰此說得之
張南軒曰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眞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而愛則仁之用
周子曰愛爲仁謂愛爲仁心之發
程子曰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自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却不見前頭是言仁之端
陳北溪曰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是又太泥了愛將仁看得全麁了韓子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以仁爲性愛是情然自程子此言一出門人又將愛全撤了一向求高遠去不知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

恕所以施愛者
朱子曰恕是推其愛之心以及物施是從這裏流出○青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不可言盡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若專以知覺言仁者固不可知覺乃心之靈處
上蔡以知覺言仁知覺是知之發用處惟仁者能兼之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爲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以仁包四者之用言
更有以惻隱言仁者亦不可惻隱是情之動處

李似祖問何以知惻隱爲仁之端楊中立曰平昔但以孟子
之言體究久久自見因問似祖尋常如何說隱似祖曰如有
隱憂勤恤民隱皆疾痛之謂也曰孺子將入井而人見之者
必有惻隱之心疾痛非在己也而爲之疾痛何也似祖曰出
於自然不可已也曰安得自然如此若體究此理知其所從
來則仁之道不遠矣

程子曰心之德者是專言包四者在中

黃勉齋曰義禮知信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者何也義禮知
信德之一端而仁則德之全體是仁爲之主以兼統四者故

心德之名惟仁足以當之也

胡雲峯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獨兼三者仁一失則三者
俱失故釋不仁則曰失其本心釋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
本心

朱子曰以仁貫通周流於四者之間義是仁之斷制禮是仁
之節文知是仁之分別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
夏則生之長秋則生之歛冬則生之藏也程子以五常之仁
皆四德之元是也

愛之理是偏言只主一事

張南軒曰指愛以名仁則迷其體而愛之理則仁也

眞西山曰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不涉義禮知信而
義者又是宜之理禮者又是恭敬辭讓之理知者又是分別
是非之理與愛之理自不相混

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之則仁是體惻隱又是用

朱子曰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愛之理仁之體也愛
之發仁之用也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
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

慶文謂有以心言者則心之德是也

如訓克己復禮曰本心之全德三月不違仁曰仁者心之德
心不違仁者無私心而有其德也仁遠乎哉曰仁者心之德
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鮮矣仁曰人欲肆而本
心之德亡矣依於仁曰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有以理言者則心之德愛之理是也

如訓若聖與仁曰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一者何也
曰仁也曰無私心而合天理

有以事言者則愛之理心之德是也

如訓殷有三仁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清

忠未仁、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求仁得仁、曰皆求所以合
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
有以功效言者。雖未曰愛之理。而實卽愛之理也。
如制必世後仁、曰敎化洽也爲天下得人、曰恩惠廣大、敎化
無窮、未有上好仁、曰以愛其下、
學者須是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胷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
意無忮恐刻害之私此卽所謂本心卽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
之誠敬不失則萬善從此出矣大然後濟世利物持此以往、又
何患事業有不善哉、忮音跂

仁義

先儒謂孔子單言仁、至孟子兼言仁義、易曰立人之道仁與義、
非孔子之言與。夫仁義者、是以偏言者言之也。然不是於仁字
下添出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蓋人性有五、孟子多
只說仁義、是指其大端也、以仁包禮、知春生夏長是仁、義包知、
知秋收冬藏是義、又禮者仁之著、或曰仁之餘、知者義之歸、或
曰義之藏、而信則無不在也、故朱子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
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
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
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單言仁、便包四者。兼
言仁義、又包禮知信。黃勉齋曰、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
義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

仁義禮知

仁義禮知、以性之未發者言、是指心體之得於天者、故云四德、
得是四者卽爲德。行是四者卽爲道。若合信字便謂之五性、或
謂之五常、或謂之德性、亦有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
爲五常者、但仁等言其體、君臣等言其用也、其實一而已矣、孟
子只言四端、不曰五端、只有不信於四者之中、却另無信於四

者外、昔云仁義中正、亦猶仁義禮知、但變禮知爲中正、更爲有
力、昔云中正仁義、以德之周流於動靜者言、一云乃言生之序、
以配火水木金也、處謂仁義字、當如孟子所云仁義字看。中正
字當貫於仁義二字中。中者不偏不倚也。正者定也。平也。要之
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一德。而其發也爲四端。以周流於動
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實一太極之流行也。
成己仁、成物知、皆以行言。故先仁。學不厭知、敎不倦仁、可以知
言。故先知。孔子知者動、仁者靜、周子則知爲靜、仁爲動、知固是
潛伏底道理、仁固有安靜底道理、然施行却皆有運用之意、誠

哉陳器之曰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仁爲體則知爲用知爲體則仁爲用

知者仁之根抵進學以知爲先故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仁者知之體蘊成德以仁爲首故孔子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未皆曰勇做工夫處皆在不退轉著夫輔漢卿之言曰勇者仁知之發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發

剛勇

剛屬質勇之體也是堅強意勇屬柔剛之發也是敢爲處輔慶源曰人之資稟得於陰陽者有剛有柔朱子曰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未見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

禮樂

禮見於處已接物動靜語默之際本諸恭敬辭遜而不違乎規矩品節循而行之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樂見於擊拊吹喧聲容歌舞之間本諸和順而不違乎中正安恬誠而至之可以養人之耳目而蕩滌其邪穢亦可以和人之性情而消融其渣滓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州閭鄉黨

統而吉凶軍賓嘉小而升降揖遜之間無不本乎禮樂禮樂所以正人心扶世教若德性忘而天理絶則凡運量酬酢盡屬非僻邪淫雖周還於玉帛交錯之文鐘鼓鏗鏘之音終於禮樂判爲二物其不異於禽獸也者幾希故就人心上說朱子以爲禮敬樂和就事理上說程子以爲禮序樂和就立敬上說沈毅齋以爲禮中而樂和也內則十三學樂二十而後學禮以用功言故樂先而禮後孔子立於禮成於樂以得效言故禮先而樂後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又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可見人必得之於心而後行之於身則身之所行不本於心未可以言得卽未可以名德也敬與和其立德之本與

存誠

古訓誠愨爲誠程子曰誠實理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朱子曰漢以來專以誠愨言誠至程子以實理言誠後皆棄誠愨之說不觀中庸有以實理言者亦有以誠愨言者無妄是四面八方都去得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無妄聖人也不欺猶是兩箇事物就人著力去做底說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曰誠卽太極易曰閑邪存其誠凡斯言也未有以誠兼善惡者陳定宇曰君子實於爲善固是誠

小人實於爲惡亦是誠旣曰誠豈有實於爲善實於爲惡之理哉如曰有之則非誠也幾也通書云誠無爲幾善惡是也

無爲則善而已猶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幾者動之微ㄷ動之初則有爲而善惡形矣不是善便是惡存之ㄷ道

乃在於此蓋在理只是一箇誠在幾便有誠不誠

以實理言誠卽道也惟天理得誠之名以實心言誠卽德也必實有是誠然後能實有是德大學誠意是說用工之詳致知格物是下手處自慊是效驗愼獨是地頭中庸誠身言其成功之大天道人道見誠與天爲一至誠至聖見誠合表裏共貫

至誠以德之存主言至聖以德之發見言

人能使心之所發者實而身之所爲者又實則實理全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心實意誠也身實誠身也

主敬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也程子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與謝道顯常惺ㄷ法互相發明箇一心於敬處

心只在此不二不三是主一心只在此不東不西是無適惺惺是心不昏昧只此便是敬

程子整齊嚴肅則心便一ㄷ則自無非僻之干與朱子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互相發明箇內外主敬處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可見敬之一字學者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十八卷終

理齋說要節要跋

斯集也識窮性與理洞先天探本尋源衆美俱備窮理之細繭絲牛毛矣且析衷甚論統一聖直使前聖薪傳炳日星於萬古後學修証會源海於一心補經翼傳功非淺渺洵聖修之宗風吾儒之正道也捧讀數遍莫禁神傾蓋理學一脉始於唐虞之授受而大暢於洙泗之傳述迄千年來賴有宋儒傳千載不傳之秘繼往開來功不可誣也然議論愈多則直從愈亂兄博萬有而歸之約於本性上却有所見卓爾一貫直當下了了無餘使虛靈見前一息千古鍾文陸曰誰說千年道不傳於今一息

即千年願將精一承先聖肯把支離破後賢是也我兄立言前無古人而後無今人傳世大業乞也在茲明道淑人後先共賴龍也心切傾慕敢陳狂蕪以圖不朽云

康熙丁未菊月同官學訓道家眷生在廉田潤龍頓首拜書

理齋說要節要後序

萬類不可以數數也而靈於萬物者命之曰人與天地而謂之三才弟為是火食垂衣而重之歟抑以身備其理而重之歟小人不足論矣若夫從事孔子寬衣博帶號曰儒者弟為是適願富貴而謂之歟抑以克盡其道而謂之歟蓋人之從事於道者衆矣而能克盡其道果數數然耶雖然憲何敢薄天下士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鄉憲伯先生吾不敢輕也憲伯非今日之士也哉憲伯之貌同憲伯之志不同也志不同而行遂不同行不同則今日之人不指為腐即笑為迂嗚呼憲伯自盡其道

已耳何恤乎人言憲伯所長著否壇洙泗未能探其奧耳既能晰之凡天下進於聖人之門者誰敢笑吾憲伯若夫以高牙大纛拖青紆紫傲吾憲伯而憲伯不知傲也憲伯衛吾道而自為干櫓援著之言願天下共持干櫓以衛吾道憲伯之心娛矣則天下必有聞風而興起者功豈在朱子下嗚呼憲何人也用為深愿 昔

順治丁酉八月既望社弟汪憲淑度甫頓首題于倚倚齋中

十八卷終

大成通志跋

余素未嘗嗜著述切居魯而心向往之然自讀書論文而外他無所之惟覽名山勝水獲其趣不能舍以故登泰岱歷泰寧謁

至聖名賢廟林見遺趾植物車服與禹之跡遂懷想而弗適至睹諸遺典諸崇尚之制喟然而嘆夫古先聖賢之學歷世景仰之事如此其至矣逮走西北登華

嶽歷崆峒見岐豐之盛過隴山于朱圉鳥鼠見治水平土功首陽橫渠為文章行懿之所在遂玩賞無已猶未也南安之東涉渭灘望卦山卦臺歘欣欣不自

已于東魯得見

孔夫子遺跡西秦得見文王周公與夫伏羲遺跡余生平遊覽之快事足矣抑亦有未然者余皆古吳章子廣王子政興劉子韻

遠諸友榻金城名園以當一揚佳山水方淑氣滿塵詩酒寄興偶接南安楊子大成通志一書與余友同覽之謂輯孔門言行歷代典章而彙為是集也余聽

之曰是矣然泰寧所記古今所傳多矣作可也不作可也時尚詩狂酒亂未嘗留意迨宵起覽之彙群典而共為一書是謂集大成誰曰不可遂淨几焚香細

心參觀厨人三報饋弗許時已午矣見楊子考証論斷聞用心在聖賢之學與夫帝王崇聖之事而欲令天下共遊聖人之宮墻也乎然而心之所在尚未盡

是每言學術必歸之治道楊子之學體用兼備當不徒令天下士共遊聖人之宮墻且令天下之農工商賈老少男女共沐治化而干戈不用城門不閉海甸

熙〻民物皞〻直欲登一世於
羲皇虞周之天也誰謂古聖之
治統道統不至今存哉余沉酣
斯志幾數十旬不忍遽舍遂為
之叙其遊覽之所得並嘆賞之

由願天下有心聖學者毋輕易
視之則余言之非妄而楊子之
心庶不負矣
康熙八年蕤賓之月江左社弟
楊逢春頓首謹跋

大成通志後序

粤稽昔子貢云
孔子謂性道不可聞而其可聞者
則文章也自是而後人視聖賢
道高而自是為卑則其求至乎

性天者未能多得夫聖人之道
果徒得之一間也書曰惟狂克
念作聖蓋亦有其事矣賢社翁
憲伯楊先生者弱冠應制科與
賢相執其奮然求道之心酷似

陸子靜廢寢忘飧天地不能窮
際之思自後遂廢舉子業慨然
以斯文自任博極羣書著述甚
富若
孔孟之心傳諸儒之語錄莫不精

研密究著為大成通志一書嘗
遊於四方証之賢覽其大槩自
尊崇
先聖之典以及
先聖賢言行之實縷縷指陳詳加

考証向外渡著說要節要二冊
非徒闡乎文章之迹而已也抑
亦求乎性道之微矣然
孔子之至聖生民未有吾儒誦法
孔子卽以尊崇之禮樂言行之法

則叩之率莫能應若闡性天之
微每曰雖子貢之賢亦莫能喻
而不知子貢立言垂教專主於
悟向不在乎聞也先生會悟於
聖道者已久向其所得卽著之篇

其立言良為苦矣真千秋大業為不可及矣得不傳哉得不傳哉至云有功

聖門自有孔氏之苗裔目睹向歆服焉賢不復為之贅矣

旹

康熙丁未孟夏之吉

關中通家社弟謝　賢謹序

大業通志後序

業昔與予同稱從遊於黑伯楊先生之門先生日習經史研求藝理晰奇切卷有釋於業者紀淺能先生志情而學廣平生手著如積案盈箱至平訓業而課之以為爾小子學和平存務戒其既列經史制藝而外概不與之吟焉一日業侍函席先生論出其大業一帙不禁撫卷而嘆曰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意於先生之
願未見先生之功偉矣由是
觀之先生遺德星素藏集也
富志無一能窮理之學性之
書以至面目功聖門閫季兌
竊喜以備以翻是而要之理
為世俱為清傳先生之願畢
矣年之業將為以俚之後之
旨

康熙八年歲次己酉黃鍾之月門生郭弘業

頓首拜書

郭弘業印

大成通志十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慶撰慶有古韻叶音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己酉摭拾歷代制度不盡闕於孔庭其年表世家列傳大抵剽掇舊文第十七卷爲理齋說要第十八卷爲理齋節要乃慶講學之書而綴於聖賢之後總名曰大成通志似亦未安也

續高士傳五卷

〔清〕高兆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遺安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續高士傳五卷》提要

續高士傳序

建業紀映鍾譔

或謂作史者傳一代之事于世外隱淪寥寥不過數人以爲隱淪無益於世黜綴史冊如河海之別溪磵大官之繼氷鑰也代不可無亦不必備吾嘗非之古高士莫尚於沮溺丈人諸人彼既無心斯世而其意

計猶在收羅孔子子路一輩其強力堅忍雖聖人有所不能是伊尹傅說不過湯武終身耕田版築而已終身沮溺丈人而已而專引以咎士非持論之平也故通人達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忠臣義士恒有高士不恒有也天之生之既如此其少仁摩義漸之後或有酷烈則無有也崎嶇光復之餘或有篡竊則無

有也士深自閉匿又如此其囙其不幸而爲當世所
名更不幸而爲志乘所載更不幸而爲弓旌所物色
高士之心已不勝苦而鴻飛霞舉超然滅没殆不知
幾何人矣史家者流類欲昭大其一代之書至空谷
希聲勢不得不舉一而漏百豈得已共作者之闕高
士之光也高士以巖穴爲室廬以麋豕爲妻子以松

霞爲服食以天地爲丘墟以清泉白石日出入月盈
虛爲自然之文章不磨之名姓後人緬邈玄風按志
傳而企想其模楷慨詠咨嗟流風餘韻所謂太上無
名不可得矣汲汲遄名猶不失爲次者乎晉皇甫士
安輯高士傳千餘年來絕響吾友高雲客淑身修行
抗志懷古爰采晉宋以來高士著爲續傳鑒別精而

義例嚴歷祀一千三百取士一百四十有三重覈實
也博搜正史貴信也間及文集外紀廣見聞也黜稗
官懼失實也人數百言名籍行事必賅刪煩就簡也
係以贊志仰止也贊必四言從古也或傳畧而贊詳
紀事詠歌賡一不可也首謚志所自也去陶潛薄令
也世遠道微後先相望遂令唐虞以來沈淪隱匿之

幽光闡發如在目前覽者處綱淪法斁觚稜刓沕之
時一對此孤迴卓絕之絛谿剌詭激之行何異靡靡
沮洳中陡然華嶽三峯劈天插地有不警心洞目狂
叫而痛哭哉嗚乎誦詩讀書可以論高子之世矣亦
可以論皇甫之世矣或曰皇甫之書多齧缺庚桑之
徒出莊列寓言非必實有其人不若高子斷自典午

簡切而明備讀者更爲興起也予曰高士以無名爲名者也古無其人而何嘗無其事強名之以謟缺庚系眞高士之太上者矣廟食而俎豆之此其不祧者與辛丑十月七日

續高士傳敘

檇李屠　嬻撰

人之自愛其才甚矣人之樂自見其才甚矣愛其才宜必樂自見猶應龍之迅天飛神鸞之輝九苞也古之高士蘊閟抱奇道希虞夏才匪易矣顧遠引不試視當世爲秦越土苴華腴甘作勞䠶寂寞豈其性異人歟抑無所短長處斂乃善全歟熱於就名類先濇歟夫才爲世用用以時行苟不相得大至毀裂輕乃損削天球夷玉不以禮南郊薦東序剖而爲雜佩非不寶耀也失其質矣百尺之錦衣襪負販祇益嬋笑故才與時違者寧獨搶攘凌轢畏若探湯即運當出險小康承藉而君子自審不輕投足愛之甚斯見之

難也漢高之世文終文成已入帷幄比肩戶牖鄰通
猶所不顧況於黃綺子陵語光武曰陛下似差進此
其不爲杖策仲華亦已審矣自晉以來道薄氣衰佐
命之豪每遜其主功業成就不敢望漢何論三代將
世實無才人不盡用此其故未可爲中智以下者言
之然則雲客續高士傳託始太康不獨爲接踵皇甫

矣天地靈異鍾在英傑識量今古揆測躔度權衡君
相絜之以己污染之俗誰與廓清即有異數浮慕無
取是不可出開創之代人畏湯火或爲嘆咻歸之如
流已饗其德孰論繩墨禮樂百年賢主欝欝是不可
出承平之際上下揄安一旦華易賈生所難旅進旅
退有靦于顏又不可出黃唐既邈吁嗟默默高士有
心復泯其迹彼世之詫盛事慶奇遘者孫君子覩之
皆其文具支離不可與深言者也然則士安得獨自
高有不得已然者才與時實使之矣顧悔之曰吾爲
耕夫爲樵叟漁父不材之木可終天年情歟否歟才
之大者用不偶時之睽者才不試愛之甚斯見之難
也而世之人徒以爲有所不屑不亦輕於量高士乎

雲客之輯書也以傳系人以讚系傳猶易列象爻詩
陳比興不深言其故俾悟者自察焉其心亦有不得
已者然矣雲客取舍精擇採覈裁飾唐宋後諸傳簡
雅入古齊驅遷固第攬文辭具見良史其義例可尋
者諸敘縷縷發之獨其意有所屬陵藪朝市不可以
槩余爲指其大畧雲客將曰是夫也多言矣

續高士傳序

錢唐胡　介撰

才生天地爲天地用道備萬物爲萬物榮有人焉懷才抱道視天地爲蘧廬等萬物于芻狗而曰吾高士也嗟乎世亦何賴有高士哉胡介曰是以論其世也或亦有所不得志于其間者乎五倫人可自盡唯君

臣之際有得不得焉得則爲陶漁爲版築甚而爲鷹揚五羖世賴有事功不得則爲蹈海爲鑿坏甚而爲叩馬斬祛世賴有風節事功爲天地萬物用風節爲天地萬物榮君臣之道以事功著君臣之倫以風節存然則不得志于君臣而遂不敢得不忍得焉非外君臣也正以存君臣也吾友高于雲客閩南高士也天才至性篤于人倫讀晉玄晏先生高士傳而有感也爲傳繼之其文雅馴其事核其義嚴其取予慎其寓意遠不獨以士之仕也比女子之字仕不得後士焉即逃于空虛而豁刻詭誕與溺于老莊浮圖而有託而遁者皆不入焉豈非以所不得者君臣也吾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猶得自盡焉故所列百四十

三人中率孝友信義有高世之懷而不詭于行使後世不敢有潔身亂倫之高士所以存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也不得于君臣而終不敢得焉不忍得焉亦所以存君臣也此或高于之志與嗟乎以高于之孝友信義篤于人倫其終得志于君臣之際與否吾不得而知特窺其門戶者書而首續高士傳也或亦

有所不得志于中者乎是亦可以論高子之世矣

續高士傳序

淮南陶 澂譔

著書之能前知有二其人膚心末學弗傳也傭耳僦目無所指歸亦弗傳也如其人寡欲修潔不爲埃壒之所頌磬而又曠然淵然開抉心眼于數千百年之上卽墐戶守獨不立語言吾亦信其必傳于後無疑

矣予友高子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補衣蔬食塊處蓬室肆力于學不躐不惰取益于友不泥不隘所謂寡欲修潔自全其天者與常蕭然窮巷中俗士曾不得至其門而五丈之衢亦無能尋其履綦之迹然則不爲埃壒之所頌磬固其宜已計生平著書獨多今年春續高士傳又成攷其全編始晉皇甫士

安斷于有明之穆廟中閒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
人微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
告成事將圖藏之以待異日予雲而僭六先生力分
俸錢鋟其梓行于世高子自謂草野膠固之性與予
畧同俾予先爲序之予讀之已而歎曰有是哉高子
之弗合于世也自予有知識以來先生長者之所以

教子弟之所以學其初莫不嘔心帖括與博一第旣
售則又仰希榮膴朝夕百謀或左右之與游必相與
計須田宅幾何僮妾手指幾何米粟緜帛及貸人金
錢幾何促坐指晝語刺刺不少休終身于茲無復遺
悔若夫糠粃不膽禍不完者踽踽過乎其門則未
甞不目爲傎且怍也今高子生今之時棄今之學郎
生乎前古亦不免爲見肘决踵桑樞蓬户之徒而況
承茲末流觸物鉏鋙宜乎寄託鉛槧以全其天夫豈
朝夕百謀者所能知也哉烏乎其尤可感歎也已昔
宋龔開作傳而于文宋瑞陸君實之事獨詳程克勤
作遺民錄而載瀛國公事復援余應詩爲證此皆信
史之所不及有事纂述者不能不存其實也高子之

續是編固各有指歸然而闡抉心眼于古之人纖悉
畢具俾讀者如見眉髮如聞嘆噫詩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予嘉高子之有而似之也乃爲序之如此

續高士傳序

同里陳日浴譔

古嘉遯君子自重其道不欲詘節以求世知遠跡巖穴樂生適性以全其眞至使世王欲見而不得致致亦不能羈以利祿天下所以慕卬其高迨夫政教衰道義薄類反以山林釣名往往隨時俯就在朝又不

能卓有所建立故處士取純盜虛聲之說孔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宜其難也易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故或有執志而猶有所待者也或激于垢俗疵物而將以矯世者也或有見于幾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迹之往史誠甚異不同然要之則觀乎時之治亂而已夫時之治亂道與爲隆汙然古之君子不惟亂隱治亦隱則又何也夫治安之世致君澤民迄可以行志而寘然長往此豈非無益治亂之數者耶又奚取然而君子則以政化旣以平風俗將日以淳復吾一出而仕不能少有加異于其時者吾猶竊羞之毋寧隱也此所以雖治猶隱也亂世文網密爵祿爲害生之甘餌君子知不能行其道而隱也

固矣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善遠害也近世士朝加印綬夕膏斧鑕計猶且爲之非宜不隱此非生所以致嘆於孤豚也智不如鴻遠矣昔者秦始初元晉業方隆天下士爭以功名自熹皇甫謐以明智之才終其身不仕晉不再傳宗藩更入執朝柄士大夫牽率就戮苟謐而仕禍亦幾不及其身然何

若逆睹其事豈非所謂有見於幾先者耶余友高子雲客嘗讀謐所作高士傳嘉之因爲之續而首以謐接其傳雲客臧否嚴去取斷凡名入仕籍後掛冠者黜迷溺於黃老佛之學者黜焉其無遠鑒之識而偽得於一試也爲其才不足以濟時行不取法於先聖蓋有托而隱也雖以二陶之賢其宗著已以其迹適

有類於是終不得列夫是篇其他則又奚論夫淵明之隱爲晉也使晉不爲宋淵明未必不仕也弘景雖名儒者晚乃溺于服食求仙之事不繫乎時而隱者也此雲客之所以不取也余嘗考經籍志稽康有聖賢高士傳阮孝緒有高隱傳虞槃佐宗測劉杳周弘讓亦續有高士傳孫綽有至人高士傳讚不知此數家去取與雲客同然否也夫前乎謐與後乎謐作者至多然皆未有其傳傳者惟其謐也今則雲客謐起陶唐迄魏二千年凡九十人雲客起晉至明穆廟一千三百年凡一百四十三人明國史未備今先搜摭諸家所紀傳者入之尚以待異日自明以上其有散見于傳記非正史所載者附于後

續高士傳總目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一

晉

續高士傳卷之一

侯[illegible]兆撰

晉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年二十就鄉人席坦受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沈靜寡欲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耽玩典籍日忘寢食或有箴其過篤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況命之修短在天乎謐從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當之官人諷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聖人孰能無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作玄守論答之遂不仕後武帝下詔敦迫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咸寧初又屢詔皆不應迺著論為葬送之制令氣絶之後幅巾故衣蘧蒢裹尸惟齎孝經一卷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艸名曰篤終竟不仕

男子皇甫不仕于晉躬耕田野以樂堯舜埋而不緇磨而不磷冥冥鴻飛千秋獨振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于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

其怒既出則大笑嘗往宜陽山中有作炭人見之與語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去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後不知所終

公和無家北山穴處編草被髮以遊寒暑目送

世人黙然無語嗚乎孫公保雅詒汝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雒陽宿白社中或乞于市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身佳絺則不受著作郎孫楚數就社中與語載與俱歸京不肯止楚貽書勸之仕京答以詩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

威輦何爲被髮入雒一絲兩絲行歌帶索咄咄孫卿拱之而作土床詩篇清風寥廓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爲文帝所殺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家貧躬耕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致遺者皆不受嘗有門人爲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吾德薄無足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人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裒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曰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免之一縣以爲恥裒常以爲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雒京傾覆寇盜大盛裒戀墳壟不去爲賊所害

裒也既隱矯矯令望帝殺而父坐不西向令役而徒步擔俛仰道高能容斯文未喪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也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作春秋調人左氏解公羊穀梁解詁百餘萬言嘗有客着韡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有稱其字者門人怒止客兆

聞之趨進客客既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具述上事且云多有所疑兆衆疑畢曰此易解耳便爲辨釋兆別更立義客發難兆不能對已出門使門人反之客曰親親在此營葬至赴之後當更來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客亦不知姓名

兆治春秋百萬餘言何者客子跨衛叩門晰義已畢四座莫讜尚復能來芳躅思存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累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墓所三十餘載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并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之年七十一卒

濟北之氾衣無常主毓三十載摩抄壠樹不事王侯何有愁苦不蓄生徒以師好古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以孝友聞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蝛以資養宗族勸之仕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

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詣雒市藥會三月上巳雒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橋士女如雲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所市藥并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耀以文武鹵簿使妓女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

各散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歸會稽不知所終
仲御安貧拘蠖而食親々勸駕口張耳塞何物
賈公金翠相逼三匝吳兒廢然無色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輒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行已純至類如此州郡公府辟徵并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季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高密徐卿負耒行篤義在則遂仕宦非欲計吏
至臺輒訪安不司馬君臣正復不俗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雒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游太學升堂而歎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雒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馬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明日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董養知幾長絕干祿遊於太學欷歔仰屋蒼鵝
高飛白鵞偃伏入山不早將及吾屬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父粲高亮貞正爲太宰中郎齊王芳廢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因佯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於是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喬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里邑元康中尚書郎王琨薦喬安貧樂道棲志窮巷老長彌堅除安樂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范伯孫恂々率道名諱

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年七十八卒

范公猘狂傷心受禪令子將車侍疾無倦高棲未染名諱不衒處士之貴道衰乃見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袞諸父并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桑跪以受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袞妻荀氏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袞輒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知其不屈禮而遣之後攜妻子隱大頭山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有終焉之志將收穫與子怞下山中塗墜崖而卒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固窮安陋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庾賢拾橡長幼以班荷斧杖鍤州府之聞不降其志不踰其閑免乎斯世而躓于山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不與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商雒山衣木葉食樹果撫素琴以自娛毒蟲猛獸依繞其旁劉元海劉聰屢徵皆阻蟲獸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以壽終

文博絕世二劉交廸安車蒲輪阻彼虎兕是知僞命在野則止匪惟蒼天神明高士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常冠皮弁躬耕山藪范賁蕭敬作亂秀避地巖渠鄉里宗族依憑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乖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譙公潔身巢許之亞天屬委路俗士廻駕栽々皮弁耕于澤下八十老翁負戴不假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也兄嘉桓溫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或謂桓溫曰孟陋高行宜引在府溫歎曰會稽王尚不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非敢爲高也卒以壽終

少孤絕俗時或釣弋獨往獨來望之莫卽宣武企歎聞而引疾懼彼數奇盜名高逸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寓居雒陽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頴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雒陽令曹攄解之攄等不允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給府養馬輔之等入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卽與尼長假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爲荆州遇之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牛一頭無居宅惟畜露車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

宿車上常歎曰滄瀣橫流處不安也俄而盜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僊矣孝孫滄瀣橫流東瀛不屈避地荊州有車一輛有牛一頭王澄既死壞車烹牛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雒陽陷步擔入餘杭大辟山倚木樹閒苫覆其上亦無壁障獨居十餘年

恒著康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以自供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王導聞文名迎置西園朝士咸往觀之文頹然踑踞傍若無人跡躡華堂如行林野溫嶠問文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繇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不復語惟舉手指麾以宣其意未幾卒

文舉嘉遁山棲木食與獸無怖于人則匿嗟彼朝士迎觀狂惑蓬戶朱門道惟不憶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獨立操行高尚遯世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州郡察舉公車徵拜皆不就邑人賀循為司空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

測也太寧咸和閒累詔以博士散騎常侍徵不起束修立德高枕柴門怡然自足釋毛詩畧註孝經為志林三十篇年七十六卒

喜隱澥嶠立德立言大禮之使載道討論怡然自足高枕衡門千頃汪汪風徽若存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少尚隱遁躬耕好學家至貧儉未嘗入公府韓伯與同載誘俱入郡宣便于

車後趨下後伯遺宣縑百疋不受减至一疋亦不
受伯裂二丈投之曰人寧可使婦無幝耶宣乃笑
而受之屢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俱不就家于豫章
太守殷羨見其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庾爰
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
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
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太儒然丘不與
易宣閒居以誦讀爲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

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鄒魯年五十四卒

宣子純儒一介弗取畊田供養不入城府世師
老莊裸裎爲伍陳留之野而若鄒魯

翟湯　子莊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也篤行純素不屑世事人有
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耕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
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云翟公廉讓卿致
書訖便委船還吏受教湯既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媿歎焉庾亮
臨江州束帶躡屐詣湯禮甚恭湯顧而笑曰使君
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掉頭而入成帝時徵國子博
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召固辭老疾不至子
莊遵父操不交人物惟以釣弋爲娛及長不復獵
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君止去其一何也莊曰
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
餌吞鉤豈我哉晚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

州府禮命公車徵并不就

枯木朽株虛聲之樂貪餌吞鉤自物之名南山
荷鋤北渚罷釣莊有父風湯誠德耀

許邁

許邁字㚖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邁
獨恬靜不慕仕進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
莫知之邁乃往候探其至要以父母尚存未忍違
親立精舍于餘杭懸雷山父母既終乃遣婦還家

遠遊澥嶽永和二年移臨安西山中耿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告別莫知所終

萬也士族榮名莫誘結廬中林以依父母父母既沒爰棄彼婦入于西山使全其壽

孫晷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恭孝清約獨處幽閒之中容止未嘗傾邪躬親壟畝誦詠不廢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

失親故有窮老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苦之晷與相接欣敬逾甚寒與同衾食與同器周贍不倦會稽虞喜隱居澥嶠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司徒何充辟晷先後表薦並不就年三十八卒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於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莫之測也

異哉文度吳之小侯樂善周急布衣婞脩有婦同志無年延留何者老父傷心悠悠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居貧無業常墾荒田及以車獵魚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

逼翼又以翻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卒于家

武昌郭翻墾田爲食餘力漁獵不受世直吁嗟安西毋復相逼野人有舟傴僂來即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

司馬桓溫往造之先生披麻衾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命伏滔爲之銘贊後卒于山中

麻衾老翁古之沉冥石室獨樂氣寧心亭遭彼桓公命客製銘遂爲世人強名瞿硎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昌黎九城山谷中冬衣單布寢土床夏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

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焉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卒

鳳兮九城撫琴自適腐餐緼袍與福相惜見迫鮮卑毋忘泉石不言不拜寧同混跡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好學恬虛隱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吟咏岩閒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嚴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佯狂暐送之還平郭未幾卒

子陽九十晦德不荒披褐至鄴徘徊侯王無復語言聊爾佯狂一介莫侮歸死故鄉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爲人好書鼓琴不樂當世

武陵王晞聞其善琴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後徙居會稽剡縣性益高潔以禮度自處斥放達爲非道晉孝武帝時累徵郡縣敦迫不已逃于吳武丘山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疏逵超然絕跡將離風霜之患請止其召命帝許之太元後再徵不起卒

咄咄頌琴幾辱安道深處剡中秉禮娛老干旌在野投林自保會稽內史風霜縈抱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也志存遁逸不脩儀操採藥衡山深入忘返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不就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裋褐與冲話言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冲勅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官人非野人之意也冲慨

然至昏乃退居陽岐在官道斥近人物來往必投其家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以壽終

隱居求志、卓矣遺民、裋褐斟酌、事其家尊、結廬道旁、晉接人倫、忘勞甘累、良覲日新、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游思陰陽之術絶當世交通不應州郡之命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造之經日忘反退而歎曰索公棄人所收收人所棄宅不彌畝忘忽九州形居塵俗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蔑以過之年七十九卒澹謚曰玄居先生

偉祖高學、發覆天地、嘆悼孤生、晉業將墜、獨笑獨泣、棲心顚頓、黔婁莊生、詎足擬議、

皇甫方回

皇甫方回玄晏先生謐之子也遵父操尚兼有文

才永嘉初徵不赴避亂荆州閉門閑居不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刺史陶侃每造之着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既至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已收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玄晏哲胤、潔躬高寄、士行引重、平南相忌、抱命見收、華夷涕泗、詎茲隱名、浸爲鬩餌、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容百數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以居養一白鹿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輙移渡湘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轉逃羅縣埤山中莫知所終

陶公有孫少不婚宦讀易寡營心迹無患荷衣白鹿揮手親串煙駕湘洄亂流絕澗

續高士傳卷之一

續高士傳目録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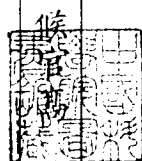
續高士傳卷之二

侯官[illegible]兆撰

南朝宋

郭原平

郭原平字長泰會稽永興人也傭債養親不謁官長父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販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束帶垂泣躬自耕墾高陽許瑤之罷

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觔遺原平不受瑤之自往曰今歲過寒建安綿好以奉尊上下耳乃受之居宅下濕遶宅爲溝宅上種竹春月夜盜其筍者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嘗種瓜歲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竟步從他道貨賣郡舉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餉米百斛

固讓不受元徽元年卒于家

原平隱樟懷肉遺親晚學構冢助彼凡民墓田之下神志悲辛詎惟高行結想人倫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宋高祖誅劉毅領荊州辟炳爲主簿不起問其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矣高祖善之炳妙善琴書精于言理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立宅江陵三湖閑居自休元嘉

初屢徵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愛好山水往輒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疾作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元嘉中卒

少文高棲閑居休適偕隱人亡神傷莫釋廬成衡岳老疾見迫悲矣臥遊隱情蕭索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孔子二十六代孫也性好山水居會稽剡縣茅屋蓬戶庭草蕪徑惟牀上有數卷書除著作郎太尉參軍并不就與徵士戴顒王弘之王敬弘爲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淳之繫烏羊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共飲盡懽日暮而歸或怪之曰固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要之不至使謂曰卿不入我郡何爲入我郡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

不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元嘉初復徵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七年卒

人外彥深殘書數卷田父之禮俯仰如見飛沉無心所至何戀斯言有道興觀不倦

宗彧之

宗彧之字叔粲南陽人也炳從父弟少孤好學貞澹過炳宋高祖受禪徵辟俱不詣公私餽遺一無所受元嘉初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請彧之輒辭疾

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可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卒於家

宗公眞澹泊孤潔自好高名集身人物傾倒曰予草萊軒冕異道嗟今布衣攀援無告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字長年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子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

非其力不食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同乘薄笨車出市賣易周用之外則以施人嘗爲村里所誣一年二輸公調求輒與之元嘉初徵秘書郎不至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鎭江陵弁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僕楚王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臣堯舜也荊飢義季慮凝之餧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覩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盡後攜妻子隱衡山登高頂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南郡劉生萊嚴是師與婦貿易以行博施衡陽十萬俄頃濟飢高風盛事悠悠人思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年十四鄉黨舉爲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爲主簿舉秀才除奉朝

請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年四十二卒

孟道髫年拂衣鄉舉玉山朱霞標映荊楚時一賦詩以吐風緒世故見塵嗒然不語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惟種竹辟命屢至嘆曰吾焉能易

種竹之心于鵞鱗樊鳥之間哉終不詘矯生法賜
少守家業立屋廬山喪親後不復還家以獸皮結
草爲衣不食五穀雖親〻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
秀才及散騎侍郎并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
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
曰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如逼以王憲馳山獵
草以期禽獲慮致顛隕有傷聖化乃止後卒于巖
石之間不知季月

翟氏傳隱法賜故翹辟穀衣皮親故莫要巖石
之間歲月空寥亘廬四世亙峙孤標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
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上
恣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初怪之久而知是
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
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則搒船送婦還
孔氏天晴復迎之好飲酒時爲詩咏州郡辟舉并
不就隱跡避人惟與同郡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
對輙酣飲盡歡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遂不衣
綿帛常寒時就顗宿飲酒醉眠顗以卧具覆之百
年覺引卧具去體悲痛曰綿定奇温顗爲之泣涕
晚除太子舍人不赴顏峻爲東楊州發教餉穀五
百斛不受孝建元年季八十七卒山中卒後蔡興
宗守會稽求百年妻饋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

門奉辭固讓時人比之梁鴻妻云

百季隱跡至孝鍾情醉感奇温悲自心生婦篤
其行伉儷相成夫子既没却米修名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
恩亂後歲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
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山中與諸孤兄子
共釜庾之食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常据拾自給

同捃者爭穟道虔則以所得與之後每事輒云勿令沈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融聞之爲作衣幷與錢一萬還盡分身上衣及錢供諸兄弟子無衣者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元嘉時卒年八十二

彼沈居士捃拾自資鄉人有偷交媿其知釜食複衣子弟是推固窮以老琴書不衰

郢野老人

郢野老人不知何許人也宋衡陽王義季獵于郢有老人帶苫而耕王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攸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大王誠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大王賜老夫不偏其私矣斯食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郢野隴畝盤游王公一老擁耒陳厥田功賜食弗嘗唏吁春風有心無名卓犖此翁

尋陽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輕舟凌波而來舟中漁父乘綸長嘯神韻蕭灑緬異之問曰有魚乎漁父笑曰吾釣非釣安所得魚緬益異之蹇裳涉水就而請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

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王道文明守在澥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先生何晦用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澥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櫂而去

尋陽漁父其釣非釣師彼夷惠忘憂爲道孫公諷之仰視而笑清歌未終悠然夕棹

南朝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作郡禮致再三伯玉爲一出停郡信宿交數言而去宋孝建二年徵議曹從事不就齊太祖即位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固辭疾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恒居一樓葬樓所

絶婦不婚我聞元璩剡中滅迹道覩物昧皤皤黃髮巍然樓居故人名郡偶回康車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宋元嘉中再舉秀才辟功曹不就隱長廣郡嶗山淮北没虜南渡江齊太祖爲太傅辟記室參軍不至弟慶符領青州僧紹乏糧隨之鬱洲住弇榆山建元元年徵正員外郎不就太祖與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慶符罷州僧紹歸江乘攝山太祖遺以竹根如意筍籜冠語慶符曰賢兄高尚吾即不可接夢通幽人固已屢矣後聞僧紹往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沙門僧遠問曰天子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辭不獲命有依戴公故事耳遽引去永明元年復以國子博士徵不就渤澥封追伯聞而歎曰身彌後而名彌先其明居士之闠與竟隱而歿

齊祖招隱沾沾足喜攝山定林寤寐伊邇水石自玩鑿坏相矢身後名先民思其軌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亡著嫡寢論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齊太祖爲楊州徵主簿不至榮緒惇愛五經常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戒幷有禮敬之儀未何孔孟缺焉喪墜于是著

拜五經序論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

禮在李釋興惋臧公奉陳五經著論尊崇煥乎玄几庚子日中被褐而拜一畝之宮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志性恬隱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驃騎參軍不至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者曰民

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中詔徵太子舍人不就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復徵司徒主簿不起卒

幼簡潔躬伍于麋鹿臨川下餉來牟百斛校來致辭小人有祿碩保自耕以介隱福

宗測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少靜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吾竊有惑焉人誠不能感地金致江鯉固當用天道分地利安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于壁上將遊名山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代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以下皆贈行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長嘯

不顧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遺贈遺不受命駕造之復避去後子響不告來奄至所住測巾褐對之終不交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請陸探微畫測形與己相對後送弟喪還西留舊宅永業寺與庾易等往來講說隨王子隆命別駕宗忻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復以司徒主簿徵不就卒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

家貧親老、仕宦之媒、宗公興歎、一往莫回、廬山天半、白雲崔嵬、逸民續紀、老莊自隨、

沈驎士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家貧織簾誦書不與人物通、鄉里稱爲織簾先生、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已鄰人得屐送前屐還之、曰非卿屐耶、笑而着之、或勸驎士仕、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晤、每履吉先、吾誠未能

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隱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征北張永爲吳興、請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屈作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民足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蹈東澥爾、永乃止、昇明建武永元中、累徵不就、守操終老、負薪汲水、幷日而食、恒憑素几、鼓琴遺火、燔書數千卷、季過八十、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季八十六卒、

織簾先生、忘情蠟屐、吳興山水、往數晨夕、老憑素几、抄書自適、鐙火青熒、皤然典籍、

吳苞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善三禮及老莊、棲志窮谷、秉操貞固、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授、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三十餘季、與劉瓛俱于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

也、隆昌元年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于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學者咸歸之、以壽終

吳苞棲志、抱貞守夷、葛巾麈尾、蔬食蓬累、三十餘年、隱爲人師、蔣山之南、華館參差、

孔道徽

孔道徽會稽山陰人也、父祐有志行、隱四明山、太守王僧虔引爲主簿、不屈、道徽世其家風、守志不仕、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

西曹書佐不至道徵兄子總亦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吴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就

孔氏三隱高情如新祐徵守志總也嶙峋飢驅易動矧逢要津美哉堅忍毋與悔隣

南朝梁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少感家禍不娶遨遊人世不入城府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取醉而歸時人號爲通隱兄求卒蔬食不飲酒三年要帶減半宋世辟太子洗馬齊初累徵太子中庶子並不就隱居東籬門園園内有卞望之塚點植花卉於塚側每飲必舉酒酹之豫章王命駕相造從後門遁去司徒子良就見法輪寺遺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性通脱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之又雅有人倫識鑒既老娶魯國

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婚而與婦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梁高祖與點有舊踐祚賜鹿皮巾等物引入華林園詔徵侍中辭疾不詘天監三年卒年六十八

點也通隱襟情無極下令冢傍花卉紛植九泉映徹有酒努力蕭梁老公詎累胸臆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幼至孝性高峙與兒童戲即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父曰願迹松子于瀛澥追許繇于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于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親友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數來詣孝緒孝緒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常食醬美問之云自王家便吐飡覆醢所居室惟一鹿床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卒不敢造殷芸欲贈以詩孝緒曰趍舍既異何必相干

芸竟止天監中徵不至南平元襄王致書要之孝緒曰吾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耳若使麏麚可絷何以異夫驥騄終不赴大同二年卒著高隱傳凡若干卷

孝緒弱冠迹同居士潔躬不汚慎及甘旨竹樹鹿床人遠室邇富貴詎驕聊息塵累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玟瑯琊陽都人也少事徵士關康之

臧榮緒博涉經史安貧守道未嘗懷刺邦宰曳裾府寺齊建武初辟議曹從事不就陳郡謝朓守東澥下教餉穀百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勤于誨誘學者日至居宅狹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容處之天監七年卒

諸葛味道處約深居喜慍不見袪練清虛誨誘後學發摘晉書邦宰府寺無彼刺裾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爲人讀書不事章句獨處一室人罕見之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送迎不越閾勃嘆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徵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爲鄉里稱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永元中徵太子舍人俱不赴素不治家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惟

採蓴荇供食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武康令樂臧以顗從役楊州別駕陸任馳書責吳興太守柳惲惲大慙表停之其年卒於家

高情沈公簪組莫炫顯者自傷貴不如賤食飽荇蓴役棲州縣名士苦辛急彼陸彥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博通經史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灌園爲業嘗出行見盜菘者

違退走母問故具以對母問盜誰何元琰曰向者退畏其媿恥今啓厥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共秘之居嘗不入城閉室之内如接大賓見者莫不改容沛國劉瓛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徵安北參軍不赴梁天監中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年七十卒

奕奕伯珪博通謙退學圃奉親論跡自愛惠風晨沐清流夕溉抱影一室湛然玄對

劉訏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生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比長兄絜爲聘妻剋日成婚訏聞走匿事息乃還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忌訏掛檄于樹而逃與族兄歊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嘗著穀皮巾被衲衣遨遊山澤流連忘返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林谷閒意氣彌遠家貧苦隆冬無氈絮處之晏然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天監十七年卒年三十一

彥度挂檄悠悠遐風神姿高徹朗炤林中與物無競和而不同卜築東澗爲樂保終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訏之族兄也十一歲讀莊子逍遙篇問雜有情理及長亦不娶博學有文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辭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媿于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媿乎尤愛

山水登高履險必盡幽遐人稱其有濟勝之具早思避世以母老不忍違離與訏隱居求志蓄書籍相娱天監十七年著革終論明年卒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老夫至門謂歊曰子心力勇猛能精死生惜不得久滯一方耳彈栢而去

劉歊達生少希莊叟長懷避世迴翔慈母戀戀思詩書高志畝畝周人無息取人無苟

南朝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博極經史善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領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將薦于朝俟景亂舉兵援臺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

各從其好也然支父讓王嚴公傲帝千載美談固所不廢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陳天嘉元年文帝徵度支尚書不就鄱陽王臨州爲築別室卑辭遣使期必延致樞固辭以疾前後數反乃行既至惡其崇麗于竹林閒自營茅茨居焉樞時屬亂離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太建中卒年六十三

扶風高士、泛覽羣書、精言用舍、抗志皇初、京口泛宅、勾曲隱居、白燕翩翩、逸光蓬廬、

北朝魏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也一名旭少有大度耽志書傳不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幼與崔浩善浩爲司徒奏徵夸爲

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迫入都下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他事浩不能發言後酒酣投詔書于夸懷夸起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意夸來時乘一騾無兼騎乃以騾內廐中冀相維縻夸聞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出關浩歎恨累時他日送夸驢兼遺所乘馬爲書謝夸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夸爲素服歎曰崔

公既先誰能相容年七十五卒。

畦夌大度、美酒千鍾、父没不仕、頹爲老農、風標峻絶、出處異蹤、世無崔公、誰能更容、

李謐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博通諸經、周覽百氏、愛樂山水、有絶世之心。以公子徵拜著作郎、推授弟郁。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幷不就。謐不飲酒、惟以琴書爲業。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絶跡

下幃杜門、却埽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黄門侍郎甄琛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奏謐行義。詔遣謁者奉册、謚謐貞靜先生。

公子却埽、萬卷百城、跡惟中踐、樂無外營、嚮躅河尹、遺恨李卿、同升未辰、心違平生、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雅好經史、隱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皮冠草服、躬耕飲水、屏迹人事、不交世俗。前後州將累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申表薦辟、終不赴。

脩隱岐南、蕭然高寄、俛仰時運、遺情天地、力耕獨處、畏茲多事、糾糾武夫、興慕相致、

北朝齊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嘉人也。長八尺餘、衣冠甚偉。少從李寶鼎遊、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三十餘年。趙郡王出鎮定州、書幣下辟。縣令身齎至門、辭疾不赴。于是王命駕親詣。將發、縣令徬徨、自爲整冠履、勸行。不得已乃出。王候門迎肅、分階而上、留止賓館、舉秀才、固辭。王知偉不屈、以禮遣送。歸益自匿。郡守以下時造其廬、爲置羊酒、一無所納。門徒束脩、皆不受。耕而食、蠶而衣、簞食瓢飲、不改

其樂以壽終

亭亭偉節爗爗奇姿隱形窮巷寓懷游思君王夙駕令宰晨趨咏歌堯老簞瓢不移

隋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爲令有書數千卷教授子姪文詡博覽文籍精三禮隋高祖引致天下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推重之右僕

射蘇威就與語大悦勸令仕文詡固辭策杖東歸灌園爲業州郡累舉皆不應以德化人鄉黨爲移風俗每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撞几伭佪久之時人方之閔損原憲焉年四十卒於家

河東文詡早讀父書遭逢當世衮衮石渠高賓不出憂道蓬居白駒流歎名德若虛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徵追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尒汝之高祖召與語不答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被髮徉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閒亦開肆賣卜國子祭酒何妥諸之論易聞妥之言俛然而笑曰是安用鄭玄王弼乎微申辯答辭義玄妙論者以爲獨得非常人也卒隱死

華山之隱玩世命駕公卿朝市行其笑罵亦混

卜筮論易都下陳義實申玄言若瀉

續高士傳卷之二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三

唐

續高士傳卷之三

候官高兆撰

唐

仲長子光

仲長子光王績里人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守令聞其名往謁輒以瘖辭王績技劾還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盡以種黍釀酒愛子光眞尚徙與相近子光以瘖終未與績語日夕

對飲顧相得甚懽也世稱河渚先生

河渚先生、以瘖志隱、守默塞兊、肆耕抱蘊、王績愛之、結鄰與飲、相對忘言、蘧蘧良醞、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也澹薄絕俗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麻幘鹿鞾逼署鄉正桃椎委地去結廬山中夏裸冬緝木皮自蔽嘗織芒屩置衢上見者曰居士屩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間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就與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再拜曰祭酒令我無事治蜀乎于是簡條目薄賦斂州果大治後屢遣存問桃椎輒逃林草自匿焉

岧岧桃椎、道在芒屩、葛細草柔、晝蠲夜作、俾人步蹈、安審共樂、長史蜀政、師其澹泊、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四十年頤卒更居徂徠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言足矣玄宗東巡狩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詔弃國子博士固辭勑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徂徠山中

牧羊捕冢、蕭然可悲、食華讀易、泠泠足怡、有心卂言、不欲勿施、聖人之徒、吾與希夷、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也博學善天步律厤性恭慎未嘗語人宋璟嘗師之璟當國致遺束帛將薦于朝拒不荅洺州刺史元行沖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與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不稱適速咎耳行沖垢繒與之又辭不已乃受未幾報行沖以身所蠶素絲曰元愷義不受無妄財也年八十餘卒

元愷多能、式恭式慎、坊表作贍、廉隅自峻、美服不衷、躬之悔吝、垢敝蕭然、體胖德潤、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也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乾童母卒盛暑徒步往弔比至乾童以事出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搆爲刺史梭縣令孔慎就謁避去不見大經邃于易豫筮死日自爲誌而終

卓然衛君、辭疾北朝、玩易羲文、樂志陶姚、道心彌堅、生死亦超、作誌示終、息迹逍遙、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也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辟參軍不就隱于泉州州旁邑有九日山多大松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註老子彌年不出未嘗至城門姜公輔謫至見系窮日不能去築室依之公輔卒妻子在遠系葬公輔山下後東渡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名其山爲

高士峯云

公緒在南、結廬山北、穴石爲研、以註老子、欷噓姜君、一官謫死、高士峯前、荷插埋爾、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也貌倪陋口吃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與人期雨雪不後上元初隱苕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夕日黑

興盡慟哭而歸時人謂之今接輿詔拜太子文學
不就貞元末卒著茶經三篇

茗溪陸叟今之接輿慟哭行野杜門著書甌犧
成癖日來清虛作經三篇載茗一車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也以儒自業耕耨取資晚皆妻
隱南山分田宅貲財給奴婢各爲業與奴婢約過
其舍則供酒食夫婦嘯咏相視爲娛文宗詔訪遺
逸徵起居郎不至

崔公長者耕田立宅戒得于老分給臧獲與婦
時過互爲主客美酒擊鮮陶然共適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少高放通六經大
義嘗從湖州刺史張摶游至饒三日都無所詣刺
史蔡京就見之龜蒙不樂便行後居松江甫里論
撰雖幽憂疾痛室無十日貲不少輟也有田數十
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恒飢身畚
鍤茠刺無休時或訊其勞對曰堯舜黴瘠禹胼胝
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性嗜茶置園顧渚山
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潔壺置杯不復飲
惡與流俗交即造門不肯見時泛舟齎束書茶竈
往來江湖間稱江湖散人亦稱天隨子甫里先生
以高士名不至乾符中卒

甫里先生勞形自悅幽憂飢餓作述不輟晚歲
止酒與俗相絕江湖之上浮游鼓枻

五代後唐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好學敏文辭唐昭宗
時見天下已亂欲攜妻子與俱隱婦不從遨乃入
少室山爲道士婦數賚書勸遨還遨得書則投之
後聞妻子卒一慟而止遨故與李振善振事梁貴
顯欲禄遨遨不見及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

視之晚居華陰種田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不受唐明宗晉高祖屢以左拾遺諫議大夫召皆不起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好飲酒奕碁時爲詩章人間多寫縑素持贈或圖貌其形于屋壁

擾〻五代士皆魚肉叓也明哲獨全山谷少室學道弘農種牧爲時人瑞圖形華屋

南唐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也形寑而怪嘗寓廬阜白鹿洞幘巾苎屩短襴至骭亦無齋裝惟負布囊常括不解每就溪澗浴未曾解衣浴已則淋漓出而暵之人間其故曰天象即白晝亦參列昭布不可裸裎耳性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烹啗不設醯鹽後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行吟自若舊與樊若水善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後不知所終

廬阜有客行吟飄蓬短襴至骭來往羣峰昭〻天象曰布日中斯寧裸裎對之怔忡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隨里人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貲鏹即取酒盡醉嘗宿酒家大酣悞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疑酒乖忤遭其笞撻訊之笑去又嘗醉道旁里首張谷過而掖之炳曰起予者爲誰曰谷也炳呵之曰谷不學于炳炳不

干於谷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二者固殊若速去無撓吾卧後于南臺山聚生徒講誦一夕痛飲卒

毛公講學求彼脯脡日向酒壚以取酩酊道旁于〻發言高迴醉者自醉醒者自醒

宋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也後晉末喪亂絕意

仕進閒居教授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人有喪力拯濟之冬月恒解衣衷衣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爲貴焉用此爲生平不至京師年七十三卒于漢東

孟諸之戚世亂自遂隱惡揚善不營不積道在周物生貴有義蕩蕩默默君子仰企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雒陽人也父卒諸兄皆干進母樂道薄滋味與放隱終南豹林谷結草爲廬僅蔽風雨放時講習以資養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絕母子共食芋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榦奏放才行詔辟母恚曰吾嘗令汝勿聚徒講學今果爲人知不得安處吾將棄汝入曾山矣于是盡取放筆硯焚之與放轉居述絕處太宗嘉母節詔京兆賜放錢養母勿奪其志咸平元年母卒放應辟

种母樂道安處林陂放也聚徒果爲人知母曰身隱安用文爲噫嗟母死放也委蛇

楊璞

楊璞字契玄鄭州新鄭人也善歌詩與畢士安善騎牛往来郭店自稱東野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爲詩凡數年淳化中徵至不願仕進真宗祀汾陰過鄭召璞既至問君来有以詩贈行者乎璞曰無之惟媪有詩一篇耳誦之帝大笑賜束帛遣還作歸耕賦以見志年七十八卒

騎牛苦吟東野楊公帝祀汾陰来至于嵩媪兮贈行賦詩可風曳裾拱手揶揄老翁

李瀆

李瀆字長源河南雒陽人也恬澹好古博覽經史年十六父亡服闋不復仕進往来中條山中談唐室衣冠人物歷歷可聽李宗諤與瀆世舊每勸之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懇塵謂人語瀆即

鬻馬其惡買如此咸平中遣使徵名辭足疾不起
瀆好飲酒人或諷之曰扶羸養病捨此莫可從吾
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晚語諸子曰山水足以
移情苟遇醉而卒吾之願也他日設外寢取父集
七十篇并書畫相付曰趨家人置酒吾將與汝會
訣酒數行卒年六十三

瀆隱中條惡嚣不仕與木石居遊于鹿豕聞說
前朝衣冠名士濁酒一瓢養病樂死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長喜吟咏不求聞達居
州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鑿土袤丈
為洞前為艸堂鼓琴其中好事者常載酒殽從之
遊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見之過客居
士往來輒累宿而去真宗詔陝令王希徵不至遣
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勑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卒
年六十

仲先草堂流泉竹樹門向雲山素琴獨撫詩亦
策蹇往來墟塢紗帽蒙頭閒吟梁父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也少孤不娶力學不為章句
家貧屢空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
廬孤山構塚廬側二十年不入城市時泛小艇往
來西湖寺觀蓄兩鶴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放鶴
鶴沖舉雲中逋于山水間望見則棹而歸以為信

喜為詩成輒棄之或問何以不傳示後世曰吾放
迹林壑方不欲以名聞于時況後世乎真宗聞其
名詔長吏歲時勞問既卒州以聞朝廷嗟悼賜謚
和靖先生

遠哉和靖止于孤山高名自慎不落人間悠悠
後世莫知其端澄湖鳴鶴餘迹空攀

高懌　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有古人絶行通

經史百家之書築室終南從种放受業與張蕘許
勃號南山三友寇準知長安聞懌名表薦不起景
佑中録國初侯王後懌以官推弟忻杜衍文彦博
累奏懌高行賜號安素居士再徵皆不就家貧窶
妻子寒餒閉門讀書而已韓退者稷山人也亦師
种放母死終喪隱嵩山以壽終

文悦辭榮終南結廬妻子凍餒閉門讀書退也
嵩山努力耕耡高車种生媿爾之徒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也隱居汝州滍陽
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爲鄉里先
歲飢則分所餘周不足者環居百餘里人皆愛慕
之望見旼輒斂衽避道父既葬廬墓三年卧破棺
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
徵國子直講知龍興縣俱不就晩年玩周易老子
他書亦不復讀嘗畫太玄圖于壁上規其中心曰
易所謂寂然不動者無異此也

滍陽孔旼以禮自工環汝之民避道敬恭三歲
孺慕破棺息躬墓下紫芝曄曄爲叢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也居縣北梓桐山博通
羣書不治章句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
樵棄妻入契丹訪求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
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嘗北望嘆曰身世

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絶晩年以一驢負裝
遊塞下希望遼滅後仇乗老歸于城南隅甗甎自
環命之繭室病革入室自掩戸卒治平末向宗道
知淄州訪繭室已撤屋爲民舍即其地復作室刻
石祠之

哀矣王公身世摧抑渡驢塞下目斷異域投老
城南甗甎爲室闔戸而死使人太息

張愈

張僉字少愚益州郫人也儁偉有大志寶元初為
書言邊事欲使契丹相攻以完中國之勢辟秘書
省較書郎不就請授父顯忠身隱于家文彥博治
蜀置青城白雲溪杜光庭故宅以處之六召不應
喜奕棋尤樂山水雖千里輙盡室徃後浮沅湘觀
淛江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爲文誄之

益郫之張六辟不見浮湘觀淛歸而論撰婦追
惠妻没也誄嘻邊事有書詎同封禪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嘗棹小舟往來江上扣
舷飲酒清歌自適紹聖中閩人潘裕自都下調官
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揖之前曰臣觀夫子非漁釣
者願丏緒言以發固陋翁瞪視不答裕更請之曰
吾厭喧處閙遁迹于玆三十年矣少曾誦經史後
覯黄老書近亦棄去惟飽食以嬉無復有事裕曰
夫子澡身浴德如此盍出而仕乎翁笑起引木瓢
勺酒滿進于裕曰吾聞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
致道者忘心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踪竊
有慕老氏曲全之義與子異趣子行矣掉頭鳴〻
更不復語

吳漁無事飽食以嬉逢彼遊子停舟江涯笑傾
清酤不飲奚爲風波如此出也何之

郤雍

郤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也少爲學堅苦刻厲夜

不就席者數年已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
鄭之墟幡然來歸遂不復出蓬蓽環堵躬事樵爨
以事父母人莫能窺之後居雒三十餘年築安樂
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酌酒一甌微
醺即止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則不出嘗乘小車
一人挽之惟意所適人聞車音爭接待童孺廝隷
皆讙譟曰吾家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富弼入
相語門士田棐訪雍出處將辟之雍曰吾進豈能

禁吏責旣開安用名為治平閒與客行天津橋閒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故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多事矣未幾新法行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咸欲投劾去貽書訪雍雍嘆曰此正賢者盡力之時也法固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徵將作監主簿不起尋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復引疾固辭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賜諡康節

康節先生天人為憲好閒樂道遁世無悶吏愁新法維寬是勸仁哉一言民蘇其困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也不知其名縣人呼為杜五郎云居縣城南三十里有屋兩間屋前空地丈餘為籬門杜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聞而訪之既見問生何以三十年不出杜生笑曰以告者過也指屋下桑曰憶十五年前尚納涼其下何謂不出軫曰生何業曰昔者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婦所耕不足贍因盡與兄携妻子至此與人筮卜賣醫藥自給後子能耕鄉長者與田三十畝使之耕耕有餘力又代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業者多吾食既足不當更取人利繇是筮卜醫藥近亦不為軫曰日復何事曰端坐耳曰頗觀書乎曰前二十年有人遺一書策當時極愛其

論議今忘之并書不知所在矣時盛寒生布袍草屩室中枵然氣韻閒曠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括時理軍書過夜半未卧聞軫談頓忘其疲

城南杜五山桑一室萬物忘情枵然抱膝三十餘年偶爾不出幕府夜中載言神逸

徐中行 子庭筠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也始知學往都下求胡瑗所

授經攻苦精思踰年乃歸峄住小室竟日危坐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行薦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辟皆不就時章蔡竄逐善類中行每一聞命輒泣下他日入黃巖盡燔所爲文幅巾藜杖隱委羽山中客有譏其避舉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應科目則人之不被舉者皆非人類與客慚而退子庭筠有志行免喪不娶者十餘

年居無隋容不苟臧否聞人善輒記其姓名儆屋以處未嘗戚戚鄉人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大書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

君子放逐泣下中行筠闡人善不忘生平燔書獨處主敬避名高士之表二徐先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也身長八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結廬豫章東湖獨居東湖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披荊畚礫爲圃皆有法度雖土焦草凍滋鬱暢茂視他圃勝又不二價夜織屨堅韌過革爲人爭貿之暇則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世莫知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入相馳書屬豫章帥及漕爲我致故人蘇雲卿帥漕將命潛行物色得一人曰此中獨有灌園蘇翁無蘇雲卿也帥漕變服入蘇翁圃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按上

有西漢書二冊帥漕恍然久之蘇翁倚鋤汲泉煮茗意頗欵洽因扣鄉里答曰廣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德遠何如人也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耳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蘇翁笑曰咄咄德遠此事未了得在帥漕廼座中起出書函寘几上再拜曰張公令某等屈公共濟大業願公即駕蘇翁熟視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嘆者已勞謝曰公等

行矣吾旦當来旦往迎伺扃户闃然排闥入書幣不啓家具如故翁已遁矣不知所終

東湖蘇翁偃息蓬廬床頭土銼枕上漢書故人物色長逝焉如扃户闃然晨風交疏

順昌山中人

順昌山中人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靖康末避亂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茆屋屋中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主人初見人頗疑訝徐問

曰諸君何事挈妻子至是告以故主人曰亂何自起也衆爲言主人咨嗟久之曰吾父仁宗朝人也嘉佑時居此山中因不復出吾所聞有熈寧不知于今幾年乃至于此矣

千峯萬壑熈寧有人衣冠高古世紀是詢中原異姓北狩至尊嗟爾君子能不沾巾

治篾叟賣醬薛翁

治篾叟賣醬薛翁皆蜀人也初程頤父珦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篾箍桶叟挾册觀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篾叟先曰子嘗學此乎舉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避而請之篾叟曰三陽失位耳頤顥渙然有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後袁滋入雒問易于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世不知所得何語也

城都市中有二老父治篾賣醬挾册而覩程子

袁滋後先與語大易之義布若鐘鼓

郭雍

郭雍字子和雒陽人也父忠孝事程頤著易說雍受父學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乹道中召不起孝宗稔知雍賢對輔臣輒稱之淳熈末卒年八十三

子和早隱亦遁世務長楊山谷危冠曳屨於休孝宗時稱其素道在人倫君臣交慕

蔡元定 子沉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也父發授元定程氏語錄諸書元定通其義登西山絶頂啖薺讀書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奏辟之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志坐僞學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就道朱熹與從遊數百人送之坐有泣下者元定榮狀去徒步行三千里足爲流血至春陵生徒益衆或諷其謝絶元定曰人以學來安忍拒之禍患之至非閉戶塞竇所能避也子沉字仲默從謫道楚粤窮僻父子相對以禮義自娛元定沒沉護喪歸有遺之金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負先人也年僅三十隱居九峯躬耕學道公卿交薦不就

西山夫子、舂陵遠謫、閉門教授、患難不易、令子高軌、譽名莫追、投迹九峯、賢聖是擇、

續高士傳卷之三終

續高士傳目錄

卷之四

遼

蕭蒲离不

金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高仲振

張潛　王予可

元

孫轍　吴定翁

許謙　張樞

明

徐舫　楊恒

王冕　鄭天祐

楊亂　王賓

陳㴵雍　李孔脩

續高士傳卷之四

兆撰

遼

蕭蒲离不

蕭蒲离不字桵懶遼魏王惠四世孫也父母早喪鞠于祖兀古匿年十三兀古匿卒离不自念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滅性嘗泣謂人曰我于親不得終養今誰為訓我者于是攻苦力學于文藝無不討習乹統間累徵不就卜居林古山謝絕人事日與有道者談論或問所得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也無疾卒

遼亦有人知學思親浮游山水論道甘貧六鑿無攘爲樂怡怡歎彼名流簪紱沈淪

金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也博學知天文不肯

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累辟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孰能違之南渡河隱居嵩雒山中以伊雒之學教後進正大末卒

時共杜老、樵運自潔、仰觀北辰、赤氣如血、天道在南、相教賢指、獨倡伊雒、以造稷契、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也操行崖岸耿耿自信蚤歲科舉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篇章句讀或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矣又曰人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子得以吾言求之或聞之曰君以此教人成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吾正欲渠不為爾貞佑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落魄困窮年五十卒于舞陽

耿耿晉卿、授徒揚摧、飢寒自持、綴拾是作、異共其教、棄今之學、願爾違時、不縻好爵、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不知何所人也南渡後隱居雒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和謙近人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或詐為曼卿書就方叔取物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為曼卿反以為方叔示之書曼卿如所書付之御史行部過曼卿曼卿匿鄰家不出或言翁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子未之思耳今之時政不皆善御史脫有所劾將謂自我同惡相庇他時必有受禍者卒不見

無道之世、政苛吏急、小人相比、君子獨立、多言召禍、餘波來及、明哲曼卿、起予遜集、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也博極群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兄領開封鎮兵仲振

悲付家業與兄攜妻子入嵩山終日閒居閭與弟子張潛王汝楳行山谷間山中人咸以為神仙仲振骨節珊珊有聲或曰仲振有養生術云

仲振去兄嵩嶽偕隱終日閒居靜觀朝槿時隨白雲出岫遠近山中之人美其餘蘊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也少有遠志慕荊軻聶政為人及壯折節讀書客嵩山從高仲振受易年五十娶魯山孫氏女孫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嘗行道中拾遺斧夫婦守斧前移時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君知邪遂如初天興間攜家避兵少室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

張君五十乃娶老女拾穗負薪避世有侶獨行振俗固窮潛處絕澗空山皃浚鸞舉

王予可

王予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也父本軍校予可亦嘗隸籍南渡後居上蔡郾城之間軀幹雄偉貌奇古衣青葛巾頂後垂雙帶若牛耳緼袍不掩脛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尸臥在旁蟲蠕蠕不顧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散漫碎雜無句讀其言多六經中語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道勁遇宋諱則避之諸所引書皆世未見談說之際稍有條貫則以誕語亂之壬辰兵亂為順天將帥所得知其名私議攜與北歸館于州之瑞雲館予可聞之笑問將帥曰若欲以州觀住老夫邪不食數日卒

河東丈夫英爽髣髴佯狂隱跡充塞正氣身不北行書避宋諱異代之下詢仰可慰

元

孫轍

孫轍字履常金陵人也學行純篤事母孝家居教

揆門庭蕭寂與人言以孝弟忠信爲本未嘗褻微及人過失士至郡有不詣輙則以爲恥部使者長吏仁且賢者必造焉樂易莊敬語不及官府憲司累辟皆不就元統二年卒年七十二

孫子教授奉母甘旨門庭蕭寂與人無毀篤行愉愉記覩名士過都入國不見爲耻

吳定翁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婞脩自治寒暑衣冠不

少懈御史方伯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屈嘗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媿于世人咸欽其名言

吾儒于世敗于行志用之不臧入夫名利翁乎無求求其無媿終身斯言寧惟自治

許謙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也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城府清修苦節著書立言非扶翼經義未嘗有作也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之曰君豈食不足邪謙曰公私匱盡道殣相望吾安能獨飽乎浙東廉使王繼學訪謙于山中謂謙清氣逼人可畏既退論薦于朝廉訪使劉庭直趙弘偉列其行義章數十上皆莫能致至元二年卒年六十八

衆人皆飢安能獨飽嗟嗟許翁苦節是未渣滓日去清妙自保顯者對之風塵氣沓

張樞

張樞字子長婺人也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

卷盡取讀之古今沿革政治得失禮樂興廢歷如指掌部使者交薦不起至正三年丞相脫脫纂修金遼宋三史辟長史固辭不赴七年復以國史院編修召又避不就使者强行至杭州遁歸年五十七卒

張公探綜指掌興廢泝觀金遼悲悼宋代脫脫見致使者九輩中道引遁不遷梗槩

明

徐舫

徐舫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約躬有道喜怒不形㓜尚俠好馳馬試劍已而幡然悔去為進士業已而又悔曰人生貴適意柰何跼蹐章句中於是游江漢淮湘閒以詩歌自娛江湘叅政蘇天爵表薦舫舫笑曰吾詩人爾其可以章紱乎竟逃去築室江皋每天雪放舟釣江中終日不反自號滄江散人高帝初劉基應聘舟泝桐江而西舫冠黃冠衣

白鹿皮裘立江濱目送之曰卿何行寧不媿桐江水耶基與同聘者皆故與舫善御舫以隱自高歟欲屈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跡而終

黃冠者子、目送滔滔、桐江如練、何行爾曹、噫乎出處、當慎所操、聖人在上、士猶自高、

楊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也性醇篤與人語如出肺肝恥為覆藏元末州郡辟不就婺越閫請為州閭師亦不赴浦陽鄭義門延致之幡然行坐皋比以講道為已任已退居白鹿山躬耕暇則吟誦人莫能測也高郵欒鳳来為州牧造門請辟不起遣閭右子弟即恒家問學州常有民坐法當大辟恒哀之倡白其誣民以烏犍謝頓額流涕終不受

楊公質直、語無覆藏、潛隱州閭、講道浦陽、鄉人有罪、秉義主張、顧彼烏犍、哀此黎氓、

王冕

王冕字元肅諸暨人也少好學家貧依沙門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火讀之琅琅達旦安陽韓性引為弟子性卒門人事冕如性冕父時已卒迎母入城就養他日母思還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被古冠服隨車後小兒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薦之不就久之北游燕秘書卿泰不花薦以館職冕笑曰公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即日南還攜妻子隱九里山種豆三畝栗倍之樹

韭各百本芊一區梅花千樹構茆屋于中倣周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不使人觀更深則燃火朗誦之高帝取婺州物色見欲授以參軍一夕死

大冠元肅、俯仰天步、笑彼燕市、行見狐兎、歸與南山、種豆盈圃、時明身死、以副心素、

鄭天祐

鄭天祐字述作閩候官人也少磊落不羈知元運將終隱南湖塢中久之益憤世亂周急貧寡遇生

物無大小貴賤皆鬻而放之嘗買南山田價已盡聞其子匱名而告曰而父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之後其孫匱又告曰而祖所鬻田未盡而值給如故人異之咸呼之顛公云晚辟穀日飲醇酒一升曳芒鞋散髪行道上歌屈原漁父篇或勸之仕喟然嘆曰而不見飛廉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輅鳳臆終日不釋轡卒以熱死其一垂首昂尾駝頸駱膝踶齧善蹷棄諸野終年而肥耶洪武初卒

磊落鄭公、遭亂幽憤、盡散其產、日飲良醞、見幾審顧、騎馬以訓、我過南湖、感茲頹運、

楊偁

楊偁字嗣慶江西吉安人也篤行清操學有根柢與相知講論輒累夕忘寐坐有豪貴則終日不言洪武中太史宋濂參政陶中立交重之累以孝廉文學辟不赴吉安侯子陸贊以高帝駙馬從偁受學入朝風格不凡帝目之問誰教者曰吉安人楊

偁也帝喜召偁見賜食欲纂修不就止足擁敝不謀生理嘗誦論語鄉黨篇太息曰吾教自有養生術安事偃仰吐納爲哉垂老神守寧固視聽精完誨人不倦以壽終

豫章之老、循循善誨、坐有貴人、三緘不對、鄉黨一篇、養生道在、容勿朝夕、仙老可廢、

王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也七八歲入鄉校博學該覽

無不討論于醫學尤工顧不肯謁富貴人里巷貧寠疾病者趨往胗視與藥餌不倦貌故侵又以藥黥面及肘股皆成瘡瘢兩角芒屩竹杖短布衣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爬搔肘股搯紃心知其賢莫敢引接賓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篤孝太守姚善造之映門語曰毋驚老母須臾踰墻避去他日善却騎從獨候門下始與相接據坐受拜若師弟子善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卒臨卒抱

持母不舍久之復甦再視母乃絶

嗚乎仲光傷心之人遺世養母周貧毀身身先母死彌留遂逝哀々髮期悠々高旻

陳澥雍

陳澥雍清江人也篤志古學遯世無悶自號龍潭老人陳獻章嘗謁吳與弼質周易疑義與弼曰君過清江叩龍潭老人可獻章如弼言往澥雍方犂田雨中止獻章隴上田畢延至家具鷄黍對榻信宿辨析疑義獻章嘆服而行澥雍語妻子曰吳康齋非愛我者遂徙去

徵君者與弼依々龍潭寄語學人問易于南疑義既析道心無閒會當早逝罔失樂湛

李孔脩

李孔脩字子長粵人也好周易善詩畫不肯投合于時皂帽深衣敝廬破甑未嘗出戸兒童婦女皆呼爲子長先生嘗入縣輸租拱而立令異焉問姓

名不答呵之不動令怒加笞榜俯受趨出終不置對卒無子按察使李子庸爲治葬云

子長高行端居蓬蓽皂帽深衣申々無逸輸租入縣遭吏所急寧爲令辱毋爲令識

伍雲

伍雲字光宇廣州新會人也性至孝軒輊自樹立與陳獻章友窮年約已探研理道隱居南山南有大江以意造釣艇置琴一張每良夜放艇獨釣或

設茗與獻章共泛扣舷和歌悠然不知有人間世
又于北巖創亭盈丈視之窈如焚香晏坐閉門息
交往々終歲

隱居息交羨茲伍叟以意造艇得魚餬口柴門
逐江巖亭虛牖鳴琴晏坐天地何有

沈貞 弟恒 恒子周

沈貞字貞吉長洲人也父澄永樂初徵人材不起
貞與弟恒志尚高邈有父風怡隱不仕家相城西

宅故多怪石嘉樹風日明遠兄弟被古冠服登樓
吟望或扁舟入城留止僧舍自相語默貞年八十
餘恒年六十有九乃卒恒子啓南名周世稱石田
翁風格潔修寬然長者事母孝父卒棄諸生業或
勸之仕曰卿不知吾母以周爲命乎嘗購得古書
費不貲客來諦視曰吾書也邑告我所從來周便
舉書還客終不言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不就
閒居奉母寄情書畫遂出古人嘗于郭外置行窩
每自相城至則遠邇競傳沈先生來戶屨塡咽隨
所請應之雖販夫牧豎無不滿志去州有太守曹
營搆府廨將圖楹廡籍周名檄掾攝之周曰幸無
驚周母周旦夕畫不敢後客有欲爲諷太守者周
固辭曰往役義也竟往年八十三卒

隱德之傳在晉惟翟於戲本朝沈氏奕々石翁
承風寵辱不易養志罷舉行義趨役

楊黼

楊黼字太和雲南人也篤學讀五經皆百遍口不
言人過或勸其應舉笑曰性命不理而理外物耶
家居庭前有桂樹日夕偃仰其中咏歌自得註孝
經數萬餘言引證羣書極談性命編錄皆小古篆
禿筆盈家作筆塚于西原瘞之每出遊林泉輒留
連不去以父母在未忍違離躬耕數畝取偹甘旨
不求餘也父母歿爲傭營葬々畢入鷄足山居羅
漢壁石厂中十餘年乃卒年八十

親在力田、取彼甘旨、親沒傭身、封隧以起、蒯也
事畢、養生送死、嗚乎孝經、人𠕋昧此、

王艮 子璧

王艮、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也、俗業鹽、無學、儒者
艮性孝謹、晨省夜定、掃舍奉席、如古禮、嘗冬日見
親以急務盥冷水、大痛哭、他日聞人言王撫軍說
論語與己同、乃往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詣軍門
請見、文成異之、下階迎、肅艮長揖坐上坐、論道居

數日乃去、後駕小車從二奴北行、以師說化導郡
守辟名、輒辭疾不赴、或問艮何爲不仕、曰吾無往
而不與二三子者、吾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御
史吳悌表薦、不就、子璧、字宗順、嚴取予、敦孝弟、居
恒不繩則、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不當顧也、時曳
杖逍遥山谷間、歌聲與林樾相激發、中丞凌𣑁樓
薦于朝、堅卧不起、臨卒屏婦女、進門人子弟講學
而終、

王生父子、起於鹽盬、定省稟禮、取予維嚴、詹詹
無隱、獨行自潛、作之述之、先民爾瞻、

孫一元

孫一元、字太初、關中人也、年十三誦古六經文、日
闔戶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爲、十八入終南隱太
白山、食草木、居息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登山
高峯、持古松根、扣巨石而歌、自號太白山人、後往
來吳越、玄巾白袷、以鐵笛木瓢自隨、常默坐、閒爲

詩曰、吾舍此益與世絕、或勸其仕、則撫掌大笑、費
文憲宏罷相東歸、詣之、值元晝寢、久不起、文憲坐
愈恭、既出、又了不謝、已送及門、延頸東望曰、澥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文憲出嘆曰、宏一生未見有此
人、晚娶婦、居苕溪、講性命之學、年三十七卒、

作者孫子、矯迹聖朝、遭世非譏、淵然不淆、翼翼
文憲、明其無驕、碧雲赤城、風流彌起、

邢參

邢參字麗文吳人也早喪妻不娶教授鄉里以著述畢老家貧恥干謁朋友之門亦罕投跡客至或無茗椀薪火斷則寒食嘗天雪累日甕無粟兀坐不出人往視之方苦吟誦也又連日雨復往視屋三角墊參怡然執書坐一角不糝復累日矣以壽卒

邢君屢空人、不堪憂、坐遷屋漏、忘味脯修、雨雪自娛、情知匪仇、庶幾寧靜、無累貴遊、

陳松

陳松六合人自號六合散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棄去佯狂自放家故有一婢名墨奴又嘗蓄一羊酷愛之日引墨奴牽羊相隨哦咏市中松雅能詩善書字畫飛動邑遠近亭堠障壁往〻題識焉久之墨奴舉子益困貧乃之鄧鬻子為長歌書州守壁間刺史出讀而悲之反得子者值取其子以歸後北遊梁魏止順德郡亭題詩廡下日已晡亭長

猝避客曰太守来松踉蹌去已太守至讀廡下詩墨猶溼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亟追松松去已遠太守惝怳久之太守者濟南李于鱗也松嘗于商雒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山杏一樹婆娑覆檐徘徊為詩長號幾絕松卒以困終

南有狂狷、天地為旅、一婢赤脚、相隨踽〻、亭長何知、太守来暮、宵盤空山、婆娑老樹、

陳昂

陳昂字雲仲莆田人也容貌枯奇好飲酒喜怒任真嘉靖中倭夷寇興化昂與妻子避豫章業屢為日已泛彭蠡居于匡廬家貧遊無資嘗為遊僧傭附之遊以故得遍覽三峽劍門登峨眉焉久之僧死昂亦歸吳寓建業賣卜秦淮一室之內席牀釜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人不知其何許人也里人林古度過其門異之就與語乃得昂平生撿其詩誦之昂反面向壁流涕失聲他日載詞其詩又復

嗚嗚泣下居數年竟窮死有詩五百篇

名山大川舟車所極雲仲隱傭遂其登陟憔悴

賦詩嗚嗚自得竟陵好之相通冥默

宋登春

宋澥翁名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也方頤大耳身長七尺鬚眉皓然善飲酒時發憤讀古人書久之棄家遠遊入燕聞布衣謝榛詩籍甚公卿間讀而唾之曰此以聲律傭丐者也去之齊魯登嶧山

還居長白蕭寺三年又去而浮淮渡江謁延陵季子祠已復遊青徐出關陝諸塞入于太原敝衣苴履逆旅人視之蔑如也至江陵感昔賢之跡躬耕天鵞池歲穫粒雜米而炊晝夜吟詩不絕口荊州守徐學謨詣之累月乃見明日冠紫襌冠衣皁繒衫報謁踞上坐吏人皆竊罵之學謨為置館郡中日鍵扉臥不起謨往造不得入從胥穴垣入澥翁方科跣席一藁偃臥壁下也後謨再起禮部尚書澥翁杖策來燕諷其早退曰公脫能歸吾當就公蹈東澥死謨既歸澥翁果來居二年竟投澥以死

吁嗟澥翁好遁不羣實蓋其徒詞賦紛紜杖策

遠遊賞彼徐君蹈澥非罔厥義莫聞

吳孺子

吳孺子字少君蘭溪人也兒時父不課經史獨授杜詩一編長好離騷老莊爾雅遇俗夫則云吾不識字口誦詩使人代書之家居蘭溪東郭負郭有

田一頃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入厨日閉門藉席皮危坐或問之曰吾尋味好客話言耳性愛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秋冬輒解衣以浴嘗遊雁蕩度天台石梁絕糧啖蘆菔根四十餘日後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舖糜日買兩錢菜分餘葉為薤羹語人曰免吾低首向人覓飽于梁肉耳有一大瓢摩挲如玉所至持携他日過荊溪遇盜破之抱瓢泣數日夜乃去晚自稱破瓢道人隆慶末

卒于梁溪。

識字則累，食肉則辱，清冷之淵，可以濯足。歷歷者鄙，人棄不蓄，彼吳孺子，破而痛哭。

石門山人

石門山人，兆曾大父之從兄也。謹按故郎中汪公宗伊志碣、尚書何公喬遠名山藏高道記曰：諱潋，字宗呂，自稱石門山人。躬行孝義，肆志經史，不樂進士業。或勉之，嘆曰：文至牽飾比偶，猶之留鬚眉以傅脂粉耳。築霞上居，養晦自樂，歌頌堯舜之道。與鄭善夫、傅汝舟友。吾善夫且先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傅兩君經理。其行誼如此。家貧樂酒，布袍百結，醉則起舞，悠然放歌，人望之如神仙。性愛山水，孤潔獨往，不與人接。善書畫，意致高負，郡國守相、富商賈人不能得一赫蹏。當酬適時，小夫稚子可掩而取之。邑有宋生者患瘧，往過之，就廡下為寫蒲數本，復寫怪石修竹，投筆去。生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人謂山人畫不減少陵詩也。嘉靖二十一年卒。

於穆我公，篤孝秉義，歌頌堯舜，養晦樂志。伊余仁考，撫運遺誨，曰爾則效，身命無墜。

續高士傳卷之四終

續高士傳卷之五

附見

晉

李廞

唐

陶峴　周朴

宋

文宏　郭延卿

余澹　羅可

蘇扶

元

褚師秀　吾衍

呂徽之　倪瓚

續高士傳卷之五

候官高　兆撰

附見

晉

李廞

李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也。清真有遠操，不肯婚宦，住兄侍中墓下，常仰卧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不赴。後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廞曰：茂弘更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宗子清真，標映江夏，仰卧誦讀，彈琴墓下。情欲既捐，何心用舍。彼哉茂弘，一爵相假。

唐

陶峴

陶峴，崑山人，靖節先生潛之裔也。文學經濟，不謀宦游，慕謝康樂爲人，思樂死山水間。盡取田園擇家人了事不欺者付之，製三舟，一舟自載

一載賓客一舟供具與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泛江湖中名聞朝廷經過郡邑無不延致峴咸謝却不與交接吳越間稱爲水仙往往數歲不歸見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也峴栖遲逆旅居貧布素浪跡怡情垂三十年晚歸老吳越卒

抱濟經世韜而自晦遠遊擅權旅處引退樂死山水逝三十載嗟峴之智可以占悔

周朴

周朴字太朴吳人也唐末隱閩中安溪縣南山下後居烏石山與沙門處伺其徒粥食時則携巾盂坐其下畢飯而退寄跡行吟塊然自樂郡中豪富供沙門施錢朴巡行各丐一錢有多與者止受其一滿千錢將買茗藥費盡復然黃巢入閩聞朴名求得之曰若能從我乎朴曰吾尚不仕天子安能從爾作賊巢怒殺之湧白乳數升

苦吟者朴曠懷秉操嗟嗟賊巢知名傾倒於皇明庭一官非好安能辱身從爾作盜

宋

文宏

文宏蔡州褒信人也夫婦同處不知其甲子耆舊見之約八九十年矣人呼之文秀才云隱居寡營不言世事去邑城數里有田百畝躬自耕

耘歲所獲募里中貧乏者輦負就其家約日與饘粥之費以充傭直久之復還一處凡數遍即弃盡矣明歲亦如之大中祥符初少卿蔡汝典郡邀之宏爲牙校所迫不得已詣郡汝盡禮迎待畧無留意俗以脩身化民之道曰六籍載之備矣更復何求乘間問道術笑而不答既還告隣黨曰吾將遠遊未期迴日幸自努力也與妻去不知所終

髮矣丈翁、耦耕取粟、詒彼窮乏、荷負饘粥、一爲世知、行不信宿、長謝世人、努力自勗、

郭延卿

郭延卿、雒陽人也、以文行稱于鄉閭、累薦不起、居水南、不入城市、錢演留守西京、與通判謝絳、書記尹洙、推官歐陽修、微服訪之、延卿接談、更不復問、久之、笑曰、陋巷罕有過從、往日所見、都無如公等、老夫頗少留于是、設陶尊果蔬、相與

歡飲、日暮、府吏牙兵來列門外、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都也、尹洙指演告延卿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揖、尊酒曰、公等尚復能飲否、演欣然從之、肴核無加、語笑自若、既去、延卿送于門曰、老夫病、不能造謝、希勿誚也、演等登車、茫然自失、

雒下羣公、過從高逸、野服班荊、陶尊果實、何物車騎、喧闐蓬蓽、瞻夕旋駕、流連自失、

俞澹

俞澹、字清老、金華人也、甘貧不娶、栖山以居、人稱之曰半山道人、王安石嘉其潔尚、諷之爲釋、澹曰、無錢得祠部耳、安石爲買牒度名紫琳、戒期祝髮、澹而不至、安石詰之、澹曰、吾思僧不易爲、生龜脫筒、亦難堪忍、祠部已付酒家償負矣、

道人棲山、與世不伍、誰其栖之、爰求祠部、酒

家責多、僧亦愁苦、前言戲之、彼哉介甫、

羅可

羅可、沙陽人也、性寬弘、有詞學、以疎放自適、不復有仕進意、鄉人共師事之、鄰有攘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執其手曰、與子幸仝里閭、不能烹雞以餉子、我誠媿、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年六十七卒、

可善其鄉、委懷書契、坦化萬物、守雌隱世、鄰

有擭鷄、引責鮮惠、挈壺相就、頹然既醉、

蘇扶

蘇扶、隱士庠仲子也、習詩善書、家貧有介、郡守辟之、語子弟曰、吾何以獲知時人、特以先世隱名存耳、哀吾貧而周之甚善、顧寧恐以父名賣錢耶、固辭不就、死之日、無以斂云、

蘇氏之子、長貧守介、念父隱名、喟然抱慨、曰扶安恐盜竊是貶、噫嘻斯言、亦可以戒、

元

褚師秀

褚師秀、字雪巘、杭州人也、宋亡、讀書天慶觀、苦節自娛、平章尤其至郡、聞秀名、從兩童子之觀自通、欲一拜、褚高士、觀主導詣秀室、方讀書、掩卷曰、師秀生未識貴人、語未卒、尤拜于地、秀起鎮戶顧語尤曰、三年前、閩州王高士嘗留此、秀非其人也、出不復顧、

美哉顯者、忠賢恐後、維此哲人、高名恥遇、自謝非倫、去矣不復、兢兢苦節、我儀師秀、

吾衍

吾衍、字子行、太末人也、意氣疎曠、高不事之節善著書、修辭立論、獨超古學、左目眇、跛右足、一俯一仰、醞藉可觀、家貧、僦樓居、樓下訓童子、自居樓上、與賓客談笑、長吏貴人相過、遥從樓中語曰、衍出有間矣、終不與接、嘗畜兩鐵如意、日持弄之、年四十未娶、宛丘趙天錫爲買酒家孫女、一日玄冠緇衣、詣仇仁別、沈西泠橋下、

跛者吾子、意氣横陳、寢迹樓居、六籍是親、時吹洞簫、容與散襟、高操不回、終蹈水濱、

呂巖之

呂巖之、天台人也、家仙居萬山中、安貧樂道、漁釣自給、嘗天雪、攜楮幣詣富家易穀、聞咏詩、西馮客怒爭侮之、已與賦詩、皆驚、與之穀、曰、不義

之貸。吾何庸取。卒易之。去。客。𨛷其向。雪霽詣之。草屋一間。四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天寒凍坐其中。客曰。先生何之。曰。溪上捕魚。至溪上。果見之。遂語曰。幸歸。少需。得魚易酒。歸飲公耳。頃之。攜魚抱甕至。盡歡而散。他日再詣之。不知所往。

霏〻霰雪、邁〻川渚、老翁何之、出求魴鱮、婦坐倉箱、寒風是禦、客子相索、不安其處、

倪瓚

倪瓚。字元鎮。常州無錫人也。強學好修。敦行孝弟。有餘貲財。見義即爲。客死其鄉不能歸櫬者。輒營葬之。所居高樹幽篁。蔚然深秀。叢書數千卷。手自勘定。性雅潔。日沐數十度。齋前木石。咸加濯滌。至正初。鬻棄家產。得錢盡推與知舊。人竊笑之。未幾兵起。富家剽掠靡盡。元鎮扁舟浮游湖泖間。泥晦免禍。皦然不渝。洪武初。還。卒於鄉。年七十四。

雲林好義、行志情知、識運知命、獨散高貲、甘此泥晦、庶免乘危、迍〻指士、裴世之師、

續高士傳卷之五終

道光元年十一月廿又一日

續高士傳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高兆撰兆字雲客侯官人王晫今世說曰高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布衣蔬食塊處蓬室中采摭隱逸輯爲續高士傳鑒別精嚴論者謂其才識不讓士安卽此編也據卷首陶澂序稱其始晉皇甫士安斷於有明之穆廟中間千餘年共得一百四十三人徵顯闡幽循名責實起辛丑八月至壬寅二月始告成蓋創稿於順治十八年蔵事於康熙元年也其去取頗不苟故陳日浴序稱其凡名入仕籍後挂冠者黜迷溺於老佛之學者黜然宋种放隱節不終反登簡牘元褚伯秀實道士所註莊子義海纂微今尚著錄也

理學備考三十四卷（一）

〔清〕范鄗鼎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清康熙范氏五經堂刻本

奉旨進呈明儒兩種理學備考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聖駕西巡經過洪洞臣范鄗鼎跪迎道旁蒙

皇上垂問臣姓名職銜臣候　鹵從盡過徐步入城忽見一臣

旨

皇上宣召你何不速隨　駕進城郎引見本府太守臣太守臣言

皇上入行宮即問范鄗鼎在家有刻的書朕要看叫他進呈臣謹遵

奉旨進書恭紀

明儒理學備考明儒廣理學備考兩種進呈收入踰時　駕出

賜見　賜問良久次晨臣跪送道旁蒙

皇上勒馬再問臣及臣男翽出身履歷　命隨　駕至平陽行宮

御筆標題山林雲鶴四大字中有康熙御筆之寶一璽復　賜見

賜問良久臣伏睹

天顏有喜而奏數十言又奏臣新有刻　國朝理學備考一書旦夕刻

竣遂謀進呈候　裁

上大喜兩日內　溫綸甚多詳載　天顏有喜集

理學備考總目　康熙己巳增出

第一册二册　五經堂刻書總記　名公序文　助刻姓字

子程子曰。閒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吾輩別事做不得。惟有補綴聖賢遺書。鼎抱病閉戶。不入城市者。二十有四年。病間無事。不敢逸居。遠搜一代實學。近輯三晉文獻。上自

御製勸善牛戒諸書。下逮前哲時賢。一言一行之長。旁及九流四民。街談方言。倘有益於世道人心者。梨刻成書。施散無數。不避二氏之嫌。不致一眚之掩。總是與人爲善之愚誠。非敢自作聰明。自誇詩文也。載刻書總記。

鼎耕讀傳家。安貧守拙。雕蟲終老。人微言賤。非賴助刻。則書不能成。非賴公移。則書雖成而不能傳。載助刻姓字。上台公移。

書必有序。古今通例。但未有如予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兩書序跋幾至二十餘篇者。竊見從前理學家。意則同歸。詞多殊途。即如備考之序跋議論。或取修而略悟。或取悟而略修。或隱諷拙選之冗。或明揚小評之合規。箴旌獎。無非師資。尤西川曰。指我前途。告我險阻。皆切磋之資也。馮恭定一代名儒。所著少墟一集。前後序跋三十五篇。況小刻星星爝火。安得不借光于日月。載名公序文。

第三册四册　卷一之六　自序凡例　理學名臣錄

名公序文。闡發理學二字。允無遺義。其于備考之說。亦鑒大略矣。愚意既在備考。原欲求正于隻眼。凡百君子。示我周行。言之重。詞之複。既見自序。又見凡例。

理學家入手雖曰不同。畢竟從程朱入者爲正。辛復元理學名臣錄。此專遵程朱一派者。敬冠備考之首。永識[illegible]倣之私。

第五册　卷七之十　理學宗傳

王陳之不及薛胡。夫人而知之矣。然自有明以迄

本朝。從祀有年。而究不見黜。或亦此種學術。亦足爲泥章句耽文離者一救也。詆之偏見激論。是亦可矣。斥爲異端邪說。不太甚乎。

浙中黃黎洲。諱宗羲。著明儒學案。列陽明爲一案。康熙戊午。總憲徐立齋先生。諱元文。特薦其人。奉

旨徵取其書。鼎從黃棃閣先生。諱[illegible]。借觀大略。與孫徵君理學宗傳。小異大同。孫徵君享年九十有二。大江以北。推爲師表者六七十年。鼎之收辛集。並收孫集也。非特識末學景仰之悃。實以遵

昭代學宮之典云。

第六七八册　卷十一之十六　續補

續補係鼎旁採得之聖朝名世考。明名臣言行錄。先聘君仕國人文等者。十之三。得之道學正統。道學羽翼。聖學宗傳。京省人物志

等者十之二得之名公文集等者十之一書名稱字俱依原式薛文清公日需名而掠著作之功多見其不知量也近日著述之家豈惟掠名而且掠實他不具論如明從祀四子薛有讀書錄胡有居業錄王有傳習錄陳有江門文集操選政編語錄者直截江門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為語錄程子謂夫子告孟懿子四人問孝各因其才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如必截去孟懿子四人之問而單記夫子之答是亦難可以告懿子憂疾可以告子游矣截去問答應酬之題目而節取數言以為語錄者作如是觀

理學備考總目

第九冊 卷十七之二十 學統 雒閩源流錄

小刻備考出而問世于今十有一年乃得學統雒閩錄兩書沉吟數月最喜兩書專遵程朱其注意與辛集確合嚴師畏友益 鼎實 多聞有遺珠說見兩集原目之末非敢進退兩集也

康熙己巳暮春 范鄗鼎謹識

甲戌續補

第十十一十二冊 卷二十一之二十九 雒閩源流錄

第十三十四冊 卷三十之三十四 明儒學案

原集原目之末說未盡者仍綴數語於原傳之下以作私箋

五經堂既刻書目 康熙己卯夏訂 丁亥秋重訂

御製勸善要言 一卷
洙泗纂親 一卷
明儒理學備考 三十四卷
國朝理學備考 未完 十□位先生 已刻□
薛文清讀書全錄 五十七卷 五經堂私箋
辛復元治學一貫錄 兩卷
辛復元六論解 一卷
三晉語錄 初集十卷 二集四卷

御製牛戒彙鈔 兩卷 附積福
朱子性理吟 一卷 附童蒙須知
明儒廣理學備考 十二套
薛文清行實錄 三卷 附年譜
辛復元四書說 六卷
辛復元侍側紀畧 一卷
辛復元別有詩 兩卷
重訂晉國垂棘 一卷

續垂棘編 初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仁者贈 二集十卷 三集兩卷 四集十四册
許酉山先賢位次記 一卷
先聘君做人鏡 兩卷
三錫集 兩卷
節哀集 一卷
五經堂年譜 一卷
五經堂草草草
洪洞志備考 未完

三晉詩選 初集 二集 三集
吳伯與刑戒 一卷
劉訓夫文體條約 一卷
先聘君長生箋 一卷
終養節錄 兩卷
范氏家譜 三卷
師善錄 四卷
五經堂野歌 一卷 附俚對
三晉名宦鄉賢備考 俱未完

助刻姓字　續助續補序次不敢更移

刊刻有日，其力竭矣。一切鐫工之賜，概不敢領，豈曰市廉哉。鄙性硜硜，所選三晉文獻，間有今人著作，此內交要譽之嫌，不可不謹也。近刻如諸書全錄，如理學備考，如廣理學備考等，人既作古，書亦隔世，則無此嫌矣。而鐫工之賜，至于再，至于三，非惟分不敢却，抑亦情不容辭。揆諸硜硜初志，依然耿耿不𥨊無已。借光

姓字，並爲

總其是刻也，是諸君子之力也。余小子不過分校剞之一斑焉耳。

助刻姓字　一

萬崙李公祖　諱元陽直隸大興人貢士分守河東道台　十二兩

中甫張公祖　諱大本遼東人甲午舉人由御史分守河東道台　二十兩

孟樞徐公祖　諱詔武江南金壇人辛丑進士巡按河東驛台　二十四兩

章山曾公祖　諱寅江西峽江人癸丑進士巡按河東驛台　二十四兩

張閒黃公祖　諱斐浙江鄞縣人庚戌進士巡按河東驛台　二十兩

從先梁公祖　諱纘祖遼東籍滿洲人辛卯舉人平陽府正堂　二十四兩

鄴山林公祖　諱天福建閩縣人貢士平陽府督糧廳尹　十兩

壽玉朱父母　諱麟浙江上虞人由[illegible]貢監洪洞縣正堂[illegible]　三十兩

范鄗鼎識

冠麟溫先生　諱雄光介休人己卯舉人翼城學廣文　一兩

九如王先生　諱承命臨汾人戊子舉人候補主事　三十兩

君粵陳先生　諱有齡河津人八十九歲布衣　十兩

子強張先生　諱弘剛太平人壬子明經候選廣文　三兩

位恩樊先生　諱祇來陽曲人庚子舉人絳州學廣文　紙一千二百又二兩

儀岳薄先生　諱言震洪洞人甲午舉人潞安府學廣文　三兩

六謙陳父母　諱奕禧浙江海寧人例監安邑縣管糧廳　二兩　又二千紙

陶菴曹先生　諱續祖太寧人甲午舉人　紙二千　又二兩

宣人劉先生　諱芳喆直隸宛平人辛丑進士國子監司業　六兩

助刻姓字　二

紫虹高公祖　諱龍光福建長樂人己亥進士山西督學道台　二十兩

南州肩公祖　諱士賢奉天瀋陽人廕生平陽府正堂　十兩

毅菴王父母　諱承露山東鄒人甲辰進士臨汾縣正堂　十二兩

巍山張先生　諱蓮孟縣人辛卯副榜知縣　四兩

鑑初劉先生　諱應明汾陽人貢士洪洞學廣文　一兩

祗適武先生　諱昌印文水人貢士趙城學廣文　二兩

仲宣徐先生　諱昌時臨汾人副榜貢士候選廣文　紙二千

滄水崔先生　諱起鳳黎城人庚子舉人洪洞學廣文　紙一千

民長鄭先生　諱王牧石樓人貢士洪洞學廣文　二兩

六箴陳先生諱延晟漳州人歲貢廣東欽州別駕 四兩
懋修楊社台諱玉言臨汾文學 紙一千
徵之梁社台諱全德太平布衣 紙一千四百
清玉朱父母原任洪洞正堂今任河南南陽府太守公復歷詳前 廿四兩
南明賈先生諱從淮臨汾人順天籍誥封明威將軍 十兩
約齋李先生諱振藻蔚州人刑部郎中 八兩
白石馮先生諱纘祖絳州人廣文 一兩
山公鄭先生諱重福建建安人戊戌進士刑部右侍郎 十兩 又紙四萬一千
似椰劉先生諱而介太寧人戊子拔貢知縣 二兩

助刻姓字 三

重儒張先生諱鈐太寧人甲午拔貢候選 二兩
孟樞徐公祖尊諱等詳前戶部右侍郎 又六兩
念祖高先生諱佑鉅浙江秀水籍嘉興縣人貢監 一兩
漁浦王父母諱輔江南南陵人貢監永和縣正堂 六兩
剩菴林父母諱登虎福建漳浦舉人臨汾縣正堂 四兩
麓菴胥公祖諱琬山東濰縣人辛丑進士山西督學道台 十二兩
愈萬曹先生諱斌寧鄉人乙卯舉人洪洞學廣文 二兩
宣元魏先生諱錫仁平定州人歲貢洪洞學廣文 二兩
簡卿李先生諱秉銓壽陽人乙卯舉人曲沃學廣文 二兩

霖蒼劉公祖諱滋北直任縣人辛丑進士山西督學道台 二十四兩
子繩于先生諱準永寧州庠生見任江寧僉憲 十二兩
侶臺趙父母諱鳳韶江南武進人戊辰進士沁水縣正堂 十兩
青厓賽公祖諱璋山東靖海衛人丙戌進士山西督學道台 十二兩
思順王先生諱奐曾太平人丙辰進士吏部文選郎中 二兩
章雲于公祖諱漢翔江南金壇人壬戌進士山西督學道台 二十四兩
河津學張先生諱元柜郭先生諱榮陂河學牛先生諱為龍張先生諱臨耀
晉學賈先生諱若珣蒲州學張先生諱希載劉先生諱必遠解州學馬
先生諱元愷 十兩

助刻姓字 四

敦復張先生諱英江南桐城人丁未進士文華殿大學士 十二兩
說巖陳先生諱廷敬澤州人戊戌進士吏部尚書 十二兩
近公勵先生諱杜訥直隸靜海人召試侍用都察院左都 十二兩

上台公移紀略

五經堂受業諸子（絳州閻擢　洪洞范一偉）等仝識

一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內

河東道台李大宗師（諱元陽直隸大興人）憲票將五經堂言行載入憲綱

一康熙十七年二月內

河東道台張大宗師（諱大本遼東人）憲票將五經堂孝行及諸書入誌書

一康熙十七年八月內

平陽府尊李大宗師（諱廷梅遼東人）帖文蒙

河東鹽台徐大宗師（諱語武江南金壇人）憲票將五經堂諸集立碑學宮明

倫堂

一康熙十九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諱楷直隸故城人）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呈送

撫台土大宗師咨　部

一康熙二十年七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諱繼祖滿洲人）帖文蒙

河東鹽台黃大宗師（諱斐浙江鄞縣人）憲牌取五經堂所著諸書貯藏本

府庫內

一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內

平陽府尊梁大宗師帖文蒙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憲票取五經堂所著諸書名目入山西通志

仍立碑府縣兩學

一康熙二十五年七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諱士賢瀋陽人）奉

撫台圖太宗師（諱納滿洲人）命帖行

臨汾縣正堂王宗師（諱承露山東益都人）來徵五經堂諸書何俟索共一函而

歸

一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初奉採書之

台撿五經堂刻書七種由縣申轉進呈

御覽

一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內

平陽府正堂周太宗師飭行闔屬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三月內奉

洪洞縣正堂丁宗師（諱珩河南永城人）票轉奉

河東鹽台郝大宗師（諱惟謙直隸霸州人）徵取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驛傳道台劉大宗師（諱元勲陝西咸陽人）飭行通省刷印五經堂全書

一是年閏三月內
督學道台李大宗師諱觀光山東棠邑人飭行各府轉行各學刷印五經堂
全書
一康熙三十二年九月內
平陽府正堂石太宗師諱文晟奉天滿洲人奉
督學道台胥大宗師諱琬山東濰縣人票徵取五經堂理學全書咨
部呈
覽仍檄行各學刷印立碑通行
一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內
上台公核紀累

三

平陽府正堂王太宗師諱輔奉天海州人倡捐紙張令各屬刷印五經堂
諸書仍飭各學立碑入志
一康熙三十四年三月內
督學道台劉大宗師諱滋直隸任縣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理學
備考無立碑各學惟入通志
一康熙三十八年六月內
分守河東道台吳大宗師諱自肅山東海豐人檄行各學刷印五經堂兩種
積成理學備考未立碑者即行立碑未刷印者即行刷印仍請
入通志查明報道

序

自吾鄉紹興周海門先生
作聖學宗傳一書上溯五
帝三王之統下及孔孟以
來漢唐宋明諸儒之派攷

其事實蒐述其訓辭以備
學者之參考蓋欲使學者
知千古以來帝王君相賢
聖師儒無異道則亦無異
學也繼此而容城孫鍾元

先生復為理學宗傳一書其規模準諸海門而獨刪孔孟以前一截葢謂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其道已若日月之經

天江河之行地為有目者所共睹已而漢唐宋明來諸儒輩出統系不同其間不無小宗大宗支子庶孽之别故為次其統系兼綜

其言行葢取孟夫子尚論古人誦詩讀書知人論世之意而使後之學者識其指趣知所統宗也此二書久已行世亦余夙所佩服

遡來姚江黃太冲先生又謂元宋以前諸儒俱有定論獨是有明一代儒臣國史不盡有可徵之傳語録亦不無散亾之憂因為博

考明書吾學獻徵諸録以
及京省人物備考與諸家
行狀碑誌而且以一身遊
覧之所睹記四方故老之
所傳聞參互考訂手為叙

傳亦編纂其文章語録辨
其支派彚為一書而顔之
曰明儒學案使學者讀之
一見而即知其人之始終
本末其學之大小淺深益

其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不
鮮矣獨惜其卷帙浩繁不
能即梓行世而猶幸
聖朝留意文獻不獨聘其人
且徵其書今已送之史局

矣此洵有明一代理學之
大觀也及庚申之冬予奉
簡命視鹺河東而洪洞范君
彪西復遺予理學備考一
書從頭檢閲始知絳州辛

復元先生已先有有明理學名臣一録獨詳行實不載語言蓋其去取其嚴其慎卓乎可觀彪西一祖其意以為準繩而其未備者

則益之以鍾元理學宗傳録又其未備者則參之以道學羽翼名世闕學諸編其用心可謂勤矣然其書獨祖辛氏録行而不録言

者何也嗚呼我知之矣方今世俗澆漓人心滋壞帖括小生粗知講說便爾偏執己見摘其一語一句之異同而妄議先儒雌黄前

輩或以為偽或以為禅甚且顯然形諸時文評論之間而究其身之所行則有鄉黨自好之所不為而一同于市井小人胥隷賤役

之事者恬然不識其身之無耻而妄肆譏彈于先正葢由其未嘗誦詩讀書知人論世無怪乎其道聽塗說而以北山為臣父之証

小弁為小人之詩也試取范君之備考而讀之當有悚然于先輩典型之弗可及而皇然自媿其平日所為之無狀者矣則向之哓

哓以指摘于語句之間者夫亦當廢然而返矣仲尼云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軻氏云三子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仁也

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夫范君之為備考也畧其言而獨詳其行其意亦若是而已矣葢甚矣范君用心之勤也夫

康熙二十年辛酉仲夏河
東督鹺柱史四明棘人
黃斐題于冰蘖堂

理學備考序

孔孟而後倡明道統者推吾鄉
董子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天人三策撥
霧披雲鄒魯之學朗若日星誠
漢室一代醇儒也由漢迄唐數
百年間文章氣節之士所在都
有然未有以理學名者自濂溪

出而理學之名始矣太極無極發前聖所未發此眞足以軼廣川而紹洙泗後有作者何以加諸雖然明道伊川面相承也横

渠紫陽武相接也河内河津脉相通也諸如范陽稱竹金谿西山餘姚新會餘干世不一人人不一學而在宋要以紫陽爲濂

溪之大宗在明則以河津爲紫陽之嫡派其他豈非其支分庶別者哉余嘗考朱陸異同之辨語言文字初亦牴牾批駁而根

本節目未嘗不軌一轍符後之人遂尋此分門立戶或揭良知以爲標的或指無善無惡心之體往來辨論互相沸騰而爲之

徒者復相率而務爲一偏之說以爭勝先是時河津獨無之其學以復性爲本居敬爲要淸而不詭和而不同蓋一本於朱子

愼獨格物之功彼紛紛者其謂之何夫天下未有理學必講學不躬行而理學者震川先生有云朱子生平立心行事及在朝

居官無不可對天地而質鬼神余于河津亦然觀參議請見不往擢大理不謝勅歸鄉里敎授不受高風亮節光宇宙而耀百

世由此推之寧有立心行事幾微不合於朱子者哉荀子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孟子曰去聖人之世如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

居如此其甚也范子彪西生長
河津之地淹逼經術詩古文久
已膾炙海內
今上崇儒重道文教聿興戊午

詔舉博學鴻詞彪西膺薦以母老
未忍就道余于庚申春按士河
東獲讀其理學備考一書官爵
姓氏條列眉分丹黃評註間出

己意而推本於絳州辛復元容
城孫鍾元兩先生是書也或增
或刪案而不斷顏之曰備考其
司馬氏世家列傳之例與將取

韓子削其不合者附於聖人之
籍與抑嘉惠後學之心自視若
不及與夫孔孟而後躬行實踐
統緒不絕如綫廣川倡之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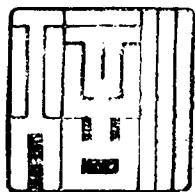
河津續之於後余生長近廣川容城不啻彪西之近河津絳州彪西備考效絳州容城卽所以效廣川河津余不能贊一詞以

效廣川容城者效河津絳州抱慚於廣川容城實抱慚河津絳州與彪西而因舉理學源流爲彪西質之彪西以爲然否

旹

康熙十九年庚申春三月

晉學使九河劉梅題于

平水公署

理學備考序

天地間一理而已無異理無異學也朱陸而後言理學者顧岐而二之則言之者之過也河津滙池諸先生其考亭之功臣乎新建新會諸先生其象山之嫡派乎宗考亭者祥寂象山宗象山者支離考亭致使一理之中紛紜聚訟以夫子之道反宮夫子謂非言之者之過乎竊謂理學不過知行兩端但理本至一氣實不齊是以知有頓漸行有安勉及其知之及其成功未有不同歸一致者必欲比而

同之毫髮無異而後謂之理學則清任何以皆聖顏曾何以皆賢孟子而後言性善者幾蘇綿一人耳此理當不至今日而已絕而濂洛關閩何以千里同堂異世比肩耶故學者但能為考亭為象山支離亦得禪寂亦得總之做天下第一流人為天下第一等事誠有以自信即兩相牴牾何傷而晚年定論一書雖新建猶多此一番回護矣更推而論之此理常在天壤無擇人無擇地實實落落不涉影響果誠灼然見得確然行得慨然以忠孝廉節綱常仁義為己任便是真正理學即介胄可也匹夫匹婦可也百工技藝可也豈必深衣大帶儼然儒者而後謂之理學哉陳剩夫一賣油傭耳聞人講有子孝弟章遂尚意向學每旦一炷講王元章以牧羊癡子見擯於父執策映佛燈讀之後成大儒白沙初就康齋學見先生手自颺穀二子從作先生厲聲曰秀才恁地懶惰只如此何到程子門下又如何到孟子門下由是觀之人固貴自奮耳苟志於道誕登奚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陽明曰箇箇人心有仲尼此理在我所以理學先生往往相繼不窮也幸

孫雨先生表彰正學各有傳書　范先生懼其久而湮也復取而考訂之合輯之傳其傳者亦傳其不傳者表彰之功豈在兩先生下歟亦曰是諸理學先生也者皆聖賢之真血脈路也先型不遠請以是編為天下後世之學者開路

康熙己未暑月天中年同學弟任楓頓首識

理學備考序

彪西先生爲河東宿儒成進士二十年隱居不仕窮理講學已非一日由篤志慈幃遂絕意榮進因請

予告終養而先大其所學總法闡來以垂不朽之業余嘗謂其見古人一善事敏行之惟恐或失見古人一善言列㫖之無有或遺其眞樹德希

聖著書等身者乎余承乏古楊於政治得失多所就正不啻龍丘之言益公之訓矣而且編授名刻闡我顓蒙總又以理學備考書成見示余時爲盡覽其中循流溯源考異歸同深幸明儒傳燈賴以來墜其爲功後學不淺第以執掌簿書風塵面目不敢妄爲論列今春纂修明史總裁徐公疏請直省採訪遺書余遂以理學備考諸書進因思

天子崇儒重道前年特行徵辟文詞卓越學行兼優之士俾大小臣工各舉所知余方以先生應薦而先生已首列太常朱公薦剡徵辟至再仍以母老弗忍就道余造廬敦迫不止三往終堅辭不出雖向不能勸之行而陟於史館今猶得進其書而貢以史學也觀其所載爵里姓氏事

辭條列井井詳畧咸宜遍與龍門手筆其毋董箋釋皆出乎心得非同於月旦私評昔蘇允明曰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是書殆兼有取乎爾然則是書固爲功于先儒爲功于後學而其爲功於當世者又寧止於史籍已哉先生嘗謂余曰有明三百年名士文人汗牛充棟惟錄理學者自楊月湖先生而後遂寥寥矣則其自任

以理學之重可知先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其大父竹谿公為有明純儒徵聘䟫辭杜門著述其尊人丹虹以孝友性成力行河津絳州主敬之學猗與盛哉理學萃于一門歷三世矣況其穀嗣翼腹笥五經走筆千言又足克承世業耶是書也余為先儒幸為後學幸為當世之篤信理學者幸而更為先生幸至于理學之源流異

同諸名公敘之已悉余無事多喙聊述其立德立言之自云

康熙庚申皐月古虞年家弟朱璘頓首識

理學備攷序

楊子讀范彪西先生理學一編而肅然起喟然嘆也曰今天下安得所謂理學哉聖人參理學之名名理學者自學聖人者始孔子曰志學曰下學曰學不厭皆指聖人為言孟子則直認定一宗曰願學而後

千古萬古以來吾儒一瓣香莫不以洙泗為皈依既學孔子即安得不服學孔子之先正諸公而蓍蔡奉之而羹墻見之于誦讀書尚友論世之際庶幾乎旦暮之遇之也余生不肖自髫齔時從祖父問先忠介受學粹恭簡公纂與劉睦川周碧峰

鋟緒山蔡汝濱諸公講学獄中故歸則與
馬谿田原方畦諸公論學至中其後馮恭
定公開書院講学配祀諸先儒則先人与
列俎豆與正學書院同既見先集及與
龔文清公合刻序文爲古鄞董公諱光宏
求其書而不得至今悵悵且先人所師堯

洛先生原出王虎谷先生之門則關學与
晋學淵源可歷歷考也今閱遂讀彪西書
見先公並見諸名公見諸名公如見先公爲
碌碌余生空慚老驥伏櫪之志更無盛至百
仞之門夫安得不對之而驚爲汗流浹乎抑理
學一書条目數帙孟子叙道統自堯舜禹

湯文武孔子而外旁及皋陶伊尹萊朱太
公望散宜生而數叙之司徒陳以軌之史所
制凡之家相皆不與爲其疑一萊朱散宜
生所爭不少概見孔孟他日亦未嘗一及
之其疑二且後世立説獨以周公上承文武
下接尼山而孫敷陳謨之大理重著一

德之阿衡敘義毋書之爲史佚不與
其疑三兩漢隋唐寥寥數君子至趙
宋大鑒指不勝屈然如范希文蘇軾
濂洛之前張卓然見道學乃完粹爲
宋第一人物而獨以爭功掩明儒雲多
蔚倍難甄錄而於山先生所爭苑洛

所列諸學猶狀道時教道統綱蓋散
然以聖學自任至殺身成仁而終以節
義植凡性皆不張多疑支理學者撫然
之書也前輩風規遂不可得後日而
江河瀾倒莫砥橫挽勢不至人類斷
滅不止若理學而僅以褒衣博帶四句

爲舍迂闊不適于時用世亦奚賴焉是
理學哉吾夫子恂恂鄉黨而一日登朝必
聖朝誅卯共共駭人人理觀若薛文清
之擒柳權奸王文成之戡定禍亂此真
理學事也故愚見嘗以孟子論定伊尹
聖之任者也其樂堯舜之道挽世極陽
與孔孟深契後世惟諸葛忠武范氾龍圖
及文信國諸公極得其意而文正則尤醇
乎其醇也論理學者前宜遜伊尹後宜遜
希文俾後之學聖人者知世道人心千斤擔
子原是吾輩方寸圓領一項人分內事業
豁進虛古静不來不得托名理學之所
以爲功於天下也不然者是其人與骨俱
朽矣日耽而唔言之奚益

康熙癸亥孟穐七月上澣之吉關中
悔堂楊紹武拜題于筆造之
畏閣

理學備考合編序

晉中彪西范先生有理學備考卅四卷蓋錄故
明一代諸儒遺傳薈萃成編用供尚論而考其
行也又作廣理學備考數十卷蓋取諸儒文集
語錄擇其精要謹書之而考其言也屬先後郵
示併命之序余愧顓蒙寡昧無能拜下風及閱
其目見材品林立卷帙浩繁有望洋迷津之歎

益不敢泚一筆居久之旣卒業乃喟然曰嗟乎
吾黨辨學貴嚴而取善當恕二者固相輔而不
相左也先生其知此矣乎曾論記子與人歌而
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歌之善猶致
詳若此其自道則惟多聞擇從多見而識欲然
退居于知之次此眞溫良氣象也孟氏之拒楊
墨嚴甚然夷子求見至再則明教之因其葬親
厚也而曲誘之遂俾聞言化服他日又有歸斯
受之之說以如追放豚爲戒此不爲己甚家法
也由孔孟而上則如大舜好問好察舍己從人
若決江河由于性眞其下則有朱子解四書而
曰集註說詩經而曰集傳作綱目則因溫公通
鑑而畧以己意裁之何謙志也自朱陸分壇薛
王各祖而其徒訐攻不已耑一是己非人黨同

伐異危詞激論至形于評文策士之篇竊怪此
種私見習氣其于大道固已添障萬重奚望其
發揮一二今先生覃精理學以備考名書敘而
不議欲俟大儒者出爲之捨短用長裒多益寡
而規于集成是故尊名世也而亦不廢芻蕘標
一貫也而亦不厭參互其體裁近畀而若無若
虛之衷則豈但加人一等而已易象曰天在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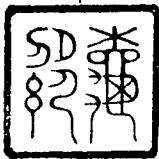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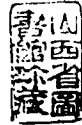
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者謂乾德至虛能入山而不見險艮體至靜能蘊天而不覺大故包古絡今之君子躬具是象焉斯編也謂先生畜德之籍可也謂先生敎人畜德之書亦可也厥功詎不偉哉且以先生之才之學早掇巍科加以三被

徵召宜其不家食而吉涉大川而利矣乃以養母

堅辭不出甘老著書始合于九三之艮馬逐利艱貞者修其行益信其言其大畜也孰非大正爲之本耶雖然此書行世彼不知者必以講停疑之余獨謂先生旁搜博採雖不名一家要其所宗主首惟辛文敬先生諸錄而各家次之原本令祖竹溪先生三晉正學編而推衍成之主賓內外之界固已瞭然不容毫髮紊矣然則先生取善恕辨學仍自嚴無慮乎執中無權也會先生速惠書遣及門吳生來責諾敢書此奉復以當叩擊先生我師也箴我者屢矣其何以誨益之

旹

康熙壬申淸和下浣錫山年家同學敎弟張夏

拜題于家塾之遜敏堂

理學備考序

盈天地之間皆理也聖人通乎賢知體之愚不肖者背而馳焉自孟子沒而微言絕學者擿埴

冥行倀倀乎千有餘載若齊之荀卿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希風接跡高視今古而語焉不精擇焉不詳於理道猶無與也韓愈

唐世鉅儒庶可以步趨孔孟乃所謂延延綿綿寖以微滅者雖極旁搜遠紹終弗克扶其衰而大其傳嗚呼憊矣有宋以來濂

洛關閩四夫子出始揭白日於中天而理學淵源賴以復振紫陽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躬行實踐視聖人之下學上達何異惟

與象山所主各別由是異同之論以起兩家弟子遞守其師承紫陽之徒則勉齋魯齋馴至金華諸子而敬軒復爲耳孫象山

之徒則慈湖草廬下逮龍谿緒山而陽明實惟世適凡其著聞於宋元者典冊昭垂罔弗班班可考獨勝國群賢湮没頗多疑

信相半事每荒於史乘禮或缺於瞽宗識者於此竊有憂患焉范君彪西以名進士起家潛心理學扣擊宗旨原原本本固已

入考亭之室而啓其扃鑰發其藏蓋深慮聖緒之或墜也于是取絳州容城二書彙而輯之其未及登載者則續而補之刪蕪

就簡發凡起例總名之曰備考而後理學一家之書燦然矣嗟乎世遠言湮傳薪或熄聖人之道所用以植天經扶人紀者惟

表章修明是賴繹州之集參訂也躋文清而禰文成其法嚴容城之敘宗傳也祖河津而禰姚江其心恕績補一編搜輯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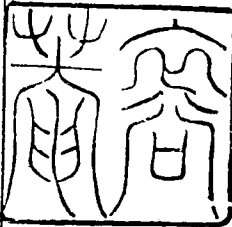
評註詳切雖其間師資不無互異議論不無懸殊而究其大要總歸於發揮心性根極理道而后止昔聖昔賢此心此理未始

不殊途同歸者也范君積數年之力網羅放失釐然具備能使明代理學較若列眉因是而窮流溯源從濂洛關閩以上及于

鄒曾葉葉相承燈燈相續斯道
之興也其庶幾乎范君需次里
居日著書自樂近
聖天子闢門求賢推薦者輩滿公

車天下莫不拭目而望其至乃
以高堂乏養堅不就徵益研求
失身心性命之旨汲汲焉如有
所失斯豈非踐履篤實純然忠
孝之君子歟書既告成苦剞劂
之無資觀察　張公邑紳王公
爲各捐貲以付殺青因弁誌之
亦見二公之能相與以有成也

康熙十八年己未秋日同里年
家弟蔣弘道拜撰

序

甞觀庖犧一畫而後先天之理已露然大樸未散吾道之用猶未著也嗣是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或言精一或言執中或言仁恕而道學之名弗立厥後董子正誼明道楊子黜貶諸儒文中子河汾講授韓昌黎斥

退百家均有功於斯文而辨難自此起矣有宋之興星奎水洛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妙於遺經作太極圖說易通等書二程子師之而其道大明一時相望而興者若橫渠堯夫楊時呂大臨謝良佐范淳夫尹和靖輩深沉切思吾道藉以光偉龜山而後

一傳而豫章再傳而延平三傳而朱子出焉羽翼六經爲功不淺說者謂鵞湖分泒朱陸參差觀象山之言曰夢寐即白晝之

爲屋漏即康衢之見主静之學豈真有徑庭之見哉新安及門之士如蔡季通之精博黄直卿之純篤再如真德秀魏了翁諸

君子指不勝屈皆能力扶大義斯吾道昌明之一會也於元得二人焉曰許衡曰吴澄要能不失其軌範者至於明室講學之

士後先相望炳若日星若論理學名臣當以河津薛瑄爲首餘干胡居仁次之列於科目則周瑛羅倫阨於下位終於布衣則

有若鄒智陳真晟輩皆以斯道爲己任者也他若何喬新邵寶羅欽順王陽明陳茂烈等皆卓越一時行誼表表而上接道學之傳也但以晉人而論得文清之嫡派者如曹月川曹真予辛復元諸君子皆能集羣公之大成爲理學砥柱桑梓巨擘迨我

皇清鼎刱以來尊儒崇道超邁千古我

皇上萬幾餘暇沉酣經史延攬宿儒考校古今治亂得失經書同異三晉之士皆恪遵

令甲篤守淳風罔敢渝越不失陶唐矩矱

聖朝採風問俗自有鑑別非不佞

所敢指爲標榜者也至若洪洞范彪西君子事親辤名博學拙守經予特疏薦舉

召徵不起惟以著書講學爲事理

學一帙表章先輩極明極正愚讀其書不揣弇陋妄竊一語辱之簡端敬以質之同人

康熙十九年春王二月

涑水朱裴拜題於燕邸之

無倦堂

理學偹傳序

戊午彪西與余同徵余老就道彪西堅爲母請如前
旨
上方侍
太皇太后不逆彪西養母理不强其心之所不安故也已未余客陽鄉待放彪西遺理

學偹傳一書愛敬立而天地畢彪西所以爲人者偹矣禮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禮之太乙易之太極也周子圖太極而灌灌傳爲理學何見理之晚也明辛氏錄理學名臣孫氏刊理學宗傳彪西補名世道學京省人物諸書續以南皋並山饒州野記附之以家乘未偹

野記家乘鄉稱善人足矣多卽有所不偹也一理分彼此不偹缺初終不偹角爭嘗不偹論成敗不偹不偹則無以爲一代理學之完書彪西之心不安何以安學者其進此而務學也哉理學自宋分主敬主靜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求端致力之地殊要於理無窒礙明初各傳其學匡

扶天下治亂分別義利之幾而身體之偹德明道與夫致命遂志者出論滇一人譙燕一人殉燕市一人疑七政辨五行兩人補鍋䉶桶拾橡栗三人靖難百二十人請北使一人議廟制兩人明日月之行究律呂之義三人諫南巡爭統嗣百數十人蒙難中璫十七人死甲申十九人兵敗就執

江南四人使一人人各尊其所學不林違数之禍福苟以性命生死動其心虎西以其心去取於中見理分明天地之常經大義深堅不可以奪者亦無幾人舍此掇拾不倫也辛氏錄名臣補以名世良是獨是宗傳之說吾疑焉漢唐七百年収三數人南北三百餘年無人中間王佐大儒有體

有用照耀世家列傳謂無一近理者彼各傳其宗也太極圖剛柔善惡以氣質爲天性當日與半山語連日夜半山氣質不化性理未明何怪子美之詆無極乎程子由太極分氣質義理之性新建由無極渾無善無惡之性性覺妙明本禪無極近老朱陸兩家聚訟孫氏爲合傳異氏異族異堂

異房而曰宗宗予臺山湛持與夫强諫許國之臣皆泯闕江南石齋臨侯蘺石東鄉次尾収拾衣冠俎豆之敝宗不傳爲彼此初終爭黨成敗論學豈理已哉木理盤錯火而轢之者學骨理髓髀切而磋之者學石理磈磥追而琢之者學此理在艱難闕焚之中全本末正始終學之大者也

朝廷講學經筵詔求明季遺書博訪學行之賢者公卿以事輟講而直省督學加嚴乃傳之者不傳不學之過也此理之在天地日月星辰之經緯河岳之流峙寒暑之往來風雲雷雨霜露之消息鳥獸蟲魚草木之潛飛動植鬼神人物之幽明莫知其然而然者有自然

之理焉理総象数圖書岀兼氣運律暦生受命於天闔闢盈虛屈伸於不得不然故言理必言氣言数聖人物以理窮我與天地一物事以理順我與天地一事情以理遣我與天地一情人之所以求合乎天有當然之理焉存爲仁義措爲刑政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脩爲易詩書禮樂

春秋變化愚明强弱以爲不可不然之事是所爲學也學其生人之天天者理而已矣君父天也學其天生之人天下不免有安人安人越理去天遠去人亦遠學爲人子人臣全此愛敬之心而理得所以知天事天也天五其五地六其五五十五爲圖四十五爲書太極圖所從出聖人則之學

之也乾坤定貴賤位臣子依其君父進亦吾君吾父退亦吾君吾父理不可以易剛柔斷於動静之有常何也動易其位以貴下賤微虎西理也静安其常辭尊居卑虎西辭亦理也理學之主敬者爲之主静者爲之觀未發致良知窮理識仁集義者皆爲之在人之斷與不斷耳天下有君父之

尊讓君父以爲尊者坤有母道曰通理學三年而名其母無是理矣圖書皆以中五爲母数五十四十爲子数生者内以及外成者外以及内子戚母織屨長安棄外與何武温嶠之離母正等理固有所不安也詩之將父將母猶易之幹父幹母將父母之不得北山曰莫非王臣幹父母之不得

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上九不登正位夫子繫育德善俗存此理爲德循此理爲育德明此理爲善俗愛敬所當自盡者盡性所當知至者至命天下之理學備矣男不離父母洛書火依於木也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魏風行役子思母於心不安即理有所不安理不安而忍爲之春秋元

年春王譏隱公之無君克段譏鄭伯之無母隱公無一事間王鄭伯有母取段於共母之懷中而逐之誓於黃泉見母無母者無君也學者皆以兄弟解非理天地闔闢之理極於易其乘除治亂之理盡於詩春秋春秋起己未迄於今年己未彪西書成終始三九四七之數即爲理天子彪西以

爲學之地彪西學而母心安學而理學大備天下人臣人子之心亦安芟雜補葺以爲完書雖不學辛孫諸先生備也由春秋逆周己未馬生人矣曾有人生馬者無有哉父母生我棄養叟十官去而復來君臣之理當然自傷老邁不安义待放而未斷使浮沈爲無其理者之學孟堅曰木

所以浮金所以沈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沈肺所以浮有知者尊其母也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過墟廟而行阡陌之間問余安在余復誰理哉諺曰果蓏有理余固學者之所掊擊也資刖之屨耶

康熙己未春二月長平畢振姬書於陽鄉古廟

理學備考序

程子曰性即理也此理也命
之於天率之為道脩之為教具
於人倫達於萬姓至善無惡

無内無外際地蟠天徹上徹
下聖賢不以之豐庸衆不
以之或歉藏而為内聖之基顯
而為外王之道堯舜之精一執

中傳此理也禹湯文武之祗台
聖敬〻止明此理也周公以此而
制禮作樂孔子以此而删定贊
脩顏曾思孟以此廣聖教之序

端來學之歸存之則為君子舍
之則為小人脩之則治悖之則
兆亂理之関於世教人心要矣
而學尤其要也蓋理者即此性也

學者学此理也孔孟尚矣廣川
昌黎河汾而後業此学者莫過
於宋周程張朱数大儒著述
表章發明此理而朱子猶集諸

儒之大成定前後之統緒由宋
迄元金華四子咸知宗旨得正
統者惟許魯齋一人明興三百
年中人文蔚起薛胡呂高羅馮

諸大儒心得躬行著書立說各
有精極薛子復性之学猶得
其宗其他諸儒雖所由之途未
盡同所立之説未盡一總皆此

理此学同也
皇清運應昌期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
興太平
世祖章皇帝心学湛渊涉獵經史

開闢於前
今上崇儒重道好学深思弘宣於
後既起蔚蘿大儒於田间又日
進楚中大儒及儒史臣商订

聖学以故南北談学者接踵而起
近又令公卿郡國各薦舉博
學弘儒以備顧问昌明理学
此其時也洪洞范彪西年翁以

有道先生世德商孫孝友天植
博通羣经諸史著作有年為
當道推薦則昌明理学乃其志
又其責也彪西年翁詩文名於

世著述不可枚指久已公諸海内
推重藝林茲復取辛復元孫
鍾元两先生理学之書而增删論
定之顏日理学備考文清而下代

有傳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學者
觀其中格致同功知行並懋
真參實淺一以復性為學者何如
人文章經濟末路彌堅抑狂中

禮者何如人規圓矩方纖毫弗
苟鼓循近道者何如人典型具
在寤寐羹墻不必出日用飲食
之外不越夫子臣弟友之常下

學為己循名責實不以口講以心
講不以心講以身講為真士夫不
為假道學由文清而上溯考亭
俾孔孟之學大明大行於世此理

不為異端所惑雜霸而道傳奕
世垂而補及蒼生始克見講學
之實用而理學之書為有體有
用之書則彪西年翁嘉惠後學

與其躬肩正學之心裨益聖教
助揚
王化厥功匪淺鮮也茲刻也輯成者
范子捐俸以廣其傳者守道中

甫張公及平水主政九如王君也
皆有功於理學之傳者也予因
敬讀而併識其端
旨

康熙戊午穐七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安邑同
學年家眷弟棘人王寬拜
手書於存省齋中

跋

自正學不明精者又於空虛索
者騁於功利靡焉鶩於詞
章范子憂之理學備考之

所由述也其書集有明一代諸
儒之言行薛陳胡王諸
君子彪炳在人耳目矣更蒐採
遐逸發潛德之幽光補史志

之闕失范子有功諸儒有功
世道人心匪淺鮮也以余所見
如憲世編傳道錄理學宗
傳諸書或多所掛漏或攝指

禪宗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未
能如斯編之約而無疵醇而
不雜也范子事親純孝不
應

徽辟積學力行三十餘年全
子起庭問道紹明伊洛心源
著書甚多尤當以此書為第
一蓋宣

聖主右文之化續千古未墜之傳
呼寐晦之人心而覺之空虛
者知大道之平實可以返
矣功利者知勳業之浮雲可

以愧夫詞章者知末學之支
離可以悔矣雖窮鄉下邑之
子寡聞尠見之士讀是書
者與有明諸儒侍函丈接

議論有不肅然敬惕然思者
哉由是求之即六經四子之階
梯唐虞孔孟之逕路也然人
尤貴能自得師耳人皆有

真師以真師印之古人殊途而同歸千聖一理千卷一文也否則雖盡熟先聖先賢之言行亦心成其爲空虛功利詞章之人耳何以爲上達爲己之學哉真師者何心是也

康熙庚申夏六月

首先格云性為性然後可以言學
愚亦謂云性為理然後可以言
學學之為言教也然不教學
為在不學理為在不理學人為在
此命囊之病學矣而為不知

人之疑也
鄗西久志理學切磋有年辯晰
古今研窮淵微印所著備考
觀之其間之詳略定係微顯軒
輕由傳贊以及本末由薛胡以及

陳王由性命以及功化無不別其分
諸一其歸宿儒諸老俱見系
列置眾案頭莊誦一過便覺學
貫投質千聖理學一綫康節其
不絕遂若世之為志效學之人

從此悟入不僅為事功文章節操
之一道直谿合經賢傳之源流理
學彰而人道明際謹之功昔昌
黎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涇陽謂
曉翁之功不在元公下愚竊謂

彪西備考之功不在文清語錄

以柳命受吾信於晉中学醇理

真名儒輩出文清文通之後代

不乏人仰迺兩公之幸若桑氏翟

傳氏畢魏揩不勝屈

聖謨劉西銘志致學入理不侍行將

上法魯鄒接周程五夫子傳而

薛胡薛切四先生席晉中諸理學

辯香又吾所寄頤不盛歟

旹

康熙戊午秋七月望吉

河汾後学王永命謹題

於勉仁堂之愛日軒

跋

孫鹿原先生讀理學備考完而搦毫走楮片時文就灑灑二千餘字概括其天地開闢以後理學之源流每段關鎖屢屢言心且引三代以來勳業彪炳心術合于聖賢者寥寥數人而已呂生讀其文而疑之問其命意先生曰種樹者先培其根學道者先定其心欲樹之盛也必于始生時刪其繁枝欲道之

明也必于始學時去夫外好人心惟危一爲私慾所移則何所不至未有甘心快慾而不殃其身者惟讀書能檢此心若讀非聖之書則又引害此心必讀理學之書方能感悟此心雖然讀書窮理如人已得明路也要在實實踐履方可有益於世無愧于心故聖人必御氣而不爲氣所御以心移氣而不爲氣所移歷山之耕南風之琴勞逸變于前而大舜之心未嘗變也羑里之厄虞芮之朝憂樂變于前而文王之心未嘗變也惟凡愚之心變易無定純以氣質用事所以才品下劣貽羞當世而不可道嗟乎季世之人嗜慾不淡故心不能定心不能定則時尚是徇勢不得不日趨而下也其能講天地民物之理究身心性命之學者舍

范先生其誰與歸愿學　范先生者須讀理學備考一書知　范先生之心與聖賢之心相若也而凡愚

之心亦與聖賢之心相若也惟聖賢能定心于理故于爲文也屢屢言心即言理也呂生曰言心是矣古來勳業彪炳心術類于聖賢者何其寥寥數人歟先生曰三代以來策勳建祚照耀天壤心術類于聖賢者難以備舉于特略舉數公以概其餘也然此數公皆世人之熟于傳聞者其心事真與日月同光優入聖人之域前賢論之已久矣夫有聖賢之道德者方

有王佐之事業理學與經濟原相表裏有理學無經濟不可謂之眞理學有經濟無理學不可謂之眞經濟宋孝宗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其救浙東饑也立社倉法令諸路得安民無菜色非素具經濟之才者曷能辦其二雖然經濟出于理學時來則爲之須觀其遭際如何耳審其時代何如耳若陳君舉陳龍川蔡九峯三人豈無經濟

耶以時無所需故也諺曰臨河不言水臨冰不言渴何則得其用也苟能倡明理學使聖賢之道萬世不墜即有功萬世之人也于服范先生者於是乎望之呂生頷首唯唯遂拜手而又書於理學備考之後

康熙十九年冬十二月西京後學呂大章頓首拜跋

讀理學備考後識

予不才辱安山先生教得盡讀五經堂書其讀理學備考則始於歲庚申而卒業於甲戌之冬陸續得書凡三十四卷盡以先生輯此書始而辛集孫集既而續補再續三續繼又以學統續以雒閩源流續至甲戌又以黎洲學案續而書方成考方備也越今年乙亥春先生寓書詰予盡得三十四卷讀之迄無一言駁其取舍之非敢識之謬噫此先生謙詞也而實有言外之意存焉或以予盡讀其書而於理學多先生口不能言酸鹹行不能踵步武得無空覽一過乎於戲先生開導末學數十年來不啻諄諄矣其如下愚

頑鈍有負嘉惠何雖然予堂下人也於理學多先生實不敢妄評之而於先生著述之大意竊謬爲臆度之矣三十四卷悉記諸儒之行也而顏曰備考似以大舜舍已樂取孔子聞見擇識爲宗大破世儒門戶之藩籬使之博觀尚論備具效法之資焉耳正非誇多鬪靡汗漫無紀之書也故輯錄諸儒不別宗派不分異同舉全德矣亦採及片長尊名世矣並不遺陶樵直令有明一代理學盡無遺珠此先生取善之廣也先生云辛集派出程朱足爲小刻領袖孫集學兼陸王可作小刻討論且於張集出處可疑之六先生一筆勾去於黃集泰州流弊存其案而顯示擯斥此又先生辨學

澂而歸宗正也其取舍之當如此其何可議備考定例始終一致而標題傳文俱仍諸集之舊間或節刪煩冗改正字眼總成完璧不留瘢痕況編次井然評註確然令披讀者入其中而蹊徑不亂心目爽豁其欵識之精如此其又何議王辛孫兩集而外熊集題名不令無遐考識如張黃兩家理學分類互有不同及各有掛漏未免少存意見偏崇師門似不如備考之大而公也先生之於理學可謂集大成矣區區蠡測之見若此未知有當於萬此書之萬一否若乃先生著述或別有深意實下愚門外之窺所不能領悟也還須先生明教之庶乎不終爲食字之蠹魚乎

理學備考識　覽

康熙乙亥四月

大學後學曹續祖頓首謹識

序

學何以云理。又云道也。慈谿黃氏曰。道即理也。道者大路之名。謂理爲道者正以人所常行。曉然易見也。愨謂對欲曰理。對俗曰道。世之學者。或流于人欲俗情之間。故以理與道別之也。流于人俗情之間。尚可謂之學乎。不可謂之學。而猶曰學。故以理與道[illegible]之也。理與道本體也。學功夫也。學本於理與道。其功夫始正。然[illegible]學之功夫果何如。六經言學不一。求其三尺之童共曉者莫如[illegible]而時習之一語。朱註曰。學之爲言效也。效先覺之所爲也。然則先覺果何如。古之聖賢皆先覺也。請言其近者。近如薛文清公果何如文清去古未遠。而又近在吾鄉。故言文清也。言文清足矣。而何以及文清以後數十人也。數十人皆效文清者也。即不盡效文清之迹。而實效文清之心之理者也。效之斯已而已矣。而何以備考也。從來理學不一人。學亦不一類。他不與論。如從祀四人中。薛胡之學爲一類。王陳之學爲一類。細分之。薛與胡各爲一類。王與陳各爲一類。愚素偏遵薛胡。但取薛胡爲足矣。取與薛胡爲類爲者足矣。而何以兼取王陳。何以兼取與王陳爲類者。蓋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余先生祜曰。前聖後賢之論。互有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

不相入。爲來先生知德曰。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爲備。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也。呂先生辨論陽明先生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也。論來塈曰。入門路逕。徵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陳先生龍正曰。顏曾木卜。同在聖門。其用功得力處。何嘗不小異。使當時必欲相同。亦成衆訟矣。大抵學問只怕差。不怕異。爲先生從吾傳齋田先生曰。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鼎故備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備之考之。斯效之矣。而鼎果何以效之也。鼎既備列其人。備列其人之事行。以俟人人效之。鼎雖不能效之。而猶

鼎之效之也。然則鼎何以知人人之能效之也。薛胡雖理學。雖聖賢。而亦人也。人人雖不盡理學。不盡聖賢。而亦人也。人與人一也。請看薛胡諸人。有雙身乎。有疊面乎。有十手十足乎。能無異而衆不腄而走乎。亦猶是飲食男女者耳。猶是耳目口鼻者耳。猶是穿衣喫飯者耳。猶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與所處者耳。我能效他一言。便是一言之薛胡。我能效他一事。便是一事之薛胡。我能效他一時一刻之所爲。便是一時一刻之薛胡。我能效他百年畢世之所爲。便是百年畢世之薛胡。陽明先生曰。个个人心有仲尼。惟其有之。是以效之。非效薛胡諸人也。效自己固有之心耳。謂我不

能效薛胡我不敢辭。謂我不能自效其心。我敢不辭乎。

康熙戊午春王正月洪洞後學范鄗鼎彪西甫題於五經堂

又序

讀書錄曰。身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故有知言之明。乃可折衷群言。不然。去取必失其當。甚矣讀書論世之難也。況乎理學淵源。尤非可以尋行窺高下數墨測淺深者。近人彙輯理學。必曰。孰爲甲。孰爲乙。孰爲宗派。孰爲支流。孰爲正統。孰爲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已。理學諸君子。有標天理者。有標本心者。有標主敬窮理者。有標復性者。有標致良知者。進而上之。有標仁者。有標仁義者。有標慎獨者。有標未發者。此馮少墟先生之言也。三代以降。學術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義。

宋儒出而主敬窮理。文成出而致良知。此取天台先生之言也。合而觀之。其不能不標立門戶。提掇宗旨。既有然矣。鼎豈謂理學諸君子。果無甲乙。果無宗派支流。果無正統閏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即甲之乙之。當世未必以鼎之甲乙爲甲乙也。鼎聞理學不始于宋儒。而申明則自宋儒始。宋儒之理學。不盡于朱子。而集大成則自朱子始。朱子輯宋名臣言行錄。但曰以其散出而無統。掇取其要。以便記覽而已。輯近思錄。但曰憫初學不知所入。取其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而已。亦未聞其甲之乙之云云焉爾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取鼎備考。刪其繁冗。正其訛謬。

補其缺略。序其時代。是鼎之師也。鼎所願也。世有如朱子者出。心朱子之心。而不襲朱子之迹。取鼎備考。分其甲乙。定其宗派支流。辨其正統閏位。而使應甲者甲。應乙者乙。是鼎之師也。是理學諸君子之友也。鼎所願也。

康熙庚申冬十月　　後學范鄗鼎再識

凡例

閩喜朱小晉（諱裴）先生。序小刻紀畧曰。予向在臺中。上封事。有請修
明史一疏。叅有
命合同官樹西歙█先生。有請增從祀一疏。部覆可其議。鼎 觀近日。
又有
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之典。私喜
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學。非一日矣。從祀諸人。且捧擧行。自愧草茅
下士。分毫莫補。幸而病間無事。取前代理學。輯爲備考一書。雖掛
一漏萬。不免得罪于前哲名賢。而因此譏彼。或亦可作議禮諸君

子之芻蕘云。
茲編大要有三。一編理學叅訂。是謂辛集。一編理學宗傳。是謂孫
集。一編余所見聞辛孫兩先生所未及載者。是謂續補。續補者何。
如拙選三晉詩錄古文詩詞之例。續到續補。不敢遲也。但恨見聞
有限。搜求未廣。將俟助予。政予望之。
辛集原稿。半屬辛先生親鐫。藏於太平匹友聯範宇（諱 有）之手。匹
友貽余有日。今始鐵板。其中款式。一依其舊。惟是稿出明季。所載
皆明一代人物。既歷滄火世變。風移字句。有不雅馴者。不簡練者。
余小子畧爲删削。難辭僭竊之罪。

辛集凡例云。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完者。姑記姓名。以俟論定。弄
入。此義專爲呂新吾馮少墟兩先生發。鼎 因採輯兩先生傳入續
補內。以完辛先生之志。既而見兩先生俱載孫集。故存孫集而棄
續補。非敢以辛孫相軒輊也。
辛集除目次所記三十二人外。尚有三十一人。名目待入。有目無
傳。即茲編所謂又目次者是也。在先生當日。書名叅訂。立法華嚴。
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余小子茲編。書名備考。待入以恕。取舍予奪。
敢逐定乎。且待入二字。恐無以對文成。即無以對
國典。以又目易待入。此余小子僭竊之一。

孫集所載。自漢迄明。誠爲完書。愚意孫集在於正統系。故原例有
主輔內外之分。令後人知所宗也。茲編不敢云宗。聊以備考焉耳。
漢唐宋元史箴昭昭。似無庸贅。獨明代理學。若存若亡。介於疑信
之間。半在湮沒之數。故畧以前而但記明。竊取
昭代畧前史而修明史之義。款式從遼一視辛集。冗字複句。亦删一
二。願學前輩。劾此忠告。
孫集所載。既見於辛集者。雖不錄其傳。仍錄其目。以見辛孫兩先
生所輯。有不謀同者。而亦有同者。拙序所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
於此可驗一班。

孫集自序凡例猶夫辛集各列本集之前外有湯諱斌張諱沐二序湯
序云時內黃令張君仲誠潛修默悟力任斯道迎先生至署鎸傳
付梓張序云自周子有無極之說王子有無善惡之說而學者之
議起鹿伯順一生師陽明先生夙昔與之夾力並進今丙午春沐
迎先生至內黃証所學先生宗傳稿就余領梓事此湯張兩公之
言也例得節錄以志刻傳之力

辛孫兩原本既無丹黃又無句讀而余句讀不已繼以丹黃丹黃
不已繼以評註無乃干議論先輩之典乎蓋余賦性下愚偏私特
有今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某病明日讀某句喜其足以攻余

某病嚴師良朋展卷都有拜稽之餘筆墨手腕勃勃不能已而猶
引文清公之言以自解曰書自書我自我與不讀者何異然則余
之有句讀有丹黃有評註也取其有益於余一人之偏私者耳非
敢以此定先輩之書非敢以此同天下之志也

旣為理學中人雖所造深淺不一皆為聖賢之徒人皆知為聖賢
之徒而我猶逢人贊曰此聖賢之徒也何異六月說熱臘月說寒
然聖賢固不俟稱贊未嘗不俟闡發茲編之於贊詞獎語多為僭
刪於遺事軼行多為附錄者鄙見如此

余敘李仙葉重刻三立祠傳曰表章聖賢之言不如表章聖賢之
行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言之艱行之惟艱茲編仍是茲意辛集
止載本傳不載語錄孫集於本傳之後有語錄者或載十餘節或
數十餘節言行俱存誠為完書余於語錄盡刪竊取吾夫子躬行
未得之意或曰六經皆聖賢之言此說何居余曰續有廣理學備
考一書皆聖賢之言也在後世視聖賢非言莫傳而聖賢在當日
先行為急余所以分本傳與語錄而二之也磐讀者自能一貫

續補出余一人之手而何以有立傳者有不立傳者有因昔人之
傳者有節錄本集以為傳者惟余見聞有詳畧故紀述因之若以
詳畧為褒貶則吾豈敢

數年災木不已點金無術取之土田繼以雜佩兩者交困束手無
策於刻四書說時讀王麼我少奧一隻雞之歌忽悟生財有道旣
而計一歲之節儉不償一月之剞劂尚義諸君子間有鳩工厚貺
似當賸拜而受夫何郤之不恭意甚矣矯而非矯也蓋余有吾鄉
人文詩語之選而苟邀吾鄉仁人君子之贈不曰貨取幣交則云
納交要譽此理學備考一書所以遲之遲而未能鋟板也今春王
道憲張公祖(諱大本號中甫甲午舉人遼東人由御史出守河東)捐俸三十金惠工𠢎菴王
先生(諱永命臨汾人戊子舉人候補主事)亦捐俸三十金購紙例得備書以傳

康熙戊午春王正月　范鄗鼎識

理學名臣録

洪洞後學范鄗鼎刪定
絳州後學辛全叅訂
男[illegible]

原序

[illegible]

太極理也。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主於身曰心。發於念曰情。行於世曰倫。欽此謂敬。貫此謂誠。明此謂精。純此謂一。執此謂執中。建此謂建極。止此謂止至善。章於辭如菽粟布帛。措於事如準繩規矩。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獸。世而無此。太平而危亂。堯舜禹湯文武以是而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以是而為臣。孔顏曾思孟以是而為

師。孟氏而後。理學失傳者千四百年。五星奎聚於宋。濂洛關閩之間。真儒挺生。心學一脈。上續下傳。我明啟運。敬軒薛子首起河東。言言真見。步步實行。巍然當代盟主。嗣後諸儒繼作。隱顯不一。造詣亦異。總之言行心術。各有得於聖人之一體。月湖楊先生（理學中第一[illegible]）拔其尤傑然者得若干人。為録二册。以範後學。恍似嚴師在也。迨今人更寥寥。偏考諸書。又得當續入一十六人。如月川先生曹公。容思先生段公。默齋先生張公。小泉先生周公。自在先生張公。醫閭先生賀公。月湖先生楊公。虎谷先生王公。涇野先生呂公。谿田先生馬公。苑洛先生韓公。整菴先生羅公。天遊先生楊公。斛山先生楊公。涇陽先生顧公。新吾先生呂公。此皆粹然無可疑者。僭加搜括。合前録共得三十一人。題曰理學名臣録。叅訂。又僭為之說曰。天地所賴不毀者。此理。人心所賴不死者。此理。世運所賴不亂者。此理。不惟一人可知行。實人人可知行。不惟一時可知行。實萬世可知行。（[illegible]）今世學者。聞講心學。不非笑之以為狂。則嫉惡之以為矯。甚至排擠之。至無容其身。噫學不學理學。所學者何等學也。人不為理學人。所為者何等人也。學至此。人至此。不亦良可惜乎。雖然變者世也。不變者心也。同志者試思此心孰無天理。此理終不磨滅。研窮此理。躬行此理。顛以録中之人自處。又從而遡濂洛關閩

又從而遠師鄒魯。則昔人之作於前者。我安得不紹於後乎。即不容於人。未必不容於天也。不見信於今。未必不見信於後也。如曰生斯世為斯世。則此録不必觀矣。萬曆四十四祀、歲次丙辰莫春良日、

凡例

一是書主於有功理學者得入。蓋謂有理學。而事功文章節操皆該。若徒有事功或文章或節操。不知理學者。不敢一槩入也。

一是書用楊月湖先生舊本。其中可刪者。僭去一二段。後人論贊可増入者。增入一二段。

一予於諸先正。詳閱其書。考覈其行表。表無可疑者。或有一二管見贊語。考覈未真者。姑仍月湖先生原本。

一新增數人。皆據理學先哲諸作。撮其切要者數條。其全文不能一一登錄。

一錄中論贊諸作。止據予見聞所及者錄之。其尚未見聞者。以俟添入。

一新入諸先生。皆予詳閱其書。事久論定者。其他先儒。或姓名未知。或典籍未閱。或知其姓名典籍。論未定者。姑記姓名。以俟論定并入。其姓名未定者。希來哲補之。○有○志○者○當○心○

目次

侍郎薛公　學正曹公入增　聘君吳公
處士胡公　處士陳公　檢討陳公
知府段公入增　訓導張公入增　布政陳公
處士周公入增　侍郎張公入增　侍郎張公
修撰羅公　布政周公　僉事黃公
尚書章公　郎中莊公　布政張公
祭酒蔡公　參政賀公入增　吏目鄒公
尚書楊公以下入增俟　御史王公　侍郎呂公

光祿馬公　尚書韓公　尚書羅公
孝廉楊公　御史楊公　少卿顧公
侍郎呂公　尚書馮公

又目次

陽明王公 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倡致良知之學蓋文成程朱之學至先生一變
甘泉湛公 若水字原明廣東增城人隨處體認天理爲學與陽明爲友
後渠崔公 銑字仲鳧河南安陽人其學本宋法程朱著有洹詞一部諡文敏
心齋王公 艮字汝止南直泰州人從陽明遊倡樂學格物之旨
介菴李公 錦字在中陝西咸寧人

思菴薛公 敬之字顯思陝西渭南人著有思菴野錄名言極多從周小泉先生
平川王公 承裕字天宇陝西三原人端毅公恕之子諡康僖
瑞泉南公 大吉字元善陝西渭南人紹興守從陽明游多善政
■陳公 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有孝行白沙門人
愧軒呂公 潛字時見陝西涇陽人
蒙泉郭公 郛字惟藩陝西涇陽人
二泉邵公 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
椒丘何公 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諡文肅
東郭鄒公 守益江西安福人陽明門人

龍溪王公 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陽明門人
緒山錢公 德弘字洪甫陽明同邑門人
秦關王公 之士字欲立陝西藍田人
晴川劉公 魁字煥吾江西泰和人工部侍郎
疎山吳公 悌字思誠江西金溪人疏進孝經表伏闕陵薦王心齋諡文莊
西川尤公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從劉晴川者擬學小記
柏齋何公 瑭字粹夫河南懷慶人
念菴羅公 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
近林蔣公 信字卿實湖廣常德人

近溪羅公 汝芳字維德江西南城人
晴石梁公 紀字理夫山西稷山人隱居不仕著有楞櫟子
樂齋朱公 恕字光信淮南草偃場人發延丁樵從王心齋學
樂吾韓公 貞字以中南直興化人業陶冶慕心學
敬菴許公 孚遠字孟中浙江德清人
雲浦孟公 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從尤西川學
鳳阿姜公 寶字廷善直丹陽人
我疆孟公 秋字子成山東茌平人

薛公諱瑄

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辛丑進士、歷官侍郎、致仕、終於家、壽七十有六、號敬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隆慶五年從祀、

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眞定元氏教諭。調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一紫衣人謁見。〔洪武己巳八月初十子時〕已而生先生於學舍。〔乳如水晶五臟皆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能作詩賦。人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

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性理之學。喟然歎曰。道在是矣。遂焚其所作詩賦。不爲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諸老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爲友。時父官榮陽。榮陽諸生亦尊先生爲師。參議陳宗問行部至榮。聞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謂巽曰。必爲大儒。欲以奇童薦諸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永樂十七年。父改除河南鄢陵教諭。時例。教官乞科貢者充戎。父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

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徵
致館下以訓子先生因辭卻之時父任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
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四方遠邇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
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闕上章願就教職
以卒所學宣皇帝思振風紀擢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嘗圖令
人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職無相識之理一日
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可得而屈乎稱歎不
已會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曰此鄉多寶玉愼
莫厭清貧至則黜貪蠹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錄

至夜分方寢値冬月雪飄孫几誦讀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
燭記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爲讀書
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
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人詔選碩儒吏部尚書郭璡
首薦先生學行優歷之詳閱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
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不知近日提學道者此等事以爲何如）
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文藝親爲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爲人
爲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誦
讀或以詩賦各因所長取之不求全責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

必使以儒衣拜祖宗而後去之一生以貧廢業屢舉不第亟求退
學博曰互罷之先生曰祭日生執何事僉曰擊磬耳先生曰磬在
八音中最難和能和之亦可用也不聽去後其人果登第諸生咸
慕不已至今談及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
統六年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徊不
舍爲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去語學士楊士奇曰
薛某學行無愧往哲予不能進盍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
先生者曰溺古不知通變名至遂爲大理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御史聲口）
時太監王振權侔至尊各官皆行跪禮獨先生不爲之屈振欲籍

先生爲重使致餽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駭諸方面以千金求睹
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餽耶禍且至吾危君吾危君不聽餽主再終
固辭不受三楊知振憾先生因言時勢所在雖某薦先生彼亦素
聞名盍同往謝之先生毅然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耶後議
事東閣公卿見振拜先生獨立不爲動振知而揖之曰多罪多罪
實大銜焉會百戶某病歿二年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
在持妾弗得嫁妾誣妻以魘魅殺夫下妻獄坐死先生察其冤爲
之辨奏都御史王文與馬順素憾先生遂譖於振振大怒嗾諫臣
劾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下先生刑部獄律大辟待決工

部侍郎王偉素善振聞公論不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
之謂不能容賢何振默然遂謂先生錦衣衛獄先是學士劉球上
章忤振下錦衣獄振使人縛至斯壁中斧鎖暴下支解其體先生
繼之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誦讀不輟通政
李錫聞之嘆曰眞鐵漢也及午門會問先生呼王文曰若安能問
我若爲御史長自當避文怒奏先生四不聽理部鞫於市殺門人
皆偉錯愕貽先生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是日哭於爵下
振問何爲泣對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曰何以知之曰僕鄉人
也備告其賢振意解王偉亦抗疏周爭遂放回爲民正統八年正

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隣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
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灑掃
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
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問及科擧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衣
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
之曰程門敎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四年科道官程信等上
言曰薛某學究性理名爲大理寺丞時兵燹薄都城先生上講學
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旣而命
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敵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敵懸軍深入

勢必不久旣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
先生謂都帥曰欲厲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心都
帥然其計先爲檄布諭諸苗以禍福順逆之理然後耀武以懾之
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方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
先生嘆曰民力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理學立朝內閣近
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人命獄久
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殺者何罪竟抵於法周氏寃獄積年不
明先生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太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

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太監畫
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
王振作對頭肯爲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學相尚及見
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太監金英出
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賢之謂衆曰南京好官
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上上素聞先生名遣
使名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用之中官中有不悅先生者沮
止之改大理寺卿草葛火災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爲辨其冤

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辨其寃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寃獲咎亦何愧焉辨之愈力但誅其爲首三四人餘皆從戍其平反極多人有錄成冊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英廟復位夜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此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不[illegible]不乘）

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術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爲會試考官先生爲首序以止學復性爲言或曰此數字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上即位初每日召見禮遇甚厚後迹日不名見國公石亨等誣于肅愍謙王文謀危社稷將變逆同列皆衣紫（[illegible]）先生問之同列曰不知耶欲刑某等耳先生驚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亨忿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命上召諸臣入議諸臣皆默先生曰陛下復登大寶天也今二臣之罪狀未著且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遂詔減一等先生退而嘆曰殺人以爲功仁者不爲

也即有去志將上求獅子於西番先生諫不聽遂以疾乞致仕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爲先生啟上請勅（[illegible]）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我若貪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辭允三日即歸至直沽道中風雨大作舟不能行僕從俱乏日中猶未食先生方賦詩不輟子淳私恒曰人家好好做官他只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誤矣又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

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李賢當國每有書來先生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也輯家居所得爲讀書續錄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枯坐間忽遘疾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具奏於朝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入孔廟從祀當事者未遑行之（門人閻禹錫撰行狀辛全刪潤）

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其立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
著有讀書錄。河汾集。行於世。時呼爲薛夫子云。（李賢撰神道碑）
先生剛方正大。以聖賢爲師。處己接物。不詭隨。不苟挽。講論經書。
窮究義理。自一心一身。推之至於萬事萬物。然約之以歸於一。其
餘子史百家。靡不淹貫。究竟至極。尤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
西銘。近思錄。未嘗釋手。常瞑目端坐。思索有得。欣然見於顏面。其
學蓋已至於樂之之地矣。（門人張鼎撰文集序）
學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要。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性即是理。非性外有理也。）
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學。曰。明此性。行

此性而已。（門人閻禹錫撰讀書錄序）
太極之質。不外乎中正仁義而已。欲知先生之道。當觀之太極可
也。（門人白良輔）
先生之學。造乎無極太極之妙。先生之行。譚乎難進易退之操。（門人王英）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氷消霧釋。剛毅絕倫。伊川其
氣象亦類之。（門人李杲）
先生氣貌莊嚴。鬚髮修美。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溫然可挹。侍
坐其傍。不覺邪念之炁屛。（門人王復）

心契乎性理之淵源。行蹈乎聖賢之軌轍。窺達一心。險夷一節。此
其所以有異於今人。而無愧於往哲也耶。（彭時撰贊）
本朝。理學。實始於公。求之於宋。若濂溪翁。誰得其傳。欲考無從。復
性之教。最爲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大露
天機。豁我顏蒙。（楊廉撰贊）
厥稟旣靈。厥養旣重。衆焉尚凡。而潛於穆。衆爲尚撓。而持於獨。違
奸忤勢。其氣維烈。退寇平蠻。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
雪禍。其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一源言性。曰慈曰
良。孝心洞洞。曰敬曰恭。德氣淵淵。俗學易泥。時汝之格。異學易附。

時汝之斥。鳴者維華。而道則眞。鳴者維夸。而道則僞。萬事以叢。一
靜以馭。振綺南省。與制罔乖。宣猷東閣。與時罔諧。匪究厥施。匪倫
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淵。朝議已協。從祀爾待。我生維晩。慕公之
醇。我役維廻。觀公之神。望之巍巍。俾人如遡。就之溫溫。俾人如覓。
散爲光風。蘊爲良璞。可師與與。可親媓媓。可光後裔。河啟來學。聖
者之從。賢者之殼。于萬斯年。元氣未剞。（時餘撰贊）
當年我愛薛夫子。日日焚香可告天。復性功深濂洛並。誰云書錄
是言詮。（鄭元標）
昭代理學。公獨開先。宗標復性。崇正闢邪。功嚴主敬。履氷臨淵。讀

書一録鄒魯嫡傳（馮從吾撰贊）

天啟夫子挺生河汾不雜異端不入流俗遠接前聖之統粹德醇
學嘉言懿行一無可間讀我朝第一人也小子質魯學疎幼遭顛
蹶自成童時獲觀讀書録要語至主敬無欲處猶興做人期許及
覩全録志向益堅自冊首摹繪德容揭之齋中日夕處事非歲於
敝居搆願學亭事先師孔子顏曾思孟二程朱子並我夫子焚香
對越恒思一至梓里登階除恍如會夫子於一堂之上不然細黃
覲一念慕彼所宗不難朝山拜頂余受無窮恩波地僻數舍不一
展謁有慨彼等多矣中心遑遑笑墻如見今率諸生謁夫子恨
不躬親杖屨然觀天見夫子之高也觀地見夫子之厚也觀日月
之代明見夫子之明不息也觀四時之錯行見夫子之行有序也
覩山峙見夫子之凝靜也觀水流見夫子之活潑也聞風聲琴韻
聆夫子之謦咳也讀六經四書觀夫子之面目也味菽粟衣布帛
知日用而不可離夫子也天地間無往非夫子（不个人心有夫子）全無往不承夫子
敎全自全夫子自夫子也竟不能通而為一全之恥也夫子之生
既立達以同人夫子之浸偕萬古而長春儞全等之荒謬賜慈航
子迷津全雖不敏亦願決不蹈異端俗學之失乾乾惕惕以步趨
乎前塵尚享（辛全謹祭文）

鄒魯周行在目前南嚮北指反茫然紫陽去後無消息止有讀書
録二編
止有讀書録二編不談名利不談禪焚香讀罷觀心境雲散長空
月在天
雲散長空月在天不離倫物示真詮若非夫子提撕切盲子何由
路坦然
盲子不迷路坦然登階不耳撫朱絃九原可作一堂上投箇僮兒
學執鞭（辛全謹詩）

讀書一録聖學真詮主敬窮理復性合天一塵不染萬古洞然洛
閩嫡派鄒魯真傳卓哉夫子昭代無前（辛全撰贊）

鼎按先生事實詳見諸先生行狀序贊中小子無庸再言且亦不能弄言也惟是搜求先生遺書所得詩文諸録既冠小刻以傳內有讀書全録向見河津板為類纂為非當日爲記讀錄之意近見聞真板係當日原録甚懨彩衷心欲重刻而力不足不知將來得如願否小子不能師法滿內應有諸師法之者幸作不遠共為表揚戊目習之

鼎録先生傳完甫兩月河津文學陳君大笑衎先生十世孫諱承黍者携南板全集來投首讀書二錄大詩集大文集共四十卷編疑小子於先生有風綠也何前乃色崔公等泰金遍購而不得者鼎竟得之如此陳薛云祠宇重新力索聯趨鼎因妄題兩聯只志私淑一曰果知復性一言雖四民二氏俱許入祠謁夫子不舞讀書二錄卽兩榜三元亦虛在世稱士人一日集大成于西河氏太史公文中子之後誕靈應不媿唐虞開聪學于胡叔心陳公甫王陽明之前享祀乃堪從孔孟

曹公諱端

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次年試春官中乙科進士授
山西霍州學正戊戌丁憂服闋調蒲州學正蒲霍諸生上章爭留
霍先上得允居霍九年卒于霍年五十有九嘗以拙名居因號百
拙生人稱月川先生

幼穎敏異於常人與羣兒處必直身端坐不妄動作不妄言笑父
母熟視之儼然如老成人遂命其名曰端方數歲能知愛親敬長
之義飲食必讓父母出入必候尊長五歲隨父遊學見人觀河圖
洛書問其墨子黑白不同七歲侍父閒居見風雲雷雨電虹問其

所從來八歲入社學能以父母事師言行動止必咨稟而後行自
是讀孝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子讀忠經曰若不如是不成人臣
讀四書則知大學中庸是做人的樣子論語孟子可乘之讀書則
知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之言爲一經之綱領讀詩則知關雎葛覃
卷耳樛木芣苢諸章爲識情性之正進而讀春秋則曰褒善貶惡
皆聖人微意也讀易則曰經傳混合非聖人本意讀禮記綱目讀
諸子百家無不洞見指趣所在年十七搆勤苦齋書其戶曰勤勤
勤不勤難爲人上人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門人謝琚誌銘）
讀書自朝至夕手不停披自春徂且心無外慕冬不爐夏不扇不

飲酒不嗜茶內不溺於章句文詞之習外不惑於異端邪說之謬（墓誌俱）
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有太極圖說等書行於世
座下足所礴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事父母孝志愉色遭喪五味
不入口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郡人亦
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後終於霍
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陳建通紀）
自少喜談人善惡稱人惡見有稱人善者喜動顏色問其顛末記
念不忘見有稱人惡者則佯若不聞或舉他言以亂之終身不以

語人（狀事）
士大夫見其詩則曰工於詩者也見其文則曰工於文者也見其
講論經學則曰明於性理者也見其著書立言則曰志於道德者
也見其譚論人物則曰考究精詳者也見其闢邪禳異則曰志意
堅定者也合六者而並觀之則曰博學而無所成名者也然則先
生其一貫者乎（狀事）
平生衣取蔽體食取充口目不觀非聖之書口不譚非聖之言夜
分乃寢雞鳴而起諸子侍立左右恭肅不怠則是子孫化也夫人
高年恭謁必覲則是室家化也兄愛弟恭和順親睦則是兄弟化

也諸婦皆知禮義儀獻整潔無故不窺中庭出入必蔽其面則是婦女化也鈴下蒼頭皆知廉恥趨事赴工不大聲色則是僕隸化也所謂至誠而無不化者乎卓狀

質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閑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薛瑄

贊

志槩高遠心趨正學昔得交遊言詶意合胡云再來而已殂落旅次之物有非一酌靈其不昧來饗懸確薛瑄祭文

蓋宋濂洛諸儒明鄒魯之學入我朝得白沙姚江而大明然先白沙姚江以此學鳴天下有兩先生焉河東薛文清河南曹月川也

月川生洪武永宣之間審古篤行明道淑人當世翕然宗仰斗山彭少保韶序卒巷謂我朝道學之傳斷自先生始確論哉先生科第仕宦生卒皆先文清文清皆稱先生自少讀書即有求道之志由關洛以遡濂溪且曰理明心定有德有言蓋學行全而又推重如此乃今文清得請從祀而先生闕然祀否于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矣孟化鯉錄辨序

先生直遡濂洛而開我朝道統之源錄中云心非血氣之謂即此隻詞亦足扶世儒之一膜也夫鄒元標錄辨序

曹月川先生曾為霍州學正後調蒲州學正兩學諸生咸詣闕乞留嗟嗟月川何修得此彼其深沈有養澹泊無營故親炙者悅服觀感者愧訟非科條所約而話言所詔也今也科條且廢而話言不聞師生相與君子恥道之矣呂坤明職錄

曹月川真知篤行距邪閑正醇儒也從祀之典雖格於今必行於後又曰我朝薛曹胡三先生可謂濂洛關閩嫡派辛全養心錄

紹宗伊洛作人薦羞氣質清醇工夫的確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萬川澄徹一月昭明辛全讚

鼎按家譜云其先山西平陽府曲沃縣闕村人姓楊五世祖諱關以父命繼舅氏因姓曹舅生慶從垣曲葛伯秦至敬從祖沔池窩陀里教祖先生之父洪武九年正月十三日午時生先生永樂六年鄉試第二次年登乙榜進士四月授霍學正十六年

春母鄧氏卒奔喪廬墓十一月父卒亦如之二十年服闋補請學正洪熙元年春考績于吏部復補霍學正典試陝西凡三科隽九十人宣德九年卒崇禎甲戌曲沃闕村建祠督學袁公舉成編其纂曰理學名臣又按先生父好善信佛聞先生言聖賢之道即從之於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著有四書詳說太極圖通書西銘釋文孝經述解性理文集儒家宗統諸家說解存疑錄等書陳建曰曹月川學行在吳康齋之右楊方震理學錄藐康齋而道月川豈獨其為敎官耶正德中大司馬彭澤稱為本朝理學之冠彝從祀未允

洪洞後學范鄗鼎刪定　姪翽校錄

絳州後學辛全參訂

理學名臣錄

吳公諱與弼

字子傅初名夢祥後更與弼江西崇仁人正統景泰間僉事何自學等累薦不起天順改元以石亨薦允其言遣行人曹隆賫詔仍賜禮幣往起先生於家次年至京師欽授左春坊左諭德上疏辭職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終不就職屢辭乃允復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賜詔褒嘉成化己丑十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七十有九號康齋

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自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觀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不下樓者二年（門人婁諒撰行狀）

還鄉遇風舟幾覆衆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崔學本色）（文清）居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僻不少變於俗每省（高閬○子司業）親太學祖衣敝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一介不取（行狀）

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勤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不安交人師道尊嚴好（游藝之）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上命名至不受官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古穰雜錄）

恒舉程子之言勵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道爲志然進修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語則以博文約禮爲要讀孟子則以求放心充四端爲本中庸則謹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學新奇之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養胡氏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爲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所爲文皆積中發外之實清明峻潔曲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雄渾有盛唐（道學中庸見）

興致大小楷自成一家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行狀
嘗有詩曰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
小梔又放兩三花識者謂吾與點也氣象楊應詔撰傳
先師康齋道德名譽傾一世婦人小子知之平生愛一色一辭不
以假人其之所得徒以一日在門下然誦其言想見其丰采而得
其為人則亙有惕然而感勃然而興者矣其猶望此於百世之下
況其邇者乎門人陳獻章跋康齋真蹟後
其出處大致不暇論而世之知康齋者甚少如其輩往往議阿太
甚蔡泰交競是非混淆亦亙東海之未察也微吾與蘇君今日之

論則東海之於康齋其晏嬰之孔子乎了翁之伯淳也門人陳獻章書王抗
詩話
耳根何處得浮塵派說康齋識未真風月周臺燈火夜伊川路上
見斯人張弼
吳康齋有極高明之學有壁立萬仞之操只以布衣名至英皇朝
不仕一節何可當也尹直謗書非議小人不足責而羅整庵諸公
亦謂其所學之淺吾不知何見儒者學力深不在言語著述楊惠詔田
學錄
或言康齋為石亨稱門下士有諸曰否不然康齋道學也石亨武
夫也以道學而稱武夫門下康齋不自好乎然則何以有此說曰
康齋之在當時持守嚴潔世味毫不屑意石亨篤之英廟徵之不
得已而至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恐入石氏之黨且英皇又進始諾
故以老病辭官雖未明言其故恐入石氏黨也不然而康齋仕焉
石亨之敗康齋能免咎乎東宮官且不屑肯為權奸之門下士乎
以如是之人而加如是之謗小人何亦心哉小人何亦心哉辛全養心
錄
康齋為人端潔圭角太露故小人惡之者最多以是知涵養為要
養心錄

以別人詩文假藉有位有德人姓名此世俗通弊也石亨族譜序
想亦如此康齋無可疑養心錄
學本洛閩道啟胡陳蟬蛻世網甘守清貧鐵石肯力賢聖精神真
哉先生忝世天民辛全贊
先生以病乞歸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問先生何為
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而已即御客廷未幾亨等被
誅凡與交者悉被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自積筆續編
鼎按先生辭名時陳十事表辭而去惜十事鼎未之見又按自沙來受學先生令斲地植蔬編籬作字令研墨客至令接茶謂作字研墨可也斲地接茶鼎不解

胡公諱居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嘗受藩臬二司聘主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敎請講學桐源洞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一號敬齋萬曆十三年從祀

幼得隣家所遺物即還之隣皆驚歎六七歲時從學家塾言動如老成人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忠信爲主以求放心爲要以聖賢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故其詩曰謹獨工深切防微意最法爭教眞在此要不愧皇天（門人徐弘撰行狀）

家居以悅親爲事父病劇嘗糞咮苦疾果愈兄每外歸迓於門外有疾亦躬調養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執親之喪悉遵古禮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厥後家益窮處之泰然四方摳衣者衆於是築書屋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驕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鄉有彭姓者以非辜坐死則不避嫌而白於當道竟得脫其里東坂田高病旱區畫水利十條達於夏憲副寅命有司行之以利民欲廣聞見與一二高徒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

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峯南昌張東白相與聚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僉事齡隆禮幣請主白鹿書院敎其後提學鍾副使城繼之又共後進士姚文灝請入桐源書院爲師寓饒城淮王請講大易所爲作頤傳說待以賓師之禮索其詩文寄梓辭曰尚需少進隣封安仁進賢貴溪尹聞其賢饋柴米或卻或受皆處以義餘干尹請明鄉飲古禮悚聽而行之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嘗著周易春秋未脫藁卒（高明撰墓志銘）

先生隱居吾邑之梅溪少從松江二守于君世衡授春秋爲舉子業及聞聘君吳康齋先生講義理之學於崇仁里第慨然徒步往

從之遊於是盡棄舊學一以求道爲志歸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一意謝人事而人亦無能知者會親終哀毀踰節喪葬悉倣古典不苟卜兆爲隣里鄙兒所阨不得已而訟之則畢其喪以入公門縉紳間知有先生實自茲始而先生年蓋三十餘矣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期謂非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亦無所依據以爲之地故特以敬名齋裏考其可知者雖在屋漏之中夫婦相對如賓甚至一揮櫛箇筒之微亦區別精嚴沒倚不相淆亂應接賓客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而性度寬和人亦往往樂從之遊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

遊情高遠者非也。吾邑自曹無妄先生之後。僅見斯人而已。先生五經皆通。尤邃於春秋（詳見春秋辨疑）。自孟子而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焉。（張吉序居業錄要語）

曰眞兮不欺人。已曰敬兮成終成始。曰不偏兮。而全體是求。曰不雜兮而王道是以。充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尋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周瑛祭文）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爲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康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編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於正。未有或之先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爲居業錄。於其

門人余秋官子積。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於正者。讀書之外。所（千古定論）見惟此。兩錄（楊廉評居業錄分類序）

志存伊呂。學慕聖賢。有體有用。識經識權。存心養性。至論無前。（廉建之後。獨得眞傳。修身歷世。終老林泉。人材不用。時宰之愆。於先生者初何損焉。居業一錄。示敎萬言。不亡者在。幸考此編。來生平景慕。今賊何宜。尋幽弔古。特造基田。九原可作。當爲執鞭。（吳廷舉祭墓文）

本朝理學嫡派。敬軒先生一人。敬軒之後。敬齋先生一人。（辛全養心錄）

眞儒王佐。體用兼全。窮理居業。主敬希天。精粹眞切。吾無間然。（李全贊）

鼎按。敬齋集。居業錄。兩書眞布帛菽粟之言。惟厥科目擧業。而重鄉擧里選。於近日鼎未之解

陳公諱眞晟

字晦德、改字剩夫、其先福建泉州人、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隸本衛後千戶所、剩夫後遷龍巖、晚定居漳之玉洲、卒年六十有四、自號布衣、學者稱爲布衣先生、

年十七八。厭末作。惡異端。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謂今世取士。定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周泰治擧子業。業成。爲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illegible]）自是不復以科擧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

大學。始知爲學次第。讀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作易下手工夫。書於此敬十字中。體有心者。書之座右曰篇）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心惧）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眞。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

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
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大採
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措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
者心法天之運次乃嚴右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敎本敎事以終
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侍郎）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
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勅諭敎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
正學廸正道敎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敎也
崇學校雖崇正敎而科不定正考雖有正敎不行也因採勅諭中

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
定考德爲六等文爲三等各有宗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嘗道
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
足皆無所遇毎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
貲其家之直得五金携其兒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
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
叩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
其眞吳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遂歸鎭海初創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

自布衣與莆人李文擧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
生於鎭海遷於龍巖晩定居於漳之王洲卒後十年提學僉事周
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
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表章先哲擧入漳
州鄕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藁藏於家者故邑庠生
林祺特爲編次名存藁云（周瑛撰漳州人物志）
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
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
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床頭

易敢爲執事誦之（羅倫與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
粗聞其學術專一敎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
世間無人整頓得起此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朋僉事書）
栖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毎歎索居端嘿沉潛淼回如愚持
守有餘和靖之徒嘗法龍門詣闕上書大宇古體排宜安舒心箴
屢揭示我室廬（楊廉撰）

鼎按續文獻通考云先生家始微賤父爲打銀匠嘗携公執業
主人密爲防公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合
之問貴油者所得日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貲矣負油至
舍聞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書

師曰小八願受學日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油
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願得每旦一受講日
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

理學備考卷二辛集　　平　　五經堂刪定

陳公諱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天順丁卯鄉試歷事注選籍後不復出守臣
薦擧成化壬寅赴京特旨授翰林院檢討令親終供職竟不起弘
治庚申二月十日卒於家壽七十有三號石齋晩號石翁居新會
之白沙村學者稱白沙先生萬曆十三年從祀
宣德三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生於新會之都會村父卒後一
月母林氏始生先生弱冠充邑庠生中鄉試兩赴禮闈不第嘆曰
學止於擧業而已乎聞江右吳聘君康齋講學往從之遊時年二
十有七然未有得也居半載卽歸遂絕意擧子業築一臺名曰陽
春日端默其中以涵養本源初志勇銳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
其非所謂戒愼與恐懼斯旨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
驗其弊而發也如是又累年始有所得嘗云吾自此以後此心乃
如馬之有銜勒隨動隨靜應事接物參前倚衡照檢而無不在矣
其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後治化
可與讀明道先生論學數語極精要前儒謂太廣難入先生嘆曰
誰家綉出鴛鴦譜不把金針度與人成化丙戌遊大學名動京師
如殿元羅倫檢討莊昶給事賀欽輩皆樂與之遊賀給事聞其議
論卽抗疏解官令畫工肖先生像而歸先生嘗謂林光曰終日乾

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合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充塞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功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庚子江西布政使陳璋畢修復白鹿洞書院致書幣聘謝不往後應薦至京上疏略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為而力不逮疏上憲宗親閱

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門人林光（撰墓碣）

教人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蒂於胸中然後善端可發靜可能也先生所以教人即所以自得既不用於時斂吾之所得假唐人之聲口每每發之於詩而其妙處有唐人所不及者守壹時出新意脫去凡近晚年束茅為筆益掃入奇妙好事者嘗之若物外奇寶然詩文雖工而非先生之所急嘗言吾舍此遂與世無交涉其初蓋不得已而為之其終遂各造其妙（並墓碣）

飛雲一窗還中來上有封題是石齋書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是安排為經為訓真誰識非訓非陶亦浪猜何處想公堪此句絕無煙火住蓬萊○天然無句是推敲詩到江門品最高幾處感花真有此古來周邵本人豪真心水月誰堪會浣手山泉我自抄讀到鳥啼春在處江山垂老覺神交○海上千峰閣病與傍花隨柳意何如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著書帝伯皇王舖敘裏乾坤今古笑談餘我看此意終誰領略與人間一破除○才力凡今我與翁百年端許自知公橫渠老筆雖終勁周子通書自不同南海巨鯨都水月臥林狂句也溪風無祿更許何時約爛醉羅浮四百峰（莊泉讀白沙詩集詩）

乾坤誰執仲尼權使敢刪從己酉年大笠敲天牛背穩不妨寫過戊申前（鄒智托陳求錄不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有詳象山吾嘗竊識儒以為禪佛謂無是公學所溯自得為至箸經註書非其所事平生議論詩以見意此即語錄無所隱秘堯夫法門懷卷遁世（楊廉撰）

臣先年在科之日按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貧窮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賢才吏部移文所司

沙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
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
之賢名之便殿問以治平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
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
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
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
而必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
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

不爲師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 門人賀欽

薦章

白沙授檢討用儀仗三十里有誚曰然然則何以爲道學曰此正
所以爲道學孔子非道學之祖與君賜食何以正席先嘗也君賜
腥何以必熟而薦也君賜生何以必畜也儀仗非君賜乎君賜之
而卻之卻之不恭矣白沙欲爲萬古明臣道肯爲不恭之事乎儀
仗之用白沙明臣道也然則何止三十里曰白沙素性恬靜不受
紛靡用儀仗者尊君也止三十里率其恬靜之性也守道尊君並
行不悖斯所以爲白沙矣又曰白沙學脈雖似未盡其恬退清修

亦自難及 辛全養心錄

先生嚴於取予一毫不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
良家也命內人撫之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巡撫謝綬遣先生壽
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秉卒遺言必得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
舉而畀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圖爲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
在閣之甚愛亦即畀之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惱先生避當道露其
事遺白金數鋌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啟後某
以贓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學江廷貞慕先生作楼沙亭以寓
仰止數以白金爲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爲賻參政伍希淵遣

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先人
初年甚窶嘗貸粟於鄉人陶儋知之遺田若干頃落泉二司做富
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之北甚廣先生封券王于
三四往俱不受 續自警編
恬退之守專靜之功活潑之心盎晬之容和龜山詩諄諄言敬未
此一言學術可証 辛全撰贊

鼎按先生在太學祭酒邢讓試和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得之
驚歎以爲眞儒復出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以師禮見
歸京師對人曰活孟子活孟子先生母
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之從之

段公諱堅

字可久陝西蘭州人正統甲子舉人景泰甲戌進士選山東福山知縣六年擢知萊州府丁憂服闋復補南陽八年致政歸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人號容思先生

生而剛方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王父殁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俗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己巳英廟北狩應詔詣闕書上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得閻子與白良輔輩逾年始歸學益有得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巖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陰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讀復以詩歌興之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人品在此）六載以李文達公超擢知萊州府適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治萊如治福山時名郡縣官師與燕停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遠北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創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仍是刊小學之意而[illegible]發之）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選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創節義祠尤嚴逬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縊而自經以殉夫歿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奏表其閭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歌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門人私謚曰文毅性素孝友與人尤篤於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終喪事志其墓方伯石公某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為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繫有關國體補風化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芃羅僉憲齊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

山張同知獻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恭紀張孝廉景純
皆門牆尤著者（馬從吾撰傳）
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斯文之絕此固萬世之公議
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段先生其克尊信此道而致深造力踐之
學與所著有容思集柏軒語錄行世（彭澤撰墓碑）
正學誣神不信妄誕力挽澆靡心遊泮渙南村東園道脉以延穆
如清風百代可傳（辛全撰贊）

張公諱傑
字立夫陝西鳳翔人正統辛酉舉人乙丑中乙科就訓導六年丁
內外艱既禫不出後巡按薦爲提學不報壬辰十月卒年五十有
二號默齋
幼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鄉薦中乙榜以親老就
山西趙城訓導惟以講學敎人爲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與論身心
性命之學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値歲祲捐俸賑饑雖所
捐無幾亦寒儉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徒跣奔歸喪葬悉
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

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
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
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眞知晝夜不勤勉遷延
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危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
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
因大書揭座右弟子從游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敎授學者稱
爲五經先生巡按御史吳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
大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恭臺馬公震行部渙南特遣諸生黃照
王宣齎奉書幣請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

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但古之學者。從事於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於此。以尋古人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況鄉黨小子。相從甚衆。豈能遠及他方耶。亦謝不往。與皋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泉。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知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先生詩中。亦有今宵總被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

（余年與先生同而乃不知求于此。愧之甚矣。）（有疾。又與余小子。同。）

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未及著書而卒。（馮從吾撰傳）

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孜孜。以求其所無負也。（自贊）

喜養毛檄。不羨顯榮。堅辭開仕。惟期道明。渡河訪友。道契文清。開塾受徒。教授五經。默悟太極。濂溪為朋。關西夫子。橫渠並稱。（蘇鐘撰贊）

振鐸趙邑。學符文清。主敬致知。心體躬行。五經教授。佑啟羣蒙。譚其方之。洒池遺風。（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卷三

洪洞後學范鄗鼎刪定　受業[illegible]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理學名臣錄

陳公諱選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歷仕御史、官廣東左右布政使、成化丙午、五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illegible]充諡、

公父員韜。爲御史。出巡福建。活沙賊脅從數萬人。公少。從鄉先生陳璲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啟承構食。人不堪其消苦。而處之自如。（吳寬撰傳）

公為御史。正色直言。不知權貴。尤嚴於君子小人之進退。時有二儒臣。將援幸奄以柄用者。公力擊之。得不進。修撰羅倫。以論時宰奪情。謫官。公抗章留之。不報。（張元禎撰表）

出巡江西。不以刑罰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遷宗祠仕。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提學南畿。編歷郡縣。居（今之提學者。觀此何如。）衙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擢廣布政使。廣民疲困。為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習務為惠養。許數辯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於海。舟為風漂。至潮州。守者獲

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禍等十九人被誣爲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逼娶寡婦爲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門荅剌國使臣。市舶太監以獅子入貢。將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市獅。公上言。比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笑。國體所關係。甚非細故。中官既嗇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誣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爲力行之助。身既貴顯。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疏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閒喪還。行裝蕭然。車一輛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並傳

宦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到今。頌爲名御史。河南士民。遮道泣送者萬計。復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墓表

惟公立朝方嚴。寡儔君子。是親小人。是讐。育才如春。持憲如秋。小學有註。公取並收。尤邃於禮。孜孜講求。横渠之學。入門所由。抑執如公。闇然日修。楊廉撰贊

先生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贍族之用號恩遠庄。及卒。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行義載取而私之。獨無愧乎。人咸謂先生有子。辛全記

鼎按先生試體部丘辯得其文曰此古君子也按第一及相見而貌不揚丘曰吾聞荀靜言堂贇無相將無是乎又按先生嘗學南幾以德行爲本試卷明列諸生姓名曰吾且不自信何以信於人郎條冠祭射儀令士耕之論者謂自孫廬陵以來一入而已遷河南副使尋改提學耸幸奄汪直巡御閩都御史且下咸趨拜公獨不屈又按張婁上疏幣曰太監亨吞通番敗露知縣商瑶按法持之遷移嘉獎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侍勢除囊以致眷横行勸官李行承眷頤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木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實臣自取吞安意臣心誠遜以賄賂臣令臣扶同賂懲臣安敢欺懲心銜軓倒是非眷知臣不可利誘乃嗾行等逮臣于理身無先肩臣甘疚額天終羨異口行等文致其詞劾選勸災不實擅便發倉選爲勘問變悔

旬日而巫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百無所圖敢冒炊拔陳甘心鼎鏤有誠痛忠義鄉冤爲聖明之累也疏入不報弘治初工部主事狀小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

周公諱悳學統蕙作楷

字延芳、陝西山丹衛人、徙秦州、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晩年、因訪父、沒于江、人稱小泉先生、年未詳、

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illegible]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六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程朱復出也。又受學於清水敎諭安邑李公昶。得薛文清公之傳。遂迺學者宗之。有總兵恭順侯吳

瑾。者。聞其賢。欲延敎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名之役則往役。名之敎子則不敢往。聞者歎服。其侯亦不能强。遂親遣子於其家以受敎。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啟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人皆可以爲堯舜何論貴賤)其感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人稱爲小泉先生。西遊長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鄕飮賓。謝不往。巡按杜公。禮欲求見。講先天太極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雨野梅開之句(馮從吾撰傳)

小泉泉水隔煙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脈。源源動皷洛川波。風埃些子無由入。寥玉一泓淸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須洗雪起沉痾。

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段堅詩)

奮跡卒伍。勵志豪英。五經研究。篤信力行。功密存省。造詣純眞。化洽武弁。德動公卿。(蘇體撰贊)

先生之志。超自行伍。先生之學。直尋鄒魯。容思金陶。思菴山斗。敎被三秦。名高千古。(辛全撰贊)

張公諱鼎
字大器、陝西咸寧人、景泰癸酉舉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戸部右侍郎、以疾請歸、卒於家、年六十有五、號自在道人、
父廉、爲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業於河東薛文清公之門、日勤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衷於濂洛關閩、由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冰蘗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省會劇郡、先生游刃有餘、循良昇三晉、郡人德之、不忍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姦貪斂跡、營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冤、弘治改元、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築牆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値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戸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爲弘治乙卯、卒于家、爲人仁厚敬愼、終身恪守師說、文清公歿、其文集散沒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爲序梓而傳之、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嵩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爲都憲、爲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爲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學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蓋確論云、從舊傳吾撰

張大器學行別無考、只觀薛文淸樂爲師、王端毅表其墓、二公決不輕是人者、而重公若此、公爲聖賢之徒何疑、辛全養心錄

卓彼文淸、昭代一人、公早有志、往從河汾、見諸日用、施諸君民、文集之訂、師道常新、辛全撰贊

張公諱元禎

字廷祥、名文魁、後易元禎、江西南昌人、天順己卯舉人、庚辰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正德丙寅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七十、號東白、

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爲對語、對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賦驚曰、異哉、翁童他日必爲國家偉器、父松亭翁携以入閩、閩人所在聚觀、丐其詩文、求見者闐其若雲行波湧、少長從爲弟子員、御史韓公雍奇其文、謂有長江千里之勢、由進士爲庶吉士、文名欽然、授編修、會憲宗即位、上疏勸行三年

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大原、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病、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名益高、廷臣疏薦者甚衆、有謂忠義恬退、當今鮮倫、學際天人之蘊、弘治初、召同修憲宗實錄、公慨然起、至則進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成、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至則改太常寺、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事、

又箋內閣諸勒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今上（年譜正德）即位、進吏部左侍郎、乃充實錄副總裁、未及上而公以疾不起也、（王鏊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召時、不及躬斂、憾之終身、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闡義、多所獨得、作易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經、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illegible]爲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徑既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爲人所重、莫能軒輊、（李東陽撰墓誌銘）

癸亥、太常之起、予視江右、僭及行止、爲先生謀、先生曰、學有體用、業將行所學以自副、避言避色、其容竟一日留也、嗚呼、斯先生志也、（林俊撰東白文集序）

詞臣教養、禮中祕書之外、習爲韓柳歐蘇之文、先生乃曰取近思錄及周程張朱全書、潛心默諷、[illegible]教者或笑其用心之左、弗顧也、既與時宰不合、乞歸養病、四方學者、摳衣就正、殆無虛日、書傳面講、如胡叔心居仁、陳公甫獻章、陳剩夫眞晟、婁克貞諒、羅彝正倫、雖不無異同之見、然先生自得於已、印証於人、固已博而約矣、先生聰明過於一世、造詣高於一時、其出言吐語、固覺絕於天下之人、

人無不知之然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爲始可讀先生之作昔胡邦衡以詩人稱朱子廉恐讀斯集者或不免詞章視之故於簡末僭丁寧焉(自儆 廉撰東白文集序)

武平舒兒來從先生遊吾道得此人有可望者尊兄開示其用功之要甚幸今之士習不美只緣科擧功利害之能脫此累者又皆過於高妙淪於空虛所以正人心士氣其責不在於吾之廷祥乎(胡居仁書)

仲昭且就南臺薦東白新遷太子宮誰與臥林全展起玉臺鐘打定山鐘(章陳詩獻)

惟公之生蚤稱奇童出語驚人躍虎翔龍繼於理學益加研窮匪求之奇矯反之躬太極西銘意會心融經筵陳說懇懇納忠主上感悟與語從容(楊廉撰贊)

(蔡按胡叔心與先生書札不勝備述如所云挽回世道變易士習屬望尤切今兄服制已終當講明正學以示當世玩此等語可想先生學術)

羅公諱倫

字彝正一字應魁江西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修撰言事落職復名還供職六年再辭乃得允十四年戊戌九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八號一峯諡文毅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擧進士策對大廷直剌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何不以事全爲言論)會內閣大學士李賢喪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又

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宮朔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己任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此疏奏遂落職提擧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講學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汸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

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人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不受或衣之衣遇乞人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晡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畢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老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陳白沙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遲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陳獻章撰傳）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啟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故知文山此啟但予晚生不能接見文山創宇徒切想望而已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文山得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成化丙戌附驥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而一峯謫矣及其再見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予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文山此啟自謂一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一字一涕予於一峯吾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哭雖一字萬涕猶不足寫吾痛夫豈止曰一字一涕者哉（莊杲跋書文丞相啟）

近日得丘董二公見道先生處心行己之要又獲睹佳翰就此推求而知所志不凡任道甚力意者天假斯道之孤生此豪傑共任倡興之責歟（胡居仁所與書）

楊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何足爲例）自是遂以爲例獨先生不受（鄒智撰遺書）

名遲時有奏事者訶遲先生法當下錦衣獄鎮撫（姓字[illegible]查補）官曰羅先生其

（老債之子薛孫軒張某之子陳見庵樸菴之子羣一峯如此一般）

可至此乎即日鞫成謫之先生遂得免事

嗚呼一峯爲道義先覺爲仁義郛郭爲士庶依托爲當世醫藥爲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爲鼓萬物之風而駕層空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嗚呼一峯九泉不作吾誰與歸吾將從子於冥漠（陳獻章撰祭文）

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彩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餓麥來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只善見惡真）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己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皆一時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鄭智敏正一峯先生事狀

人心背孔孟。世道飛伊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白日金牛洞。青雲居鳳樓。思君不可得。新月上簾鉤。（周瑛撰挽詩）

公對大廷。筆如懸河。其言切直。劉贊英過。贊以下第。公以登科。主上納言。青史無多。尊仵時宰。拂袖嚴阿。金牛金馬。試問如何。惟有風節。百代不磨。（楊廉撰贊）

狀元及第。褒疏不繼。綱常一疏。有功宇內。坦直嚴毅。正大光明。青天白日。四海通稱。（辛全撰贊）

鼎按胡叔心與先生書疑敬齋弄三事人求正可知先生學問又按先生著作如論爲檄一篇可知先生亦業

周公諱瑛

字梁石、福建莆田人、成化乙丑進士、授廣德知州、轉南禮部儀制司郎中、再轉撫州知府、調鎮遠府、至四川右布政使、致仕、號蒙中子、又號華渠（原本華作翠、與名世考周從信錄作華）

其年過四十始仕。庶幾覩斯道大全。而求見夫子所謂一者。及領鄉薦。遂汨沒仕途。而初志始奪。云初在廣德。念民惑於鬼神。著祠山雜辯。又念民不知葬祭法。及溺殺女子。著教民雜錄。在南京。與人講蔡氏邵氏學。著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又著字學無師承。乃博採諸說。爲字書管鑰。其他詩文有水雲藁。金臺藁。金陵藁。桐川藁。

臨川藁共若干卷。藏於家。居官行己。頗知畏天命。（[illegible]）凡事每自檢於心。求合於天。而人有不及知者。俚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則恒自喜曰。此吾學之得也。年五十七。（按人、不得以此、爲[illegible]）故嘗作張公哲、過臨汝、謂在莆日、嘗禱雨壺山絕頂上。有地不食。可卜葬子。嘗昔號愛山、每攜殽登高、往往有魁視八荒、塵飛下土之意、聞作言喜曰、是可以授我矣、因自敘履歷、以授諸子曰、我他日即棄子子、無粉飾吾事、以誣天下後世。但謀而葬我此山之巔、以此納諸幽足矣、（自撰生壙志銘）

承諭周華渠守廣德有聲。臣記曩歲周侯贈賀克恭詩云黃門僊客歸遼左。少室山人憶嶺南。我亦塵埃難久住。木蘭溪上浣青衫。

周侯後以進士留京以書來皆偶僕大詔獻之未及寄去周侯尋
守廣德。僕以不能默默而竊喜周侯之有爲又喜先生能與人善
益思周侯所以處於克恭與僕之間其始終去就可不可之權先
生蓋未之知也。（陳獻章與丘太守書）
先生嚴嘉魚李氏義學曰承箕字世卿嘗取鄉第矣近遊南海從
陳白沙歸居大崖山以老謂靜極則心虛心虛則理見故視六經（若糟粕之言）
若土苴視形骸若仇敵視聖人所以立禮義之防若纏束縛細欲
撤去之白沙弟友也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也二十年前日相往
返瑛見其神清氣完往往以其靜觀天下之動竊意爲古閉關人

也（擧是教李氏鄉是見白沙）今世卿從白沙遊不知其說果出於白沙否果出於白沙則吾
嘗盡己之說不嘗祖述其說而申告之也瑛聞始學之要以收放
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也居敬則心存聰明睿智由此出然後
可窮理所謂窮理者非謂靜守此心（靜守此心的傳）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至
其極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
其理其能盡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
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
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其自然當然求其所
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貫通而於一本亦自得之矣一本固非

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自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
於此又如鷄卵雖自渾然而羽毛骨角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
事在聖人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互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
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所搖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
旣見本源則於處眷而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
亦甘心爲之此聖學之大略也今不務此乃塊然靜坐求畢體用
之學吾見其難矣（出華渠集）
諸鬼有辨訓民有錄鄉有保伍庠有敎育仕多善政不一而足公

心匯古人心末叔越雲蜀日武以廷目部察之耆塵濤簡廣志在
旁通求之頗篤（楊廉撰贊）

黃公諱潛

字仲昭、以字行、福建莆田人、天順己卯、鄉薦六名、成化丙戌、二甲進士、歷官江西提學、致仕、正德戊辰、十一月初一日卒、年七十有四、號未軒、復號遐嵓居士、

十五六時、遂專意古學、凡先聖先賢言行、必實踐而力行之、於周程張朱之書、韓柳歐蘇諸家、下至農圃醫卜之學、無不通覽、其爲詞則專宗朱子、爲（有要領）孫希譔撰事述

公授編修、甫三月、有旨命翰林賦煙火等詩、預爲元宵賞月之具、仍出舊詩令擬述進呈、辭多不經、特以代俳優者之言耳、因與同

官編修章懋、檢討莊㫤議、以爲翰林固以供奉爲職、況吾人荷國厚恩、恒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又何敢爲此鄙辭、瀆天聽、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因上疏極言不可、用事者大怒、取旨逮至午門、命衛士各撻二十、斥補外、公得湘潭知縣、時刑科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者、出自草茅、初居翰苑、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特旨改公南京大理寺右評事、南京諸司直堂守門隸卒、皆入月錢、公謂旣以直堂守門爲名、而收其月錢、以充私用、是亦義所不當得者也、縱上下相安、無有以爲非者、其於心安耶、卻不受、讞獄務以抑豪強伸冤抑爲主、有御史縱子弟強取人財物子女者、刑部曲爲隱蔽、公卒駁之、有強盜共掠一婦、而復轉賣與人、刑部止以強姦坐爲首一人、公必欲皆坐之、卒從所駁、連居父母喪、四年不離苫塊、食惟蔬果、酒不入唇、終喪以二親皆逝、無爲祿仕、遂引疾丐休、家居十年、弘治改元、以御史姜洪薦、有詔起用、赴京、陞江西按察僉事、提學校、至則嚴敎條、以身倡率之、宦家子弟、未嘗假借、識拔皆名士、如羅欽順、劉玉、汪偉、陳鳳梧是也、（提學時、肩任一代風敎、責人材命脈也、居此官者、當何如）弘治乙卯、上疏乞致仕、丙辰再疏、始得允、家居、惟以著述爲事、撫巡薦舉、及郡守嘗請修志、如八閩通志、延平郡志、邵武郡志、皆出公手筆云、並事述

挾策滔滔、藝焉爲事、衡於名理、畜所耽嗜、翰林供奉、豈專文字、識生爲階、曲學阿世、席未及溫、三已三仕、經濟胸中、多未展試、何以見之、閩中諸誌、楊廉撰贊

洪洞後學范鄗鼎彙定　受業范一偉校錄

絳州後學辛全恭訂

理學名臣錄

章公懋

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忤旨、謫爲臨武、知縣、改南大理評事、選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四十一、致仕、弘治辛亥、起爲南國子祭酒、遭喪力辭不允、服闋赴召、三載凡五疏、皆乞休、竟不待報去、任正德庚午、起爲南太常卿、再辭、進南禮部右侍郎、致仕、今上登極（嘉靖）、特陞南禮部尚書、致仕、尋用御史胡

璦言、璽書存問之年八十有五、號闇然子、學者稱爲楓山先生、

少遊邑庠、識見高遠、不以科舉累其心、慨然有范文正公之志。

天順壬午易魁、成化丙戌以會元登第、乘編修、一峯羅公以狀元及第拜修撰、相與友善、同榜莊公孔暘、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修、自羅倡率、和成相激勵、直欲協恭致君於唐虞、未幾有元宵烟火事、先生約黃與莊欲諫、時白沙陳先生在京、謂入仕初此舉正好、二公問先生、疏即連名、同上既忤旨、謫外、京師號爲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之非、謫福建市舶提舉、號爲翰林四諫（門人黃建撰傳補）

議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福安聽民採鑛、以絕盜、海田認納虛税、以便民、假託清軍、以擒荼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沙尤之賊、彝政卓然、行部積勞恐貽親憂、考績赴部、求謝事、辭益力、得從所請、時年僅四十一（從了極撰行實）

莊定山嘗稱翁于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爲國子祭酒、任滿三載、懇辭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矣、

山林日久、講學功深、尤篤信朱子、不爲異說所搖、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

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寧理工夫、心機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機會小（實蓋行）

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槩于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門人姜麟撰傳）

孝宗朝、南壯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于壯、公于南、時未將創、虛位以待、既就官、開示近裏、然後知書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林撰行實）

昔者令子闇齋僉憲吾閩、滑爲諸生、實得親炙、陳動於治教之下、于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闇齋以少垂自在堂早乞

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晉養。而所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爲閩齋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賴孫胄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蔡清祭先生尊甫文

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楊廉撰祭文

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爲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己固難。稱爲自得之學。謂程朱論說之非是。則其在悖僭妄不自量。可勝嘆哉。先生學術遠俾程朱是信。近則何王金許實同鄒郡。至生所企慕而願學者。年旣逾耋。其造詣精到。讀其遺稿。槩可見焉。余祐撰閒然子集序

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匪矯乎時。義有攸在。儒者之學。重內輕外。而逃乎古道。不可悖。蒞治有本。施教有方。克稱大老。眉壽無疆。楊廉撰贊

先生嘗曰。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不爲窮困所撓。家居務農。諸子躬耕。邑令過訪。諸子蓑笠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遇巡檢斥之。已知請罪。先生笑曰。吾子布衣敝履。宜爾不識也。續自警編

謹按先生官國子監時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後贈太子少保諡文懿趙考叔肆時可詢余備考寄札云於山取肘角有‥寡總一安一幼子名拔二老婢老僕不能存活朝命有司給從至接出切乃止某撫君贊之日官至尚齋而家止八口一幼子不能自發異事也朝廷給廩祿月之異數也當今貧甕成風正頓此異棄起碩似當稱入原傳之後何如爲按原傳載諸子躬耕云云而此云一幼子附識以俟參考再按林俊行狀先生三子撰捷孫訴曾孫閣試皆先復先生八十二歲始上陵陵果成止編紀一舒考叔之青滅不虛云

莊公諱昶

字孔暘，惠天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歷官吏部郎中，若疾休致，弘治己未卒，年六十有三，號木齋，又號定山。

先生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㩼盾人模軌，變換自出，一脫其節，傳誦四方，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其字畫亦然。景泰丙子，鄉薦，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江西羅倫應魁為狀元，議論氣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公甫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於二公，慕其義，醉其道。居檢討未兩月，以元宵燈火事，同編修章懋及黃潛上皆養聖德疏，言過切直，調湖廣桂楊州判。用給事中毛弘言，尋調

南行人司左司副。三年，丁母憂，適父所，遷公廨。感風疾，側臥五年，先生在憂苦中，延醫選藥，扶侍不少離。父終，哀毀踰禮，既免喪，以疾不起，移居浦子口。後江流吞齧，遷入定山，據其殊遠塵二泉交流之內，君樹諸峰環抱，依高為亭，鑿卑為池，鑿山架田，引流種樹，閒有亭而讀書此不可有亭而有書此不讀也曰天峰亭，曰活水，曰溪雲，竹木花卉，瞻顧滿前，賦詩草樂，為日不足。居定山二十年，每厭俗學膚淺，不足以濟時適治，而經濟之志，識者多於文字間知之。當道者累薦，以疾不起。弘治甲寅，朝廷用薦者言，下吏部促起之。先生愴然曰：吾初應舉，本欲得官，頃以疾故，滅迹煙霞，非我志也。今疾少愈，敢不趨赴供職，以盡臣子犬馬之私。遂行，仍以舊職供事，陞南吏部驗封司郎中。既之任，病風不能起，在告日久，士大夫猶不知其實病也。時值考京官，當道者遂以老疾退之，坐是毀者至今嗷嗷。林光撰墓志銘

蚤年時文跌宕，脫去天孫雲錦機杼，不預晚豪於詩，傲睨箕踞放翁■。康節理趣，鷲山力評，詞臣達意，再起而病，竟無所遇。浦口清風，以永終譽。楊廉撰贊

王三原為巡撫，訪先生，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先生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被薦名用，巡撫何鑑請定山勤駕行，說大人則藐之至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稱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

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陞南郎中，到任十二日，即赴部告歸。部不為題處，吏部以老疾去之。先生持身慕伊川法度，接人慕明道和氣。嘗曰：天生聖賢，為世教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其不及。孔子六經，諸子傳註，與醒聵聵，所以引其不及者。今世降風移，學者泥於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道也，吾義所安，不進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傲名。備自警編

張公諱吉

字克修江西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工部主事言事謫通判戊申移肇慶同知轉梧州知府庚申轉按察司副使正德改元轉按察使明年轉山東右布政使己巳轉廣西左布政使嘗忤權奸錮兩省降兩浙鹽運使繼轉河南參政調廣西壬申轉湖廣按察使癸酉轉貴州右布政使未赴以疾在告家居戊申九月甲寅卒年六十有八號翼齋更號古城恬窩

四五歲聞父母之命即不敢違誦之故事輒記不忘比長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意謂士當兼

治五經今業一經而所遺如此豈聖人之言亦有當去取者耶逐歸而屏絕人事力購諸經及宋儒諸書讀之既見大意喟然嘆曰道在是矣於是益自奮勵以窮理致知爲務在庠序爲異己者所嫉惟教諭鄭重光爲之延譽提學夏止軒先生嘗舉以勵諸生成化丁酉魁鄉薦辛丑登王華榜進士明年除工部營繕司主事時左道李孜省致位禮部侍郎妖僧繼曉以符水進乙巳元旦星隕有聲詔求直言上疏勸親賢圖治修德遠邪以謝天變願勠二人之罪疏入其黨爲之搆擠公遇不可得踰月謫吏部尚書尹公旻遂貶景東通判時道遠甚懸故舊無有送者所携厨書數卷童僕

數人而已景東處西南極邊其民鄙夷土官陶氏世握郡章公至下令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民以事至庭諄諄曉諭使歸相告語有不法者亦必漸示其罰約無再犯陶始見公空橐且無室家謀爲置妾不聽以銀器數事爲餽一無所受已而遣子來學衆聞教即能釋事其父遇母忌日或强以酒肉即走避之邊民由是信服漸知中州之化地僻乏書手錄諸經并齋舍討論其中取聖賢教人修身爲己之要慎獨窮理改過求仁作爲四箴書寘座右日以自勵讀呂榮公家傳作佛學論孝廟御極恩轉肇慶同知弘治辛亥都御史秦公紘爲總兵都某所誣逮赴詔獄公爲疏

曲直桀卒得白壬子進表闕下吏部尚書王公恕素知公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之職公守孟子說大人家法衆皆異之癸丑轉梧州知府暇日躬課諸生爲講說聖賢之道使人知所嚮向楊廉撰神道碑

公深沉不露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有知之者信之必篤其爲知府爲副使都御史閔公珪鄭公廷瓚劉公大夏薦之丘御史天祐薦之劉公復舉以自代數年養病家居張御史叔安范御史靜俊薦之公嘗謂禮之大者有四其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然用斟酌其行于家最爲精當鄉里化之家嘗飲食過二味必撤去

其一所御布袍雖累經澣綴弗棄也戒諸子一以節儉訓之先小
學四書而後諸經謂學者不讀五經遇事便覺窒礙至于隨年就（[illegible]）
試大爲不可以時方進取乃爾則他日事君可知矣居官三十三
年在粤僅二載而羅形逐久處瘴鄉皆人所不堪者晉歲微偏於
剛中年充養弘裕病且革每旦必正衣冠端坐所著有古城集貞
觀小斷陸學訂疑備學論公在嶺外與陳白沙獻章相往還至于
論學亦不盡合（並神道碑）
公在膠庠其年尚少卓然自立不顧非笑纔登宦途闒闒雲叫西（下土閒○退○制○七矣○者○日○兩○前○）
南遣謫重移嶺嶠歷徧外服斆陟華要五經四書深探奧妙呂陸
是攻各鍼其竅（楊廉撰贊）

鼎按鄭岳序古城文略曰公究心理學言動不苟斷然以程朱
爲聖門嫡派所師胡敬齋所友楊月湖又按先生示學論詩曰
擇術須精守須正一入他蹊即迷非又按古城文略
貞觀小斷二書無可議惟陸學訂疑辨陸恐其太刻

蔡公諱清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歷官提督學
校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六號虛齋（會引作五十六）
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眞派平生精力盡用之
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四方學者宗師之
曰虛齋說也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
掖人心而繫世教卒淳以仁義道德粹如也貞剛餘晦而亦間取
夫名者之忌在禮曹三原王端毅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
南又乞告特起按察副使督學江右寧庶人仇乎因仇介夫介夫

引而去逆濠亂政起祭酒以鐵歷人望而介夫先歿矣嗚呼介夫
之不爲龜山非幸耶（林俊撰虛齋文集序）
先生曰吾始念一靜字後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名臣錄）
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
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
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卽今題臥處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全腐草（德不立而富者○貧○亦○不○中○間○）
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見貧之外又有在所
當念者爾（答李宗一書）
毋愛其身者能以一身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貽數百年之休不

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持名舉徒以就一己之私而已矣
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 自箴
虛齋先生曰處今世有多少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味此言
蕭脩男子嘗學柳下惠法也 王雲
平生所志惟在儒術舉業理學合幷爲一蒙引之作蕭垣置筆辨
如江河守則以訥朱之於呂舜誄其殘酷類成公詞寡人吉聞學
中興公多倡率 楊廉撰誌
虛齋爲江西提學故事三司以朔望朝王初二十六謁孔廟公與
三司約朔望先謁孔廟及賀生日又奏去朝服中蔽膝寧庶人銜

之公遂致仕 辛全記

謹按先生密箴自記云密箴五十餘予年二十四至三十二三時所作置於臥處外人足跡不到之地今年四十八矣蓋一人脊見故謂之密箴之者畏言實難虛名易動無益于己徒誑于人先生之言如此觀世之有一善言善行而謝翊告人懼恐人不知者何如又按備侍郎環曰介夫氣者面色和外爾而內謝與論天下事一以體義折斷之其言精澤剴切

賀公 諱欽

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隸遼東廣寧後屯衛官籍考孟員甫以
正統丁巳三月十一日生於官邸己卯舉人成化丙戌登羅倫榜
進士歷官陝西叅議正德庚午十二月初四日以疾卒於家壽七
十有四嘗讀書醫閭山學者稱醫閭先生
總角從鄉先生習舉子業心不自滿曰爲學止於是耶及聞先儒
謂誠敬爲入門踐履爲實地諸語因曰作聖之功端在於是弱冠
以詩魁山東兩蹟春闈咸卽日歸省或諷之以趨徑則曰老親在
堂定省不可久曠吾烏知其他 潘辰撰墓誌

爲給事中時謂家人曰古人事一職豈肯苟然爲是職尤不可苟
遂書郡夫可與事君章於壁以自警戊子春亢旱與給事中胡知
董旻各上章極諫言修德弭災當以實心行實政庶幾天意可回
今朝廷所行未免徒務虛文不報復以言官曠職名災自劾求退
雖不得請而去志決矣其年冬卽以病告歸杜門不出專以進修
爲務在科時廣東陳白沙一見契合遂相與講明治心修身及經
綸大務終歲弗輟至是懸其小像於靜室時率子弟焚香拜之儼
如神明大致古聖賢典籍於中矻矻爲窮日與夜而嚼閱之必求
造乎其極而後已有來學者則謝之曰學者君子之爲己教者聖

實之餘事自治不暇何暇及人久之所得益深始納履焉而其為教一以躬行實踐為主文章政事次之及門者咸知有為己之學學在有用而不試於他岐弘治改元大學士劉吉首薦先生才堪大用乃除陝西叅議撫治商洛等處兼分守漢中府地方鋤之理籌假之便宜恐辭不就乃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世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數十萬言其間皆人臣不敢道者（司馬溫公一流人）處家篤恩義正倫理厚姻戚睦鄉黨救恤患難重本抑末冠婚喪祭一遵古禮不根之言纖毫不入其耳子姓能言與行者必薰陶之以孝弟之義僮僕與人相競者

不問其曲直必撻以記之鄉俗溺於異端凡喪葬皆作佛事奠酒肉先生以身範之日改月化性酷愛山水每時和景明必携門人子姪登高陟遠獨有所得為學雖不務詩文然應酬之際信口流出皆有關於名敎正德初年錦義二城激變巨室鮮不為挽獨相約不敢犯於先生之族每聞朝廷用一善人行一善政輒喜而不寐如有愆違則蹙首蹙額而不能安也（俱墓誌）有邊將換殺獻級者見先生即止其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人扶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待罪城賴以全（李承勛撰文集序）

賀暨闕先生深明理學體用兼該純儒也楊方震理學錄遺之何（從游錄門人方賓錄所遺闕有月川曹端有何鄉名舉）故或亦未之考乎允宜增入又曰暨闕雖宗白沙其脉絡實自程（二字曹鶴齡曹家順實當補入）朱路上來（辛全養心錄）

東彝崛興正學自盟雖師新會脈衍朱程主敬涵養惺惺是明乎世訐謨鑿鑿可行體用兼備百世可稱（辛全撰贊）

鼎按先生子士詩鄉貢七情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歸終身不仕又按先生語錄謂韓文公上宰相書為放倒族銘謂吳草廬出處背逆皆有可議謂蘇東坡為小人面無忌憚總曰躬行須以敬為主不敬便不是理門家風

鄒公諱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丙午解元、連中甲科、選庶吉士、弘治二年、貶吏目、四年十月九日、卒於順德、年二十有六、號立齋、一號秋囦子、

幼日誦數百言。長受書于舅氏馮進士衡。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乃集樹葉。燃以讀書。通宵不寐。如是者三年。領四川鄉試第一。郡人聚觀於會江門外。君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窃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太相驚。許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恕致政家居。君往見之。曰治天下之道在進

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智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王公笑而不荅。崔銑撰傳

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是歲冬。值星變。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直斥內外執政不職之狀。不報。聞者為之懼。性孤介。過於自好。其在京師時。雖同年同官。亦寡與所聞。氣味類己者。則求與之友、惟恐後。多為人所忌。金祺撰墓志銘

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先生者。因疏其名。下錦衣獄。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略云。智與今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辨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卻不受。在官盡心職務。廢墜畢舉。稍暇則從白沙陳獻章先生游。篤志聖賢之學。

辛亥十月卒於廣東。卒之日。橐無百錢。方伯劉公大夏君同年進士顧德令吳公廷舉賫之。還其家。

嘗朔御史二人侍班糾儀。御史湯鼐輪侍。君造其私第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肓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

此君臣情分所由閒隔不通也。君以言官奏對。幸値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王公欲起至京。君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當者。歷歷陳于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一時權豪貴戚。聞其名。爭請謁其子弟。拒而不納。詩文清勁平實。不為空言。有立齋遺文若干卷。吳公廷舉梓行於世。並傳

嗟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高讜烈烈。昔在翰林。諤默淺深。孰識其心。瑣來南海。窮而不悔。乃見

其介（陳獻章撰祭文）
順城何在大海之邊石城西去官舫經焉僕又藉此得以挽公衣於萬斛風濤之險拔公論於花封床榻之懸式朝談而暮論或面布而書傳又若援援膠膠公嘗責僕以不學（不負牙性二字）則老年而荒落而月進日至僕亦讓公毋晝於略知道體之渾全契宜金蘭此耶官此吏目情懷風月何癖雨何蠻烜（吳廷撰祭文集）
嗚呼汝愚縱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子以步瀛洲之上曷爲取禍而投瘴海之濱子體甚弱奚宜遠得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服顧其親嗚呼方子之訃至于嶺豫其未眞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斃寬子贍於儋耳者卒不能不使之返輪旣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潸淚爲之沾巾嗚呼痛哉痛子妙齡（楊廉撰祭文）
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〇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〇識君未三月別君遠萬里因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〇此行（字字有觀古道無入）如遊學十年觀造詣交究無友生神交方遜志（蔡清贈行詩）
若栖進士吳君獻臣方尹順德收其遺稿得奏議及諸體雜文若干篇古今詩若干首萃爲一帙名曰立齋遺文懼且湮沒亟壽梓以傳今光祿少卿豐城楊君方震見而喜之謄書獻臣以序見屬先是成化丁未上龍飛諒陰之始且適有星變智伏闕上書力陳是皆大臣不職閹宦弄權所致勸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言甚切直於是中外權奸怨入骨髓陰嗾臺官檢劾鍛煉成獄竟以直戍天下聞而哀之今忽忽十年以外俯仰悲嘆遂成陳迹使他日國史特書大書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伊誰之過與或謂才識至於賈誼而規模次第過之其忠欵幾於屈原而無怨誹悲吟之態其志節類乎陳亮而不事豪傑又能根據義理以爲之宗亦可謂知汝愚也已嗚呼汝愚必傳於世者此也然其所以爲此而能冢其傳者固有本矣未知汝愚者用是觀之固可得其彷彿而欲求汝愚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區區謭說安知非其實錄耶（吉撰立齋遺文序）
公方妙齡奮跡庠校魁鄉步瀛不在所好皆一經目理即深造聖變飛章慷忠自效海隅嶺表忽來凶耗程氏之門比楊遊道天假之年何所不到（楊廉撰贊）

楊公諱廉、
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庶吉士、授南戶科都給事中、
內艱、服闋、改南兵部、庚申、陞南光祿少卿、丁卯、陞南太僕少卿、外
艱、服除、陞南右通政、壬申、冬陞順天府尹、乙亥春、陞南禮部侍郎、
屢官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四、諡文恪、號月湖先生、
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學成行尊遐邇皆知有楊
月湖先生羅欽順撰文集序
其尊人永州太守豫章理學之傳王先生益昌大遂授魁科方且
恬然自居如韋布時公餘輒肆力於學而心事青天白日故其所

作沖淡簡遠而理道自寓焉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
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才成不朽文
百篇得無近之耶
深信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屨
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舉言之淆衆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
舉二先生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
朱之行者矣並道論
先生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尤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
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眞足以發明其不相離
也彭汝實序
公自贊給事中小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
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
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爲乎庶吉士之選胡爲乎叨諫諍
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嘗即尋醫僚獲句月之益以言其有格
心之論間嘗索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於己者既不免於缺
畧而治乎人者復未見於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
庶幾也

幼篤志强學多考據凡所論諫皆關君德弭災聖學政治之切詩
文平淡古朴有理致累以疾乞致仕所著有月湖集奏議名臣言
行錄理學名臣錄傳於世讀書精紀
公好學篤文詞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許
賦數算雜藝稗說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
程朱厭俗役於功利不踰踰向前困學集
溯源學問規矩行藏於躬無玷於道有光正統篤信傍流斥擯理
學一錄後覺津梁辛全撰贊

理學備考卷五

洪洞後學范鄗鼎删定　受業范爾梅校錄
絳州後學辛全參訂

理學名臣錄

王公諱雲鳳

字應韶、山西和順人、年十九、中成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丁未、除主客司主事、弘治辛亥、陞司祭司員外郎、戊午、以諫言謫知陝州、己未冬、親用薦者言、陞陝西按察司僉事、辛酉、副使、甲子、改提學、正德丁卯、按察山東、丁內艱、服闋、監祭酒、以權閹乞致仕、改南右通政、壬申、巡撫宣府、丁外艱、服闋、除原職、以疾在告、正德十三年、卒、年五十有四、號虎谷、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下、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群、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卻之曰、烏用是炫燿為哉、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願忍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嘗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家居屢空、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析釘截鐵、五尺童子

非票自招呼、不敢入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為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諄諄忘倦、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性理之學、書法與草隸篆、自成一家、遒勁如其為人、文氣有力、不假雕刻摹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

門人呂柟撰墓誌

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官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稿耶、恐二禁度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將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先生乃疏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抵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旨下、度僧不多、而遊軍四匠不與、時人皆喜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賭博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軍校從賊、又誣良善以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准天下郡邑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於鄉、代部臣條二十三事、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又上疏乞斬廣以洩神人憤、以弭灾變、廣僉道士設醮、咒死術亦不驗、乃令校尉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乘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

壁詩云成敗付天誰可將忠貞在我自須堅戊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除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人難汲水乃勸富信通唐引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剔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外務人謂有劉穆之風墓誌

泰勅提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慈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關至則敎人先德行而後文藝鋤刁惡扳信善崇正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墓誌

國朝理學稱文清一人文清之後虎谷一人門生韓邦奇祭志跋

醇正之學剛直之守緇黃排斥權倖黜斜振鐸關中斯文山斗我晉文清公堪師友辛全撰贊

鼎按陽明先生答書云先生者得一性字親切只此一語便可俎豆宮牆又按先聘君三晉正學編以先生與文清公並稱而以役王晴石陽城醒菴衛氏珍吾郭封眞予絳郡復元繼之夫文清公從祀已有年矣王先生與五先生尚未分半豆之榮後世議禮君子幸爲所取

呂公諱柟

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弘治辛酉舉人正德戊辰狀元歷官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壬寅卒壽六十有四人稱涇野先生

成化十五年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午時生幼爲諸生受尚書於高學諭儁邑人孫大行昂郎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菴充乎有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綉室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承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大參熊公李公延敎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於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

先生曰親在床蓐安忍促乘爲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聚徒講學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李業焉辛酉舉於鄉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楡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凫林縣馬敬臣諸仝志講學寶印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勿徒舉業以邀利祿勿徒任重弗克有終邀彭柄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同邑高朝用時爲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子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爲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以爲迂孫行人珂於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爲主况師乎

及返葬於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旣歸復講學於
精舍從遊者日衆戊辰南宮第六人廷對第一授修撰知先生者
皆喜曰今得眞狀元矣時閹璫竊政以枌榆故致賀先生郤之璫
銜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祗祀其先
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其功褒爲位而哭門無
饋遺時何粹夫塘爲編修以道自守先生日相切劘會西夏搆亂
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璫惡其言銜甚乃與粹夫相
繼引去未幾璫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
三年臺省交章薦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

和萬民斯亨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盛有臺沼我太祖代取
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於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爲
喩漢文尙能用之況主上過漢文遠甚柟獨不能爲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淸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
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祗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
承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鎭守中
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鳧曰古有直躬進
退不失其道者吾於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
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己

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
年髮爲白公卒哀毁踰禮旣葬廬墓門人感之皆隨居乃與平
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襲事時郡守致賻受之
旣而馳帑付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愎金爲文吾不
忍也旣禪釋復講學於別墅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
院鎭守閹廖鑾饋以脉米郤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
毋投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報金乞書先生笑而謝曰人心靑天白
日乃以爲欺親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世廟卽位詔起原官時
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

遇仍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爲式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値仁祖淳
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
取李舜臣龍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
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救之得不行場
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毁甚
合問目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
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爲然遂置之念新天子
卽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而知要故愼獨克己上對
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不報在史館與鄒東郭友善甲申奉修

省諮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郭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人
人有甚鐵漢之稱尋謫東郭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
仇欄兄弟遣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於仇氏聞先生講甚喜竊
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木作方界至是遂還
其主仇氏兄弟益爲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
山村㝢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士變俗爲己任解
士子視聖賢與舉業爲二先生曰苟知聖學舉業爲一則干祿念
輕救世意重於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離聖賢
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催科

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犁然郡庠士
及西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書院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
諸儀誘掔介耆德者講會與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
夏後裔之學逃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政舉化行俗用丕變
丁亥遷南吏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
嘗言及朝廷事爲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
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講樂甚褎悉
革之在南都幾九載海內學者大集初講於柳灣精舍既講於竇
峯東所後又講於太常南所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畿

以謫遷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
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
東郭穆涇巷顧東橋諸君子時東郭亦由廣德移南畫相得甚懽
云乙未遷國子祭酒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
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
俛仰鐘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者揭榜示旌表者予
而聘病者問而醫歿者哭而歸骸其鄉獎減撥歷以道淹滯絕請
託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愼諸
生皆循循雅飭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

時時聽講爲人稱爲眞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眞海內碩
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乃從
講于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酉
纂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
僞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補之豈可使時有學禁
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爲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奪詬
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俗非體霍誤疑
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闕下夏已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
霍君性雖少偏故天下才也公爲相當爲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

先生黨霍會蕑失自陳遂致仕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卒之日高陵人爲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親斂殯而執喪爲四方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兪朴事繼母候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劉家甚窶時時濟之僩外祖朱乏嗣每展墓沔滌從舅堇寓同州特訪迓歸學以立志爲先愼獨爲要忠信爲本格致爲最而一準之以禮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黎城敎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爲言不爲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

兪語惰情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爲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𨽻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馮從吾撰傳

道宗孔孟薆感呂程遠奸直諫危言危行學術純正規矩準繩號眞狀元不愧科名 蘇體撰贊

先生學問改過安貧先生事業致主澤民先生敎化血氣尊親橫渠之後關中一人 辛全撰贊

集按涇野集三十八卷全不修飾可知先生注意又按當時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有是信之可也又嘗時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不同決竟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逕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又按孫鍾元曰公于朱陸異同王湛學術千萬人之疑貉聚訟無已者平平數言各歸無事其不黨同代異益見學力之深

馬公諱理

字伯循陝西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吏部主事甫一年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送母歸嘉靖甲申薦起考功丁亥擢南石通政戊子謝病歸辛卯薦起光祿卿一年謝病歸歸十年薦起南光祿卿即引年致仕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夜地大震先生卒年八十有二號谿田

十四爲邑諸生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年二十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公所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

門友秦西澗偉作告先師文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爲約時學者即以爲今之橫渠也邃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既如京與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呂仲木崔仲凫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眞傳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理爲主先生又特好古儀禮特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須自揣分量可也仲凫稱先生愛道甚於愛官安南貢使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敕須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若此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於廷員外時値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爲首逮繫詔獄復杖於廷尋復官郎中時奏發邪議之奏即執政言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廣東人）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薦鳴鳳爲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爲眞考功嘉靖丙戌分校

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來學者遠近踵集搢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於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馬從吾撰傳）

體驗身心顏克曾省而朝廷杖忠言耿耿文章行誼異域引領著述五經日星炳炳（蘇禮撰贊）

韓公諱邦奇

字汝節陝西朝邑人弘治甲子亞元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致仕七年卒年七十有七贈少保謚恭簡號苑洛先生

幼承庭訓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瑾以鈔數萬付浙易銀當事者斂愧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愧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名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逼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撞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嘉靖改元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故緩參將名以擒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既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盛裝戎

服謁蔡於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曰某豈過於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為冀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先生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既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唆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門人白璧曰先生學問精到明於數學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為奇節異行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

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
未踰。諸書傳世。（馮從吾撰傳）
博學多聞。行誼純全。惟求實履。不尚空言。摧奸抗疏。塵視冕軒。性
理三解。直探本原。（鄭[illegible]撰 撰對）

羅公諱欽順

字允升。江西太和人。弘治癸丑探花。翰林編修。累官南吏部左右侍郎。嘉靖初。陞南吏部尚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丁憂。服除。起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力辭致仕。家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三。號整菴。諡文莊。

以若述明道爲事。足跡不履城市。識者謂其辭家宰一節。眞有鳳凰千仞之意。學術醇正。操履端方。是時有倡爲師心頓悟之學者。（續[illegible]明[illegible]撰）欽順爲之反覆辨正。究所造詣。可謂信道不惑矣。所著困知記若干卷。（六卷）深明性理之學。及古今學術儒佛朱陸之辨。（徐志章）

欽順始遇老僧叩佛之由。徹夜搆思。以爲至奇至妙。已而讀濂洛關閩語錄。潛玩久之。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於是力排痛斥。及爲冢宰。人多樂之。欽順不拜。謝客鄉居。又潛心二十餘年。曰道在是矣。是時陳獻章講致虛立本之學。彼深詆其說之禪。王守仁又倡良知之說。欽與之辯。而守仁已卒。其徒習其餘說。詆毀程朱。則又曰。今之道學。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而究其所得。乃程朱蚤嘗學焉。而究棄之也。夫陳王二子。始學程朱而入於禪學。欽順始學禪而終篤信程朱。此其邪正較然矣。乃猶多爲陳王所惑。至今禪學大行。吾道晦蝕。安得如欽順者而爲之倡和哉。（吳增登論）

銓宰之辭如脫敎晨禪學之辨如判白黑洛水功臣尼山高弟源
淵先民羽儀來世辛全撰贊

鼎按困知錄不止疑象山白沙而且疑文公文淸其疑處儘有
理焉少墟曰吾斷之未能疑伯謂是與然則文公文淸亦有可
疑者與曰非疑文公文淸之人也疑言耳疑其言正以信其人
非眞有豊菴之信者不足與疑也

理學名臣錄

洪洞後學范鄗鼎刪定 受業任重任按錄
絳州後學辛全參訂

楊公諱惠詔

字邦彥其先莫知所自後自壽春徙溫陵因家於建安辛卯舉人
八上春官不第老於家壽六十有餘人稱天遊先生
少慕武侯范文正公爲人性僻愛武夷天遊山水因號武夷天遊
生晚更號華陽子年十四從大父古庵公宦於茂一日自無量寺
肄學而歸古庵公立於庭以學詢之曰吾學欲博極羣書行好事
做好人不徒求聞達於時古庵公駭其言先是古庵公夢大日照
於家紅光滿室已而生華陽子年二十遊黌宮有聲巡臺聶雙江
聶張圭山公樹五經書院設講宇延徵華陽子華陽俱不就武
同之曰非子所知者辛卯舉於鄉壯遊燕趙齊魯久而歸所得君
如也而學益廣深闢廊上饒翰林汪東麓公來甓泉吾建事時修
郡乘心屬華陽子華陽子固辭之武調郡來通一郡人物是非權
衡作弟嘗其人雖作何觀華陽子亦竟不就時不知所謂弱冠時
嘗謂徽閩文公判徘徊廊下莫曰大丈夫冠儒冠沒不能俎豆於
是非人矣故居嘗齋自劇屬少有庸氣嘗揭祖古庵公及祖母鄭

二更於大庾嶺中日暮矣竟夜臥守空山間山風號多虎不顧遲明遁去正德十四年寧濠煽亂舟道彭蠡羣盜乘機出沒已爲盜所偵幾不免俄以颶風脫舟人舉手相賀華陽子坐中泥鼓柁自若少以道德功名氣節砥礪然時亦以詩文自娛壬辰嘗携所業長安邸中崑崙張子詩一見之驚異曰此司馬子長謫仙才也海寓中何處得來因出酒殺相與飲華陽子酒酣大聲濡髯崑崙子微笑曰子豈以一詩人文士識我耶是非余志所存也因與高所學而去臨川介庵章公袞少許可嘗叩所論獨心服之曰子吾儒中遠器非若今之徒剽竊儒名者乙未上春官歸廼卒業南雍因

翺遊白下時甘泉諸公講學於金陵華陽子不屑也已而去從關中涇野呂先生遊曰此真吾師涇野先生亦深器重之造自雙竹館移太常公署躬與居日夕親几席於先生言躬行不敢惰因子師鈐山鍾石費公南野歐公亦破格厚禮先生一日謂之曰子必地先明正大作聖本體具矣所少深淸純粹功課耳無何北擢司成去遂請顏子如愚諸語規戒之華陽子自從涇野先生歸丙申作道宗堂於山中列祀夫子濂溪諸賢及先生懸其教語於上凡日夕一歎爲一動止亦必焚香稟命作日史以自督時丁父艱廬翁憂居喪致朝夕藉先生教於艱弗廢歷其他宅躬檢家剎事俱

以先生之道整飭會方宇日多事兵甲薦興閒居有所感因撰著中興十策丙辰下第欲詣闕下獻之不果自是歸一以著書講學謀道爲事閉門掃軌不出秋冀毗陵唐荊川道芝城來訪不遇居頃之華陽子肩輿躡至考亭相會於滁州精舍時田桂山在座相與質所學華陽子曰吾學以寡欲正心爲主本不愧天爲歸的學不至不愧天不算作眞學蓋吾人心中所性只有此天者在而其警惕徵驗於學者亦惟此天耳學能不愧天則獨行不愧影獨寢（余抑聞先元日告天誓有云儀孝貴余正不敢又云括頭更貴）不愧衾內不愧僕御妻妾外不愧族黨友朋出而仕不愧吾君不（有天刹敬身貴體正子華陽先生）愧吾民仰而前不愧乎前修俯而後不愧來哲矣往非適耶不然

此心便不靈爽此氣便不浩然終不能徹上徹下徹古徹今荊川深以爲然丁巳夏會稽王子龍溪過訪相對劃然無一語姑蘇徐酒莊渠魏公嘗附書閩藩臬顧雍里徐坡石二公曰閩建安晦庵後學行義有華陽子斯文有人矣華陽子身累長類野鶴然雙瞭炯炯如髯㒒世味澹無所嗜嘗云吾若及於孔門亦當於羣弟子分半席而坐志大言大然其約於行己處則硜硜然其固非其（最精有益人人行備）地不履雖一介不輕於取與居州黨懸人之難解人之紛惟以倡（豈用不憂）士風扶名紀爲事或至於意外橫逆之來直以虛舟飄瓦視之座右自書不愧天三字以自規數奇無所遇年三十舉於鄉五十餘

猶老山林見世之儒者拾釋氏緒餘謂即心可見聖脫畧實際晚
晚以頓悟自異華陽子深病之不以爲然也因攟摭先儒羣論著
衛道錄警於世自撰華陽子傳
志存經世學不愧天困學一錄義理精研正大淵落躍魚飛鳶紫
陽嫡派涇野心傳辛全撰贊

彙按先生傳係自撰但當用記事體不當用贊揚體中凡贊揚之言僭爲删去又頭緒多不相接僭易一二只存忠告

楊公諱爵

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戊子舉人己丑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累遭囚獄放歸卒於家壽五十有七號斛山隆慶初贈少卿謚忠介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憤讀書苦無繼晷資以薪代每之隴上耕即挾册往意欣欣[illegible]念人當以聖賢爲師兄靖以掾誤羅法先生徒步百里外申冤遂並繫獄獄中上書古之今也邑令兄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資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睹先生貌行行狀也欲御之史道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長友也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督學漁石唐公詣首拔爲邑諸生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詣其貨付以金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愧贈無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何不自重天子命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皆國章疏將劾之疏具與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丁外艱瘠廬墓三年有冬笋馴兔之瑞服闋居援[illegible]庚子秋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辛丑春二月四日上封事娓娓

數千言一則輔臣夏言嘗爲欺罔朔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嘗悉去二則東僉民庶不要僞而爲方士修齋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互懟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必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疏入人皆愕然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御史風先生身晝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下必而後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桎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朔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御史浦公鋐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爲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

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懽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是何世界）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顧有以爲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日與周劉切劘修諸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辨錄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略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

聞命即日就道覲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當國難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玄殿火閣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蔬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遂先生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爲友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諡忠介（爲從吾撰傳）

伯夷之清孝肅之正道維朝綱學宗賢聖百折不回足徵定性毅

哉一峯惟公儁並（辛全撰贊）

顧公諱憲成

字叔時、南直無錫人、萬曆丙子解元、丁外艱、庚辰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壽六十有三、人稱涇陽先生、

幼讀韓文諱辨。每至封公諱。躡躡不忍出。封公名而語之曰。昔韓公教子不諱忠。兒奈何諱學。公遂教惟謹。常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一日師講祿之說章。公請曰。人子不知。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及再發人子之蘊耳。講養心章。又論曰。愚以爲寡欲與魯於養心。蓋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師驚而謝曰。作如是觀。五經註腳。皆瘞語哉。鄒元標撰墓誌

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徵析鎔採。真知力踐。其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中二甲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以道義相琢磨。江陵相憚其辛柔。先生以國事日非。約魏劉二公。貽書中相國。諷其匡正。江陵病。舉朝若狂。爲禱於神。同官代爲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江陵歿。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証。尋以母夫人年且周。用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丁亥大計。特旨辛自修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於是御史房寰疏詆海公。先生弟季時

遣以丙戌廷對譏吏部政。遂偕同年彭遵古諸壽賢等力斜之疏。各得削籍。正氣爲之一吐。辛公司計所是非大與時忤。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有詔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今卽與辛偕歸。他日亦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許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齮齕辛而辛何遂並罷去。先生上疏力諍。遂謫湖廣桂陽州判官。高攀龍撰行狀

先是楙蘇二公。與莊定山俱以謫至桂陽。人士望公來。執經就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司理。下親民事。有閱墻者。曉譬之。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淬厲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歸丁內艱。起泉

州司理。壬辰大計。舉公廉靜寡欲。擢考功司。公至。值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與太倉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趙高邑南星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願同罷。已領銓事。公啟事與海內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大倉所欲用。冢鄉與內閣。公復尼不行。久欲中公。以公時望所屬。不果。乘公推內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墓誌

鄒吉水請告。婁江語蔡少宰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他去。先生曰。不然。若放他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他去果非。相國宜爭之皇上。該部宜爭之相國。鄒竟得留。門人丁元

薦撰傳

削籍歸。益潛心理學。（釋李之歸）季時先以儀郎救趙高邑左遷家食。同志聞
繹程朱正學。其說以善爲本體。小心爲功夫。談無善無惡者。藉口
文成。其說入人心髓。先生曰。既已無善無惡矣。且得爲善去惡乎。（不知文成公闢此何以能之）
既已爲善去惡矣。且得無善無惡乎。又曰。以性善爲宗。上之義完
周孔。下之周程諸儒所自出也。以無善無惡爲宗。上之曇聃二氏。
下之無非刺之鄉愿忌憚之中庸所自出。不可不深察也。或曰。
孔子說性相近。何等渾然。孟子苦口爭一善字。便欠煞了。先生曰。
人之生也直。是孔子言否。孔子不言無。直無不直。早是先說得欠

煞了。其人不能對。
積勞成疾。頭暈眩作。乙未春。幾殆。諸子聚泣。先生張目曰。人有
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蘇。吟詩曰。茲茲大化任追遷。消息盈
虛[illegible]自然。若此個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丙申。疾漸愈。病中
體究心性愈徹。故劄記始於甲午。（並行狀）
戊申。詔起南光祿少卿。先生曰。吾衰矣。遂乞骸骨。會忤時局。朝論
紛紜。先生亦不自明。嘗謂李司徒脩吾曰。老兄與我被諸賢千磨
百鍊。逼出眞個身子來。譬如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反見眞色。
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哉。萬曆壬子五月望。先生會講東林三日。畢。

十八日。買舟而歸。將病熱。二十日。作與長君命大君代書。爾宗肇
改三四訛字。二十三日早逝。著有小心齋劄記。會語。商語。大學通
考。質言。東林會約。涇皐藏稿。還經錄。證性編。桑梓錄。又欲作五經
餘。又命編次孔氏淵源錄。未及更定而卒。傳
爲諸生。有司餉膏火資。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爲快兄弟四
人。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志。析產以贈其
族之貧者。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葬世者。於師生養必賴
之。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默爲提絜。有一長可見。必力爲表章。
其人不知也。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敎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嫡祠

者。必使各得其所。行狀
四壁不翠。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禿筆。終日儼然。實
坐蕭齋。四方酬答而已。憂時如疾痛。好善如饑渴。無所不坦易。至
爾綱常名教。然執之不移。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
析。早見也。又不以成心逆物。疾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嘗曰。吾輩
一嚬一笑。一語一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
戲。未嘗絕郡邑竿牘。而非一方之寃抑不告。未嘗絕嘗道交際。而
辨貨取之介。最嚴百家衆說。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身用之聖
學。自朱文公以來。得先生四百年間一大折衷也。昔人謂伯淳無

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爲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詰。納天下人士於理。熙宣成弘之世。風俗篤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即博即約。即知即行。蓋仲尼歿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紫陽之貞乎。余謂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靜言思之。接周子之統者。非姚江其誰與歸。程朱固元公之見知也。羅文

恭顧端文。意有所屬矣。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隋唐儒考。宋元儒考。明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毫釐千里之辨。眞修之悟。其悟皆修。眞悟之修。其修皆悟。諸不本天之學者。區區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腐而少達。又有務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僞而多慼。更有以理爲入門之障。而以頓悟爲得道之捷者。儒釋未淸。學術日晦。究不知何所底極也。此編已三易。坐臥其中。出入與偕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貧賤。老困躓於流離。纔知饑之可以爲食。寒之可以爲衣。而今知跛之可以能履。眇之可以能視也。初訂於瀟城。自董江都而後。五十餘人。以世次爲敘。後至蘇門。益廿餘人。後高子攜之會稽。倪余二君。復增所未備者。今亦十五年矣。賴天之靈。幸不填溝壑。策燈燭之光。復爲是編。管窺蠡測之見。隨所錄而箋識之。宛對諸儒於一堂。左右提命。罔敢屑越。願與同志者共之。並以俟後之學者。

康熙五年、清明前三日撰、

義例

諸儒人不能盡收。語不能盡錄。固不敢謂無遺。且不敢謂無濫。第存予偶得之見。以質之天下後世。

唐虞之際、道行於君臣、洙泗之間、道明於師友、明良不作、而諸儒代興、總所以維持三綱五常、以承天佑下民作君作師之意、是編專主躬行、不在詞章訓詁爲學也、

是編有主有輔、有內有外、十一子、其主也、儒之考、其輔也、十一子與諸子、其內也、補遺諸子、其外也、補遺諸子皆賢、烏忍外、嘗思墨子固當世之賢大夫也、曾推與孔子並、何嘗無父、蓋爲者乘變一稱、其流弊必至於無父、故孟子昌言闢之、愚敢於補遺諸公、効此忠告、

宗傳成、或疑乎敘內、本天本心之說、問曰、虞廷之人心道心、非心

乎孔子之從心所欲非心乎、何獨禪學本心也、曰、正謂心有人心
道心、人心危而道心微、必精以一之、乃能執中、中即所謂天也、人
心有欲、必不踰矩、矩即所謂天也、釋氏宗旨於中與矩、相去正自
千里、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旨曰、無善無
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我無惡、是無善之可名、正
是至善、心有人心道心、而意未動處、渾然至善、何嘗與性善相悖、

諸儒之評、或取裁先儒之論註、或獨抒偶得之見、開總欲暢明其
說、共偕大道、不避雷同、不嫌立異、譬之歲功、然孔子其備四時之

令耶、諸大儒各與春夏秋冬之一令耶、天之其二十四氣耶、再天
之其七十二候耶、合之始成此歲功耳、

是編有素推節義者、蓋節義與俠氣不同、學問須除俠氣、而不能
不本之節義、第有所以處衆之道、而不外乎天則、非可與徒慕其
名而輕蹈白刃者比、

是編成、友人問儒宗者、何獨標十一子乎、余曰、元公大儒而從祀
獨後、昔孟子與荀卿同稱、今孟子與孔子並列、天固未嘗以聰明
全畀一人、學術之升降、亦隨氣數為消剝、此編余今日之見也、敢
以俟後之尚論者、

世代、以漢唐宋為治統、文中子出、考稱隋儒、與漢唐並、河汾所以
重隋也、文靖姚許、所以重元也、

子統於父、弟統於師例也、二程之於濂溪、紫陽之於延平、則不得
以例限、

諸儒詳畧各異、或止存其姓氏、因未得全集、以俟覽者稽考、

姓氏

薛子文清（見辛集）　王子文成　羅文恭公
顧端文公（見辛集）

明儒考

曹靖修公端　吳康齋與弼　胡敬齋公居仁
陳白沙公獻章　羅一峯倫　陳恭愍選
章文懿懋（以上見辛集）　湛甘泉若水　賀克恭欽（見辛集）
徐曰仁愛（以下王門弟子）　錢洪甫德洪　鄒文莊公守益（子善孫德）
（酒德涔附）　王汝止艮（子襞門人林春附）　薛中離侃
歐陽文莊德　黃宗賢綰　顧箬溪應祥
黃洛村弘綱　何善山秦　徐波石樾
南大吉元善　方叔賢獻夫　陸原靜澄
冀惟乾元亨　徐[illegible]珊　王文定道

穆文簡孔輝　劉晴川魁王門弟子止此

何文定塘　崔文敏銑　呂文簡柟見辛集

羅文莊欽順見辛集　尤西川時熙　鄭端簡曉

鄧文潔以讚　呂新吾坤　楊晉菴東明

馮少墟從吾　高忠憲攀龍　鄧潛谷元錫

章本清潢　曹貞予于忭　來瞿塘知德

鹿忠節善繼　呂忠節維祺　劉念臺宗周

陳幾亭龍正　金忠節鉉

補遺魏環溪先生曰補遺似屬偶遺改爲附錄二字何如

王龍谿畿　羅近谿汝芳門人楊起元附　周海門汝登

王子

文成、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紹興餘姚人、成化壬辰、九月三十日生、父海日公華、舉進士第一、寓京師、祖竹軒公、攜先生北上、時十一歲矣、過金山寺、對客賦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問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讀書登第耳、先生中不然、曰此未爲第一事、其爲聖賢乎、戊申十七歲、親迎諸氏於洪都、合卺日、偶出閒行、過鐵柱宮、遇道士趺坐、與語、夜

遂忘歸、冬歸越、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諒故遊吳聘君康齋門、爲語聖人必可學而至、深契焉、壬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入京、徧讀晦菴書、習爲格物之學、署中多竹、即取竹一物格之、沉思不得、至成疾、遂自委聖賢有分、且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南宮下第、同舍有爲恥者、先生曰、予以不第爲恥、吾以不第動心爲恥、戊午年二十七歲、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於天下不一遇、心持惶惑、復遵晦菴循序致精之法行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沉鬱既久、舊疾復作、遂有遺世入山之意、己未二十八歲、舉進士、上疏陳邊務八事、辛酉、以刑部主事審錄江北、遊九華山、作化成

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談僊先生以禮請問蔡曰尚未頃之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再至三蔡曰汝後堂後亭之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別開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險訪之異人方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頃之醒覗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茂叔程伯淳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壬戌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遂先知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思遺棄世累獨不能置念於祖母與父久之忽悟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移疾西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甲子在京師聘主山東鄉試識拔多名士九月改兵部主事

乙丑在京師乃專志講學與湛甘泉定交嘗謂初至此學幾仆而興晚得友甘泉而後吾志益堅時年三十四正德改元丙寅奄瑾竊柄逮繫言官先生抗疏救之瑾矯詔收杖謫貴州龍場驛丞既行瑾使人尾偵之將甘心焉丁卯先生至錢塘托跡投江附估船遯過颶風飄至閩境夜奔山徑叩寺求宿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咆吼不入及旦僧見先生無恙異之邀至寺則前鐵柱宮所晤道士在焉因與商遠遁計道士曰汝有親在不可因為筮得明夷遂決策返由武夷出廣信而歸省海日公於留都是年徐愛及蔡宗兗朱節受學秋三子舉於鄉冬赴龍場龍

場故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之交錯諸人鴃舌言語不通無居舍就石穴而處始教之範土架木為麥從行三僕以歷險冒瘴皆病先生躬折薪汲水作糜以飼百方慰解之而自為石槨以待盡先生於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已解脫即生死一念亦皆拌置端居澄默晝夜默求忽一夕大悟寐中若有神啟不覺呼躍從者皆驚至此始信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俱備見趣無一可倚向之求理於事物者一切皆誤証之六經四子無不脗合因著五經億說時年三十六矣苗蠻久之龍人亦漸親狎共伐木為搆龍岡書院何陋軒玩易窩居之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

陽書院問朱陸同異先生不語朱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示以知行合一之旨豁然有省曰朱陸異同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庚午量陞廬陵令過常德見門人冀元亨輩俱能卓立先生色喜因與諸生靜坐使自悟性體且曰此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抵廬陵不事威刑專務開導人心僅七月治幾無訟冬入覲與黃宗賢綰論學綰自言有志未實用功先生曰人患無志不患無功後契良知旨始納贄稱門人卒為先生托孤以女妻其胤子是年陞南比部主事辛未改吏部驗封司同僚方叔賢獻

夫時爲郎中位在先生上聞論學有契遂執贄師事焉尋轉文選
員外壬申陞考功郎中冬陞南太僕少卿便道歸越癸酉至滁州
日與門人遨遊瑯琊瀼泉間環龍潭而坐者常數百人歌聲振山
谷從遊之衆自滁始甲戌陞南鴻臚卿五月至南京薛尚謙侃陸
原靜澄郭善甫慶來受業與徐愛輩同聚師門初先生懲末俗卑
汚引接多就高明一路乃近漸有空虛爲放言高論者深悔之自
是論學只教爲省克實功丙子四十五歲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汀漳十月便道歸越越士王思輿語李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
本曰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丁丑至贛贛當四省之交諸巢

賊不時四出劫掠爲患爾時宸濠潛畜不軌陰與賊通爲之曲覆
以此積至數十萬衆先生莅任纔旬日即議進剿凡三月而漳寇
雖平巢呂龍川諸賊巢尚多竄聚先生爲文論之酋長盧河等即
率衆來降惟池仲容負固不聽十月平湖廣橫水桶岡諸寇酋長
謝志珊就擒問曰汝何策得聚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
世上魁傑好漢多方招致斷不輕易放過先生退語門人曰吾儕
一生求友當如此矣冬奏以例平諸地建崇義縣戊寅征三浰以
書示薛侃曰即日抵龍川明日入巢四路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

心腹之寇以收廓淸平定之功此大丈夫不世之偉績也三月浰
頭酋長池仲容見諸巢悉破始懼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稽首來見
先生館待之察其僞（詐則明矣）明年正月以計盡殲於祥符宮先生自惜終
不能化爲之眩暈嘔吐者久之是夜將半先生親率軍直搗下浰
及西路皆平四月班師論發所屬立社學五月奏立和平縣六月
陞副都御史莅贛甫逾年凡三捷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其初至
兵乏矣乃選民兵立兵符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復遣土兵食
匱矣第疏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開縣置司立
學移驛一時經畧皆千百年至計在事綦居則挽强習勞出兵則

羅馬先驅經營出入不暇寧居而意思安閒常若無事門人數十
相隨揮麈談道未嘗以廢決報也七月刻古本大學及朱子晚年
定論八月門人刻傳習錄九月修濂溪書院四方來學者日衆十
月舉鄉約己卯鄒謙之守益來學六月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至豐
城聞宸濠變悉走小舸返吉安飛章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定謀
徵兵各郡並傳檄省伏義勤王時鄒謙之趨見曰聞宸濠誘舊賊
葉芳兵夾攻吉安矣先生曰芳必不叛曰彼從濠望封拜可尋常
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一時胸中利
害如洗時宸濠已攻南康九江進圍安慶我師旣集僉請急救安

處先生以爲非策不如先與前所謂攻其必救是已乃晉師樟樹授文定等方略俱如期至信地先生親鼓之三軍競奮登城城遂拔宸濠聞南昌破悉衆歸援令閉賊衆盛宜堅壁待援先生曰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氣已消沮出奇擊惰便遂挑戰於黃家渡賊兵鼓譟驕甚我兵稍卻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大敗之明日復戰擒濠江西不方先生入南昌時日坐從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鬚及兵前卻狀者衆咸失色先生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卻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先生愀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者衆耳亦復論學如常先生既擒濠露布奏捷不宜時奸侫導上親征駕發京師遣先鋒諭令縱濠鄱湖俟駕至臨戰執之謀叵測矣先生亟從越道獻俘行在抵錢塘以俘付近侍張永永固璫中稱良者遂自稱病臥西湖淨慈寺中候進止久之勅兼巡撫江西冬返南昌宸濠駕在南都時奸佞百計讒搆譖先生有無將心且云試召必遁命先生知其謀聞召即乘小舫亟趨行在至上新河諸奸沮之不得見退入蕪湖入九華山待命踰月上使校覘之諭先生安坐草菴中上始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前言者誣矣乃命還江西過開元寺刻石記事其年夏復如贛大閱上卒教習戰法

姦臣江彬遣人來覘動靜門人危疑甚俱請舉兵同省先生處之泰然第曰二三子何不講學蓋是時逆濠未死諸姦素通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已萌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耳世但知擒濠之功而不知其沉機曲算內戢兇宰外防賊黨撫定瘡痍激勵將士蓋槖槖乎如履春冰矣濠誅四疏乞省葬不允聞父病亟幾欲逃亦周仲曰夫子思歸一念似亦着相先生曰此相安能不着秋返南昌泰州王艮來謁稱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鋭皆守舊學相疑龍復以徹講擇交爲勸先生答曰學者以是心至吾不忍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求眞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時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同門有方巾中衣而來者俱指爲異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辛巳五十歲在南昌始揭良知之教聞車駕還宮憂念始紓牌行金谿縣錄陸象山子孫以象山尚缺配享子孫未沾褒典乃訪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一體優崇之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宿稍通論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入聖門路徑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蓋亦難矣六月赴內召尋止之陛南京

兵部尚書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錢德洪來
受學德洪久恐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爲疑德洪獨潛伺
動止深信之乃排衆議率其同里孫應奎等七十餘人通贄見焉
時輔臣惡本兵王瓊而先生捷疏每歸功本兵謗謂不賊擒濠以
改提督得便宜行事瓊本謀也輔臣素忌先生以此滋不悅捷奏
久不賞肅皇帝踐祚是年十二月詔錄擒濠功封新建伯命至適
海日翁誕晨族觴爲壽皆嘆會遇之隆明年壬午海日翁卒宅憂
使門人子弟紀喪因材分任僊居金克厚得監廚役克厚連舉進
士語人曰吾學得司廚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耳時先生居里謗

議日熾言官希宰輔意倡言論劾癸未南宮策問心學陰爲詆闢
徐珊不對而出聞者曰尹彥明後一人也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
直發師旨不諱亦在取列先生謂弟子曰吾道非耶何爲如此在
侍者或謂先生功盛位崇忌嫉者謗或謂先生學駁宋儒拘泥者
謗或謂從遊者衆莫保其往不無以身謗曰三言者誠有之特吾
自知處諸君論猶未及知蓋吾前尚有鄉愿意在今只信良知更
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耳甲申在越郡守南大吉先生爲會試
分考時所錄士也與論學有悟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及四方
之來集者頃坐常數百餘人海寧董澐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

八聞先生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登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
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澐有悟因納拜稱弟子八月之望月
白如洗先生集諸弟子於碧霞池中之天泉橋上在侍者百十人
酒半行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
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徜徉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
之遂即席賦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明日
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蓋世之學者沒溺
於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
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

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比世之庸庸瑣瑣者不同其爲
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在陳思歸以裁之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
但患未得此意今幸見此正好精詣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
自足而終止於狂也十月南大吉續刻傳習錄門人立陽明書院
於越城丙戌歐陽德爲六安州守請初政倥偬後稍次第始得與
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謂學正在政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講
學耶是年錢德洪王畿并舉南宮俱不廷對歸示黃綰書曰人在
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
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者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五月

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廣西思田。先是岑猛叛兩廣。征剿田州。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復叛。提督姚鎮。發四省兵討之。二年不克。嶺南大困。乃特起先生撫剿之。秋發越中。錢德洪王畿。升中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語。心體既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如是。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工夫。因同進請問。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二子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工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子相取爲益。吾學更無餘念矣。德洪再請問。先生喜曰。有只是你自

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雷露。陰霾饐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德洪工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工夫。是日各有省。十月至南昌。父老軍民。皆頂香林立。塡途塞巷。至不能行。明日謁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至吉安。大會螺川。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眞切。愈眞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眞切。十一月至肇。沿途咨詢岑猛反叛之因由。往年當事者處之未當。至梧。開示恩信。蘇受等自縛來歸降者七萬一千人。皆薄示懲。遣歸農。踰年春。迭班師。改田州爲田寧府。立土官。散土目。設流鎮。制爲交趾藩。先生又以斷藤峽及八寨諸賊。盤據反側。久毒嶺表。乃因討思田歸兵。密與領兵官約束。乘其不備襲之。而檄蘇受等兵。相犄角立功以報。左右夾擊。誅斬剿賊。以萬計。悉定其地。霍韜廣人也。奏言於上。謂思田之亂。往時建四省。糜費百萬。止得五十日小寧。而守仁此舉。不殺一卒。不費斗粟。迨使頑叛稽顙來服。雖舜格有苗。不過是。至于八寨斷藤之寇。[illegible]有八[illegible]也。十月以疾劇。上疏請告。十一月二十五日。踰梅嶺。疾甚。至安南登舟。沿途候命。門人周積爲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

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晚泊清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時年五十七歲。夙忌先生者。從中譖於上。朝中有異議。爵蔭贈諡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隆慶改元。始贈新建伯。諡文成。明年。子正億。嗣封爲伯。萬曆十二年。從祀。

鄒氏德溥曰。從祀四子。其品則有辨矣。河東粹質純行。見亦彷彿及之。新會潔造自得。其語多引而不發。令人有餘味焉。餘干端慤篤中。踏跡自飭。抑猶在河東之後乎。會稽則直接孟氏之統。無論敎于諸[illegible]不可伯仲。即有宋諸大儒。未能或之先也。凡吾所以篤信會稽者。會稽之學。取諸吾心之本然而足。一無假借。以爲其約矣。然乃[illegible]之而哉之各當其則。何名何爲也。遂擇乎先天之秘。以爲其純矣。然乃即大人倫庶物。抑何顯也。然解得其直[illegible]千聖之心。仰以爲高矣。然乃要諸衆人之所與知與能[illegible]

平也以常之則不以一毫人爲與之良爲其起矣然乃反身自
治學學乎遷善改過抑何實也孔氏所稱下學上達之旨其在
玆乎共在玆乎世人不能擴其勳業則與而歸諸其才不知此
自其學明所致非徒才之以也自而儒不適于用而論治者首
倚辦乎才矣古者徒稱以道治天下爲開從以才哉道之既明
何適而不可善乎我皇上稱引世宗之言曰王某有用道學夫
均是學也彼胡爲而獨有用夫惟知其學之所以有用則知其
學之大矣
小壯將與吾友盧伯順讀諸儒語錄有扞格處取陽明語証之
無不辭然立解因妄意以開知之統歸之陽明非儒于朱之諸
大儒而詞章汩沒之後有掃蕩廓清之功則宋諸大儒之忠臣
也學子也即有一二段效忠於前儒者正其若心其借大道前
儒自當引爲直諒多聞之友若因之而開隙生釁則譁疾忌嘗
豈不爲子路所笑哉
鼎按先生經濟與理學中僅見昔邢和叔敘明道爲通儒全才
鼎於先生亦云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如鄒氏德溥等中心哉
服推尊不一惟吾鄉辛復元先生以爲程朱之學至先生而一
變既信程朱不得不發先生鼎觀其意或以無善無惡者心之

理學備考卷七 孫集 大 九經堂刪定

體一言爲疑乎象山曰箕子所言有皐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
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言有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
如此鼎故備列以俟後君子折衷云